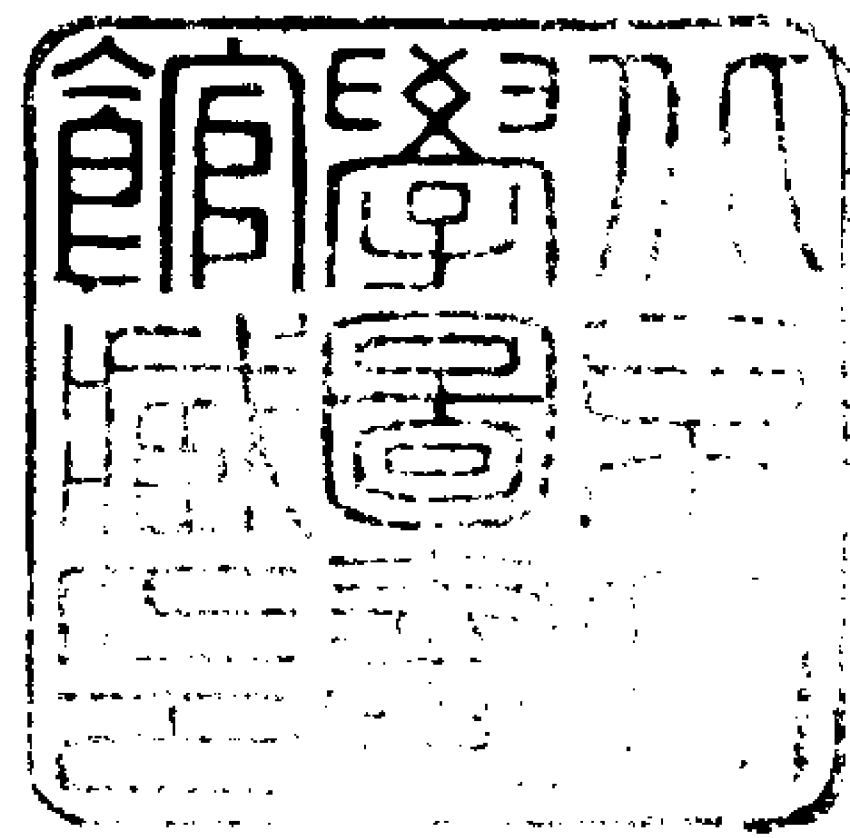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粵東成案初編三十八卷總目一卷補遺一卷

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清朱桂編輯樓字雲木浙江蕭山人少治名法於嘉道間任藩
學首臬署是編即作於斯時自稱始於嘉慶乙亥成於道光戊
子凡十四年手定獄牘間有案情奇詭事屬疑難者陸續抄存
其出諸他人之手足資稽核者亦以蒐羅曰初編者將有以續
之也全書計分命案傷人盜匪失因控訴雜獄職官議處八門
每門復分子目命案分門殺共毆謀故殺人殺死親屬拒殺擅
殺釀逆裝命驗檢棄毀戲誤過失頂充私和八類傷人分官長
親屬罪人凡人二類盜匪分教逆結會水陸強劫搶奪財物竊

續修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盜家野接害詐騙終據窩拐六類失因分刻因身犯罪因脫逃
二類控訴分主唆詞訟屬越京控本省呈告特許明制四類雜
獄分姦賄私販零餘等類二類職官分婪贓執法專擅枉縱侵
挪訐告公過私怨四類議處分命盜參處既脫罪因文武失察
審辦錯誤各項浪期五類其於各類之區分又均為凡例小序
以明之至錄載成案先標事犯罪名次為定讞爰書俾便於檢
尋案治獄者以律例文有未備即引成案為比照然各省情形
不同事犯亦為變而莫測且案牘紛繁不易詳觀後引往往失
實模糊刑名之學故其編輯以書明見斟酌之功可資採用惟

分門不循律目歸類亦嫌零碎蓋為綴輯而記求其明曉不知
時為苦累也

續修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度生公案三卷 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舊題推瀆七十二案主人編其姓氏不可考書為折獄而作以勸語為最多蓋判幕鈔傳冊子也所錄判詞凡九十三則而盜命案後居其大半不但鉤稽入微深中事理且詞旨簡峭流利可誦足為聽訟定讞之式自謂其先人於書判勸語之所好始自洪武迄於崇正凡見聞所到無不登載得七百餘首今取而折衷之文雖英華然不繫於輕重者則去之詞雖鄙俚然切當於情理者則存之共得六十五則為之評贊批點筆墨告成適觀釋氏滅度眾生之理因以度生公案名之茲檢其書瀝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原稿十八條且及順治至嘉慶年間之事則為後人所附益當非其舊又卷末有文告奏疏十九件均為雍正時粵省案牘且為藩司職事不涉刑名附之以行殊嫌龍雜蓋書經一再增刪名存而實非矣果明代地方公牘俾流甚夥此書索而存之亦足珍貴特彙取之間好奇眩異不合法家正軌如老婦警無室杜情上表乞妻等類乃遊戲筆墨用博噱笑徒賞其文詞不顧事理濫入編次尤為無識也

武教編五卷 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清楊景仁撰景仁字靜用江蘇常熟人嘉慶戊午舉人由中書庶官至刑部員外郎是編分平法斷訟慎刑察獄恤囚五門依等濟編之例援引故實難見史鑑及諸類書者言論則兼綜先儒文集暨所類纂各編間采稗官方志之傳聞確有名流之道訓以類相從每卷事實之後附以格言亦有原文較詳稍加刪節俱著出處大抵本於蔣伊呂鑒錄而增損之而聽訟則多採胡大初畫簾緒論汪輝祖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每門先以小引殿以按語景仁久官刑部熟於刑名之學故所言似明白易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而陳義實遠精微慈祥之言尤發人深省其論例之乖舛謂引例貴審條例尤不可不謹可謂名論間因論事及於掌固如謂功令律例五年一小修又五年一大修之類又叙秋審朝審之制甚詳自臬司案牘督撫具題刑部員司覆看總看呈堂詳聞各堂加批然後分案判冊司議堂議八月中會九卿科道於天安門外公閱始經黃冊疏題朝審錄刑部罪囚於冬至之前一如秋審之制皆歲一舉行尤其他記載所未及為談掌故者所必詳稽其書名武教謂武者法也用教而古訓是武義蓋在此初刻於道光元年後臨川徐敷官嘉興知府為之重刻有長洲

陳與作跋、或推許之、經生之言、宜可據也、

東道紀畧一卷 光緒六年刻本

是書無撰人、前有直隸布政使裕祿序、謂紀畧之創、在道光十九年、所記各段土性、地勢、修墊、難易、情形、詳細賅備、足資取則、所載東道二百餘里、向分二十三段、今昔情形、不無變更、欲酌改舊章、為加增道板、藏里添頁之法、改二十三段、為二十二段新刊木成、大差在即、將將舊本印發、然則是編、蓋為官書、且仍道光之舊也、所述道段、自通州至燕郊行宮四十六里、為五段、自燕郊至薊州白湖行宮七十二里、為六段、自白湖至遵化州隆福寺行宮八十五里、為八段、再過凌後、由珠華山堡子山至壕門止十九里、為二段、又自通州八里橋至大興黃廠十五里、為二段、由段分節、逐節載地名村名、或丈尺、其土性地勢、涵洞橋座、挖井、井取土、買土、皆細載之、為修墊道路之用、考清制歲初謁陵、由直隸官吏承辦、道路修治、一切借張、為一典故、亦一苛政也、是編所述、僅道路一項、足概其餘、易代而後、臨幸之事、已戕滅迹、留此一編、亦談掌固者所必資也、

直隸工藝志初編八卷 光緒三十三年排印本

此書為直隸工藝總局刊行其局創設於光緒二十九年周學熙任督辦經營五稔粗具規模時自以虛糜經費為疑者學熙為徵眾信乃於三十三年六月委候補知縣周爾潤為總纂州同郭祖同附貢張冕佐之根據公牘編成是書計列總目有四曰章牘曰誌表曰報告曰彙錄各分上下卷都為八卷全編纂體例章牘類以章奏居前次為札飭示諭各府縣及紳董稟則附於後擇要彙錄依年月為次第誌表類則首列總局次為附屬之高等工業學堂勸工陳列所教育品製造所實習工廠種

直隸工藝志

卷

史部政書類

植園勸業會場造紙廠勸業鐵工廠北京西小學堂工場及私人創辦津郡各工藝與直隸各屬工藝為之總誌以述締造之經過為之簡表以著經費員司產品之概況至報告類多為調查之文彙錄類率為研討之論而聘請外國技師合同附之木綴各場所地圖九紙俾明建置大畧兼清季表世凱為直督厲行新政稱各省之冠以實業為富國要圖乃奏設工藝局以事提倡惟經費未源只恃區區銅元餘利故無大規模之措施此書所記雖觀瞻一新應辦已辦而按諸實際大半因陋就簡徒資粉飾而已然調查各地上產極為詳盡為企業者所應知不

能以具文而忽視之也

直隸工藝志

卷

史部政書類

臆言紀畧一卷 康熙七年刻本

清劉棟撰。棟字鍾嵩，自署東里人。東里為南齊縣名，在今襄陽境。蓋襄陽人。殿前有康熙七年自序，謂正赴南寧府署篆，又有辛丑春，叨轉京口海防同知，是秋奉旨遷移本屬沙洲清野，皆海邊也。丹陽諸洲，去江尚遠，係誤題。百姓以余任海防，懸代白，自愧不能為百姓保身家，適值計吏甘以不及退，則其人亦頗自好。序又言生平恥事炫耀，同官間所為詳止有語，及潮郡京口諸稿，初付劄副，所為序多溢美，覺而增愧，概弗敢列。自行贊言，一以昭先德，謂其父歿，母撫諸孤以成立也。一以示後人，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乎代繼代述也，能為此言，可謂時士大夫矣。今觀其書，奉江南郎督臺查酌沿江一帶設堡安汛條議，及詳京口談家洲不使築寨緣由，為最有關條。康熙之初，厲設海禁，官私記載，語焉不詳。得此，尚足窺見一二。其他鎮江署語十八則，平南署事條陳利弊十五款，皆心任事，洵一時良吏。特值易代未久，民情枕澠，盜賊出沒，字裏行間，隨處可見。是又可為研習清初吏事者之參稽，不獨重其循良治績也。

台海事畧四卷 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清洪其紳撰。其紳字敬書，號書舟，又號定山，貴州玉屏人。康熙戊戌進士，由翰林院檢討，改官刑部主事，擢禮部郎中。嘉慶九年，外放浙江台州府知府。視事之時，正值海寇蔡牽猖獗肆虐，台邑瀕海，防堵最為要政。其紳實心任事，計畫周密，為一方保障，列入府志名宦傳，稱其善辦海防，皆中窺要。此書為其任內公牘，首列告諭，次錄詳稟，大抵均備盜之事，間錄記文，則為再度署事。海洋平靖，境內又安，優閒之作也。自謂自甲子八月抵任，至庚午謝病，六七年間，所錄強半為海防稟辦事宜，故名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海事畧。函子重來，偶檢此抄，出示同人，咸以為宜付梓傳信。茲觀其書，得悉羣盜起滅情況，頗資考據。惟刻時或有所避諱，將洋案詳稟通刪，但存各起事由，致不能窺見其全。殊為可惜。蓋海盜向與內地姦民勾結，聲氣互通，所以難制。其紳奉行功令，持之以嚴，斷接濟，捕土寇，並將沿海無業游民遣散，時以幹員率兵巡邏之內綫，既絕，賊自難逞。於歷次詳稟內，陳述甚明，可見其措施之畧。復憫愚民嗜利，究不免通賊陷法，乃摘示律例條文，曉以利害，使自警惕，不敢為犯禁之事，宅心尤為仁厚。然篇信釋老之說，逆福乞麻，過祀神祠，並為文以誌之，情載不

道而於興學勵俗、惠民除社諸政、及解撫錄、是亦不免有所錮蔽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履現集十二卷餘集一卷 雍正四年刻本

清張我觀撰、我觀字昭氏、號省齋、山西太平人、康熙甲辰舉人、陳選知縣、官至浙江會稽縣知縣、紹興府志職官表、誤載為介休進士、應以山西通志為據、此書為我觀率會公牘、自康熙五十九年、至雍正三年、凡六年間之要案、分錢穀刑名二門、錄存之、別分子目、計錢穀門有盤查、御餉、催科、編審、告歉、場務、塘工、開工、寺工、廢事十類、凡二卷、刑名門有條告、命案、盜案、戶婚、田土、贖私、廢務、稟帖、祭掃、旌獎十類、凡十卷、都為十二卷、餘集則為兼署山陰之文稿、我觀為人誠篤、惟不好名、此書之刻、實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子叔及幕友陳之璠等之倡謀、及至舉覺、顧事已成、不能中止、終以謀脅民社、無補時艱、是歟、謂其徒災梨棗、何裨實用、故名之曰履現、且自為之序、詳誌顛末、然我觀善政甚多、為民愛戴、已有仁聲一書流佈、雖諫抑不逞、而公道自在也、案康熙一朝、迭次蠲免租賦、待民寬厚、而官民希恩、轉流疲玩、侵及國帑、是以公虧私欠、所在累疊、雍正繼統、力矯其弊、持法甚嚴、則州縣奉命催科、最稱煩累、我觀任事於旱潦頻仍之際、辦理尤感不易、乃訂立規條、上請大憲、能將八年逋欠清完、而民不因擾、又濶海塘工、改土為石、以上雖款絀、然敘中報、遂詳陳利害、屢請

借發公帑助工、平蒙邀准、得免觀成、若此皆其卓卓可紀者、惟估工定款、時被駁詰、心縱靡他、究久精明、責其所短、特大體實、無虧官字、足為楷模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軍忠紀畧五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初堂撰、堂字純齋、號勛菴、別字老癡、河南扶溝人、光緒庚寅進士、即用知縣、分發山東、歷官惠民、東平、德平、樂陵等州縣、此書所記、為其軍忠民時之事、舉要而錄、始光緒丙申、訖庚子、或為公牘、或為藝文、雖仿筆記漫錄之體、不為類別、然條告詞章、相互錯綜、而年時倒置、凌亂失次、皆嫌無體、特為民興利除弊、諸大端、一切措施、得據以考見、亦可謂紀實之作也、就中以河戰匪二事、禦銀災、捍大患、功德在民、所以謳誦遐邇、有猶史之稱、考山東河防、自光緒十七年奏定成法、凡沿河居民、遇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險工、幫同營勇、運土運料搶護、工竣即遣回、後有增添高鋪、常川駐守之制、惠民管轄七十餘里、應搭窩鋪七十五座、派銀雇夫、年支錢以萬緡計、而日久弊生、為病殊甚、堂因請改設防汛五局、擬定章程十一條、頗為詳備、自此費省事專、民困以蘇、又庚子義和拳事起、大吏主嚴勦、堂憫愚民被惑、乃曉以大義、休以利害、解散之、民數相安無事、獨免禍亂焉、堂自登賢書、屢膺禮闈、嘗主講項城蓮溪書院、以篤行自勉、為其邑士大夫所稱、適得受知於袁世凱、及舉進士、官山左、適世凱為巡撫、既屬舊知、又附姻婭、世凱以其政聲卓著、嘗以樸誠練達、寄心為民、

存於朝。得旨嘉獎。然考之事實。頗協輿論。非涉何私也。堂初意欲將此書附入縣志。以體例各別。後始單行。堂通籍時。年踰五十。好名之念益甚。是以文章政事傳。故能以循良顯於會稽。成風之季世。亦皎皎不可多得者也。

三邑治畧六卷

光緒三年刻本

清熊賓撰。賓字峻閣。江蘇吳縣人。光緒甲午進士。以京曹外轉湖北。歷官利川。宋湖。天門。知縣。此書為賑官三邑時之公牘。彙集成編。凡分四項。曰稟牘。曰文牘。曰文牘。曰堂判。時當變法維新之際。如興學勸工諸端。皆從舉辦。功令甚嚴。賓能努力奉行。故政績斐然。稱一時能吏。且知教育為富強根本。特捐經費。規訂章程。冬事。頗資經營。故稟牘文告中。多及此事。又庚子亂後。地方官以處理教案為最難。賓遇民教糾紛之事。率以情感動之。準之於理。卒能泯息爭端。未釀鉅案。其聽訟堂判。反覆開導。務使輸服具結。是以民無上控之案。凡此之類。倘非勤政愛民者。自難臻此矣。惟眉頗知新政。乃出示勸民購買感應篇。以求冥福。未免與時相忤。又乞病靈驗記。謂其母危篤。持於城隍。願送太皇寶箴圖說千部。遂有老吏來臨。病告霍然。事涉荒渺。不足徵信。且擠入政書。更嫌不倫也。

古今法制表十六卷 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清孫榮撰、榮字澍楠、富順人、以舉人官瀘州學正、是書以九通
文繁帙重、不易購讀、乃仿詳節輯要之例、綜覈排比、勒為簡表、
凡為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
禮制、樂制、兵制、刑法、封建、十六門、每門各分子目、按日為之表、
其編纂之法、大抵首列朝代年時、以次臚舉事實、分別綴記、眉
目清晰、簡裁亦無大誤、能使古今政典、粗備梗概、借助參稽、可
稱有用之書、雖取材限於九通、不無古詳今略之病、然自乾隆
以後、則採摭會典奏疏著述、以補之、搜討頗勤、不徒以振鈔為
能也、惜年事間斷、遺漏殊多、至每門之前序、於議論變遷得失
間、輒及時政、蓋其書成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改制新說萬慮之
際、榮雖於盲從者眾、思有以矯正之、書上大吏、其書本名九通
政要表、請於大吏用為教科課本、乃改今名、自稱今當整飭廢
政、乃圖富強之日、凡規復古制、參仿西政、一時碍難推行者、皆
由民智之未備、是編所表、使利病得失、性情風尚、瞭然在目、至
序說按語、或引西政以為比例、或綜古今以決從違、俾知中制
之何者宜保存、何者宜改良、乃能採西政之長、補中制之闕、於
此可知其著書之意、在調停新舊、求有裨益、固不失為通達之

士、特欲廣而傳之、定為教本、則非馬非牛矣、

古今法制表十六卷 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滿洲四禮集五卷 嘉慶元年刻本

清康熙庚辰、索寧安疏、靜園、滿洲、鈕祜祿氏、仕履未詳、是編凡
分五集、曰滿洲祭天、祭神典禮、自序謂滿洲祭禮、合於古之五
祀、謂堂子者、乃祭而錫初之東南隅方、人間係長白山發祥之
地、祀神為閭帝菩薩二像、自稱謹照欽定滿洲祭禮典禮、檢查
家內舊存書籍儀注、而成此書、今觀所定各節、較之欽定典禮、
大約相同、而無祝詞、其細節較詳、則私家習俗不同耳、曰滿洲
婚禮儀節、自謂漢軍禮節、已復不同、更無論滿漢矣、然觀所擬
問名、納采、請期、納幣、細吉、送嫁、親迎、合卺、拜堂、與漢禮別無差
異、惟娶必以昏夜、翌日晨拜堂、為不同、然與古禮配而後廟見
者、適合、所謂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婢者是也、曰滿洲慎修集、
於男婦剪髮、婦女妝髮之俗、言之甚詳、足備參稽、曰滿洲喪葬
追遠論、有十喪十戒、十不可之目、皆論祭葬事宜、曰家祠
祭禮儀注、為除夕、元旦、上元、儀節、春秋分祭祀、四時薦鮮、而以
點主、請主等事附之、其曰四禮者、殆指婚喪祭葬言、惟慎修集
遠二論、皆其父字以谷者所撰、索寧安兄弟有跋、言之甚明、餘
則皆出於索寧安之手、考滿洲禮俗、本閩東舊習、雜以漢俗、優
以古禮、傳會之、故家各不同、此云滿洲四禮、實則鈕祜祿氏

四禮而已、然滿洲舊俗、今已漸改、得此猶足徵當時之所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春秋丁祭儀制錄一卷 元朝九年制本

清王正寶撰。正寶字伯章。杭州人。咸豐己未進士。散館。改知縣。官至貴州。普安直隸廳同知。是書規定學宮釋奠典禮。遵依會典通禮及學宮圖考等書。摘錄而成。計分儀節。次陳設圖。祝文。祭物說。執事人數。樂舞節奏。樂譜。舞譜。祭器圖考。樂器圖考。儀仗圖考。祭器品數。凡十四項。均能得其體要。簡明易行。書成於光緒初元。接署貴州道義和縣之時。錄正寶前任後行下學禮。見聖廟規模雖闊。而禮器未備。諸生喧嘩爭昨。尤屬失儀無序。乃思有以整肅之。即與紳耆集議。措籌款。設立儀器局。委員如禮製造。並選廊中可造子弟。充樂舞生。自夏迄秋。凡四閱月。一切次第告成。屆上丁先期演禮三日。觀者甚眾。並遵義向規。每祭。各官集於府學。而縣廟只委官主祭。頗不合於通例。正寶不憚更張。為此創舉。亦頗以風雅盛事自喜。刊書以廣之。然以款難籌。間以木版代銅石。是所造禮器。僅可備數。未能臻於盡美盡善焉。附錄稟稿等件。規畫及久遠。並非全飾一時。尚見為政之苦心。惟為煥博。而以駢文出之。轉致佶倂費解。不能暢達其意。甚無謂也。

上度支部改革幣制書一卷 鉛印本

清陶德琨撰。德琨字仲涵。湖北襄陽人。仕履待考。德琨嘗留學美國。學習財政。故撰為此書。以上度支部其所主張者四端。一曰採用金匯兌本位。復分其事為四。擬定一純金量一也。以法律規定金銀比價二也。規定輔幣三也。存儲金款供國際匯兌四也。力辨虛金本位譯名之不當。二曰金銀比價。宜照日本菲律賓舊往事。定為金一銀二十一又三分之二。三曰國幣宜重五錢三分六釐。當制錢一千文。四曰國幣單位。宜定名曰圓。圓以下為角分文。德琨蓋畧知貨幣原理。故所言恒以世界為準。清季自庚子以後。賠款日增。以生銀易外貨。虧損無算。名曰鈔票。其數鉅萬。內地生銀銀元銅元制錢。四者並行。日而日元。勢須折算。各省造幣。利其餘贏。咸色花紋。日漸歧異。始知貨幣應有整齊畫一之制。自精琦虛金本位之說不行。而言改革者不已。故德琨於精琦所說。足為梗阻者。舍之不談。而但言匯兌。復知各省造幣。非旦夕所能統一。故亦不言統一。可謂卑之無甚高論。然其主者。昧於情勢。率而開置之。亦可惜也。書末附幣制問題綱目七篇。有目無書。殆欲以之自衛。何若刪去之為愈乎。

救濟文牘六卷 光緒二十二年加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庚子拳亂既作歸安陸樹藩仿紅十字會例
首創中國紅十字救濟善會於上海向杭州蘇州廣州募資復
向外國勸捐雇招商局愛仁輪船來往津滬救濟難民後受直
隸總督李鴻章之委移設會所於天津設分會遍於保定諸受
兵州縣先後施醫施棺施衣食救濟難民回南者五千餘人棺
斂者如之同鄉京官亦在救濟之列同時有救急會則為盛宣
懷所主皆受外人專信得其助力以事救濟一時交稱之是書
即記救濟會本末或即樹藩彙錄首為章程如會章如塘沽天
津被難士商函報名章程如保定分局章程如天津施醫拾
財局章程外此則有收集北方善籍公司擬辦天津工藝局擬
辦上海博覽會擬辦中西醫學院籌辦中國紅十字會等類多
屬擬議而紅十字會之設實於此時次為大告崇啓往來尺
牘而以各報紙所記為雜存附為書中無務資報銷或別有冊
籍不在此列也事雖始肇劃周詳其收集北方善籍章程頗注
意史稿例案蓋亦有心人也庚子之役東南聲言自保而救濟
之說亦由斯而起二者若相輝映紀述拳亂之書甚少得此書
一辨事非實足徵信當寶之不啻珍珠矣

岳州救生局志八卷徵信錄二卷 光緒元年刻本

清張德容撰德容字少微號松坪浙江西安人咸豐癸丑進士
官至湖南岳州府知府是書記載岳州救生局始末彙集要情
編次成書計卷一文件卷二章程卷三銀捐卷四錢捐卷五興
息卷六契據卷七卷八圖考岳州瀕臨洞庭湖為水路之要津
惟風濤危險每易傾覆之虞至官辦救生之事在勝清始於乾
隆二年厥後建有總營規模相備至咸豐初洪楊亂作船為所
毀於是善政遂廢及十一年丁寶楨知岳州府倡謀興復集捐
募款詳訂章程較前為盛大各嗣任亦能繼軌經理之同治末
德容為守於經費力加籌措於事業更求周至頗稱實心任事
觀其本稿詳定之條規如標明分局管地優給勇丁獎賞嚴禁
乘危掠貨杜絕文浮冒等項所以除宿弊而示鼓勵者均得其
要至局有之銀錢地畝並詳為彙載公告於眾一以明無私
一以符侵蝕是撰書本旨重在財產故於往昔興革頗不注意
所錄文件斷始於丁氏重鑒之後其前僅以總序撮述之殊嫌
脫略餘亦不過彙存檔案以資徵信而已以其為善舉一種足
資提倡做行者自不必以體例議之特為著錄焉

中外交涉類要表四卷光緒通商條約表十六卷
光緒二十一年刊
 清錢學嘉撰學嘉又名炯別號積頤步生江蘇吳興人是書以
 一表為一卷其中外交涉類要表凡四種為各國換訂約章表
 江海口岸貿易表陸路口岸貿易表使臣出洋分駐表其光緒
 通商條約表凡十六種為洋關稅鈔收入表各關稅鈔分列表
 帶征洋藥釐金表內地半稅細數表進口貨價表各國往
 來貨價表進口貨價表出口貨價表各國運銷茶數
 表俄國運茶另數表各口運銷洋藥表進口雜貨表出口
 雜貨表旺表三末附中西紀年周始表自謂乙酉歲過無錫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仁山楷於寧波抵掌談時務仁山出所撰通商十二表見示意
 有未嫌商之學嘉學嘉為損益更定廣續三年戊辰表十七別稽
 掌故冠以四表皆據臆說於表首然觀學嘉斯編實較楊著為
 詳密表前有序頗能鉤稽始末推論得失於洋藥漏卮反數言
 之深詆執政者不能禁吸乃欲禁種無異兼雀淵魚尤為切中
 時弊大抵交涉表則取歷次所訂約章擇要以錄始康熙二十
 八年訖光緒十三年其議訂未換換而已廢者附記於後問如
 考訂注釋亦足以助稽參通商表則記光緒十三年間事以海
 關冊報為據惟絲茶為出口大宗楊著分記甚詳此則將絲表

入出口不另標明失之含混而茶又陸海分記亦嫌複贅蓋欲
 務勝於楊別出新意其實得失不相掩亦未能盡善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陸軍衣制詳晰圖說一卷 光緒三十一年石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蓋陸軍部之官書前列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四日練兵處慶親王奕劻奏世凱儀良等會同兵部遵擬陸軍官弁服制章記原奏一件以各國兵弁相見有禮惟中國軍服無劃一之制洋兵見之無不致敬故按照新軍官制釐訂章程除朝覲公謁仍遵舊制外分為軍禮服軍常服二種釐為三等九級規定服色得旨允行乃繪其圖說頒行即此編是也末附陸軍官職表其軍官曰正副協都統自從一至從二品曰正副協參領自正三至正四品曰正副協軍校自正五至正七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凡三等其軍佐曰同正副協參領曰正副協軍校凡二等品秩與軍官同清代軍制八旗練營版章有定載於軍械則例等書嘉慶中始有鄉勇權宜之制式各不同咸同時湘軍與楚軍異湘淮軍各不同巡防緝私四版色更詭異及新軍之練短衣窄袖漸有整齊之觀而諸不備具難言劃一庚子以後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練兵為鎮一依德國之制軍容始壯而耗費不貲矣奕劻等所定即以北洋為藍本而以練兵處奏案頒行然各省經費不同且地醜德齊莫能為下故清末陸軍衣制猶未齊一國變後復加改進始有定式而章制之訂則以是編

為始談軍制沿革者所不可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廣東瓊州漢黎與情營伍練兵稿鈔四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乾燦撰。燦廣東人。以武童官至廣東瓊雷鎮參將。是書不著撰人。一二卷為漢黎與情。三四卷為營伍練兵紀。燦自光緒十年至二十年間。初官崖州都司。值黎變之後。招撫綏輯。出告文移。俱著於篇。繼升任瓊州游擊。兼帶左營練兵。故所錄僅閩營伍之事。前有瓊山舉人林之椿序。或推燦為人仁康忠正。兵民相安。黎政悅服。乃取積年公文。整齊編纂。乃知此編燦所自為也。武人稍能任事者。往往有好奇之習。喜與文士往還。欲以書史自見。為流傳久遠之計。如燦者。亦即其一。然觀其書。於黎則示之以不擾累。享以誠懇。然後加之約束教化。諭禁其所不當為。然後為之將來。以安其生。是雖小道。推而遠之。足以資四夷而有餘。其治軍則矢不侵剋。勤操練。視士卒如子弟。亦有難及者。知所記不盡虛誕也。瓊崖黎徭之事。見於紀載者甚罕。得燦此編。亦足稍資參照。故為錄而存之。

漢黎與情營伍練兵稿鈔

卷

史部政書類

督捕則例附纂二卷 同治十一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曰督捕則例者。蓋清代入關之始。旗人與恒人有別。不得私自出境。復有旗主旗奴之名。限制甚嚴。一有逃亡。株連甚廣。官吏視為要政。故康熙定例。督捕之事。屬於兵部。而以侍郎專司其事。為有清一代特有之制。後復定為則例。集有增者。此編所為附纂。即於每目之上。附列憲分則例。為第一格。復雜取成案。為第二格。而例意及文字簡釋者。則列之向欄。大約採取吏部憲分則例。中樞政考。八旗則例。為多。尤重公罪私罪之別。蓋憲分所載在此。而官職得失輕重。亦在此也。纂附頗詳。極便觀覽。惟第一格與第二格。所列往往無別。不悉其用意所在。蓋憲分所為。重在輕重出入之際。而編書體例。則非所措意也。此本刑名之事。而實在刑名之外。別為一事。與律例微別。非深悉則例者。不能盡通窺要。故為著錄存之。

督捕則例附纂

卷

史部政書類

秋審實錄比較成案二十四卷 光緒二年刻本

清英祥撰。英祥字蒙峰，滿洲正黃旗人。由筆帖式官至四川按察使。是書錄輯刑部秋審奏准成案，首列刑部定章，為秋審實錄比較條款。秋審實錄比較條款，鴉片煙案章程三種。次即依各條款舉列成案，每案書犯人姓名，次注事由，職語，而實錄於留為本案之主要，特用墨地白文，記於其下，頗為豁目。復於書眉標明年時，省分，本數，以供稽考。惟所錄多為各省疑難兩歧之獄，故依款列案，多寡不同。英祥久官部曹，常參與會鞠覆審之事，得聞成案，鈔而存之。及同治十一年，陳果四川，檢核各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詳批辦理諸多未協，因出前據所鈔，命幕僚林恩敘為之編次。成書付梓，流布其論辦理秋審，謂律無明文，例無專條，然後准以他例比此案，以他案比此罪，比而較之，而後案以成。凡秋審朝審之案，外由臬司彙核，督撫覆定具題，刑部遠員分省，衡情論傷，註明實錄，移留呈堂核定。會九卿科道詳議，會商其有一錄可原者，分別記注，取自上裁，故有照實錄改實之殊。比於不改於准留，不准留之異，毫釐之間，生死判焉。其詞簡事賅，自非練習典故，身親其事者，不能歷歷道出也。林恩總書言，外省歷辦秋審，俾遵部定章程，第今昔情形不同，已多變更，每苦於

無所遵持，得此足為程式。茲觀英祥斯書，將各省不易知之案而編之，清疏簡明，爭誠足示人以秋審出入之原若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恭辦西陵大差續修道路情形紀畧一卷

同治十三年刻本

是書亦稱續修西道紀畧不署撰人名氏前有同治十三年直隸布政使徐親序首列續修西道紀畧詳文書中復題直隸布政使徐親重刊則是書本為官書道光十八年所刊蓋自咸豐五年以後軍事迭興迄同治一朝未遑修謁陵之禮至是始再舉行中間相隔已十有九年道路改變因加修築故事謁陵皆由直隸供役布政司籌辦其事所以慎重修重刊也其記道路自京營交界起至良鄉縣境之黃新莊為一節復自黃新莊至房山縣之半壁店為一節自半壁店至涿水縣境之秋蘭為一節

續修西陵大差續修

卷

史部政書類

一節自秋蘭至易州境之良各莊為一節自良各莊至陵寢東口子門為一節自昌陵西紅門至慕陵新紅橋為一節自新紅橋為一節自新紅橋回至東紅門為一節自陳門橋西公道至瑞順園倫公主園寢為一節凡八節二十二段二百五十里每段載地名村名或丈尺土性地勢涵洞橋座挖井貨井取土冒土之詳凡可以為修墊道路之用者莫不備載一如東道紀畧之例蓋皆直隸官吏所有事也考清代各陵世祖孝陵聖祖景陵高宗裕陵文宗定陵穆宗惠陵皆在昌瑞山統稱曰東陵世宗恭陵宣宗慕陵仁宗昌陵德宗景陵皆在東陵之西故曰西

陵咸時帝后親往謁陵為一代典禮斯雖道路之事而實之所資為徐親字國眉號省齋安徽舒城人道光丁未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直隸布政使

續修西陵大差續修

卷

史部政書類

奏辦廣東士敏土廠章程一卷公文始末紀畧四卷

宣統元年
排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蓋光緒二十六年而廣總督李鴻章任內商人
稟請擬集公司試辦士敏土廠久而未就三十二年春董繼
任以學費無著乃收歸官辦同時並設增源紙廠以兩廠每年
盈餘供常年學堂所短經費之用至宣統元年張鳴岐任內始
於河南尾草茅園設廠開辦其章程分八章曰總綱曰工程曰
分廠曰權責曰廠規曰售貨曰考成曰經費而以新工表四及
奏辦廣東士敏土廠工程始末紀畧洋工程師克利希論士敏
土說帖附焉其公文始末紀畧則由創始以迄開辦凡來往公
文書札合同皆彙錄之編首有沈曾桐劉瑞琦等聯瑞任士敏
土廠總辦最久是書或即其手編也士敏土廠之設成效頗著
當時與唐山廠並稱實官本一百餘萬至今利燭清李官辦
實業往往因購置機器聘用外人受其挾制此編所記歷歷不
爽是不啻徒俗主持無人而洋商重利鬼域百出亦其所以不
競也

奏辦廣東士敏土廠章程

卷

吏部政書類

籌辦萍鄉鐵路公憤四卷附一卷

光緒二十一年刊本

清顧家相撰家相字勸堂浙江會稽人是書為光緒二十四年
湖北漢陽工敏探煤於江西萍鄉而艱於運輸於是督辦盛宣
懷總督張之洞奏請在萍建鐵路初成凡十四里由安源礦廠
至縣城而水次名曰萍安通有修築粵漢鐵路之議將以此路
預為其枝綫復奏明展修至湖南之醴陵易名曰萍醴當開創
之時家相為萍鄉知縣奉令會辦購地事宜於從三年積憤甚
多擯其精要輯為四卷計卷一為萍安鐵路存稿卷二至卷四
為萍醴鐵路存稿茲檢其書前二卷多為規畫章程之類後二

奏辦萍鄉鐵路公憤

卷

吏部政書類

卷多為辦駁奉疑之文蓋事當創始之際驚疑不免阻力橫生
特設說立約以安輯之至勘綫注意水利購地優給田值並選
紳耆之賢者設局於鄉免俾鄉人入城不令胥吏經手嗣展修
之路在境達六十里亦依成法辦理見發落之處務使繞越凡
所措施愛民可謂周至矣當議給田價屢遭斥詰有恤民節督
必兩兩具平之諭深責其祇避原舉不即公家相據理婉
爭卒獲所請自非賢有司當不敢冒為之惟家相刊書本旨期
以文傳不重紀事非其手稿如奏疏札檄等類概屏弗錄致使
築路情況無以見其全雖附刊有始末記一篇亦不過略示梗

概不如哀錄全案為愈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鐵路政見錄一卷 宣統二年排印本

清徐原烈撰。原烈字幼常，四川彭山人。是書蓋供職川漢鐵路時所撰也。為目凡七：曰游韓紀畧，曰請先修成渝鐵路條陳，曰請速修川藏鐵路條陳，曰調查夔屬煤礦報告，曰調查北海道鐵路日記，曰鐵路管理改良條陳，曰請速開業務班說帖。清季自收回蘆漢鐵路自辦後，川漢粵漢兩路亦設局商辦。隨糧認股，顧皆坐耗資金，一無實施。并測量之事，亦束之高閣。故原烈為先修成渝，由成都至重慶，就平夷之途，先行施工。然後本之錫良奏案，接通川藏之路，以固邊圉。其說自不可廢。原烈曾留學日本，專習鐵路，故稔悉彼土實情。比照原引詞，皆中肯。又習於其時保存權利之說，不免難於好高為遠之談。於內地情實，未能一一脗合。書名鐵路政見，而以游韓日記及煤礦報告，別其間。路鐵或有相聞，然已不免為附屬之事。若游韓所見，雖云借以自贖，然於路政果何涉乎？是皆激於救亡空論，強為繫附，而不知其遠於事實也。亦足以覘一時風尚之失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牧愛堂編十二卷 康熙間刻本

清趙吉士撰。吉士有續表忠記、四庫總目已著錄。此編蓋其先後五年間、官宣城時所撰也。其目一曰藝文、為序、為記、為說、為辯、為跋、為贊、為試士策、為試士論、為啟、為書、二曰詳文、為除害、為勸善、為興利、為革弊、為營造、為赦宥、為丁賦、為戶婚、為命案、為盜案、為割撫、為題叙。三曰告諭、為興除、為訓誡、為招徠。四曰參語、為正名、為去害、為宗祀、為婚姻、為奸情、凡為門四、為子目三十。每門皆有自序、區分太煩、不免涉於瑣碎。其藝文皆在交所撰、切於交事、不當以常體論、故不列入本集。而與詳文告諭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越州臨民錄四卷 卷首一卷 康熙間刻本
清李鐸撰。鐸字天氏、奉天鐵嶺人。為明寧遠伯李成梁從孫。清提督男爵恩忠之孫。兵部尚書蔭祖之次子。以蔭生官中書、擢兵部武選郎中。於康熙二十八年、被命出知浙江紹興府。三十一年調杭州。後以註誤左遷、補甯州知州。卒於治所。是書即其守紹四載間之書牘。紹興古越州地、故取以名之。計分文記、祭文、信牌、告示四類。舉凡興學、飭俗、除暴、安良諸端、莫不反覆申言。見諸實施。於名賢祠宇、捐俸助修、並為文以記之。亦所指示景仰。昭激勸也。鐸出身華胄、生養優厚、而居官勤能、矢志清儉、嘗持聯云、只飲三江半盃水、不愛八邑一文錢。其襟懷之冲淡、有足稱道者焉。府志謂鐸為政尚嚴、下車廉得奸人十餘輩、皆殺之。民惴惴側足、無敢忤者。性喜有為、自邵甯城垣以及一切古蹟、期年振起。然皆徵令梓辦、不久即竭廢、亦不顧也。餘姚大水、設粥廠數十所、散衣贈錢、全活無算。特德謙贈任事慈、亦間為點者所糾。然守越四載、不名一錢。及調杭州、民遠送之、持擁大哭。雖所記詞有抑揚、而勤政愛民之績、不可掩也。蓋鐸為世官之裔、任情或偶不免、如頒發懸聯、要一文錢、男盜女娼、聽一個情、天誅地滅等類、近乎謾罵、與為吏以難堪、又力懲細衿、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賦課情託經訟、當亦術怨甚深、皆為誣言裝飾之因、觀其對或
問一文、頗自知開罪於巨室、惟以民為重、堅持不移、實為有操
守之賢吏、不能以微責責之也。

雲陽政事六卷 康熙元年刻本

清宜思恭撰、思恭字允甫、號菊菴、懷平人、以蔭授湖南茶陵州
知州、累擢江蘇布政使、性耿介、為人兩嫉、大吏以郵幣奏劾、致
歸、再起官、至廣西巡撫、所編為其作牧茶陵時之事、地在雲
山之南、遂以雲陽名其書、類次為五、曰詳文、曰招詳、曰諺語、曰
雜文、曰告示、末附署攸縣公牘十二篇、時楚南當兵燹之餘、度
困已極、思恭蒞任、勤求民隱、廉潔自持、一切措施、首重教養、如
課農桑、禁科派、嚴保甲、立學校、勸息訟、賑災歉、等項、實力推行、
甘認勞怨、是以七年之間、廢墜悉舉、政象一新、頗為邑民所愛

戴湖南通志稱、秩滿去任、州民為建堂繪像祀之、可見昭愛之
深長矣、書中各文、摘詞牘、茂不事雕琢、規畫條章、皆中情理、而
忠誠篤厚之氣、每每溢於言表、足為臨民者之式、不僅闕一人
之治蹟也、陳鵬年為撰墓誌、歷述其居官忠正、只知有居民、不
知有德樂、雖遭過謫、不易其守、鵬年一代名臣、乃推之不已、
足徵其抱負、自初仕已矯矯不同凡俗、是亦足以知康熙一朝
吏治之修明也。

便宜小效畧存二卷

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清賀宗章撰。宗章字望生，湖南安化人。是書為宗章署雲南永善縣任內公牘，擇要編刻，分上下二卷，各十七篇，總為三十四篇。永善位滇北，瀕金沙江，遠接巴市涼山，民風犷悍，號稱難治。宗章候補雲南，曾館釐差，報解每溢額，及權嵩明州，頗知振作。大吏賞其公勤，以循良荐。光緒二十六年夏，奉委署永善，懇辭再三。大吏准以便宜行事，方肯蒞任。值歲荒，土寇脅飢民倡亂，捕誅首惡，乃得解散。翌年春，已變忽結大幫，渡江焚掠，救援弗及，竟假團練之力，旬日擊平之。若此意外之變，能即告救定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皆便宜之效，惟為一邑之事，故以小效名其書。所錄書牘，頗為質實，如辦理撫卹及保案，善後局以成例限之，宗章以便宜力爭，語雖既生，抨擊斯起，謂方亂起之初，有人諷以不宜遽動，俟其蔓延而軍務愈大，方好請保，克復之後，又有人不欲即報南靖，欲自銷張功烈，以為大開報銷地步，復謂此次平蠻之役，本無勦辦之權，念省援遠，曠日持久，收拾愈難，不得不從權辦理。當烽火緊迫之際，唯期迅速撲滅，又烏知所謂成案者，章蓋因不屑欺飾，轉台苦累，憤激至極，發為不平之鳴，竟以此問罪，未久卸事，此雖一隅之事，然涼山之夷，至今為梗，欲悉清李涼

小事者，固必以此為參稽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四西齋決事八卷 光緒三年刻本

清陳鼎烈撰。鼎烈字叔和，江蘇無錫人。光緒己丑進士，以庶吉士改官浙江知縣。歷會稽、太平、臨海，所至有聲。擢官道員，以歸。為會稽治績，曰批，曰判，曰稟，曰約，曰示，曰辨正。太平治績，曰批，曰判，曰稟，曰詳，曰奪，曰示，曰書，曰箋。臨海治績，曰批，曰判，曰稟，曰誓文，曰示，曰照會，曰移，曰書。其曰四西者，謂西垣知縣、西山扈輝、西清修史、西湖作官也。鼎烈頗能為古文詞，自序舉博學士居決事自序言。坐聽事，問數語，書牘尾，輒數十行。其友張琴文以為此酷吏所為，凡以易心言吏事，與手殺人一問耳。鼎烈自以為才不及子居，故必一一窮詰盡其詞。案牘翻閱必徧，人証研鞠必周。獄詞必扶隱伏，証告人罰必從重，或先以情實詰，雖罪必貸。鼎烈殆真能聽訟以誨訟者。誠能吏而無良吏也。蓋吏道不必他求，閱歷深而勤於事，斯循吏可立致矣。觀鼎烈自序有曰：今幕中刑名錢穀皆官訟師也。累累若干牘，與訟師爭勝紙筆間，而訟者與聽訟者若無拘焉。舍紙筆而任口耳，彼訟師敗矣。又上某公書云：每携三五人微服旋行，巡歷街市，以示鎮靜。卒無他虞，謂良民無此心，莠民無此胆。是真閱歷有得者矣。是時州縣官每苦教業棘手，鼎烈之言曰：詞訟土匪皆可勉力

為之，獨教士不可一日與處。然復英教士湯玉生書曰：凡地方

事皆令百姓自行呈告，不受教士函請。呈內不得自稱教民，他人亦不得以入教指控。是亦未嘗無制之術。自來作官者，每喜剋刻政書，非誣枉則膚濶，求其實心實政者，有清一代惟徐中丞勛諱，差足與鼎烈並駕耳。

四西齋決事八卷 光緒三年刻本

文獻通考纂二十四卷 為歷代制本



明胡家亨編纂。家亨有海鹽縣圖經、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乃刪節馬端臨文獻通考而成。仍為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二十四門。祇田賦職役國用學校四門。附有小目。餘皆無之。案文獻通考原書為卷三百四十有八。帙重文繁。寒暖得之甚難。卒讀亦煩。不易。家亨以為歷代政典。畧備於斯書。不能以其繁重。置而不觀。乃加以挾摘。成一十四卷。自可人手一編。為益仕之蘊儲。用意甚善。茲檢其書。擇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去後。大體尚稱明悉。足為學者考究各朝典制之借助。惟以入門歸一卷。同示整齊。則為顧憲篇幅。即不能計及事文。是以脫畧之處甚多。又體籍一卷。分之為上中下。既已自亂其例。而所收之書。亦未能盡協。如典章一類。採取諸家評論。以著事實。縱不確切。尚有痕跡可尋。而四裔一門。只取議論。不免失之臨空。蓋家亨生當萬曆之世。正遼東多事之秋。故於膺懲之說。錄之特詳。殆亦為此而發耶。當時士風趨靡。結黨標榜。剽襲陳言。肆談經濟。家亨尚知問學。輯纂此書。取法於前。同期酌用。不同性流之妄言。略較尊序之謂。今之憂國是者。蒿目蒿心。而無善畫。

敬告焦舌。而鮮成功。倘能滿首是書。參古今以圖艱。準典常而制變。借先民之鑒。然坐而收之。觀其所言。雖近於譽揚。亦煩中當時之痼弊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丁祭禮樂備考二卷 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清邱之桂撰之桂字穀士湖南瀏陽人監生議叙八品撰有律呂彙考八卷自序謂邑文廟丁祭初無樂舞道光九年杜明府曉平微為教習遵行十一年取律呂正義聖門禮樂統類輯為此編計卷上為儀注禮器圖祭品陳設圖卷中為樂章律呂譜樂章聲韻譜樂器辨譜卷下附脈為候氣轉律琴瑟琵琶管樂聲字譜肄習樂舞所圖蓋之桂深通音律嘗振吹以候中氣舉蔡西山律呂之書納管候氣按譜尋聲設局制樂器錫數十年之功於頒訂樂章春丁夾鍾主宮秋丁而呂主宮辨其有清無濁又習鳳箏以定陰陽據明鄭世子載堉所傳南風詩板法以節歌舞於此事為絕學曾國藩督兩江時曾禮聘之以問樂為故其樂章律呂譜琴瑟琵琶聲字譜考訂諸書而成極為精確至今瀏陽一脈傳習不絕為雅樂一線之延不能不桃之桂為初祖舞譜一則為同邑李春輝仙翁所纂進退身手必與樂合當亦有所授受也

禮儀典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禮儀典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粵東監務辦理章程九卷 咸豐間刻本
是書為兩廣監運使司所刊行凡九種一奏准粵省監務合局辦理章程二粵省監務外辦章程三會詳議覆折監完償追欠章程四嘉慶十六年緝私章程五道光六年十一月奏准詳定緝私章程七款六道光十二年緝私章程七道光十三年緝私章程八咸豐三年詳准添議緝私章程九咸豐九年詳准復辦緝私章程考乾隆五十二年兩廣總督孫士毅查明商積欠官款至六十餘萬兩特奏請改準歸納由商商集集本在河成一局公同經理經戶部議覆允行士毅奉調未及辦理福康安繼之亦認其為補救良法遂勸諭富商認繳捐款一百餘萬兩酌擬章程八條於五十五年正月奏准施行即合局辦理章程是也此舉為粵省監務改綱之始諸書多未備載得此可考其顛末焉蓋粵省定章原係場商出資養寇準商出資收盤嗣因場商之人承認始議發帑收監謂之帑本由運司發給場員在各場收買及運至東門配給各準準商於折運引監之時按包繳回謂之監本每年發帑三十萬七千兩聽准轉輸以濟配運惟準商時有帑本任意消耗終致虧欠累累改訂之法則先償後監無須發帑自是虧蝕矣其外辦章程乃運司所訂

合局辦事條規、凡解款、稽核、設櫃、公用、運銷等事、規定頗為詳
密、刻發遵行、因監辦商辦、不經官手、故以外辦稱之、然降及嘉
慶間、粵商以資本微薄、難於運輸、大吏復許變通、聽各商將應
繳價銀各款、分具印期報完、乃各商拆盤、多有逾期不完、至道
光八年、商欠至二十萬餘、遂有拆盤完價、迫以章程之訂、大抵
加一帶完、以十二年為限、又為防偷漏、緝私實為至要、粵省辦
理緝私、或由官、或由商、時有更張、而歷次章程俱在其變遷之
跡、可以備知矣、

辰州府義田總記二卷

道光九年刻本

不者撰人名氏、首有湖廣總督裕祿、湖南巡撫陸費瑤、湖南布
政使萬貢珍序、裕祿謂社倉不如常平、常平倉不如常平田、蓋
以有難無賑、且慮侵蝕、若買田而歲收其租、賑貸減糶、皆可隨
時損益、即遇侵蝕、而田固在、修舉不難、辰州守甯成模、捐俸
為倡、紳富慕義、置田建倉、曰義田、義倉、歲收其粟而貯之、擇紳
士司其事、其言詳備、集而刊之、曰義田總記、然則此書、即成模
所輯、期以傳諸久遠者也、成模官辰州府知府、在道光二十二
年、義田之置、在二十五年、所載皆此事稟批、及勸買義田說、也

契、田園、倉園、義田、又文圖說、及一切章程議叙文件、始末詳盡
畧師宋黃裳買田六百畝、以其租代社倉息之意、而變通之、已
捐一千金、倡捐萬一千餘金、買田二頃五十餘畝、重建新倉、每
年招佃五五收租、可得五百石零、令之舊存義穀四千餘石、期
以十年、可積萬石、作為社倉、此後每年糶出陳穀五百石、別購
義田、是為子倉、擇紳尹大久、許文耀、張問謨、余廷棟、為義田首
事、別設為田正副倉正副各一人、斗級二名、皆有辛資、合義倉
歲修費銀十二千、應完義糧兵穀銀二十三兩零、皆由推陳所
得、項下支用、遇歲饑、則平糶以賑之、其事垂垂清季不改、而用

意同審實足為平世之法也。成模字家初。號國慶。陝西朝邑人。
道光己丑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浙江台州府知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接見大綱
曾蔭霖字次棠。號樵亭。吉林伊通人。原籍山東濰縣。咸豐己未進士。授編修。出為
湖北荆宜施道。權廣東按察使。雲南按察使。官至河南巡撫。

安徽清豐田賦條議的存四卷。續一。卷。光緒三年刻本。

清于蔭霖題。蔭霖字家初。人。書為其官安徽布政使時所輯也。

自謂檢各府縣說帖中。有關災荒缺額及辦法者。刪其繁

積為此書。雖不必盡可見諸施行。要各本其身親所聞歷。非等

空談。其所論者。為缺額總論。荒歉形勢。秋成例災。清丈辦法。算

法。實荒開墾。而論之最詳者。為太平廬州二府。桐城潛山。宿松。

太湖歙縣。休寧。婺源。績溪。宣城。寧國。涇縣。太平。旌德。南陵。貴池。

青陽。石埭。東流。當塗。蕪湖。繁昌。蘄江。舒城。無為。巢縣。鳳陽。懷遠。

靈璧。阜陽。潁水。上。霍山。太和。廣德。涇州。全椒。和州。含山。六安。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州。舒。昭。天。長。毫。州。建。平。來。安。霍。山。安。徽。凡。六。十。州。縣。此。雖。不。盡
具。而。具。者。大。半。矣。皆。一。一。條。其。原。擬。說。帖。之。人。其。論。缺。額。之。故。
歸。咎。於。豪。強。把。持。書。吏。蒙。混。富。室。侵。佔。疏。廢。業。客。民。刁。狡。官
吏。捏。災。而。水。淹。沙。壓。以。致。廢。棄。者。亦。往。往。有。之。而。青。不。敢。取。隱
之。多。加。以。紳。衿。吃。災。差。吏。包。納。中。飽。年。復。一。年。永。無。完。請。之。日。
祇。候。軍。恩。蠲。免。故。力。主。清。丈。開。墾。而。禁。例。災。因。於。清。丈。辦。法。算
法。三。改。意。為。觀。此。然。後。知。兵。燹。之。後。實。荒。虛。荒。之。別。即。有。清。一
代。屢。次。蠲。免。錢。糧。而。民。不。知。惠。實。乃。欲。究。其。在。官。在。民。者。亦。可
以。知。其。非。深。中。利。害。之。論。蔭。霖。乃。云。未。必。皆。可。見。之。施。行。可。謂

無一家編飾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奉天荒務彙編一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清謝樹璧編。樹璧字仙莊，四川萬縣人。刺貢生。此書蓋其官戶部山東司額外主事時所作也。起光緒二十九年，迄三十一年。輯錄奉天將軍及戶部奏咨原案，加以編排，計分二部。一為已結文，放完竣之大凌河牧廠、東流水圍荒、西流水圍荒、札薩克圖王旗四處，一為東邊道屬之通化、懷仁、寬甸、安東、輯安、臨江六縣、海龍城總管及海龍府屬之柳河縣、盤蛇峰之牧廠、牛莊之葦塘等處。所謂餘荒是也。特以奏語知准駁之由，及清查之數，復標已墾四表，以志畝數、荒價、租賦、升科耗羨之詳。年經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輯極有條理。考清季墾邊始於光緒二十九年，山西巡撫趙爾巽通籌本計一奏，是年戶部奏稱籌款十條，亦列其事。皆得旨先行。本意在籌措辦理新政之費。於是三省及內蒙次第舉辦。顧公私壟斷，移殖無方，成效殊渺。觀此書四表所列三年之間，已墾之地，不足八百萬畝，而費用不貲。新政仍無從挹注，可以知其弊矣。樹璧歷稱私墾之害，謂之其四至邊界，任意填闢，經界既清，動滋訟累。報墾之田，私相展拓，肆行強霸，是開荒私墾，上無裨於國計，下有害於蒙民。尤為洞見癥結之論。蓋蒙人恃牧為生，以地價畝動之，而導以放荒，卒之地與地價，皆歸烏有。

驟失其生。安能無怨。於是流弊無窮。皆言利者之所未及計者也。是則危言深慮。以見著書本旨。蓋不獨足供參考而已。

黑龍江荒務本末一卷

吳大澂奏摺彙編本

清謝樹璧編。樹璧著有奉天墾務彙編。已著錄。而書體例大畧從同。此書輯錄黑龍江江軍及戶部奏咨原案。自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凡三十一案。皆論札賚特通肯。巴科。杜爾伯特。郭爾羅斯等地。放墾設局駐通。末附七表。曰札賚特荒務表。通肯荒務表。郭爾羅斯荒務表。札賚特荒務表。杜爾伯特荒務表。巴科荒務表。湯旺河荒務表。注明駒數。荒價。租錢。升科。扣除等項。考東省開墾。清初著為禁令。至咸豐十年。因籌餉艱難。始弛其禁。而有開墾。同治十年。將軍倭英。以領戶未能踴躍。請暫俾放。光緒十三年。將軍恭陞。有開墾十利之奏。復二年。將軍依克唐阿。復奏罷之。遂永遠封禁。旋以俄人於徐爾圖海蘭泡雅克薩等處。拉人開墾。以肆侵畧。復將軍增祺。乃饒陳六利。請派員勘辦。通肯克音湯旺河觀音四處墾務。特旨派廷茂馳往督辦。無論旗民漢民。均得交價領地。荒政始興。是書所輯。雖斷自二十八年。然以前之事。隨時於奏案中。可以窺見之。是亦足以備荒政始末之參考者已。書中以放荒必先開林。乃數十年間。無一售木。變價報部之案。以為歷任將軍督辦。不實不盡。主張詳加查詢。言之甚力。足徵有心。乃當事者漫不省察。清季不綱。固當於

此見一斑也。

豫正軍營制餉章存考四卷

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清劉樹堂編輯。樹堂字景韓，安徽宣城人。由軍功漸擢至道員。李鴻章調歸北洋差遣，歷官至河南巡撫。移浙江，庚子以衢州教案革職，永不叙用。是書為光緒二十四年，樹堂官豫撫時，迭奉諭旨，籌餉練兵，通緝成豫正軍十營，事後彙集公牘，排次成編，又名豫軍馬步礮隊營制餉章。首上諭奏摺，次札呈，次營制，次餉章，次圖冊，末為添設親軍馬隊一哨文件。其編練之新兵，係將原有之豫正四營精銳三營，親軍一營，礮隊一營，及其標下練軍一營，分別裁汰，仍為十營，俱為省兵，故名為豫正軍。以

別於防練，並編制章程，以五營為一軍，分左右翼，各設翼長一人統之。每營設營官，下分中前後左右五哨，哨各六隊，設有哨官隊長等官，計步軍每營官兵伙夫為三百九十九員名，馬軍為一百九十三員名，礮隊為四百八十三員名。其籌餉之法，則合舊餉巡餉練餉三項而統計之，求其相抵，即將防勇十營併為五營。裁額之餘，為新軍之加餉，以上所記，為其大較也。清自洪楊亂後，重視練勇，而裁汰綠營，至東役敗後，復脫意新制，而改編練勇，然中樞無劃一之法制，振興武備，轉期之於地方大吏，皆准尋常，觀所載歷次上諭，亦不過一時點綴之文章，而豫

臣憚於更張、即以搪塞應付、張皇粉飾、無裨實效、樹堂所為、於經費、因循就簡、固未能根本革新、俾成勁旅、然尚肯任其弊、怨一新耳目、在當時督撫中、不可多見者也。

新建陸軍兵畧條存八卷 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上諭派

不著撰人名氏、前列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上諭派

盧道奎世凱、創辦新軍、繼之以世凱自序、謂畧師歲繼先紀效

新書之意、取月課之尤涉軍事者、排比付梓、約分四類、曰章制

全書綱領、錄之、曰禁令、上平紀律、禁之、曰訓條、董勸教戒、屬之

曰操法、步伐改守、歸之、曰宜實刑勝、戰守智術之學、不與焉、當

甲午中日戰後、朝野知舊式招募兵勇、不足以當節制之師、崇

祿為直隸總督、主之、尤力、乃規建新軍、以世凱任其事、即所謂

小站練兵是也、始聘德國教練員十三、專主訓練、極力模仿德

國其營制、餉章可稱善、以步隊一萬二千人為一分軍、分為步

隊八營、計八千人、砲隊兩營、計兩千人、馬隊兩營、計一千人、工

程隊一營、計一千人、分一軍為兩翼、設統領二人、管轄每步隊

兩千、砲隊兩千、馬隊一千、更各設分統一人、分領訓練、每步隊

工程隊一千、馬隊五百、各設統領一人、專轄約束、統領以各分

統兼充、分統以各營統領兼充、翼長之上、有總統、暫缺、其額以

軍之始、則先就胡燏棻所練定武軍十營、步隊三千、砲隊一千、

馬隊二百五十、工程隊五百、加募步隊二千、馬隊二百五十、合

為步隊五千、砲隊一千、馬隊五百、工程兵五百、共足七千人、先

行試練此即所謂新建陸軍也其餉章每月又銀七萬餘兩計
統帶官月支薪水銀一百兩或一百五十兩公費銀二三百兩
不帶兵丁月支工食銀四兩五錢或八錢不等工兵則為六兩
五錢較湘淮軍為優而以地畧重雷剛繪雷報皆隸於工程營
別設糧餉軍械軍醫三局及行營兵官學堂是書所記規模餉
備足為後來言新軍沿革參攷之資其特設旗瑞已以礮隊營
統帶充當礮隊官并學生監督兼代理總教習又談北洋舊事
者所當知也

新海防事例

光緒間崇德堂刻本

崇光緒十年十一月戶部海防需餉浩繁奏開海防官捐輸
其一切事例查照咸同間籌餉事例量為變通辦理以十三年
九月河決鄭州工程浩大帑款難籌遂奏請將海防捐暫停并
開鄭工捐例以道光間為河工開捐故此次名曰新例其收
捐條款又照海防事例量為酌減原定限一年因工未竣展期
一年至十五年海軍衙門為籌辦海防需款急要奏准將鄭工
捐輸改為海防捐輸易名新海防事例如成數花樣過班選次
一恭新鄭工之例所不同者為武職停捐已久海防新例則許予
重開也據此以言新海防則因於鄭工鄭工則因於海防海防
又以籌餉為依據轉轉籌餉關連不斷雖報捐給官俱從現制
而比照增減舊例固所不廢故此書表輯現行捐例首列新海
防事例而以鄭工事例海防事例等附之次列新海防武職條
款章程而以籌餉事例現行常例等附之至大八成餘補章程
亦與新例有間並特採及之捐例屢開其事迭異考究掌固昔
據例以相較當可瞭然其大凡矣崇德堂捐官最為壯政仕途
龐雜苞苴公行所以政治日趨於敗壞縱各例條中每於招徠
之間寓以限制之意似亦為稍減其弊害然終不能止人賂進

也。至海軍為國防要政，始無所出，乃乞靈於官捐，可謂債矣。因捐官一事，為清季一種惡制，且與政治軍務有關，故著錄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工役營造錄一卷

民國辛酉中國營造學社印本

清季斗拱、斗字、艾塘、儀徵人諸生，著有永報堂詩集八卷、艾塘樂府一卷、揚州畫舫錄十八卷，是卷即刊於畫舫錄。中國營造學社以清代除則例外，述及工役營造者至罕，乃錄出別行，而附以錄中他所述營造者，即此本是也。為水平、為土作、為大木作、為折料法則、為斗科、為施工程、為及分工、為木材比重、為搭材木、為瓦作、為磚作、為琉璃瓦、為石作、為裹角法、為頂、為裝修作、為橋梁做法、為雕鏤、為琉璃影壁、為銅鐵作、為油漆作、為畫作、為松作、為花樹、為宮室釋名、為陳設作，大約皆本於工部工程做法，內述及國明園等各內工做法，現行則例、物料價值、大清會典則例等書，據要擇錄，自為次第，間復加以詳釋，如裹角法、木頂格、頂扁之類，詞頗新穎，俗而能雅，足以醒目，其時日宜忌，悉則錄於魯班經，而做法多從工匠問名，亦不盡采於官書也。有清一代，喜事營建，則例諸書，於工料、式樣、物價，視訂至為煩密，學者每都視之，為匠不復過問，致一代獨得之秘，泯沒不彰，斗獨能加以抉擇，多所附益，蓋不惟照綴繁華，而匠事述跡於儒雅之列，遂以是書為始。後來言工匠營建者，當必旁稽及之，殆無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軌政紀要初編九卷 光緒三十三年郵傳部圖書通譯局排印本

清陳叔倫編。故有蘇杭甬鐵路始末記。已著錄。此書分章程合同為二部。章程皆舉其奏定者。而合同則牽涉外人之事。皆錄而之。凡五十餘種。除鐵路總章外。有津沽鐵路。有山海關內外鐵路。有津蘆津榆鐵路。有京張鐵路。有正太鐵路。有川漢鐵路。有粵漢鐵路。有潮汕鐵路。有新寧鐵路。有東省鐵路。有漢蜀鐵路。有吉長鐵路。有汴洛鐵路。有九廣鐵路。有廣漢鐵路。有龍州至鎮南關鐵路。有膠濟鐵路。有蘇杭甬鐵路。有浦信鐵路。有津鎮鐵路。有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蘇等全省鐵路。而借款則有英德法美比日本之分。自有鐵路以來。見之記載者。當以是書為最有條理矣。蓋自淞滬鐵路。毀於光緒之初。繼之而起者。有開平運煤之路。遂為閩內外鐵路始基。二十二年。張之洞奏設蘆漢鐵路。始萌商辦之說。自後列強競起角逐。爭獲路權。而廢約贖路。奔走號呼。始成商辦之局。比盛宣懷力倡幹路國有。川人結同志會以爭。清某遂革。此書載川路始末尤詳。其足資參考者。固不只路事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河工則例章程十七卷附錄一卷 嘉慶間刻本

是書為江南河庫衙門刊行。凡分四類。曰欽定河工實價則例。章程一卷。曰欽定河工實價則例。徐魯五卷。揚廣九卷。俱按管段為斷。共十四卷。曰碎石方價一卷。曰奏減則例一卷。附錄一卷。當嘉慶十一年以前。修河工料價款。仍用雍正間所定之數。而物價昂漲。例價不敷。以致不能核銷。遂有浮冒之弊。經督目河員奏明。欽派大員未查。協定時價。奉旨准行。即欽定河工實價則例是也。所增在二倍以上。則當時物力艱難。無從普優給之矣。其實實價章程。乃增價之後。歲修繕修各工。仍照舊章辦理。略加規定。大意不以款加而減工也。至碎石方價。及奏減則例。則河督蔡世序任內之事。附錄為減價奏摺。據王先謙東華錄載。嘉慶十七年八月。以河道總督以因循玩誤革職。命蔡世序以三品頂戴署理。俟三年後。如果實能稱職。再行補授。又淮安府志稱。世序承續故之餘。淡泊寧靜。一循廉俗。而黃河暴漲。堤工奇險。則於埽拋碎石以撲殺之。轉危為安。自嘉慶十八年。迄道光三年。平決獲奏者。世序之力也。蓋河督一缺。固為利藪。亦為怨府。太平被罪而去。世序廉潔自持。克盡厥職。久於其任。為人民所利賴。然核減物價一事。為公家節省鉅萬靡費。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部臣頗不謂然、竟加詰難、世序不甘、奏辯亦甚力、終得大白、是則實心任事、不免遭嫉、而已往內外朋習成習、河工所以日壞也、世序字湛溪、初名承惠、河南羅山人、嘉慶丙辰進士、授知縣、官至江南河道總督、卒於任、予諡哀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北洋製造局說略二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不知成於何時、北洋製造局之設、在同光之際、書中有我國四十年前情狀、不知鑄水為何物、徒以硝粉硫粉、配製藥律、未盡遠擊遠射之效、自講求西法、付造軍火、知自鑄水入手、又屢稱德國製法如何、是必在庚子之後矣、列日甚繁、約而計之、則大別有四、其一為淋硝說略、分提硝、驗硝、蒸硝、晾硝、洗硝、乏硝、硝內蒸熱後雜質、試淨硝法、其二為製鑄水說略、分造磺鑄水、提煉磺鑄水、約估鉛房內之鑄水出數、造硝鑄水法、約估硝鑄水出數、提乏鑄水法、造藍鑄水法、約估藍鑄水出數、造鑄水防患法、及造棉藥胚法、造無烟藥法、造磺藥法、其三為製銅、分造黃銅皮法、黃銅皮廢料表、銅鉛焦炭質、化銅確、熔銅匣模、化銅軋輪、化銅法、車制銅板法、烤銅板法、化銅板法、泡洗銅板法、烤銅壁點表、此銅表、其四為造彈、分銅壳、箭頭、鉛核、底火、子火、子火內挺鑽、複分銅壳為六密五七密里九二種、而以白藥造法嚴之、有說無圖、且屢稱機器號數、知非教課之用、且於技術細微、曲折、言之極詳、是必一種計劃、見之施行者矣、是時軍工只屬初基、而原料如薄銅片、軟質銅、皮、廢銅皮、皆需之外洋、不能自煉、不足以言製造、而存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亦可以觀一時之所注重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青銅自序十二卷 康熙四十六年刻本



清俞益謨撰。益謨字嘉言，號澹菴，甘肅寧夏人。康熙癸丑武進士。十四年定邊副將朱龍附提督王輔臣叛，應吳三桂寇，據寧夏。時益謨在籍候銓，乃請隨軍出征，轉戰至蜀，及四川賊靖，題補建州游擊。漸次擢陞，官至湖廣提督。益謨雖出身武科，而頗能文章，又喜結納文士。風雅自賞，筮仕三十年中，積稿甚多。遂哀次而為是書。計卷一至卷三為題奏條議，卷四為答呈移會，卷五為檄行文告，卷六至卷七為啟集，卷八至卷九為尺牘，卷十為傳記引集，卷十一為序祝祭文，卷十二為詩詞對聯。其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第在廣武城，瀕臨黃河之青銅峽上，因取青銅以為號。云自考者，則謂藉以自明得失，不欲問世也。茲觀其書，以例行公情，酬應書札為最多。惟傳記一類，雜記居官事績，多有裨於史實。如記康熙四十二年，湖南鎮守紅苗之亂，其患始於雕勦之遺孽，苗不畏威，官兵失陷，管員懼泰，藉款賄取，歸報逆逆，因之奸徒勾通逆苗，苛煩脅屬，詭報拿擒，脅官賄逆，刁風遂不可戢。致煩大兵之進剿，其生員李豐叩關言紅苗殺人，有司不問，則為革禍事員沈長祿所賄囑，希以局外之人，竄入作證，不但完名，且欲得利。居心極為險詐，及欽差傳繼祖等，馳驛候問，總督郭邦坊

以夫察革職沈長祿亦叙完出資情伏法事頗曲折為他書所未詳閱此始得悉其顛末亦頗足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撫豫恤災錄十二卷 嘉慶間刻本

清才受時辨受時字鶴浦安徽桐城人乾隆四十年由監生捐鹽大使復捐升運判四十六年以辦浙江松嘉海塘工程補葉山縣知縣擢嘉興海防同知遷直隸大名府知府清河道嘉慶十二年授直隸按察使調布政使十八年擢浙江巡撫調河南巡撫官至直隸總督當十八年九月山東八卦教匪作亂響應河南滑縣李文成陷定陶曹縣時受時因妻喪假滿入都任途聞警馳往歸德堵禦遂被命駐省城履撫地方十二月賊平辦理善後先是春間聞彰德懷等府缺雨災秋間雖州二堡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盛下游多被淹浸天災人禍交臻人民流離失所待賑孔亟受時為地方大吏直負其責惟言官以其辦理未協屢上彈章大遭嚴斥下部議奪革職留任受時為辯已寃無表致續乃偏解此書著其始末經過故所採錄之公牘上及前任下至僚屬凡涉撫賑之件按類排次計為上諭奏稿二卷文行二卷文檄二卷詳稟二卷稟請四卷雜為十二卷觀其於滑縣安輯流亡搜捕餘孽等事尚屬認真至弼克賊謀發始督辦諸奏亦知為民請命特未安籌良法為根本之謀只以敷衍了事數衍為事上催下京累牘連篇甚為無謂則苟且粉飾之初其未肯因也受

時約下不嚴、竟將會縱知縣立此據、上之存章、再被議處、但決
光一帶紅鬍子、所謂捻匪者、頗能痛勦、人安問問、則為經緯之
後、求自振拔也、翌年、二步尚未登場、元氣未復、乃屬下進相選
款、遂以步秀選政上京、受時即以祥瑞入告、是上下相蒙、端媚
成風、文治日壞、是又不必徒責一時一人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宦游紀畧二卷 光緒九年刻本

清高廷瑤撰、廷瑤字青書、貴州貴筑人、乾隆丙午解元、嘉慶二
年、大挑一等、奉旨加一等、以通判用、選授安徽廬州、歷署宿州
六安等州縣、以鳳陽同知、升廣西平樂府知府、調知廣東潮州
肇慶廣州等府、其歷官各地也、自將經辦之案件、凡事涉重大
且複雜曲折者、據而記之、備具首尾、以明經過、但祇叙情節、不
錄公牘、故名之曰紀畧、廷瑤為人明練、持躬清潔、復濟之以忠
誠之心、如獄獄委查各端、必細心推求、不敢草率、以成全善舉
而查辦皖徽棚民、粵西會匪兩事、得志無形、保全地方、尤足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稱道者、緣徽屬休寧等縣、山多地曠、山主祖與外籍游民墾種、
結棚山內棲止、俗謂之棚民、嘉慶十三年、山主或利其田墾闢、
欲加驅逐、遣人赴京控告、誣謂棚民聚集萬人、希圖不軌、奉旨
派員帶兵查辦、廷瑤被派、親至其間、諮詢得實、慰問安輯、得未
滋生衅變、至嘉慶十八年、粵西查辦天地會甚嚴、文武肅賞、不
允邀功、特許告之風甚熾、昭平縣民陳輝、以仇隙、誣控監李國
華為會首、糾聚多人、廷瑤接狀、審出不實、律以反坐、惡風遂熄、
葉道光之聞、粵西會匪充斥、洪楊資之以首事、其始因地方官
非邀實生事、即放縱不問、遂成燎原之勢、倘其時有司、能如廷

瑤之喜為處置或不致糜爛全國為再嘉道開州縣官衛空公
督所在皆是蓋以胞送之途多私囊不充侵及正項卒也大吏
為所挾持亦不敢舉發而國家受其困以日猷此書述之亦其
詳凡斯之類均與史事有間可助旁稽不能以一人之治語相
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楚南鴻爪一卷

九卷

清胡文炳撰文炳字虎臣甘肅肅州人道光己酉舉人選知縣
分發湖南同治十二年任會同縣知縣光緒二年被議罷官是
是書為其卸事歸籍後選取任內要情編次付梓事近追述故
以楚南鴻爪命名所錄皆上呈之書稟計上王方伯書三上吳
方伯書一請轉奏停止復修團明團探辦木植稟二請靖州屬
不便強令改食雜糧稟一抄呈時修縣志自撰序記一會勘
強盜情形稟一凡九件考其措施多為民謀利可謂有為之吏
至言循良不易會洞成風實錄奮華相尚需次多年身欠已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幸而得委到任值主隨來訓差余集加以乾羅漕館等無名之
費應酬不滿則發言日聞於是時累不支忠字者坐而受困其
才略者遠起而青之於民故肯吸髓民窮為監矣晚清史治家
敗上下賄賂文炳浮沉有年得悉原委故能言之痛切也又湘
省自洪楊亂後紳權甚張地方官無所苦文炳問罪臣室被
擄而去其與紳於齟齬筆墨見於各牘中如團練一事在湘
人方謂為收中興之始功者而文炳誠為梁賦不足北官有餘
本人在任政績每為掩抑通於紳志撰序記自行表白時出以
諷諷紳於不甘俱為削去則復連呈大吏播而傳之其實團練

末流、害不勝言、固有整頓之必要、所言不誣、惟欲假修志以洩情、不惜背違體例、實為失之過甚、末附罪言、則作於里巷時、以左宗棠方駐肅州、舉借外債、用兵新疆、斥為可憂、自有其見、猶主張如珠崖之棄、以涉德藩之橫、則偏激、論最為荒謬者、全書於楚南民風、沈情、記載頗審、雖以不平盡情發洩之、要自事實可按、不同虛構、足為考政者之參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樊山政書二十卷 宣統六年排印本

清樊增祥撰、增祥撰有樊山判牘、已著錄、是編復哀其光緒二十七年、授陝西按察使、旋荐擢布政使、再起為江寧布政使、任內、先後十年間、公牘、釐為一書、批判居十之八九、間有詳文、其他惟奏報序及章程、課吏館章程、西潼鐵路辦法及章程而已、兩司受任、例有謝摺、增祥曾與陝甘總督升允在參、不識何以竟屏原奏不登、自序謂張文襄最愛其詞、每對僚屬誦之、已而曰、藩司官不為小、而好作諸語、是其一病、感念斯言、因汰其游戲者、而仍間存諸語、大約增祥為人通脫、而又明敏有吏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不受人欺、凡按一事、必得其情而後已、使筆如舌、出語如心、然失其瞻之體、使在永平之世、養粉之矣、觀其批荻州牧陳澤霖報得雨稟云、該牧署在天津、為李忠伯夫子所激賞、又云、本司公允、未暇作函、偶覺未讀、奉寄數語、以代面談、批荻州縣楊令調元稟云、接閱此章、意有未愜、援筆直書、未詳其來自何縣、出自何人、及覆視之、乃知是吾同年也、擲筆一笑、是真兒戲、非游戲矣、其詳撫部院請懲辦陝西大學學生薛東午、調姦幼童王喜一案、撫部院何地、調姦何事、而歷歷狀其語言形態、繪聲繪影之妙、形之公牘、有是理乎、乃猶自矜下筆有神、吏民傳寫、

給過奏報、取為資料、見實於張文襄言之、豪無愧怍、以是知清
季邪辟之風、通於朝野、有為之者、即有奸之者、遂成易姓之事、
其批丹昌齡設書院云、當今西種人、一新者、冒為西學、一舊者、
自命理學、其實皆熱中以取富貴、若增祥游戲技藝、以愚方面、
殆西種人之外、又一種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滇事危言初集四卷二集一卷 宣統三年鉛印本

清楊觀東編、觀東字毅庭、光緒癸卯舉人、官內閣中書、初集曰
界務、曰路、曰礦、曰雜著、蓋滇緬北段界務、久勘未決、而英人強
占片馬事起、海宇人士、羣起爭之、觀東因輯薛福成以次、論界
務奏件、及中外公牘、並電照會章奏、以明其事、路則滇有四線、
滇蜀滇桂、已歸商辦、滇越當議贖、滇緬當廢約、曰礦、則光緒二
十八年、所訂英法德奧公司七府礦山之約、久未履行、並倘廢
棄、觀東皆輯其原案、一以公牘文字為準、其涉及兵備實業學
務財政者、別為雜著、所錄自光緒十七年起、至宣統二年止、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凡為文一百九篇、以見滇事危切、二集則觀東所作、關於界路
礦及他雜文、三十一篇、曰危言者、時有鄭官應盛世危言、湯壽潛
危言、故以滇事冠之、清末深懷危亡之戒、尤急於邊事、東三
省之有日俄間、猶滇之有英法、論者每以相提並論、此書觀東
自謂十餘年、勤求案牘、多為官書官報所未載、實足為後來注
意滇邊者、參考之資、惟謂輯有薛福成滇緬劃界公牘八十餘
首、擬俟界礦交涉結案後、編為三集、未久國變、想不果論、次、
為可惜、觀東以救時自命、畧自才氣、然不脫奔走聲氣之習、雜
著一編、已嫌泛濫、其二集除任鐵路公司文案時、所擬諸稿、稍

稍有關係、餘皆無關宏旨、至以與日本教員爭論、未付多寡、祇
貴加減諸稿、一則列簡編、實為無謂、未附與李維義往來書、雖
屬論事之作、而有意高標、亦不免淺俗之見、何如專輯界路、確
三事之文、不必亭鶴、既便於事、而本末亦有可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粵東省例新纂八卷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前有道光丙午、兩廣總督耑英、廣東巡撫
黃恩彤序、述記纂輯經過、乃知粵東之有省例、實創始於恩彤、
蓋恩彤以部編則例頒發外省、皆定例之外、又有省例及通例、
而各省吏治民風、互異、乘勢利導、未以科條、於是首創之設、
以佐部例之所不及、粵東二百年来、省例尚闕而未修、遂於道
光癸卯任藩司時、即命候補官學立愷、陶履謙、王錫章等、分司
纂錄、鈎考舊牘、討論新章、歷二年方歲事、釐為八卷、是則恩彤
主持其成、而為條分任編輯者也、其體例仿外辦章程、為吏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禮兵刑工六門、各有子目、計吏例分赴任、委署、調補、功過、計典、
考史、凡六目、為卷一、戶例分蠲卹、錢糧、田賦、倉穀、交代、役食、稅
羨、解餉、銅鉛、庫俸、私鹽、籌補、稅餉、凡十三目、為卷二、禮例
分典禮、嘉祭、書院、憲書、恩詔、書籍、例貢、文閣、武場、凡九目、為卷
三、兵例分緝捕、禁錮、承襲、驛傳、船政、操防、凡六目、為卷六、刑例
分承緝、盜賊、剋配、監獄、檢驗、秋審、審斷、贓罰、赦免、凡九目、為卷
七、工例分祠宇、貢院、營房、水利、救火、硝磺、凡六目、為卷八、總計
條文一百九十六條、截至道光二十五年為止、全書條分縷晰、
次第秩然、規章具在、自易稽核、不僅為官常之彙覽、且足杜胥

吏之為奸、於行政既多裨益、且可據之以規粵省之政情、惟過
求明簡、不能已舉一省全規、如外辦事宜、刊有版本、或事歸藩
臬運道及報銷善後各局專辦、有案可稽者、均僅列案由、不載
條款、核以命名之義、究屬未協也、思形字石琴、山東寧陽人、道
光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出為江南巡道、官至廣東巡撫、緣
事被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淮甌敗案類編八卷 光緒六年刻本

清陳方坦撰、方坦字筱浦、浙江海鹽人、以諸生佐兩淮鹽務、曾
國藩為兩江總督、總理鹽政、聘主解務、稿案、歷任倚界、在幕三十
年、乃將有關鹽局敗案中、手擬之稿、及核定之件、分類編
次、為是書、始同治二年、訖光緒十六年、計卷一至卷四、為批文
類、共四百三十八件、卷五至卷六、為信函類、共一百件、卷七為
咨文類、凡二十七件、卷八為札行類、十四件、說帖類三十二件、
總括為五類、條文為六百一首、自序畧稱、曾文正公定新章、歷
任恪守、世風不古、人心浮動、每值吏替、紛上條陳、大抵前案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章、從中牟利、思所以治之、爰將歷年敗案、彙輯成編、以為治理
監格者、指南之鑑、蓋兩淮鹽務、自經楊洪之役、破壞不堪、曾國
藩以其為尋餉之源、加以整頓、逮於同治三年、創行政引為案
之法、奏定新章、凡案類、引數、國課、釐金、雜捐等項、均明白規訂、
積弊為之一清、利賴於後、為有清鹽政一大改革、嗣以運銷疲
滯、官商交困、不免有救濟之請、而嗜利不便新章者、乃乘機為
挽法之圖、紛倡異說、方坦熟於事理、主持其事、於悖章濫請、希
圖自利者、則批摘以斥駁之、為簡實情、必瀕設法者、又間出變
通以體卹之、書中錄存批文、至數百件之多、亦可見摺牘之形

至於措詞莫不洞中要害足資法式大有裨於縣務又當時西湖引岸為川鹽所侵設法疏通調濟於淮於川顧慮亦頗周到所上說帖於公費公銷設立船局減釐加課諸項俱能採究流弊為說以折之也今書於各案皆摘錄案由分任記并編輯得法極便閱考曾國荃謂其書足與淮南淮北記畧及新修鹽法志相輔而行洵篤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兩淮鹽法撰要二卷 光緒八年刻本

清陳慶年撰慶年字善餘江蘇丹徒人光緒戊子優貢選授江

浦教諭自書慶年於光緒六年任東湖王定安休兩淮鹽法夫

一百六十卷後乃取見行章程科其規例為撰要十八篇即此

書是也自謂本抱朴子五禮尚煩及章實齊魏默深官書宜約

舉大綱乃猶史裁之意於淮鹺利弊不一撷拾而事例則必條

舉件繫自鹽產之微至國用之大已悉具於斯其目為鹺色產

鹽第一南北各場鹺色第二南北引界第三南北料則第四案

引總數第五場商運鹽儲棧第六場鹽運重接舊第七四岸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銷鹽色第八運商請引開江第九按次過掣第十淮北場鹽運

滿第十一淮北棧鹽出湖第十二南北運本第十三南北局店

棧卡第十四南北異同第十五綱食異同第十六運庫支款第

十七課釐收解各款第十八大約載正光緒十七年為上綱舉

目張搜輯畧備誠為簡核易曉慶年游食江北濡染多諳又與

修志之役故能為此條理井然之作其不著利弊之辭尤有特

見以著則不勝著也惟自序以纂輯難求主張各印委於歲終

開具當年見行事例詳送鹽政專卷存儲為後來修書之便舉

漢書藝文志羣籍畧備而罕載官書以官書掌於官吏為例則

為失言、藝文志本於七畧、皆載在天府、即官書不由官吏掌之、亦不能與於流畧之列、後年始知為學、而不免議論馳騁之習、往往多此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松郡均役成書四卷

乾隆五十二年刻本

是書記康熙五年、江蘇松江府婁縣知縣李復興、行均田均役之法、不三月而告竣、至六年間、知府張羽明、以其法徇行於華亭、上海、青浦三縣、十三年、巡撫秦大綱、特題永行均田均役之法、得旨各屬州縣、俱照奏例編定、即人感復興之德、既祀於名宦、復輯為此編、以垂不朽、其法無分官儒、一概均編、有事均派、無事均止、不用承值、而總甲之役去、民各自量其田、各名輸納、而里長之役去、河工開濬、業戶自為各牌、而塘長之役去、而步納之法、算定每月成額、預置印單、一月三次、輸其完銀數、即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可以經年不見官長、而驗串銷銀之害去、十日之中、聽其不時投種、而候此違限之害去、不用面差、而需索包攬之害去、於是差徭害民之弊盡消、而流離死亡者、乃慶更生矣、蓋東南差徭之害、至明而極、松江尤甚、皆由官甲抗違、小民獨罹其禍、論其事者、每謂不悉役而悉不均、均之云者、當以人從地、不當以地從人、乃有均田均役之議、順治中、得旨先行、卒以州縣畏勢、紳矜掣肘、終於闕置、是均田均役之議、不創於復興、而賴復興之法、均役始行耳、曾蒙駒說夢載、均田均役之後、雖差由團甲議派、經巡撫徐氏奏定、優免官戶、免田之外、與民一體編役、後

開清矣松江遂至明倫堂誦錄家駒謂當別立官甲免去雜
即無此弊不知復興立法之始正惟官儒均編校始得均也自
雍正乾隆地丁合一水停編著氏幾不知有役者垂二百年然
論萬事者不可不知也故為著之復興字紫斗山東蒲州人順
治丙戌舉人官至要縣知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漕運則例纂二十卷 乾隆三十五年刻本

清楊錫綬編錫綬字方來號蘭晚江西清江人雍正丁未進士
授吏部主事累遷郎中授監察御史擢廣東肇羅道廣西布政
使廣西湖南巡撫尋禮部尚書乾隆二十二年官漕運總督三
十三年卒於任諡勤懇氏為建寧詞此書之輯以漕運全書為
藍本兼採會典及吏兵二部則例與本人任內奏請准行之件
始順治初元訖乾隆三十二年分類排次以著原委其條例自
須申明者並附按語計分漕糧原額通漕運艘白糧事例輕賞
則例督運職掌選補官丁計屯起運徵納免運官丁原糧漕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河道糧運限期風火掛欠奏銷考議通漕禁令蠲緩改折裁留
撥運京通糧儲凡十七門每門各有子目刪繁歸簡綱舉目張
於清初漕運政事釐然詳備足資稽考自序謂記載流傳舊有
漕運議單雍正十二年御史臣夏之芳請纂全書經部議定以
十年一次相續編輯顧尚映浩繁難於購覽定例未盡曉然吏
胥不無因緣滋弊即將全書例彙逐加校核刪冗補缺凡三易
寒暑成書庶幾便於鑄覽是具著書本旨在於流布以除欺蒙
之積弊不徒為司漕者持循之資也惟所錄條文間有已能更
改或時無其事以為可以記錄起備法戒仍然列入用意未嘗

不是而木加識別、究不免失之混淆、有乖實用之旨、然自今言之、皆關掌固、賴此以存、亦殊為可貴也、清史列傳、歷述錫綬在職政績、頗知振作、一洗賄徇之習、高宗南巡、兩次賜詩、激獎之、茲觀所載、奉行各事、利國便民、等及久遠、確有實政可紀、固一代名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撲蚰凡例一卷 雍正十年刻本

清王勳撰、勳字居讓、號竹坡、山西孟縣人、康熙丙子舉人、官至直隸任縣知縣、是書亦名撲蚰應效、案任在澧洛等九河之下流、沮洳蒸騰、蚰蝗易生、輒為農害、勳於雍正元年七月受事、八月即有飛蝗擁至、費半月之力、始撲滅、翌年閏四月、接蚰生之報、幾遍閭境、乃親出督捕、日在隴畝奔馳、歷四閱月、方告淨絕、事後擇要錄記成書、凡十有六則、雖篇幅無多、未足以盡撲蚰之法、然勳能膏心任事、與民同甘苦、即此已收特設、亦可見為政在人矣、所記撲打器具、有四、曰林針條、曰釘柄靴底、曰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筥、曰口袋、簡而易辨、林條難得、則以榆柳等條、貫針代之、至編村人為隊、樹旗分圍、先從稠裏打起、回層成法、惟其能最為勒、恪守紀律、遂無混亂耽延之失、向例搶河撲蝗、雖士紳不許減免、但官多瞻顧不行、士紳亦自尊避役、勳於誤傳到諸生、笑語慰藉、自謂為撲蚰大帥、請各助臂力、作行間偏將、共除妖蟲、諸生欣然、競相助理、未生譁鬧糾紛、又蝗飛水泊蘆葦、剛用火以攻之、蚰生沮洳水畔、則掘渠以待之、凡此之類、均屬隨機設法、求速歲事、蓋見其治事之才、至以各憲委派文武助打各員、知無責益、為設公館供饌、飲以安之、免生掣肘、詳報蝗飛未害、

願主慎重、庶不致爭鬧俱傷、尤為任地方者、所應熟知、何致者、為其書命名、凡例、實亦要法、不必多求、足以超功、愈甚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江北賑務電報錄七卷 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

清楊文鼎撰、文鼎字俊卿、雲南蒙自人、光緒己卯進士、歷官至湖北度支使、此書乃其光緒三十二年、官淮揚道時所作也、時淮安徐州海州三屬、同時被災、飢民集於清江浦者五十萬人、文鼎於城外設五十八廠、急河北二十二廠、留養飢民四十七萬三千九百餘人、按口給錢、復於各縣勸辦冬賑、春賑、然後遣飢民回籍、無敢譁者、兼辦河工平糶、閱時一年有半、所費金數百萬金、其間購運津奉雜糧、詰奸禁暴、文鼎皆始終其事、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續至偉、即徵之史冊、亦屬罕見、迨升鄒縣、乃先輯與各屬往還電稿、擇要錄為是編、用以垂信、前三冊為公電、後四冊則來電也、自謂玉牘案卷更繁、容後再輯、文鼎本以史才著聞、故輿情端、才專以賑事屬之、家艱危之際、規畫措置、應付裕如、遂以此受知、海膺方面、其時朝廷關心民瘼、督撫等心任事、皆可於是編徵之、蓋網維猶未大辟、故遇大災之來、舉全力以赴之、視為應為之事也、

軍隊內務條例一卷 宣統元年排印本

是書為北洋陸軍編譯局所編、曰內務者、編練之外、一切軍隊管理皆屬之、曰條例者、此為練兵處所頒、視為成法、猶之部頒則例條例也、全書分為三十章、其曰總則者、凡屬辦涉於游移、畧為之解說、且得由各官長條具意見、為他日改正內務條本、其曰服從、稱呼、拜牌、以無所傳麗、而又為精神所寄、故各立專章、其曰職務、則統帶、教練官、管帶隊官、皆屬之、其曰定則、則標營、隊本部、及庶務、衛生、放餉、入伍、退伍、一切雜章、皆有規訂、末附報告表格十一種、規訂極為詳密、蓋是時北洋陸軍六鎮、業已成立、各省先後成立新軍、皆依北洋章制、初本效法德國、至是則多模倣日本之制、於此可以窺其時新軍規制、已漸畫一矣、首列說明、有本書雖專為軍隊而設、所有各學堂公廨、務於其可以實施之範圍內、擇行之、以求一律、是則當時正倡所謂軍國民教育、故欲以軍律施之於庶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馮宮保軍機集要十二卷 光緒二十二年排印本

是書為張卿雲所編馮子材奏議公牘、去其繁複、故曰集要、卿雲從子材軍甚久、以直隸州署合浦知縣、編校之役、一手任之、其首尾、自咸豐十年、子材督辦鎮江軍務為始、而迄於光緒十三年、子材任廣西提督、駐欽州防邊、剿定瓊州黎亂為止、奏摺外、各文書札、間亦附入、蓋子材堅守鎮江、迎克丹陽、助成金陵戡定之功、自後剿辦廣西土匪、出閩禽李揚才、中法之戰、指海軍屢敗、陸路則差勝、諒山奇捷、實賴子材率王孝祺、唐中死戰、不退、論功最多、子材亦頗自負、奏請一卹、南清全越、會和成而罷、其時中朝士大夫、率真然主戰、以子材有奇功、物望頗歸之、子材亦傾心結納士類、所至舉譽、復以其餘力、為善於鄉里、朝議頗重之、屢晉官保、尚書銜、稱為宿將、是編凡子材所歷諸役、咸具更詳於越事、不獨可彰勲賞、而究心中法之役、考其事始末者、亦得有莫大佐助、觀子材諸奏各書牘、尤較得實、惜編輯附錄不備、亦不甚清晰、不嫌疎論、殊不足以見其事之究竟、子材字萃亭、廣東欽州人、故其軍名曰萃軍、凡奏章中所見者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判語錄存四卷

道光二年刻本

清李鈞撰。鈞字夢龍，號伯衡，又號春帆，直隸河間人。嘉慶丁丑進士，授編修。改官洛陽府知府，官至河東河道總督。是編即錄其洛陽任內判詞，自道光九年五月至十二年十二月，凡百餘篇。雖皆戶婚田土爭案，涉微瑣，非比沈寃得雪，然推情度理，極盡曲折，不為得情之喜，亦不枉縱，屬詞明涉巧麗，而不逞鋒鋒，無傷忠厚。蓋鈞明事理學，其聽訟雖嚴，感著不妄，屬吏案到即結，結案必有堂判，錄錄全案始末，使情偽顯露，不能翻控，可謂盡心民事者矣。是時朝議頗重理學，翰林往往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慶出守，不數年間，即海至封圻，然不明事理，養廉貽患，後來大亂之歲，說者每歸咎此輩。如鈞明白練事，為當時牧守中，所不多見，而終至開府，亦殆由是歟。鈞於書尾作跋，謂此書為洛陽令馬懿、偃師令丁嘉藻、宜陽令鮑承燾、登封令李清康、新安令閻應德、確山令王士樞、香山令高恆、偶爾借觀，還付之梓，雖非本旨，而不敢却衆意，述其所語，未必得實，亦足以見其尚知近名之非，循良之稱，殆不愧也。

江西辦理交涉民教詞訟檔案四卷

宣統元年排印本

清馮汝駉撰。汝駉字星廠，河南祥符人。光緒癸未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出為四川順慶府知府，官至江西巡撫。均辛亥之難，賜諡忠愍。是編輯錄自光緒三十四年八月至宣統元年十二月，華洋商民案，居十之二三，民教訟案十之六七。凡分五類，曰批文，曰批牒，曰照會，曰書函，曰會報，多附原稟合同，以見案情始末。自謂向例外結案件，多未報部，藉以備咨送考核，並非著書體例。然汝駉能讀書，文辭條暢，頗通外事，其光緒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致吉甯商籍華道函，曰南昌大案之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復有去秋而贛之案，查其華事原因，不過為奪水爭牛而起，設地方官吏能先事公平理斷，俾教民不准橫行，平民不准仇教，何致釀成大禍。汝駉洋人調兵剿匪，謀犯賠款，至酷且鉅，如此次訪問，設壇練拳，夫拳匪豈有不解之理，彼即不言，我豈坐視，立言可謂剴切。又批各諮議局決議調和民教案，謂民教不和，固由地方官辦理不善，抑亦士大夫不考古而蔽於近，有以教之，固舉應象考成，律呂正義，授時通考諸書，多用西說，不獨南懷仁製曆，蔣友仁製成水法而已。又舉彭躬菴書新定歐陽憲萬十文贊後，謂其師事西士，學統久測量諸法，隨眾瞻禮誦經，言

之亦為有本、江西民風素勁、教業至多、南呂教業至誦及耀史、
後未皆有戒心、汝駭身心此事、蓋有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膠澳租借始末電存一卷

民國二十二年重印本



清柳培榮輯、培榮自署蓬山人、仕履不詳、蓋嘗客於登州鎮、高元所為主文書、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德人藉口銀野、
教案、以軍艦二艘、強佔膠州灣、高元防兵僅四營、請於東撫李、
東撫則令開戰、而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遂以入告、得旨、
萬勿衅自我開、蓋方當甲午戰後、士氣沮喪、毫無戰備、德人知、
之、故以虛聲恫喝、其實亦未嘗必欲開戰也、於是高元為德人、
所執、由總理衙門交涉、乃遵旨退讓、膠澳遂失、東撫嚴劾高元、
畏縮、世亦多咎高元不能與城存亡、故培榮輯為此編、冀以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詩、自十月十九日起、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止、與直督東撫及總、
理衙門、逐日俱有電文往復、是時李鴻章尚值總署、高元為其、
准軍舊部、故其事多由鴻章指揮、初則令其不可輕離青島、繼、
則告以俄艦將至、復告以俄艦變計不來、而今伺英艦動作、鴻、
章本意、欲借英俄之力以制德、皆可於是編電文中窺見、而不、
料英俄各有所圖、亦東撫任索威海旅大也、然則是編足供史、
事參稽、固不僅闕限時近讓膠澳一端而已、

光緒二十三年排印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為以為投資於不可知之事、跡近涉險、更不敢談言之、自海禁大開、外來金屬各品、物稍值廉、傾銷極暢、相形見絀、人始悟覺、而言時務者、首重富強、搜討財源、杜絕漏卮、遂掉筆而論及礦務、危言聳聽、風氣一變、又靡然附和之矣、顧空談富強、終無裨益耳、即如製造局所用物料、大半購自外國、耗資頗鉅、當事者不無怦動於中、遂有自行採鍊之意、於是探求西法、邊譯專書、以開示於國人、資為借助、然觀所譯各籍、偏重工程器具、雖能發揮精奧、得其學識、但以之為提倡則可、以之資實用、則尚有待也、因製造局職司鑄造、所言僅此而已、至於集鉅資、設公司

諸端非其所重、故付闕如。然則此書祇可謂為鑛冶、不能以鑛務名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重刊辨銀譜一卷 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清柏鄉商人馮琢珩撰於康熙五十一年至乾隆五十四年定
陽商為心恭為訂正重梓大旨以國課貿易皆賴銀錢資用銀
之成色必須知曉遂本經歷所得撰成七言俚歌分述鑒定真
偽諸法故以辨銀譜名之馮自序云自古及今著書立說無文
不備惟有銀之成色無人辨論於其間愚自幼讀書未成貿易
廿載頗知銀水見銀有低高真假之變大有害於人因此留心
少識大意著一微草凡世間用銀者共知銀之實體使較者不
得詐惑奸者不得施巧通功易事人人可以無憾矣勛不靳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得之秘、公告於世、免遭喪資之悔、存心殊為忠厚也、其言辨銀之法、先須察形色、光紋、而重在檢視查口、蓋徒據表面、不能斷定其成色、經剪露裏、依譜以求之、當無差失、故首列查樣、自冰凌查、官銀、膠泥查、十成銀、至膩紅查、一成銀、凡三十有一種、口樣、自正白口、十成銀、至豬血口、一成銀、凡三十種、次即依查口色樣、論說察看情狀、各有名稱、極為詳盡、自非深有心得、不能歷歷道出也、然所記均為元寶、絲綉銅質、尚為常弊、他若浙江官餅、琉球交錢、雲南生銀等類、及作偽炭籠賣鉛、白煮雞等類、形態既異、認辨宜慎、又別撰斷雜症譜、以詳說之、當通行塊版

之時、此書頗助實用、惟文不雅馴、間多俚語、頗貴索解、且時殊事異、不為世重、因其為罕見之書、特為之著錄、聊存一格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改書類

明周時雍輯時雍字芝齋號惕菴江蘇長洲人諸生是書作於福王繼統南京之初採輯重要詔諭及奏議以著中興宏猷據錄前人名牘俾為執政參取故以興朝治卷名其書分類為六一定鼎詔諭二當事新猷三時務策要四字彙策畫五恢復全等六忠烈遺謀大旨在激勵恢復深戒偏安如當時以兩淮荆襄為金陵保障兼為進取之資倡議防守者頗有其人時雍認為要圖乃雜取南宋以來各家議論反覆證明以翼贊之惟所謂時務者多列崇禎朝事文已嫌不協其黃道周求言省刑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疏假為借鑑尚猶有詞若吳光詢三吳水利諸奏大體在濟河則情形已殊無問時局至恢復一類皆屬軍政切極成法已不足以為濟急又闕入許孚遠策奴虜等篇尤為不侔矣蓋時雍託跡復社高談經濟繁世選制藝故套推及言政文章凡社中佐命之人必各取其一二篇附加贊詞大為譽揚謂為同盟之榮所以雜亂失序如是也孫元凱序之謂天下懷忠抱素伏於草野者何可勝數但身不登天子之廷目不接四方之牘惟見國仇未即誅底事未盡舉則撫然而疑悄然而悲者多矣取是書讀之當為踴躍而起辭矣標榜未免太過然弘光登極恩詔臣

條建白亦為一時政典清初禁言而明事大半燬佚零落賴此書裏而存之亦有足貴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巡臺錄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張嗣昌撰。嗣昌字正丞，號朴軒，山西浮山人。康熙己丑歲貢，以兵部員外郎出為福建福州泉州海防同知，升興化漳州知府。分巡臺灣，調四川益茶道，官至廣東按察使。據王先謙《東華錄》載：雍正十年，臺灣北路大甲西番戕官作亂，繼總兵官呂瑞麟率兵剿平，其南路奸匪吳福生、叛眾亦經提督王郡昇清進走。黑臺亂雖告戢平，而被災之地急待撫卹。嗣昌即於其時奉委前來，主持臺政。在任三年，頗多措施，乃手自撰錄要牘，雜為是書，分上下兩卷，凡六十件，俱以四字標目，而易觀覽。但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乞憐萬里，命應呼吸之類，頗佳詞語，籠統未解何事，不無好異之失也。考其所記為政大概，在抵任之初，奔馳南北，履勘災區，安輯流亡，辦理善後，已著勤勞。繼則尋謀教養，為久治之圖。若獎勵節義，訓育童蒙，以及墾荒通商諸事，莫不次第舉行。止於弊政陋俗，亦厲加禁革，不稍逕迴瞻徇。足稱能吏。其他覆議條陳各件，以罪禁六百，不使禁入內地，發給功目，家為奴，請在臺償還分遣，俾從其俗，遷產家分，亦不可盡賜義膏，皆增其勢。主張予以四成，餘則放墾科租，補助公用，是於審慎之中，具有仁惻之意也。惟因臺官不許携眷，請為知府買妾，又以臺境久旱，

特頒上憲功德，雖周旋情恆，然邀行貢款，終非賢翁之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共城從政錄一卷 道光間刻本

清周際華撰。際華字石齋，貴州貴筑人。嘉慶辛酉進士，授內閣中書。道河南輝縣知縣，調知興化江都等縣。以年老告休。是書為道光五年官輝縣後，將任任經辦各事，擇其有關於民生風俗者，撰成序記，俾明原委，間錄公牘，亦為手稿，以勸禁之事為多。劉切詳明，頗易觀感。附綴署理決州一事，及雜文數篇，或為己作，或他人所撰，因其均與本人行止有關，故特存留之。輝邑為漢縣，隋改為共城，遂取舊稱，以名其書。際華為官清勤，所至有聲。李桓國朝著獻類微，歷述其政績，列之循良，人方宗誠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撰周氏兩世循吏傳，稱際華在輝，繕疏清河，築堰，建倉，勸桑，教蠶，舉節孝，輯縣志，修理名賢諸祠，凡教養之政靡不興舉。去任之後，邑人建祠祀之，可知其善政必多。功德在民，書中所記者，不過其大凡而已。然即據此以觀之，如疏濬玉帶河，峪河等工，捐俸以倡，民始難而終從，水患得免。又勸民於荒山種樹，一年間至十五萬餘株，故舊燒炭，為利甚溥，復於城中設坊，購機，聘師教婦女紡織，將推行於闔境，均屬謀及久遠，非為鋪張於一時，至嚴保甲，勸息訟，減迎神，禁賭博等事，於又安閭閻，轉移風俗，托其要領，所以縣政能日臻於理。此外權篆決州時，議修靖

陵石峽險道，募款督工，然肯經營，卒之新路告成，行旅稱頌。是際華惟知克盡職守，不計在任久暫，更足為稱道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槐御政績六卷 同治元年刻本

清沈衍慶撰、衍慶字子符、號槐御、安徽石埭人、道光己未進士、官江西知縣、代理金谿、署安義、補泰和、調補鄱陽、咸豐三年七月殉難、死事甚烈、贈道衍、建寧祠、著有槐御遺稿六卷、此編分示諭判牘兩類、判牘復分興國、安義、泰和、鄱陽、示諭皆有年月、判牘則否、有咸豐三年正月日記云、歷任各邑判牘、有清本六冊、為盜竊去、茲檢存底稿若干、十餘年來、心血所寄、不忍付之焚如、方宗誠為之傳、稱其憂折獄、每以小兒對簿、準情度理、眾心洽然、代理金谿四十二日、即有政聲、權興國、有蕭姓爭繼、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 以書類

控大府提訊矣、衍慶判以孤子無生父之命、禮不為人後、又別無應繼之人、因援無子附食例、以田租之半、永存為祭產、則不繼而祀不絕、以其半分給周親、於是一邑服其明、數月間、清積牘三百餘宗、誠所稱蕭姓爭繼案、在此編中、即蕭發授子漢元、以大宗入繼小宗、於特一子而祀是也、衍慶吏事精能、不只聽訟一端、自後身心兵事、率勇討賊、鄱陽之殉、與署任李仁元、稱初變忠、一洗承平以來、推諉不任事之習、與不得已而死者、迴殊、忠烈之概、長存天壤間、所以振發人心者至厚、固不當僅以簿牘傳、即以此論、情法兼盡、深明禮意、不惟非俗吏所能、即經

墨法吏、亦有知彼而不知此者、乃知以經術飾吏治者、無不泛應而曲當、忠信之積、亦由平居明決、乃能臨難不苟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 以書類

廣西善後局議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刻本

清黃鳳詒撰。鳳詒字彥模，江西南昌人。以舉人官知縣，陳發廣西時常剿辦游勇之後，朝命以張鳴岐巡撫廣西，鳳詒本其所見，為局議十則，上書鳴岐，不得要領，乃刻為是編。其一為辦匪須分首從，其二為嚴禁賭博，其三為嚴禁私軍，其四為廣開工藝實習所，其五為設官與，其六為募問塾，其七為勸開農學研究會，其八為改官報為日報，其九為設濟良判婚所，其十為明訂書差丁役規費，未附罪言四則，曰身實缺之肥瘠，沈虛文之繁縟，知府之關係，不用刑訊之窒礙，以為局議之餘，是時競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維新抵掌而談者，皆時務新政，以獵取差缺，皆撫亦謀為優容，以遊頤鋼之機，故所謂新政，皆紙上陳言，或襲自東西洋，或憑空臆造，亦視其人才分，以定從違，蓋天下皆此輩，尚何政事吏治可言。嗚呼，傷財，速成於亡國，鳳詒亦揣摩之一人，其所舉十事，一舉其目，殊不倫類，即而思之，不過老生常談，文筆尤拙滯不足觀，所謂罪言者，殆其所撰，別為一書，今觀所舉四則，皆平準之言，亦未見其為罪也，是固可以現一時風氣之靡矣。惟記述沿途所見，市影荒涼，丁男罕覩，村聲闕寂，兒童不識數語，則其時剿匪之後，元氣傷殘若此，與當時奏報迥乎有異，其他述

廣西文治頹廢情形，皆實有其事，亦未嘗無一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變法經緯公例論二卷

民國二年刻本

清張鶴齡撰。鶴齡字小浦，江蘇陽湖人。光緒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改官湖南候補道，官至奉天提學使。是編編庚辛間，作於湖南。凡三十一篇，曰公例，曰實測，曰被裁，曰輕重，曰變力，曰驗信，曰信勇，曰法人，曰學豫，曰興學，曰進種，曰智存，曰忠教，曰官利，曰官利，曰貧危上下，曰儉教，曰強武，曰德教，曰名教，曰文教，曰開庭，曰形勢，曰什合，曰平力上中下，曰強權，曰救源，曰救世。蓋鶴齡好為深思，早歲究心經術詞章，晚讀西書，於理化博物哲學政理，皆能通知其意。尤嫉虛文萎靡之敝。

變法經緯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持論不允少涉矯激，意在求強求富，以為必去諸敝始能振作。歸重氏權，篇中反覆數數言之。然其論中國學術，性學宜取各經中微言大義，訓詁名物，門分類別，提要鉤玄，著為彙經通義。史學則取歷代大政大事，表其沿革，記其本末，著為歷代通史。性理之學，西儒名理專家，近蓋益遠，唐宋以來，儒家派別，利取精要，畧存門徑，周秦諸子，塗徑較繁，其於治理，各有所見，宜分別真偽，畧采雅志之例，析其派別，而引中發明，勒為一書，其餘專家專門，典夫藝術，不在求才取士之途，所論實為通達，主論尚文之敝，首受於倫紀，之敝，首受於君臣，而歸究於民權之說。

為唐虞之至治，君民共治，為三代之隆規，殆所謂激而不訖者也。鶴齡頗讀嚴復所譯之書，故屬詞命意，皆頗肖之，亦可謂一家之言矣。

變法經緯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江蘇省例八卷

光緒間刻

是編為江蘇省官刊之書錄載奉行通案及自定條教分藩臬兩門按年而記懸為章程用昭遵守始於同治六年止於光緒三十三年其間屢經修續別為四編書既成於京師則採輯之法彼此不同大抵前二編重在簡明易於尋查是以祇錄成案後二編於通令之外間附錄奏疏檄文呈稟等件雖篇幅增多稍掩舉要之旨然經過京委無帶別檢得以瞭然又較前為詳備特隨年錄文罕見別裁不無虛應故事之嫌其失唯均也至於陳存之件每非多寡不等則緣據吏為政之殊違時各異施

續修江蘇省志

卷

吏部政書類

之於事者自有差別故耳蘇省經洪楊之亂文獻煨燼百廢待舉此書肇始同治六年則為丁日昌撫蘇之時日昌受知曾國藩勇於任事於生聚諸政外頗注意風化頒行條教甚多如獎勵節孝禁止奢會等類持之既力復令教官偕同諸生分班下鄉宣講以化愚頑又以淫詞小說為姦盜之媒嚴加懲禁並委官專理其事雖所為未能盡協輿情究與世道人心補救不少也後及光緒中葉以後泰西法制之學習者已眾而疆吏於政刑各事亦仿效西法釐訂章程甚多於是所謂省例者乃稍具條理非如向時僅以一紙通令即飭入編者矣是書採錄四十

年間公牘於蘇省政情之遷變可以按跡以尋之蓋其初承兵燹之餘政主要輯湖後則富強說興又趨於改作然世習成風實行不力縱有一二能員支措其間終不免人存政舉之歎然則書中所存者徒成陳迹祇以應任之治譜視之而已

續修江蘇省志

卷

吏部政書類

文廟上下禮樂備考四卷 同治九年刻本

清吳祖昌等撰。祖昌字澄甫，廣西桂平人。道光丙子進士，補主事，歷遷外將官。至江西南昌府知府，是書為制坤一官江西巡撫時，命知府吳祖昌及知縣唐先霖黃壽英等所編輯。計卷一為祀典位次、釋奠禮節、禮制圖、附祭品定額並製造法。卷二為樂縣圖、禮器圖、卷三為樂器圖、舞器圖、卷四為樂聲譜、舞容圖。附朔望釋菜上香禮節及春秋祭四祠禮節。前有坤一序，述誌修書緣起，略謂兵燹頻仍，禮樂多缺，不足以副尊禮先師之至意，乃令重加修復，以垂久遠。書成，裝褙付諸梓，民祖昌亦跋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大中丞命檢校官書，博考參稽，纂集諸儀制圖譜，彙為一編。題曰文廟上下禮樂備考，頒發外郡縣，俾得有所仿照遵行。蓋學宮祀祭禮樂，載於會典通禮，成為定制，惟祇備大綱，未詳細目。非經註釋，定難如式。此書各篇，於禮制則依會典，儀節則取通禮，均將原文標錄於前，然後參以律呂正義、闕里文獻考、實官故事錄、聖門禮誌諸書，以補其所未備。條理分明，大體齊備。並遇有異文歧義，復取例案成規，為綴案語，源流清晰，有裨於掌固。惟於禮樂各器，錄載既詳，考釋亦細，而於趨踰拜舞之儀節，如道退次序、執事分配、舞生教習等項，不甚注目，取摘甚夥，則

是市器物而輕典禮，不免失之於偏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紀年類編一卷 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清蘇韋撰。韋字西佩，江蘇吳縣人。是書輯錄歷代紀元，分一字、二字、三字、四字、六字五類。其間二字類最多，則又依額分曆以區別之。為便於檢閱也。取材先稽正史，參之御批正史、位歷、宋、明、清、年通譜、宋人紀年考、卯文學紀元錄、楊孝宣歷代考、陳弘謀甲子紀元、陳景雲紀元要畧等書。旁及稗官野乘，罔不加以搜取。至於編排，首列清代諸帝，自天命至於乾隆，所以示崇欽。次即分類依額以記，均以上一字作準。各依時代為序，自正統、統以及僭竊，皆連類而書。其外方各國見之載籍者，亦附綴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又每元名之下，悉註帝諱人名事實。原有舛舛抵牾，則證以史傳，參核糾正。歸諸於實。倘遇僻典，不為恆見，並註明其所出。全書搜羅賅富，編製亦頗審慎。為以前各書所補闕遺不少。惟所舉一字類，如後一中各字，在當世不過為記事之便，加之區分，完與後世之選取字義，彰諸功令者，有間。若謂其為建號之漸，理尚近是。乃竟一例並列，近於好異。頗嫌未允。此外遺漏仍多。不勝枚舉。尚猶未臻於美備。然後來繼作者，每引用其書，以為佐助，可見為人所重，自有其價值在也。

湖南苗防七政考十五卷 卷首一卷 光緒九年刻本

清但湘良編。湘良字少村，湖北蒲圻人。以捐例為湖南候補道。是書哀輯有清一代辦理湖南苗防公牘，為考十五，分門為十。曰地理、曰建置、曰征服、上下、曰均屯、一二三四五、曰營汛、曰碉堡、曰弁勇、曰儲備、曰學校、曰魚靖。又於卷首，別撰紀事，始順治四年止。光緒六年，湘良權篆辰永沅靖兵備道。其間因兵設官，諸端依年舉要，以書俾為本書各考之參對。搜羅宏富，編製得體。為言湖南苗事者，頗詳備之著作也。著者以湖南苗疆，迭次被命倡亂，勦勞師旅，防緝長稱棘手。自嘉慶之初，傳羅以鳳凰廳同知，總理邊事，練勇設碉，築堡添汛，防禦至為周密。而經遠持久者，實恃均屯之法。計人投畝，取資於公私源地。及所籍沒之逆產，使餉田故出，兵與農合，不替飛馳，疆圉以固。雖任者守其成規，同時酌變，莫不收有實效。故以七政為制苗之善法。乃廣輯舊牘，類次成編，為後來者之借鏡。並以名其書焉。自稱得此防備覽鈔本，其書事載嘉慶間事。是即原書。博徵嘉慶以前，道光以後，凡有閭苗防七政，而為是篇所無者，則旁考稗據，增補之。是亦依據成書，從事補綴。雖屬因襲，非盡手創。而取裁之功，不可泯沒。惟所增補者，望滿仍多。最著者，如同治時，席寶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率湘軍平定苗亂事涉湖南而征服愈緒而考中並未述及特將本人署任勦平跳梁小醜於紀事征服篇內詳為披載跡近自表殊為歉累也

武郡保甲事宜摘要五卷 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清季有葉撰有葉字紹東江西萍鄉人由拔貢官至江蘇布政使是書為其官武昌知府時所編以保甲為吏治之本因由江夏倡辦次第及於全郡九州縣其法於江夏城內設立總局擇各鄉正紳夏建寅等十人總司其事而以候補縣丞黃新屏駐局幫辦縣凡三鄉為里者四十八為正者十三為洲者一各舉二紳或三紳統謂之里紳悉為總局遴選分司各里各七洲之事復各有保正以供奔走造冊以十戶為牌立牌長十牌為甲立甲長大族則更立族長皆統於里紳總局復統各里紳而督率之別制為條列五則大要與此相同而專重於選擇得人辦理有序毫無騷擾力杜壟蔽興利除弊之五端有葉此舉順為當時稱道蓋民氣已通下情得次第達於縣府而縣府亦得次第宣之於民遇有爭訟牌甲長鄰里之紳復得以排解其間而訟根痞徒烟館賭博得公同稟究有葉應禁惡俗十二條以示之桑麻水利之事皆由里紳實力舉行雖利未必驟興而已見其端倪且不費民間一錢與鋪張揚厲而實無一事能辦者相去有間矣有葉於全郡保甲告竣之後引辦公文為此編凡分稟札諭示附刊五類謂保在事員紳朝夕省覽有所遵

守無一毫自矜之語。不愧循吏。今即其書以觀之。不獨可見有
業治蹟。而條教之密。尚有可以垂為後則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鄂省丁漕水利合編十卷 光緒四年刻本

清潘蔚編。蔚字偉如。江蘇吳縣人。光緒五年。以湖北布政使。升
按巡撫。是書取王大經丁漕指掌。又俞鴻甫水利堤防紀要二
書。分而散之。以府領州縣。重加編排。成為十卷。計一武昌府屬。
二漢陽府屬。三黃州府屬。四安陸府屬。附荊門直隸州及屬縣。
五德安府屬。六荊州府屬。七襄陽府屬。八棗陽府屬。九宜昌府
屬。十施南府屬。自序畧稱。丁漕指掌一書。首倉穀。次錢糧。次南
漕坐支。及扣存庫項雜款。又次之。乃重為剴晰。特將府州縣衛。
各歸各冊。水利堤防紀要。編圖貼說。並查周詳。乃賦役所從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兩書相維。積久無弊。并為摘出國記。附後彙編。蓋王書就一省
賦課解支。標類分記。以總數為統計。不以地方為區別。鉤稽編
次。記其實況。公告於眾。弊害盡塞。於賦役全書之外。稱為簡明
善本。然欲考核一邑之確數。仍有翻檢之煩。不能展卷斯得。蔚
因收令交替。輾轉難清。深感未便。乃以地為綱。抽錄彙記。而別
成一書。舉一邑應徵稅課名色。及解支諸項款數。羅列清疏。觸
目即曉。具有原書刊後。變更增減之處。即加注本項之下。俾供
參考。卷末記全省各目總數。亦合綜核之意。王著梓行已久。頗
為時重。茲復以此書為輔。則考究鄂省丁漕者。得其分合之概。

為用益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咸豐鈔幣法六卷

學大書圖書館藏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每卷首葉，於有楊見心及後卷印，未知即所撰否。其行鈔一條，有云：明太祖以重賦困蘇民，至今銀米之額，甲於天下。此次行用寶鈔，蘇民能踴躍從事，俟天下通行後，准其裁減糧額，止與各省上田相等，俾延五百年積困，專就蘇人利利害而言，則其人當為蘇人也。其書排次，為造鈔、行鈔、官局、掛號、杜弊、與利、收鈔、廢鈔、鼓鑄、禁銀、庫藏、通商，計十二目。大約造鈔分七等：一千貫為大鈔，一百貫為中鈔，十貫為小鈔，五百文為少鈔，共造五萬六千萬貫之鈔，分六年造足。如有須用，踰二十年後再造。行鈔則各省各縣俱設官局，藩司總司其事。州縣則司兌換之事，鈔必有稽考之法，故為之掛號，有部有司。有府有縣，不憚繁複，務使鈔與鈔之兌，得其便利，更為之杜弊，嚴定偽鈔之律，犯者勿赦。惟少鈔得以換錢，故制錢與鈔並行，而銀則懸為厲禁。民間存銀聽便，其以銀易鈔者，則儲之官府，以備不時之需。至於通商，以貨易貨，在未能實行之先，亦准外商暫用番銀。內地商人，則禁使之。鈔既大行，然後減賦斂之過重者，罷捐納之虛文職者，凡大經大政之當興當革者，次第施行之。道光之季，鴉片輸入正盛，每年漏卮甚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識者皆隱憂之。若親源諸人，遂以行鈔為使。此細留心當世之事，思慮尚為週至。獨於廢銀以後，銀之效用未能指定，而與利之中，以養疾施醫諸事，混廁其間，殊為不倫。書名咸豐鈔幣法，不名之以礙，未免過借。於造鈔言及道光通寶，與書名亦頗不替。治後朱命名時，不及改正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甘肅茶務盛衰利弊一卷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清高饒家撰。饒家字東清，仕籍不詳。此其光緒末游甘肅時，上書所言事也。其述茶務，謂宋熙寧中，設茶馬司，是為官茶度隴之始。嘉慶初，撥榆引九百道歸甘。道光初，又撥西鳳漢三府茶引二百三十二道歸甘。每引正課三兩，逐漸加徵，幾至一倍。有奇。茶商曰東櫃、西櫃，所需之茶，湖南產為大宗，湖北次之，四川江西又次之。甘省葉陽石泉產，非所尚也。軍興以後，引稅無著。左文襄督甘，乃以票代引，定為八百三十六票，每引正課三兩，釐稅不得過二兩。每票加釐收七十二兩，添設兩櫃，盤截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茶。茶引驟增至四萬二千餘引，歷久滋滋弊端。饒家乃擬收回引地，招商認課，意見十條。整頓茶務詳細章程九條。其述盛衰，謂清初引地分明，咸豐時，商首牙帖之制不善，商欠至多。同治十二年，左文襄特定崇盛百斤，抽釐稅銀各八分，又設稅局於鹽店，成效著。光緒三十二年，改釐為稅，捐情事稍變。饒家因力主復行緝私之法，釐為意見九條，詳述各地產銷及稽徵之事。崇茶鹽二事為一編，即此書是也。饒家明習事勢，熟知甘肅人情土宜，亦頗讀書，知古今沿革，通曉故能言之有物，不同虛構。誠考甘肅茶鹽者，所宜參稽也。

學部奏咨輯要三卷 宣統三年排印本

是編為學部所印行。自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起。至宣統元年二月為初編。自宣統元年二月至二年四月為二編。自二年四月至三年七月為三編。蓋奏錄部中奏咨文電。依年為次。不分類別。不及已以前事者。以屬學務大臣。是時尚未立學部也。考學部之設。始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成立之始。不應不有奏報。乃不之及何耶。清季興學。育無主宰。惟以模倣日本章程。為切要之事。問以忠君愛國為倡。免人責難。蓋自表暴。故雖草制林立。諸議紛陳。而殊難窺其真旨。斯編所列。雖一時之制。未嘗不可參稽。而察其內蘊。無一實主張。則不必為之諱也。惟其中如會奏裁撤學政。設立直省提學使。如奏定學部官制。暨歸併國子監。改定額缺。如奏定各省學務官制。辦事權限。如會奏學禮兩部辦事界限。如附奏各省地方官補署舉劾。由藩學臬三司會詳諸奏。不但足以明制度遷變之由。而始末之難。計畫周密。在事諸人。苦心籌維。亦有足多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各國通商稅則條款十七卷 光緒間刻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卷末。有江西布政司理問馬長康核對。經歷楊震清刊刻。知為江西官刻之書也。所錄約章。為道光二十七年以後。光緒三十年以前。與各國簽定和約通商之件。計分十七目。一日本國條規章程稅則。二美國稅則條款。三英國條款稅則。四法蘭西通商稅則。五俄國陸路通商章程。六布爾通商稅則和約章程。七奧國條款稅則章程。八義國和約通商章程。九比國通商條約稅則。十丹國通商條款。十一荷蘭國通商和約章程。十二日斯巴尼亞國條款和約章程。十三瑞典挪威國條約。十四秘魯國條約章程。十五古巴華工條約。十六續定招工章程條約。十七清英會議條款。其編輯之法。均以國為綱。不以類分。恐在道光末年。至光緒初元。其間訂定之約章。自初定以及續增。全加載錄。於是每國歷次成約。聚之在一編。既見原委。復便檢尋。間據錄奏。附錄會等件。以助稽參。至諸國在華貿易之稅則。於進出口貨物。名稱稅數。盡為披載。惟官商所得之。以為依據。亦有裨於實用。抑即官刊此書之本旨也。惟排比第^次。往往前後錯置。錢索尺清。或並年月不書。莫審定於何時。均潦草失當。蓋未能細心鉤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京師各城守營防守紀事四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大約自嘉慶四年至道光二十五年。輯錄步軍統領關於巡捕五營之章制奏案。及所奉諭旨。各部署所奏。涉於京師地面諸事。亦一律入錄。而最詳者。步軍統領衙門經費。應支公費。幫銀。與所管抄投年羹。免住房房租一項。兩淮生息一項。朋扣一項。賞借庫兩淮利銀一項。五營利銀一項。石道兩旁房租一項。僧人可如入官房租一項。入官地畝一項。鋪面房一項。人參賞一項。西河生息一項。皆則例紀載等所未及。次則五營汛地。中營國明園。暢春園。樹村。靜宜園。樂善園等五汛。南營東西珠市口。東西河沿。花兒市。菜市口等六汛。北營德勝。安定。東直。朝陽等四汛。左營河陽。左安。廣渠。東便等四汛。右營阜成。西便。廣安。永定等四汛。應誌其汛地。週圍衙署官廳。所在。堆撥堆子。汛桶。馬戰守槍兵之數。外圍里數。官兵拔補章程。極為賅備。又次八旗官員。若左右翼之協尉。副尉。委協尉之數。八旗官廳。皇城內官廳。又次十六門官員數。城門額。門吏。門子。總門甲門軍之數。蓋清制有前鋒。統各營以守紫禁城。外有護軍統領各營。以守大內。各門有步軍統領各營。以守街市。及圓明園。斯皆巡捕營之任。其守各城門者。則沿明制指揮千百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而改。故步軍統領。有提督九門之責也。八旗都統。亦有劃地。與步軍相持。其大綱俱見於會典。及全書則例。而細則無聞。惟賴是編。得悉其底蘊。是亦京師之寶矣。惜編次無法。既非按年。復不分事類。或有細目。或竟無之。鈔撮尚備。足以採擇。不盡耳。

中營五汛志一卷 崇禎大學圖書館藏稿本

清徐際金撰。際金於嘉慶七年官中營。暢春園汛把總。以行事無微不至。傳於老弁耆兵之口。傳之日久。恐致游訛。故輯為此編。蓋清制以巡捕中營副將一員。領參將都司游擊各一。守備四。千總十。把總二十。經制外委三十。額設外委十五。看湖外委二。馬戰守兵三千名。專司巡捕之責。所謂五汛者。曰圓明園。曰暢春園。曰樹村。曰靜宜園。曰樂善園。此書詳記其疆域營制餉制。以及割荒烟火掃雪下夜東西陵園打街等章程。官兵陞補例。官廩堆撥。村庄坐落處所。惜所列之目。有圓明園暢春園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騎園靜明園靜宜園樂善園六處。點景名目。又附園廨宇他垣園外苑園園宅。地方名勝古迹。外附步營堆撥。駐防營房。皆有目無書。或已殘佚。或其書未完。均未可知。清代諸帝。自康熙以後。率以園居為常。警衛之制。素無專書。得此可備其闕。今衛署堆撥。空存其地。而官書所未記。私人記載。亦不之及。無人能言其舊日章制者。乃賴一把總筆之於書。得為掌園之資。斯固難能可貴者矣。

西安要畧一卷 崇禎大學圖書館藏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三十七目。曰城垣。曰衙署。自將軍至副都統。俄匠養育兵皆備。曰營制。佐領凡四十員。甲兵凡六千五百八十八名。曰將軍原委。自順治二年傳喀禪題名。迄咸豐元年舒倫保為止。凡六十五人。曰副都統原委。自乾隆四十九年明善題名。迄道光二十九年常春為止。凡十四人。右翼滿洲蒙古副都統。自乾隆四十九年永輝題名。迄道光二十六年復成為止。凡二十三人。曰協領。曰佐領。曰四品參領。曰防禦。曰驍騎校。曰筆帖式。皆無題名。而備著順治以來。章制典廢沿革。曰世職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員。曰委員。前鋒校驍騎校。曰領催。曰前鋒。曰馬甲。曰砲手。曰步兵。曰弓匠。曰箭匠。曰鐵匠。曰養育兵。曰馬匠。額數。曰買補額數。曰原設。並增添軍器數目。曰大校場。曰大藥房。彈藥數目。曰營箭操。曰演吹。海螺。曰出園。曰借庫項。曰生息銀兩。曰取租鋪面房。曰寬城地。基祖帳。曰菜園地。畝。曰墳地。曰演陣。皆自順治迄道光。歷數其變遷。事雖涉於瑣細。要足以為得其實為貴。西安當有清順康之際。本視為第一重鎮。故駐防規制。迥異於他處。清初之事。無微不著。尤可於期滿畧窺見之。誠言八旗制度者。所不可廢之書。書中所言。皆西安駐防。而僅題為要畧。嫌與地

志相混、不如徑題為駐防要畧之為名副其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駐防成都滿營則條一卷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稿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亦西安要畧之類也、首有小序、謂駐防成都滿營官兵、於康熙六十年自荆州撥駐起、至道光九年止、除現在遵照原設款項辦理、並未增減者、分別門類、逐條開載、其有增減者、俱於本款之下、聲叙註明、故其書於沿革變遷、敘述最詳、蓋自檔案鈎稽探討而成、雖未刊布、而實畧仿部署則例體裁、因以別例名之、凡分十類、曰官兵員名數目類、凡兵二千六百七十二名、曰俸餉口糧馬乾類、凡官兵中米六萬七千四百零二石、馬四千四百八十匹、豆四萬三百二十石、草二百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十一萬九千二百束、每歲支銀十八萬餘兩、曰軍裝旗纛類、曰操演類、曰職掌類、凡分印房水辦事件、左司水辦事件、右司水辦事件、恩賞庫水辦事件、曰地畝類、曰衙署營房類、曰戶口類、初駐防時五千餘口、現為一萬口、曰出征類、則自雍正二年至道光元年、歷次出征之軍功也、曰城池街道類、始末賧備、極便有覽、而掌固舊事不見於他書者、如成都將軍之設、始於乾隆四十一年、駐防文武生員本赴京應試、自嘉慶十八年始准於本省鄉試、皆可資考訂者也。

續增敗案新編三十二卷 嘉慶間刻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繼敗案新編而作。故冠以續增二字。核之凡例。語氣似仍為金世潮等所輯也。所錄敗案。起乾隆四十八年。止嘉慶四年。上與新編銜接。下迄高宗之崩。於是乾隆一朝刑政得失。可以見其全矣。其編輯一仍前書之例。按律依年排次。亦釐為三十二卷。計卷一至卷三為名例律。卷十四件。卷四至卷六為吏戶兵律。卷十三件。卷六至卷三十二為刑律。卷一百一十一件。共錄一百三十八案。惟無禮工兩律之案。標記清晰。甚便檢查。又間錄特旨於眉端。相互發揮。更稱詳備。特必欲

續增敗案新編
卷
史部政書類

甯同新編卷數。強加區分。致使篇幅多寡不均。上下牽連失斷。殊為可惜也。高宗自恃明察。關於奏題刑案。依議甚少。每降旨指駁。不盡循守常例。別據見解。定讞科罪。然案經題駁。即成新例。此書所錄。不過十餘間事。而紛更刑例。至百數十件。且以姦盜命案。居其大半。帝深恨人心日壞。風俗澆漓。故對凶淫之徒。輒加重處斷。所以示警惕。是欲為維持名教。安輯良善。不惜出之以嚴。雖為失刑。尚猶有說。至為內監乏人投充。竟廢除私自淨身處斬之條。已顯違祖制。又定例凶殺一家三命以上。後坐之子。無論大小。俱送開割。復毅然恢復肉刑矣。高宗為有清令

主。惜晚年倚任和珅。批政迭出。造成衰敗之基。此編正其時之刑書。改變紛紜。常案多為所滌也。

續增敗案新編

卷

史部政書類

增訂刑部說帖八卷附增訂通行條例二卷 光緒九年刻本

清國英等編輯國英字典鼎臣滿洲錄白旗人以生員入仕是書為光緒九年國英官廣西按察使時續輯編次一依律目計分名例及吏戶禮兵刑工七類自稱刑部說帖一書發明例意至為精當雖有採入刑案匯覽者而檢查不易亦並非全書備載其通行各章自成同以至光緒八年計歷三十餘載未刊成書因取舊藏鈔本按律例分類標目彙集成編凡四閱月而藏事蓋國英綜理一省刑政以各屬承辦命盜各案或勘驗不得其法或詳報引例未協錯誤既多駁覆稽時民命攸關亦忝成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彙乃纂梓此編以為訊鞠定讞之依據用意甚善也茲檢其書於刑部各司所具准駁說帖取予之間俱有斟酌大致以例本上格已將情罪全行載明者及不符現行條例者概屏弗錄他若止摘事由意義未詳或議論半允尚資比照等類又特加錄存用助旁通錄諸司說帖經部奏准通行即成現例司獄者必應熟知其始末也每案據要標題尋檢頗便惟僅誌經辦司名不記年月又是否入例亦不註明均難取為考證至於同治九年條例復經增修則已有通行之件當經纂入此書既名增訂自應錄記九年以後通行者方符其實乃上採及咸豐初年之文

可謂混淆失斷不知體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讀律一得歌四卷 光緒十三年刻本

清宗繼增撰。繼增字恆齋。河南壽山人。是書以大清律例條理紛繁。記誦匪易。而世傳韻歌。多未臻善。乃依舊式。別撰新詞。照律目次第而編之。計取名例律四十三條。吏律二十四條。戶律八十一條。禮律二十條。兵律五十條。刑律一百六十六條。工律十三條。共三百九十七條。皆逐條成歌。為七字句。又撰字義律。歌二十一條。及六教二條。歌列之於前。則為五言。每歌以律文長短為準。故成句亦多寡不等。前有黃彭年序。略稱陳臬郭中。設學律館。課僚屬讀律。各有成書。恆齋所為歌。既精簡便初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德惠付刊之。自序亦謂。於律十編其九。例則擇其常引用者而編之。雖未盡括無遺。固已稍得其梗概。是則此書之作。乃繼增候補鄂垣時。在館功課。意謂告官聽訟。必須諳律。是以門類必求其全。為教不厭其多也。案律條語句參差。上下闕舉。頗難分斷。茲編務存原文。假借虛字韻脚。敷演成詞。頗著經營之功。復慮義有未顯。於句旁附註小字。連串而讀。疑義可達。持歌之功。用為便記誦。倘須別求佐助。仍如散文。歌可不作矣。其書弊在膠柱太過。未能出以豁朗。使之朗然上口也。惟於律例詞旨。間多發揮。條文所括。雖述甚全。設非履饋已深。決難臻此。又取載

例註解。記於上格。裁取頗稱審慎。可供參證。是亦有用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惠陵工程備要六卷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



清廷昌撰、光昌滿洲族貴族、以四衛知府用候選同知工部主事、進樊外放、官至廣西潯州府知府、此其官工部時、奉派為惠陵工程審監督、事竣乃查舊案、輯為是編、曰全工事宜、曰堂諭章程、曰辦公次序、曰興修次序、曰奏派人員、曰全工規制、曰全局丈尺、曰院當丈尺、曰券座進深、曰券座層次、曰椿打根件、曰小大做法、曰各項工飯、曰土塘段落、曰青白石塘、曰豆渣石塘、曰神牌高寬、曰神牌漆飾、曰佛樓供奉、曰油飾次第、曰琉璃名色、曰瓦釘數目、曰金執數目、曰扁額尺寸、曰觸台尺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曰汎撥房間、曰黃冊奏帳、曰初次奏獎、曰二次請獎、曰奉移禮節、曰建奠禮節、曰奉安禮節、曰升祔禮節、曰工竣摺件、是役始光緒元年正月、告成於五年正月、歷時四年、費款五百八十餘萬、皆連歷朝故事、除官文書外、則無記載之書、猶賴是書以編、得稍悉儀式工程、頗有裨於掌固、惟清季陵工、保舉過濫、例派親王大臣督工、凡百職事、無不黃緣湊泊、固與其事、冀得保舉、此編所舉初次保舉、凡二百餘人、二次請獎亦如之、名器之濫、同於糾封量物、是昌備紀靡遺、殆亦有深慨於其間歟、

湘藩案牘鈔存四卷 宣統間排印本



不著編人名氏、所錄為湖南藩署公牘、由宣統二年七月、至三年五月、考之宣統政紀、其時任湘藩者為趙爾豐、又核之本書、案牘類內、有上諭趙爾豐著開缺未京、另候簡用之文、乃知此書各稿件、為爾豐任內經辦之事也、爾豐浙江歸安人、父景賢、同治元年、殉湖州之難、謚忠節、清廷及歲引見授職、由雲騎尉歷官京曹、外轉湖北分巡、巡撫、兵備道、官至湖南布政使、解任後、其僚屬鈔錄一年任中案牘、以之付印、即斯編也、凡分詳文、稟牘、書牘、移文、札文、批牘、示諭、電稿八類、其中以詳文、居四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三、蓋時方厲行新制、改革紛紜、而諮議局議案、亦多須轉請、政上呈之件、倍從於他類、藩司綜核度支、餘款、為一省民政之樞紐、事務殷繁、案牘尤盈、此書所存、尚知樞要、足資考查、如湘省奉行新政、尤勇加增、糜費甚鉅、及編造豫算、為增添收入、多方羅掘、舉辦各項雜捐、尚不敷一百五十餘萬、其費無不因陋就簡、徒有虛名、亦可知當時所謂新政者、為又單漢築路、士紳倡議自修、請以米捐監釐、撥歸助工、行之三年、未見成效、終乃收歸國有、關於其事始末公文、及收款數目、此書載之甚詳、有裨史實、雖其間雜有尋常公牘、無闕大局、剔除未淨、或不免夸張、

然存其大者。固不必計微者也。

新國易言二卷 宣統二年石印本

清劉次源撰。次源湖南永興人。以舉人官度支部郎中。新編乃其官甘肅財政正監督官所屬筆也。計十篇。曰原治、原才、原富、原強、憲法、官制、學制、法制、財政、兵政、民政、議院、籌邊、備海、外交、首姑為泛論。不能指實。間摭拾外人學說。多不出講義雜誌以外。其原治、意在斥平等自由之說。而以中國一律上納田稅。為真自由平等。立說可謂偏僻。原富謂其端在經濟政策。而如何施行措注。則又不言。既於民強中。主張徵兵之制。復別立兵政一篇。詞意重複。大約於憲法議會。則主速行。官制則言民政。可

以分之地。方。而國政則宜中央集權。學制無所發揮。惟言省費。可以多設小學而已。法制主行新律。亦以收回領事裁判權為言。似皆無真知灼見。亦不具施行條目。清季變法維新。時流多拾浮詞。以事干進。至今觀之。只覺笑噱。次源官政監督。不為不遇。而亦述此等詞。其與事理。了不相涉。真乃足怪詫耳。卷末附統籌治國大要。謹獻易言。以備採擇一摺。大意在改軍機處為內閣。以督促憲法政進行。舉日本為例。其言婉約。未為甚謬。時在宣統二年。翌年即改設內閣。雖未必即采次源之言。要亦為無見。惟摺尾有云。自感以時事。而感慨乎挽救之無術。是以求

之於三皇之書、微諸欽見行之法、而以此言十五篇、可謂自負、然不識次源所請三皇五帝之書、果為何書、以此而言著述、蓋不當以常理測者矣。

聖廟祀典圖考五卷 聖蹟圖二卷 道光六年刻本

清顧沅撰、沅字湘舟、江蘇長洲人、諸生、此書成於道光六年、卷一為聖像四配十二哲像、卷二為東廡先賢像、一位至三十六位、卷三為東廡先賢儒像、三十七位至六十四位、卷四為西廡先賢像、一位至三十六位、卷五為西廡先賢儒像、三十七位至六十四位、均先圖後考、歷代諸帝贊詞、則依次附誌、故以圖考命名、其崇聖祠、亦有關典制、別為考文、冠之於前、示崇本也、蓋聖廟從祀諸賢儒、自明嘉靖九年、頒定位次後、各朝進退不一、直至雍正二年、再加頒定、始復釐然有序、降及道光初年、其間

又應有增祀也、沅以文廟祀畧等書、所記止於康熙朝、則後增諸儒、爵里生卒從祀各端、必須廣摭、以廣佈傳、又以舊籍所載聖賢事蹟、不無歧誤、乃博涉羣書、為之補正、至於圖像、則始於漢之文翁石室、迄如南宋、亦有太學石刻、但祇錄孔門弟子、未及漢唐以後之儒、乃訪求畫像、為之摹繪、文為自撰、圖則倩孔繼先繪之、遂彙集而成是書、崇其書為孔孟二聖考、止記歷代封爵、尊號、祀禮、以著祀典昌隆原委、至一生出處、則詳之聖蹟圖、不復綴述、可謂得體、其七十二子、諸書中、間有異詞、勢須兩存者、則概拾並列、不為辨言、用避煩瑣之失、漢唐以後各賢儒

於撮叙事蹟外、並及為學大旨、獨取亦頗精著、惟所錄事文、多不註出處、既嫌疏略、又聖蹟圖、反稱古本、未能明言所得、不免致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重訂四川官運鹽業類編八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二十四年刊本



清夏青編、皆字竹軒、號菽孫、湖南桂陽人、同治甲子舉人、以軍功漸擢道員、官至陝西巡撫、案四川鹽務、自光緒三年、總督丁寶楨、定立新章、改為官運商銷、以唐炯為總辦、將丁丑戊寅兩綱公憤、類而刻之、名為官運鹽業類編、後木事有損益、公憤披紛、迭經續刻、漸異舊式、皆於二十四年、為鹽局總辦、嫌其各自為書、不使翻檢、乃重加彙輯、合為一編、其編排體裁、分類歸綱、一依唐著之舊、不事標異、計奏稿七卷、部咨十卷、局詳二十七卷、院札六卷、局札十四卷、局移回卷、院示四卷、局示五卷、章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三卷、列目與唐書相同、惟諭旨一類、別為卷首、不與諸牘並列、以示尊崇、斯為小異也、此書所錄、起自光緒三年、止於二十一年、凡十九年中之重要文牘、羅舉大備、於因革利弊各情況、不勞旁稽、可以逐類而得其顛末焉、自序稱、鹽業類編之刻、始於唐公、中凡五續、最後又續於王公季寅、每刻則編以類分、類以綱載、窮原竟委、招撫為難、欲使省覽、爰取舊刻彙訂之、並正編續編之名、亦可不存、可見以前正續諸書、體例互殊、編錄各異、皆分散重編、費事首尾、用力不可謂不勤、然各牘案由下、所記年月、有闕考稽、乃或記或否、不一其例、殆緣承襲舊刻、未嘗一

加徵考也、末附張華金水陸引道全圖說、及省撰官運驛歲費、
謂可與章程相發明、惟皆以違章被查辦、轉以官運違章之
數責公家獲利之害、自謂是未知破壞成害、流弊滋長、則輯書
之旨安在耶、蓋有所蔽遂致失言而不覺也、

明鄭經濟撰、經濟字仲才、號玉泉、浙江仁和人、嘉靖丙戌進士、
官至四川成都府知府、當嘉靖十一年、經濟以工部主事提舉
清江漕船廠、因帑書舊著漕船志、歷年已久、諸多變更、增修新
志、亦多罣漏、均不足遵依之用、乃為之綴補、而列成此書、分日
十三、各之為畧、計上卷曰禁約、曰艘治、曰額料、曰料考、曰查革、
曰人匠、曰軍餘、曰節慎、下卷曰補造、曰廠併、曰體統、曰漕恤、曰
事宜、每畧之首、俱撰小序、論列補增大旨、文頗簡賅、案著者標
例、重在現制、凡嘉靖以前、遠年事例、祇採錄其大概、以著成憲、

稱之曰舊志、自其前任張綱呂希周、以及本人任內一切措施、
為新增之件、均加披載、但於歷次公文、擇要剪裁、不全照錄、先
用大字、標舉綱領、然後夾註事實辦法、故能清晰豁目、使於觀
覽、又間遇可議者、則復為案語、討究利弊得失、斷以己意、以熟
於事例、出於大公、所言亦精切中肯、有裨船政、當經濟接事之
時、舊法漸頹、流弊孔滋、是以在任三年、加剔除、多立條款、補
救不少、可按而知也、至如補誌海船隻數、說明變遷、均有關掌
固、又請頒提舉司關防、以杜白頭冒押偽冒之弊、實一代特制、
足資異聞、惟此書既雖漕船志而作、乃命名為濟漕、殊嫌含混

未協又詳清江而畧衛河亦不免失之於偏然席著漕船志明
史藝文志及黃虞稷十通堂書目雖皆著錄而其書久已不傳
猶賴此書得畧窺梗概頗為可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度支部清理財政處檔案二卷 宣統二年排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蓋當時官書自光緒三十四年頒九年預備立
憲之詔名為預備立憲而其實屬行中央集權又借口理財為
庶政根本憲政籌備即以清理財政為初基屢見明諭皆以此
數語為執持所謂憲政編查館資政院會議政務處語其要
不過集權一端而以度支部為操縱之始至於清理財政考查各
省歲入歲出總數著運指核藩運監報關旗各庫存款實數各
為各省財政皆歸藩司綜核不過藉以裁併各局所而明訂藩
司由度支部考核以統財權於是度支部有清理財政處之設
各省通設清理財政局簡派正副監理官是編所記即自光緒
三十四年至宣統二年度支部關於清理財政一切計畫章程
奏摺及所奉上諭因御史趙炳麟有編訂預算之請故借預算
為名詳列款目以事鉤稽而表格尤備考有清一代督撫權重
總攬兵刑財政各省開支有報部與外銷之分皆以權宜假借
咸同軍興以後為尤甚自有洋務維新督撫用款過濫每借外
債設官錢局造幣權稅以資挹注多不可究詰戊戌以後則裁
奉命清理東南財賦一時稱為擾累其實不便於督撫任意開
支而已清末維新見外國中央政府權力之大因極力摹效之

而不悟外國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甚清故不實其杆格也是時官度支者為復國公費澤以刻者著名宣統繼極甚得攝政王倚任故益發舒意志操之過切所派各省監理官動輒督撫齟齬辛亥後雖各督撫賢者或先求去或抑鬱穿愁倉卒不能應變未嘗非中央集權財政掣肘有以致之使然則此一編也雖所載僅二年間行事而所閱者大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吏部政書類

電政紀要初編二卷 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

此書為郵傳部參議廳編製科所編蓋當時官書以配鐵路初編而行者也自光緒七年十月初十日中丹會訂收運合同起至光緒三十三年中德會訂山東路電交接辦法合同為止凡四十七件中外奏摺咨移函電章程凡二十件別之為附錄大要皆關於電報通信之件惟此商承辦天津電車電燈公司章程程為例外故不曰電報而曰電政也版心特標合同二字則以其皆關中外訂約其訂約之國曰中丹曰中英曰中丹英曰中法曰中俄曰中日曰中德曰中比此則為朝鮮為華洋三公司自設電報局而電政大臣及郵傳部所訂合同條約皆萃於斯惟編年為次第稍不便於檢尋是則編訂者所未及屬思或電政與鐵路之以地域區分者有別故此書^編訂不及鐵路初編之門目清晰亦因其所也其中光緒十一年六月中國電報局與朝鮮國政府所訂代辦朝鮮陸路電報合同八條距此書編成時早已廢而不用乃錄而存之殆取羴羊猶存之意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安徽體仁救生公局紀畧八卷 光緒二十二年排印本

清舒景衡撰、景衡字怡望、安徽懷寧人、貢生、官訓導、其書分志、圖、公時、產業、章程、重修收支、丁戊義舉、丁戊收支、與事職名、碑、記、而以二百一十一家塚祠碑記收支附焉、首有姚霽禮仁局事、畧題辭曰、古今之事異、宜、古者司徒教民任恤、而又督之以不、任不恤之刑、其率民為善法之備如此、若後世則又聽民自為、而吏不與其間之為善矣、吾郡風有體仁局、以濟困厄、恤死亡、不待於上之督迫、而為任恤之道也、其事則願詳畧、皆勸里自、擇能事而好善者任之、其出入多寡、更不與焉、此誠可久之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也、惜所集財力有限、為惠不能甚廣、得更有長者樂輸溢、乃、善、若夫任事者長存誠敬仁慈之心、努力勿懈、以復來之賢者、原以繼續於無窮焉、斯則余之所甚私望者矣、此文今不見惜、抱軒集、殆已沙汰不存矣、按體仁救生兩局之設甚早、各有事、略之輯、以昭信守、咸豐三年、因兵亂而兩局並廢、同治初、始復、設焉、然合兩局為一、官督民辦、每以安慶府知府為總辦、候補、官副之、而擇士紳任董事、體仁所以納募、而救生所以拯溺、其、經費則自有產業、若田地、房屋、藕棚、義山、無慮數十百處、歲時、租稅所入以供之、自檢簡見於月令、而先王養鰥寡廢疾、雖煦、

煦為仁、然不害其為仁政也、宋於京師州郡、每有滿澤、慈幼、給、孤之設、雖未必政本、固亦為政之一端也、故以此歸於政書、之類、亦以其經費動支、雖不出於國家錢糧、而公費所積、官府、亦有保管之責、況民辦而臨以官者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清楊慕時撰、慕時字鍾吉、湖南人、以行伍隸淮軍郭松林、後改隸直隸提督聶士成、積功至總兵、統領武毅左軍等營、次統領武衛前軍左路等營、庚子事變初起、慕時以四月二十五日奉調高碑店、堵遏拳匪、五月十一日、剛毅趙舒翹奉旨至涿州、查青義和拳、並各營情形、以為拳匪宜勸導、不宜勦辦、青慕時誘殺、勒令退駐涿水、復從士成守天津禦戰、士成戰死、慕時乃受代而去、事後輯其所為文告稟檄、自庚子四月二十九日起、至辛丑正月止、即此編是也、編中於士成之死、應述其戰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及海光寺死事之烈、蓋士成所部習洋操、為軍義和拳者所惡、於其死也、尚稱詔旨其辦理防剿種種失宜、復令馬玉崑改編其軍、慕時意在明主帥之冤、故言之不免激切、然實信史、其於裕祿、亦頗敘忠告、皆以所聞於張翼之言、請保全各國公使、為議和張本、可謂有識、書中附涿州知州來函、及剛毅劉文俱足為當時袒奉者作一史證、然是時剛毅但以查明是非、據實入告、請旨定奪、則剛毅回京後、朝局始全變、又即此而可知也、他書皆頗稱通、馬玉崑能識大體、惟慕時則責其嫉視聶部、且在天津受奉侮、當不為無據也、編首李庚序、稱剛毅曾電裕祿、飭

慕時至京、即予正法、且欲並斬士成、裕祿漫置之不理、都中軍務電總辦李雲慶知其事、言於當軸、切實裕祿、不得操切、慕時乃獲免於死、今觀電中所述當時事、詞意伉爽、後雖無前、不失本來面目、故亂後不獲起用、雖然、其事足以證史、則亦有其可傳者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三省礦防考二卷 隆慶間刻本

明劉幾撰。幾字子京，號羽泉，江蘇長洲人。嘉慶靖庚戌進士。此編乃其總督浙直江西軍務、巡防浙江時所為，分上下二卷。上卷列嘉靖四十五年二月至九月平定礦賊詔令、奏牘、凡督撫奏報科道條陳、本兵題奏、自賊之初擾、以迄蕩平論功、而敘以幾所陳善後五事：一曰明職掌、以便督責；二曰練精銳、以裨實用；三曰嚴保甲、以清盜源；四曰革冒濫、以重名器；五曰禁妄派、以蘇民困。下卷為三省礦防圖說，如浙之杭嘉湖金衢嚴溫處、南直之徽寧池太、江西之信、統九各府、為之圖說，總以各省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及三省礦山總圖。其為說則詳所屬州縣地理遠近、山川阨塞、礦山所在、歷來礦徒滋事作亂始末、亦畧載焉。蓋正嘉時、東南礦務頗興、而作姦犯科、聚眾倡亂者、亦往往有之。嘉靖之季、復有是役、乃常山開化、遂至玉山、德興、休寧、歙、婺源諸縣。山徑叢雜、礦賊踞伏其間、一遇剽捕、則奔突出沒、而為流賊。大約以開山竊山為之源泉、得旨追剿、復以事權不屬、始任裁以總督行事。貴時九月始克平定。然觀其奏報各路之賊、不及數千人、兵數與之相等、乃張皇七八月、論功行賞、其實當賊之初起、一縣令足以了之、以此知明代內地用兵、多半誇張、不盡符實事也。

故論幾之功與其歸功於剿捕、世寧重視其善後之圖、雖未必即足以盡絕其患、要可謂盡心民事者矣。明史無幾傳、故其事不詳。得此書可以考見其事。礦賊亦曰流賊。又曰山賊。皆見是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大清律例按語一百四卷 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錄載雍正至道光十四年歷次修訂律註
例條刑目按語計卷一至卷三十為雍正朝卷三十一至卷七
十二為乾隆朝卷七十三至卷八十九為嘉慶朝卷九十至卷
一百四為道光朝其排列次第均依律目各附條款細目間有
改刪增添者則標註之每條首錄原文次列改訂又次為現行
可以相互比照下為按語發揮其義理詞簡意賅為全書精華
之所聚黃恩彤序之畧稱是書所載乃覆奏檔案於立法之意
擇精語詳一經取裁如射有鹄但為官閣秘本外間無從購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偶有鈔錄闕為未備焉為潘德會舊有全書藏諸篋衍近因刻
海山仙館叢書乃以藏本併付剞劂考皇朝通典載雍正三年
頒行大清律集解三十卷律文四百三十六條律後附例八百
二十四條分為三項曰原例曰增例曰欽定例又乾隆五年頒
行大清律例附例千有百四十二條則原例增例各名目其五年
以後之例依元年奏准五年一次陸續增修附律例之後頒行
直省永著為例茲觀此書體裁同於雍正頒行之例知為法曹
官撰之稿存藏備查經潘氏得之攜行始廣傳於外也惟五年
增修一次自乾隆以來部臣歷屆遵行而斯編僅道光一朝尚

狹期註年分層羅列雍正朝可據通典等書考知其乾嘉兩朝
概闕畧不記究為何年所修因無明文不能確定殊可惜也然
有清一代律例初頗簡明繼流繁苛溯究其變遷之跡此書首
不失津逮之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中俄約章會要三卷 光緒四年同文館排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蓋總理衙門所輯也上卷為天津北京兩次條約合界務商務言之是為約總中卷為黑龍江恰克圖界約愛璦城條約及同治間所勘西北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各界約是為界務下卷為恰克圖市約及咸同間伊塔通商章程與同治間總理衙門所訂陸路章程是為商務有清一代外交訂約以凡布楚為發軔之始及愛璦之約失地數萬里數之江寧條約所損失者未必多讓故其始也以俄約為有利及其終也以俄約為最害貽謀不臧禍患不可勝言矣是編所錄惟伊犁界約是時尚未成立故未入錄編書之旨在以為在事者存查其實不列附件且譯文華文不并列未得謂為全約也例言中明言原雅克定約僅存鈔本同治間勘分東界西北界誌約亦未刊刻此數件關係兩國界址最為緊要恐日久散失一併印存以備考證其語可謂突兀條約重要文件豈無保管之員乃憲其最失公然形之筆墨然則已散失者當不少矣東國鈞者嘗謂如此而欲國家事不致敗壞豈可得歟

欽定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許竹簣先生出使函稿十四卷 排印本

清許景澄撰景澄字拱宸號竹簣浙江嘉興人同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吏部左侍郎庚子之秋與徐用儀袁昶同以請剿拳匪被法後蒙昭雪賜謚文肅著有奏議遺集景澄最先奉命出使日本未赴任自光緒十年至二十四年先後出使德俄義和比奧各國或兼使或專使最後始入直總理衙門未幾即罹禍故在海外之時多此編即輯其出使時上總理衙門各函件或附譯件若問答若游記若調查記若新聞紙所記之類景澄頗留心海軍曾著師船表進呈於各國兵工廠設備製造情形調查尤為明晰當光緒十八九年之際俄與我爭帕米爾邊界景澄奉使折衝其間力盡口舌筆墨之多故所輯帕米爾諸事敘述極詳為考邊事者所必資凡此皆按年附於函稿之次蓋曾以之呈堂也景澄早擢科名留心問學詞章經史皆有造詣乃舍之而談洋務可謂有志之士當時名與曾紀澤郭嵩焘相亞而遠居洪鈞之前號稱曉練外事當甲午戰後俄德法三國助我遠遼一時人情多恃三國為依皈獨景澄疏言俄懷自便之心德挾責報之意為肉食者所未夢見後果有膠州之事人服其先見庚子之難思而被戮三人中景澄均

欽定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謹雅飭人尤傷之故是書頗為一時稱道即其所言觀所行事信乎學有根柢者使於鑿鑿施之政事無往不宜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節述津浦鐵路北段辦事情形一卷

宣統元年排印本

清李德順、德順廣東人初袁世凱於光緒二十八年與德華滙豐兩銀行定立借款合同備建津鎮鐵路由天津以達鎮江後改為津浦則由天津以達浦口三十三年以呂海寰充督辦津浦鐵路大臣津浦因借款關係自黃河分為南北兩段李德順留學德國應保道員得海寰倚任委充總理津浦北段路務以營私舞弊為直隸省士紳聯名控告查實被職海寰亦以失查去任當時一大公案也是編即德順就直隸所控各節逐條剖辨然詞多支蔓情辭顯然不能自理控詞謂其營私設車站於土牆舊址地方而德順則謾稱亦知車站應與京奉路河北車站聯合特無款購地控詞謂其雇用洋員過多則謾稱全洋員外無人才堪用控詞謂其不應燒磚以代石子墊路則謾稱採購石子需費六百萬兩且無石可採控詞謂其道木不應購自日本則謾稱中國無枕木可購控詞謂其建路一里需銀三萬兩較京張路二昂至三倍則謾稱借款有贍酬回扣實得無幾不能不虛張其數其他多屬遁詞清季營私之風最熾鐵路尤為擅權之藪同款則靡費同人則冒濫觀此書所紀可以類推又清季凡借款築路者例得派督辦大臣以隆體制此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傳部既設、督辦每與部目杆格、郵傳部尚書陳璧先以冒濫被
參革職、未半年即有此案、必有主之者、錄此以見清季政事不
修、款忽而應出、豈無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越中從政錄七卷 道光四年刻本

清王鳳生撰、鳳生字竹興、號振軒、安徽婺源人、援例以通判試
用浙江、歷署平湖、蘭谿等縣、官至兩淮鹽運使、是書凡五
種、計平湖縣保甲事宜一卷、荒政備覽二卷、浙省倉庫清查節
要一卷、兩浙運庫^{清道}要一卷、學治體行錄二卷、嘉慶二十年鳳
生權家平湖奉諭舉辦保甲、所定條款、期垂久遠、頗稱周詳、得
體如優禮紳紳、鼓勵耆承、不令供差、別於地保、其無業情氓、命
名另戶、不同齊民、嚴加稽察、深得辦理保甲之意旨、為大吏所
賞、曾通令仿行、復因仍有未備、重事增訂、勒為一書、又道光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年、杭嘉湖三郡霪雨告災、鳳生被檄往勘、上發浙省災賑條議、
又荒政輯要二書、供眾參酌、乃以其中多有未協、難盡實施、即
本平素經歷、分條著論、附擬辦法、撰成荒政備覽兩卷、上卷分
勘災撫卹平糶三篇、下卷為辦賑時、調查勸捐各項條告、所言
頗切實適用、至浙省各州縣、虧欠庫款倉穀、自乾隆以來、已成
痼弊、嘉慶五年、曾經清查、至道光元年、復有清查之旨、鳳生奉
委綜理、至三年、始告藏事、而監運司庫、亦有挪冒、同被鉤稽、事
後將諭旨、奏牘、章則、條議等件、彙錄成帙、而案始末備俱、甚有
裨於史實、其學治體行錄、則仿佐治藥言等書而作、微諸親歷、

補其未備、用為居官之箴、大體隨文標題、共成四十五條、然間有補充前書之事、如驅逐流丐、保甲補遺等文、無關誡勸、則微嫌冗雜、未純、鳳生官漸近二十年、於政情民風、知之既審、故其在官措施、出言發令、皆中事理、證之所著各書、多可取為法則、不能以一人治譜忽視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勉齋偶存稿八卷續十四卷 道光元年刻本



清裕謙撰、裕謙原名裕泰、字衣谷、號亭山、蒙古銀黃旗人、嘉慶丁丑進士、散館、改禮部主事、權員外郎、道光六年、授湖北武昌府知府、補荊州府、九年、調武昌府、十四年、擢荊宜施道、陞江蘇按察使、十八年、遷江蘇布政使、兼署巡撫、官至兩江總督、二十一年、中英戰起、殉難鎮海、諡靖節、是書為其歷官鄂蘇兩省時之公牘、按年排錄、不分門類、率為下行飭遵之件、而呈稟不與、故以偶存名之、書分兩次梓行、初刻為道光六年至十二年、在湖北荊州武昌兩府任內之事、凡八卷、後以續稿漸多、復行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錫為道光十二年、至十九年、由湖北武昌府、遷官江蘇臬藩兩司任內之事、凡十四卷、總為二十二卷、觀其所錄、以條教為主、偶及批詞、亦闕誡誡、摘好發伏、頗稱細密、蓋其居官、頗以循吏自期、凡見諸措施者、意在優裕民生、於興利除弊諸端、為之既力、而為維持風教、於誦俗頌風、禁革尤嚴、吳其濬為之序、稱其準情理、援古訓、曲諷以憫其愚、明王章舉成猷、嚴法以儆其狡、本經史以提彰明律令、以莅事、詢為知言也、其在武昌、所擬州縣常務二十四條、於律已臨民、言之頗切、時弊足矯泄習之風、至於江南、俗尚奢靡、信鬼好徒、是從間肆害、乃來行訪查、嚴為

禁懲、並將其中隱微情形、合盤揭出、尤為考察風俗者、所必取資、不徒作政書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謹學編十卷附錄一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額勒精額撰、額勒精額字裕如、滿洲鑲紅旗人、咸豐己未進士、官至廣東按察使、是書為其光緒七年、由戶曹外補通州坐糧廳監督、至十一年擢陞長蘆鹽運使、其間歷官公牘私函、擇要錄存、分類為記、計一通州漕權記、二津河義學記、三天津築毀墳記、四平海盜記、五平反劫盜記、六籌辦墾荒記、七長蘆裁乾修記、八天津賑災記、九育嬰記、十臺灣濟餉記、每記之前、先撰總說、論叙經過情況、然後排次牘文、作為參證、為政書類中別具一格者、其他有關之件、無類可歸、則附綴於編末、自序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己未以進士掣籤分部、名曰學習、嗣督漕通州、分巡天津河間、都運長蘆、署直隸臬使、皆繁劇、職守攸繁、不無設施、治狀若何、庶幾證吾師分部時之學、非敢比於古者優而仕之學也、萊山朱啟運跋云、公昔授徒京師、所居清華齋、有集數卷、自治之術尤精、讀此書、乃知公之學也、蓋額勒精額沈潛理學、律躬甚嚴、一官出守、不變初衷、故以證學名其書、茲檢所錄、如興辦義學、籌辦墾荒等政、頗知注意教養、而必先安籌經費、使垂久遠、與是舉一時、徒成具文者、迥乎不同、至掩墓育嬰、不憚勞怨、慨解義囊、亦為惻隱之仁施、其主漕司艱、力却陋規、歸之公家、在

貧風昌熾之際、毅然持之以康、非饒宿養、決難終此、循名核實、信為不愧所學也、然間有迂論、不達時務、以海盜之起、由於輪船之興、喪其生機、遂對電報鐵路、喟然歎息、目為病民害國之列、可謂不知通變者矣、

復金公賡四卷 宣統二年刻本

清曹允源撰、允源字復金、江蘇吳縣人、光緒己丑進士、由兵部職方郎中、外授直隸宣化府知府、調知山東青州、湖北襄陽漢陽等府、是書為允源官兵曹、及歷官直隸鄂三省時、所為公牘、由其門人俞錫時等、更輯成書、按任排次、不分門類、俞序記其自宣化調青州、袁世凱督直、奏謂在任年餘、吏畏民懷、政聲卓著、實為邵守中傑出之才、在青州、東撫周馥、以循良荐、在漢陽、鄂督陳夔龍、以賢能荐、均得旨嘉獎、顧生平守正不阿、恥以非道進、故作邵十餘年、未嘗進一階、任官事無細鉅、必推其本末、公情皆手自屬草、業允源於辛丑外轉、值外難初解、變法圖強之後、故書中記載、以推行新政、佔十之六七、尤以創設學堂、居其大半、如中學、實業、師範等、次第開辦、寬籌經費、詳訂章程、實事求是、不尚粉飾、又勸諭紳民、節省會演戲之資、廣設鄉學、更符普及之旨、至於桑麻、水利、工藝、事關民生、力加提倡、於教養兩端、兼善並及、深得為政體要、蓋其居官、頗知淬勵、以赴功令、則見諸措施、斐然可見、所至有聲、宜其妻賢、存章矣、然允源歷綰大郡多年、又當新政繁興之際、草擬牘稿、定不止此、乃輯者著眼詞章、同於刻集、其政良規、被棄弗錄者、當不在少、是則持

見不無稍溢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 政書類

壽堂室條議存稿一卷 光緒二十七年排印本

清吳宗濂撰。宗濂字景周，江蘇嘉定人。京師同文館畢業生，充任駐法公使館參贊，駐英德法比留學生監督，代理駐奧公使，官至外務部左參議。是稿凡分四部，其一曰新政習言，作於辛丑，為廣考制、吏官制、增官俸、設巡捕、修街道、改獄政、改監獄、查戶口、開礦產、增徵稅、整團法、廣仿製、通商情、廣捐輸、修河工、改使章、仿德制練兵、收利權、結洋報、派親貴游學、派重臣出洋、破格用人、派總裁專任改革之事，共二十四條。其廣考制，欲以科學學堂合而為一，雖調停之言，亦自有其見地。收利權所言，為收回外人公堂、銀行、郵局三者，結洋報一條，力舉曾紀澤使法，深為法國贊助之力，改使章一條，則宗濂身在局中，自能悉其利害。大約宗濂能通西文，讀西書，熟於外人議論，故言之有物，不同虛擬。特只每事各開其端緒，而不及曲折敷陳，事之大小輕重，難無分。甚至增徵稅中，主張收印稅、稅拉牌而外，復議及經議稅、釐炮稅，可謂瑣瑣矣。其二曰匡時急策，則作乙未中日戰後，大約與新政習言雷同，而有裁冗重、購軍械諸事，最關係者，則結好俄德法一條，是時朝野皆作此想，而不知未二年，而膠州之事起矣。其三曰上龔星使條陳，則光緒十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 政書類

年龔煦璣奉命使英、宗濂為言出使事宜、多涉瑣屑、其四曰致
毛觀泰說帖、則辛丑四月、宗濂應江南製造局總辦毛慶蕃之
聘、任教廣方言館、與言學校應行事宜、宜更猥瑣不足存矣、

皇朝政典類纂五百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前有席裕福序、畧謂久思編集同志、輯為
政典一書、庚子之夏、華亭沈君師徐、自武林來滬、知其熟諳掌
故、書乃與之高訂體例、竇故羣籍、並徵江浙間魁儒碩士、窮畧
累月、銳意潤輯、時逾二年、遂以歲事、則知此書出於羣手、而沈
惟賢總其成也、凡為二十二門、曰田賦、曰戶役、曰水利、曰漕運、
曰錢幣、曰鹽法、曰征權、曰市易、曰鑛政、曰倉庫、曰國用、曰選舉、
曰學校、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兵、曰刑、曰家緯、曰方輿、曰郵政、曰
外交、每門均有子目、又各分類、意在提綱挈領、便於檢尋也、所

錄之文、以會典事例、皇朝三通、聖訓、諭旨、諸官書為主、旁及私
家著述、文集、政書、地志、傳記之屬、以為輔翼、計列引用書目八
百三十有二種、搜羅廣博、且多希見之書、抉摘精要、甄錄條貫、
排比成編、蔚為鉅製、使一代大政措施、原委備具、利弊得失、即
可由斯而推見、誠為研究清代政治者、所必參稽之書也、其編
輯之例、於官書正文、概用平寫、奏議公牘、則降一格、私家記述、
又降一格、均稍清楚、至各條之下、俱註明原書、亦便於考核、當
清之末造、變法圖強、士大夫抵掌談時務、務為文章、誇示經綸、
於是中西政治書籍、仰為取資之需、爭相羅致、書賈射利、廣為

編印以授時好此書亦即其一是以按諸內容龐雜無序難得要領不無隱露之機又為歸類之故不惜像加割裂尤嫌錯落失宜蓋解在廣取博收而倉卒成書未能悉心經營也然皆錄原文尚存其真固不失為有用之書矣

增訂改元考同一卷 嘉慶三年刻本

清田國榮撰國榮字數亭漢軍鑲黃旗人國初功臣二等順義侯田維之後襲封侯爵是書以吳肅公改元考同草創成書頗為簡畧張潮補之亦未詳詳密遂復搜之史籍補其遺漏彈其舛誤以正兩家之疏失排比而編自序云性喜讀史每於年號正偽相同之處輒手錄之積之盈篋復覽羅諸史反覆校讐增訂成書補二君所不足亦不敢掠美前人以沾淵博仍存舊名蓋其據吳張兩書為藍本本人新獲隨文附記故以增訂命名也此書編輯吳代同號分為三項一為吳書錄列者首舉字名

下列同用各朝之人特以大字書之次為張潮補訂又次為國榮補訂俱用小字細書於後二為張潮從事搜補為吳書所無者亦用大字標列國榮又多自補訂細書於其下三為國榮獨得吳張均漏遺者乃別列之國榮潛心史學留意掌固是以哀錄倍多考訂亦富於同元之輯益助發皇功固不可泯惟劃分以記殊覺翻檢雖云不掩人長究涉紛炫之嫌又踵襲前失任意羅列未能類字順韻整而一之以備觀覽亦失之於雜至體裁同體通編仍為不少不勝屈指然既增訂為名則體例小差無關繼作之事固不必以經營未善而訾之也

建元記二卷 道元年刻本

清趙紹祖撰。紹祖字琴士，安徽涇縣人。諸生，曾官滁州廣德州訓導。是書錄記自漢至明歷代元號，凡分五門：一、正統，二、霸元，三、僭元，四、偽元，五、外國元。自稱萬季野紀年彙考，書以甲子順及時月，而僭元偽元雖附載而不備，不揣固陋，因前人之舊，精心考索，以成是編。是則紹祖於萬斯同之書，有未洽懷，乃因仍其例，別為編訂，以建元命名，故斷自漢武也。茲觀其書，正統門先記朝代，次列帝人，次元號歷年，如帝名系出，得位崩殂等項，擇要舉出，註記於下，則一代繼承大事，藉可悉曉。尤注意於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元時月，詳為撰述，因有一年中數改元者，最易混淆故也。竊元取例如正統，而於列帝改元及一朝興滅，均註明正統之年月，相互參照，得以瞭知當時大勢，其僭偽兩元，記法同之，不過各以國名人名為記，直隸斯為小異者，至於外國則依正統朝代分記，不按一國總書也。所錄皆以正史為據，遇有疑義，歧說，援考之羣書，折衷訂正，以歸於是。大體簡當，足為讀史之助。惟紀年有號，始於漢武建元元年，更有明文，早成定論，乃言元號者，別出新義，或取史記推之文帝，或取汲冢周書史上推之於魏惠王，殊不一致。紹祖則據史記封禪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

宜以一二數字語，特降而下之，以為漢武之元，初亦祇一二數，至元狩六年，乃追改以前各元，元狩實為建元之始。紹祖史學名家，所舉自是足為實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證法備考六卷 乾隆間刻本

清楊應琚撰。應琚字佩之，號松門，漢軍正白旗人。雍正七年，由蔭生授戶部員外郎，出為山西河東道。應官至雲貴總督。乾隆三十三年，緣勦辦緬匪失利，奏報不實，革職擬斬，加恩賜令自盡。是書作於乾隆十一年，調官甘肅西寧道時，故自序稱承之。涇中、公事之暇，因取諸家證法，并經史諸集，有涉證法者，彙而輯之，手錄數年，乃成。顏曰備考，凡分三目：曰證法，曰證法總論，曰證法指實。應琚以證法始於周代，乃以周公證法為主，旁參諸家之書，以申廣之。惟謂劉熙、蘇洵兩家改補，引據經傳，殊有義理，採摭遂為獨多。然觀書中所錄，以蘇說居多，或據蘇著為藍本也。至其編輯，首舉周法，餘則次第排列，凡周法皆為註明。諸家有精義者，則為指出。他若字義明顯，無煩解釋，概以舊法稱之。本人所增益，則曰新補，附誌於末。通計所列證字，得四百一十有八。較蘇洵原書及鄭樵通志，已倍蓰之。搜羅可謂宏富矣。惟篇多求備，收取不免泛濫。至胡亥之證，既然雜陳，雖在求備，殊無關於勸懲矣。所輯總論指實二篇，出入經史百家，摘錄名言宏論，一以記議證之理解，一以記予證之事由，頗足與證法相發明。陳弘謀序之，頗加贊揚，謂自有證法以來，未有如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書之提要鉤元，擇精語詳者，核其書，實較勝於前，信為不誣也。

銅政便覽八卷

本會藏鈔本

不著撰人姓名其書凡六冊每冊末幅皆鈐有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官印知為雲南藩署幕僚所編書內錄記事文標舉年月至道光七年為止則書成之時當在道光間也清代鼓鑄錢幣乾隆中盡仰給日本南洋之銅統稱之曰洋銅後始專採滇銅開鑄遂較前為廣藩司綜經其事功令頗嚴責任甚專為要政之一項特頭緒繁蹟用款複雜非在事者不易洞曉其實況著者在職必久情形諳熟乃取歷年舊案成規擬要舉示門分類別成為此書於是滇省銅政得一覽而悉其端倪至足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肯也書分六門卷一為廠地卷二為京運卷三為陸運卷四為海運卷五為局鑄卷六為採買卷七為雜款每門之前俱撰序言據述始末變遷極為簡明所錄例案並記年月亦便稽考間有火清會典及戶部則例所未載者則皆為註出更足以補官書之闕至於銅政以開採居首要此書記載雲南管轄廠地共有三十八處子廠則各附之凡坐落經費程站產量解額斤價運費等類均詳為羅述至所產之銅若首歸京運若首歸採買亦分別註清又自開創以後課耗迭有變更即於經費正文下夾註以記之大體搜集詳備編製清晰為全書最著萃之處他如

各省局鑄亦一時之制度以皆採銅於滇頗有關連故於其創辦停裁詳記年月印鑄爐數應叙增減尤注意於錢質及息銀是又涉及幣制可為互參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海運詩編一卷 道光六年刻本

清陶澍撰首為海道簡明圖說及進呈原摺大約自吳淞至天津四千餘里間共分六段次為謝赴吳淞口致告海神登墩臺七律四章又次為平從益賀長齡梁章鉅慶善林則徐戴鴻慈恭常陶鴻伊宋漢麟慶沐榮李景曜程鍾齡湯攀龍王錫藩何士祁萬奎徐夢熊許乃大胡先達淡春臺王青蓮朱珩卓秉怡孫原湘董國華屠倬英慈鶴阮文藻錢守誥侯雲松王育胡華補鄧顯鶴唐杞陳世勝馮紹彭毛敬生何俊嚴恭素張翟淑芳趙宜梅江世檀楊文藻孫衍慶楊鏡清江楷黃德汲陶勳陸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書類

顧祖禹著嚴永益嚴成成嚴道曾嚴慶齡夏世堂諸人和作詩中附注紀事極詳蓋道光之初運河梗阻一時議論請改海運者紛起協辦大學士英和奏上其事有四難之說謝力贊之乃以上海沙船浙江各船三不像船一千有數十船分運百五十萬自二月起運月杪抵津無一漂失原議每船三分帶貨免稅七分裝糧給與腳價故人人樂從謝精綜核益漕省有更張弊去利生尤以海運為創舉方事之始人皆難之謝毅然堅持卒底於成後英法戰起雖以洪楊艱輸不遑實賴於此記其事者有海運全案及海運志畧二書此書意在存其海道圖

說以見始事之功詩特附益然詩中有事非同尋常歌詠為存其事故仍以之歸入政書至諸人之詩有世不經見者如毛嶽生之類是又輯遺詩者所當蒐討及之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浙西減漕紀畧一卷 同治八年刻本

清戴槃撰。槃字潤濟，江蘇丹徒人。道光癸卯舉人，以軍功保舉知縣。官浙江嚴州府知府。當同治初元，東南軍事漸有將熾，江蘇巡撫李鴻章乃上議請減江蘇田賦，以收拾人心。得旨減蘇松常鎮大五屬浮糧三十分之八。翌年巡撫左宗棠之兵次第平定浙江，乃設清賦局，檄槃總理其事。復蘇松減去抗嘉湖三府浮糧二十六萬六千七百餘石。槃以漕糧雖減，而海道運津貼歲計六十萬者未裁，民困猶是未舒，乃議請全裁，而以漕項輕齎漕費七十三萬兩抵補經費。竟得請施行。事後槃乃為此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并應記分減量減裁革浮收，改定耗餘，改完本色，裁革空糧。及海鹽田地完糧均為一則等事。附以抗嘉湖三府原完現減確數據事直書，不溢不漏。東南田賦之重，始於明初，後周忱募天積庫城，稍重於他處。至是所減，人民受惠實多。左季深識為政之機，固不可及。若槃身親其事，加以記述，使後世考東南田賦者有所參稽，其功亦實有不可沒者也。

禁吸鴉片烟附議一卷 光緒二十二年排印本

清蔣復曾撰。復曾字祇齋，江蘇宜興人。光緒之末，百度維新，以鴉片痼疾已深，胥主禁斷。顧洋藥進口，不能驟減，而鴉片官賣之議，復為外人力沮，乃從禁運禁種入手。商得外人同意，洋藥逐年遞減，土藥十年禁絕。吸者官限六月，民限十年禁絕。由政務處奏定章程，通行各省。設立禁烟總局，一時視為要政。復曾方留學日本帝國大學醫科，深知醫理，以為治標之法，當禁吸而不禁鴉片，惟以鴉片為藥物之用，聽醫師調劑之一，而嚴禁一而興醫學，則雖有鴉片而不為害。否則徒曰禁戒，而何必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則不知為能禁斷。特說雖畧偏於醫，而設詞頗辯。其書所論十一事，曰正名，曰抵牾，曰祛惑，曰製藥，曰原性，曰原病，曰興醫學，曰創藥局，曰善後，曰禁業，曰結論。大要在禁吸，不惟鴉片當禁，菸草亦當禁。其不禁者，唯當聽命於醫師。戒烟之藥，雖列中外各方，以取易購易服，力沮專賣及禁咖啡之議，以為專賣意在籌款，而非禁吸。舉臺灣官賣，吸者逐年增加，列表為證。至咖啡則為藥物所需，當禁吸而不當禁運。復時所為陳中丞請禁咖啡販販議於編未，立言頗得要領。惜當時未付之施行，以致鴉片之禍至今猶烈。然立言固貴因時，尤貴及遠。復曾以為咖啡不

必屬禁抑。豈知數十年後。嗚呼為害之烈。固十倍於鴉片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思恩府新編保甲事宜一卷 道光八年刻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清李彥章撰。彥章字蘭卿。福建侯官人。嘉慶辛未進士。官至山東巡撫。斯編乃其官思恩知府時所撰。以思恩瀕邊要郡。流官土官。相互錯雜。地鄰滇黔。黔洞。復為慶柳通途。內防。外慮。通保。保甲為最要。然不實之弊。有立。乃悉心體察。酌量變通。條舉官民易行之法。其所謂保甲簡易法者。一為立十家同牌之法。以省繁文。二為公舉保長。甲長。以專責成。三為初發牌冊。由各頭糧書。頒回散給。以杜差擾。四為三年更換牌冊。以免煩擾。五為鼓勵保長。甲長。以昭獎勵。六為革去門牌。漏規。以去積弊。七為城市分段。以便稽查。八為每村共置鐘棚。以資防守。皆得請於上官。通飭遵行。彥章之意。大要以為多一人經手。即多一人擾累。多一番往返。亦添一番開銷。故以乾隆二十二年所頒保甲章程。嘉慶十八年所頒保甲良規。為不宜遵者。遵郡。惟師朱子在崇安時所立保甲法。及王守仁十家牌法。而為保甲簡易法。力以繁簡為戒。自謂四邑中。多出一千四百二十一村。戶丁增至數倍。一年之中。全郡無以命盜報案者。夫為政在人。不徒恃法。德教之事。後世本難。彥章所舉之效。虛實有無。不可盡知。然使徒恃其法。則事恒不舉。可斷言也。理學之士。多自滿

假如是章者、在當時誠不止一二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秋審實錄比較條款二卷 光緒辛卯本

清謝誠鈞編、誠鈞字信齋、浙江會稽人、習刑名學、充直隸臬署刑幕、越二十餘載、臬署為一省刑名總匯、秋審案件、先由其擬議、轉詳於督撫、覆核於刑部堂司、會詢於六學士、九卿科道、與鉅法周、非常審慎、誠鈞久預其事、熟諳刑章、遂著此書、以為折獄者之資、助、蓋出入之間、人命攸關、不可掉以輕心、用意至善也、所記條款、七職官版圖門二十二條、人命門六十四條、姦搶竊門六十五條、雜項門三十三條、於實錄比較門十二條、附留養一條、總計一百九十七條、各條之後、附錄各省歷辦成案、或通錄原文、或撮取大要、以嘉道時之事為最多、亦錄刑法世輕世重、與時轉移、應以近例為則、故也、至條例所定、雖有各文、其屬於實例者、則加案語、謂可連辦、無須旁稽、他如介在可緩可實、有待申明者、即準情據法、為之解說、以著其變通之由、並附案為證、俾得由條款而參此案、復由此案而折衷條款、自免歧誤之失、編纂得體、持論亦頗精贍、是非宿手、不能錄此也、自序謂刑部酌定條款、舊止四十則、阮晉山秋謙總志、復增益若干、俱未得見、戴蘭江臬使、嘗出手錄秋謙條款、受而藏之、嗣又得秋錄此案、遂於條間、先將條款逐一訂正、複者刪之、缺者補之、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以己意附以改纂、續五、六、而後書、但其所附、亦定條款、然同
松、復、謝、得、之、猶、思、雖、如、斯、且、經、多、年、參、訂、始、成、完、本、以、國、家
功、令、待、私、人、而、梓、仰、之、亦、可、謂、異、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秋審比較條款附案五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本著編人名氏、是書沈家本序之、謂稿為其先人所鈔藏、後取
別本、加以釐訂、遂成斯編、是則家本所編輯、蓋繼謝誠鈞秋審
實錄比較條款附案而作也、清制特重秋審、刑部有秋審處、專
司其事、秋審本以分情實緩決二項、為死刑最後之推駁、然出
入之間、至微、非有條款、無從據依、故乾隆三十二年、頒行此對
條款四十則、四十九年、復續增各條、彙總頒行、阮葵生著秋審
老稿、復增四十九年以後條款、加入按語、惜其書未刊行、王有
字輯秋審指掌、將兩次條款、悉行載入、而刪去蔡生按語、謝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鈞得秋審條款、乃取該案附各條之後、以補條款所不及、光緒
中、始有刻本、家本以道光以後條款、與前又復不同、雖蜀中京
師、各有刻本、然尚有應加修併增刪者、應與新章定例、不致紛
歧、因先輯乾隆以後成案為一書、未及刊布、其稿毀於庚子之
難、後乃成為此書、自謂意在會通彙輯、剖析毫芒、事不厭於推
求、旨必歸於平恕、其書體例、大約一準謝書之舊、書中引用謝
氏之說為多、以後證前、為修併增刪張本、而條款及謝氏所附
成案、不得其年者、亦為註明、頗見實事求是之學、家本法律名
家、兼擅考證、故其所述、意不在糾正謝書、而語入精微、實為後

朱考秋審者。惟一可據之書。其序中屢稱叙雪同人。蓋秋審處堂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新增成案所見集三十一卷 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清世宗編世宗字世宗。浙江仁和人。據自序略稱。少時於課文之餘。兼覽律令。後為負米計。遂棄舉子業不事。而專心竭力於斯。又陳繩祖序。謂其為嶺南名客。參幕府者四十餘年。創記成案。理緒而分。比類而合。遂成是書。則知世宗久任粵東臬署。刑幕乃以經見部。收改正。援引比照。各新案。類次成編。以為司獄者參用之助。其初集起自乾隆元年。止於四十五年。嗣復有所得。為之增輯。俾相銜接。自四十六年至五十七年。分為二集三集。又為便於省覽。取三集都為一部。其初集中。有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現例不協者。即加刪除。遺漏者。則為之增補。間經重訂。故以新增名之。不徒綴續而已。其編排之法。一依大清律例門類。條分部系。頗為清晰。計為名例二卷。吏部二卷。戶部七卷。禮部二卷。兵部三卷。刑部十五卷。惟無工部。案有司決大獄。錄重囚。原情以擬罪。由府司院鞠審具奏。下之議部。報可。而案乃定。即成為例。道為引用。所以為法家所重視也。此書搜羅乾隆一朝。刑部奏定成案。六百餘條。可見法令紛更之跡。就中以刑案居半數。更可見作姦犯科者眾。舊法已不能防制。是則雖為刑書。而世運亦可以推為至。凡例謂照依律文。分四十二卷。按檢其書。但

自卷四各例起、至卷三十七刑部止、中間入缺卷十五、十八、二十一、實為三十一卷、言頗不符、或未得其案文、始作是詞、以為續增地步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明刑管見錄一卷 光緒十三年重刻本

清穆翰撰、穆翰字克昌、滿洲懷黃旗人、曾署熱河平泉等縣事、是書撰於道光二十五年、為謝事閒居之時、追憶平日理刑經歷、著為論說、以為司民牧者告、取明刑弼教之義、以名其書、曰管見者、蓋謙詞也、凡撰審案總論、慎刑、講求律例、相驗、勘驗、受傷路屍、無干命案、共毆命案、自戕命案、鄰封相驗、開檢、謀故、鬥毆、快辦、辨指、慎重釘封、告發、本大殺姦、姦殺本夫、子婦拒姦、審辦竊案、查訊盜案、勘訊半路搶劫、西界搶劫、緝凶捕盜、自理詞詞訟、查辦訟棍、勘辦水冲地畝、奉委覆查、鄰封委審、會審案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面稟案件、共二十九篇、隨事標題、尚稱實錄、茲觀所論、率為命盜之事、誠以此類案件、出入甚微、必須細心揣摩、方克協符、故於審訊、取指、勘驗、斷結、各端、細加推敲、曲盡事態、所述辦法、多能洞中其窺要、大旨以取得實情、使各甘伏、不尚刑求、教生誣罔為主、於防閑禁索、舉諸弊、顧慮尤為周密、而歸結事必彰、親力誠因循、皆足為居官者之良箴、至行文淺白、不尚掉弄、亦見懇摯之忱、雖示法係於頤角、地方官政務叢裡、精力有限、未必能依照而行、然而默志於心、臨事自多裨益、所以鵬梓之後、為人所重、風行一時、贊說部諸有、皆有傳刻、道光十三年、黃

彭年按察陝西、復為重刻、並取評語、參以己意、增刪為註、發揮餘義、更臻透澈、可謂相得而益彰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律法須知二卷 光緒十九年刻本

清呂芝田撰。芝田安徽旌德人。是書根據律例、推論治獄治贖之法。凡二卷。上卷論叙供四十則、論命案九十九則、附格式三、論竊盜賊七十八則、下卷論槍斃五則、論雜案一百五十二則、論參案十九則、附格式三、論作看八則、附格式一、論取案六則、附格式一、論批詞十一則、論作案二則、共為四百三十一則。前有呂德克序、略稱其兄索筆遊歷、幾三十年、到案戶迎恩後、深虞同術者、擇為未精、遂著律法須知、疑難難解、中詳摘要、靜覽重集、成案諸書、卷末貴州按察使松長跋、略謂芝田不詳其名、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深於刑律者、所著書多失傳。此冊同春甫太守、特以相贈、省上附益多、於別鈔本、因屬王令東恩刊行、稍稍整齊、非比櫛次、依類相從。又沈陽周跋謂、問諸東恩、呂游幕黔中、有聲、書省手錄、無節次。呂卒、其白松公、與轉得之、為類比刊行。知此書經東恩重加編次、始釐然有序也。芝田深嫻律法、故出言精審、切中事理。如論命案、於檢驗取供諸端、推入細微、所擬罪名、亦極周密。於姦通更淫、言其曲折、俾勿墜計。又論盜賊、於強竊之間、分析甚清。誠草率率混、至緝捕勘驗、設慮更為深到、以防貽欺。凡此之類、俱本之身歷親見、非同懸揣。此外叙供作看批詞等、

雖事滿治文、有闕定案、亦不可不知其法、乃歷數其得失利弊、著之於篇、統觀全書、推敲糾斷、皆既極詳盡、又通行罰章、解釋亦顯明、均足為居官鞠獄之助、特開闢入契稅避諱等事、無關律法、或著者隨手錄記、重編時、以為案牘所繫、不忍割愛、姑循而未刪、皆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大部政書類

軺車雜錄二卷 嘉慶

清朱軾撰、軾自周易集註較纂、四庫總目已著錄、此書乃其官左都御史奉使賑濟山西時所作也、所錄為奏疏、咨文、行文、告示、祭文、蓋康熙六十年六月、山陝大飢、命軾及光祿寺卿盧詢、曾內帑百萬往賑、軾在事三月、請禁過難、請查積穀、請捐輸、請開常平倉事例、尤以興水利、行社倉、為根本之圖、翌年、即奉命前往山西、專辦此二事、軾以丁憂奪情、屢請回籍守制、不允、復援墨經從戎之義、請在軍前效力、乃命之以賑濟之事、軾始奉詔、然以奪情受士林清議、然觀其所施行者、實政實惠、誠非空疏理學所能幾其萬一也、軾為學力宗朱子、論學不免少偏、而從政則以經濟自命、上又橫詩禮堂雅集、稱其一生相業、全在進賢、口不臧否人物、然於一時君子小人、無不洞見其肺腑、亦不見其謬詢采訪也、蓋本有真經濟而不察人情物理者也、今觀軾此書、當益信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潤經堂自治官書三卷 道光九年刻本

清李孝章撰。孝章有恩恩府新編保甲事宜、已著錄。此書乃其官恩恩慶遠知府時所作也。自謂判事批牘聽訟受詞、不願有宿留難案者、至作為文檄條教、則亦直抒其心所欲達、故必手自屬筆、不欲假手他人。因仿張陽菴先生自刊學實政錄、及陳文恭培遠堂存稿之例、刻此一編。曰潤經者、本之漢書經術潤吏事之意。曰自治者、示不做手於人也。孝章頗習理學、為政首崇教養。斯編所列、如建陽西塾、西書院、如建義學、如土民入學、而興治水利、於武緣賓州、上林、遷江四州縣、開新塘二百五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

四口、清二十六處、州三十五處、縣九處、田十處、溪二處、水濱四百三十一處。其勸農勸學、不啻再三言之。蓋古循良之選也。然則即史有察吏之責、所屬州縣、果無黜陟者乎。恩恩頗遠、屬十二上司、豈盡皆向化、無一梗命者乎。水旱盜賊、豈皆無之、而是編一字不載。何也。特至道光、理學盛行、居官者多以望空為高、粉飾為治、吏人因緣為奸、盜賊蜂起。後來中胡皆痛論紅羊之禍、由於長吏姑息、上下恬嬉。斯風在西、廣尤甚。則孝章之治、大約亦可知矣。

政學錄初編八卷 道光二年刻本

清陸言撰。言字有章、號心蘭、又抱心園。浙江錢塘人。嘉慶己未進士。授編修。官至河南布政使。此編輯范文程、永謨、郝浴、魏象樞、徐奇達、朱用純、張履祥、徐元文、湯斌、李之芳、于成龍、陸隴其、趙申喬、陳嘉謨、楊名時、蔡世遠、朱澤澐十七人政績、及論政之言、蒐討國史、方志、文集、以成此書。蓋朱方增從政觀法錄之類也。前有姚椿所為序、謂言此書未久、論定而遽卒。門人郭為鵠收其殘稿、訂而刊之。然則未成之書也。椿又謂言此書託始彭氏紹升、諸名公事狀、及儒行、良吏二述、後有續其書者。當如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

幼武之于朱文公、更廣其例。椿意殆指名臣言行錄而言。此則甚誤。名臣言行錄、重在輯錄開通事、足補國史。與言之意在學政者迥殊。且徐奇達、張履祥、皆一老儒。安得謂之為名臣乎。咸同間、元和王炳燮、竟取言書而小變之、更名國朝名臣言行錄。實因椿之言而作。然謫失言著書之本旨矣。

撫吳公贈五十卷 光緒三年鉛印本

清丁日昌撰、日昌字雨生、廣東豐順人、廩貢生、以舉功、官至會辦南洋海防事宜、此書乃其同治六年至九年、為江蘇巡撫時所治公牘也、日昌有文才、精力絕人、頗留心民隱、其撫吳政績之著者、為清白節河、改築蘇常石路、尤能為民興利除弊、詞訟月報、及錢糧斗則、皆經他省做行、於公文書、多出手擬、或他人擬稿、亦必再三改訂、此編之外、尚有藩吳公牘、而奏議尚別有存稿、誠可謂勤於簿書者矣、今觀此書、凡通飭札文、告示、咨移、咸具、而批牘尤夥、其詞初若煩碎、而審詳切、推見隱微、而出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必本於忠厚、每篇精警、實皆有沈文肅公採南園識、蓋日昌嘗出以就正文肅也、書首有文肅序、稱其大自熙養立教、安主內攘外諸政、小至於崔角氣身之細故、射魚、犬馬之常經、無不心畫指算、條舉縷晰、又稱其以剛健篤實之德、兼察通見遠之才、而又權之以人情、參之以時變、惟板可謂備至、然日昌在位、頗遭彈射、翁文恭公同龢、有豪傑大姓、及吏之不奉職者、不使其所為、日昌於書、以今觀之、日昌在當時、號為通曉洋務、又嘗任上海關道、經理之地、而由知縣至開府、不過五六年、此其所以致謗之故歟、同龢嘗得其批牘、類為一冊、題曰丁公書政錄、如

以公論言之、同龢誠非何私所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萬國近政考卷十六卷 光緒二十六年排印本

清郭汝樸、攷字翰飛、江蘇金壇人、諸生、是書採記近世各國政教著其概況、故名曰考畧、計為天文考、地輿考、沿革考、風俗考、軍政考、教誨考、和約考、博覽會考、疆域、民數考、刑禮考、電報、電局考、凡一十有一、附以列強編年紀畧、書成於光緒十六年、事即止於其年、前有詳編歲序、謂庚寅冬、奉命出洋、通經滬濱、攷以書未相實證、以其考據確切、有裨當世、囑令梓行、彼為寒士、無力舉辦、至二十一年、官紳集資助之、始得付印、蓋時當甲午、重創之後、上既有翻然改計之圖、下而士大夫不侈口言洋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以贊新猷、凡紀外國之書、有助談資、為眾所喜、此書得行於世、未始非時會使然也、自今觀之、其所考記者、脫畧尚多、擇誤不免、特選在數十年前、風氣尚未大開之時、能有此確實精審之著作、以破浮誇誣妄之舊說、亦難得而可貴者也、如彼時國人、方以末技薄西學、則為天文考、以釋之、又方以國大莫列強、則為地輿考、以矯之、至舉述風俗禮制、用杜鄙夷之心、詳記兵力器械編制、俾生警惕之念、若此之屬、皆足以鐵鉉時弊、不徒增長見聞而已、所編年紀畧、以中國朝代為綱、綴西元於下、其西歷則據舊約所載、始於西元前四千九百六十二年、依次記

錄大事、尚能摘要、全書悉從西籍通譯而出、大體微實、迥異乎耳食捕風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鄭確卷通稿八卷

孫氏家藏本

明鄭興倫撰與僑字老人號荷澤又號茂己老人山東濟寧人崇禎甲子舉人入史可法幕為揚州府推官奉檄催餉因得免於難康熙中始卒門人誦曰貞白先生是編曰客途紀異曰積餘偶記曰卧牀偶記曰史替偶記曰子書偶記曰雜詩偶記紀異記甲乙以後事多神異聞餘則記其年所歷及所為雜文蓋留以示子孫者史替子書附記信手抄錄俱未足以言著述為詩亦名之曰偶記實無往例可援諸記皆有自序及跋惟不著年號積餘偶記有自題云八十餘年此盡頭家思緒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雜文類

幾曾休一壺飄蕩歸何處直上清虛訪陸游蓋念念不忘王師北定中原之意可以觀其志矣據自撰墓誌生於萬曆己亥卒年不可考以其年八十餘推之大約在康熙二十年左右書本洩於一時此稿湮沒殆三百年未見著錄亦無人稱道及之可謂秘笈矣

文獻通考正續合集十二卷

康熙間刻本

清邱星榮大韓吳農祥宋維祺等同編星字友月浙江仁和人其字號如農祥字慶伯維祺字眉祝皆浙江錢塘人是書取宋陶淵明文獻通考以明王圻續文獻通考為之刪削合成一編故以正續合纂名之其書於通考僅去四裔餘則仍留原目不過學校職官經籍諸考之細目畧加裁省耳至於諸考則將所增節長書院氏族六書法道統方外各考或別為附錄或全行遺捨使目次得與前書相同如以謚法附王禮六書附姓籍氏族附封建內近於理惟以道統附帝系仍蹈曲儒誇大陋習殊無取焉實書標旨謂在存要去繁茲觀所錄大體尚克符協惟據事文較少議論獨多究未免失之於空泛葉大韓序言諸家論斷明快者備其全文又更者汰其累語經營良苦是則以選文未技施諸政書徒費文章不顧史事所以脫略不備而有偏重之弊也然吳農祥學問淵博胸襟一時其參預斯著自具理解不盡雷同評論兩書得失頗中窳要於王尤多收詞略謂弘洲之學既不遠青輿而明事瑣細又不下宋時登載之微數陳之精亦不能從胸臆以上下之書院氏族六書謚法補之可也不宜立門節長通統方外則有疑焉農祥致疑道統似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謂然而此書之終復採入者諒非其意乃別為解說以自表見
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奏議類

文獻通考紀要二卷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為光緒壬寅年山東濟南大學堂所得之本時在新政初興之際學者方講求經世之務故梓而廣之供眾瀏覽大意以馬端臨文獻通考錄載歷代政典其稍賅洽特卷帙繁重不易卒得其綱領乃採摭要文製為題目編成七言絕句以便記誦俱按原書次第分門排次計田賦考二十八首錢幣考十二首戶口考十四首職役考十首征權考三十二首市糴考十六首土貢考六首國用考二十首選舉考三十四首學校考二十首職官考二十六首社考十首宗廟考十首王禮考十六首樂考二十首兵考十六首刑考十首經籍考四十四首中書考十四首封建考十二首象緯考八首物異考六首輿地考十六首共四百首而無四裔考又以所作之詩大綱雖舉事實不具選取書中舊文編為註釋分誌於本事之次書以實因為本故於田賦征權國用選舉學校職官等門張記特多而經籍關係學校蓋不厭其詳均照原目編列他則以為無關經濟者有書可據祇記其大凡概從畧者索取之間頗有斟酌至於詩詞通暢樸茂朗然可誦附註亦簡明得體均見經營鑄鑄之功勝於漫錄者多矣惟兵刑兩端為經國之要政乃蔽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文部政書類

大清法規大全一百六十一卷附核訂現行刑律 宣統二年石印本

不著編人名氏。前標政學社印行。知為當時書賈所購也。是書

錄載光緒二十七年壬寅純元年實行變法時各項諭旨奏議

章程條約計分十一部曰憲政七卷曰法律十三卷曰實業十

五卷、曰史改二十五卷、曰民改十五卷、曰財改十四卷、曰教有

三十一卷曰禮制九卷曰軍政十二卷曰交通五卷曰外交十

五卷每部皆前錄上誦別之為卷首復各分子目以著類別大

錢各目以卷為區劃俾便檢尋然事有多寡自不強同既以卷

為分。所以篇幅不等。失其平衡。間有為一卷所不能容者。別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上中下以記。而卷數竟不順次。難改。可謂參差無序也。其書列門的。仿會典之例。畧加變更。因時方以預備立憲。為百政之先。故列憲政於首。凡奏定資政院。諮議局。地方自治各種章程。廣為搜輯。其籌備立憲書牘。亦詳為彙鈔。至改良司法。振興教育。為立憲之前趨。即於其次列法律。備錄已行各新法。並附以法典草案。又核訂現行刑律。又於教育門。錄記大中小學堂規章。與出身獎勵辦法。卷帙最為繁重。外交以辛丑和約居首。其餘採錄亦頗全備。彙此書於清季八九年中。歷次舉行之新政。分類鈔存。鉅細不遺。最稱完備之書。雖雜出眾手。編纂未能盡暢。

要為一時典制之總匯、當庚子變後、創鉅痛深、野萍勵銳、意雖新、所頒詔諭、及臣工章疏、無不淋漓動聽、即釐訂各項規則、亦莫不力求美善、無如親貴當權、沉湎滋甚、以底於亡、則此煌煌令典、徒成掌故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皇朝賜姓考十二卷 本會藏稿本

清純凱元撰。凱元浙江湖州人。是書錄記清代歷朝賜姓始末。天命止於光緒十八年。大致以國初獎勵有功。屬以美稱。不盡已國魯之說。已國魯謂言為勇。多用於武臣。至康熙乾隆之際。遂不分文武。皆可賞給。而乾隆用兵四方。激勵鼓舞。頻頒異典。於是得賜者益眾。後有頭等清字。二等漢字之分。此書仿誥法考之例。將遺書各頁。彙輯成編。以昭一代之典制。用意甚善。至於編次。凡天命天聰崇德順治康熙雍正間。榮膺賜姓之王公貝子。及滿漢文武官員。令之為前編。自乾隆以後。以至光緒。均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文武而記。更以滿漢賜字。別為上下。即為上下兩編。共成三編。凱元謂賜姓異於誥法。誥法追溯生平。得以字義為區別。賜姓嘉勉勇敢。只以號之保給為先後。易名之典。出自特恩。賜姓之榮。或由擬請。尤為不同者。是以錄列省依奏案。不以人為分也。案大清會典。已國魯無考條。從來記之者亦甚鮮。乃凱元不避艱難。廣為搜集。草創成書。雖其中脫畧錯誤。有待補正。然其調本應改移。然規模已具。足為先路也。書於考訂已國魯字義。根據史志。詳加剖析。如何者為人名通稱。何者為本號。何者為授姓。俱非賜姓之類。歷歷數之。尤饒學識。又謂軍機處有滿漢

名號字樣檔本與內閣滿漢票答本同為禁中之書外間不得
窺見凡各路統兵大臣奏請者即查檔呈進降諭由內閣發抄
歸入吏兵二部註冊辦理凱元之祖文信曾值軍機故于此事
知之甚密參訂成書實足以備一代掌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欽定政治要義 光緒三十三年石印本

此書為光緒三十二年九月禮部尚書戴鴻慈兩江總督端
方進呈御覽之書當光緒三十一年戴鴻慈端方尚其事
李盛鐸五大臣被命出洋考察政治越年旋歸述戴鴻慈端方
合撰此書上呈奏疏云此次赴歐美各國考察政治為期數促
歷國甚多深恐傳覽周諮不免挂一漏萬是以放洋之後即注
意於采譯書籍惟各國分譯不能貫串成編因就各國政體會
萃編為一書酌添委員司纂輯去其繁雜擷其精華恭錄成
冊先行進呈是其書成於僚屬載端不過主持恭訂而已凡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十八章為皇室典章之發明國家憲法之制定官中與政府之
區分君主之至高顧問府政府即責任內閣之編制國會之設
立會計監督及豫算之制法律命令立憲政體之行政原則行
政司法之分割及司法制度海陸軍之制度中央行政各部之
編制中央行政各部與地方行政官署之關係地方會議地方
自治制度民之權利義務非常警察及戒嚴之制度又各章
皆分節目而以設立立憲君主政治之總因標記於前首蓋其
時已宣示預備立憲故特為之著明也其書摘取泰西成法數
鉅為編尚稱詳明可資借鏡當時主政者以立憲名權須受限

制不能如往昔獨專故遲迴拖延不肯實行故此書於皇室各
章特詳加論列以破其疑惟書經進呈祇官制各議猶見採納
其他皆未之高閣徒成空言矣鴻慈字少懷廣東南海人光緒
丙子進士官至法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諡文誠端方字午橋涇
洲正白旗人由蔭生舉人入資為員外郎官至直隸總督殉
難四川爭路之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練勇習言五卷 咸豐七年刻本

清王念樸字璞山湖南湘鄉人以諸生從軍初隸賸東軍
中湖南援桂援贛積功至道員咸豐七年九月積勞卒於永豐
軍次優恤予諡壯武事具國史忠義傳此書自序謂咸豐三年
練勇長沙集平日所以教者為書得營制職司統令賞罰練法
五篇而止其技擊陣法述古三篇後欲更作練陣練技二篇以
為徒多無益乃已按王閻運湘軍志營制篇有曰曾國藩既請
練軍長沙奮然以召募自行伍盡發官兵使寓生領農民各自
成營按考規制今古章式無可放效獨底維先書統為切實用
多因所有變通行之未幾湘軍大效而王珍羅澤南胡林翼各
撰其軍營制為書珍自序甚於胡所作謂不可使賊得然所言
世俗之所知也閻運所舉不及茲此書亦未及盡事殆查別錄
湖南無標練之功故耶今觀此書所列營制以十二人為一隊
八十五名為一哨五百八名為一營每營四哨每哨六隊與湘
軍志所有十八為隊八隊為哨四哨為營之制不合殆湘中自
為風氣不盡畫一而查與曾左諸軍不相連繫又即此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雲南舉辦團保全案彙纂一卷 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蓋國防總局所彙而刊之者也考團練之倡辦始於戊戌之秋由侍郎張蔭桓編修葉大遘獻議大約欲仿西法以練民兵即以團練為民兵之始於是明諭頒行各省限三個月內舉辦迨是秋政變後所有新政一概停止惟練兵辦團保甲積穀清訟興學以及農工商事務仍行認真舉辦而尤重視團練今按季奏報蓋柄政者之意以為富強之道不必求之於變法即在此團練積穀數端之中於是雲南有國防總局之設推在籍編修陳榮昌為總辦總辦之下有團紳有教習而分之各鄉則有團總團長團正之屬經費器械一皆資之於官翌年庚子難作昆明亦大毀教堂即由榮昌檄四鄉團丁為之事後恐致交涉乃撤局以泯其跡茲編所錄為上諭奏案稟牘練團說辦團官紳一體不給薪水說團練章程教習武藝章程會團標程其條款多出榮昌之手榮昌素諳理學故諄諄以明倫紀為教訓又有安民教之說則初意本不仇教迨庚子變作奉密諭毀教堂乃由榮昌決裂以出之而不惜也

雲南辦理團保全案彙纂

卷

吏部政書類

大清律例彙纂便覽四十卷附增補則例附纂二卷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是編為同治十年湖北官撰之書前載布政使張建基按察使劉策先會上督撫詳文敘述編纂經過蓋其時方奉令整飭獄務於省垣創設發審局總匯刑政以為律例為治獄之準則必須平素講討精熟臨訟方能判斷得平特刑書彙纂翻閱難周坊刻多訛不足徵信遂飭在局官幕蒐研諸籍按類摘錄編次而成此書刊發各府州縣俾資引用其書大體以律例彙纂為藍本復以六部則例會典事例中樞政考刑部通行章程及歷年比引加減成案補其未備於是律例得所輔翼義益彰法墨備命彙輯便覽名彙輯便覽名實頗相符焉書之著作取意實用故錄列律文一依頒定門類為律目一卷諸圖一卷版制一卷各例律二卷吏律二卷戶律八卷禮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五卷工律二卷比引律條一卷而以檢覈圖格附之至於條例則以同治九年部頒纂修新例為止依斷罪從新之意也其編輯之法凡分四欄所重在律例於原文俱用大字錄於下方夾註附說仍為細書皆一一為之訂正第三欄為戶禮兵工各部則例及中樞政考會典事例刑案匯覽諸書其中有與律例交關之大者據錄之又以律例內有議罪條款即據吏部處分

雲南辦理團保全案彙纂

卷

吏部政書類

則例摘出分錄於第二欄最上一欄則標記本條事文別見他門之處附載暫則例與五單三流兩表亦均依現例為之修正全書取材宏富羅列有序互相參對自不致於誤引在當世可稱有用之著作惟書出眾手尅期成編所取成案滿道猶多然大體無違細節置之勿論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讀律瑣聞一卷 南田黃書本

清梁他山撰他山廣東人仕後未詳是書依據通行律例撰為七言歌詞以便誦記計五刑贖罪六職七教八議十惡各例吏律之公式戶律之戶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禮律之祭祀儀制兵律之官衛軍政關津廐牧郵驛刑律之盜賊人命關政馬軍訴訟受贓詐偽犯姦雜犯捕亡斬獄工律之營造河防共三十五首均特擇律例中重要條款且為普通常犯者加以取編如婚姻盜賊人命關政等類訟獄最繁所在皆是雖律條規定頗備然出入之間闊涉罪名故詳為抉摘撰詞極多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斷獄為居官要務稍一不慎謫罰隨之亦按條為之詳叙其他祇舉綱要為句無多為詞後顯通順朗然上口頗著鑄鑄之功亦刑統賦之流亞也又於詞句之旁別用朱墨標識其為直書者皆律之綱領圖圖者皆律之眼目夫句者皆律之罪名尤為清楚豁目總觀全編詳畧得宜詞皆扼要非沉潛功深者當不能終此也素書詞屢有新例之語考之皇朝文獻通考其所言新例者率為乾隆改行之件或此書之成當在乾隆末年惟向無刻本傳之不廣至光緒五年錢塘卓德微得之奇致為元敗刻之喃園叢書中方著於世雖其書僅見擬輯之功無閱鉅製

類略固無足為重輕究為考稽之作彰而顯之亦其宜也

名法指掌增訂四卷 乾隆年刻本

清沈辛田編辛田字耕子浙江烏程人習刑名學此書成於廣西集幕名增訂者以其前在雍正十二年遊幕雲南編有名法指掌圖一書至乾隆五年新例頒行舊著已不資嘗用遂取五年以後新例逐條改正復將刑錢考成各條撰為案分圖增入其內即斯編也所製刑名圖以頒行大清律例為據依其門類條款各立名稱括摘律文分欄而錄縱橫求之即可明其大意簡而不遺難管杖之數亦必列之足為司獄者臨事取便印證特將改期列之首蓋以刑名首重限期違之必取咎戾用心尤

細其案分圖則以重而厚錢數刑名使覽為藍本又繁就簡編幅成圖先後共成圖二百五十有五可稱勤於其事者矣至其著書本旨由於訟獄繁興律學不講各謂為政之道錢穀圖為節項攸關而刑名更為民命所繫即刑名中處分雖知所趨避而罪狀則尤為浩繁即會色治如戶婚田土命盜姦拐以及賭博私鑄錢塚越獄詐偽各事靡日不有服官者環庭判決於斯須司幕者濡筆權衡於旦夜欲知呂刑所謂獄成而事輸者難哉每見成案題咨重件自必詳且慎乃其間或新較有決候之不同或徒流有加減之各別援引訛錯致于指駁乃考訂成圖

臨時印證、以免疏失、所言當時情弊、頗為深切、然則乾隆盛世、已復如此、末流頹敗、更有不堪言狀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現行刑律簡明圖一卷宣統二年排印本



清程繼元編、繼元安徽休寧人、是書取宣統二年四月頒行大清現行刑律、編製為圖、凡分二十門、曰名例、曰戶婚、曰田宅、曰關市錢債、曰強盜、曰竊盜、曰搶奪、曰發塚、曰誘拐、曰人命、曰匪類、曰訴訟、曰贓私、曰詐偽、曰犯姦、曰雜犯、曰盜法、曰疏縱、曰限、曰禁煙條例、附補遺名例律稱、每門復各分有子目、依日製圖、共成一百九十、茲以現行刑律目錄核之、其所列之各門、多不依同、蓋著者為取觀覽之便、首翻檢之煩、遂將原書各門互開之條、拆出另編、以類相從、隨事而為其名、如戶役婚相併為戶婚、錢債市厘併為關市錢債、賊盜一門、析為強盜、竊盜、搶奪、發塚、誘拐、匪類六目、取課程中之盜法、新獄中之鞠獄、因待對別為盜法、限期、捕亡、改稱疏縱、又於條文、將人命門之殺死姦夫因姦威逼致死等條、改列於犯姦項內、斷獄之決罰、不如法、改列於人命項內、新釋門內之偽造郵票、及竊毀電線鐵路、則分入於竊盜詐偽中、凡此皆其改易原書之大畧也、各國率以常用律條為主、依次排列、由輕以達重、其事文有未盡詳者、復據通行新章、與應辦成案、以補鮮之、大體簡明得體、頗見用心、惟過於求簡、致重要條款、多有脫漏、版制圖閱、涉罪名、亦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而弗錄不免失之然律文古奧艱難纂錄非細心體會難得要領乃著者能舉示其涯略不遺其旨雖時殊世異不足資用而經營之功終不可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征南輯畧初集八卷 光緒十年刻本

清馮子材撰子材有軍情集要已著錄是編前有都啟模序謂子材嚮將征南文情始末畧為編次初曰初集然則編輯之任屬之啟模啟模行寄無考或當時隸子材軍中治文書者也自同治四年子材受事廣西提督始至光緒五年十二月止凡上諭廷寄奏章咨文稟牘批詞凡於其事有關者畧錄無遺子材初奉命督辦左右兩江叛匪陳七正等繼討太平逆首吳王終事又繼剿叛弁李述揚及越南匪徒蘇溪洞等先後十餘年間次第敘平關係越南之事最多不止以靖藩符而綏輯藩服胥有倚賴皆可即是編以考見其事誠足為治清史者參考之資其書體例不盡屬諭奏而又不止一事故以之次於政書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翠巖雜稿三卷

元緒七年刻本

清曾九臯撰。九臯字濯輝，原名仕驥，字翠非，號山水江西新城人。乾隆辛卯進士，家居養親十餘年，乃出。選山西夏縣知縣，以積勞卒於官。是書為其在夏縣任內撰作之稿，因其間公牘私札，兼收並錄，多為自勉示誠之事，異於尋常例案，故名雜稿。翠巖為夏縣別稱，乃取以冠之。計卷一告神文三十四篇，附序記三篇；卷二稟啟十七篇，卷三告示十七篇，共七十一篇。自序畧稱：任夏縣年餘，封篆少暇，擇業嗜文字之有關於風俗人心及地方政務之大者，釐為三卷。首告祝文，對神明之言，次稟啟，對上司同寅之言，又次告示，與百姓相見之言，而記序為先聖而作，清史文苑傳謂九臯從朱仕琇受古文之法，復與桐城姚鼐友善，為文沖淡和易而有體。新城古文之學，始於九臯，茲觀所載祭城隍廟及禱雨謝雨於瑤臺山中條山各文，為民之心，溢於言表，皆從肺腑而出，行文亦委婉盡致，不涉佞諂，雖一再為之，章法又各不同，自無愧為名手。至與水利勸懲，約束紳衿，嚴防差役諸示，均從實處說起，不為粉飾，雖表猶其多忠政，則此書所存者，不過其大端而已。然九臯書生素具抱負，乃一行作吏，與志多違，故謂一人仕途，隨在齟齬，誠不知為吏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道各有所宜，乃歎書生山中揣摩，抱咫尺之義，輒思有濟於物，真迂拘不通之見。其詞激憤，其行愈堅，所以終以勞瘁殉職歟。

填獨家公牘二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鍾英撰鍾英字傑人滿洲正黃旗人光緒間進士比其官湖南岳州府知府時所著也自光緒十七年四月至二十年五月先後五年間公牘示諭章程條議以及鍾英及同人所作勸化愚民詩詞無不哀錄大要著力於教養二字教則修書院增膏火教以身體力行及有關於經濟裨於時局之學愛恤士類無所不至為之發軔船務施輪送之以入試於省闈養則設習藝院及勸種黍秧兼為設普濟孤貧保節等局以養無告者其語真摯暴之事則責之保甲團練其意以為禍亂之起皆由貧富不均故勸富民輸資以資貧困因立因利局凡有連環保者得借五百以立三千文以資生理月達百之一不計利息有故未還者緩之死者別籌補惟不借者有十吸洋烟者賭博游蕩者外籍者無的實保人者浪地之外者僧尼道士船戶優人差保丁役現充兵勇者條教詳密最為實心實政行之極有成效鍾英頗知理學故以清慎勤誠自箴以慎獨自勉一時有補吏之目或以其所為詩詞鄙俚即愚民亦未必能解何必難之公牘條教之中是不知歌謠之行可以漸移風俗既倡之於官府和之於士林風聲所播誠信已孚而後施政不難鍾英深知為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之道故不遺此豈同推故風月流連光景者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學治錄端一卷 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清徐壽振撰壽振字受之江蘇元和人以諸生入資官河南鎮平縣知縣署事上蔡以徵存餘錢浚城隍修破樓製槍械為巡撫以所製上槍不如式劾之奪職壽振頗有政聲時論惜之乃輯鎮平及上蔡兩任內公牘為此書以自見壽振為政以水利保甲為先務嘗治汝洪二水修築颍河小作莊石佛寺等處堤工刊有豫南水利危言一書保甲則推本于曾文正國而不練之義專恃之以輯姦究謂為安靖第一要義當時景馳聲施者則當庚子之春滬東團練未可輕辦一稟及上團練大臣張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北書其言團練之難蓋有四端一日人曰權三曰法四曰餉其論紳士誠實自好者大率自守之心深奮發之志少多不肯與聞公事外此則鑽營奔競交結衙署惟恐不同者但知科敲自肥徒論地方之害可謂深識利病之談主論餉之難謂百姓困窮已極一邑之內有地五頃以上以至十餘頃民間號為富家者落落可數近以連歲收成歉薄富者日見其貧貧者不見其富窮僻小邑舍地力以外別無來源一歲不登三年不復問閭元氣消耗已盡荒政保富為民上者何忍竭其脂膏科派勤捐而養游惰之民則幾乎流涕太息以言之矣其他平糶樹藝清

理詞訟裁革雜差均有實政洵一時循良之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經濟雜錄八卷 光緒二十六年在國書局排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前有永綏縣同知吳傳綺序。以科舉既改試策論。士子應求青學。而永綏本為苗疆。無書可讀。乃捐資設書局於署中。印朝報。鈔有問政治者。與書院課藝。萃集成編。以不限一事。故曰雜錄。首為局規。又開設書局稟。次為江督劉坤一、楚督張之洞會奏變法三摺。又次為改定書院章程。以後即為諸生課藝。考鳳皇縣有敬修書院。永綏有終陽書院。乾州有主誠書院。浦市有觀瀾書院。麻陽有錦江書院。保靖有雅麗書院。稍苗疆六書院。此書所錄諸生課藝。未可明言是否限於永綏。以所錄改定書院章程。乃合六書院而言。以意度之。則此殆為六書院課藝。未可知矣。以其所錄甚雜。且議論多關政治。故入之政書。以類從也。雖未必足觀。而多出於苗疆生童。亦未嘗不足以為考風問俗者之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治平通議八卷 光緒九年刻本

清陳虬撰。虬字志三。浙江永嘉人。舉人。仕履不詳。當光緒中葉。外侮迭乘。琉球安南。緬甸相繼淪喪。朝鮮岌岌不自保。朝廷銳意振作。大興海軍。是時之士。抵掌而談時務。以為非變法。不足以圖強。一時議論譁起。康梁為之魁。與之相唱和者。遍於東南。其實皆畧讀報章譯籍。而自以為通達當世之務。為趨新而不免陳陳相因。如陳虬者。亦其中之一人也。是書分經世博議四卷。重在變法。次為救時要議一卷。則舉政治之當革者。約畧舉其要。次為東游條議一卷。則上書東撫張曜。有便宜八事也。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次為治平三議。三議者。立宗法。復封建。大一統也。而殿以所為藝文。畧關於經世之文數十篇。多論鄉里之事。意謂由一隅可以推之天下也。虬能作奇想。而文筆雋健。足以濟之所論頗有理致。然有足刺者。經世博議中。方欲陞知縣為五品官。而治平三議。乃欲復封建。以府廳州縣為公侯伯子男之國。不知當從博議乎。抑當從三議乎。博議中有新定職官九品志。一品既有六部尚書。二三品復有六部正卿。卿是不嫌疊牀架屋乎。三議中。間有十科。科有六等。其長首曰太宰。少宰。是并周禮而亦未之習讀也。然博議中主張是西安為陪都。以朝鮮為永久

局外中立之國雖先已有人發其議而此能引中其說使識議皆能如此亦未可厚非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事類

作邑自箴十卷 民國三年 鄭其刊續編本

宋李元獨撰元獨字持國書首自序云政和丁酉待次廣陵有溫館銅章語殆當時之志於縣邑者也直齋書錄解題曾著錄其書亦不詳行實自謂聞鄒老先生論為政之要僅得一百三十餘說從而著成規矩述以勸戒之又幾百有餘事故於正己開端即云先生曰凡欲治人先須正己然後引孔子身正令行之言以寄之其書曰正己治家處事三門大約多自勉及防微杜漸之詞而於處事舉尤詳明察務嚴而不失慈祥惺惺之意曰規矩復分為知縣戒約勸戒民庶約束耆壯及寓狀鈔書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職官類官箴之屬

尸諸約束判狀印板而殿以登途備知則一切宜忌及救急藥方胥備焉雖極進於瑣屑丁寧而要皆吏事人事之不可苟者書中制度風俗已與後世攸異惟相去不遠者如云民間娶妻婦人年高男子年少有亂婚姻之理今鄉間猶有此風又云民多作社會俗謂之保田蘇人口求福種災而已或更率斂錢助此亦今之遺風所由始者也其云罪人遮眼用熟青絹一方疊作四指闊連身遮繫耳中塞以潤紙又云去失架文字刑名不輕若旋折快便是私罪是又考宋世刑法者所宜參稽者矣宋人所著書類此者今多不存雖乞紙隻字猶當寶貴而況此書

首尾完整於賦稅戶僧省省參證固當寶之如琳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職官類官職之屬

吏學指南八卷 傅鍾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職官類官職之屬

元徐元瑞撰元瑞行實未詳據此書所署吳郡徐元瑞君祥纂知為蘇人首有承事郎雲華縣戶小後石抹允為之引謂本府同知公移電檄刻徐氏吏學指南俾熟此可以知厥名義而進於法律以為政焉引未題年月亦不識成書何年編首為歷代吏師類錄自皋陶以至劉蕡凡百七十一人皆舉曾任執法或專精律學者於楚舉屈原則以史記列傳有楚王使屈原為憲章之大范采不可謂不博其不稱官者二人曰賈治子范遠良始蘇子劉蕡治宋之史而未仕者歐金元皆重吏出身於吏者每致臺閣反重於科舉故此編以吏學為名大抵通列官文書習用名義尤詳於刑名通字加以解釋或引恒解或引史傳古書而於吏之才能則為行遣熟閑語言辯利通習條法曉解儒書算法精明字畫端正六語蓋當時所尚也書中所列皆宋世習稱唯官品舉黜爵而不舉官階知為元制如此戶計所舉怯憐戶解曰謂自家人也發端所列長生天氣刀裏大福蔭護助裏幹魯良裏獄具所舉備指腿夾解曰宋山嶺南用今仍存腿攪脚夾麻棍解曰今用考囚皆灼然元時之事其令所舉之二十九門解曰宋三十七章金二十九章則元令即本於金令也

其律所舉之十二篇與刑統合則元律即本於宋律也凡此之類皆闕考據其他解釋亦可為讀宋金元史者作一參證書中每列金於宋之前蓋改取先後且金元種人相去不遠迺至內金而外宋不獨南人次於漢人後來修史尚欲以金為正統即此書所列可以知其時或見已深矣卷八為諸箴曰提刑箴曰宋江西提刑潘時司臬箴曰唐張說獄官箴次為諸說曰宋李之彥獄訟說曰宋梅摯庵說曰容齋徐參政吏員三尚附以律已仁恕慘刻皆雜取史傳中事足資勸戒者以明之而以宋王為伯所作五伯馬建傳殿焉是則著者微意所在蓋以法家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職官類官箴之屬

近尤於刻薄故欲以廉平濟之殆不失忠厚之至歟

廣忠編一卷 嘉慶六年刻本

清朱軾撰軾有周易傳義合訂四庫總目已著錄當康熙六十年六月軾以丁憂左部御史奉命往山西辦賑洪洞劉鎮既錄其章疏拜陳文移為軾車雜錄一書而軾復輯古名賢格言彙行為一編即此書是也用意在瘡痍乍起元氣未復先已得尚義者民周起璠張瑛等踴躍捐輸特以集事欲富厚者繼續輸將乃以此編為告助之辭書分四門曰條教曰格言曰芳型曰官方雖僅寥寥三四十則而采摭頗精條教取朱子勸諭救荒及于忠肅勸平糶榜餘皆勸捐之語格言則取沈學士勸施迂談及顏茂猷勸施迪吉錄皆義利之別及居鄉關係利害之計芳型官方皆雜取古事以資之而芳型則限於居鄉者故是編本旨不只勸捐而兼欲策勵有司者也書中旁批甚多多足以為省人以軾所批顏氏家訓諸書證之疑此亦軾所自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職官類官箴之屬

談及顏茂猷勸施迪吉錄皆義利之別及居鄉關係利害之計

芳型官方皆雜取古事以資之而芳型則限於居鄉者故是編

本旨不只勸捐而兼欲策勵有司者也書中旁批甚多多足以

為省人以軾所批顏氏家訓諸書證之疑此亦軾所自為也

自歷言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湖北信局排印本

清丈海撰文海字靜涵漢軍鎮黃旗人由事例為知縣官至江西撫州府知府此書成於道光二十六年自序謂牧令不易為爰舉自歷之事畧記若干條不事塗澤直將親身經歷之事刻切鋪陳庶幾蒞官臨民之一助故其言細而實見上官請教同寅以至潔誠主祭疎遠鄉紳拜聘幕友錄用長隨防維官親家人大而相驗親臨利錢注意限期分數交代先查應任冊籍災賑先事綢繆而尤見閱歷有得者則到任先清上控并命盜件逆服制編案至戶婚田土如無催呈上控則照原告不到之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職官類

詳請銷案以省訟牒兼以清積案可謂深察民隱又謂命盜案不宜利求書差不宜任意責革娼妓不能徒禁尤能灼見利害至謂居官操守要嚴心術要正而清正之官往往被官親家人引誘牽制若無一定見識必隨其術中幾乎金科玉律之言矣書中忽以禁忌風水之事雖非違者之見要亦其時風氣使然惟謂土豪訟棍不宜輕辦以免上控雖亦實事然難免任勞而不任怨之識殆所謂閱歷深則趨避熟歟其書初不甚顯光緒中王之春為湖北布政使得之以為細而不苛慈而有斷足為牧令則微乃序而刊之然亦不得文海行實蓋湮沒而不彰者

多矣故記載皆未之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

敬慎堂公牘六卷

光緒十五年刻本

清沈東堃撰。東堃字幼嵐，湖南善化人。以幕府入寶得，知縣官四川。歷官至廣西巡撫。此即其自輯江安、樂山、成都、德竹、彭縣、巴縣、富順任內公牘文字。大約關於教養者十之一，關於綜核者十之二三，而其六七皆嚴懲匪徒痞棍之事。蜀為理富之區，官途所競，有清中葉即吏治不修，軍興以後，駱文忠稍稍振作，丁文誠繼之，任賢使能，治績始彰。然執法者眾，官以嚴急為能，久之遂成風氣。東堃與其時鳳全、趙爾豐皆起家牧令，稱為幹練曉事，後皆游至封疆，雖屬乃官吏化，而繁劇之任，亦全之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為功。今觀東堃富順任內所列民間應禁積弊十條，無一不挾其要眇，信所謂熟悉地方情形者矣。而留心民瘼，則未也。書中間有按語，其於光緒二十四年在巴縣任內請招撫余棟目，自稱光緒十五年，棟目因其戚蔣贊臣幼子看室官會與教堂爭鮮被錮，釋即旋蜀，遂毀教堂，泯忿。棟目後被誘下榮昌獄，為蔣贊臣立案而去，棟目自保。蔣翠平又執華司輝附之議，棟目不戢，棟目以鉏教為名，川東一帶，駭然不靖。布政使王之春進勦無功，後由總督奎俊責令交出華輝，奏明貸其一死完案。此事除當時官文書外，不見紀載，得此猶可悉其梗概。又是年春，彭

縣任內，縷陳地方實在情形，稟自稱嚴治縣屬里窩之匪，不數

月，盜匪遠逸，是則東堃因此取重，而有巴縣之調，後來升騰發軔之始也。其在德竹任內，自行校審，開改淹禁一案，自稱雖悉其冤抑，而欲留待本任請釋，不意開以終以疲斃，為平生疚心之事。由斯觀之，雖嚴急者，亦有時而有哀矜之事，然爭議於本任，而終避嫌，不肯自為之，是時蜀中能吏往往如此，不必徒責東堃，其書頗足以窺見一時蜀中吏治及地方情形，則固有可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新政真詮六卷

光緒二十七年排印本

清何啟、胡禮垣同撰。啟字沃生，廣東南海人。禮垣字翼而，廣東三水人。仕履皆未詳。其書凡七篇，曰前後總序者，初光緒二十五年，聚集此書六篇為之序。翌年復增新政變通一篇，乃再序而行之。大意理財宜設專司，羣經不可崇奉，官俸必厚給，日報當設，民權當尊，各省可自為治。曰曾論書後者，成於光緒十三年，以曾紀澤所作英文中國先睡後醒論，謂其本末倒置，先後混淆，是權奇之說，而非探源之論。病其所舉涉於誇張，未必皆實事也。曰新政論議者，成於光緒二十年，其要有七，一擇百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以協同寅，二學官祿以清賄賄，三廢捐納以重名器，四宏學校以育真才，五昌文學以救多士，六行選舉以同好惡，七開議院以布公平。曰新政始基者，成於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大約論國之患在貧，教育則在理財，而法不可不變，故詳論鐵路、銀行、礦務、機局、援據古今，以為佐證。曰康說書後者，成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大抵根據是年三月，康有為在保國會第一集演說，而折之以變法不在崇經，不在義憤，而在先去其蔽，曰勸學篇書後者，成於光緒二十五年之春，以張之洞勸學篇首尾亦方，見解舒安，蓋之洞首在尊君抑民，自與禮垣等主張民權開議會

者相相鑒也。曰新政變通者，成於是歲之冬，謂新政終於必行，特言新政者，只知邇來未解探源，主張新政不惟其法，惟其意，惟其心，惟其性，惟其量，因備論其事，自越法之後，以復中國，或倡富強之說，一時羣說並起，然皆扣槃扞鐸之見，惟啟與禮垣

所著之書，切實中肯，至今觀之，猶有不可廢者。蓋能讀西書，禮垣且曾游歷日本，聞見較確，自與耳食者有別。其尤為彰明者，如謂鐵路通，則商自興，去毒刑，則教士自然不十預詞訟，順為直捷了當，惜僅有論辨，而無曲折施行之法，且其詞過激，至謂當去漢宋之學，以昌儒教，以致聲應不廣，聲名亦不顯，徒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空論，反不如浮空掠影者，史得播弄一切，是則可惜者也。

皇朝經濟文編一百二十八卷

光緒二十七年己卯本

舊題求自強齋主人編輯不著姓氏其書仿賢長齡皇朝經濟世文編而作庚子變後詔行新法翌年為廷攬英士復開經濟特科遂取經濟二字為書名所列門類亦依襲舊書惟別立西政一門子目則因時殊世異頗不雷同曰學術分京學儒行法語文學師友格致測繪詳書醫學通論十目曰治體分京治政本召德臣職治法教養治才用人變法時務廣論十一目曰吏政分吏政吏治官制銓選考察保舉捐納大吏言官守令吏胥十一目曰戶政分戶政理財養民墾殖建置旗籍賦役屯墾農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倉儲荒政錢泉商論公司寄會銀行絲茶鴉片錢幣漕運鹽課權衡酌量捐二十三日曰禮政分禮政大典學校考試議院宗法宗教婚嫁喪禮訓俗善舉交涉附公法聘使游歷教務約章會章十七目曰兵政分兵政兵制兵法附戰和將士海軍糧餉郵政團練保甲剿匪地利海防邊防礮臺火器十五目曰刑政分刑政律例治獄教誨四目曰工政分工政治河河防直隸河工運河海塘水利礦務鐵路船政電報製造器械十五目曰西政分學術國政體政史學學校國用礦務商務軍政船政錢幣稅則交涉附約章游歷軍政刑律工藝鐵路電報製造器

政通論二十二目此書取材於摘鈔奏疏論文多上及於道光

朝殆以世事演變實開其運就流窮源本自具有見解詳錄西政因為借鏡一紙診大舊習亦稍有識持未能廣事搜羅擇要摘錄祇為求備其目輒將剽竊下免標販之譏然奏議時政各文或錄之即鈔或錄之輯紙事過境遷散佚難尋闕此以得之用助參考亦為有用之書至於所取論文雖瑕瑜不判難免並陳意謂淋漓憤發足資觀感不知文人掉弄自詡經濟何曾盡協於事理要以政情風尚藉以悉知存之亦無傷也至其編次大率奏摺居前諸論次之一以著時政一以見發明且照得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尚為近是惟列目過多繁複失序今日按排特難已舉蓋書為趨時射利倉卒成編不同經心結撰之作但求其哀輯之功可也

皇朝經濟文新編六十二卷 光緒二十七年石印本

舊題寧令室主人編輯是書體效經濟文編別為簡目名曰新編以示區分計通論二卷變法二卷君德二卷史治八卷法律二卷學校四卷農政四卷縣案一卷礦政二卷工藝二卷製造兩火器二卷船政附商輪二卷幣制二卷商政八卷稅則一卷郵政一卷鐵路二卷電報一卷兵政四卷交涉二卷外交三卷民政一卷教務一卷籌洋雜纂二卷西醫一卷共分二十五門為卷六十有二茲觀其列目務求新異不循舊例所以迎合時尚者顯然可見然排列次第既有所偏重而將外史冠於民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之前最為荒瑣至教務與交涉實相關連乃析之為二近於歸枝變法獨列亦便寬泛不專又財政多端祇載稅則刪去學術復主西醫並將各國君主收歸名德門內更為脫畧不倫矣再就選材論之私談多於公憤摘刺溢於敷陳大抵所取之文以報章為特多故詞語激昂頗為沉痛恐觸忌諱故多闕名不著蓋自實行變法學者稍涉環中而陳編即肆口而談經濟自命為通達時務而書皆營利慕仰虛聲仿造評制藝之例單敘為主是以新書滯出極盛一時此書即為其一所以毫無體例可言也惟清季政教官貪圖勢利遠味於外禍翻然改圖於是

憂國之士各行所見於改革教育整頓吏治修訂法律清理財政諸端獨發宿弊希冀更張雖空言無補而真情畢露亦為稍考清季政情不可少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皇朝書文編八十卷 光緒元年排印本

書影

清子賢輯王尚清編次寶軒子驥莊江蘇江都人尚清安徽合肥人是書亦經世文編之流亞寶軒自稱今東西洞開舟車輪捷於戶閭沉痾之深百孔千瘡而以舊方治新病固知無補若欲起膏肓起痿痺則非儲藥籠於保小微奇方於海外需之時日請孟子三年求文一篇不禁慨然興歎向讀經濟文稿雖命題留庵中積欠累財好友見之憊憊付印因取孟子之義名曰書文計分通論召憲官制法律學校財政農政礦政工藝商政幣制稅則郵運軍政水利地學造陸交涉外史教宗學術算術數雜纂二十三門寶軒英年憂時喜談經濟斯編所錄於新政多取名臣疏牘於議論亦採名家著述大約章制多空論少一洗浮濫之弊且按時代排次得究變遷亦與草率漫錄有別惟未編故簡未供參酌則可選以自選之文目為救國良藥不但拘墟史近狂妄故張之洞序之有許為三年之艾等語蓋微詞也至其編輯門類求簡固免煩碎然既列外史復將外國君主納之召憲門中於皇朝之謂何況各門中終列外國政事於義既違亦嫌混淆總緣拘枉過直盡泯常例遂致龐雜失倫也又當時是陸不少糾紛乃竟毫無搜集僅將起源貳式記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聚充數若以對外通商界務見之交涉不便重列則此門無事可載即應刪之以免有違體例復對於學術謂通在濟時政詳學畧暫緩專門而又別立算數歷及題式未能自顧其言欽成駢枝也茲就大體而論選擇審慎勝越時行各書避免雷同更見搜討之勤博故其書中多有不恆見之文可資參用雖編次未協諸多可議而得失固不相掩也

泰西大臣進謁紀畧一卷 同治十二年排印本

不著編人姓氏此書記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駐京各國使初次謁見之事又詞淵茂鋪叙莊嚴吐屬之間仍隱然以上國是居而禮節情況非外間所能悉知為官撰之書其事因是年正月舉行親政大典泰西駐京各使接得照會按例請見迎書中賀祇以禮節一端各使堅欲行其本國鞠躬之禮不肯跪拜雖改議行五揖亦不肯相從自春徂夏久議不決幾瀕絕裂當局思失和好遂不得已許行其禮乃時議多謂俯就失尊不免指責書或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編行藉以息謗亦未可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也時在京所有國書者為美英法俄荷五公使日本亦遣專使來賀以爵尊被推為袖領頗主持禮議及定議之後接見於紫光閣日使先行獨見五使則同班合見禮成而退書中所錄於所錄於西泰各使之入宮賜食登殿呈書宣讀致詞以及侍臣趨陪皇帝溫諭各事雍容有序頗稱隆重故以泰西大臣謁見名之自嘉慶帝持跪拜以後斯為遵就矣蔡爾康記聞類編備載謁末謂皇帝於各使進退鞠躬之際皆以一揖答禮核之此編祇有持示謹先一語不加明書蓋譯之誤至紫光閣向為宴齊王公接待外藩之處以終不嫌於敵體相遇特見各使於其

地然於國體所保全者亦未見其多也但經此次會見禮節遂定直至辛丑和約時方改訂為正殿接見受書然則此書所記者亦一時之典制而諸書言之不詳得此以見其全亦頗足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查辦南洲善後事宜四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久韓拱、韓江西萍鄉人，以候補同知官湖南奉委辦理南洲事務。南洲在洞庭湖西，介華容龍陽二邑之間，歲豐開藕池口，潰川江之水，挾泥沙下注，明沙鼓樓之間，漸多淤塞。南洲承其下流，愈淤愈廣，地勢日高，豪強起而無并，械鬥爭控不休。初韓於光緒七年署華容知縣，奉命勘丈，首執法人王樂山，抵之以罪，而後清直美土熟田歸官，後遂以韓專其事，夥為名佃，按弓定畝，計畝徵莊，閱三年得墾地四萬六千餘畝，商賈繼至，乃立團防，編保甲，至十一年乃以一切札陳稟陳文告，以及詳定章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程、格佃清冊付之梓行，垂為永則，即此書四卷是也。今考其所易於收效之故，蓋成熟以後，公家所取甚輕，明小官州官佃各戶，永佃州地八千四百六十畝，所完厘課錢僅七十千兩，豫故州迤北故州及小北洲、小南洲上下新洲，永佃各田，應徵莊錢每畝僅五百文，而官為修堤立障，以為疏浚，民安得不樂趨之，所以必歸之官者，賜官而後，豪強可除，閭閻始安，本意不在為公家牟利，故以與宋公田之事不併，而得失亦自攸異，未久即奏准於南洲添設廳治，以同知理事，韓始終在事，其功誠不可沒，而其法實足垂為永久也。

直隸省城辦理臨時防疫紀實四卷 宣統三年排印本

清廷齡編。宣統二年十二月，東三省鼠疫流行，傳入閩內，蔓延畿輔，小左各州縣死亡頗眾，中外惶駭，事達於朝，有旨促令剋期消滅。於是內而部臣，外而督撫，亟電交馳，集視斯事，而地方紳耆、西洋醫士亦莫不仗義奮身，以相輔助，一時情勢頗見張皇。及翌年三月，疫氣漸平，息始告結束。直隸防疫於津保兩地設局分地管理，是時廷齡署保定府，旋卸任，被委為防疫局長，局駐省城，兼理畿南，首任既專，其規畫頗詳密，事後彙輯公牘，即為斯編。計卷一為往來電文，卷二為列憲札批，卷三為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示章程方法，附保定學界防疫檢驗所規則，卷四為逐日報告及死亡人數表，凡革擬規章，設立分局，以及違醫出巡、購備藥品、檢驗死亡等事，皆侃侃一人主之，保垣之始事防疫，由於黨邑滿城縣之湯村張姓，自長春帶疾還籍而後，不數日，閭閻十口，皆染病死，於是旅居教士指為鼠疫，入告，經檢病情相同，未幾深定州屬亦發現類此之事，物情大張，據所編之表，保定河間兩府深冀定三州計十六州縣三月之間，死於疫者有一千零九十三口之多，雖未必皆為中染鼠疫，然痛癢感行，洵講衛生，則輯書之微旨也。此書所錄頗具首尾，雖僅保定一隅，而

京師天津兩地情形亦可考見此役用款初自海關撥銀十萬兩繼則集借三十萬兩共庫費四十萬當時頗以用款太多辦理未善因致尤怨波瀾翻覆久之議論始定故延齡之為此編其意兼為雪謗分別觀之可也

四川新設鹽運使關章程一卷 咸豐間刻本

是書為咸豐五年四川鹽茶道蔣琦淳辦理鹽運使關卡徵收稅之公牘自建議以至實施所有呈批札委告示章程等件全加檢錄頗見原委知為道署所編輯其聲勢經營俱括於條規之內故以章程為名也案制主稅關實據楚省以准鹽運使借撥川引並於宜昌設局無論官私均抽釐稅川省亦因借引於楚額數不敷遂仿准此案並辦法奉行釐三照案其餘鹽運楚完課發照以為憑據於夔州府設關稽查惟案敗希圖厚利千百成羣排列槍礮連檣東下官吏畏其橫悍莫敢阻捕且私運入

楚納釐即同官運而官票既繳罰課後納楚釐一票兩稅或不過重商民恐遭折閱表足不前川票行之數月迄無一人承領戶部因有在巫山扼要設卡按照正引收稅化私為官之議琦淳綜核釐務遵往視察斟酌實況遂設關於夔州府其巫山則立為分卡設關專為稅私與以前祇司稽查者不同故又標稱新設以示區別也該觀所訂抽稅辦法頗簡賅易行分定稅銷稅津貼從寬四項均於印單內記明應徵銀數用杜勒索計所收稅銀以官引八十斤核實為十兩四錢實增八錢是於安輯之中仍寓限制用心已為周密至驗放保護防弊等事規訂亦

詳當創行之初、先以淺白示勸諭、後纂集丁勇水陸巡防、
建省痛勦、於是私販漸就約束、赴關投稅、由正月至五月、收銀
七萬四千餘兩、此事屬從權、不合定制、嗣經御史伍輔輝之奏、
改行就廠課稅、辦法遂變、則此書所記、徒供一時事竣之參考
而已、

刑案新編二十卷 光緒十八年排印本

清趙爾巽輯、爾巽字次珊、漢軍正藍旗人、同治甲戌進士、散館、
授編修、官至東三省總督、是編為其官刑部時、鈔存之成案、久
欲梓行未果、至光緒二十四年、赴新撫之任、道出甘肅、舉以授
按察使、何福堃、福堃交謙局、印而廣之、所錄之案、向無舊刻、故
以新編為名、其書體刑案匯覽、駁案新編諸書而作、始於道光
十七年、止於光緒十八年、俾相銜接、得以窮源竟委、且數十年
來、刑政弛張得失之跡、亦可以比照而知、不獨為折獄者、假為
參稽之助也、惟獄局當事人員、能依照律日門類、細為整理、編

次、草率將事、即行付印、是以凌亂無序、不便檢尋、大致以通行
所援引者、特錄於前、其奏題駁案說帖等件、祇依年次、而
不分類、錯綜雜廁、且並案由、亦未標記、更為苟簡矣、當清末造、
賄賂公行、刑獄高下在心、自不能無所出入、稍撫亦不能詳慎、
審核、依樣具題、故一經刑部推駁、往往不能定案、此書所錄、駁
案居十之六七、然其中亦有大吏膠執成見、法曹不免吹求、中
外齟齬、法意頗駁矣、光緒九年八月、刑部奏覆光祿寺少卿延
茂教抒管見一摺、則謂所收各省命盜案件、每年不下數千起、
均逐件詳閱、如案情稍有可疑者、即隨時駁令覆審、無如該管

上司不肯認真詳細推勘、非巧為編造、即多方掩飾、其能平反者、百無一二、而固執原擬者、則比比皆是、總由徇庇為首、迴護原審、終不肯自認錯誤、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其言雖激、確是實情、如四川東鄉之慘案、河南鎮平縣王澍汶之冤案、皆其例也、又謂京控之案、督撫將軍多不報部、更近於自便蔑視、核此書所載、固足知清季政刑內外輕重之所由分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皇朝政治學問答增校初編四卷二編二卷

光緒二十六年排印

不著撰人名氏、其初編卷首為龍興篇、次為宗室公主、又次為王公、又次宗室覺羅、應有軍事器、賜諡、奉命表、犯罪、二編卷上、為聖主、壇廟、祭祀、繪畫、奏報、卷下為大內、京師、省會、初編有編者自序、謂為得於身日所接者多、是以書中所引、按諸官籍府板、脫畧開出、舛違亦或不免、次有增校畧例、謂原書偶有與會典及諸掌故書不合者、為更易四十餘條、標明增正二字、其原書缺畧、為增補五十餘條、標明增字、亦不識出於何人手筆、是書上卷專及帝系、有編者識語、謂周旋於黃帶紅帶之間、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目所接、證以會典則例、輯為此編、頗自嫌其偏漏、故復輯二編以廣之、然既以政治為名、而只及中朝之事、下編所述省會、舉數語、尤嫌掛漏、若以體例繩之、實為未減之書、惟所述實有關係、如指畧有定例否、答道光八年奉旨、親兄弟之子指婚、其餘不必指婚、如宗室應試、始於何年、答始於康熙三十六年、皆正確不移、又如宗室黃冊紅冊黃檔之分、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別、一洗流傳之訛、下卷如纂入則例、答事有十分相宜、而非例上之所有、皇上諭纂入則例、以後照此辦理、事於題本通本部本貼黃、奏摺、片奏之辨、奏准、奏銷、奏獎、奏參、奏准、奏請之別、皆

言之確鑿可據、自嫌與官書未合、而其實可貴者、正在耳目親接、而不在摘鈔官書也、校者所正所增、亦本原不同、而壁虛造、流傳附會之詞、惜意主淺近、不求具備、否則切實有用、一代掌故、諸書、簡而得要、未有勝於此書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張夢周太守上當事三書一卷 稿香宋於本

清張望泰撰、望泰號夢周、陝西韓城人、張忠烈公免提次子、應賜舉人、嘉慶丁丑、會試不第、復賜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中書、載取四川同知、連忠州直隸州知州、告病開缺、咸豐之末、駱文忠公東垣督蜀、采訪賢良、荐前寧遠府知府牛樹梅、為四川按察使、存望泰為重慶府知府、望泰力辭、終於窮職以死、三書者、上牛按察、一上文忠、一上布政使劉蓉也、其上牛書有云、今之行政、不能不朝令夕改、而謂民能信我乎、我無以取信於民、而謂民能信我乎、時事之所急者、籌兵籌餉也、民不感我、兵何自而籌、餉何自而籌乎、其上上文忠書有云、方今微調太繁、糾劾太急、尤濫之獄未盡理、貪墨之吏未盡除、楚蜀之軍情、此疏彼欺、畛域通分、進退之人才、如膝盈淵、升沈迫勝、看朱成碧、僅考代桃、疏疎雜陳於前、糠粃迭歎於側、甚非所以致治平臻上理也、軍興之際、一切草創、自不能以承平史治衡之、然幸而集事、則非意之所及也、不幸而敗、有撫躬所不能自解者、此望泰之所自安於老朽迂闊、不欲參錯其議論於操吳秦札之間歟、文忠賢者、治蜀有惠績、其死也、蜀人喪之若考妣、亦在大處能執持而已、望泰販賣理學、望人不免過高、然審於進退出處之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不肯屈己徇人是不特循吏而且真理學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山署紀畧六卷 康熙間刻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清朱三錫撰、三錫字天悅、江蘇吳縣人、援事例選山西沁源縣知縣、是書為其任內公牘、共成六冊、分為四類、曰記序、曰文牒、曰中詳、曰文告、沁源山陝之區、陵谷錯雜、邑城即建於其中、故稱之曰山署、地瘠民貧、最清苦、國初嚴經流寇、丁逃賊通穿是邑者、多虧累被議、不能終其任、三錫於康熙十八年八月、接篆視事、適值地震災後、繼以霖雨、井里蕭條、不遺待撫、乃廣諮利弊、設法安輯、毅然以整頓殘破為己任、任職三年、民困蘇解、漸臻治理、頗有賢能之頌、觀其施政次第、先以掃除積弊入手、清介自矢、盡革陋規、御下又嚴、差役豪橫、不敢亂法、至辦理編審、弊害多端、往往索富奸胥、控通一錢、有飛灑推空、增除等情、事隱漏苛索、大為民累、三錫洞曉其害、乃嚴公報、禁私派、嚴作弊、禁強使、通告閭閻、違者重懲、而里甲始不敢請張為幻、並名入版圖、終身難改、數慎於始、貧富得均、保全尤多也、其次關於人民生計、為之不遺餘力、墾荒植藝、既多實政、開通山道、使物產外輸、通市於鄰封、更為裕民之圖、每有興作、籌款甚難、輒捐資以助之、故事成而民不擾、其愛惜地方、實有足稱道者、此外則革陋俗、以端風化、設義學、以興禮教、於教養兩端、兼籌並施、

可謂深知為政之本者矣。觀其削牘、文字質實、不尚雕琢、即其人樸實可知。雖嫌多記序文、牒檄、福鬼神之詞、然為民之心、溢於言表。且其時非此不足以取信於民、固不能因以迂拘而疵議及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官鄉要則七卷 元趙孟頫撰

清張鑑流撰。鑑流字質萬，行實無考。大約素業滿食之流也。其書自箋表摺奏公牘格式，至儀節名帖稱呼，以及品級封贈丁憂迎避等事，始於敬避字樣，迄於儀注錯悞，辨大凡一百八十目，雖體例低下，不足以言著述，而宏纖必錄，事無不具，在當時無一而不施行，無一而不切要，在後世則事過境遷，雖人學士有不及盡知，不必盡辨者矣。自謂舊有官鄉應酬備覽，惜其不全，故特採其所長，加以增訂，於東帖一門，即增四十餘條。又謂博采羣籍，今觀其所注，明者則黃六鴻福惠金書，采摭不少，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特取其合於光緒朝典制者，知本朝實斟酌於外會典、通禮、則例、皆明摺擬及之，而要以身親目睹者為斷。附說明，亦尚能尋其源委，惟稱各部院及直省題疏到內閣，大學士票擬進呈，得旨轉下六科，仰發各部院施行，以副本錄旨，送呈史院存貯，如原疏拆出，未定處分，該御門聽政時，滿學士一人，數奏拆本，大學士面奉御旨，如前施行，是乃乾隆新例，嘉道時猶遵行之。同光而朝，世后稱制，務為苟簡，各省競效題為奏，企圖得旨，較速御門之事，久已不行，則此所稱，亦僅具文而已，不知其何以不稱軍機處規則制，蓋以為大政樞紐，草莽之人，不敢筆海觀

至所稱欠移之名曰呈曰稟曰咨呈曰咨曰鈔文呈堂
曰札曰申曰移曰牒呈曰牒曰詳曰牌曰問歷舉種類格式較
他書所舉為詳足備言掌故者之參稽清代此類書甚少除音
學錄外多不見稱於文人學士焉知數十年後搜討研究反賴
此等書以明其究竟不編者始意所不及料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海陵從政錄一卷 道光元年刻本

清周際華撰際華字石藩貴州貴筑人嘉慶辛酉進士內閣
中書改運義教校調都勻教授以荐選河南輝縣知縣改官江
蘇補興化知縣調江都兼權泰州此其官興化時所為公牘也
方宗誠為西世循吏傳稱際華及子勳也考貴筑周氏當乾隆
時科名最盛得鄉舉者三咸進士者六入詞林者二至於清季
科第猶輝聯不絕可謂世澤而際華尤以吏事精能著於一時
宗誠稱其在輝縣倡修新疏石驛道在江都修家山石隄而以
興化所開闢江壩為最有力當時官商力過際華白於總督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別徐謂何惜於十四里鹽船牽挽之資而不愛七州縣田廬場
窰之漂沒終乃得請即此編前列上河通塞興化水利稟及請
隨時開放欄江壩以全下河七州縣稟是也其他為當時所稱
道者則有勸民小約及諭代書條約深識利濟人情故不為庸
濶之言是時揭帖懸為厲禁編中關於稟牘檄示尤繁特頒新
例三十九條際華擇其與書役兵丁軍民人等有聞者摘錄二
十條另刊發交書役鄉保此例自江寧條約約令修改久已刪
除學者每憾無從覓討獨賴際華此書得以存其大半不僅聞
於政事且足以徵史斯又買玉得羊之類矣

勤慎堂自治官書三卷 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清劉如玉撰。如玉字子英，江西新昌人。嘉慶戊寅舉人，官中書。改官湖南，歷任寧遠、茶陵、湘潭知縣。此其咸豐二年至五年官寧遠時所治官文書也。是時洪楊雖作，湖南土匪蠢起，寧遠兩次圍城。如玉皆集團練，擊却之。其誅匪先後凡千餘人，以餽餉首事，其責而命端正。士紳協辦之，復廣為諭示，土匪改惡從善。當時即以此兩事受知曾國藩，國藩為書如玉，謂王文成、呂司寇勸諭之文，明暢深婉，靡有倫匹。而尊文神味意致，乃上肖之，非大理明事練，勤恤民隱，惻怛之實者，莫能既厥其文。因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意其人必賢明能幹事者。又云：選刊錄其文，頒示各縣，以為之程式。非徒賞其文辭之婉，全以為就其文之意，推而行諸政。其政必和，因而達諸民。其民必順。所謂文者，即指紳士協拿土匪，諭及土匪改惡從善示而言。國藩頗疑有假手者，故云。或載記中，有轉吏部段司農其人者，亦見知人善任，即為幕下從事者之所為。亦未可知。幸得心存其人，以為異日取交之證。故如玉此書，既自治官書，亦非乞靈於人也。此書當提撫之際，大半議戰守堵禦之事為多。民事僅見於批判中。其判土匪頭目許香桂、解赴郴州正法判云：女匪頭目許香桂，到案供稱，年二十二

歲，母家郴州陳姓，嫁與寧東鄉何凌宵。見在家讀書應試。自四

年八月，被賊唐貴榜去。昨到寧遠路亭地方，繞得逃出等語。并稱亦曾讀書，試令寫字，點畫者尚無錯訛。因暫證無人，飭候移知興寧，傳到該氏家屬，前未認識。茲准興寧移覆，查知該氏即許香桂，係許月桂之妹。月桂嫁焦亮，即洪大全。香桂嫁焦亮之弟焦三，俱投入賊營多年，學習武藝。號稱元帥，領賊進攻攻城。洪大全先於咸豐二年，官兵擊獲解京。焦三、許月桂本年正月，被擊窮蹙，潛赴嘉禾投誠。亦經解省訊明，凌遲處死。現據許香桂戶族梁明、該氏寄像香桂，其所供母家陳姓，夫家何姓，俱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假捏等因。當提該氏覆訊，無可掩飾。一一供認不諱。法無可寬。應解赴本籍，立正典刑。此事頗有關係，而不見他書記載，得此尤足以備軼史也。

視已成事齋官書十一卷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清李璋煜撰。璋煜字方赤，山東諸城人。嘉慶己卯進士，授刑部主事，升升郎中，外簡知府，官至廣東布政使。此乃輯其官江寧、蘇州、揚州知府、署江寧臬司、藩司及官廣東惠潮嘉道、署南韶連道、署臬司、藩司、歷任公牘文字，而為是編。大抵主於興教化，以移易風俗，以孝睦小學教人，務崇節儉，敦禮義。其在江寧，則申明婚喪禮制，禁淫詞小說二十四花品板橋微髻等書。在揚江，則禁到兒、到妻、馬、狗、烟、娼、賭博，婦女治遊燒香。在蘇州，則禁彈唱盲詞、跟送打圍、供奉邪神、解納天駒。在寧藩，則通飭查禁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卷陸潤庠奏在廣東則禁械鬥族閭賭博花會、標廠、宰口、蓋審其地風尚良俗為之施禁，其時裕謙官江蘇巡撫，極力振飭風俗，與璋煜有聲應氣求之雅，而不同者，則璋煜施治主嚴，其在蘇揚，單訪惡人，動至數十餘名，即載此書，不務姑息，從可知矣。所為清辭，頗尚愷惻詳盡，於當時惡俗，尤不厭明切言之。如江寧嫁女保與，動至禁條數層，謂之洋轎。揚州少年無賴之徒，三五成羣，往來街市，或乘機絡竊，或遇事招搖，謂之刮兒，更有假扮婦人，纏頭粉面，衣裹為姦，謂之刮妻。蘇州婦女服飾，隨時改易，一衣錄痕之費，較諸購買衣料之資，不啻數倍，下至婢媵，亦

就斯輩。入蘇城內外，有山西客人，專放重利，撥削人財，名曰鞭子錢，又名為筒洋，每日或一千八百不等，借洋十筒，每日收利，又有名曰印子錢，借錢八千，作通足錢十千，自借貸之日起，五日一期，至期收五百文，百日算清。又蘇州售賣土通神板片紙，男、人民間遇做陰壽，牆上則貼紅紙，婦、遇有喪事，牆上則帖黃紙，延集僧道誦經之後，唱念淫曲，婦女簪花素服，圍坐而聽，在璋煜不惜中申而道，所以令其省改，而在時移世易之後，又為研究風俗廢興者，所宜取資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安順書牘摘鈔三卷 光緒十八年刻本

清易佩紳撰。佩紳字笏山，湖南龍陽人。咸豐戊午舉人，以軍功保如縣。官至江蘇布政使。是書有光緒四年自序，略謂同治九年，以貴州候補道攝理安順府。六月下司視事，十一月中旬去任。計在官六閱月，庶庶富未能謀，大利未能興，草草借客兵，以除一大害。今麓中猶存有憤，不忍盡棄。摘鈔為編，其編次首為軍牘，次為示諭，又次為札札，所謂除一大害者，為勦平烏東隴叛夷事。書中所錄大抵皆與斯役有關。蓋黔省自咸豐五年苗教倡亂，安順七屬俱遭殘破，向近郡紳夷數十寨，時結外寇，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變，其中以烏東隴地勢險要為諸寨之首。官軍屢勦無功，佩紳抵任之始，值寨夷其寨投誠，遂親往撫綏，暫安無事，得以從容布置。於軍事則自練勁旅，寬籌餉糈；於民事則整綱紀，申教化，除苛暴，問疾苦，所以安輯善民，感化頑梗者，多有措施。勦討始有把握，其上書大吏，謂盡心民事，則軍事自鬆，可謂洞中時弊之論。不意八月間，唐炯自動撤師，下游軍務解體，上游賊焰復張。安順四面皆賊，情勢日惡。有晉定革生邵秉鈺，擁漢匪沐洪春為主，詭稱沐英之後，盤踞烏東隴，建國號大興，紀年永興。東近煽惑，降火風從，郡城幾至不保。佩紳堅留唐炯，部援軍四營，

與其將領于德楷等協謀，分路攻克烏東隴，擒厥渠魁，餘寨亦畏威盡平。十數年腹心之患一朝破滅，其功頗可稱道。惟始事請留援軍協勦，大吏不准，亦不取。終恃私交而歲事，事後不得請獎。是以年臘滿紙，隱肆詆譏，究為盛氣所激。然其時疆臣顧預始忘功能，亂事久不能平，於此可以推見之。平黔紀畧載其事，頗悉。與此書所言大體符合，則佩紳之書雖自為表襮，尚屬實言，與粉飾邀譽者迥乎不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官游偶錄二卷 宣統二年排印本

清孫雲錦撰。雲錦字海岑，安徽桐城人。由附生從軍，應保知府。官通州知州。淮安江寧間封知府。晉道員。著有流離瑣記二卷。雜文僅存一卷。事詳國史備文傳。此書乃輯其所為公憤及記所治之事。首為上李巡撫請賞中興十策。曰：罷釐捐以收人心，重鄉保以資治理，就場窰以起徵，置輪船以濟滄，導淤塞以弭水患，廣積儲以備饑荒，禁非種重農以足食，定稅則減徭以免苛。其次為論辦荒，查辦石埭縣兵民鬥案日記。記署通州事，記查辦海門由單，記果撤通州東門活壁三卡。記文朱氏稿案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鎮江益業記。記改河南發審局章程。記設河南省城籌辦局。多記其事始末。而以公文傳離其間。惟其中思存入思家語一首。為不倫類。或編者之過歟。雲錦嘗入曹國荃幕府。口說程學啟投誠。始終保全。因建克復安慶及戡定蘇松之功。為曹國藩馬新貽沈葆楨所重。從政有惠聲。但柳家強親禮賢士。減苛賦。興水利。修城池。尤疎治體。丁未納其條陳十策。省中興大計。日記公牘。革弊則無義不收。除害則強禦不畏。批判則法律與經義相抵牾。許尤至。雲錦嘗知通州。張幕即出其門下。後復佐之治事。頗傳雲錦之學。後來奉倡導淮及改監制之議。實皆本於雲錦。

亦可謂善人之言。其利數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瘼氣集治郡目錄一卷 光緒三十五年排印本

清金蓉鏡撰。蓉鏡字潛父，浙江秀水人。比其光緒三十二年，委署郴州知州時所治公文書。蓉鏡擬為書曰瘼氣集。而治郡目錄為集中之一。是時朝廷方尚興學，前巡撫瑞方銳意規撫，東西洋學制遍設學堂於三湘。蓉鏡不與從同，除照章設立中學而外，設東山書院為存古學堂，課生徒以經史詞章性理。中學課程亦多不遵章制。蓉鏡別撰新學序言，以詆維新者。因致州屬舉人劉亮丞以廢弛學務，玩愒新政，架詞上控。紛擾半年，卒奉令以存古併入中學，而蓉鏡亦謝病。奉飭回靖州本任。故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書中除關於金獅嶺礦務而外，大抵皆學堂事也。其稟復辦理中學上控文有云：從前瑞撫部治邵治英治湘，所至以興學為說，實則蔑弄光典，鼓扇輕浮，糜財無算。其稟郴州地方大概情形，又自謙云：奈禍始於長城，清禍起於數事，明禍起於驛卒。今之缺兵、鐵路、學堂、警察、工藝，其糜財百於長城，其迫促倍於驛卒。是蓉鏡之意，不只在非薄學堂，且并新政而弁髦之矣。所以致玩愒之控也。同時宿儒若王闕運，言路若胡恩敦，皆力詆學堂，謂其弊足以亡國。清之亡，雖不盡由於此，而革命排滿之說，實出於學堂。亦力主興學者所不及料也。然則蓉鏡固亦自有執

持，不得遽以頑固目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仕的一卷 禮記集說

清吳儀一撰、儀一字舒克、浙江錢塘人、曾游太學、名滿京師、尤工於詞、王士禛或稱之、著有吳山草堂詞、此書前有自序、謂友人選某縣、問仕於吾、因書十八章、以貽之、曰有刑罰、曰薄賦、曰行補助、曰教社稷、曰連聖賢、曰崇師禮、曰隆鄉飲、曰獎德、曰懲奸惡、曰重正始、曰興社學、曰恤貧窮、曰戒溺女、曰禁娼、曰逐倡優、曰立義冢、年之無甚高論、多或數百言、少或四五語、然不失為慈祥惻隱之言、其行補助一條、謂農田荒蕪、衣食困乏者、借以稍救、而不責息、再或不足、則集里之富民、而勸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職官類官箴之屬

補助、富者無取重利、貧者不負本、違則有罰、尤為探本之論、蓋深知閭閻疾苦、以為徒薄賦、尚不足以救其弊、乃有補助之事、此與後來所謂農村合作者、有何異耶、其論有刑罰、謂今刑有例條、不用律而引例、然所引用、務酌情罪、而從其輕、亦寧失不經之意、持論平實、較諸高談合例用律、而不問情偽虛實者、相去遠矣、與社學條、謂邑中大概主東西南北四社、歲季試條、謂每年四季舉行、故謂季試、今為縣者、多不行、即行之、一任中不過一二次、此皆關於學校之事、後來久廢、談者有不能舉季試之名者矣、猶賴此以存、足為談考試制度者稽考焉、

州縣初試小補二卷 元編八年排印本

清褚瑛撰、瑛字子舒、山東人、官廣東、山陽、小雷、白知縣、此書自序謂、問應或以管見所及、或目見耳聞、一一臚列、意到即書、不復銓次第、久在仕途、若視之、固若腐朽、而初仕者觀之、不無小補、索閱者多、爰集活板、以代鈔胥、上卷為目、凡九十有二、下卷為目、六十有八、而以擇錄律例、及損傷藥方、附焉、大至命盜、錢糧戶婚詞訟、細至應酬交際、靡不具備、大抵吏事多、問應深、不務多事、亦不務省事、慎於細微、戒於放肆、以遵循舊章為美、而忠厚之心、惻怛之辭、時時溢露字裏行間、如不輕准公呈、則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職官類官箴之屬

應之談也、特遂以有勸為本、婚姻以不可輕易斷離為本、姦情以不輕言成、誣窮完德、微為本、則忠厚之至也、於傷妻命案、應是重白任內所遭、不務深求、而物無遁形、於盜案及販藥挺利等事、言之尤詳、則廣東地方、特有之情也、要歸於案無留情、不輕用刑、不輕管押、是真老吏而無循良矣、其書自足存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一百二十卷 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清盛康輯子宣懷編次康字旭人江蘇武進人道光甲辰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宣懷字杏蓀以諸生援例為主事改官直隸州知州累擢道員官至郵傳部右侍郎是書皆續賀長齡之作所選之文始道光初元訖光緒二十三年凡為四朝以相接銜門類一依原書惟子目各有增移皆加按語標明兼述其意旨如學術冠以聖學官制移於銓選之前幕友冠於吏胥之首戶政中增建置釐捐開礦禮政中分學校增育舉兵政中改兵政為兵制七餉為餉需復增水師團練臺防工政中移置直隸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工於河防之次等類是也計學術門分聖學原學儒行法語廣論師友六目為卷七治體門分原治政本治法用人五目為卷十吏政門分吏論官制銓選考察大吏守令幕友胥吏八目為卷十一戶政門分理財養民建置賦役七聖八旗生計農政倉儲荒政漕運鹽課雜稅釐捐開礦錢幣十五目為卷三十二禮政門分禮論大典學校貢舉宗法家教官禮喪禮服制祭禮正俗十一目為卷十四兵政門分兵制水師餉需馬政保甲團練兵法地利臺防海防臺防禦防勦匪十三目刑政門分刑論律例治獄三目為卷六工政門分土木河防直隸河工運河

水利通論直隸水利江南水利各省水利海塘九目為卷十七自稱既續其書應沿其例惟法制損益與時變通有未可比同者酌為增省用備要畧觀其所言不為無見然既有保甲復列團練似近於重複又釐捐開礦別於理財水師團練不入兵制如斯為目為說雖新究未免以意為是況礦事例屬工政茲移之戶政門尤嫌不合也然其取材率以奏疏公牘為主至私家論議搜集雖廣而去取甚嚴力矯膚淺賸切實用此書實錄卷所撰歸之於康荅應學有本末師友見聞極廣以續實書誠為無愧以視其他坊肆所行經世文各編自不可同日而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皇朝經世文三編八十卷 光緒二十七年石印本

清陳忠倚輯忠倚江蘇上海人自署湖南香隱此書所續為門
均依賀編別增洋務一門於末意謂外洋諸政無門中國而良
法美意足資師法故取而殿之至於細目則增損頗多不盡承
襲計曰學術為卷十二分原學法語廣論附醫理測算格致化
學六曰曰治體為卷九分政本原治變法臣職培才廣論六曰
曰史政為卷二政史政一曰曰戶政為卷十四卷分理財疆域
賦役七整商務錢幣監課卷民權酷九曰曰禮政為卷七分大
興家教正俗聘使約章學校交涉七日曰兵政為卷十四分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防邊兵機郵政糧餉操練地利兵制八曰曰刑政為卷二分治
獄教匪禁煙律例四曰曰工政為卷八分製造工程治河船政
礦務五曰曰洋務為卷十二皆記外洋之事分沿革軍政疆域
鄰交國勢商務通論七曰都為九門四十五日核之賀編改易
過半檢其叙例自具識理蓋其書選輯始於丙申成於丁酉序
行於戊戌時值朝廷採於外禍之迫銳意革新以圖富強輯書
既取經世致用之義自當輔翼時政求獲實效一再申言其旨
以舊列儒行宗法禮論諸目徒擬空文無補時艱概不加選且
并其目而刪之又以當時所目為洋務者皆皆國事不能改而

異之摘諸於外特遵會典之例將聘使約章郵政商務禁製連
各事歸錄六政凡此之屬特見通達一洗拘墟之見至提倡理
化育用奇學核錄變法求才新政尤能助長風氣化除痼習其
取材又不拘中西凡屬嘉謀碩畫皆不遺漏更為難得然過求
新穎迎合時尚往往不得體要流於膚淺如交涉約章列之為
二學術闕入醫理省其類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熙朝典式四卷 北平孫氏隆家塲藏鈔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卷一為慶賀元旦萬壽長至表文兩郊耕藉親蠶影象及三大節慶賀禮節卷二為歸政條例及恩旨卷三為文武會錄序殿試事宜殿試傳臚禮節文武狀元謝恩表大金榜式卷四為京察謝恩摺吏部題本題奏咨文侍化摺奏考其年月多為光緒十五六年德宗親政之事京察謝恩摺後有識語云每屆子午卯酉年京察奉旨監舊供職內閣大學士領銜六部理藩院倉場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等聯銜謝恩每屆均如此辦理可援以為例度纂輯此書本意在存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代大典為後采格式蒐羅具備且三大節皇帝所上慶賀表文為外人所不能見其餘皆各部分掌之事非身在政地者不能蒐集疑出於當時軍機大臣之手或章京明習典故者所為要亦可謂留心當時之事傳之後世庶足以見一時雍容之盛也

文廟祀位一卷 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清劉廷琛增輯廷琛字席儒號幼雲江西德化人光緒甲午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學部副大臣是書為光緒二十五年廷琛提督山西學政時據同治二年頒定之文廟位次圖加以增輯計分圖表兩類其圖凡四一為大成殿祀位圖至聖正位下旁為四配十二哲二為兩廡先賢祀位圖東廡四十位西廡三十九位三為兩廡先儒祀位圖東廡各三十五位四為崇聖祠至聖先世五聖居中下為配饗先賢東三西二西廡從祀先儒東三西二其表則依照圖中祀位次序列記各氏配饗從祀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代秉及生卒年月變後情形所為畧識其生平也考文廟祀位入清之後雖正釐訂次序為之一整嗣是歷有增加遂復漸涉紛紜至同治二年四月再經禮部釐整奏定繪圖頒發特此後又有准許從祀先儒如同治七年袁燮十年張儀祥光緒元年陸世儀二年許慎三年劉德四年張伯行五年賴廣十八年游酢二十一年呂大臨共為九人其位次均隨時擬定得旨允行後即飭下各省遵辦當廷琛視學山西時查得各屬學宮未能依照奉行不僅位次凌蹙并有奉旨從祀先儒而神牌尚未敬製入廟者頗多不可言狀職司所聞遂取部頒之圖重訂

刊行期備典禮然清之末造官流渙散營利不遑類此之事恐亦具文故事視之而已至本旨之件擱置不顧足見紀綱失墜百政廢弛由來已久假此微末更可推知其著者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歷代紀年備考二十卷 道光間刻

清武文試撰文斌字質君浙江錢塘人是書錄記歷代年號自上古至明及外國其列次雖未明標正閏然亦添加區分如於周秦之後始為列國先南朝而後十六國再及於北朝十國附於五季而夏遼金次於南宋徒為大統閏接遂不顧時代凌蹙至於甲子紀年以伏羲為始蓋據史書所書在位年數由大撓作甲子之時而上推之自謂帝繫以上雖有世有年未有甲子編定大撓作甲子尚在六百年之後今以帝繫乙未元載逆推之如此然世遠無稽能難盡信乎又謂史記共和以前不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甲子而諸書年數互異共和以後史冊具在確有可指以其書雖以干支紀上古不過求符歷代之稱以取無稽之談而已自用以降載籍漸多撰記亦詳而考訂繁夥頗費經營春秋列國之世皆別國全錄溯其興亡世系井然備見始末其小國無考者則闕之縱間有失遠未能盡協要之大體精簡審慎微疵可置勿論西漢至明有史可稽故其於列朝各帝祇記起訖不遑年備考惟中有攷元立后建儲等事及革莽竊號亦特著其年而書之至各帝陵之稱皇子封爵均於崩殂之年悉加錄載史籍浩繁錯綜而記每不易驟覽斯乃一一抉出無勞翻檢而得

之有碑譜史、全書雖體例未純、而編排尚稱得體、終不失為備檢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甲子紀元集成九卷 道光三年刻本

清吳晉德編、晉德字養怡、浙江吳興人、是書取各家紀元年等

編、汰複櫛要、別為纂輯、故以集成名之、計分二種、曰甲子繫年

錄、曰紀元依韻編、分合兩備、俾互參檢、用意甚善、書首撰有綱

領、列載歷代諸帝、下註帝名、享位、得祚等事、其排次、自黃帝至

有明、列為正統、以三國魏吳北朝之紀、齊周及遼金、為偏霸、附

錄於次、而西夏則薄而擯之、所編繫年錄、即依之為據、因重在

記甲子、遂以黃帝八年大撓作甲子為始、下訖明崇禎十七年

甲申、共得七十三甲子、至編輯之法、每頁分欄為限、縱五橫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都二十格、每格先橫干支、即將正統之帝稱、元統年數、依序大

書、其偏霸草編、均用細書附記、界限分明、頗稱豁目、蓋自漢武

假天瑞紀年、後世因之、特義例漸違、流於錯雜、如改元而未逾

年、逾年而不改元、以至一年三易元、一帝十餘號、輾轉糾葛、不

易辨悉、此編據史考訂、按年標錄、於其紛更之跡、瞭如指掌、足

為讀史之助、惟同年改元、附次細書、已嫌混淆不清、又記偏霸、

於三國魏吳則詳書、於北魏及遼金等則從畧、為例不一、亦其

失也、其依韻編、所錄元統、合諸家所搜集、聚鑄於一書、尚稱完

備、並以正統、分統列國、備竊篡逆、殘文外國九日、分別標明、亦

使觀曉然錢文非嘉年號竟與前為謚法雜然列不能矯正
前失已為竊識並將黃帝夏商諸君摻入其間祇為求多流
於泛濫致乖紀元本義更為無取統觀全書尚著搜討之功而
繫年錄最切實用特製我不善遂致瑕瑜不掩知此事自有分
定不能強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程安德三縣賦考二卷

同治三年刻本

清凌介禧輯介禧字山茗浙江烏程人當同治二年官軍克復
松江太倉時兩江總督曾國藩巡撫李鴻章奏請核減東南額
賦以蘇民困得旨准行並著浙撫左宗棠飭查各屬按其重輕
分減量減崇崇援蘇例設請賦局辦理其事介禧乃輯此書代
述烏程歸安德清三縣糧賦奇重甲於浙西有裁省必要以供
需為參考計有首列此次議減奏疏以著緣起次列湖屬各邑
現徵賦稅總額用資比較又次則振錄以前公牘私記俾知三
邑受此苛徵之故其書搜集精要羅列清疏三邑額徵之重民
力之困無須別檢旁證即得確況讀之可知浙西田賦以湖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為重烏安德又居其首其害於實斯道之公田及明太祖籍
沒張士誠將屬之私產此類之田概名官田皆據祖籍而重徵
其糧然官戶雖困或尚無與也至嘉靖二十年以逋欠之故竟
將官民二田均攤為額於是民田兼完官租為害遂著三邑官
田特多所以額數亦特高也此外尚有漕運陋規以漕項截貼
為最所謂漕項者於正耗之外又別徵各項之費截貼者初里
民貼贈運丁糧項因雨多米絕以此補彌之後值米貴改折為
銀截出別不同正供皆明季裨政入清末改順治以後迭見核

減終未能盡去。乃乾隆四年。反將裁貼併入地丁。遂成正供。厥
章久定。無敢議改。迨至曾李核減之議行。浙省踵之。規畫之始。
此書頗當局所重視。加以採納。即自今觀之。猶不失為掌固之
資。為考究東南財賦者。所必需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直隸清賦問答一卷 光緒十五年排印本

清朱靖司撰。靖司河南安陽人。咸豐三年進士。官直隸知縣。升
保定知府。擢湖南岳陽道。官至直隸布政使。當光緒十五年。
為保定府知府時。光緒十五年直隸運奉諭旨。查辦官荒旗荒。民荒
無種黑地。照例升科。設立清賦總局。以靖司為提調。遇有疑難。
反覆請諭。筆為此書。自謂蓋申章程所欲言。而非補章程所未
備。凡立二十七目。逐目施以問答之詞。極盡委曲。而措語確鑿。
不蔓不支。無游移不定之病。大抵根據定例成案。言必有本。而
期變通盡利。其所釋義。如旗民交產者。為乾隆二年。准旗民得
賣自置民地。而園地不預焉。咸豐三年。特弛交產之禁。無論老
園。自置京旗七旗。皆准買賣之謂也。旗產科則者。旗民交產比
照四圍民賦酌中定議之謂也。官荒旗荒科則者。每畝按四五
六分三等議租之謂也。旗產團結者。咸豐三年定章。由賣者呈
明戶部。俾餉處呈堂咨取。該管佐領團結。發給買地。民人赴縣
呈繳之謂也。八項旗租者。曰存退。為順治初園佔近畿無主荒
田。交官徵租者謂之存。園去送官徵租者謂之退。曰莊頭。為近
畿百姓帶田來投者。曰屯莊。為雍正間新城固安霸州永清所
設井田。乾隆十七年。交官召佃輸租。曰另案。為雍正三年。將內

務府交出餘地並查抄家產交官徵租曰三次為自乾隆十年至十八年贖回旗地交官徵租曰四次為自十九年至二十五年贖回旗地交官徵租曰奴典為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贖旗人典與旗下家奴之旗地交官徵租曰公產為旗人將地贖回後典與經查出者未交官徵租之謂也雜項官租者由各衙門價買置旗地交官徵租曰鑾儀衛租馬館租廣恩庫租香燈租西河歲修租掛甲寺租之謂也凡此皆官書方志之所未詳士大夫之所不及知賴此書著之雖屬短書小記而有裨於參稽者多矣

約章述要四十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排印本

美國博士李佐白纂輯清浙江桐鄉嚴壽坊詳編是書將康熙二十八年至光緒三十年與外國訂立之約章分類擇錄利權名稱俾便尋繹原委考校得失其體例為章節各有派斷實以章為卷計首標綱領為總論文際立約之理與立約年月地處及緣起次記條約內容為中國與各國和睦中外相助調處中國割產讓受罰中國准開通商海口及通商稅關邊界中國江河通商中國准外人在通商口岸置產造屋中國准各國欽差駐京及不得在京通商中國准外人在內地游歷通商中國准

教士居內地及教堂在內地置產遣使交際中外官員交際外國人民與華官交接教士與華官交接保護訟獄租界移解進出稅務洋藥稅免稅船隻改運貨物海關關稅內地子口稅禁物稽罰中國土貨在境內完稅工政商標版權創造物專利公同國幣度量權衡華人旅居美國華人僱工外洋游學優待都凡四十一章每章之前首有小序綜攝為論簡賅透澈時饒特見以下即分節而書依年為次摘取與各國所訂約章中相同之款目順序綴記皆用大字而原文則細書之附列於後問為案語或敘述事實或發明條義立約經過情形條款大旨不須

覆檢一望而知、頗便省覽、惟書成美人之手、持論雖頗持平、而偏重通商、故於稅務章程、不厭詳記、若鐵路郵政電報等事、均歸諸工政一門、不復分別言之、輕重之間、可以悉其寓意之所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滇省營制民情二卷

北平孫氏藏書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前列通省文官三百七十五員、武職官弁九百三十二員、通省土司土弁土目一百八十一員、各種義人一百六十五種、通省廠地八十一處、通省二十九標鎮協、五十營分、兼及督撫貢品賞進大牌日期、官兵間支餉項、軍政舉劾、然後就五十營分分述之、特注重於汛地廠地、山川道路、亦頗及之、惟述軍人最詳、其應舉姓氏、形貌、服飾、風俗、言語、及所在之地、有雲南通志方志所不及載者、其列營制民情為一者、蓋明制沐國公、以總兵官鎮守雲南、得專制土司、清初吳三桂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平西王鎮守雲南、一仍沐國之舊、三藩之亂既平、乃加重提督之權、而廠地上司盡歸管轄、誠以廠地為鎮丁所聚、容易滋事、非軍兵彈壓不可、而上司各擁兵甲、每營營端、不得不臨之以營分、惟承襲之事、仍由文吏司之、此亦談滇中掌故沿革所宜知也、其編制頗無結構、而語語得實、大約提督初蒞事者、其下以此一編為廠而軍民之事、瞭如指掌、本非著書傳世、故不必以體例繩之、其中一條云、南掌國貢象、十年一次、下注云、道光三十年、即咸豐十年貢期、又一條云、緬甸國貢象、十年一次、下注云、咸豐元年、即咸豐十年貢期、據此、則其書殆成於咸豐之初矣、

城工事宜一卷 本會藏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言城工事宜凡三十六條約可分為四項一為購料工事以磚灰為重即於製磚方法運灰道路述說甚詳尤以算量數目辨別優劣為數二為修築分土城改磚舊城補葺建立石城等工兼及城樓壕口馬道各項造法三為工事如夯礮打法和灰炭數等何者堅實何者敷衍均推論及微為圖久遠四為催工各種匠人主張公平催用不得混派更嚴禁工頭包攬蓋包工不僅偷減工料不能保固且虧空遁逃承辦人員大受其累也書末附語略謂一切修做皆就直隸情形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本司道所已經者言之大概辦法已不出此經手各員須細心閱看請求至一木一繩無累民間能否奉行此又彭彭在人耳目者勉之慎之再各委員此書在工正可加意學習尤須妥分辦公不得扶同草率致煩察詰茲觀其詞旨實為下行通令之文復核之原條內有房山等縣名並多勸誡之語因知此書乃直隸頒發之件經任事者別加錄存惜閱畧年月未記耳然皇朝文獻通考載乾隆十年定各省城垣工程一千兩以下酌用民力修築十一年奉旨以城垣多有殘缺令各督撫督率有司留心整飭又王先謙東華錄載乾隆十一年給事中劉方瑞

奏請將州縣城垣無論千兩上下統令動項修補得旨照行經此次通諭各體吏趨赴功令城工事遂大興此書引舉成案止有乾隆八年一則以後無之由斯以論其通行當在乾隆十一年以前也書於公家工事多經驗之談不同泛論一切工程皆可參用不獨城工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長江水師漢陽船廠全卷四卷

光緒二十五年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蓋漢陽船廠所編歷次奏案以呈該管各

部而未付之刊行者也故每案騎縫皆鈐有長江水師漢陽船

廠委員閱時所條畧分議立長江水師提督始末及船廠歷年

所造長龍舢板工料開支報銷自咸豐十年迄光緒二十四年

為止蓋當咸豐十一年十二月軍機處以安慶先後亟應整頓

江防設立安徽提督駐劄安慶統轄水陸官兵節制九江鎮全

曹國藩彭玉麟欽科議奏同治元年二月國藩議設長江水師

提督分駐蕪湖岳州三年四月以黃翼升為長江提督四年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二月始由國藩會同官文李鴻章彭玉麟擬定長江水師營制

事宜三十條是為設立長江水師提督之始其事宜第十八條

規定設立船廠於漢陽吳城草鞋尖三處專任修理戰船及接

次輪造之責是為設立船廠之始當光緒中葉設立海軍而長

江水師及船廠以專管江防其制不改惟清制修理戰船定有

則例此編所定修理及造船費用俱按其時物價則例已束之

高閣與戶部軍需則例之不適宜於湘淮軍報銷者正同當時

疆臣不以則例自限而部臣亦不引則例以駁之因緣時移事

異不得以百餘年前之例約束百餘年後之事而供揚難作湘

淮軍奮起一切革創舊制蕩然廢棄者已多是亦政治轉移之
一機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銅運陞官訣一卷

本會藏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為運銅解而作故以陞官要訣標列於前蓋自瀘州免銅解赴京師果能遵其言而行則諸事妥善自無舛失例得引見升叙也書中所記章程例規公私費用等項叙述綦詳鉅細靡遺自非親經者不能道出之而公牘詞式全加錄列尤非外人所得盡悉知為饒有經驗之運員所編輯惟既無序跋又不記年月不知著於何時但據所記正運共領銅數注謂現在新例正運領解餘銅正耗為一百一十萬四千四百五十斤分交又雲官赴戶工二局免交考之皇朝文獻通考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載乾隆七年罷張家灣銅局交納之例改為運官自行管押赴局交收其所云新例亦符乾隆八年改八運為四運之數按此推求其作必在八年以後也原分銅運陞官訣領解定額運銅限期運銅章程運銅定例等目茲加檢閱則重複互見界限不清公費例規雖然並陳頗嫌凌亂無次蓋緣隨事錄記未加編排求裨實用同於秘冊然其書之可貴亦在存真未經塗飾耳大約陞官訣一篇於銅運起止將科免催船裝捆查驗催趕防匪江行停泊吊驗守風等事皆詳言辦法附記費用為全書主腦其餘各目不過據條陳例例規用資參照為運官當知之事

而已運銅事例官書祇載其大端不及瑣細其書銅運既久演為定例者不少從違之間利害立見惟自來不見記載只可得之口語流傳幸有此書得窺其全至記實灘摸子竊銅等事不足資舊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西江政畧三卷 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清楊朝麟撰。朝麟字蔚齋，奉天人以監生入仕。康熙五十三年，官江西南康縣。因輯之其所治公牘，為此集。上卷曰條教，以告民者也。中卷曰文檄，以率屬者也。下卷曰詳稿，以事上者也。後有小陰全以淡跋，稱其言言準的，搜括利病，如老農課晴量雨，而相與談桑麻樹藝，如秦越人顧見垣一方，而臆肺結轉，無纖豪之避。東萊毛貞跋，稱其事事入人之隱，而且字字挾人之蘊，誠有如安漢相國所云，飭吏愛民，興學造士，慤慤至意，雖欲福此一方人者，推挹可謂甚至。今觀其書，如禁官吏勒買土產，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嚴禁當舖重利剝民，宜遵成例二分行息。如飭拿地師訟棍，如修葺書院，增置義學，均可謂惠民而兼知教養者。其餘列勸禁事宜十二條，尤切江西利病。勸諭安居樂業八條，則溫如坐語，弭盜十條，則凜若霜。命案十條，則又語語發伏，窮極幽隱。蓋雖案察為明，而不傷於刻薄者，書中有回旗回籍官員家口造冊之輕薄詳稿，謂定例旗員及奉天四川等省回旗回籍官員，應造家口冊籍，各省有司，初將官員之女，開列乳名，此例甚奇，何以四川與他省特異，通考定例各書，皆未載及，宜可備輟聞之考訂者矣。

清治新書初集十四卷 二集二十卷 康熙間刻本

清李漢撰。漢字望翁，浙江錢塘人。是書初集，成於康熙癸未，目錄云首遵功令，專輯理學政治之書，是集以學術為治術，使理學政治合為一編。又皆名官新稿，不收一字陳言。至於區別論次之間，亦皆稍獻舊說，略資採掇。其書首為漢所撰詳刑未議，慎獄舊言，以次凡分四部。曰文移部，區為履歷、刑名、學政、軍政、漕政、屯政、錢法、鹽政、推政、釐政、茶馬、水利、驛傳、工役、荒政、庶政。凡十六門。曰文告部，區為問防、條約、飭佐貳、飭吏胥、懲衛、上蒙、慎監獄、禁詞訟、講鄉約、查保甲、正風俗、諮訪利弊、較士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士、約兵、安民、招撫亂民、勸諭逃人、監禁、救荒、庶務。凡二十一門。曰條議部，區為議積貯、議城守、議海防、議海禁、議剿賊、議清務、議監法、議詞訟、議中役、議荒政、議民風。凡十一門。曰判語部，區為人命、盜情、賊情、姦情、飲條案、訪犯、通海、匪逃、左道、詐偽、特逆、犯上、婚姻、承繼、墳墓、產業、租債、爭訟、抄搶、誣騙、匿名。凡二十一門。又區為若干類，二集成於康熙丁未。體例大抵仍初集之舊，而去條議約為三部門，類之增，異於前者。則有若詞訟、河工、修造、科場、官常、民事、鬼神、僧道、祥災、稅務、教養、舞文、誤公、勢官、為衿、豪民諸目，而某省通微公移、文告條議、謝詞，分類入錄，雖

苦於纖屑瑣細、而一時功令、賴之以傳、未嘗不可以窺見當時
時政、如所列平西王、咨戶兵二部文、則儼然史料也、初集明清
并取、二集則專於清、於清人皆畧序其官階爵里、間亦可資考
訂、漢本江湖唇吻之士、志在射利、本不知何者為學、何者為政、
然恃其交通聲氣之力、取精用宏、則彙集之功、固有所不可沒者
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歷代錄三卷 咸豐五年刻程國種本

清模禮撰、禮字少蓮、號程園、江蘇金匱人、道光末、入壽光楊玉
堂幕、玉堂官涇川府知府、繼州知州、署慶州府知府、禮皆在事、
後乃輯其所為公牘、而成此書、故篇首題玉堂主稿、禮撰文、蜀
中物敗民庶、各執叢生、時當江寧和約初成、洪楊崛起、蜀德於
川楚教匪之禍、正籌防堵、故此書所錄、在豫州則有約束書文、
條規、差役條規、練團條規、公團條規、解匪章程、保甲章程、條約、
夫馬局章程、其經費多籌之於盜、乃又有川省盜務之議、迨署
慶州、則有設汛防、修炮臺、防堵各稟稿、禮別著有借著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三十五則、策粵匪必敗、主張選兵練勇、倡勇守城、用間設險、而
歸於奏報、以資整頓清野、徵求曾胡、深悉當時利病、足與此集
所言互相發明、行事頗與禮所策暗合、乃其言終不見重、姓名
不顯、是時督蜀者、為黃宗漢、亦揣摩逢迎、以養癰貽患者也、安
足與謀乎、玉堂為程園四種序、稱其縱橫之豪放、不可端倪、每
勸之飲、抑以養才、舉程為喻、謂不中梁棟材、而足以新萬民、蓋
亦有激而談、其後蜀中果有藍李石達開之亂、禮之深識遠慮、
一一皆驗、談蜀中事者、若以此書參之、當可得大半矣、

浙東籌防錄四卷 光緒十三年刻本

清薛福成編。福成字叔耘，號庸菴，江蘇無錫人。同治丁卯，劉貞佐兩江總督曾國藩幕，歷保至知府。授浙江寧紹台道，擢湖南按察使，簡派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書為光緒十年六月，福成本命分巡浙東，抵任之時，值中法越南構兵，法國海軍肆擾閩臺，復結隊北窺，以浙省防務單薄，有繫蹈寧波之意。巡撫劉秉璋檄福成綜理營務，於是籌防備戰，漸臻完固。及法艦來攻，迭受挫創，相持四十餘日，卒不得逞。迄議和告成，猶逗留三閱月始退，而浙省以防禦嚴密，未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獲安謐。本建疎蹕，事後彙集重要公牘，成為斯編。凡分九類：曰稟、曰詳、曰書牘、曰咨、曰移、曰札、曰照會、曰告示、曰電報。所錄各文皆依原式，以存其真。詳註年月，依次排列，亦可見弛張之原委。或義有未宣，則附為添語，以暢達之。就中以稟詳書牘等類，最為精要。凡據險設防、配置兵營，以及蒐集軍實各端，筆畫既周，且謀及久遠，不僅以蔽目前之事為止，可稱蓋謀深算矣。至此役賴將士用命，始保無虞，但其始，淮楚兩軍幾起內鬨，福成極費調停，始歸於好。又封口之際，洋商藉口貨運，百般阻撓，意涉利敵。示經福成折衝得當，方戢奸謀。並遷移法國教士，以清

間諜，在兩外籍引港，以杜嚮導，所以內無顧慮，併力禦敵。凡此種種，皆見其幹濟之才，足擔艱鉅之任也。福成順著勛勞，惟因奏報無名，遂附入家書，委婉示其不平，可謂功名之念，賢者不免矣。然全書所記，規畫頗密，收效甚宏，足為言海防者所取資。而中法之役，亦可以觀其消息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聽黃鶴館外篇一卷 光緒十年刻本

清魏邦翰撰邦翰字秋屏浙江嵊縣人同治丁卯舉人官福建古田知縣此書之撰正當中法戰爭故以京備為名為篇十曰識情形曰款腔誼曰募土勇曰防海口曰練勇丁曰儲材料曰設重鎮曰舉公會曰籌運道曰安華團末附砲臺作法及中外各種陣法大要主於聯俄德以制法日朝鮮臺灣安南應設海軍三鎮中國應與朝鮮暹羅各自主國訂約通商共立公會攻守同盟而以中國為之長安南則主於戰後收為土司付別水福等土之以圖治國永為中國藩屏餘多紙上談兵間亦有閱歷鮮熟之語其儲材料一篇應數人之屬火器之屬軍器之屬水戰之屬守城之屬攻城之屬金之屬木之屬石之屬竹之屬絲之屬土之屬乾之屬革之屬藥餌之屬器用之屬食物之屬羅列名物千百不休不知此豈區區篇幅所能盡乎最足供笑噱者謂阿非利加人性最喜酒飲輒沈醉可以燒酒誘之又謂以紅薯煮羹賊人輒死之類其籌運道力待海道為主河運為輔言之頗自成理雖兵食不得不兼顧而言之冗長利病各半有不繫於戰時者何若別為一書之為得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前守寶錄五卷後守寶錄二十卷 咸豐三年刻本

清魏聯撰魏聯漢軍正白旗人官至湖南按察使因事降湖北督糧道後復寶慶為建寧祠此其知寶慶時所輯公文書也前集自庚戌五月起至是年十月上後集自辛亥閏八月起至癸丑四月上蓋中間曾一去官故集分前後寶慶當湘桂之衝楊之起防務吃緊又武漢院涵湘向通地皆匪故此書前後所錄公牘不出治匪與防堵善會三事是時曾國藩倡為湘軍賂東璋撫湘首主除悉務盡之說故魏聯訪拿匪掌務極嚴厲其通東最拿唐匪有云受印之初即選勇訓練事以戰匪為首務

唐匪既不迫於饑寒又非有人脅誘祇以意圖武斷鄉曲慕朱家郭解以自豪動以切富濟貧為詞盡惑無業鄉愚卡阻未殺則借口保護自全據年鑑劾則借口緝私定例創立老帽三六九六五老八十五等名目竊窩藏盜賊牽牛抄毀邑在教會各匪以恩惠結貧民倚紳士為護符專識之人不以為唐匪而以為豪傑唐匪雖有不入會之人而會匪中若無唐匪斷不敢擾害閭閻謂唐匪視會匪較匪賊匪為尤可誅觀此可以知其行事矣其壬子三四月之交所輯粵匪情形多足與他書參證惜僅有稟牘而無詳細手摺不足以窺其全義倉所賴竟成拒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石達開圍城之功、實慶人至今德之、書首有癸丑十月自序、謂
所與密謀而審計者、惟故友王君麗生、一切稟牘文告、皆出其
手、不幸分夏一疾不起、每覺其遺稿、未嘗不感傷泣下、因彙集
付梓、一以存故人之手蹟、一以備守郡之記載、他人所為政書、
多由幕友之手、而主者颯然居之、不疑、冠聯獨慙慙故友、持表
水之、蓋所謂不沒人之善、而善自著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劇變篇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清月身錄撰、身錄字幹叔、湖南桃源人、仕履無考、是書篇目凡
十四、曰改革、得失、巡幸、官制、學校、財政、兵籌、內治、憲法、刑律、廣
商、公權、外交、輯教、自序謂、庚申以後之變法、失之粉飾、戊戌之
失、在急切、因取諸家之說、酌劑其間、傳以己意、今觀其書、多取
馮桂芬校邨虛抗議、鄭觀應盛世危言、陳熾積富國策、楊毓輝
寄檮虛富強習議、其他稱道及之者甚罕、或薄之也、屢舉日本
新制、蓋稍能諳譯籍者、書成於庚子之冬、新被外創、故言還都
最力、當時士大夫嘗有此議、然知北京不可居、欲移都武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達寇往之義、既而遭災、此部必致旅聽、乃倡保滿洲保蒙古之
說、亦迂迴乎、知理財之要、而不知生財尤要、乃欲徒恃稅賦
至議取丁稅、又謂待通設警察而後行之、殆欲以警察司其事、
窮鄉僻壤之地、亦將遍設警察乎、抑調查戶口、但責之警察、即
能舉其實乎、光緒中葉以降、士人攘臂而談天下事、號曰時務、
多為奇說謬論、然未嘗無一得之思、蓋皆展轉販自外人、及付
之施行、與事實相去甚遠、而後杆格橫生、乃談之粉飾急切之
態、亦皮傳之見也、身錄此書、卑之無甚高論、而頗取古事相印
證、雖同為畫餅之論、要不失較有本末焉、

求是齋公牘彙存十五卷 宣統二年排印本

清陳際唐撰、際唐字克齋、安徽懷寧人、由廩貢選教諭、保知縣、
據知府道員、官至新疆布政使、光緒三十二年、官山西河東道、
宣統元年署理山西按察司、因取兩任中所治公文書、編為一
集、分吏治、學務、武備、積儲、刑案、禁煙、種植、典革、為目八、即以為
卷、又以河東專責為益、益務纂集、故別為一卷、類分卷凡六、自
陳集後、復疊為纂署稿、卷、而以模範監獄章程、事規則、審判
章程、檢察章程、檢查通則、審判規則、檢驗規則、典簿規則、看守
規則、司法規則、承發規則、審判傳習所章程附之、合為求是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公牘彙存、自庚子以後、山西舉辦新政、經費多取之於益、加以
賠款路捐、課項日增、銷路愈蹙、際唐悉心經畫、設法疏通、官運
商運、奏銷乃得溢額、一時能名、頗著、實亦留心庶事、勤於為政、
觀其文移布告、尚為力爭上游者、所草司法各種章程、則頗為法
部採用、頒行、乃自謂責任起於熱石、玉路基於推輪、異日逐漸
改良、必有進於是者、亦足概其志在集事、不自滿假、可謂有為
者矣、

牧氏贅言一卷 日治三年刻本

清王景賢撰、景賢字子希、號希齋、又號伊園、福建閩縣人、道光
己亥舉人、著有周易乾辭論語述注、性學圖說、因學瑣言、伊園
文鈔詩鈔、都為義傳山館集、此書附於因學瑣言後、蓋以篇幅
寥寥、且學與政本不必分之故、然精言粹語、其重宜在篇幅
寡、遂為別出之、論政則備、而要歸於學、故曰與大利、除大害、
自過人之才具者、往往能之、至斟酌盡善、無一毫之弊、而人皆
沾其惠、則非真學問人不能然、有學不可自恃、故曰徒恃清談、
而作事不合人情、其究也、人受其病、與貪酷者等、有學又每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雜著類 論衡之屬

之迂拘、故曰為政最急者、有文而無實、細約請法、事之美也、奉
行故事、何足聞、愚民之耳目哉、又曰、律例有一定、民之犯罪無
一定、范律例以入人於法、真是枉請十年書矣、又曰、理財二字、
最是切要、愚者以為不足道、其論為治、端在縣令、故曰擇邑令
不可不認真、一方之民命、俱在此人身上、又曰、上官不可輕
視縣令、其論為令之要、在轉移風俗、以漸養其真誠、時時以一
邑之民生為念、其他又復論述、上可嘉想者、之非通達事理、
閱歷有得、不激不隨、心平氣和、真儒者之言、亦真名言也、景賢
謂學一宗、朱子潛德自修、壽至九十六而卒、祀於鄉賢、教化流

行、因宜其有此通鑑之言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職官類書之屬

定例全編五十卷附續增六卷 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清李珍編、珍字璘、江西南昌人、此書前有李珍序、稱爲宗人序、載於文集中、知其書亦頗見重也、珍自序、則例類編、定例以案、增則例類三書、以六部分類、未明各部職掌、如有司盜案、參發、不爲刑部而爲吏部、武職緝盜、則隸兵部、八旗盜案、爲兵刑二部、偷割人參之盜案、爲兵刑工三部、倉庫之賊、兼於戶刑、馬禁馬政、分隸職方武庫、而專掌則太僕寺之事也、三書皆未分政言之、故後輯爲此書、以爲非會典不足以知其源、非定例不足以悉其變、故康熙二十五年所修會典條目、錄其沿革、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輯定例於後、自崇德元年始、至康熙五十四年止、凡定例已廢者、加符號以識別之、凡分宗人府、內閣六部、及理藩院、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內務府、翰林院、詹事府、太常寺、順天府、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國子監、六科、中書科、行人司、欽天監、太醫院、五城兵馬司、鑾儀衛等、二十九衙門、會典原有上林苑監、以其既裁、僧道錄、無間政事、故俱不錄、除輯錄上述三書外、復輯六部則例、中樞政考諸書、凡三百三十目、四千四百四十四條、本名與例全書、後始更今名、續增六卷、則迄雍正元年六部新例、並坊肆所增、或非珍所排比也、按清代會典凡五種、自乾隆別爲

則例多錄康熙會典舊文閱者多從省減故清初章制沿革不
彰即由於此其時館臣或以則例類編定例全書等書出於坊
肆不足采錄而不知定例不可臆造也故此書不惟體例較善
於則例類編等書實足補正乾隆會典則例之闕考清初史事
者固當寶顧於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定例續編十二卷 乾隆十年刻本

清梁樞修編樞修字純大江西高安人是書以定例全編迄雍
正元年為止無續之者乃本於處分則例邦政紀畧中樞政考
學政科場會典等書凡廷臣條奏見於邸鈔議准通行者悉為
採錄自雍正建元迄乾隆九年為止每事皆摘事由畧記年月
照律目分六部編載樞修既以定例續編為名則應續李珍之
書凡前書門目不得輕於改易否則何續之有或書實射利徒
襲其名而非樞修本意未可知也然李珍能知典例源流勒為
成書足徵其時為史者尚知尋求國家掌故至於雍乾之際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刑名是尚一行作史者但熟例案即可作仕學指南宋濂之致
遠望康熙之朝如隔世焉先後僅二十年間風尚之變如此學
者即此足知康乾政事之隆污矣

條例約編七十八卷補編不分卷 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清王德撰、王德字達齋、滿洲人、官至刑部左侍郎、此其官安徽按察使時所輯、而屬懷寧教諭王儀勳、勳之者也、清制以例治事、而定例有刑例、及則例、通行條例之分、刑例附於律文、而則例分於各部、通行條例則上諭條奏、每定一例、必備錄全文、頒行各省、自乾隆九年、湖北按察使王去浮奏准入於交代、自是各省始有刻本、或名之曰省例、王德以為因例而不知定例之意、不可以言治獄、則條例重焉、乃以江浙所梓為藍本、廣為蒐討、分類編輯、上諭則全錄、條奏部議則節錄、其條奏先後準駁者、不為采輯、以備參稽、詳例而畧案、凡分六部、各為子目、自乾隆元年、至五十七年為約編、取其卷帙稍儉、易於編檢也、自五十八年以後、至嘉慶元年、則按年依類增補、不分卷數、首卷目錄、每目後有一小序、詳叙沿革增省之由、極有裁識、大約即姜暉所為、是書開目浩繁、分合極當、雖只乾隆一朝、而言其體用頗似唐宋會要之修、非會典之徒事具文者、所得而比擬也、信乎掌國淵藪、不當僅以條法目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皇朝經世文四編五十二卷 光緒二十六年石印本

清何良棟輯、良棟自署滿洲、則浙江定海人也、此編所續列門悉依前書之舊、惟西洋之事、向皆歸入洋務類、茲則遵照總署新名、亦改標為外務部、節稱外部、光緒不協、不若遵云外國、尚為質實、至於子目、為迎合時尚、不免多所損益、計治體門子目九、為京治、政本、富強、變法、培才、用人、臣職、教養、廣論、學術、門子目二十、為京學、法語、儒行、師友、書籍、譯著、通論、格致、算學、測繪、大學、地學、聲學、光學、電學、化學、重學、汽學、身學、醫學、史政、門子目十、為史政、史治、官制、考察、大吏、言官、銓選、保舉、守令、吏子戶政、門子目二十三、為戶政、國債、理財、稅則、釐捐、賦役、漕運、鹽課、倉儲、屯墾、錢幣、刑法、銀行、農功、蠶桑、商務、齊會、鴉片、公司、荒政、疆域、養民、絲茶、禮政、門子目十八、為禮政、大典、學校、考選、游藝、禮使、公法、約章、議院、交涉、訓俗、宗教、婚嫁、喪禮、教務、會章、選舉、報館、兵政、門子目十七、為兵政、兵制、兵法、海軍、將士、糧餉、火器、邊防、海防、國練、保甲、戰和、戰具、地利、劃區、郵政、火政、刑政、門子目三、為刑政、律例、治獄、工政、門子目十一、為工政、製造、紡織、機器、鐵路、礦務、船政、學政、海塘、水利、河防、外部、門子目十四、為吏傳、商務、稅則、錢幣、盟約、交涉、軍政、戰和、刑律、製造、鐵路、礦務、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審

史部政書類

皇朝經世文新編三十三卷

光緒十四年石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及瑣細尤為非外然當時之行各項新政如軍財郵電鐵路等類臣下奏疏洋員報告瑣錄所及多非外間所能常見是亦自有其長不能盡沒故持久而久之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二十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石印本

清甘霖輯韓字賦羊福建閩縣人是書齋新編列門皆依其舊亦為通論召德官制法律學校國用農政鑛政工藝商政幣制稅則郵運兵政交涉外史會黨民政教宗學術雜纂三十一類惟併舊卷數以一部為一卷微為不同耳自稱書齋新編續集何敢稍違教宗擬改教務而卒不敢改其政會黨擬併閩如而卒勉強選文今觀所選起辛丑六月訖壬寅五月凡奏議論說頗無遺漏即偶有辛丑五月以前之文亦為各編所未見是以較論說多歲時務者所作特就時立論每多拘滯故各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所收於日數十無一二大約公牘採取最多空談瑣錄極少尚能就實秉虛自符其言一矯浮虛之弊尚知體要然選之本旨原備參用則編輯之間因時損益自不必拘拘於前規乃為踵襲之故必求前虛依據於不恰意之上雖明言之而不敢改無論其為表言為飾詞究嫌近於前同其舊新編列目未見盡協而選材越範有乖義例若此書選擇較精排次適當兩相比對後頗勝前也其特正新大興之時內外一切措施多訂為章程為實行之據編者於議論之外特注意及此廣為搜羅不厭其多一存一時法制在當時因為檢尋有用之書至今日亦不失

為參考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釋奠考一卷 禮凡義書本

清洪若皋撰。若皋有南沙文集、四庫總目已著錄。是書考論文廟祀典，自漢迄明，變遷雖過，舉要述實而記之，尤注意於始制。輒為書明，或有事涉掌固，文不能盡容者，則為之考訂註釋，更為完齊。大體條理清楚，文詞簡賅。於孔廟祀典，應應以道，如指諸掌，自非善於運化，長於為文，不能如此也。其文約可分為四段：首據禮記、論語、釋奠之義，簡而得要，復以漢文翁立學宮於成都，首祀孔子，實開後世釋奠之宗，即以此名其編。次叙孔子封諡祭饗各禮制，及配哲賢諸氏進祀退罷始末。又次記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世宗穆宗之禮典，所有稱謂、禮數、位次等，皆依次書之，以著文廟斐然之序。至是始定。最末論對於先師主祭贈諡號，改冕服，增易蓬豆樂侑，均於義無當，加以難服，並當順康之際，此種議論，頗為伸張，故為說以抵之。茲綜觀之大抵，前則據史以記事，與後則據理以議是非，而其議論精湛，尤為全篇義旨所粹。如謂孫季敦易蓬豆十二為八，樂侑八為六，原為避天子之禮，乃議者多主復舊，據祭從主者自應用天子禮樂為說，如是必天子親祭，然後可。若郡縣俱行之，不幾僭乎？就事論事，足塞議者之口。是以後來言之者雖多，終莫能易也。然其論則嘉靖禮制

有張學政參考百工之是非博稽衆論之異同者為不易之典
等語推服既已備至矣乃於王通歐陽修陸九淵等之從祀則
取程朱之言遂斥其失又以十哲書子不書名而廡諸賢則直
其名顯分等差似屬未安指議禮者留其實所見雖近於理為
詞則不免矛盾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孔廟從祀末議一卷

明代蔡書錦編

清閻若璩撰若璩有古文尚書疏證四庫總目已著錄此書論
列孔廟祀典及從祀賢儒進退以備採施體類條陳故以末議
名之其稿之始撰自論議孔安國之仍宜從祀通推及於祀典
根據經史發舒已見附載於疏證之末嗣於康熙四十二年復
經刪改訂正條理道具自序別為一書其子詠改而梓之遂行
於世張潮收入叢書中後以疏證間有異同因附錄原文於後
而相參對義理益彰用意甚善也其所議者凡十一事第一言
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簋立於太學第二言十哲而外宜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有若公西華而賢於廟庭第三言秦冉顏何宜復祀縣尊宜補
入第四言公明儀宜從祀樂正克宜進於廡第五言魯申申
詳均宜從祀第六言河間獻王德宜入從祀第七言諸葛孔明
宜入從祀第八言范仲淹宜入從祀第九言蔡元定宜進於兩
廡第十言黃幹宜援蔡沈之例以進第十一言而廡先賢先儒
位次凌躐宜請釐正持論平允考訂精核毫無門戶之見故頗
為世所重考之皇朝文獻通考康熙五十四年增祀范仲淹雍
正二年增祀文廟位次並復秦冉顏何祀增祀縣尊樂正克
諸葛亮黃幹乾隆三年以有子升配東序是則若家私議已多

見諸施行。至康熙五十一年，朱熹升進配享，與若陳聖徒四科。各三之議不合。然十二哲之稱，發自若陳，至高宗又升配，自予其十二之數，遂足勒為定制，有不能不歸功於倡始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雲南鹽法紀略二卷

雲南大學圖書館藏

不著編人名氏，所錄為嘉慶初年間雲南議改鹽法公牘，自始課及以及實行，依次羅列，可悉經過。其書本督署主之，而公文格式，俱存舊貌，知為督幕鈔書也。大抵雲南鹽法，向按各州縣戶口多寡，酌定額數，官運官銷，及乾隆晚年，用兵餉絀，解松不力，官鹽滯銷，拖課為數甚鉅，地方官為餉考嘆，不免出於壓派，有計口授食，按戶分攤，隨糧均派等弊，政人氏不堪苛擾，往往聚眾抗不領鹽，於是鹽法益壞。嘉慶二年，勒保為雲南總督，有請改變舊法，為民運民銷者，惟司道持議主德不一，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所顧慮，未能即行更張。迨四年富綱再署總督，頗主整頓，遂納迪南道唐廷廉等之議，毅然上奏，所定辦法，為寬煎寬賣，民運民銷，由州縣招商赴井青鹽，輸課輸票，并自經理發票收課，自是官不經手，民亦相安。試行之後，極著成效，後遂著為定章矣。當創行之初，阻礙橫生，均經詳為籌謀，始具規模，而於歸還舊欠一事，尤費經營。書中所錄，得見其詳，可知始事之不易焉。大清會典事例及王守基鹽法議畧等書，皆記載雲南鹽法改變之事，惟祇錄現制大凡，不詳變更細目，此書公文奏疏，備載靡遺，足資參稽之助，故著而錄之。

皇朝樂舞錄要四卷 光緒十九年刻本

清李翰編輯字字生湖南湘陰人是書以卷為次首為樂制次樂器次樂舞又次樂章自謂採錄會典之要而後恭錄御用樂舞樂章又以吾學錄僅載文廟樂舞而闕廟文廟樂章舞容皆未之及故一一詳載俾後世有所稽考今觀其書樂器尺毫有案語云敬詣闕里恭核欽頒各器尺寸拜觀金絲堂上所藏藏康熙五十八年聖祖所頒中和韶樂器一副繼至揚州大匯閣請御纂律呂正義前後編知輯精研樂律測量分度用力甚深且多取材於律呂正義樂制一卷所列律呂分均四倍律工尺字譜笛簫字譜定絃樂絃音清濁二均之度分律呂故宮轉調圖表皆正義原文餘亦多所採摭而附案語以申其說時有精湛之論凡稱京樂以外皆皆是也然則云僅採會典而後蓋謙詞也湘中自瀏陽郭之桂而後頗多傳研樂律者若此書雖未足語於新知發明然繼述有作多存典制亦不可少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昭代樂章恭紀一卷 昭代樂章新編補本

清張玉書撰玉書有康熙字典四庫總目已著錄是錄記增廟祭祀樂章曰冬至大祀于圓丘曰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曰夏至祀地于方澤曰春分朝日曰秋分夕月曰春秋二丁日祀先師孔子曰春秋二戊日祀太社太稷曰春秋二仲祀歷代帝王曰仲春祀先農壇曰時享太廟曰歲莫禋祭太廟曰孟夏歲莫祀太歲月將之神共為十二祀惟本錄三大節慶賀樂章因知成書在康熙二十二年以前也每祀之後各記事實有為會典通考等書所未及載者如順治十四年命建享殿于太城內祀上帝亦奉祖宗並配康熙初罷又奉初先殿初建於十四年更建於十七年九月除夾室外增建殿九間均於禮制有關是補遺漏者也其所錄各樂章核之通考皆為康熙十六年所頒定至是樂章粗備不復襲用勝朝之舊至書於錄記新章之外附有所譜因元會仍用滿制未能同一意主譯撰略謂典制元會樂作于殿上名曰恭式所陳皆昭代故事率以滿洲舊俗充其選有旌旋兮矢躍焉莊陣之容有屈伸迎反俯仰疾徐之節特以歌辭無漢音未遑頌之太常俾樂工肄習應命儒臣援據其事撰譯為歌詩為高廟文廟樂其言亦闕掌故為他書所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詳雖僅寥寥一卷而有閩史事甚多固當錄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以書類

北歐拉山應祀上曲陽考一卷 昭代禁書而集本

清劉師峻輯師峻字峻度江蘇江都人順治丙戌舉人官至工

部主事崇順治十七年三月改祀北歐拉山於山西澤潞州其

議發端於明之馬文升至清初刑科給事中黏木蘇史仲前議

遂見實行皇朝文獻通考詳載其事又皇朝奏議亦錄存本盛

原疏有石晉以雲山與契丹澤潞不在版圖迄宋亦未及混一

仍祀曲陽亦因循就簡之圖似非一統盛治所宜曲陽乃在京

師之南而澤潞在京師之北我朝統一華夏版圖益於前代不

祀澤潞而僅祀曲陽尤為未協等語盛贊本朝所以能動聽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以書類

許也侍師峻為寧曲陽殊不以輕議史祀為然乃輯此書以正

之末猶為在下史與有事神治民之責不敢不題也考據仰惟

持國論者之靜整其意顯然可見矣此書首記自漢迄明應朝

祭北歐之事均在曲陽凡天子巡幸親祠者三即位祭告者十

八災早禱祠者十九修常祀者二十四皆採自史籍頗稱賅洽

以見曲陽祭歐由來甚遠隱微始自石晉之議次錄明禮注倪

岳議覆兵部尚書馬文升疏及沈鯉議覆大同巡撫胡來貢疏

而沈議引證確切文詞暢達故全錄之蓋本盛原摭拾舊議以

請斯亦摘取舊議以相版無須直改其論自破末為案語總攝

發揮主張乃遵世祖初制遺詞曲湯其渾源州一小姑存古北
獄之跡意在調停莫復舊制當建議改祠之時無人敢非難之
師峻以一木條獨能發抒駁議其事雖微亦頗可紀也惟案語
內多指摘本國之語而原奏不載非別取參對無從查曉按諸
通例不得不謂之疏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交涉約案摘要七卷附編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清王鵬九編鵬九字逸軒浙江歸安人光緒二十四年以候補
道任江西善後局洋務委員付通商約章簡纂之例編為此書
通領各篇以備辦理交涉查引之用凡分三門曰傳教曰游歷
曰訟獄而訟獄復分有控告審斷欺凌擄掠命盜情務捕亡五
目蓋江西位居腹地非同沿海要衝對外交涉素鮮惟教案糾
紛時起處理頗感棘手故此書所重專在保護理訟及其他
也其編次首列咸豐以後歷須保護教民懲辦肇釁各諭旨次
則分門而記為條約章程成案三項雖取之類纂者十居八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而新訂章案皆列之於前俾含實用當文列後以供參考茲於
目下標明之至約章各文義或難明事有贅繁亦均詳為註釋
免致誤會自序稱各篇之中報教案不啻百數十起甚有閱歷
既久忽然呈報者更有案結多年無端翻控者之半同由教民
漸不如前而當時地方官之不明條約不知真偽者亦未始非
案懸不結以致今日難端之所自起也又巡撫翁曾桂序之論
民教齟齬之故亦謂吏之健者強項自喜力稱厥口使不得逞
致怨憤顰眉滋蔓無已時若畏事之懦吏則又以吾民易虐多
方違就以媚之遂致睚眦日益眾此焚馘之慘所由集也時各

地教案慘禍、皆由官吏措置失當、有以釀成之、其言可謂洞見
厥結矣、至教民假勢橫暴、亦緣官吏不諳約章、而以折服紳商、
此書之編、即為彌清消禍、變而起、大吏善之、助之刊行、列入文
代、用意良善、惟條數約條、過天主耶穌二字、均空格一、按明末
尊崇、鵬九非振教中人、何以此亦論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大清律例通考四十卷 光緒二年刻本

清吳壇撰、壇山東海豐人、乾隆辛巳進士、歷官至江蘇巡撫、家
世習律、其父恭定公、久官刑部、與修律例、故壇亦萃畢生精力
於律、因輯為通考一書、自順康雍乾歷次修改、字句之增刪、律
文之增省、無不覓委窮源、詳載最核、列舉某年增、某年減、其已
刪之例、則附書本條之末、申明所以刪定之故、至於律之沿革
門目有盈、則推之法經以來、歷代變遷、貫通古今、著為案語、版
制一類、關係律之重輕、乃析表經義、詳論疑似、出入之間、最為
精審、清制重例、律例并行、而例多於律、抉擇比附、尤見用心、惟
輯例迄乾隆四十三年為止、自來習律者、在明律意、能言源流
者至罕、壇為此書、不但明一代之典章而已、後來大清律例根
原等書、即本之而作、然避其闕博、清季薛允升沈家本深通律
學、以壇較之、則闕山之功、實有難於後人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皇朝瑣屑錄四、四卷 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清鍾琦撰。琦字伯農，四川樂山人。以諸生受知駱文忠。丁文誠奏辦鹽務，保舉知縣，未任而卒。是書分掌故、輟事、學校、科第、兵制、武功、志義、剛直、微猥、附雜賦、權說、附抽釐、漕運、附七田、河防、附工式、鹽政、附茶課、錢法、附礦務、倉儲、附賑濟、國計、附籌餉、法例、邊疆、驛站、風俗、祥異、物產、外藩、異域，凡二十四門。自謂其書本八十卷，因倩人分散，十以五六。老年不能補綴排類，即以殘稿付梓。後植錢價翔貴，又減去二三。然則其書佚逸者多矣。雖不必以體例繩之，然門目過繁，特立掌故一門，其實所言者，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嘗不可分入別類，且其他所言，何莫非掌固乎？既專言典制，而又自稱忠義、剛直三門，似在存人，殊嫌清其所本之書，自言喜讀國史，即鈔皇朝通志通考諸書，多取論摺，其他諸流傳甚廣者，即不遍等書名。若近人所述，必備錄之，不敢掠美。今觀其書，多由纂述，非僅採錄，未能一一皆著出處，不足為病。惟所云稱引近人撰述，乃不出即潛紀開一二種，豈所引者業已刪削，序例中未及改正歟？其自著芸香書屋筆記入錄者，則備著之。且計若干則為，亦嫌不倫。書中往往稱定例如何，而不記何朝定例，未免空洞。大約其書頗存舊聞，道成之際，耳聞目見，足資

參考者甚多。於蜀中事尤詳，皆未可厚非。而凌雜無次，三自言之矣。有清一代，此類撰述極少，雖通而存之，要為有勝於無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平心錄一卷附活保甲書

康熙二年刻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字元亮，號樸園，一號滅齋。河南祥符縣人。江蘇金谿、崇禎庚辰進士。入清官戶部侍郎，以事論斬，獲釋。康熙元年，起補青州海防道。五年，調江安糧儲道，復以事論斬，遇赦得釋。旋卒。事具清史載。臣傳此書即官青州道時，與其公牘條教而作也。曰詳、曰稟、曰示，不以類聚，惟依年月為次。末附活保甲書。述人益職並重活之，取義不可知。豈活人活用之義，有雙關者歟？亮工以善為政，得人稱道，而其得罪之名，不曰貪酷計賄，累萬，即曰縱使使和，或謂亮工得名甚早，依附東林，順治中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爭甚烈，為劉正宗所陷，幾罹極刑。然則復為叩頭保劾奏論，敘又誰陷之？其人實有吏才，工於文詞，能以聲名奔走當世，有憐才好士之名，又其得罪人多惜之，其實人品無足取也。此篇多及進人之事，其時高進之禁甚嚴，往往因之止身破家，觀此書所論，可以知其事株連之眾。次則率吏髦役，凡示諭民人之詞，多取口語，為溥為之序，所謂雜以委巷俚談，務使小民遠近咸過，而斯猶其竭次鄉延耆之心。為問師鄉三老喃喃之語，如香山之談，女子能解，前無古轍。後開來還因知當與晉字唐詩宋詞元曲並有千秋，既稱其政，復論其文，蓋使筆如舌，不止游戲

三昧，使讀之者心服而口輸焉。未有不稱其治行者也。若舍其人不談，但就事論之，足知其時易代不久，政事革創，所重如協濟楚餉，整室追呼之類，固亦有足徵者矣。故為錄存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莊鳳閣言四卷 通光十一年重刻本

清劉澤霖撰澤霖字而若號甘露直隸鹽山人順治中以教貢
考授通判陞陝西鳳翔府知府有惠政號為劉觀察設祀名宦
鳳翔士紳為刻此集以歸之末有自序謂所行者為捐緡述人
力辦軍需督墾荒田督催通糧清釐風采力行保甲禁止刁訟
招徠居民優恤商民等九事陝西通志稱其募金代償半而藩
下商賈賄送子女幾及千人為第一德政可以志其治行矣是
編所錄皆鳳翔任內公牘文字曰詳曰稟曰批曰示無不備具
而以祭水神祭城隍文及勅式七歌戲為就具所錄若讀里民
解送贖餉詳若攤徵墾脚起送東丁詳若集估東丁退出鳳為
固也示蓋平由藩下未從滇以前初駐鳳實隴三城最為人民
苦累澤霖一身擔柱其間其得人心在此其足以參稽清初史
事者亦在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事類

宦游紀畧六卷續紀一卷 同治三年刻本

清桂超萬撰超萬字丹盟安徽貴池人道光癸巳進士官直隸
樂城豐潤知縣改官江蘇擢蘇州府知府汀漳龍道告病復起
署福建按察使沒於任至無餘具事具清史稿史傳超萬有吏
居官有日記凡稟諭批牘章程條教公文紙札及每日所治之
事所訊之案皆按日記之即此書是也卷一為代理陽湖縣任
即以日記受知林文忠之始卷二三四為任樂城豐潤時事五
為揚州蘇州事六為汀漳龍任內事續記則任閩集時所作故
曰宦游紀畧超萬所至有聲在直隸以辦理團練為督忠親王
獎許在江蘇則林文忠許其判語可入資治新書真以經術為
治術樂人稱之曰無利不興無害不除蘇人稱之曰有客必見
有業必問超萬亦自信能決獄此書第三卷記訊案甚詳自記
云向構制藝必將題字通醒使一一跳躍而出聽斷各案亦使
賓供跳躍而出蓋熟識人情深明事理故不待刑求威逼而自
能得情實則超萬為治以揚權賢倖為第一義以端風俗抑武
隱為第二義皆可於此書窺見之殆真能識吏治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事類

夢園公憤文集八卷 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劉曾駿撰。曾駿字駿臣，河南祥符人。光緒丙子進士，歷官山東、鄭城、平陰、城陽、知縣。是篇凡分策、議、記、詳、申、稟、題、會、關、移、策、問、示、諭、章程、批詞、議獄、判案、凡十六類。曾駿勤於吏事，手訂條款，如考試章程、鄭城書院章程、鄭城書院酌改章程、鄭城義學章程、鄭城義學章程、保甲章程、捕蝗章程、皆思慮周密，推行無礙。尤致力教養，端風俗。在平陰、城陽，即由曾駿嚴禁而革，獄獄詳具案由，亦折獄範鑑之流也。曾駿通達政體，所撰流通正途知縣議三篇，深中利病，可稱名作。惟不免文士好名之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在鄭城所發童生策問，猶可云與地方有關，開卷即列其甲子鄉科對策五道。果何謂乎？批詞判案中，頗喜掉文，有孝大不准再行攬擾，恨不相逢木燧時也。幾不知其作何等語言矣。然究不失書生本色，兼以經術文飾文事，洵風塵俗吏中所少見也。

譚慶一表 排印本

清陳明遠撰。明遠字哲甫，浙江海鹽人。隨薛福成出使外國，積勞保至道員。當光緒十三年，潘蔚為貴州巡撫，與辦青縣鐵礦，費三十餘萬，而無成效。明遠乃為之借洋款，聘洋工程師，於光緒二十一年入粵督辦。繼任撫署者，惡其事，力沮之。至二十五年，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改官局為商辦。以明遠總其事，故為此書。首即記辦青縣鐵礦始末，及收買銅仁萬山鐵礦、承領礦石甚詳。明遠居粵久，頗悉粵事，因數為書上當事。言維新興利諸事，亦以之附麗礦事之後。其上王毓藻書，所言四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一為武備學堂聘洋教習，二為練兵應辦國防購槍礮，設製造局，三為洋務局宜以專員駐局總辦，四為開銅礦以事鼓鑄。事在己亥四月，其上李經羲書，所言五事，曰興創鹽利、官收歸砂、官辦木植、官收土藥、用機器鑄錢。事在癸卯十月，翌年六月，經羲離任，明遠復為會鴻勳言之。三書皆通達有識，惜無毅力者施行之。是書載總理衙門於戊戌十月奏設路礦總局，許外人投資十分之七，而各省路礦皆分隸總理衙門及戶部主之。是亦考清季維新史事者，所當知也。

六壽年議一卷 數個樓藏書本

清宋衡拱衡原名存禮改名思後史名衡字平子號六壽浙江平陽人諸生荐經濟特科不赴宣統二年卒少從德清俞樾治聲音訓詁之學從瑞吳棫衣言朋鳴兄弟治陳傳良葉適之學浸淫於梨洲習齋倡黃學為體類學為用之說頗悉洛閩詆為陽儒陰法儒術由此而止嘗為書曰高談有周學重北閩君道史道子道婦道諸篇至欲廢官制去階級闢三綱定六情悔而焚之後為此書四篇六十四章曰民康曰賢德曰變通曰基礎自謂指病不及本擬多方振亂故命之曰卑今觀其書務為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奇之論然多中事理俞樾為之跋稱其意義闡深文氣樸茂惟變通篇宜緩出之違瑞閩大者未必能行項有諸端不知者謂妨政體君子之論論其大綱而已蓋亦諷諷之浙士好奇而永嘉所傳經世之學徒為議論衡負一世狂名當時若仁學若危書若危言虛實不同或為聲應或助波瀾衡實首倡之其實多憤世之詞如論漢學之蔽謂治小學而不治經閩序目而不閱原書輕薄少年執傍子弟或稍識篆刻或家富舊槧莫不依草附木身就漢學則且以實踐為迂躬行為腐信原為可笑漢道為無傷敗辱壞俗聲望轉隆及其開政事發議論則又莫不影

響疎舛苛刻躁深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傳深切當時之病不惜大聲疾呼以警之乃其流毒數十年而未有已倘亦衡之所深痛者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欽定大清會典八卷圖一百三十二卷事例九百二十卷 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此為嘉慶朝敕行續修之書自六年開創至十八年告成由正總裁官大學士托津等表進因間有修正迄至二十三年始付刊行其書因乾隆會典所載止於二十三年故所續編起自乾隆二十四年訖於嘉慶十七年以續續有更定者概不登載計為宗人府一卷內閣一卷辦理軍處稽察欽奉上諭處中書科一卷吏部六卷戶部九卷禮部十四卷樂部二卷兵部六卷刑部五卷工部四卷理藩院五卷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一卷翰林院詹事府一卷太常寺太僕寺一卷光祿寺一卷順天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奉天府一卷鴻臚寺一卷國子監一卷欽天監太醫院三卷侍衛處奏事處一卷鑾儀衛一卷八旗都統三卷前鋒營護軍營步軍營一卷火器營國明國護軍健銳營總理行營衛導處先鋒營尚虞備用處養鷹狗處善撲營一卷內務府九卷茲以乾隆會典檢較體例雖屬相同而編次頗有更改如自為職掌不相附屬軍機處之於內閣尚虞備用處之於侍衛處有分別職事而仍歸統率此本處為大學士所轄則隸於內閣奏事處為御前大臣所轄則隸於侍衛處等類均各為之分別標明又或京五部舊典特為編卷茲則分記於在京本部之後此其分合

之大較也至以舊典禮部有壇廟圖兵部有輿地圖欽天監有儀器圖餘皆闕如自次完備乃將凡典制之非圖不明者俱為增繪得圖一千四百三十一列為十二門別出為書斯又為創舉矣其事例之編輯日次均依會典但各就一署所掌先列門類後析子目頗便於檢尋亦較舊典分隸總載之例為佳蓋書經屢修斟酌損益日進於完善也素乾隆續修之時謂舊制典例連篇累載涉於混淆遂定以典為經以例為緯各為部別行四庫總目亦兩分著錄之嗣後嘉慶光緒續修皆遵依而不改今者時世既殊祇供參考而書有互相發明之助故併為錄存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欽定大清會典一百卷國二百七十卷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

光緒二十五年刻

此書為光緒朝接續嘉慶會典加以重修計自同治十二年敕命檢纂光緒十二年開館纂編至二十五年告成由正總裁官大學士崑岡等表進應時先後凡二十七年為歷次修期之最久者其書上距嘉慶續修之時垂七十年凡應採入之典章制度原議自嘉慶十八年起至光緒十三年止嗣以期愆屢展復行奏改乃截止於二十二年成為定案此編纂經過之大略也道咸以後內憂外患交並而錄自不免多所更張以趨事功如交涉折衝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設軍國京防又有神機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之編均屬新制特增日門其他舊可隸屬事為創增者在政治有互市通使抽釐海運建省以及海軍郵電諸端在禮典有聖策聽政親政儀制等事凡以創行之始規畫必多此卷映增重之情況也茲觀會典編纂除新增總理衙門神機營二門外餘仍舊貫凡宗人府一卷內閣一卷辦理軍機處稽查欽奉上諭事件處中書科一卷吏部九卷戶部十三卷禮部十五卷樂部二卷兵部十卷刑部五卷工部五卷理藩院六卷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一卷翰林院詹事府一卷太常寺太僕寺二卷光祿寺二卷順天府奉天府一卷鴻臚寺一卷國子監一卷欽天

監太醫院五卷侍衛處奏事處一卷學儀衛一卷八旗都統三卷前鋒營護軍營步軍營一卷神機營火器營圓明園護軍營健銳營總理行營衛道處虎槍營尚書備用處善撲營一卷內務府十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卷至於事例亦依典列門各具子目俱同嘉慶之作固亦有增加案此書有清最後之編修一切制度燦然大備可見立國之精神但自中葉以降苟且成風政治墮廢章條未益繁弊端滋甚無以挽救覆亡煌煌鉅製徒成具文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古今治平彙要十四卷 雍正七年刻本



清楊潮觀撰。潮觀字宏度，號笠湖，江蘇無錫人。乾隆丙辰舉人，選知縣，官至四川瀘州知州。此書分目四十二，曰聖學治道、官制仕路、銓課吏治、賦役查盤、丈量催科、雜貯漕運錢幣、鹽政、征權道統、學校風俗、禮典祭祀、樂律經術、正史曆象、兵制武備、馬政州域、邊疆外譯、樂徵海衛、江河驛站、鈔關緝盜、刑律欣恤、獄訟治河水利、營屯門目，多同於朱健。古今治平畧，蔡方炳廣治平畧，而別自為書，不相割裂。今論沿革，多明利害，較朱蔡之書，專供射策決科之用者，為物不同。官制一門，原本本，其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曰宰相一任，自昔為難，或失之太重，或失之太輕，或有名而無實，或有實而無名，數語可謂盡之。仕路中論元代仕路之岐曰：捕盜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資進，工匠皆入班資，與皂隸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技下，保之保任，遠人外譯，授以官長，保之世襲。若此雜類，吏道多端，迨末年科舉一停，而國運隨之以移。是雖為元言，而意不止於元。殆德有所指矣。其他皆非深明史事得失者，不足語此。雖所論多及明代而止，惟錢幣贖納今制，殆在舉今以證古，而非明古以通今也。處忘諱之朝，其言自當有所趨避，篇首有華希閔序，謂以之決科，終世存乎其人，可謂善讀

此書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文廟丁祭諸四卷 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清蓋體瑞黃文鎮羅文謙鍾英等合編皆湖南醴陵諸生此書
製輯祀典凡分四類曰典禮譜曰祀典流源譜曰禮樂圖
考譜曰義辭祀規譜其編書之旨為遵守成規見諸書用故名
之為譜以典禮備載於會典通禮者為欽定之制特錄記於前
或義有未明禮有未譜則別取事例為按語以釋之如祇牲致
薦祝版等儀節首有詳細之註解也樂舞雖有成規可行然必
有師承方能如式而距京省遠達地方率不如其法流傳諸私
撰錄詳畧各不相同難資與據乃不憚跋涉之勞親詣闕里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考並往文匯閣鈔錄御製禮器圖律呂正義等書詳為參對
依樣繪圖所以書中各圖悉符定制也源流考列載歷代祀孔
典禮如皇帝詣學詣闕及遣官祭告靡不舉書又如修建聖廟
從祀賢儒恩禮後裔等事亦按年錄記頗為詳備大抵博採史
傳信而可徵為全國書用力最深之處惟嫌聖賢合列未加區
分而樂章祭文碑誌牋銘其間不免失之蕪蔓至錄及節孝忠
義祀典更與標名不協矣不附紳士奏辦丁祭條款取法於禮
書程式參以地方常例自始事以迄終禮分事規定辦法為承
值年水管庫潔廟宇製祭器製祭品典禮器派執事書祝啟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禮樂並省牲慎陳設警喧譁肅列班肅散班徹祭器徹樂器祭
各祠頌福祚闕廟戶清器四懸數目共二十一項簡明扼要便
於施行其書於祀典記載審慎大體無失歷十餘年始成書足
徵不苟惟必請大史作序引以為榮則近於選舉矣

文廟祀典考五十五卷 光緒四年刻本

清龍鍾璠撰。鍾璠字寶生，江蘇常熟人。道光丁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諡文恪。此其官國子監祭酒時所撰也。書分十類：曰祀典述源，曰昭代禮制，曰昭代樂制，曰孔子年系，曰聖門考畧，曰聖門附考，曰從祀傳畧，曰從祀附傳，曰奏議彙鈔，而冠以七國曰祀位陳設、彝器禮器、樂懸舞胎、樂器舞器二譜，曰樂舞二考。曰孔子弟子姓名異同表，祀位次序表，大約禮器則遵國子監志，樂譜則遵律呂正義。聖門弟子從事賢儒，多以正史為本，祀典溯源及孔子年系，多附後儒考證，闕疑辨誣，頗見矜慎。所錄奏議，乾隆以前採自欽定官書，道光以後則從禮部原稿編不採私家著述，最為得實。蓋鍾璠曾官禮部，嘗親見檔案也。蒐采之博，體例之悉，為自宋官書所不及，更為一切文廟祀典之書所不及。鍾璠之父，國子監學錄大望者，嘗與修國子監志，鍾璠受教於父，本其家學，深通禮意。一時有大議論大著作，多出鍾璠之手。號為儒臣，故所著書，獨切典要，考證之精，猶其餘事。固一代之鉅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日游稟餉四卷 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清饒荃撰。饒荃字炎之，一字筱珊，號藝風，江蘇江陰人。光緒二十九年進士，入翰林，官至學部參議。此其癸卯為江蘇高等學堂總教習兼領中小學堂時，赴日本考察學務歸，餉次講義一卷，則高等師範學校之校長嘉納治五郎所講也。表一卷，曰文部省直轄諸學校沿革表，曰文部省直轄諸學校表，曰公立師範學校表，曰公立中學校表，曰公立高等女學校表，曰公立專門學校表，曰公立實業學校表，曰公立各種學校表，曰東京府私立諸學校表，曰東京市私立小學校表，曰東京私立小學校表，曰立諸學校表。曰東京市立幼稚園表，曰東京私立幼稚園表。游記一卷，自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始，三月十一日止，逐日記其所游，附日本訪書記。多閱市所見，餘惟著竹添進一郎所藏書目，合講義表游記為一，故曰稟餉。是時朝野皆主興學，以日本為師，荃稟不能不附和之。而又苦學校之弊，則主張以實學為宗旨，一切自由乎權之說，不禁自絕。無論何人，不可有虛糜之歲月，無論何事，不可無嚴整之規條。雖皆有激而發，未為知此事者也。游記中記錢恂所謂興學不宜修廣廈，此外人重洋文，未嘗無所見，要皆有所蔽也。清季士大夫游歷日本者，類有游記，多至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十種以羅振玉扶桑兩月記吳汝綸東游叢錄為最著然此皆淺之言雖以龍浪笑傲荃孫此記亦無以加人特吐哺較雅體制較密訪書一記雖曰結習所述轅事如王曾望刻皇侃論語義疏歸之鮑氏之類皆足以見其多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課歸地丁全案四卷 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清將北全撰北全字時而陝西渭南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山東巡撫降三品卿銜休致河東池鹽行銷山西八十八州縣陝西五十二廳州縣河南三十二州縣正雜歲課五十一萬餘兩例食商認課每年虧累自乾隆二十一年歷次增加鹽價四厘共五十餘萬浮於正額仍不能彌補則為換商調劑之法而商民西病如故北全久任河東運司著有河東鹽法備覽首倡課歸地丁之議後經湯先熊奏准實行北全自甘肅布政使移任山西專館其事自乾隆五十六年始議經年而成北全以此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知陞任巡撫蓋三省引課與地丁率不相孚有丁多而引少者有丁少而引多者卒以河南丁銀一兩攤鹽課一錢三分山西陝西丁銀一兩攤鹽課九分九釐以足河東五十一萬正額事後北全乃彙集奏案而為此編舉凡山西之出奏三省之往返咨商大學士九卿之議奏以及善後各端款項冊籍諭行各屬暨歷次所奉上諭無不備列此案本末始為全備當時視鹽漕為兩大政而鹽之產銷情形各地不同又利之所在百弊叢生河東尤甚觀此編所列知其時君相猶能兼顧民生國計雖屬變法而行尚能利害相權而池不設稅任鹽所之破除引岸之

制以河東是役為始、誠一代制度中變遷之最鉅者、談監制者不可不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淮樞志道二卷

同治七年刻本



清蕭令松撰、令松字枚生、江蘇清河人、久佐淮閩使幕、熟諳典制利弊、於嘉慶二十一年撰為此書、以備司權者之稽參、蓋以明為樞樞、有淮閩志、四庫全書提要、著之存目、罕見流傳、入清三姓編纂、初為康熙、丙寅杜琳繼為乾隆、戊戌伊齡河、又次為嘉慶、乙丑李如枚、雖三志皆門分類別、大體稱備、而採摭未宏、脫誤不免、乃博考載籍、詳究掌故、為之補闕糾謬、歸於完善、自謂條分件繫、別待成書、是用發凡為之先導、知其有意改撰、久而未成、故以志道名之也、書於淮閩建置沿革、源流、川原、古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諸端考訂精核、可矯前失、如船鈔始制、最為主要、乃杜伊西志、均以遊移之詞出之、殊為失當、乃據明史食貨志、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衛哲治淮安府志等書、為之考定、斷為始於明宣宗宣德四年、特證確鑿、不拔、又如改鈔為錢、為銀、時有更張、自明迄清、所徵額數、遞見增加、均能廣為搜羅、依次列記、以著其變遷之跡、皆較前志為詳明、皆閩章制、故特為彰著之、其他補正甚多、不勝枚舉、至所採錄、歷代徵商始制、非盡屬閩籍之事、雖然並陳、不合體例、然議論得失、確饒識見、遇有恤減之舉、更不憚為之持書、力加贊揚、大旨在乎寬大、蠲苛細、利商運、以為

執政者告其著書本意固有所發原不以驚博為尚茲又何必
執體例以繩之乎

海運說一卷

林奇齋藏書本



明華乾龍撰乾隆字天御號戒香江蘇太倉人崇禎乙卯舉人
甲申後適居不仕教授自給門人私謚安止先生此書首言海
運而中有居家海上語疑是奏章或進呈之書後附會通河沙
河高郵湖天井輝而主張於臨清珍河為城設官以司啓閉之
兵以為防宇為思志豫防之一事似又兼論運河形勢疑乾龍
所為書本事論運道此特其一辭耳後人擬輯成編非其全
也按明初尚行海運未久即廢自丘濬大學衍義補力主海運
之後是後論者漸眾有主海運分南北段者有主自小清河入
會通者間亦施行而不久又廢崇禎之際斯議復起故乾龍有
所主張在以浙江及常蘇松三府之粟由海通運果行之無害
再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入海除減軍卒以遠隊伍軍食兩足
國家兼有水戰之備可以制勝朝鮮安南其說夫亦猶人且不
免調停兩可然其書已殘不能觀其究竟姑存其目以俟異書
之出可耳

救荒定議一卷 據有齋叢書本

明陳瑚撰。瑚字言夏，號確菴，江蘇婁縣人。崇禎壬午舉人。抗革後不仕。門人私謚安道先生。此書蓋不滿於當時要縣救荒，發給官米而作，以為官米之法。計戶給粟，計戶限米，所謂得常平之意而變通之。然已為從來積弊之改，蓋饑饉聚散於一府，人爭先糶，怨謗易生，而搶奪鬬爭之患，以作官米一出，市有二價，則米舖必閉。小民之生路以絕。時又有主挨戶送米之說者，則舉之不便，以難之。主張以米發舖家，以錢給貧戶，以為不勞不費，可以使極貧次貧不失為極貧，次貧且無閉糶冒濫擁擠搶攘之患。而歸重於不抑米價，謂米活民中所載監司條例曰：世強抑價，太守條例曰：寬弛抑價之令。聽令條例曰：聽各人之糶，雖任米價之低昂，所謂以不整齊之法整齊之。買米過限者，聽他戶出首，以免屯積。其言可謂權衡輕重，細心體貼。周知閭閻之隱，自足為救荒者取法。然行之要索一小色，占戶不多者，猶可使若民十萬倍於要索者，則何如？乃曰行之萬世而無弊，何其誇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重建清江豐濟倉圖案一卷 光緒八年刻

清許佐廷撰。佐廷字樂亭，安徽歙縣人。以知縣候補江蘇同治八年，張之萬為漕運總督，重建豐濟倉於清江原址。樓之東，東撤佐廷司其事。歷十有五年，佐廷以為房地基址與夫一切規制，將來少有缺失，不難按圖而稽，乃取經始以來奏議公牘章程碑志及田地房室文契，泐為一編，而以倉田圖十二幅冠之。之萬為狀元宰相，輔政事無甚足述，獨於此倉經營甚力。蓋道光中，徐澤醇官河庫道，於縣西隅洞陽宮前，首建是倉。後官禮部尚書，其子桐科第蟬聯，亦躋貴顯，人以為陰德之報。之萬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感其事，捐廉買田積穀，以備凶荒。後來周恆祺、黎培敬、吳元炳繼之以作，規模大備。儲穀萬石，置山清安東等屬洋田，稻田，畝以湖灘地七十頃，又置山陽寶應秋麥田，畝柴灘三十餘頃，加以購置民房，租賃取息，挪移書院膏火，科舉路費等項，經費亦益充。光緒一朝三十年間，淮上海運飢饉，皆賴是倉所儲，以為賑濟，其效可謂宏矣。始於因果報應之說，而終於為民大利，君子予人為善可也。然之萬為碑文，紀其事，謂社會義倉，皆不免為民病，而斯倉則可保恆久，是則篤實不易之論，可為常法者也。

欽定武場條例十六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是書為光緒十八年兵部奏請增修至二十年告成進呈越年乃刊印頒發計分六大綱曰武殿試二卷曰武鄉會試通例三卷曰武會試二卷曰武鄉試二卷曰武生童六卷曰八旗騎射一卷每類各分事項逐條列書其有改變舊章之處均附錄原案舊案版案以著從違取舍之意前列原奏略稱國家設科取士文武並重武場一應事宜雖有現行條例歷經頒發通行而閱時既久例案紛繁應補應刪迄難歸於畫一擬將奏明成案並內外臣工條奏事宜有關係武場者次第編輯稽之會典參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禮部科場條例復於現行事例中刪繁補漏酌一時因革損益之宜示多士高下強弱之準茲觀其書所定校試儀節選任考官務為隆重審慎大體模擬文場規制以砥礪武之習示並重之旨蓋時當多事之秋禦侮保疆有待干城故於遴選之典特加優禮獎勵復慮武生瞻養性勢氣法乃詳稽成案妄立條文所以防閑約束者亦較周密至載記各省武鄉試額數自咸豐三年實行輸捐增廣之後歷次加額皆為注明原請奏疏頒降諭旨並附錄之有以考見經過原委然試與漸趨浮濫所校者又篤守舊制文則默武經武則弓刀石在西學風行軍制趨新

之時而選將若此焉能收其實效可謂昧昧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續修明刑圖說一卷 刻本

清潘霽編、雷里書木詳、是書取大清律例、編製為圖、以類併從、不循原目、計為關政、保辜、罵詈、人命、強盜、竊盜、搶奪、略佔、田宅、犯姦、尸婚、錢債、雜犯、訴訟、斷獄、雜錄、版制、凡十六門、皆標明於圖之眉端、為易尋檢、據自序所言、則取明陶軒增補明刑圖說、及萬飛翰律例圖說、縮編而茂、故有續輯之稱、雖著者不署年月、但考其列舉罪條、如畧佔圖內、有內地奸民、及洋行通事、買賣、辦設計誘騙愚、在與洋人承工、拐賣出口一事、又雜犯圖內、有開設煙館、照賭博論罪一事、皆同治九年續修之例、最為顯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著、至光緒新例、未見錄載、則知此書之成、當在同治末年也、案律例繁鉅、不易猝通、是以刑名老吏、抒發素養、勸人習法、每有提挈綱領之作、或為歌訣、或為圖表、舉示門徑、俾知遵守、而初登仕版者、喜其賅括、取便一時、亦頗重視之、特事例時有變更、歷久則不適應用、故續編者踵起、此書即其一也、茲觀所列各圖、於標列門目、皆有注釋、言簡義賅、一望可解、至犯法科罪、摘扶律文、參以現例、依重輕而順誌之條、理秩然、足為通律階梯、惟為力求簡省、連類而書、致使界限混淆不清、而科斷亦多不能全錄、皆為其失也、

妃園寢工程程法冊五十卷 內務府鈔本

此書清宣統二年內務府修定妃園寢、定擬做法、估計工料、詳細楷冊也、所列券座、殿宇、牆垣、泊岸、橋座、河道等工、凡五十項、以一項為一號、計第一號至十二號、為執券二座、後道龍鬚溝、羅園紅牆、牆外北面培堆寶山、西面培堆蟬翼山、護腳泊岸、攔水石壩等工、第十三號至十五號、為琉璃門一座、及兩邊紅牆、與牆下泊岸等工、第十六號至二十三號、為大殿一座、五間、殿中暖閣內寶龕二座、及海漫平墊、油漆裱糊等工、第二十四號、為東面焚帛爐一座、第二十五號至三十六號、為宮門一座、三間、前檐月臺、兩邊木踏踏六座、弓箭槍架四座、以及兩山泊岸、海漫平墊、油漆裱糊等工、第三十七號、為東西茶膳房二座、每座五間、第三十八號、第三十九號、為東西值房二座、每座三間、及後檐院牆、第四十號、為宮門東西接修南一半、乾馬槽溝一段、第四十一號至四十六號、為一孔券橋一座、西面三孔、使橋一座、第四十七號、為修迎水河執柵、及開挖土河等工、第四十八號至五十號、為下馬橋、及抱腳山石等工、所有各號工程、均先將式樣、尺寸、做法、詳細說明、其次即分別列記、需用物料、匠役數目、最後則為總計、於是一工實況、可以畢見、蓋清代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事皆按定章以別例為依據、不克不違誤、且呈報核銷、為法亦嚴、雖至季世、仍相沿不改也、考大清會典事例、工部門內所載園穀工程做法、祇錄炭柴火端、不載施工細法、水辦者又率秘之外、問亦無從得見、乃鼎革後、檔冊散佚、此書遂流傳於外、於是工做各法、始得詳知、以其有助參考、故為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撫浙行草六卷 萬曆間刻本

明劉一焜撰、一焜字元內、江西豫章人、萬曆二十七年進士、官至浙江巡撫、著行草二卷、官吏部郎中所進章疏也、又撫浙行草十二卷、此乃撫浙時所治官文書、故以行草別之、分為咨揭、告示、牌票、批詳、摘要四類、史稱一焜撫浙論奏官者、曹奉、劉成、呂貴、頗見執持、又稱其以暇築龍山海塘千二百丈、據此書及撫浙疏草所修者、乃蕭山北海塘九百九十丈、費三千餘金、不知史何以誤修為築、且誤蕭山為龍山、若龍指二山、本以水水勢、又何須乎堤塘耶、書中告示、於防倭塘汛、最為經意、其禁浙東私鹽、三曰溺女、銅碑、典妻、至今典妻之風、尚間有存者、據周容癸辛雜識所記、高拱察事、知其風自宋已然矣、批評摘要乃批司道各府詳文、每於案情、反覆推敲、務當其罪、可謂盡心、此事一焜與第一焜、名位俱隆、且為東林黨人、此書既已刻印、不知何以流傳未廣、予函堂書目、明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俱未著錄、豈休於黨禍、秘而不宣、遂至失傳歟、不可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此書海內孤本、近為文獻閣自南方買得、索價至二千八百金

東萊紀略二卷 乾隆間刻本

清嚴有格撰。有格字韋川，江蘇常熟人。雍正癸卯進士，幼出繼戴氏。及釋褐後，乃復本姓，散館授知縣，官至江西布政使。是書為雍正二年，有格官山東萊州府時公牘上卷，為陳請稟件，下卷為修建序記，共計十八則。蓋尋常例稿，概不登錄，祇取其重要者存之，故以紀畧名也。茲就其十餘事觀之，凡所籌措，皆能曲盡事宜，洞中利弊。如議裁併萊屬靈山、嶧山二衛與浮山、雄崖二所，開列之三理由，六辦法，於海防餉餉課徵學校各端，設謀周刻，切實可操，而歸結於體恤屯民，自非無謂之輕舉矣。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顧樞屬吏，有添教職養廉，為更名缺額錢糧等請，尤以兗、沂、鄆正九十四年驛站核減銀兩一請，所保全者甚眾。先是山東驛站支領錢糧，皆照康熙二十九年定例行之，已久尚無異議。乃雍正十一年，照案具題之後，部議竟以東省與河南接壤，事雖相同，而額支較多，不無浮冒之處，請照河南之數核減。行迄於是大吏奉命，飭將各縣驛站名送參，及應還銀數，查明聽候勒追。通計全省被累者有數百人之多，有請以驛官清苦例免之款，又復追減，使資修樓，無裨實際。乃上書當道，根據例章，往歲覆別辦，請求特奏，免追已銷之款。時此事漸厲風行，無人敢言。

有格不嫌越位，直言抗爭，可謂強項。其他記序之作，亦均闡涉舉措，隨事抒詞，不事誇飾。其人持躬清慎，宅心忠厚，故見諸於政者，有古循吏之風。此書為一人治譜，可資法式，而清初典制，歷久湮泯，由此尚能窺見一二，不更足珍視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晉政輯要八卷 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清鄭源靖撰。源靖直隸豐潤人。以貢生授戶部主事。擢員外郎。外簡浙江寧紹台道。陞河南按察使。歷官廣東山西河南布政使。署理山西湖南巡撫。是書前有自序。謂始於乾隆四十九年。閱六年而成。何弄藩署。每中丞受代。輒錄送一通。外間流傳甚少。乃付之梓。俾外郡州縣各貯一編。以區職守。用意可謂甚善。其書雜列門目。約以六部為次第。大而設官分職。下糧食賦。蓋穀地畝。學校經費。兵餉軍需。驛塘鋪司。工食口糧。河工水利。邊牆城垣。銅鐵鉛錫。細而至於公幫公捐。餘半耗羨。犒賞樂輸之事。無不備具。為目一百有五。以恒霍二山為岳鎮。列在祀典。五臺行宮座落。舊有歲終章程。故俱入錄。鹽政為晉撫兼管。職司隆重。國帑所關。倉庫錢糧。最易胥吏濫侵挪之弊。紀載尤詳。自乾隆十三年以後。部頒成例。列入各省交代。省例從茲而始。茲編於成例之外。備錄歷任撫臣原奏。以備參稽。在當時固切實用。在後世亦未嘗不足以資文事。採導源靖為純吏。所惠斥其貪縱。以和坤之黨。致罹極刑。然留心度步。吏才如此。亦足徵全盛之時。人品有賢不肖之分。而非才情見識卓越。其者。不足以供奔走。而邀柄用。如源靖此書。亦當不以人廢者矣。

宋州從政錄二卷 道光六年刻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清王鳳生撰。鳳生字竹興。號振軒。安徽婺源人。援例入仕。為通判。試用浙江。歷署平湖蘭谿等縣。擢陞知府。道員。官至兩淮鹽運使。當道光五年。鳳生官河南歸德府知府。將任內舉施吏政各情。類次為是書。因歸德隋置宋州。遂取古稱以名之。約分治水捕蝗保甲。群盜義倉。差徭六項。鳳生實心任事。濟以幹才。所行皆詳究利弊。專意惠民。勒為章程。可資永守。其排次。則以歸德諸邑。順河地窪。易遭水患。民窮為盜。百政難施。故列治水於前。示為根本要計。觀所繪水道圖。有總有分。頗稱詳明。附綴檄批。於應修隄壩。應清河渠。皆一一指示之。大抵親勘博諮。細心勾稽。所以言中肯綮。工不虛糜也。捕蝗各條。則為抵任之初。永城縣境。報有蝗患。躬往督捕。因在浙江罕見此物。倉猝未得成法。乃訪之輿論。參之已見。經兩日而章程成。於撲打。購賞。挖子。各事。規定周密。簡而不繁。可為參取之用。其在平湖所訂保甲法。試行得效。大吏曾通飭仿辦。迨宋守歸邑。以民悍多盜。復取成法施之。間有情形不同者。並為損益之。以求適當。如捕盜義倉。差徭諸項。均藉保甲以推行。務期宿弊盡除。民蒙其利。然始事之際。文情往復。備用見缺掌。鳳生為之憂無懈志。誠為不負。

職守之良有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裕靖節公遺書十二卷卷首一卷 刻本

清裕謙撰。裕謙原名裕全，字衣谷，號晉山，蒙古旗黃旗人。嘉慶

丁丑進士，散館，改禮部主事，擢員外郎。道光六年，授湖北武昌

府知府，調荊州府。九年，調武昌府。十四年，擢荊宜施道。陞江蘇

按察使。十八年，遷江蘇布政使，兼署巡撫。官至兩江總督。二十

一年，中英戰起，奉命赴浙督師。殉難鎮海。諡靖節。是書凡分十

二類，類各為卷。曰論政、曰察吏、曰訓俗、曰愛民、曰崇禮、曰褒節、

曰重士、曰緝奸、曰治水、曰理餉、曰救荒、曰防海。卷首則恭錄嘉

節後御製祭文碑文也。裕謙居官，頗知奮勉，亦甚好名，自為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以至封疆，所治文牘，輒錄而存之。在蘇有監司任內，有勉益齋
偶存稿之刻，主署任撫督，應上奏疏，通行教誡，俱未梓行。此書
為其沒於王事後，僚屬所輯編，搜羅全備，條理秩然。於其一生
政施大端，可以畢悉無遺焉。茲觀所錄於官蘇兩司以前，事取
刻稿，頗有棄取，署撫之後，大抵首列奏牘，其他稟檄札示，記諭
各文，率以事之重輕為序，每不以官任為別。故所標注時日，往
往參差錯落。裕謙為政，在鄂則注意民生，謀富庶，備荒歉，極力
為之勸施。在蘇則專志風化，革陋俗，禁邪淫，嚴厲為之懲罰。因
此而施，可謂知其體要。至赴浙督師，一切籌佈，未見碩畫，除虛

詞診張之外只有點賞購敵一策所以終致情事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吉林公憤二卷 稿本

清肇熙祺、肇熙、江蘇吳縣人，以舉人選知縣，官吉林分巡道。此書前有自序，謂光緒五年，由直隸候補道奉旨發交吉林將軍差遣。八年五月，設官議定，遂拜分巡之命。十年十二月間，缺送部引見，以原官注選。長夏京居，理篋中手稿，編為此集，計奏牘六首，中詳稟文二十件，札文十七件，批牘二十四件，告示二道，書牘六通，附序記各一首，而以銘安李鴻章原奏及所奉上諭列於編首。光緒之初，朝廷懷懷發祥之地，以太常寺卿吳大澂督辦軍古路事務，而命銘安辦理開墾及設治事宜，銘安願議政體，稱能任事，此書奏稿六首，蓋肇熙初總理荒務清理盜案各局，兼充營務翼長，在銘安幕中，故為代擬，而銘安政績亦因此得表見一二。其他請將丁銀攤入地糧徵收詳稿，知雍正初丁糧合一之制，尚餘山西數縣未及照行，而吉林地丁分別徵收，至是始改新章，猶藉此書得以考見也。吉林通分屬吉林一府、伯都訥、賓州、五常、長春、雙城、五廳、伊通一州，教化一縣，故史牘頗煩，肇熙能文章，信理學，其示崇文書院肄業生章程，史課程於治學之方，頗懇原委，自謂著中經史畧備，可以借閱，是誠非風塵俗吏所能為者矣。

周虛井觀一卷 宣統間刻本

清孫德全撰、德全字慎欽、浙江鄞縣人、著有理財考鏡十卷、已著錄、是編為雜議論、頗有心得、曰移民實邊議、曰農業銀行、應舉辦說、皆顛撲不破之說、非人云亦云者比也、曰清理財政、議則主先定預算決算、經費增減、動支證明簿冊單據、及物料工程之法、然後清理、補救外債議、主預備金幣於各國、幣制本位議、主採用金貨、滙兌本位、整頓紙幣管見、主訂紙幣法律、定本國銀行特許發行紙幣之額、廢止市面通用銀錢票、收回外國銀行紙幣權、在浮議紛紛、謾竊西人唾餘之際、能如德全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具卓見、自抒其說者、一時甚罕其匹也、惟挽救銅元流弊說、不主張造幣統一之制度、及輔幣十進之法、而限制鼓鑄及解搭收、豈知其時督撫視鼓鑄銅元為專利、遂不敢言歟、抑知幣制勢難統一、不敢放言高論也、其益務條議、亦嫌枝節、惟主裁併併場城、重劃區區、蓋有所切而不敢言也、清季游談之士、動以口舌得官、今按其所說、非影響恫恍之詞、即剽竊陳言、大都雷同、否則無當事理、不能施行、惟德全此書、議論不多、而自得肯要、竟未能取重於朝野、此說之所以為難歟、

望仕金鑑二卷 棟書齋叢書本

清邵嗣宗編、嗣宗字鴻臚、號蔚田、江蘇太倉人、乾隆壬申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侍讀學士、此書上卷紀事、取公侯休以下八十五人、列其行事、可以為法者、下卷紀言、取國儲以下二十四人、列其論治之言、可以為訓者、蓋紀事以嚮往其人、而紀言則因人、以考其蘊蓄、各依時代為次、宋明距今不遠、所述較詳、清則惟取于成龍、趙繼鼎、陳肇昌、陸隴其四人、亦見於慎、每人皆標明朝代、或仕流既雜、不盡知書、使讀此者、畧知人之先後而已、所取之人、多記清康之事、而限於州縣長吏、或有懸於貪吏之為害、期以此稍示教歟、其事大約多采於類書傳記、不明示所出、殊非著書之體、全書皆名臣循吏、或一代儒修、乃紀言中、全忽雜金世宗、曰賞罰不懸、便是寬政一則、且列於汪澈之後、朱子之前、自古聖帝明王、可以作則者多矣、何獨有取於此、殊不可解、則其書踏駁、又可知矣、惟其事其言、皆可取法、故姑為錄存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職官類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三百二十卷

光緒三年排印本



清黃書霖編。書霖安徽懷寧人。是書取正史九通、分類編次之。以所重在此典、故於史之設、開謀事、通之國語、金石、草木、蟲魚、校讐七音六書、概割舍不錄。依綱目前編之例、自上古至周秦為前編、自漢迄清為諸編。計前編八卷、前漢三十卷、後漢二十卷、三國十五卷、晉二十卷、南北朝三十卷、唐四十卷、五代八卷、宋四十卷、遼十卷、金十卷、元二十卷、明三十五卷、清二十八卷、都為三百二十卷。其每編先標總門、各綴子目。前編為帝系、封建、職官、選舉、學校、食貨、禮樂、兵刑、象緯、輿地、凡十二門。諸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大約為帝系、封建、職官、吏治、選舉、學校、田賦、戶口、職役、權賞、錢幣、平準、禮樂、車服、運應、方輿、兵刑、四裔等門。然隨時損益、不盡相同。為求徵實、固當如此。特排次前後多異、為例以統、不允任意顛倒之說也。書雖出於撰拾、而去取之間、亦頗斟酌裁就。其大體論之、以五千餘卷之書、縮減至十五之一、較之事就一家刪節者、難易已自不同。況區分事類、會歸於一、能使大端具備、尚無漏遺、假為通古之資、以省翻檢之勞、其功殊不可沒。至諸史有一事兩見、或兩事相類、則析表於一、附加案語、又各通引因史文字句苟有小異、亦據正文校勘、旁為註明、持論有本、考訂

精采、當庚子以後、士風丕變、率以經世之學相號召。此書成於其際、投合時尚、不無可訾。然搜羅宏富、有助參稽、固不失為有用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歷代帝王年表一卷 歷代紀元同異考一卷

清黃大華編 大華字菊友 湖北武昌人 光緒己丑進士 官至浙江德清知縣 其書取世傳年表紀元諸編 加以改撰 訂正謬誤 增補漏遺 是以大體明備 便於觀覽 所編年表 以千支為綱 朝代為緯 起於帝堯元年甲子 即以甲字標首 為行 依次排列 至光緒甲午為止 每行為十格 據音韻推算年次 分記列朝各帝 簡而得要 頗稱豁目 其編史割據僭偽 亦靡不備書 援於借竊 有世系可考者 備載於正統之後 所據之地 為今何處 皆詳誌之 尤見考訂之功 不同撮鈔漫錄也 作者原旨 在與元覽 互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故自漢武建元之後 歷朝紀元 均據正史列書 並網羅放失 附加補記 有為諸家所未及者 如宋武帝有大寧 周太祖有天和 建德等類是也 惟後燕慕容詳建始元年 考之晉書本紀 乃安帝之隆安元年 茲繫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 不免誤謬 又西歷元 繫於漢哀帝元壽二年 註稱冬至後 為西紀元年 然據應考訂 平帝元始元年 實為西元之始 茲以月餘為一年 而上推之 於理未洽 於歷則舛也 至其紀元考略 增補甚多 清代諸元 及借竊各號 亦均羅收之 於錢文通號 概屏弗錄 計自漢武至光緒 除訛字重複 共得八百九十一號 又除相同者 實得六

百四十七號 以首一字同者併之 凡為一百五十四字 編為五言長句 用以排次 然按之通例 不據字部 即用韻序 所為便於檢尋 據則別生新法 流於小道 亦好異之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欽定科場條例六十卷續增十二卷 光緒朝制

此書於道光二十九年三月由禮部奏准開館續修至咸豐二年五月纂成經原任大學士管理禮部事務杜受田等進呈據所列職名總纂官則儀制司郎中黃匯主事史恆也計列門三十六曰鄉會試期鄉會試加科宗室人員鄉會試一卷曰科舉四卷曰起送會試一卷曰鄉試考官二卷曰會試考官一卷曰鄉會試執事官員三卷曰三場試題二卷曰鄉會試藝一卷曰試卷一卷曰內簾閱卷二卷曰鄉會試中額五卷曰設立官卷附制一卷曰迴避一卷曰問防七卷曰禁令二卷曰編號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曰外簾所官四卷曰收掌所官一卷曰遺式一卷曰鄉會試供其一卷曰揭曉一卷曰筵宴一卷曰閱墨一卷曰試錄登科錄一卷曰解卷限期一卷曰覆試一卷曰磨勘三卷曰選取勝錄舉人大批一卷曰年老舉人給銜一卷曰會試下第舉人一卷曰殿試二卷曰朝考一卷曰備譯三卷每門問分子目其編次首列現行事例條文次為別案以明條文規定之經過其已廢舊例及上請駁案亦附誌於末用資參對至於續增乃咸豐元年至光緒二年上諭奏疏也茲檢全書所標條文較之舊項無大出入惟時際叔世紀綱不紊科場弊習層出不窮故問防一

門規定加嚴欲圖振作於一時無如軍興之後度支竭蹶捐例大開各地輸餉鉅款請增學額之奏络绎不絕苟符函數莫不邀准遂即成為定案續編所錄亦以此事居多半掄才大典可以貨求則奔競賂託更所不免條章雖備竟同具文晚清史始之污此亦其造因之一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福建市舶提舉司志

民國七年排印本

明高岐撰、岐字陽川、雲南大理衛籍、四川成都人、以舉人官太僕寺丞、嘉靖三十三年、官福建市舶司提舉、此書前有晉安蔡用卿序、後有嘉靖乙卯莆田林應策跋、書當成於是時、凡分建置、沿革、官職、官史、慶賀、署舍、公養、屬役、官氏、貢貢、貢物、考異、藝文、十三門、每門各有小序、大抵採官書及方志而成、各門詳略不一、若慶賀一門、僅舉舉數行、而述琉球則連編廣牘、蓋明制市舶司之設、本閩下海貿易、嘉靖嚴於海禁、撤回市舶太監、市舶之職、遂專在懷柔琉球、故著貢物考異、皆言琉球也、考異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史部政書類

中所引之書、若虞藏錄、集事淵海、皆今所不習見、集事淵海、或為記纂淵海之訛、未可知也、官氏列宋元明提舉、及市舶太監題名、最裨考證、藝文所錄碑文、如材以福建市舶提舉司記、抗濟提督福建市舶題名記、林瀚尚公橋記、俱可補方志之闕明、代諸司皆有志、以志沿革職掌、惟體每多歧駁、此則文詞淹雅、義例謹嚴、蓋岐頗有文學、故所著頗異尋常、成化五年、始改船司於福州市、稍太監府、在柏街、提舉司在漢橋、連有廠、東遠翔在河口、均舊是書、可以考見、餘亦俱有本源、洵有問事同之書也、

粵海關規例二卷

咸豐間刻本

此書上卷為征收各項歸公銀兩更定則例、乃乾隆二十五年、兩廣總督李侍堯、粵海關監督尤拔世、奏定之件、下卷為嘉慶二年至道光三十年、各項例案、蓋粵海一關、久與外人通貿易、徵收稅款、例規甚多、名之曰規程、皆入官吏私囊、官吏家人通事巡役、及分頭担頭等名色、至雍正四年、管關巡撫楊文乾、奏報歸公、案係征解、乾隆元年、編纂規例、皆因仍舊名、一一列入侍堯等、以其於體制未協、流弊亦多、特改為併征核實、刪去諸色名目、統名歸公、奏請實行、即為此更定規例是也、所記徵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史部政書類

稅關口、先列大關、次為廣惠潮高雷廉瓊諸府所屬各稅口、共計總口七處、征收正稅口岸三十二處、征收担規口岸二十四處、稽查小口二十處、各地情形、既有不同、稅費數目、亦有差別、均各詳為開列、其應歸公之款、附載於末、並總計之、於是宿弊盡除、清濁歸公、成為永制矣、至於例案、今條奏章程、事宜三項、按類而記、約為增添官吏、輪派書吏、及規定解款月分比較等事、與規則無間也、然收稅雖有官員、而大權實操之書吏之手、已為各地之通病、粵海有捐書一百九十二名、例缺四十有四、排擠鑽營、不免影響於稅收、自掣簽輪差之法行、方無爭執、得

省身改此編錄載持詳亦可見大利所在批持之既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山東廉俸章程一卷 舊制

是書不著輯人名氏蓋官書也廉俸雖為定制而起支半支往往情形不同故各省各有規定此書即山東以奉制部文及本省省例共輯而成始於乾隆十七年迄同治五年不分門目依事為次曰借廉曰免扣荒俸曰滿果食廉曰俸齊銀兩曰降苗支廉曰州縣俸公曰題升半支曰引見空缺曰革職未引見補缺支全廉曰督撫藩臬調任支新任養廉曰建署食廉曰升任食廉曰河工人員食廉曰署任俸銀曰京職大員出外署印不支俸曰州縣以上各官編俸曰武職俸薪賞卹曰世職半俸曰各官停廉曰各官停廉曰各官暫扣養廉曰出差半廉全俸曰軍營當差全廉曰養廉搭餉曰東省文武免扣軍需盤查費曰東省學習京員俸銀規訂詳悉凡舊章已經新訂仍復并列如借俸之外復有停止借俸是也咸豐軍興之際有停廉有搭餉官書類無記載猶賴此得以明之是不特考制沿革者所宜參稽而倥偬之際百端更易亦藉此可以窺知一二其有裨於史者蓋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錢穀史治考四卷 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分四集元集曰地下沙地餘租老墾科
開墾荒棄契稅牙稅李鈔牛馬稅船稅當稅學租雜稅茶引鹽
引凡十六目亨集曰鹽課驛站西湖祖息海關北關南關桂
司存留府縣存留雜款公費科舉迎宴裁設各款鄉飲京餉漆
免停解黃蠟芽茶細紙凡十五目利集曰顏料物料絲綿採辦
硝磺架木荆蒿竹銅鋤水脚數目土銅價值熟銅鼓鑄鑄錢配
搭成本江海鹽工科場經費老民老婦救火器具戰船修船價
值賤江內船新疆支款救生巡船育嬰堂旌表等類勸農收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分數倉庫社倉兵部回京經費馬械舊有倉庫凡二十九目
集曰新增倉庫降任罰俸加扣缺俸缺餉餘條京撥兵丁實兵
生息朋銀賠補錢糧批稅解款批文錢糧起解定限漕項河上
銀漕糧半色半常書院備公凡十六目所著皆浙江一省之事
每事皆按事例明其緣起間亦附以考釋如地丁曰地者田地
山蕩也丁者人丁也考流法曰按流法即乘法之類俱從末
一位流起蓋錢糧各數不拘多少以一至九數如三百六十日
考成遇數內有九即將九改作二下位加加五一即將一除去
於下位加二及換次各加七又又又也不用歸除而用流法者

取其便捷也又遇退者即算法內逢隔位之法也楊貞曰向係
未入流雍正六年改正八品以州判縣丞銓選乃唐宋之制也
驛站曰置驛所而重軍兵而恤使臣也如此之類又似畧通古
今者書中屢稱撫軍李者李衛也書中所記這雍正十三年止
又有新增倉庫之目知其書成於雍正之末或即李衛之奏所
為未可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度量衡新議一卷 光緒三十一年石印本

清葉在揚撰在揚字顯廷福建閩縣人在揚以度量權不齊一有五弊反之則有五利法國賣膏之制取法比釐度一千萬分之一從而十之百之千之千進千退世咸稱便然南北極之向心力以漸而縮緯度必漸絀不知赤道周為緯緯起點歷久不變用之為準由度而量由量而權衡以迄兩畝之制一變吾國相傳累黍之法其法以赤道周每枊折百以起度因繪圖備說詳列新舊中外異同俱布算以明之立說最精而其器與舊時度量衡相差甚微故嚴復陳季同為其書作序皆極稱賞之蓋新器與舊器畧等始利於推行無阻惜當時未見施行改革後所定度量衡實取法制以為學術統一之利而不知與舊制相距過遠雖申以禁令猶歷久而不能通行若在揚此書可謂卓然精之業志時人者所必采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東游叢錄四卷 光緒二十八年排印本

清吳汝綸撰汝綸字季父安徽桐城人同治己丑進士官直隸冀州知州後乞休久主蓮池書院負古文盛名辛丑後朝廷銳意維新東游望實汝綸四品卿為大學堂總教習命往日本考察學務歸乃集為是書凡分四部曰文部省所講第一摘鈔日記第二學校圖表第三函札筆談第四汝綸主書院時為李鴻章上客兼為之典章奏頗知維新之事此往日本其國上自政府下至名流學者索其名或禮之故所談不止學務此書摘鈔日記及筆談中并載輿泛及行政理財諸事為忘者所中汝綸遂不能安其位投老而去然其書風行一世當時辦學者皆視為圭臬繼往日本游歷者皆效法汝綸有筆錄游記諸書其實汝綸亦不知新所記講義若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學校衛生學校管理教授法學校設備諸端僅屬皮毛於一國興學旨趣方針相距尚遠得者於為初獲忘者計為過當可以現其時士大夫之見解矣所載古城自吉所談勿廢經史百家之學歐西諸國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移風易俗聖賢猶賴五方交通學有長短如廢文學則三千年之風俗無復存者人則老死政則悉敗矣又失名筆談教育改革之事以漸不以急自今觀之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有深意惜汝倫不及為身

變法平議的一卷 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清李應珏撰。應珏字玉山，廣東化州人。官湖北知縣。當庚子難後，就讀變法，廷旨令西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商議。時張塞以修撰家居，經學實業，視為通曉時務，乃著變法平議四十二條。坤一之洞多采其議入奏。世所謂江楚會奏變法三摺是也。應珏心非之，乃就變法平議加以推駁，駁雖或足之或，非之上之。坤一、坤一批詞有云：該令留心時事，所著平議酌一書，持論明通，與本部堂意見通相符合。惟江鄂奉旨預議新政，係鄂督張部堂主稿，業經覆奏。凡三摺二十七條，亦不盡用張。張名會奏，而意見則頗有異同也。今觀其書，於憲所主酌變科舉十二科取士之說，則謂當行，而八比文不必廢於官俸分毫增加之說，其他亦無間宏旨。應珏自序謂原議一概變易制度，舍己從人，或有可為而言，而部意則恐束縛過急，激而生變。故但補苴罅漏，變不離宗。然所以行之則身視乎政本之得失，欲政本常如磐石，則必在都省府縣議局之設，故其書末特增加議政本六條，為多召見以廣耳目，觀史鑑以資警惕，躬節儉以足財用，求直言以防壅蔽，中法律以振國威，審變意以為此。

其蓋應往之意、以為政本不立、則一切變政、皆屬具文、所見實甚遠、大宜伸一之重之也、

出使須知一卷 光緒十年排印本

清蔡昉撰、鈞字和甫、漢軍旗人、官江蘇至蘇松太道、出使日本大臣、此其隨使美日秘為參贊時所編輯也、曾國荃為之序、稱其書謂洵為出使圭臬、當光緒初元、始開各國公使、一時文學侍從之臣、頗使馳域者甚眾、如郭嵩燾曾紀澤許、黃澄洪、翁同龢、福成之流、均妙極其選、頗清議終不予之、而離齷之士、乘機藉側其間、志在糜祿保舉之優、視為終南捷徑、置國事一切不問、除史圖書外、一無事事、又以語言風俗之異、屢滋笑訕、辱及國家、倘撰此書、即為是輩而作、始予呈送國書、親會宴賀諸典禮、及於酬應儀節衣服器用之微、雖不免過涉瑣細、而所舉諸端、使且宜洞悉外情、習練外事、奏留代辦參贊有應行事、且願事、隨員諳諳皆有應盡之責、確有見地、其聯絡各國公使一條、謂聲氣相通、藉傳消息、遇變則增結折衷、可資援助、倘交涉十分棘手、正可因前日之交情、密往請教、造成一種公論、亦可解圍、其聯絡王公爵紳諸員一條、謂得其贊助、無不大者化小、難者化易、否則本情為周知、情嫌悉泯、於操縱進退之道、言之可謂闢切、如是時雖風氣初開、而未嘗無習知其事者、倘後出使日本、本疎條無所表、見豈言之匪易、而行之甚艱、抑朝局痠痺、積

重難返雖有智者亦莫之能挽歟

中外通商始末記十八卷附錄二卷 光緒二十一年石印本

清王之春撰之合字苟堂湖南清泉人由軍功累保擢湖北布政使調為駐俄公使官至廣西巡撫其書原名國朝柔遠記用編年以紀事自順治迄同治朝止大約採錄列朝上諭及頒發官書諸臣奏疏各臣撰述西人國志各家私著薈萃而成間亦附其所見網舉目張較野史記中西紀事諸書為便於省覽時日譚談顛倒遺漏亦較少附錄二卷為瀛海各國統考蘇洲危言十三篇沿海形勢畧及環海總圖沿海輿圖三島分圖天下四海總圖其書曾經進呈故彭玉麟衛榮光譚均培李元度俞

樞機恭收及之春所為序跋皆稱臣以示恭敬與欽定之書無異自宋無此體例自通成以來外志日烈海國圖志藏書甚多類方備來諸書相繼而作之春此編以柔遠為名意別有在蓋其時士大夫激於意氣每多主戰而任事與兵者則畏惠而主和往往被惠名故之春慨然有作其言曰歸獻於始事之人責難於養癰之後則同舟共濟隻手何以挽狂瀾最感出矣言微身究何裨時局又曰竊思南莽者莫微倖以圖功畏惠者徒因循而貽誤可謂持平之論意不主於空談專據也危言十三篇曰慎約談聯輿圖廣學校精藝術固邊防修船政興礦利防滿

稅強兵力、練民團、禁販奴、編教民、論鴉片、李元度稱為四要之言、自今觀之、雖不免枝枝節節而為之、然生於其時、而具此見、亦不可謂非通達之論矣。

清閩天培撰。天培字仲因，號海園，江蘇山陽人。嘉慶八年，由行伍考取武生，拔補外委，漸擢至江南蘇松鎮總兵。道光十四年，英人在粵貿易兵船，不遵法度，闖入內河，特授天培為廣東水師提督，辦理防務。二十一年，揭曉戰起，總督琦善、方主議和，盡撤防禦。迨英人突然還兵，連陷虎門、礮臺，天培陣亡。賜諡忠節，入祀昭忠祠。此書為其抵粵接事後，整飭軍備之公牘也。起道光十四年，止十六年。首錄上諭，次別奏稿咨移章條，示等件，不分門類，依年雜列，自序稱：蒞任以來，凡思慮所及，力所能到，事之所能及者，莫不次第舉行，期於有備。一切稿件，錄而存之，久而成帙。其曰初集者，蓋將有續編也。天培賦性忠貞，熟諳戎事，觀書中所錄各文，如增修礮臺、添鑄礮位、備辦軍需、區分防地等項，莫不細心規畫，悉中機宜。獨前此廢弛之失，以求整頓，勢之一振。至於操練士卒，則得實力，所定各項條規，亦頗井然有序。尤以防禦摘要三十三條，最稱得要。時粵督盧坤祀項，頗倚任之，所請莫不允行，毫無掣肘。天培乃得展其志，布置一切。然英人思逞於粵，積患已深，據書中所記，所謂防兵為數極少，已不足以當大敵。新購大礮，屢試屢炸，更非利器。蓋其時港

皆漢風不卽國事。忠如天培亦莫如何。向來記牘凡一役之書多涉外事。少言軍備。此編爲當時公憤。所記防事尚近實。亦足彌補其闕也。

大清律例總類八卷

名編四年江蘇書局刊本



是書不著編人名氏。凡八冊分。管五等。凡五百六十二條。杖五等。凡一千四十條。徒五等。凡六百八十三條。雜犯流凡一百三條。實犯流凡二百七十五條。充軍凡四百五十九條。雜犯絞凡六條。雜犯斬凡六條。監候絞凡二百四十六條。監候斬凡二百條。立絞凡八十三條。立斬凡二百二條。凌遲凡二十九條。附比引律條凡三十條。蓋以罪名為主。引律文及現行刑例。依各例六部律。分列條文於次。以便省覽。大凡三千九百二十四條。而引案不尚未載入。亦云繁賾矣。惜例皆現行。未著明何年之例。無從考據。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未足爲病也。道光中嚴天主教及吸食鴉片之禁。其罪皆絞。咸豐中均已刪除。此本尚仍其舊。然則此書成於道光之末無疑矣。書爲刑部官江蘇按察使時所刻。則數曾官刑部。熟於刑名。在廣東江蘇俱輯刻刑書。然其精好。世乃傳其目。不知書豈非下流之歸歟。

通行章程四卷 光緒十八年刻本

是書不署輯人名氏所錄刑部通行章程起道光十八年迄光緒十八年擇要錄存共一百有九件惟卷四只列五案與前三卷多寡頗懸殊蓋初編僅二卷嗣因續加採輯卷三為編尚相稱末卷為附錄且待續增所以獨少也茲檢全文道咸間兩朝取錄不過十餘案除軍興道梗恤卹軍犯改為極邊足四千里其他僅小有增損而已清及同光之際民生日困人心益澆盜風張熾命案層出執法者欲以嚴刑制戢之關於科罪皆較前加重如結夥執火器搶劫首從一律處決夥盜墳墓發棺見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下手幫同秋審內入情實以及虐斃童媳毆死奴婢等類各定新章不用舊例最為顯著者然詳核所定各項章程大體研推入細切合情理足補以前之疏忽又事事力主劃一用防高下出入之弊所以整飭法紀歸於適當亦可謂之為進步也斯時吏治污穢獄牒多枉京控之案為數增多備例均發回覆訊而大吏畏煩仍責之於原審考成攸關不免迴護得平反者十無二三是以風波屢起擬動恭奉部臣為澄清吏誣實行舊規飭由臬司親審為防稽寔是令每年兩次彙奏立法得要頗可收效於一時也此編注意大端不及瑣細五十餘年刑政之變遷

可據之以知梗概有裨典制至述京師庫兵搶贖情形與煤礦編諸罪氏有水蝦墓衣老米等名色亦足以資異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此書為宣統初年修建榮陵宸垣段工程檔案也。凡為地宮、寶城、方城、明樓、及精垣、泊岸、河道等工，共分三十五號，計第一號至第六號為地宮石作、瓦作、搭彩作、土作及金券內冊寶座、四座、地宮內東西龍鬚溝二道等工。第七號至第九號為寶城一座、及月牙城、隱道、春前琉璃影壁二座、月牙石影壁一座等工。第十號方城一座工程。第十一號明樓一座、四面各頭三間工程。第十二號方城前西邊石缸座二分工程。第十三號後而羅園紅牆一道、方城兩邊面潤紅牆二道、隨門口二座上

程第十四號至十六號為泊岸工程。如方城兩邊面潤紅牆下二道及後而羅園紅牆下一道、及琉璃花門院內海漫一塊等。第十七號至二十六號為河道培山平墊工程。如方城前玉帶河二道及羅園牆院東西馬槽溝二道、隆恩門西馬槽溝一道、三孔橋西南會水處河補道羅園牆外東西培堆彈翼砂山二道、培堆外砂一道、與隨頭段順溜平墊地勢等。第二十七號至三十三號為修飾裱糊工程。如地宮內龍山、方城明樓、與石碑方城兩邊隨牆門看字更房等。第三十四號、西北未水河泊河桶挖引河一道、至塔成浮橋一座工程。第三十五號、頭段成塔

園廠棚座工程，其每號施工，均有定制，故於用料質色、大小尺寸，以及需工數目，皆按事體列明，稍詳盡，雖大清會典工部門載有陵寢作法，不過僅舉大綱，不言細目，故修建內容，外間無從審悉。此書為內府秘本，自遜國後，流散於外，固足視為罕聞之珍也。

天台治略十卷 光緒二十三年排印本

清戴北佳撰。北佳字士期，號舒菴，安徽太平人。康熙丙戌進士，授知縣。官至禮部員外郎。此書為其康熙五十八九年間，掌浙江天台縣時之公牘也。計分六類：曰詳文、曰讞語、曰告示、曰呈批、曰啟、曰稟著。天台僻處浙東萬山中，戶少俗傲，地瘠民貧，號稱難治。北佳實心任事，不避勞怨，廢墮盡舉，政聲張著。巡撫朱軾深器之，舉告於朝。於此書之刻，且為之序，稱其精心屏畫，濟之以勤，無不次第整飭。繼撫屠浙序之，亦嘉許其政績，謂早作夜思，與利別蠹，一洗舊章，苟且之習，茲檢其書於政刑兩端，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多顧恤。既見居心仁厚，而為民請命，務在必行，尤饒果毅之風。至於吐屬典雅，編詞動聽，猶其餘事也。北佳在台，最稱惠民者，為清丈田畝一事。緣天台錢糧，由生於把持，謂之園頭，向無魚鱗冊簿，任意侵蝕，有帶皮包攬，而派花分飛鴿，朋名詭託，苛換稅，昨稅諸弊，自明迄清，因循未除。蓋恃任地方官，每畏閭閻，鉅室明知其害，隱忍不敢問究。然久課累鉅，無法以追，又多以考成被議而去。北佳審知其情，力主改革，擬訂清丈條約十二事，以絕根株。意使豪富納糧，貧弱免累，得其平權。雖始事之際，紳衿不使贊語阻撓，但持之甚堅，宿志不移，排除百難，終見實

行。於是多年錮弊一朝廓清，所以台人謳頌不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蘭情館閣過集十二卷 光緒二年刻本

清宗源溯撰源滿有國朝右文字錄已著錄是書為同治九年宗瀚官浙江湖州府知府所治續稿梓成之時并以序言謂披閱陳編核觸往事尤悔所集未能有所補救篇幅頗冗亦未及難名之曰蘭過集蓋謙詞也計分九目曰水利曰書院曰義塾曰育嬰曰捕盜曰勸耕曰詞訟曰保甲曰雜稿湖屬瀕太湖河流交錯自經兵燹之後失修淤塞陰雨偶多即四溢為害於是吏治民生交受其害宗瀚西宇斯邑頗知振作以清河利為首政之先故類次其稿遞列水利於首可謂知為政之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要者矣當其上請施工之始親往勘查遍歷全境有時深入泥淖不以為苦其計畫工程籌措經費設局辦事分段監工等項以及規定各種章程皆切實周到頗稱盡心觀湖州水利議一文於各水來源去委考究甚詳故見之措施能得其宜非膏然治事者可以又所訂有善後辦法圖之久遠不以目前收功為滿志他如整頓書院廣立義塾禁革溺女勸誠停葬於風化之振興補救亦為之不遺餘力其書雖為官署治譜而湖屬民俗每每叙及多為記載所未詳考風者自必取重焉

宣吳東續一卷 光緒間刻本

清黃鎮山撰鎮山河南河南人援例入仕是書為鎮山候補江蘇時應次署事自治稟稿共三十四件計自光緒十二年至二十七年辦理釐捐統帶防營署理崇明武進陽湖等縣其間有開國計民生上請要案方加錄存尋常例行概不採取是以十餘年間僅存此寥寥數十篇也觀其文澁滯不暢又好引用古典往往不甚協洽意在自表其敏其書議究為不學之過然就事直陳不事巧飾利弊得失躍然紙上不能動人聽聞又擬定各項章程用慮周到俱中肯綮足為久遠之謀是其歷練甚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優長政事且為民設想不計私利為當心任事之賢有司在績季吏治頹廢之際誠為難得不可多見者自不能以其狀於為文而少之也如稟復李青奇觀察中辦釐捐加比與定案不符及稟復奉飭折漕提費四端詳述在任進款贏餘無多皆坦白言之不懼觸忌更可稱為強項者矣其書雖為一人治績而所陳多涉當時政情無事不有弊端營官皆有缺底幾同業產劣紳辦學意在從中射利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亦可徵其時政事之污穢焉

省心堂雜著二卷

光緒末排印本

清河見揚樸見揚字對是廣西容縣人光緒丙子進士歷官山西左雲五台等縣知縣解州知州此乃其歷任公牘文字而承書其辦理解州奉教情形稟請獎發辦大差官紳稟可以考見庚子間山西情事其籌辦出洋學生經費籌辦城軍學堂創建左雲雲川書院積慶產產業充公歸公立小學堂諸稟是時方以興學育才為急故見揚極力從事其勸民推廣義塾上容縣令言容縣土性宜桑上桂撫清邑絲稅蓋頗留心教養興利之事判牘亦多慈祥和順之詞蓋不失為循良之選也後附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材館所為諸課藝尤可云有聞史治至以視學仲恆崇綺壽序存雜其間果何謂乎行文亦拉雜堆砌不足以言文故帝之享何其昧於自知之明清季仕途猥雜高坐堂皇者頗多僅識之無所為條教文告皆假手幕賓若見揚之傳殆其時之鳳毛麟角矣以文自見所以別於假手歟

皇明制書二十卷

明萬曆間刻本

明張商韓此書為國巡撫保定等府地方時所輯多為明初律令共計十四種一曰大明令二曰御製大誥三曰諸司職掌為戶禮兵刑工各部及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五軍都督府等衙門四曰洪武禮制五曰禮儀定式六曰教民榜文七曰賞恤通訓八曰學校格式九曰御製孝慈錄十曰大明律十一曰實綱十二曰稽古定制十三曰大明官制十四曰節行事例崇明太祖編纂大誥孝慈錄等書既成特詔頒行務使家傳戶誦廣為翻刻當為性見之書乃由偶因事誦孝慈錄序語以告所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之人又以語諸士大夫皆若未達通數縣官相見詰之亦皆以無刺本為言國家法制本原竟至人不能盡曉乃更刊此編用事流傳然其書之刻本為地方官吏而起故所錄多為應和之禮法至所採應和事例意亦猶是如在外郡縣迎接詔書開讀禮節新官到任儀注官更姓給由丁憂起復以釋奠祀先等儀圖不憚詳細披載尤顯然而易見者矣然諸書單行往往不可尋求茲乃彙成一書亦頗裨有於參因惟不依原書卷數共勒成二十冊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恭上萬年書為別殊無足取然本為史事引證條文之用不問考證之

事亦不必深責焉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九部以書類

歷代諱名考一卷 錢謙益書本

清劉錫信撰。錫信字桐村。順天通州人。乾隆乙酉舉人。揀選知縣。是考究歷代諱名。類別為十二。曰星神。曰歲時。曰諡號。附封號。曰禮樂。附樂器服。曰宮室。曰官制。曰地理。附遊年。說改地名。曰姓氏。曰人名。曰書籍。曰鳥獸。曰花木。其名號家諱。附綴於後。崇諱名之禮。昉於周代。然祇以事神。左氏所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得將諱之者也。自秦漢而降。避諱益繁。初為帝名。推及先世。漸至中宮儲貳。亦莫不有諱。流風所被。及於士庶。遂有家諱。惟所避者正名而已。隋唐以後。更有嫌名之避。凡同音之字。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九部以書類

有所諱。於是竄易書史文句。追改前人姓名。詞義榛亂。幾於不能辨識。可謂變本加厲。至於其極矣。錫信讀書稽古。留意搜討。久而成帙。以其有闕掌故。乃仿年號謚法等先例。分類排次。成為斯編。大抵取材於經史。參以文集筆記。方志金石諸書。廣為尋檢。蔚為鉅觀。附考訂。探究委原。持說頗精切。多所發明。其有沿習至今而不改者。均為指明。是則不特有裨典故。且足為讀史之助矣。然教避示遵。尊為制已久。此書取名歷代。似應別列帝王一門。著其諱避。以作綱領。至於至聖孔子。為歷朝所尊。亦闕而不記。即如成書於乾隆年間。於雍正三年。以地名同

聖諱者、諭以旁加邑字、作邱讀、期之事、竟未錄載、大者如此、其
他漏畧、更所不免、惟大體粗具、已見乎勤學者廣搜博益、期於
全備、此書其筆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聖賢先儒祀典八卷 咸豐二年刻本

清馬麟鳳、麟鳳、山西絳州人、是書專紀至聖先賢先儒入祀
行業、而儀節樂舞諸端不與、計首列至聖、次四配、次十二哲、次
東西兩廡賢儒、末為崇聖祠五王、及四配兩廡賢儒、其於至聖
分祀、莫得謾而頃而記之、雖鈔之闕里志等書、間有增補、惟書
成於道光二十九年、既於前代諸闕、祭告、幸學、釋奠各典、詳為
列舉、而入清以後、一事未記、已失於不考、又得謾謂國朝加稱
至聖文宣先師孔子、更與時制不符矣、賢儒傳畧、於記事記學
之外、兼重評議、末以後諸儒、振錄更多、自序謂聖人不易學、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賢先儒、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者也、欲從事於聖賢、必先考究先
儒之學、效其所以刻苦而專精、效其所以立教而善俗、效其所
以致名而澤民、希賢希聖、其在斯乎、苟深自刻責、以儒之持身
者持己、將處則為一鄉之望、出則沐大人之光、理學其蒸蒸日上
矣、觀其所言、麟鳳似亦服膺理學之流、順以躬行實踐利己
達人自然、故備錄前哲言行、資為法式、兼以示教、且專時制、推
崇朱子、於陸王之學、多為收詞、又韓愈以孟子與荀揚並論、亦
斥為不合、均屬拘墟之見、不足以言學問、蓋其著書、原假藉祀
典、鋪陳理學、每於考訂之事、不甚如意、流於偏重、然於賢儒言

學尚能識其大端、彙集而記、可有翻檢、亦未嘗無助於參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四考辨一卷 雜印本

清李孫模、琇有周易傳註、總目已著錄、此書分四考、曰宗廟考、
辨、曰郊社考、辨、曰禘祫考、辨、曰田賦考、辨、琇為讀習齋入室中
子、主以禮樂兵農為經世大端、實則議論之、以多於考證、宗廟
之制、本為聚訟、琇乃以仁人孝子、事親同於事天、欲正其抵牾、
欽漢宋兼采、有時復以朱子為不然、然則所正者安在乎、郊社
主天地合祭之說、謂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
川百神、都從祀身、不知琇所謂古者、當何指耳、又以堯典望山
川、或即是祀地、復不免自相抵觸矣、又以春秋大事即禘、而於
言禘大事之分、強為之說、近於逞臆、惟田賦考、辨於決元年作
丘甲、杜注、以周禮為偽、琇謂周禮本無是文、有何牽涉、可謂持
平、蓋自宋談經、濟者、皆本於周禮、而琇亦其一也、琇嘗從學毛
奇齡、故文詞亦尚恣肆、此書宗廟考、論及濮議興獻之事、至云
宋儒無學、李淑泉喧、明人承誤、呼泣號閭、可怪矣、云云、豈非
口不擇言是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禮文備錄十三卷 光緒八年刻本

是書署光緒六年鴻臚寺卿居士撰、大約分冠禮、昏禮、吉禮、喪禮、祭禮、祈禱六類、喪禮自初喪以及祥禫、復為目數十、大約皆錄文詞儀注、或從四禮輯畧酌等書、撮摭而錄、或半皆留意訪錄、以備臨時採用、蓋懲於末世佛氏路關砂燈、堂前起解、手執花幡、九轉蓮臺、申奏天帝、贊唱咒詩之弊、姑為是從俗順民之事、而告文公請印勒奈、及文昌帝君之啟、送水神之沐尸清水、冥京諸天、雜神、天京神府、血湖、星斗之祭、則注曰從俗、而鬼宅飛佈九宮之圖、亦并錄之、以為不得已而錄、如必悉為屏絕、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在上位而有大力者不能、故其書雖為大雅所不道、而觀風俗、有不必棄者焉、惟門目紛煩、有雪鈔而無露纂、觀其自序、以史記周勃為表家吹簫、即喪禮用樂之始、似非不知古今者、而脈脈大書奉旨、抑何可笑乃爾、自宋以來、翰墨大全、禮俗必請諸書、流傳已久、此書特其支策而已、宋附挽聯、皆咸同時人所作、有左宗棠花字仲雲者一聯、繫跋云、咸豐庚申、余被時事之譴、將赴愬於朝、而裝不具、親故餽贈、未敢輒受、仲雲以三百金為贖、乃遂行、至襄陽、胡文忠遣人、要於道、請必毋行、發然而返、奉命襄理軍務云云、世間述文哀柄、同始末、從未及此、則輟聞

遺事、亦未嘗無可撥采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湖南釐務彙纂十八卷 光緒十五年刻本

清但湘良編湘良字少村湖北蒲圻人由捐納為湖南候補道是書為光緒八年湘良再任湖南釐金總局提調後據前官李有榮所編彙纂鈔稿重事修輯別以此編所錄疏牘起自咸豐四年止於光緒十五年計卷首恭錄恩頒權釐上諭次則為奏疏稟札章程等件分類而記勒為九門曰奏案曰章程曰局卡曰文解曰禁令曰考成曰附錄備考曰洋土葉曰牙帖每門復分子目其奏案門有釐金東征海防川粵鹽淮鹽茶務洋稅京餉部餉俸養備荒籌措裁節蠲免報銷雜案十六日章程門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章程彙編餉鹽務茶務錫鐵硝磺穀米竹木洋稅查驗採辦批解平色監票關防籌議十六日局卡門有局卡纂創立設遷移裁併四目文解門有文解纂俸養部餉營用輪船公費賬款工程局用九日禁令門有禁令纂關越包攬夾帶違約詐偽勇船私錢勇紳丁役十日考成門有考成纂獎叙委敘批解比較報銷雜案七日附錄備考門有附錄備考纂工程公用書院善堂育嬰放生七日所謂纂者皆既定之成規故各按條摘列於前首餘為例行要案通錄原文至洋土葉為解京之款牙帖為代辦之稅雖經徵收究異專司特列附錄之次以示區分亦各分

章程奏案詳文咨文稟牘札件六日案自成豐四年雷以誠建議抽釐濟軍見諸實施後各省援例踵辦釐局遂遍於全國初為籌餉漸成財源凡百舉設莫不仰其挹注苛歛無藝最稱批政此編仿賦役漕運鹽法諸書之例勒成專書以為司湘權者之考鏡然則列目繁瑣刻製滋簡毫無暇括之義惟使羅宏富備見源委為可絮泉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浙墅閭閻志四卷 舊本

明王之都撰之。都字爾章，號曙峯，山東新城人。萬曆乙未進士，官沔池軍。晉柏鄉縣令，行取為戶部主事，督稅浙墅閭閻。至廿甫，平涼府知府。其萬曆甲辰權稅時所作舊書有志之。都特輯萬曆以來事，迄翌年卸事時止，故名之曰續志。卷一為漕海湖三道併本關圖說，蓋即志中浙墅閭志畫一頌，所謂疏河道之梗，簡巡司之賢，剔漢穰之蠹，削濫溢之類，乃計其往來之道，杜其虧度，轉越者也。次為公署說，三司說，及內河港各圖，官身官地，部堂劄付，及之都為摘陳倉場弊端稟，卷二為碑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卷三為詩，及士民所為之都德政記序，而殿之杜潛生詞碑記。卷四為之都任所為條教及揭帖，末附戶部考校本章，全書畧無體例，凌獵雜亂，碑記詩文公牘，忽前忽後，似毫不經意，所錄詩文多閭閻，而無典樞政，尤為濫收之都所為詩，即載志中，亦頗清雅可誦，乃編次無當，知此事非盡人所能為矣。之都事不具明史，惟縣志稱其廉潔，稅盈七千，即以上部此志有之都行稍牌事，凡小販納稅，予以稍牌，有內任其所之，不再稅，實有惠於商，是亦賢能之吏矣。故顧憲成為此書作序，並稱許之，蓋有由也。

江海關則例一卷 乾隆五十年刻本

此為江海關道署，取乾隆四十六年欽定戶部則例內所載稅則，及稽查海船禁令條款，分別摘出，彙為專書，頒發所屬遵行。計一日商稅則，分帽帶鞋襪、食物、海味醃臘、果品、綢緞絲線、棉花、皮張、布帛零星用物、木竹器皿、油漆器、骨角羽毛雜貨、磁瓦器、燒料器、銅鐵錫并器皿、珍玩玉石、諸色零星雜貨用物、藥料、顏料、香料、雜料、紙刷、皮革器、草器、土器、裱糊器、木竹料、零星木竹料、草木雜貨、牲畜、船料，共二十九類。二曰民間日用各物免稅則，分衣物、食物、食物、用物三類。三曰餉口貿易各物免稅則，分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物、食物、用物、雜貨四類。四曰沿海採捕魚蝦小船免稅則，分張罾船、網船、船小、大網船三種。五曰稽查海船條款，分洋船給照、攜帶食米、配帶綢緞、配帶雜貨、盤獲米糧五項。六曰禁令條款，分禁止討問、商民漏稅、違道偷越、鋪戶包攬、米麥雜糧、絲綿綢緞、金銅鐵器七項。觀所列稅數，頗為輕微，足見其時物力尚富，度支未匱，並不以多徵苛稅注。若民間日用之物，倘為零星買應用者，不拘其稅，又零星貿易，僅及十餘金者，概行豁免，均可謂寬厚之政。惟因海盜縱橫，必須斷其接濟，故所頒禁令，稽查加嚴，不但米糧限制出洋，即微至一芥一鍋，亦不准夾帶偷運，至

於商船往返、給照略印、不吝詭混、行間更為周密、此書所創、
閱清初掌固、固不僅繫乎財用一端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全數瑣言二卷 舊本

清朱補庭撰、補庭浙江烏程人、行實無考、此書有嘉慶甲子自
序、謂曾客於蘇、燕、皖、藩、蓋游幕而事館錢穀者也、其序謂賦役
日重、款日日繁、錢糧漕米、則分門別類、正雜則異轍同途、稽查
偶忽、計考使閱、期限稍逾、費分不爽、又謂世有成書、或詳言款
目、或僅於處分、更有搜求交接之方、防範作姦之弊、非不尋源
竟委、而規模方圓之制、未使初學、乃輯為此書、蓋清代重視財
政、交代尤關考成、乾隆時以庫虧屢興大獄、故其言若此、其書
所列為款項釋畧、丁地匠莊科則說、倉漕漕釋畧、民屯田故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免錢糧說、起運存留、解給緩急、挪墊、批式、解藩庫各款、解糧庫
各款、各官降級扣俸、各官罰俸扣數、工食、孤貧口糧、驛站支放
事案支給、耗羨、漕糧大畧、撥米、兵米、局米、行月米、苦蓋米、贈米
老米、耗米、各條限期、交代正負限、工程限期、各款起扣日期、蓋
課科則、課稅則例、額辦額料、糧價、硝價、工食指發、役食扣閘、建
倉規則、修理成規、教養書院膏火、藩庫扣平、解餉盤費、部餉銀
兩解費、秋審刑部公費、折漕各費交代摘要、奏銷分併并攤算
處分規則、銀糧處分說畧、初奉未完過款釋畧、倉倉出入總要
運腳成規、社教偶論、征收除弊說、論板串立法、滾單立法、木皂

行催耕上下江漕折異同、田房稅契例考、收繳小錢偶述、銷引
須知、科蠲疏方式、辦公規則、交代應查大畧、州縣應入交代各
款、雜款、安有、有七州縣名目、雖嫌紛煩、而要皆關於錢穀、解義
明晰、列款賾備、雖為蘇皖二省言、不啻為天下公言之也、自本
游著幕者、類有報銷祕冊、師以是傳之弟子、不經示人、補庭乃
能予之為書、且所立題目、畧皆雅馴、蓋明習吏事、而兼誦詩書
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救荒簡易書四卷 清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清郭雲陞編、雲陞字霖浩、河南滑縣人、是書搜羅救荒諸籍、參
以經驗、重加纂輯、而後成、則其煩難、求便實用、故以簡易名之、自
稱深維苦思五十餘年、方殺出奮筆、其一款荒月令、二款荒土
宜、三款荒耕耨、四款荒種植、五款荒飲食、六款荒療治、七款荒
賢買、八款荒轉移、九款荒興作、十款荒招徒、十一款荒聯絡、十
二款荒豫備、凡六綱十二目、今所存者、概月令、土宜耕耨、種植
四種、或經翻刻割棄、非其原來之舊、蓋雲陞僻鄉小儒、謹守
制藝、久試不售、妄思立言、遂欲以著作顯揚於世、然救荒為要
政之一、萬端千端、有賴長才之學畫、自非拘墟冬烘、懶於陳說、
即可以趨赴事功者、而觀其自序、以問答體為言、列目有應應
之說、行文有明暗之法、且以八股爛套、施之政書、已為可哂、至
謂如有新輪老子、增減刪改、此書、將致宣聖杖此老而叩其脛、
尤為狂妄、惟雲陞生長鄉間、嫻於農事、游學四方、史饒新知、故
於月令應種菜穀各類、均有詮釋、率以親見為主、不同耳食、又
種植所記、四時可種之菜二十餘種、及一年兩熟之穀二十餘
種、亦皆探討精確、有益農事、其他土宜耕耨諸法、更為從事畝
畝者、所宜審知、此書雖就滑河地域而言、但相同之地、亦可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酌仿施、既是濟荒、且得多獲、其書遂得廣為流傳、固不能以人廢言也。

漢陽府保甲錄二卷 光緒十九年刻本

清遼瀾古撰、瀾古字子政、山東膠州人、同治乙丑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湖北武昌府知府、是書為其官湖北漢陽知府舉辦保甲公牘、上奏稟咨移札、下卷為章程告示冊式門牌報單等件、當光緒十二年、瀾古攝府篆、奉令創辦保甲、即設總局於邵城、頒發門牌冊簿、經屬編查完竣、漸具規模、旋於十六年調署宜昌、繼任以委紳奉行不力、改歸縣辦、有名無實、歸於停頓、迨十八年瀾古回任、諸紳請於大吏、仍由府督辦、瀾古萃聚精神、專力其事、重訂章程、規定表式、所屬亦認真奉行、一洗已往敷衍搪塞之弊、惟思歷久生弊、慮棄前功、故稟錄原牘為此編、俾垂永遠、用意甚善、茲檢其稽查章程、計為八項、一扼重繁、難二次要地方、三分段設局、四編查戶口、五標記另戶、六分別連坐、七抽查客商、八清查水次、其法雖多、取之滋章、而能斟酌損益、切合事情、與徒事摹擬粉飾者、迥乎有別矣、至所定住戶門牌式、有一家十家百家之分、使本戶什長百長、各懸門首、俾得相互查核、其遷移報單、亦分五日十日一月各式、水汛則定五日一報、甲局隨時可得實況、使不法奸徒、無所隱匿、為開闢之害、於是保甲之設、方獲實利、皆足見其切實有用也。

咸京將軍應辦事務紀畧八卷

舊本

是書無撰人名氏大約卷一為咸京城池規則宮殿壇廟陵寢山亭亭殿大內樓閣恭貯各項宗室覺羅教養事宜卷二為三陵額設職官兵役總管內務府額設職官兵役分司應辦貢物丁銀卷三為將軍屬額設駐防官兵十四城城池名目十六邊十路額設駐防官兵各界應徵地畝錢糧稅課各數府尹屬額設州縣廳官隨附各城卷四為將軍署中分司款目摺本房應辦事宜檔庫存貯各項戶司禮司應辦事宜卷五為兵司刑司工司應辦事宜卷六為恩賞庫督捕步營馬政廣牧庫司圍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處應辦事宜卷七為官役局應辦事宜卷八為咸京五部額設職官全銀庫收放銀錢數官莊徵收銀糧各數驛站地名里數奉天府額設職官衙署添設官兵駐紮地方各寺額設喇嘛名數書中所述事例及於道光時事知其時所編以為施改則例者也咸京為清代陪都宮殿山陵所在初設留守總官繼改為將軍兼轄吉黑職位稍為隆崇故書中所述職事頗為暇備在今日則一字一句皆成字固而第嫌子孫兵凡百名文淵閣所貯四庫全書子集在上層吏部中層經部居下又崇謨閣有老檔十四包舊檔案一匣尤他書所未及也

庚子幾瀆教案賠款記一卷

光緒二十七年排印本

清王振聲編振聲順天通州人同治甲戌進士是書記光緒庚子教案賠款罰出民間順直所屬九十州縣應攤數目或數萬或數十萬共為四百餘萬兩時值兵燹切餘民鮮蓋數不能如期立辦地方官奉令嚴催自顧考成遂計歛派適順直滋擾辛丑三月振聲正官工部日觀此情順以無人露章陳請為數乃撰成請減奏稿商之倉場侍郎劉恩溥邀約直隸同鄉京官五十餘人由恩溥領銜上奏旋奉旨俞允著直督李鴻章會商戶部逐減去二百餘萬兩提歸國家大賠款內民力乃舒其直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改訂籌撥核減列冊然恩溥轉交振聲收存備考於聲因取奏稿列冊索錄為此編以著京委觀列冊所載各州縣賠款數目約分天主教耶穌教兩項有銀錢數之別所減之數應撥歸大賠款者即標註於原定之下其餘則就地籌措亦各註明雖原額仍舊而民出業已減半大抵賠償之多寡視案情之輕重以為區分然奸徒煽亂良農受害可為輕聲譽端之戒編者刊而廣之蓋有深意也據其奏稿附誌叙述此舉經過畧稱既撰稿以呈恩溥恩溥深疑之乃亟督幕張佩綸轉達李鴻章參閱得其許可並囑煩多列名即述為具奏是則委曲陳請振聲實有

任奔走之勞、惟昌言之則為表暴、然利濟梓桑、雖近於好名、亦不必深責焉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庚子賠款分年應還本息數目清冊四卷 舊鈔本

是編不著撰人名氏、蓋當時戶部檔案也、首為賠款總數、次為各國應得賠款分數、次以督漕道與上海外國銀行力爭用銀往來文書、又次為用電匯結算賠款清單、蓋庚子賠款、依照辛丑和約第六款、所有賠款、按是年四月一日各國市價、合為外幣、乃至光緒三十年、而賠款之爭起、則上海銀行公會、忽按照光緒三十年六月三十日各國市價核算、每年賠款一千餘萬、兩、我國堅持用銀、美已簽票還銀、英九十年後再商、經各涉款始由外務部與各國公使磋商、將賠款議結、仍用金幣、改為電匯、是編即戶部所貯賠款全案、當時劉野所持者、賠款本用海關銀兩計算、然既已折合金幣矣、則何銀兩可言、故是案之結、當時頗咎外部牽就者、其言未明條約本意也、然電匯先期購票、以為虧折可免、而不知匯兌行情、操之自彼、特虧折不在一時、為數不貲耳、自是紛紜數年、遂有改良幣制之議、本終無成、清政不綱、於斯可睹矣、世尚無專記庚子賠款之書、而是編實足依據、故為錄之。

中俄會商交收東三省電報彙鈔一卷 民國十四年排印本

清楊儒撰。儒字子通。漢軍正紅旗人。同治丁卯舉人。官至工部左侍郎。出使俄國與國和國欽差大臣。是書為光緒二十六年與俄會商交收東三省時所輯也。原書名全案。有會商交收東三省約款情形疏。與俄外戶部問答錄。增阿曾章戶部口述條款。外部初次原稿。外部二次改稿。往來電報彙鈔。俄廷佈告罷議原文。與東三省將軍往來電報。按編只輯其往來電報。以其餘已錄入他書行世故也。當辛丑之和。俄使持異議。初脅盛京將軍增祺。擅訂各款。繼與李鴻章商訂俄約。在八國和約之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繼後提出十二款。禁止我國在東三省練兵。實欲久假不歸。儒與力爭。改輕各條。竟得藏事。事後議者。頗詆儒損失利權。故儒為此編。冀以止謗。其實儒所爭得者已多。議者不察也。儒自序此書之後。謂原約刪改過半。為自來中外訂約所未有。況得之用兵之後。又謂與其永據勢成。各國效尤。何若小損權利。失地復歸。誠為實錄。實則國際對抗。儒乃得以致力。然運用之妙。折衝之力。儒終不可沒焉。翌年即卒於任。流言俄人忌之。致不得其死。然無左證。且其時國家新創。力未能究也。然三省之歸。非儒幾至憤事。佐儒治事者。若胡維德陸徵祥。後來皆浸浸嚮用。

亦足徵公道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新疆外交說明書一卷宣統二年排印本

續修四庫全書

是書為新疆外交研究所編輯凡關於界務者十、曰會立國界牌博、曰牌博改立石質、曰訂期會勘牌博、曰嚴禁越界游牧、曰定界不以卡倫、曰牌博從新會立、曰卡倫分駐兵弁、曰索還蘇滿、曰國界卡倫牌博地名、曰全省中俄界圖、關於商務者三、曰劃立租界、曰禁止假道運茶、曰訂明虛布價值、關於稅務者八、曰指定卡倫、曰征收進口稅、曰征收出口稅、曰出入運票、曰逾限轉運應納半稅、曰出入查驗、曰請議稅則、曰禁運鴉片、關於雜務者五、曰領事權限、曰設立領事、曰清查民籍、曰禁種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宋、曰郵遞信件、附說二則、對英人無約通商而發也、其論界務有曰、設於洋圖所譯、改奎屯孤城、而使我伊犁之齊桑、縮凱申之水線、而奪我天山之正幹、論稅務有曰、新疆開辦稅稅、俄人固有暫不納稅之約、不能議收、同一商人、而俄人獨居優勝、同一貨物、而俄貨獨見暢銷、皆可見一時之弊、至論商務、謂收回伊犁、得彈丸之地、反自贖中外之防、俄人界我一城、入我全境、覺華商之生計、啟強敵之覬覦、誠我得不償失、是真石破天驚之論、一語破的者矣、是時巡撫新疆為袁大化、百度維新、銳意振作、故有此計議、思挽回國權、惜翌年國變、未付施行、自後亦

無過問者、蓋邊區遼隔、度外置之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教案奏議彙編八卷 光緒二十七年石印本

清程宗裕撰。宗裕字光甫，浙江仁和人。諸生。其書首錄劉瀚旨，次為各國條約新舊章程，共為一卷。次奏疏彙錄，取曾文正公文、清津皖教案原奏為一卷。次文告選要，復錄明史意大利傳及明時人王鶴所述，共為一卷。次取中西人關於民教議論，為傳論旁參一卷。次輯同治以來教案，為成案酌存三卷。而殿以案情瑣記、公法摘叙為一卷。本名教案叢鈔，書實為更今名。實則奏疏彙錄僅為其中之一卷。何得以概念全書。宗裕以庚子拳匪之禍，由於民教相仇，乃輯此書，以為懲前毖後之計。其所采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籍不出中西記事。國朝奏議記數書之外，而新事則據之報館。已嫌疎陋。門目區分，若有條理。然筆墨限下，事不具首尾，非著作之才，特以纂輯為能耳。惟記教案之書甚少，即此所舉一鱗半爪，未嘗不可得其大概。所謂過而廢之，世罕過存之者也。

和會條約譯註二卷 排印本

清董鴻禔撰。鴻禔浙江仁和人。當光緒三十四年，為國和會開會於荷蘭海牙。鴻禔乃譯其全文，加以詮釋，為國條保和約第一、限制以兵力強索國債約第二、開戰條約第三、陸戰條約第四、陸戰中立權利義務約第五、戰爭開始敵國商船處置規則第六。每篇皆冠以序論，大約推究世界情勢，詳述和約原起，與各國贊否，向背條約關鍵所在，乃及我國應否簽字，更就我國國情痛切言之。其論國際保和約仲裁有曰：即問題之屬於法律者，可以裁判；若奪人土地，佔人權利，事關競強，即問題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屬於政治者，不能裁判。又曰：今我國與英有西藏之交涉，與日俄有東三省之交涉，與德有小東之交涉，與法有雲南之交涉，而皆不適用裁判之制者，何也？以仲裁所以明是非，辯曲直，以平西造之紛爭。今我國領之土地，我有之權利，而彼欲越俎代謀，實係一方之要索，而非西造之紛爭。實言之，即無是非可明，曲直可辯。而強權自用之政治問題，惟兵力始足以判之，非仲裁所能斷也。立論可謂精闢。至論限制以兵力強索國債，而歸重於強貸強索為止。人家國之本，謂中國慎無以債為易借，而不和索債之難堪。論中立則歸重於有完全土地權，斯有完全中

立權而謂我國有祖地祖界路權在外人手若率十之八一旦有事人以不守中立責我將無辭可辯是皆語有持擇不為法論者矣究之無補於國則稍弱之難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撫虔草十六卷 康熙間刻本

清蘇弘祖撰弘祖有經世名言總目已著錄此書為順治十六年弘祖官贛南巡撫所治文牘贛州古為虔州地故取以命名計奏疏六卷咨稿移稿一卷牌稿一卷示稿二卷批詳一卷擬表一卷啟稿一卷書稿札稿一卷諭帖一卷序文一卷共分十二類為卷十六案南贛巡撫轄地與閩粵湘桂接壤山川交錯控撫艱虞地瘠民獷風稱難治國變後故明子道相與煽結盤踞深谷復時通臺灣鄭氏時出抗拒故清初仍沿舊制欽差御史巡撫南贛汀韶惠潮郴桂等處督理軍務駐劄旅約萬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以資鎮懾兼為南服之聲援職責甚重弘祖受任後即平定寧都老山李玉庭平遠五指石謝上達諸寇首聞聞以安所上各奏報備述甚詳中多佚聞可為言清初史事之恭實及地方粗平弘祖又盡力於政治如減贖因省刑罰興學校敦風俗等事以次舉施尤以嚴防吏貪為治本之計觀各牘所記於興利弊之舉切中窳吏而摘詞愷惻益見忠厚蓋弘祖本為文士素研理學入清應官粵晉頗著政聲及開府一方更欲大展其志故一切措施莫不為民着想可謂不自所學者矣至弘祖與劉之濂等完稅由由包衣墾入軍旗史傳詳而不書弘祖直言之無

隱亦足補闕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欽定臺規四十二卷 光緒十六年刻本

此書為光緒十六年奉敕纂輯、考清代編纂臺規始成於乾隆八年、嗣後事例增減更張紛紜、難有遵守、經嘉慶七年道光七年兩次重修、至是再修、凡三次矣、惟總目為八卷、仍其舊、計一為訓典、二為風憲、子目六、曰序官、曰陳奏、曰典禮、曰考績、曰會、曰辦訴、三為六科、子目二、曰通掌、曰分掌、四為各道、子目同、六科、五為五城、子目十、曰綱領、曰條教、曰聽斷、曰保甲、曰糾捕、曰賑恤、曰禁令、曰界址、曰司坊、曰街道、六為稽察、子目六、曰京通十六倉、曰戶部三庫、曰八旗、曰宗人府、衙門、曰考試、曰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選、七為巡察、子目三、曰漕糧、曰鹽政、曰游牧、八為通例、子目四、曰考選、曰升轉、曰禮節、曰公署、其書上續道光所採事例、即起自道光八年、止於光緒十四年、至舊有各條、已停已改者、雖無關於奉行、而有裨於掌故、乃各以其類、附載卷後、名曰舊例、用備稽考、為例可稱甚善、茲加檢核、大約於職制無所變更、於事例則多新訂、尤以諸誠諭旨、擬錄特備、蓋臺官為耳目之寄、一切軍國大計、敷奏直陳、責任甚重、清初懲明末橫暴之弊、多方抑制、條法日繁、無復往日之尊嚴、觀書中所記、微有過苛、動遭斥責、或至降革、中葉以降、言官直言敢諫者、殊不多觀、而依附

權勢、挾私賄貨者、指不勝屈、雖教誡頻頒、終莫能挽、法紀廢弛、清政所以不振興、所舉事例、於清孝政情、尤有間涉、固足存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歷代帝王年表圖歌二卷 周際平撰

清高本儀撰。本儀字建菴，江西德化人。諸生。是書首為歷代帝王傳授全國，即世系表，始三皇至有清，其偏霸則記於正統之下，以小字書之，尚稱清晰。次為歷代世紀歌，乃萬言纂所撰七言韻詞，敘事詳於分時而畧於正統，頗有所偏，未能盡協。次為歷代帝王年表，先標朝代，總託帝數得年，然後依系列記諸帝畧錄事蹟，自漢武建元以後，尤加意於元統，自跋稱自唐堯甲辰至明莊烈帝十六年癸未，共有四千年，自漢武帝建元元年，始有年號，並改元，嗣後有三字建元者，有四字建元者，有一帝異易年號者，有子孫仍用祖宗年號者，又有後世與前代年號相同者，細心推核，注其年之上，於列朝史事，據錄尚近簡明，自饒斟酌，所記元統，舛誤甚鮮，亦徵考訂之功，就大體言之，頗有助於讀史，惟習於正統之說，北起周齊及遼金等，均不列入編年，各附記於陳宋之後，已違紀年之旨，又漢初諸國，中家偽國，漢末郡國，同列蜀漢之末，尤於時事不合，蓋緣習見未新，所以有此遺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三元甲子編年一卷 本會藏

清宋書升撰。書升字晉之，號允濟，山東鄒縣人。光緒壬辰進士。改庶吉士。同年充無意仕進，遂不赴館。此表以甲子記歷代得年，由黃帝六十一年，至清同治三年，共得七十六甲子。取數家上中下三元之說，以標誌之。即以冠於書首。書升精於中西算法，以諸史記上古之年，紛紜不一，大抵多出臆揣，不足憑信。遂用算術，考究古今黃赤道大距之變動，以所差分數而上推之。斷定黃帝六十一年為甲子，據之為始。依次順記於竹書紀年帝王世紀等書之記載，或與所推不合，或真認為錯誤，均依年填錄。俾相參對。自周以上各朝世系，特誌欄上，間亦多有考訂。其編纂用法既新，搜討亦博，可稱精心結撰者也。至漢武建元以後，於列朝各帝元號，皆按年填列。且泯正統之見，南北並書。茲加檢較，其間不免遺失。如新莽之始建國，唐昭宗之天復為天順，既為錯誤。梁簡文帝之大正，陳後主之至德，顏德明、隋恭帝之皇泰，唐睿宗之文明，以及武后光宅垂拱等號，亦均遺漏不載。其一帝年連累號者，則祇取最末一元。尤欠全備。清代由太祖至高宗，皆記廟號帝諡。嘉慶之後，則又不記。但書年號，為例亦嫌不純。蓋其偏重在甲子編年，故於元號考訂未

能加察。所以疏遺多有也。郭育才為書升作行狀，稱其撰有黃帝以來甲子紀元表，而不言有是著。然循名核實，頗相近似。或即為此書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歷代釋奠祠祭禮贈襲封典禮考一卷 嘉慶八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以開里考等書。錄載至聖賢儒祀典。多有漏誤。乃詳為考訂。求歸於當。首論釋奠釋菜之義。取材簡切。不事煩言。而大旨克明。於文獻通考。學之釋奠。非始立之學。則不必有幣之說。深加駁辨。確中於理。可徵議學。次錄祀典。始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誅孔子。止。清乾隆二十四年。曰部蕩平。遣使祭告。舉凡至聖祠祭。加謚詣告襲封。及先賢先儒從祀各事。依年列次。頗稱詳備。而所補正者。亦極多。如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據史記周本紀及年表。當為周敬王四十一年。以制開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考等書四十二年之誤。漢光武建武五年。遣使以太牢祠孔子。開里考作建元五年。亦為之改正。其他年月偶誤。均依正史通鑑。相互參訂。正確。後方行刊書。其不敢確定者。則註某書作某月。姑作存疑。以觀武斷。至於聖廟襲封。在分裂對峙時。尤為紛紜。南北並封。各示尊仰。而諸書記載。每多混淆。此書均為補正。釐然有序。可謂用力最勤者也。然歷代崇聖。原在重道。非為述麻。如謂漢高過魯祀孔子。所以載祀四百。元代重佛輕儒。所以享祚不及百年。持論如斯。未免誣聖矣。

總管內務府禁城現行則例二卷 光緒九年刻本

清內務府編。此書為光緒七年至九年間。整頓宮廷門禁。所定各項新章。惟以章程條載。官行告示。不問歲時。不能永遠通曉。遂哀錄成編。付之梓行。計卷上為諭旨奏疏。下卷為章程。示諭稟呈。考清制禁城防衛。由西翼前鋒營及內務府八旗護軍營同任之。而內務府職責尤專重。禁城內。歸策黃正黃正白三旗。紫禁城外圍。歸正紅銀白銀紅正藍旗藍五旗。分地守護。稽察素嚴。觀所摘錄現行則例。內門禁各條。自乾隆二十一年至同治五年。規定加遞周密。防範可謂至極。慈肅。照孝欽以女后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朝總政。耳目日於宣寺。於是大監漸肆。任便出入。而王公大臣。所攜隨員僕從。挾勢自便。不遵定額。守門官軍。不敢認真稽問。遂致小販闖入。售食。行人自由穿走。甚至太監在內閣設煙館。窩盜行竊。種種廢弛。已無體制。一切章程。等於具文而已。此次重中禁令。由於內閣侍讀學士文碩學士青恒。御史陳啟泰等之奏請。歷經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等。會同擬議。新章奏准實行。大體參酌舊例。並兼加嚴。而所管亦能掃除積弊。頗事振作。斯書之刻。原為永垂典制。無如日久生懈。故能從前商販羣集。列肆值虛。較前為加甚。清季法紀廢墜。所以不祚。即

此可以推其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此書為光緒二十三年直隸布政使司所編印。記載順天府隸屬二十四州縣應徵丁賦。自國初為始。至是年為止。惟近畿各邑情形特殊。地有園囿。丁有投充。而收給免役時有更改。俱與正課有關。必須依年核算。不能得其實數。是以每州縣各勘為一冊。著其變移。而篇幅多寡不同。亦因情事各異也。書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之法。為綱。計舊管分為四項。曰地畝。曰人丁。曰存苗。曰起解。其地畝項內首列原額民地。分上中下三等。各計應徵銀數。是為額徵。再列園地。賜地。投充。歸併。補受。開墾。各地出入分合。最稱複雜。其人丁項內首記原額丁數。約分上中下九等。開除逃亡。投充。老弱。優免等丁。則為實在人丁數目。按條報別例。統計應收銀數。次列戶部撥下及應屆編審新丁。至康熙五十五年。以新增人丁。除補缺額外。餘丁恩詔永不加賦。迨乾隆三十七年。遂將五年一次編審之制停止。遂永不復列載。其存苗項款內。分官吏役祭祀科舉驛站工程等目。因時有裁復。無法無定。故均分條舉案。書明應解應支。其起運項款。凡歸部寺署倉者。亦按日為之詳書。然後總四項而統計之。所餘即為舊管額徵之數。至新收開除兩回。則記當時園賜及

開墾荒地。或有或無。頗不一致。最後實在。即為現墾之額數。案賦役全書。總計大綱。此書據實列載。開編詳明。於是京兆一州一縣之賦收供張。既得統其梗概。而二百年間變遷之跡。備俱於斯。亦可供人討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東三省建旗實邊報告初編一卷 宣統三年排印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前有庫倫辦事大臣三多序。謂金希侯以變通旗制奏議。奉天旗制變通案。及建旗實邊報告等書。指示案全。果曾制任旗務處總辦。所錄又皆為其任內之事。然則此編之輯。當為全果所主持者矣。首錄宣統二年東三省總督錫良奏請招運旗戶赴安設墾摺稿。大致以東省八旗。均屬土著。與各省駐防情勢不同。內外城旗。隨缺任田。向有定額。本係計口授田之制。惟數百年來。戶口日增。地增畝有限。贍養不給。博濟為難。其生計遂致日難。乃主張撥地墾種。粵就安圖縣內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辦。得旨允行。次為旗務處所擬各種辦法章程。告示。預算。執照。及安圖縣往來公牘。末列建旗戶丁各表。計此次遷往安圖旗民。經招募挑選。統計八十戶。男婦大小五百四十餘口。所有牲畜器具。籽糧房舍。與旅費運費。皆由官發給。約需三萬餘金。在清理旗地收存款項項下撥用。每戶給房三間。給地二百畝。均為永業。所訂待遇既優。立法亦密。頗見一番經營也。當清之末。造旗民益困。籌辦生計之說。或形諸奏請。或記之報章。甚為囂塵。然徒託空言。未見實效。此書所記。地屬一隅。遷戶有限。無補於全計。惟規畫周詳。稍收實效。及今猶可為辦理移民之參用。

不能以時殊事異而忽之。是以勉為著之錄焉。

農工商部奏定章程 宣統元年節印本

是編為農工商部於光緒二十九年。至宣統元年。奏准施行之章程。曰商部開辦章程。曰歸併工部辦法。曰農工商部職掌事宜。曰農會章程。曰商種。曰公會簡明章程。曰推廣農林簡明章程。曰工藝局擴充試辦章程。共為九種五冊。前三種為創建官制。後六種為經辦設施。每種皆以奏疏冠前首。以著舉辦意旨。當光緒二十九年七月。改變官制。實行新政。其時方謀富強之術。值商戰之說。高唱入雲。遂設立商部。綜轄商務。以圖振興。所練有保惠。平均。通藝會計四司分領其事。然為轉移重商之心。

定名必求古義。驚虛棄實。仍未脫粉飾之習也。迨三十二年。以工部併入商部。改為農工商部。下設農務工務商務庶務四司。各定專司。始漸趨實。原有諭旨奏疏。皆陳載之。頗見經過始末。蓋改併之後。職掌增重。其與他部連者。則按事劃分之。如戶部農桑屯墾牧畜樹藝。工部之河防水利礦冶。度量衡。外務部之商務機器製造等。均與農工商相表裏。即收歸本部接管。至工部之京外土木工程。歸民政部。木稅船捐。歸度支部。軍械兵艦。歸陸軍部。禮器法物供張。廟壇陵寢宮殿管理。歸內務府。而商部之鐵道行輪設電。則讓之郵傳部。雖更隸紛紜。而

職責歸於整齊。一洗往昔掣之弊。未始非進步也。此外所訂商農會各章程。俱見實行。則中國之有法團。實發軔於此。尤有可紀之價值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約章大全七十三卷 宣統元年石印本

清陸鳳石編。鳳石江蘇嘉定人。是書錄輯約章。始康熙二十八年。迄光緒三十四年。凡為俄、英、法、美、德、瑞、瑞、丹、荷、日、比、義、奧、日本、秘、巴、葡、韓、星、十有八國。其為各國共立者。別之為公共。每國分三大綱。曰條約。曰章程。曰文牘。各分歸約。交涉。畫界。租界。開埠。通商。行船。禁令。執照。聘聘。招工。游學。傳教。償借。鐵路。礦務。團法。郵政。電政。賽會。等門。門復分類。如交涉門有通使。設官。禮文。優待。保護。各目。開埠門有開埠。開章。各目。租借門有租借。租建。各目。通商門有貿易。商標。貨稅。稅則。單照。船鈔。改運。稽罰。內地商務。各目。行船門有行船。內航。行船。各目。傳教門有傳教。郵款。各目。書於條約。按條結年月。依門陳列。備載原文。各條之上。均標記細目。以見全約內容。後附簡表。總計各約類別。兩相參核。頗便引用。較之漫然披讀。制裂類分者。勝愈良多矣。至於文牘。為辦理交涉之要件。於立約原委。大有關係。所收頗稱宏富。去取亦精。得悉列強肆意要挾。往往出於事理之外。折衝辯難。挽救甚難。俱可發人惕省。不徒為研討約章之資。助也。就清末造。民氣激揚。輒以政府疲弱。遇有交涉。集眾力爭。如拒約。還款。贖路。爭礦。上海會審。西江緝捕等事。亟電交馳。愈演愈烈。此書錄

而存之更與史事有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保甲章程一卷 王蘇州道書本

清王仁堪撰。仁堪字可莊，號公定，福建閩縣人。光緒丁丑，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江蘇蘇州府知府。是書為其光緒十七年任鎮江知府時奉令舉辦保甲，遂規定章程條教，飭屬遵行。仁堪為政，頗重踏實，不尚粉飾，故所擬章教，皆簡明可行，能收其效。其辦法以每縣約分為四鄉，於鎮集所在舉一公正幹練紳士為鎮董，所有各方各村鄉團歸其經理。各村在五、六里內聯為一團，公舉團總一人，各舉村董二、三人，不等。各村各給燈籠二個，小布旗一面，上書村名。遇有匪警，聞耗齊集趕剿，不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有罰法，簡費者，人民頗樂從之。又以鎮江地當衝區，復為商埠，游手倍於居戶，稽查良莠，不盡恃門牌編記，乃先分各街巷為若干段落，飭各段員清查各街正經鋪戶居民，用朱圈在單上標。其居民甚雜，及客棧煙館茅棚聚聚之處，即用墨圈在單上標記。日後稽查，即注意於墨圈各街戶，則宵小不敢久匿，地方自免受其擾害。此書所存章程稟摺告示函稿，不過十六件，而於安民防盜之旨，籌謀甚周，均可取法，為政固不尚多言也。

大清律纂修條例 本會藏道光間鈔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共四十冊分為三種一大清律纂修條例

二大清律集解附例三刑部說帖其纂修條例俱依律目列次

計道光元年所修者凡名例律九條吏律三條戶律四條禮律

一條兵律二條刑律三十六條共五十五條道光四年所修者

凡名例律八條吏律一條戶律三條兵律三條刑律二十九條

工律一條共四十五條總為一百條大約續纂新例列之前首

其為修改者則先舉原例條文次記修改條文而刑目各條按

諸於後中送纂修意見及奏准通行經過特為載入條例以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引用據觀改定各條擬罪均較前為重蓋清自嘉慶以降法紀漸頹奸偽日生刑臣以舊法已不足以禁懲故所定加嚴期收時效雖流於慘苛亦所不計也然對於宗室旗丁酌東亦見加厲一洗往日寬縱之政不獨於庶民為然持法尚不失平允其時習教之風甚盛為除亂源刑罰益重如叛犯有永久樹死之罪其子孫亦永遠不准應考報捐又發遣新疆為奴犯人過多乃改實貴兩廣煙庫充軍均為一時之特制所以纂改紛紜也至於說帖起乾隆四十九年止道光八年每冊不記說帖數當從刑部檔轉錄此書雖僅鈔錄之功且缺漏不全不足以言著作

然原編散佚不可常見賴此存而廣之亦未嘗無裨於翻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加減成案新編六卷兩歧成案新編二卷 道光十三年刻本

清李逢辰編。逢辰字允中，號穀堂，江蘇元和人。嘉慶甲戌進士，散館授編修。官至四川益茶道。著按察使是書，所錄刑部加減成案公增，始嘉慶十八年，訖道光三年，均為著者官刑曹時，摘鈔較近之案，故名之為新編。且以別世傳之舊刊也。其編次均依律目門類，以便檢尋。計卷一為名例、吏、戶、禮、兵各律，卷二至卷六為刑律及工律，附比引律條，皆摘則蒙古則例。其間以刑律之案為數獨多，蓋民命攸關，罪名所繫，固不厭其詳也。案通例斷獄律無明文，則求之於例，例無專條，則援案比擬，惟未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通行之案，不准銀行率引，然準情衡理，量事加減，以求律法之允協，特出入之間，所關甚鉅，則已辦成案，亦可供司獄者參考折衷之助。逢辰不自私秘，刻而廣之，亦頗可尚也。又以案情錯出，律例之無專條者，自不能不援引他律他條比附定擬，而酌核不齊，難免異同，遂將事同兩擬之牘，擇其中允可為程式者，別成兩歧成案一書，卷上為服制人命鬪毆姦拐，卷下為賊盜搶奪詐偽雜犯，共分八門，各舉成案，以列之相互參閱，則其輕重之故，一望瞭然，不煩旁稽，自序稱律無專條，則當按比附以持其平，情涉兩歧，則當酌重輕以求其是，可掉以輕心乎，其言

以平以是為告，實有慨乎高下任情之弊，存心尤見仁厚，則此書之輯，大旨可見，不徒為習申韓者增立條式而設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增訂刺字彙纂一卷 嘉慶二年刻本

清王又槐趙佐文合編又槐字蔭庭浙江錢塘人佐文字湘帆安徽石門人又槐前因刺字為刑制之一向無專書附見於律例彙纂遂搜摘薈萃撰成彙纂一書及嘉慶之初歷時既久新例續增而登報恩赦更改頗多於是復通行現例細為訂正重加編次成為新書冠以增訂所以別於舊著也計分人命謀反強盜竊盜搶奪發塚賭博劫囚犯贓奴僕軍流遺犯逃人雜犯犯姦盜泉漏誤清字刺清字刺字備查凡十八類每類分項條列間註所出其稍形複雜者並錄成案原文俾得通曉大約刺字之刑罪輕刺臂罪重刺面而字有滿漢各有專施但外省不習滿字未能通辨至嘉慶三年諭郵部以滿文事由各字書法通行直省而內外用刑始歸於劃一故特刊刺清字一冊其事字因所問能為詳記之亦殊可尚也全書於錯綜之例搜摘類次頗著經營之功惟重複時有涉於凌亂竊裁尚未能精然就其大體言之增補既多編次亦進整齊況法律之書以詳備適用為主固不必以著作常例苛責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刺字條例一卷 光緒三年刻本

不著編人名氏此書前有貴州巡撫高崇序略稱歲戊子陳景晉中剛子良中丞以任刑部手抄刺字章程見達簡明賅括使閱者曉然易識爰付手民以公寅好是知此編乃刑曹司所錄編由剛毅轉鈔而出高莫得之刊而廣之也凡列刺字章程免刺條款漏遺刺字並法禁止師巫邪術謀反叛逆造妖書妖言盜大祀神物御物制書印信城門鑰並盜軍器盜內務府財物盜園陵林木並守常人盜倉庫錢糧強盜劫囚白晝搶奪竊盜盜馬牛畜產田野殺牛忌嚇取財略人賂賣人發塚盜賊窩主人命關及訴訟受贓詐偽犯姦雜犯捕亡二十七目後有補遺為新設監候人犯准減不准減條款分服制人命姦盜搶竊雜犯四類軍流徒人犯准減不准減條款分服制人命姦盜搶竊雜犯証告六類又竊盜免刺不免刺不免刺新舊章程十三條其書編次先例列章款總叙刺字各項法制次記犯人應行刺字各罪均按事類而目別之條理清晰深得要領頗便於稽考至各罪刺字間有減免而准否不一亦極紛紜所撰准減與不准減及准免與不免章程挾摘詳備一望瞭然惟考遺犯刺記地名發新疆伊犁等處為奴者例由該甘肅總督衙門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黑龍江吉林等處為奴者。例由刑部書中不為詳記。有違法制。問有陝甘之字。亦嫌疏畧不清。雖為小疵。究不免為全書之累也。

六部例限圖說 嘉慶四年刻本

清王又槐趙佐文合編。又槐字蔭庭。浙江錢塘人。佐文字湘帆。安徽石門人。是書仿律例圖說之法。將各部例限編製為圖。以便省覽。曰吏部例限為圖五十四。曰戶部例限為圖一百二十六。曰禮部例限為圖十九。曰兵部例限為圖十三。曰刑部例限為圖三十七。共為三百八十六圖。每圖上欄先以大字橫標項目。其下即分別事由。列記定限月日。與違限處分。如義有未明。或事有變通。復取例條所載。成案原文。為簡說以釋之。故名之為

圖說。自序稱限之為言度也。所以定程度而趨事赴功。國家兵刑錢穀之重。典役造作之繁。民生國計之攸繫。考課殿最之所出。不有一定之限以程之。則上有最難之憂。下有廢弛之病。故大小臣工。奔走宣力。無不設立定限。先期著獎。逾違者糾。願各部例限。散見於吏戶則例。及律例成案。至蹟且繁。難於稽考。乃輯之為圖說。茲檢其書。內中以戶刑兩部事例為圖最多。蓋錢穀為度支所出。刑名為民命攸繫。職責繁重。是以例限最嚴。毫無假藉。居官者倘能凜遵無違。即為克盡職守。而民亦被其利矣。又槐等為一時名幕。熟諳例章。故能操拾零散。勒為專書。而

條分說解。簡明得要。遂使一代典制。得有門徑可稽。其功殊不可泯也。

四禮從宜六卷 元緒九年刻本

清林荃撰。荃字龍苑。廣東莞人。仕履未詳。荃以冠昏喪祭為四禮。本從周之義。一依通典會典為準。間及溫公家儀。蔡象鄰禮期循禮而不背俗。人人能行。故曰從宜。以通禮無冠禮。因首述冠服之制。繼以書儀中冠儀。次述通禮中之昏喪祭禮。間加注釋。多闕典故。以禮非國不明。附圖甚多。昏禮多取蘇氏三禮圖。甚多朕制。則取之大清律例。喪禮之圖。本於文公家禮。以丘清所圖。容有未當。則附辨之。祭禮家廟祭器各圖。均采會典。未附大清文武官品級。及荃所撰請禮紀古請禮全圖二書目錄。

荃頗通三禮之學。雖所請者宋儒之書。而於名物制度。辨別甚細。每卷中附有荃所撰論辨。如冠禮總論。字說。婚義總說。妻妾論。辨有子妾。冥婚論。喪要論。喪服問答。論題主立主。祭儀總論。諸篇。均有關係之作。不為高論。而箴砭流俗。具有深意。以視經生廢詁。雖古義縟紛。而不當於事情者。相去遠矣。荃此書與吳榮光吾學錄。皆不失為一時有用之書。雖時勢異變。而足以資參證者。尚不少也。

傳約情錄二卷續一卷 光緒十年刻本

清康熙齡編、鶴齡河南濟陽人、是書取朱子家禮祭禮中儀節、定追薦之式、以矯道場致齋之俗、前有湖廣永州等處總兵李長明序、各稱遵禮追薦、文公舊有遺書、防本卷多、增集紛繁、恐欲行者起畏難之見、特命子鶴齡、遵仿舊文集、成三日儀注、以便易行、所列第一日禮程、為告家神、告司命、告門神、請水、設功曹、設蕩穢將軍、請水、灑淨、啟土地、啟府縣城隍、啟文公、啟文帝、合啟諸神、祭路神、開方招魂、夕奠、第二日禮程、為請水、灑淨、祭守福力士、望祭冥王、朝奠、祭文昌、祭文公、祭閻君、午奠、合祭諸神、啟文公、服孤、望祭武鄉侯、夕奠、祭談口神、並鬼王及孤魂、統頌、登台服孤、第三日禮程、為灑淨、誦本願經、朝奠、祀曾倉借夫、祭大頭、午奠、撤靈位、安主、化筭字、謝火神、送列聖諸神、安司命、安門神、慈宅、安龍、其書每以實行儒禮為主、故所列各目、雖形式仍沿俗尚、而禮節則取諸儒說、易詠經為讀祝、尤為其改變最著之宗旨、然喪祭之禮、佛道雜糅、風俗所被、踵事增華、雖功令嚴禁、終莫能挽、此書提倡儒禮、反滿歸醇、縱擇格於俗、未見能行、而用心則不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財政四綱四卷 光緒三年刻本

清錢桐撰、桐又名學嘉、江蘇吳興人、是書乃其客居日本時所輯、一曰租稅、為目八、租稅釋類、此例稅及遞加稅、直接稅及間接稅、地租、關稅、日本現行稅法、地方稅、二曰貨幣、為目八、世界古代貨幣、貨幣之作用、貨幣之物質、貨幣之鑄造、貨幣之制度、貨幣本位、貨幣流通之法則、紙幣、三曰銀行、為目五、銀行之原起及沿革、銀行之種類、銀行之業務、銀行紙幣及發行法、恐慌之原因及救治策、四曰國債、為目八、國債緒論、國債原義及近世各國國債情形、國債與租稅之關係、國債之區分及得失、國債之募集、國債債之管理、國債之償還、地方債、自序謂治失非財不為功、財所由來、不取於民而誰取、然苟不窮致其事理、有以曲順乎人情、則苛歛固非、薄歛亦未必是也、國家理財要策、不出此四綱、殆上談財政者、所急欲聞者也、持論頗通、向久客張之洞幕府、出使各國、頗留心計政、是時方當庚子城下之盟、既意維新、而談時務者、類持空論、不足以見施行、向此、獨自謂強國學生講義而成、在今日視之、已成苛狗、而是時朝士能知究心日本財政者、實以向為先河、雖曰風氣使然、而知所抉擇、要亦足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北平陳氏隆棠藏親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戊戌為止、書當成於是時、用意頗善、體例出入、亦見於慎、特慎、
美國合邦盟約、及土國頒立民約、不錄、示不足為訓於中土、別
有用心、惜所採譯籍、不出各國交涉公法論、列國變通典、歲記、
法國志畧、華歲頓傳、日本國志、俄土戰記、普法戰記、出使英法
義比四國日記、出使美日秘日記、近事彙編之外、間則補以報
章所記、類皆一鱗半爪、未為全豹、只供談助、未足以佐參稽、類
日之分、失之過拘、冊立朝貢之名、施之於西班牙、埃及、俄波
私約、土埃條約之類、完覺擬於不倫、惟包羅既廣、其中未嘗無
一二事、為迄今西籍所不經見者、過而存之、終愈於過而廢之也、

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新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淨盡至是重加釐整始臻一致比書實居其首頗稱重要惟時仍以刑部則例為名迨雍正初元併例於律以行其制遂變矣書之編次一依大清律目上卷名例四十三條職制三條公式十六條戶役九條田宅一條婚姻四條倉庫七條課程一條錢債三條市廛五條祭祀四條儀制五條宮衛六條軍政三條閭津六條廩牧二條郵驛五條下卷盜賊四十一條人命八條鬪毆二條訴訟十六條受贓八條詐偽五條犯姦五條雜犯九條捕亡一條斷獄五十條營造二條共為二百六十四條惟無置罰河防二目且不標六部為區分也觀所定各條於舊例之嚴

刻者已多所量減然買賣人口由官給印之恒規乃未革除至
貪官無赦抗量必完亦頗可振綱紀網得失固不相掩茲以大
清律集解等書數勘殆已刪改過半存者無已今觀此書既可
以明瞭解初之法制並可推知當時之政情甚為可貴也

成案備考一卷 嘉慶內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書錄載刑部題取決案奏請諭旨始末皆全
知為部僚鈔存彙行故以備考命名異乎部刊通行者也所錄
為嘉慶十二年之案凡十件雖案繁無多而皆精義之文且見
當時對於人命案件極為慎重推敲入微務求信實非以吹求
為能事編者披拾菁華實為司諫者之參考並為草率者
戒用意良善也大抵律例無明文則援案比附以科斷然執法
者每有誤會出入輕重未能允協所以勅連部駁也惟事態變
幻多難預料即如所載死罪恭遇恩旨不准減等應入秋審人

犯內有情尚可原者仍入緩決一疏在刑部詳酌不准減刑
章程既奏准通行後而各省題案仍有可原之犯乃不敢固執
後舉五案亦可量減內外不憚研求所以刑罰能得平也其餘
各案大畧皆起於細微或出於不意人命既釀閱涉刑名遂演
成為重案如賈廣信擅殺李朱氏姦殺二則雖情節曲折而酌
稽確中案情乃克大白承審官員被議處者致有多人可見其
時法紀尚整飭題本上達不逾日而旨降所以皆凜遵而莫敢
或延違以視末造之寬然屢起稽遲不決者迥乎不同矣此書
不徒為斷獄之法式且可動人懷刑之戒懼也

是書無撰人。嘉道光十六年。河督宋毓英治黃河。以堤束水。以
靖復堤。以石護埝。上年原陽兩汛。串溝分溜。刷決支河四十餘
里。向未儲備料石。乃收買民磚。以拋填挑溜。復堤防風。以後歷
試有效。其磚價較之碎石。貴省逾半。請將料石磚石。項分別購
辦。部議先行。後以購磚不敷。乃官為置窯燒造。而議者頗持拋
磚不如碎石之說。御史李苑復力言之。乃命工部尚書敬徵。前往
查勘。廣詢衆議。卒定議。停置購石。是書即首列毓英奏。工部
覆奏。開辦歸道張坦。分辦埝塊。及條議原案。以為黃河同知于

卿保下南廳同知高步月。覆稟。而以敬徵毓英會奏。敬徵覆奏。
及十七年七月十六日。所奉。上諭。殷烏毓英為道。光時治河。名
臣。沒而祀之。為何神。國史。應列治績。是著。即此埝塊一事。再三
研求。始付實施。及議者有言。部臣。疏勘。利害。已明。決不自覆立。
改前議。固不可及。張坦所議。反覆申論。力舉埝塊流弊。毓英不
以為悔。坦亦不自以為實越。實心任事。皆有足嘉。道光時河工。
屢次出險。歲修工費。至三百餘萬兩之多。視康熙時。不啻十倍。
賦稅所入。耗於奢墊。民窮財盡。寇盜以興。論者每致慨於當時。
河員。欺侵盜需。然觀此書。所錄。其鄭重將事。何嘗有一絲一毫

之怠忽耶。事固不可執一端。以概其餘。亦不可一概抹殺。以沒
其獨著之美也。毓英字含輝。號樸園。山西澤潞人。嘉慶五年拔
貢。七年朝考一等。授知縣。分發河南。歷署溫孟等縣。官河東河
道。總督。諡恭勤。

吏部制章摘要六卷 光緒九年刻本

此書為湖北布政使林之望、委候補知府年嗣龍、陳汝著等所編輯、蓋以吏部銓選章程、隨時改易、引因偶涉錯誤、不但與各官升調有間、而部取所及、實分隨之、遂取同治十二年部頒新章、凡為外補者、摘錄為此編、以為現在遵行、決式、其從前舊例、有需考查者、亦備載之、惟條款規定繁密、不易殫得、綱領、復綜括文義、撰為簡語、名之曰摘要、即以之名其書、書分二欄、上記摘要、下錄原章、並標題於前、以便檢尋、其編製頗為清晰、可資參用也、又以外補章程、向分道府同通州縣升調遺缺為一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病故休缺為一輪、佐貳雜職為一輪、故其類次條款、亦別之為上中下三編、各為二卷、所錄正雜各官題補升降、以及委補試等輪次、酌數引見、赴任期限等、靡不備及、於是外省銓政情況、得此可悉其梗概矣、案自咸豐軍興、保獎大開、而捐納事例、更廣、位休、致使仕途愈多、名器斯濫、吏部為疏通擁擠、杜絕營求、不得不隨時變更章程、以資救濟、而各輪班次中、遂定有各種特稱、花樣日新、司銓者益感目眩、棘手矣、惟班次規定、亦一時之法制、此書條文雖詳、而班名未列、僅以部章一變輪次全改為改詞、概建屏棄、然欲解條款、須明班次、此而不錄、終為缺憾也、

保獎則例六卷

孫氏家藏稿本

是書無撰人、首即光緒三十二年政務處議覆御史劉汝璥奏、仕途蕪雜、保舉過濫、因訂限制保舉章程十六條、次為釐定、同以未舊章、可以遵行者、按事分條、各為專則、末為保舉公式、層數表、意此為吏部案訂成書、未及刊刻、頒行者也、考明立之仕途、有三、曰科、曰貢、曰吏、清制科舉捐納保舉三途并用、清初定制、軍營、河工、徵賦、緝盜、均得保舉議叙、止於加級紀錄而已、咸豐以後、軍務繁興、保舉案始多、有尋常勞績之名、一歲而保數案、一案而保多人、軍河賊盜之外、大而典禮、實錄、玉牒、國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往往加等、細而商董、水會、亦四榮叙、雖新以後、捐款籌劃、均謂勞績、出洋學生、逐年進保、都督滿街、職方知狗之誚、較捐納之弊、有過之無不及、而明保獎之濫、尚不與焉、自來例章、未嘗不加限制、而朝廷威令、不彰、名器繁濫、波瀾風靡、每下愈況、政務處議加限制、亦不過去其太甚、充之未能實行、先宣之際、變本加厲、蓋有甚焉、清政不綱、所以底於亡也、即是編所列以觀之、章制之繁、防維之寡、一言以蔽之曰、大臣欺罔、胥吏舞弊、而已、然一代弊政所施、源源本本、條目具備、亦未嘗不可以棄為虛談焉、

內外官員選輪定例九卷 孫家廣家藏稿本

是書無撰人。治吏部選司定本。而奉刊行者也。曰郎中至翰林院孔日選月選輪。曰郎中至翰林院單月選輪。曰道員至通判選月選輪。曰道員至通判單月選輪。曰教授至訓導單月選輪。曰知縣至直隸州州同選月選輪。曰州同至州判選月選輪。曰州同至州判單月選輪。凡為九卷。每卷每官先叙選補定例。次附月選現行章程表。蓋清制缺分。選補月選。又分單選。候選者須積缺分數。有統積分補。除坐補原缺。及教缺迴避特旨即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不入班外餘則有歸班者。有數缺選用一缺者。如所謂各項五缺是也。其班分帶。恩蔭升班。捐班。而帶恩升三班。有先後捐班。有分缺充間。自光緒初。更開大捐。若海防。新海防。籌餉。鄭工。一時捐納人員擁擠。吏部等疏通之法。始輪班選用。而各項五缺。亦併入計算。謂之月選。現行章程表。參互錯綜。至極煩複。職選司者。不能盡知。惟胥吏得以操縱其間。視為利藪。然為例未嘗不明。特士大夫鄙夷不肯置慮。乃為狐兔所憑。自今日視之。則欲知清季銓選之制。蓋莫有要於是編者矣。編中有二十五年年例。當即其時所為也。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類集二十四卷 雍正間刻本

清趙中喬撰。何祖桂輯。中喬字慎旃。江蘇武進人。康熙庚戌進士。授河南商邱知縣。行取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權浙江布政使。陞巡撫。調湖南巡撫。官至戶部尚書。諡恭毅。祖桂湖南長沙人。撫院幕僚。中喬撫湘九年。頗多治績。案牘皆自理。而笥笑不留片紙。湘人感其惠政。初有實政錄之刊。祖桂嫌其遺佚尚多。復搜遺稿。經八年而畧備。遂釐次而為是書。曰奏疏七卷。自康熙四十二年。至五十年止。曰咨文一卷。曰告示一卷。曰牌檄三卷。曰批詳三卷。曰諭斷四卷。均以吏戶禮兵刑工為類別。曰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文一卷。曰稟奏畧存二卷。為浙江藩撫任內之牘文也。附表獎錄行述等凡二卷。此書出於湘人之手。故所錄亦以湘事為主。其在浙江者。搜羅無多。則為附著而已。中喬為政。力矢清廉。觀其各牘。莫不以興利除弊。為志。其行事則峻厲。其為言則藹然也。如浙江南糧。旗營餉額。例以一石給一口袋。年計苛派四千餘兩。乃請如京倉例。令各自備。其害乃除。藩署錢糧加平。饒送節禮。諸項陋規。亦盡為禁革。於是官克虧空。民無派累。其調任湖南。亦以掃除積弊。為百政之先。如錢糧私派之狀。桂、硬脫、公費、腳價等名目。一概嚴絕。又定營兵米儲辦法。使

兵得飽餉之樂、民無預徵之苦、凡此之類、皆為保全民力最著之政、施為人牙稱頌不署者、故能上選主眷、雖不使者、屢欲免之而不能也、惟甲倉舉發、載名世南山集一集、誅累多人、頗為世所詬責、然就其居官論之、善政實多、固不能以一眚而沒其全也、

定額記事二卷 道光八年刻本

清李德林撰、德林字竹齋、山東平度人、由報捐為中城兵馬司副指揮、道光六年、以捕盜功、授河南西平縣知縣、翌年、因前在副指揮任內、失察糧書侵賣官米、部議降級調用、當歸離任、地方紳民因其公正廉明、除弊興利、頗為愛戴、乃公請額代捐復、大吏亦以其官聲尚好、據情轉奏、得旨准其捐復原官、留於豫省、俟有相當缺出補用、此書即其在為平西平及辦差豫東之公牘、擇要彙錄成編、故以定額為名也、當嘉慶之時、豫省邪教流布、致有滑濬之變、事平之後、愚民仍不免惑於其說、為地方

之隱憂、是以朝廷屢頒興學之諭、大興勸化、作根本之根除、德林抵任、頗能奉行功令、勸辦義學、至四十一歲之多、共得捐錢一萬零六百六十七千餘、西平向稱貧瘠之區、捐籌經費、尤為不易、而竟能成績斐然、足徵提倡之功、故為大吏所嘉許、觀其呈報義學呈冊、及建碑等文、俱為永久圖謀、意在擴充、更見其實心任事、不以目前為滿志也、其因案降調、於例不准捐復、而部民保留、尤違例禁、乃大吏一意至公、俯順輿情、為之奏達、而獲請、亦可見彼時政治、尚在清明、公道未泯、不能以自表之書、而薄視之焉、

奎山存牘一卷寧陽存牘一卷 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清李鍾珪撰、鍾珪字平書、江蘇上海人、嘗游歷南洋各島、著有
新嘉坡風土記、此書為其光緒二十年署廣東陸豐縣事、與二
十四年署新寧縣事、自撰之牘稿、俱以別稱為名也、奎山存牘
刊於乙未、錄文牘凡三十四篇、其中以辦理械鬥、最稱困難而
其長才碩畫、處置得當、亦於箇中窺見其全也、蓋陸豐民風強
悍、結黨械鬥、有黑旗紅旗之名、故懸示禁條、嚴列報械、擄人
拜會四端、犯者俱重懲無赦、復為勸告之文、多方獎掖、俾化於
良善、恩威並用、不稍假藉、一洗專莽數行之政、是以民畏懷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書類

敢試嘗而地方遂得安謐、如稟候補府王吳一文、於黑紅名號
叙述極詳、亦頗有關於掌故也、其寧陽存牘、刊於戊戌、錄文牘
四十二篇、所辦之事、以防匪為首要、蓋捕務廢弛、盜賊日熾、遂
自行捐貲、特設緝捕勇一隊、認真緝辦、並立約束規條、以防流
弊、而於禁賭禁娼、更為嚴厲、安使盜匪無所匿跡、則地方自少
禍害矣、又鍾珪生長海上、深悉外情、於教堂交涉各案、折衝亦
甚得當、就觀兩書所記、鍾珪於律已則方嚴、於政施則忠盡、在
史治頹廢之時、實為佼佼者也、

漢志室公牘六卷附詩文存 民國排印本

清鄭裕孚撰、裕孚字友漁、廣西桂林人、由捐納保知縣、此書乃
錄公牘、前二卷、為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就藩山西撫署
歸綏通署時所作、故皆冠以代之、後四卷、為民國初年署事和
順等縣之文告、率為例行公事、不過一人之政績、惟前二卷則
值庚子變後、施行新政、裕孚在撫署經辦之稿、哀哉此編、頗可
考究山西政情之概畧也、至如曉諭民教各派、請撫告示、各謂
前年奉匪滋事、將教堂焚毀、上年撫部院、派員赴京議定賠
款、分給口外教會銀二十萬兩、本年復以口外從教、被災較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書類

又先後派員赴京、與法使會議、又給賠銀六十五萬兩、並
於合同內載明、此款專為賠卹從教諸人之用、其教堂一切房
屋財產各項、均歸入法國大賠款辦理、兩次共八十五萬兩、核
其語意、則為山西認賠專款、皆未見他書記載、得此而和其曲
折經過、亦為言奉禍交涉者、最有關係之史料、故特為著之、

史記二十卷 景泰七年刻本

明吳璧撰。璧字孝文，江西廬陵人。永樂間為徐州判官，累遷至山東按察使司簽事。此書取史書紀傳，將自古至元歷代君臣分名列舉，著其褒貶，竊效春秋之筆法，以史記名之，計為君道、臣道、子道、弟道、友道五大綱。其君道內復分聖君、賢君、庸君、亡國、暴虐、篡逆六類。臣道內復分列國、聖賢、時臣、武臣、文臣、高節、忠義、剛直、廉節、酷虐、諛佞、姦邪、叛逆、五胡、外藩、僭偽、夷狄、外戚、中興、女禍、奄宦、黨禍二十二類。每類各舉帝名、人名、錄載事略，間加議論，大體皆據諸正史，斟酌翦裁，尚稱得要。凡歷代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別史類

忠奸聚之一書，按類尋求，無勞翻檢，亦未嘗無裨於讀史。惟類別過繁，往往不協於情理。如三國孫權列於臣道，曹操則載之君道，任意進退，於史不合。復以孔子及從祀諸賢，特為臣道中聖賢一目，次於孫權後，尤為違失之甚者。至北魏迄金夏列為外藩，亦習於正統之論，屏之不予，猶自說詞。然納諸臣道，則近誇張，去史實益遠矣。大抵明人之於史學，每好為新義，以標異，遂致顛倒史法，為人詬病。此書求義懲勸，尚不失借鑑之旨。然上下古今，直行其賞罰與奪，實近於僭妄。凡離無序，猶為其餘者也。璧雖自當時文名，此編亦頗費經營，而傳本甚罕，僅見

於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今以其稀奇，且別具一格，故著之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別史類

甯陽縣志一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何恩煜撰。恩煜字潤生，江蘇丹徒人。由捐納入仕，為浙江鳴鶴場鹽大使。改委徽縣縣令，署休寧縣令。結多年積案，受知於布政使于蔭霖。光緒丁酉，補望江縣知縣。此書即為其任望江任內之條教也。為到任紅諭，觀風告示，勸辦義塾章程，開辦崇實學堂章程，栽種樹木，行工墾荒，會稟救生船經費，核議契稅章程，國防底案，凡八項。為冊四，以望江富有甯陽之稱，所錄又以章程為多。異乎泛常公牘，故名曰甯陽縣志也。恩煜居官廉介，衡聲久著。觀其所錄措施，如聘教習以維學校，建善堂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歷代政要表二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胡于清撰。于清字少潛，湖南湘鄉人。光緒癸卯舉人。是書條記歷朝政典，而以表分著之。起於秦代，訖於清光緒。計秦、漢、後漢、三國、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為上卷。宋、南、元、明、皇朝、為下卷。其表即依之為編。先列朝代，畧記建都、傳世得年、次即據錄制度。曰疆域、曰土田、曰戶口、曰賦役、曰征權、曰選舉、曰兵制、曰學校。凡八綱。大抵取材於史志。大清三朝會典、史乘錄等書，而參以奏議、邸抄、約章、私著、搜羅宏富，剪裁亦審。使歷朝典制備於一編，得悉梗概，頗足為參考之助。惟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整游惰勸樹藝以重農桑，定稅數以除陋規，均於教養兩端，順致其意，可謂深得為政體要者矣。其國防之練，則因庚子夏間，拳民禍起，長江各省督撫，悉大向糜爛，不可收拾。有聯合保鏢之舉，乃通飭所屬，設法保護教堂，教民。恩煜奉令，實力籌防，未釀事端。所以地方尤稱頌之。其紀事是稟各牘，均為詳載。世傳孝悌各書，所錄皆舉其大端，而不詳其細事。得此書而參之，更有以見上下維護之苦心，非偶然而收效者也。

欽定各郊壇廟樂章二卷

是書為清高宗朝欽定之樂章前有乾隆十九年太常寺少卿

厲宗萬序略謂欽定樂章名曰中和樂以成一朝之制作寺

必張樂盛藏司樂部處雖業諸生有誤用移宮之失於是樂其

工尺之度與夫長短清濁之宜八音十二律之用合以歌章

或全賦付之梨棗可計為國立壇所設壇國立行常禮方澤

壇太廟祫祭太廟四孟社稷壇春社稷壇秋社日壇夕月壇先

農壇之神壇地祇壇太極壇帝王廟春帝王廟秋文廟春文廟

秋間帝廟春秋府學文廟春秋社稷壇報祀祈雨祈晴報晴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歲時報祀祈雨泰山岱廟嵩山中嶽廟等祀樂章書為樂生誦

習而作故皆注明清濁起調工尺也又道光初元將樂章內有

同御名各字應行敬避者俱為刪改經太常寺請祝官掌樂部

神樂著印達明河邊照祥印即為是書世相襲用所以一再翻

刻雖所為欽頒之什見諸會典諸書而樂譜之製則非外間所

恆傳且載間帝升入中祀在咸豐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尤為他

書所未詳得此可補闕畧至更改樂章詞句新舊摘列亦見其

異同均為留心禮禮典者所欲知者也

解州文清地糧里甲圖說一卷

光緒七年刻本

解州

當光緒三四年間晉西連歲大饑解州知州馬玉瑤因戶多逃

徙徵收因難遂實行清丈之計俾糧無隱匿地無侵缺良民既

免賠累額徵不至逋欠事後編輯章程里圖用資永守即為是

書首為清丈地糧章程四十條次為解州城鄉十六里總圖總

說末為文清地糧以後永定章程三十四條蓋解州地故向無

魚鱗冊糧戶糧名任意搬移無定長轉典賣過割與否均無從

考查乃有無地無糧惡空收使糧銀者有本名逃匿親族賠墊

糧銀者有戶已絕止地不識在何處糧銀里甲賠墊者連災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之後私占倒換百弊叢生率若賠累徵收益難自經澈底清查

繪具圖說編造清冊於是戶糧有定催科不煩宿弊盡除官民

交便矣然清丈之舉設措置不當最易滋生弊端故地方官輒

不敢輕議之玉瑤實心任事不畏艱難委用正紳相助為理所

定各章程極為周密官無苛擾民自樂從所以能收其效至永

守章程內並將徵收規費詳為規訂去其太甚明示限制一

掃往昔勒索之苦尤為人民稱頌不置者統觀全書通減徭役

畫均賦稅皆足以紓民力而息訟爭胥民社者當取為法則焉

東三省設官辦事要綱一卷 光緒三十三年排印本

此書為光緒三十三年東三省改設行省經總督徐世昌巡撫唐紹儀朱家寶等會擬設置官制及辦事要綱奏准實行計所擬官制凡十二項大約以東省外交內治情形特殊遂採同署辦公之法以免公賄周折為條奏請於奉天吉林黑龍江各設省公署總督統轄三省為長官巡撫分理一省為次官省署內設承宣證議二廳交涉旗務民政提學度支勸業常務七司各就所管之事分別設科此外練兵軍事則設督練處經理之司法行政權須分則設提法使節制之其制併省舊官參以西法而為整齊修舉之圖以祛散漫牽掣之弊所以總匯公署合一事權為省制革新之創首創者也其督撫辦事要綱所訂凡六項均為應付時局著眼權限增大尤以總督隨時赴闕面奏機宜及吏治財政不拘例章隨時奏咨核辦二端為脫去束縛得自伸張雖不免有外重之嫌然地方事務一任督撫措施免去掣肘亦頗能收整頓之效特世昌於飾新政調用多人而厚給俸薪建造公署摩費公帑亦甚鉅故時論不免多有違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京口八旗志二卷 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清春元撰春元京口駐防旗人同治癸卯舉人大挑二等以七品小京官用官至光祿寺署丞保直隸州知州是書記京口八旗駐防概況凡為六綱曰營制志分建置沿革額官額兵戶口俸餉米石馬政營地官署公所兵房教場礮臺軍洲祠廟附寺觀十五日曰職官志分歷任副都統名宦二目曰學校志分學額義學月課三目曰選舉志分科目武科二目曰人物志分廣襲忠節官績孝義文苑附書畫方技附武勇六目曰列女志分貞節孝烈坊表三目考京口襟江帶海向稱重鎮當清順治十二年海氛未靖世祖命鎮海大將軍石廷柱統率八旗官兵駐鎮江十六年後命鎮海大將軍劉之源駐鎮江而規營地於城內西南隅為八旗屯兵之所聖祖康熙十三年定以漢軍三千駐防京口統以勳戚大臣高宗乾隆二十八年裁汰漢軍始撥江寧軍印副都統及八旗蒙古六七甲兵以為京口駐防自是遂改定制計軍印副都統以下設官五十員駐兵一千六百九十二名此書歷載經制始末及一切措施尚能備具條理以供掌固之參考惟募擬縣志體例僅志大綱搜采嫌有未宏而烈女一門竟在一卷亦涉泛濫失衡均與記軍制之旨有違然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底洪楊西役京口遭陷津止盡第者至一千六百八十餘人可謂浩劫此書備錄之用事表彰不使淹沒為意良善亦未可厚非也

營制餉章一卷 光緒三十年刻本

此書為光緒三十年八月總理練兵家事務和碩慶親王奏助等所奏定編練新軍之章制首曰制畧為練軍規模之總旨計分營制餉章總義與立軍分軍常備軍續備軍後備軍督練設官補官募兵入伍軍令訓練校閱檢調獎勵懲罰賞進死賞退休衛生新餉營舍軍旅標旗軍器輸運服役選馬交通各制畧凡三十目次曰營制為編配官佐兵弁額數及其職務計分騎練處一軍一領一協一標步兵隊營馬隊營陸路砲隊營巡山隊砲營工程隊營糧重砲營軍樂隊糧餉局軍械局軍醫局等制

凡十五日又次曰餉章為月支薪公餉乾之數計分正支額數雜支額數雜支活款三目蓋清代兵制初以八旗綠營為定制之軍但歷久法廢不堪為用是以變換繼接各省勇營營遂收中興之功然自為風氣幾同私有兵制因之遂紊當光緒末年厲行新法趨重集權中央對於軍政亦謀攬收特設練兵處以主持編練之事觀所定之法則參取各國成規體察各省情形折衷而釐整之要使兵制固有以矯私擅故於立軍制各內往復申言之嗣後即依此制練成鎮軍後由中央節制而兵制為之一變此書實其肇端願為可重也

西江政要一百三十二卷

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此書為江西按察使司所編，皆通行之刑章，始乾隆十七年止。光緒二十六年，因盜賊增編，出眾手，是以為例不能一致。大約乾隆二十六年以前，多錄尋常如案題案件、解審案件、外結案件、奉批核議案件、申詳文案規式、命案報呈定式等類，乃一省獄獄辦案之主要法規，所應遵守而熟知者，其排次則以性質為後先，不以年時為區別，尚見整齊之功。自二十六年以後，則為續編之件，皆依年錄存，因備查考，又以是故章程為獨多也。蓋清初立法，為矯明弊，不免近於嚴刻，故每遇登極萬壽諸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典舉行恩赦，所以示矜恤而維人心，中葉以降，禍變踵起，更假釋因為收拾之計，茲觀所記歷屆恩赦，刑部奏定准免不准免章程，隨時而異，不盡相同。在乾隆嘉慶之際，為敦風教，則故意姦殺之案，同死之時，為弭亂源，則加重會匪之刑，不徒有見刑法之地張，且可現政治之隆污。至各省辦理恩赦，固以部章為依據，而案情變幻，間有未括，則援案比擬酌定，應准不應准罪條通行，皆為引證，斯為司臬者之專職，願胥一書經畫，所以備錄之，以為異日之採用，然其變遷之經過，內外之同異，亦得此而盡悉之矣。全書於江西二百年間，外刑刑章，錄載極詳，不但可

以考見一代之法制，而江省民情吏治，亦得窺其大略，足供研討者之參考，不少之好資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退庄公牘文字二卷

賈氏焚書甲集本

清賈餘撰錄字通生號退庄直隸故城人道光進士官至河南河南府知府此書即為在河南府任內之文牘卷一為署任時之事起道光三十年四月至十月凡二十四件卷二為署任時之事起道光三十年十月至咸豐元年十二月凡十五件錄以河南一郡為四通通衢九朝都會民風素稱敦厚祇緣刁狡奢訟師上根從中搖弄致使訟風日見滋長官多案牘民甘安若大為地方之害故到任之始即以查拿訟棍為清源之計通飭所屬明查暗訪懲辦多人且定呈狀條款十七項不如式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不受理所列詳審足以杜絕誣妄於是奸徒無所施其技量積年訟獄為之一清而人民深蒙其利益至於對屬飭行各事文告均溫婉其詞毫無矜張之氣真性流露不失表率風度所以州縣欽服亦樂為助理蓋其平日究心實學頗知為政之道及見諸實施治績卓然遂有循良之稱也其書於整頓地方依作史治規畫極為周盡足資效法惟訓士常譚首以八比文字作法為教表示其心得殊為無取也

學治存稿二卷

相在通室集本

清鍾傳益撰傳益字涵齋福建武平人道光甲午副貢舉咸豐元年孝廉方正制科太和門御試引見以知縣用隨曾國藩營幫理糧臺胡林翼營幫辦營務處經奏保留楚過缺即補歷官嘉興當陽知縣此書所錄之公牘卷一為嘉興任內者凡二十三件附曾制軍勅諭十六條卷二為當陽任內者凡三十三件附宗明府蘇秦說畧傳益潛深理學律已甚嚴凡出膺民社力戒貪賄遂以清廉邀譽頌其時當兵燹殘破之餘於民間疾苦尤頗能深為究討所以一切設施俱為當務之急如在嘉興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送地方情形一稟請求募款修堤派撥水營防盜頗為保衛地方之要圖在當陽勸民栽竹種樹及興辦蠶桑等事亦為裕生之至計其餘誠訴訟敦風化在兩縣不憚諄諄為語文義淺白動人觀感尤為仁人之言多所保全蓋其為政教養兼施實心任事誠為難得之良有司惟在吏治頹敗之際遭逢時忌僅以無過而免故以民易治令難為為題自序為官經歷有異於我者宜為令同於我者不宜為令等語雖出言激憤有傷素養而實情畢宣理則確然自與漫作不平之鳴者有間也

潘方伯公道稿六卷 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清潘駁文撰。駁文字彬卿。安徽涇縣人。以事例入仕。官至福建布政使。此書乃官山東兗沂曹濟道及署臬時之公牘。經其子學祖等哀憐改編。以關於河務者。勒為四卷。餘為治事雜稿。分為二卷。以附之。共得文九十三篇。書為錄述。行。言黃御史集之。則以官銜標題之。駁文為河督潘文慎公之子。隨侍年久。對於河事。頗明悉其利弊。迄服官山左。河患正殷。輒就所知。陳諸當道。極為閤文介丁文誠二公所倚重。凡有河務。無役不與。一切籌謀。亦能補苴一時。人莫深利賴之。遂以治河名於世。蓋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書類

咸豐五年。河決銅瓦廂。北徙山東。奪大清河入海。魯省遂有黃患。而穿運阻滯。尤為時慮。乃議者於復故改通兩端。遲延不决。既無根本定謀。致使為害亦日甚。駁文權衡緩急。意在利導。以紓目前之急。故有故道當復。而善後不易。改道可行。而款難具。急等語。至所議山東治河辦法。則以海口日形淤阻。河身日見高仰。水難容洩。所以衝決主。張原寬河面。以容盛漲。堅築大堤。以禦橫流。嚴杜旁洩。以刷河淤。收束海口。以暢尾閘。持論精確。內為扼要切實之圖。惜當時格於浮議。終未得盡見實施也。

治吳未議一卷 小方壺齋叢書本

清王錫祺撰。自序稱。光緒戊子。在京供職。上南皮張相國條陳也。爾時一意進取。未請代奏。故不見省錄。壬辰歲。長夏清。理行篋。檢示同志。云尚可存。因付手民。使後人知當時之情勢。蓋如此。計所陳者。屬於洋務十二則。錢法一則。河防一則。共十四項。為立特官。以專責成。擴鐵路。以致富強。建行者。以杜覬覦。結強國。以拒勁敵。復漏藩。以保利權。添兵船。以資捍壓。守海口。以臻穩善。整營制。以弭內患。譯西籍。以悉敵情。通聲教。以移陋習。伸國體。以作士氣。廣商務。以塞漏卮。捷銅運。以維國法。順水性。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書類

莫氏生。當光緒中年。新政漸興。學者研討西法。圖謀富強。號為知洋務。錫祺聞心國事。本其所知。陳諸當道。仍以洋務稱之。亦可現一時之風氣矣。觀所請將海軍衙門作為海部。以事擴充。不為無見。叙述鐵路之利益。並據理以駁風水之談。主張廣為興築。亦不失為有用筆墨。又洞悉外情。以腹心之憂。惟俄更足以破當時聯俄之迷夢。其餘所論。雖未可盡見實施。要亦言之中理。持之有故。有異據拾者流也。

止焚錫一卷 陽國華書本

清楊以貞撰以貞字鐵山浙江歸安人此書為其光緒五年擬作之條陳欲上之浙撫而未果嗣將焚之為友勸止復行錄存遂名之曰止焚錫其所陳者凡六事一為廣招墾以開財源主張實行清丈各州縣設招墾局以經理之田無隱匿國賦自充二為勸接見以課屬吏以察言辨形試事授改省選褒功六法為銜奉侍之考覈三為崇薦舉以儲人才謂制義雖不可廢應仿漢唐設科之例於省中設儲才館以採明經訓博通文學洞達時務曉暢兵事練習法律精詩學算六項別求真才四為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虞書以裕庠序凡解指之官署延耗國帑帑均應併省如省城漕運局應歸糧道牙釐局應歸藩司綱監局應歸運使等類是也五為清釐務以塞弊竇因釐金弊生病商蠹民其權操之司事擬以佐雜充當不用白身之人庶幾考成攸罔皆知自愛六為練防勇以固海疆以練膽練藝練舟三事為教俾成勁旅觀其自序假借客言發舒其志氣後以實誼治策王通太平書自況而按諸實際皆非經國宏謀未脫書生誇大之習然於當時浙省之吏治財政軍務確能指摘其弊害所擬整頓辦法亦頗中肯可稱留心時事言非妄發者也

補上古唐虞夏商豐稿考信錄十八卷 崔東壁遺書本

清崔述撰述字武承號東壁直隸魏縣人乾隆壬午舉人官至福建羅源縣知縣著述所撰考信錄凡三十六卷計考古提要二卷補上古考信錄二卷是為前錄唐虞考信錄四卷夏考信錄二卷商考信錄二卷豐稿考信錄八卷宋四考信錄四卷是為正錄豐稿考信別錄三卷洙泗考信餘錄三卷孟子事實錄二卷考古續說二卷附錄二卷是為後錄然諸錄皆各自編撰取其有闕古史事實自上古至周代之作而總著之其記上古分前論開闢之初包犧神農黃帝炎帝共工太皞顓頊帝嚳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別史類

帝通考後論凡十三目記唐虞分序例三則堯是極堯授時堯求舜舜相堯舜命官考績上下舜體國野上下舜治定功成凡十目記夏分高上下附皋陶啟夏中衰之世少康杼孔甲桀凡八目記商分契相土成湯上下附伊尹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甲帝乙紂凡十三目記周分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上下武王上中下周公相成王上中下文武周公通考周公事蹟附考成康之際昭王穆王其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宣王幽王泰伯虞仲伯夷叔齊齊太公召穆公衛武公凡二十七目述三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乃秦漢以降異說偽書

終混其間。沿訛踵譌。大失其實。而世傳古文。專務傳取。罕見抉
摘。尤屬厚誣聖賢。乃判別真偽。撰成考信諸錄。其取材以經為
主。其編次首錄補定事文。有與符合。可供參考者。分誌於次。為
附錄。備覽。存疑諸稿。皆引經據史。為之釋說。以著考定之
義旨。大體博洽精湛。允推名著。自稱竭一生精力而成之。信為
不誣矣。雖分事錄記。未能貫串。然於史例。各有未合。而正誤
糾訛。頗見剪裁。實予考究古文莫大之佐助也。

逸周書校正十卷附補遺

抱經堂集卷下

清盧文弨校。文弨字紹弓。浙江餘姚人。以書取諸學校。本解詁
而加以斷義。務使歸於簡允。據所引。採用舊本。為元劉向。明章
集。程榮。吳琯。卜世昌。何允中。胡文煥。陸樞。清惠棟。沈彤。謝靖。趙
曦明。張坦。嚴長明。段玉裁。沈景熊。梁玉繩。梁後繩。陳雷。共十九
家。凡古文脫誤字句。與舊註義理未顯者。均為筆解。為之訂
正。或紛紜異詞。各抒所見。則又折衷於理。為彙語。以申張之。於
闕文利義。既多發揮。所為訓詁新解。亦具有本源。不同臆說。蓋
其持度務慎。用力特勤。乃能羅致衆長。成此精湛之作。至於佚
亡之篇。如程寤解。按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稱引。補綴七十五
字。又月令解。則以禮記月令。呂覽十二紀。淮南時則訓。皆錄自
周書月令。遂取禮記之文。冠以呂覽十二紀首。鈔合漢篇。以補
之。並舉漢蔡邕明堂月令論。與隋牛宏明堂月令議。著其所從。
復據戴埴氤環所論。司春官名。將太尉改為司馬。以祛世疑。是
則校正之外。兼具補解之功矣。今書考訂詳審。持說宏通。遂使
殘闕漫漶之書。得以詢諸願解。為功殊偉。足可稱道者也。

歷代編年大事表一卷 通鑑纂要

清施彥士撰彥士江蘇崇明舉人是書錄歷代大事用甲子紀年為表始帝堯元年丙子至明崇禎十六年共得三千七百八十八年其在周以前以竹書紀年為據謂外紀皇極經世綱鑑前編諸書率以為堯元甲辰蓋沿劉歆用三統歷推測之誤徐國臣辨之以甲辰乃堯元丙子歲天正冬至日元非歲之元乃復以天元應推之堯元丙子歲甲辰日冬至遂以竹書可信斷定堯元為丙子即依之而為始記所錄事蹟於古代無稽之說多所正是而征伐之事間涉闕疑尤喜記之自秦漢以降凡興亡年時制度創始政治得失皆舉要而書之尚有助於讀史然篤信五行災祥之說於天變人禍連書不絕又喜搜拾瑣細於名臣碩士記其科第蓋好異駭奇致使流蕪雜也表前為總目列記歷代博世得年之概畧惟冠五胡於晉之前次宋於建金之後統系錯置最為謬誤又無說以明之殊不可解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別史類

甲子紀年表一卷 卷之六

清徐壽基編壽基字桂珪江蘇武進人是書以千支紀年凡為六表計一自甲子至癸酉二自甲戌至癸未三自甲申至癸巳四自甲午至癸卯五自甲辰至癸丑六自甲寅至癸亥每行十欄依次而記其以周前各書錄記甲子各據所考為之假定雖說理近似究難徵實以為無足取故以春秋為據起始於桀王三年甲子即以之順記各朝之年以及有清光緒十三年為止其書徒事徵錄不見運裁然執于文以尋求之一望斯得亦頗有助於讀史也惟未泯正統之見故於對峙之局如三國祇列蜀漢而北朝祇列南朝宋時連金亦不收錄因限於篇幅實難求備而闕畧不全終為遺失也茲以其改換排為雜列於記甲子各書中別具一格且有裨於實用特為著之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別史類

增纂世統紀年四卷 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清劉子銓撰。子銓字夢士，直隸滄州人。同治進士，授知縣。官至陝西漢中府知府。是書以薛方山甲子彙記為本，野紀元彙考、聖朝提綱有助讀史，惟彙紀始黃帝八年，而明世宗以後則闕畧。彙考始帝甲辰，而陶唐氏以前則失記。各有長短，未稱完善。遂取二書為藍本，復稽諸經史、旁及衆籍，折衷而訂正之，成為斯編。故以增纂為標名。其書乃記上起黃帝八年，下逮有清光緒，以殷以前多不可稽，記載從簡。自周而降，史文足徵，不厭求詳。編載已見於懷至各朝諸帝即位崩殂，皆以干支記其年，開創之君，並註事畧，以著得國之由。漢代而後，凡元號陵名，亦為詳記。雖所重在帝統，於戰國之末，繫以東周。秦漢之際，繫以義帝。斯莽之後，繫以史始。為例嫌創，然於對峙之局，均依年統列，不為正閏之頭分。亦著識見。惟總計列朝興亡，或用干支，或不用干支，殊不一致。又僭竊率附記於本朝之末，不依時而書，既與紀年之旨有違，而往編更不勝數。然大體簡明，不失舉要之用，縱有小疵，不足為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列史類

弋茲芹獻四卷 本會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前有同治元年張志山古剎同校錄序，略謂有抄字殘書四本，名弋茲芹獻，又云止戈要譜，於道光癸卯年由舊書肆而得。細閱書長，蓋古時井田清澗男女學校養老教民士農工商祭祀禮節各類，惜篇字多有殘破。又關集錄姓氏偏寬防友，無有知書者，欲就成梓，歎於無力。延擱多年，幸遇同人古友珍愛斯書，故得其表，故成帙。計卷一為乾坤神道治體教化各論，卷二為賢聖政治事績，卷三為王樂說，卷四為皇城居制夢囈。附太常寺、宗人府、鴻臚寺、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戶部、度支部、太醫院、武備院、上駟院、苑太史、中書、四庫、真刑司、大理寺、龍驤太尉、裴麟太僕寺等居，其書所言，重在禮制。大抵以周禮為據，參之史籍，別行擬定。蓋以復古為主旨，頗不恰於現制。故謂三代之因乎五帝，因乎唐虞，其大經大法，如分州畫井，設官命職，定居成事，立學建塾，祀典設教，車馬戎兵，制禮作樂，巡狩考績，垂之六經，筆之子傳者，猶約各可會。追跡唐虞，遠邁末流，守其遺意，神而明之，變而通之，此煥燭所留，運用之而有餘也。茲觀其論議，均實富則主行井田，清仕途則主行存養，正祀典則主闡釋老，論官制則主仿古義。惟文筆不暢，流於複雜，而重古蔑今，亦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迂濶至夢題詔詞尤為借妄然問有精義有不可盡沒者分別
觀之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律例說帖 本會藏本

此書為清高宗晚年刑部各司呈堂之說帖計乾隆四十九年
十號五十年二十號五十一年九號五十二年二十五號五十
三年五十一號五十四年上卷六十三號下卷四十九號五十
五年二十三號五十六年上卷三十五號下卷三十八號五十
七年上卷六十號下卷三十七號五十八年上卷四十一號下
卷三十三號五十九年上卷三十號下卷二十六號共五百四
十一件為冊十有四蓋律例雖有專條案情每多歧異引案比
擬不無出入是以部曹有准駁之分用求合於情法當乾隆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末法網益密犯者滋眾高宗又特明察多所紛使如叩關之案
照衝突仗例擬軍過教不准減等又臺灣案內逆犯之後分別
閹割流徙烏拉等類均較舊律為苛且復行肉刑矣惟對於旗
人約束加嚴如旗人犯竊銷除旗檔之後所生子女不得混入
旗籍又旗下正身不安本分送部發遣應照八旗匪類例發遣
又八旗匪人匪類發遣黑龍江脫逃拿獲銷去旗檔改發雲貴
等省又旗人逃竊至發問擬軍流之案過教不准減等若此之
屬不稍寬縱亦見持法之平也此外命盜姦殺各案皆有鎮密
之訂正俾合於法理是則一時刑法之得失得此書可以志其

梗概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事紀一卷

本會藏鈔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選錄獄判詞。各標題目以別之。大抵皆案情離奇。文字流利之件。間及示諭呈稟。因地非一處。年非一代。又多為府縣審結之案。知為習刑幕者。取為誦習之資也。其中臨臬一案。有萬曆四十二年。天啓二年字樣。然教二命一案。有當鼎革亂離之後。及事隔西朝等語。又知所錄均為明末清初之事。編者亦當為清初之人矣。書中所錄。以鄉愚瑣細之事。居其大半。蓋事實周折。情形複雜。控者張大其詞。無中生有。審者權衡偏疏。即成冤誣。求其於情理於法。兩無偏失。斷結最為不易。如殺叔翁與事。則養父祖塋。竊近龍穴。通族起而攻之。又絕命凶殺事。則馬蹄苗禾。田家不甘。舉而控之。又悖逆殺師。則牙刷之徒。背約獨營。又叛國殺主事。則舊僕歸宗。求助未應。若此之類。狀詞皆甚嚴厲。實際則極輕微。斯時法教民刁。好為架訟。可以見其大凡矣。至婚姻之事。尤為糾紛。如劫女奇冤一事。則以男子年齒尚幼。主使由人。女又挽首無言。似有將錯就錯。從一而終之願。遂斷合之。雖於法不伴。而於風化有間。格外於全。亦有其由。可為理訟者之參酌也。全書隨意錄記。未見編裁。然一時民風。得資考見。不徒作刑書觀。故為著之。錄焉。

切時要政一卷 二餘堂叢書本

清韓學渾撰學渾字若駿安徽望江人貢生是編撰於嘉慶初年為擬上之條陳所言凡四事一要端本以崇儒術二要正學三校併以正取士之典三要重農四要尚儉朴前引略稱目擊衰風飲恨非昨故舉觀往代之所以興所以亡詳擬今時之何以成何以敗置其已行著其未及後其全體先其大端皆言四事皆今時所亟需者故名曰切時要政茲觀其論議固不充矯激之失然引古貶今頗能探抉其弊亦有用之文字也如謂近世之士既不能端本於家而浮名奔競以希世取寵搗三寸筆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考棚下主司玩其文章不核其行誼幸其所好即推高科平時既其文無真學蒞任安有奇獻以故好惡由己出或福由己作又謂富者兼併擁財產以自優窮者賃田舍而為佃插種無資一乞假於東主再償質於富強莫不指秋歛之人以為借貸之媒及其西成一至則彼出納以求多此操券而苛利於是殺入主家之廉利歸富人之囊而餘場未畢家無半餉之餘焉蓋當嘉慶初年官暴民窮哀象已見其言頗中事情不為虛發惟論端士本取韓愈之說以闢佛老已嫌徒襲陳言無闡時政又論取士之典偏重荐舉亦因本人不過藉紆牢轡不無可疵也

庚子拜降錄三卷 本會藏本

不著撰人各氏是書編末有市津邸一文署名自謂非狂生所言皆津邑遭亂情況有我生不佞歟相對藉九端以自娛慰半生之潦倒等語復檢書中錄記外人公亦均為津邑之事如書為天津人所編也人意以庚子拳變開罪列國遼原禍始實由自召故取詩經莫予諱之句以名其書計卷上為上諭所錄自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起至十二月二十六日止於奉前刪除五月至七月間矯渥之旨備錄不遺最為可貴他書所不及也卷中為奏摺電報條陳點會等件如直督裕祿奏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戰情況及京師表裡恭陳三疏而各省督撫亡家奏等重要公牘皆加錄錄而議和條款往復磋商各文亦依次列記以著折衝經過之情形卷下則為雜錄如義和拳源流故言戰書先略以及粵省德華拳匪示諭嚴軍臨津佈告均舉要而誌之全書於拳禍起滅雖未能為之詳記然當日要情俱見據錄足為研討斯役者確切之資料誠不失為有用之書也其於亂後不無痛定思痛之懷特為案諸以寄其志惟謂昔黃帝戰蚩於涿鹿涿鹿即今之涿州故至今涿州為拳匪窩巢林清起事於黃村故至今黃村為拳匪出沒之地是則學識不足出言流於譁妄矣

漢書百官公卿表補註一卷 傅鈞纂集本

清龔景瀚撰。景瀚字惟廣，一字海峯，福建閩縣人。乾隆辛卯進士，授甘肅靖遠縣知縣，官至蘭州府知府。是書補註漢書百官公卿表序文，而於顏師古注西漢祿制，頗致其疑。指為東京之典，王應麟、上海雖有其說，未為詳考。乃先取後書紀傳各註以申之。復取本書外戚與汲黯等傳而考之，謂中二千石之下，二千石之上，復有真二千石一等，而表無之。惟唐事註臣職引後漢書曰：唐事秩真二千石，而表則統以為二千石也。故通典與通考皆曰二千石，亦曰真二千石，然外戚傳既明列其等，而祿亦百五十斛，百二十斛之異，安得合為一？蓋漢初二千石，本有四等，其後不知併為二千石於二千石中，亦如成帝之除八百石秩就六百石，除五百石秩就四百，而史脫之，後宮十四位，定於元帝，其時尚有真二千石之名，則即為成帝時所併，亦未可知。以此推之，此表頗註信為東京之制也。云云。引據確切，頗協於事理。并據所考，別定西漢祿制，自丞相大將軍至佐史凡二十等，雖以後述前，未必併合，要以史文為証，亦可備一說也。更以此考知西漢月俸之外，有孟俸、改秩、增秩、致仕食祿等制，幸為後世所棄用，一一出為之舉出，尤有關於掌故，可資參考。

漢書地理志補註一卷

卷

史部正史類

漢書地理志補註一卷 傅鈞纂集本

清龔景瀚撰。是書所補註者為京兆尹，以其為漢都所在，原注記載不詳，且多誤訛，乃糾正增廣，用昭一代體制，亦殊可貴也。如注稱長安高帝五年置，補謂高帝定三秦，因塞王飲之舊都，標陽五年既滅項羽，二月即帝位於汜水之陽，都洛陽。五月因虛敬之言，即日西都長安，然宮室未備，猶在標陽。是年復九月治長樂宮，七年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白標陽徙都長安。五年置縣，始經營之，而遷都實在七年，並據高紀七年二月白標陽徙都長安為證，又注稱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補謂高帝五年定都，七年方徙，既治宮室，不應無城，特其制狹小，故惠帝史集身，紀言成於五年，而志謂成於六年者，蓋總西市之成而言之。凡此皆博採羣書，加以斷裁，故能切中事理，彌補原注之疏畧也。至於長安城里數、高度、十二門、九市、八街，以及長樂、未央、建章等宮，三輔黃圖、水經注、長安志、閩中記、括地志等，各有記載，而皇朝輿地全志其致，惟聞見不同，持詞差異，景瀚復折衷衆說，訂正錯誤，且於無稽之談，辨斥其妄，不徒為言漢都者，作掌故之資而已。

漢書地理志補註一卷

卷

史部正史類

魏書禮志校補一卷 北齊書

清虛文弘撰文昭校補漢晉各史後以魏書禮志有闕其別著疏無從考補下尚有十六字見通典恰與下文接句乃據以補續之并於字句之錯訛者加以檢校如軒轅穆阮喻之管定十二之律一條疑榜為穆舊喻作瑜十二作小一均依官校改正又有昧任離禁之樂一則以舊作寐昧任禁謂寐即昧也不當後出又闕離字乃依周官鞀鞀氏注補正之至湯武所以之下闕文雖據通典補綴而通典亦有錯落後為是正如順授琴文通典作順愛琴文又字屬下當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書通典

魏書禮志校補

卷

史部正史類

雜篇幅無多而實有裨於史學焉

五代史記注七十四卷 宋元八年刻本

清彭元瑞纂劉鳳誥編元瑞字季仍號舜五一號雲眉江西南昌人乾隆丁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賜協辦大學士謚文勤風語字垂牧號鏡金門一號無庵江西南鄉人乾隆己酉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是書以歐陽修五代史記為主薛史附麗為注本紀以年月為次列傳以事類比附薛有歐無之傳有世家者從其先歐史有名著從其人無名著或以事相比或以人品相比薛史十志大書附於後此兩史合編之大較也其典章制度則取之五代會要以補薛之缺史闕畧此外如資治通鑑五代

魏書禮志校補

卷

史部正史類

史闕文十國春秋南唐書等史以及傳記小說輿地類書文集靡不搜及例稱以薛史會要二書為正注一字不遺蓋注歐以存薛使二史並行合為完璧其他所採書多以宋人為斷并宋文集凡二百七十餘種而元明以後書皆不闕入可知其搜羅雖博而斷制甚嚴也案歐史原有徐無黨注特多為發明書法無補事文康熙間崑山徐倬嘗為注朱彝尊作序咸相推許實則僅成帝紀不傳於世茲書由元瑞劉例著手排注僅成梁史家人傳至唐臣傳十六卷以其事屬之風誥歷時五十餘年凡三易稿而就故能博洽精湛蔚為巨製雖擬拾浩繁未大於本

然事文詳備有裨閱覽固不失為名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正史類

通鑑綱目引義正編三十六卷續編十卷三編六卷 光緒八年刻本

清王恂撰恂字逸侯江蘇太倉人咸豐年間由廩貢生効力軍營迭保同知分發湖南同治十三年授永綏直隸州同知光緒三年苗疆肅清著以知府在任候補八年因病告歸此書作於謝事家居時取正續通鑑綱目推闡其義蘊首標原文節錄史事於次再綴以按語依事發揮以明法戒之旨意在引而申之故命名曰引義書成後於光緒十六年德宗二旬萬壽時繕就寄京經由都察院代呈御覽蓋效唐張九齡輯上千秋金鑑故事也其正編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訖於五季附以遼史續編自宋迄元三編則為明代其編製頗持正統之見乃謂無統之世如楚漢晉吳時繼統而不足以紹正統者如漢西少帝與淮陽王時纂竊之世如王莽時皆不得與正統匹特為下卷各附於後以示區分又以原書繁重則擇閭閻治亂興衰與夫忠姦進退有可引申者方著論之是取舍之間自具斟酌至於持論暢達切中事理剖析入微足資悟省亦異於常談如論秦廢封建則謂為統一之機閥不可厚非尤為有識惟歷代一統之世於開國時奉書年月以後則畧而不記載使年時不明有違史法亦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編年類

玉堂綱目七十二卷 明本刻本

明葉向高編。向高有題。總目已著錄。是書東晉正續通鑑綱目。自上古至元。萃為一編。向高時官翰林。故以玉堂冠之首。其選材。於上古至戰國。則取宋劉恕通鑑外紀。全後祥通鑑前紀。於戰國至代。則取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宋子通鑑綱目。於宋代則取元陳桱通鑑續編。商輅續綱目。於元朝則取劉剡續通鑑。商輅續綱目。摘撮重要事文。各依時代編次之。取之何書。皆於本事上端。用黑地白文字。分別標明。俾示所從。每事之後。採錄自漢訖明諸賢論議。以著是非得失。書之上別開一欄。通文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編年類

判發揮意見。則向高之筆墨也。通觀全書。頗注意於理亂得失之事。而於籌邊用兵。不厭求詳。故於諸書所記。頗有棄取。非漫然錄鈔者也。向高為一代名臣。蘊蓄有自。輯書之旨。原為上呈御覽。藉為進諫之資。是以選取議論獨多。往復申言。足資警戒。用心可謂忠盡矣。原書序文已佚。不知撰刊於何時。或吳時閩黨勢張。葉向高藏者懼禍而毀之歟。其書流傳甚稀。明史藝文志不見著錄。然至今尚存天壤間。亦謂之秘寶矣。

明政統宗三十卷附二卷 萬曆四十二年刻本

明徐山撰。徐山字子青。江西南昌人。是書取通鑑綱目之例。條載明代列朝大政。自太祖至穆宗。凡十二帝。所採之書。約三十餘種。凡例稱編年序事。悉仿續編之例。然例有述言其始者。有述言其終者。有功十而過一者。有利一而害十者。皆參互彙括。一歸於是。又所錄間屬小傳劄記。及節錄奏疏論策。凡有裨於國家者。率皆收錄。災異不載。以諸籍所記干支差誤云云。茲檢其書。於列朝政事。依年錄記。尚近扼要。雖取材繁夥。而去取之間。亦見翦裁。大體綱實。足資稽覽。至不記災異。託之干支差誤。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編年類

以除應求史家精習。不為無見。惟憾於述志。頗持振夷之說。如胡虜等字。竟直書不絕。似嫌過激。未協史法。時編所載。率為虛防論議。概鈔成說。殊鮮發揮。且排次亦欠整飭。蓋明季之人。往往好談建事。著書立說。以自表於世。山亦逐其流。未能獨異者。其記建東事。雖稍詳確。而持詞不美。故入續後列之禁書。然其書有助參稽。為人所貴。得以保藏至今。當非偶然矣。

讀史四集四卷 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明楊以仁撰。以仁字維節，號澄餘，江西瑞金人。崇禎辛未進士，授應天府教授，升南京國子監博士。卒於官。是書據錄史事，分四目類次之，曰讀史集快、曰讀史集恨、曰讀史集悟、曰讀史集識。每事各標題目，綴以短評，出語簡峭。於當時政治士風，頗有微貶。統類敘數，具有深心者也。縣志稱：以仁少年科第，性慷慨，喜談兵，朝廷數有邊警，徵天下巡撫兵入援，乃上書江西巡撫魏公，以起其行。詞旨激昂，識見老練。魏公嘉納之，蓋其時連討寇，寇禍漸熾，而朝野皆無術收拾，故以任於讀史之項，挾攝故實，以快懷雅識為苦。鼓勵策勉，實為潛修之功。通觀所錄，率為單政大端，不尚瑣細。尤於理亂所關，如朋黨傾軋、宦寺弄權等事，三致其意。書雖撮鈔成編，割裂舊文，別創新編，不無破碎之失。然舉示楷模，取為戒鑑，求諸實用，亦頗有合於史義也。原稿初為其同年薛案所得，梓於崇禎丙子。案蓋為之序，推揚備至。惟牽涉東事，意在加重其書，不知入清之後，固有違碍轉歸湮滅。迨道光間，郭儀曾主講經訓書院，搜得鈔本，重為鐫行。其書流現，固無輕重。特文網自道光以降，日見疏濶，於此可以觀知史見清運之不綱矣。

讀史四集

卷

史部史評類

歷代歷卷二卷 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清王仕雲撰。仕雲字望如，江南江寧人。順治壬辰進士，官至福建泉州府推官。此書上卷將上古訖明歷代史蹟，編為四字書，以便誦記。附綴簡釋，藉供參考。下卷為所編歷代國號歌。歷代華英歌，用廣識聞，且補上卷所未備。自序稱：童蒙之養，聖功存焉。孩孺之年，選期以成人之道，則應學乎雅之。方今教之司諸者，類以千字為發蒙之端。然於古今帝王事，不甚集括。余被遠西曹，日坐銀鑪湯火中，與甲士十餘人，歌嘯雜習，日括古史集為四字，或取諸故本，或發自心裁，作為二卷。戰戰兢兢，憂虞相接，以消永晷耳。是知其編，成於獄中，而為發蒙之用。故陳義不高，失於疏畧。然摘詞明暢，朗然上口，無佶倨之病。不喜於吐哺為者，況大端已舉，開示門徑，有助於通史。又羣英歌中，如孔門弟子、漢麒麟閣雲臺功臣、及黨錮諸賢、唐十八學士、宋理學六君子、中興四將、明建文死難諸臣等類，皆閎濤掌故，不易記憶。有歌而熟誦之，亦可為多識之資。至於注解簡明，得要自非矧於史事，不能融會如此。固不必以具有發蒙資用之語，而即卑視之也。

歷代歷

卷

史部史評類

政蹟匯覽十四卷 道光三十年重刻本

清康奇瑜編奇瑜字朗峯四川秀山人乾隆己酉拔貢官至福建按察使是書輯錄史傳中賢哲言行各以門類繫之曰續學求益曰修治身心曰賜忠教君曰存賢輔治曰識微見遠曰度量包容曰持法平恕曰守道堅貞曰興利除弊曰蘇困救災曰應變決策曰籌邊得志曰至誠感物曰清德昭後共十有四類類各為卷自序假託惺惺子之言揭示編輯宗旨略謂稽學求益欲以文固陋擴充見聞繼之修治身心以正己率物由是竭忠以效剛風庶匪懈之義著存賢以輔治則以人事君之道彰然猶慮時勢之變品類之龐雜非洞燭於幾先或貽悔於事後示之曰識微見遠又恐欲收厚集羣之效或有於情微物之心苛刻既難以得人而編淺史以啟事示之曰度量包容法者所以禁暴故教以平恕道者所以淑身故易以堅貞至於念民生休戚而興利除弊之政宜明凶荒流行而蘇困救災之法宜豫而經事知宜變事知權則語以應變決策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則訓之以籌邊得志然欲觀厥成莫要至誠感物清德昭後矣是則自修齊以及治平通乎推闡深得要領以此初勉誠為有裨身心之作而善於讀史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道齋正軌二十卷 道光三十年刻本

清鄒鳴鶴編鳴鶴字腫泉江蘇無錫人是書取歷代正史別錄所載循吏萃為一編意在援古勸今示人楷則故以孔子道齊之訓命為書名計自周訖明共錄二百三十餘人蓋循吏之目創始史遷後來史家多沿其例惟修史者未能詳加甄裁不免間有濫收以偽亂真殊失表彰之義鳴鶴此編雖仿朱軾歷代循吏傳而作然照錄原文各具所出別見道事取為補注已較朱書為嚴密至於去取留醇頗具鑒裁如黃霸史事精敏而取巫女沈瑀清康自守而以播種吏人報怨實為道行之累史備載之以存其真乃為節州以歸粹美著其大節略其微者可謂善為調護他如漢書之王成有聲無實晉書之王宏譏妄苛碎而史之吉翰妄殺無辜魏書之杜纂矯誣失節等均裁汰不錄而於目錄中注明其由又不以列名古史稍寬筆削也復於歷代循良擇其至醇至備者著論發明有民若熾寒則以養為生民若瘡痍則以教為生民若盜賊獄訟則以解為生民若所急而急治之而急生之循良之道盡矣是故學循良者無務虛名而重實濟無得慕古風而力救時弊等語是則解釋循良之義以實政為先尤為得其數要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四史勦說十六卷 乾隆間刻本

清史珥撰珥字雁東江西南陽人是書為珥讀前四史筆記綴緝成編自述所謂四史丹黃屢過閱歲滋深管窺之說漸積至多手自輯錄是也凡史記四卷漢書五卷後漢書三卷三國志四卷蓋以馬班陳范四氏以專家之學成一代之史義後詞深覈尋未易後人注釋承謬附會在所不免乃藉舊說推闡緒餘辨析疏通多發前人所未發曰勦說者則謙詞也茲檢其書大抵偏重於史法尤於文詞之間喜加論評是非得失為之著明有見諸書心細饒於識見如論堯之禪舜一則謂堯之異位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評類

於舉舜之先豈待此時計較且予以天下遂使丹朱得其利是堯猶以天下為利也然發揮大聖人心事同自任前數言者謂之權論可也又野合而生孔子一則謂注解野合是謂蓋奔則為妾野合即奔之義謂其禮不備耳故夾谷之會夫子亦曰禮不野合後世不知其義妄有論說可乎類此之屬於聖賢心跡掃除浮論辨正甚多可謂能識其大者至於糾正謬脫銓擇疑義隨文標記不勝枚舉要皆語有根柢不涉臆斷亦頗有裨於史學自謂涉筆幾二十載則沈潛既深所以出言咸中肯綮與淺嘗自沾者迥乎有別焉

史記開要二卷 鈔本

清邱逢年撰逢年字蘭成江蘇山陽人貢生此書撰於乾隆三十九年為通論三卷卷上分是書頭條紀傳與編年不可偏廢得失不係於通古凡三日卷中分全書脈絡體例正變通篇主意詳畧之宜虛實之宜諸法皆歸於渾融凡六目卷下分總綱得失要件得失採取得失馬班優劣諸法凡五目其卷上注云未刻則當時賜梓祇中下兩卷也前有興化李詳題識云謂合肥前禮卿觀察於從盛城怡山陽徐廣華院長為其訪蘭成先生史記開要一書廣老求得之於段學博翁林所遺焉尋未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評類

為輯數而為記之蓋其書刻本散佚流傳甚稀故諸家諸書目罕見著錄也據凡例所稱於史記原書說文錯簡皆有考辨評語為通論列於部首則此編乃其總述而已大抵以史遷著書一以孔子為準的其生其卒其相魯不獨尋世家書之周本紀書之列國世家幾徧書之識超當世情通萬古以版班固先黃老而後六經之識又運創史例劉知幾司馬貞王安石等皆有非難之論亦為說往覆剖辨以明史遷義旨而斥諸家識議之無當持詞通暢不悖於理與空言護持者截然不侔至於所論脈絡主意詳畧虛實各端至舉紀傳所載相互參證則知史

記體例自有的裁一切浮論不能掩真經逢年為之扶出足見
沈潜之深乃能領悟其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評類

通鑑索論十卷 嘉靖三十四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書取正續通鑑所記自三皇五帝以及於元
依代而書先標國紀列國書傳統世系並撰歌詞以使誦記次
為總論分君臣儒治四項其論君則融會史事按系列舉明其
臧否其論治則統括全代述事評判以著得失而於論儒既於
文章著作多所表彰而於品格邪正毫無假借意以國政隆污
在乎人材消長而士人履趨實為影響故寄意於此實為著本
旨也序稱史籍繁博讀者恆志未偏近因稽覽之餘偶得翰苑
諸名公所作史表見其言簡而事盡詞約而理精蓋皆讀史有
得而獨其要以示人者顧各發其所見而未及聚其全身親與
同志分類比合萃為一編先後有倫善惡兼載若物之歛於室
而貯之不遺也若物之司於輪而啓之有自也爰命曰通鑑索
論謂會其要而錄之也案明中世以後士子好為議論多流空
疏而著作裨販復喜以纖巧之名以張之此書既以通鑑為名
而核諸實際體例全然不符此書亦生其弊至於歷代開國之
初統一天下所列雄群既漏略不全而置鑑全於宋下尤為顯
達然列朝歌詞頗能摘要尚見鑒鑒之功所選論言增益史識
亦多不訛於正固有所長足錄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評類

大清律集解附例三十卷圖一卷附大清律例總類六卷

雍正三年製

清米穀等本數俱業有清入關之初增損明律編成大清律例行。至聖祖康熙十八年命刑部將定律之外所有條例應去應存者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加酌定嗣經九卿等遵旨會同吏改條例別自為書各現行則例二十八年因臺目歲符升之請特旨准將見行則例載入大清律條內命國鈞張玉書等為總裁四十六年輯成繕進留覽未發世宗雍正元年特命朱軾等為總裁道遠修纂逐條考正重加編輯三年書成御製序刊布即為是編據凡例稱原律四百五十七條歷代相因內有事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而罰異各目款項古今異宜者刪九條并六條增二條移易一條更名四條又改律文及小註字句一百三十餘條並前此律文仍有襲前代之舊絕不相蒙者至是掃汰淨盡遂成一朝之法制矣其律例合為一編亦於此見諸實行所載舊例上注原例刑部原刻例上注增例世宗即位以後增定之例上注欽定例眉目亦頗瞭然諸國雖多沿明舊而收賄賂數皆從現制律例總類則將全書罪自管杖以至凌遲依次彙集一一摘出而便於查閱也迨高宗重編大清律例間有增改而大體無殊四庫總目祇取現行者錄不及此書然其變遷之跡得此可以備

志亦考究清代法律制者所必珍視故特表而彰之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查筆四卷 光緒間鈔本

不署編人名氏。此書取刑部議覆成案，於查案律例斷罪之語，分別挾出，故以查筆名之。其排次，約可分為四類：曰命案，為謀故謀殺、國財害命、鬪殺共毆、主使威逼人命、他物置人耳鼻孔、義毆死、正凶、原謀、亂毆、餘人病故、別傷輕微、火器誤殺、二罪從一、二罪從重、各斃各命、各毆各斃一命、致斃一家二命、各毆各斃一家二命、械鬪殺一家三命、疑賊等目、曰盜案，為妖言惑眾、盜大祀神器、盜乘輿服物、盜用印信、結夥搶劫、劫因奪犯傷差、搶奪盜所拒捕、各拒各捕、拒捕分首從、夥從一從重、竊盜、光棍、搶奪婦女、各賣發塚、各項擅殺、不以罪人論、犯非拒捕、死係應捕、致斃差役、照例幫從等目、曰姦案，為姦罪應死、因姦致斃親屬、因姦致命、縱姦同凡、逼姦妻妾賣姦、致令自盡、男子拒姦等目、曰雜案，為因瘋斃命、因病保辜限、因瘋身死、復仇、詐誣斃命、越獄及解審脫逃、脫逃就獲、守法未勒、因變逃走、刑項罪拒捕、拒殺一家四命、另賺一命、事後獲財、殘毀屍身、據供定擬免死、復犯、蒙古幼孩斃命、自首、偽造印信、問防事犯在新章以前等目。其取材，即依日選錄，且於其上標明案由，俾便尋覽。大抵皆繁雜案件，頗費周章，各舉成例，自無敘誤。未附部尾，於叙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政書類

方法推論纂評，是知此書之精，乃為司獄者，示其法式，在當世國為有用之書也。

不著編人名氏、因書中照覆各件、皆權衡司之稿、知為清外務

部據檔牘存者也。所錄為宣統二年五月伊犁將軍奏定伊犁

塔爾巴哈台茶務設立有限公司、改歸商辦、而試辦章程內有

該公司獨行在伊塔所屬境內行銷雜茶不准他人在該各處

行銷等規定其起因為俄商在烏魯木齊古城等處購置茶葉

於蒙古伊塔及新疆各處發售、並非由俄境運來之物、而接通

商條烈直、然謀利、故地方大吏有公司專賣之請、以杜俄商沿

途灑賣之弊。乃俄使認為有碍通商。提出抗議。竟謂俄商向無

卷

吏部政書類

在中國南方購茶運往俄境沿途私行發售之意其在伊塔及

新疆發售或由俄境運出係遵光緒七年條第十二條辦理

中國地方官、不得禁止持詞甚為狡辯。然原約所謂出入販運

貨物係言俄商由俄運來貨物或由中國販買上貨運俄並無

在中國地方、此買彼賣意義、外部據此往復申明、彼此雖詞屈

擱置。然復以俄商帶上貨往連化。交涉局不肯發給執照。要求

賠償典科布多商務減色請辦事大臣移呈承化寺等事別生

校節、比書雜記茶務一事、而嚴商違約把持情況、藉此可以推

知一切矣。

甲辰考察日本商務日記一卷 光緒三十年排印本

清許炳榛撰炳榛字令西廣東番禺人光緒三十年炳榛以道

負需次江寧奉西江總督魏光燾之派護送赴日肄習法政學

貞東渡、兼令考察日本商務、以九月九日抵長崎、十月十二日

遂在日一月、博考衆所得、遂日為記、即為是書、所記如造紙、

印刷局、美術製造場等、及大阪、崎、貿易情況、均有詳之調查。

以為商業之興盛由工藝之發達惟多設學堂乃可整理實業

惟開大二場、乃能推廣商務、故於參觀所及、輒錄其章程、以爲

仿效之資。大體尚能得體要。然慕人富強。處我貧弱。遂於學校

卷

史部政書類

軍政等事亦多所論載、不以商務拘也、未附上兩江總督奏、

所陳為游學之利弊、警察之偏設、工藝之振興、軍士之教育、四

項博采周諮、推究明澈、而主張激進、留學、傾求深造、無期速成、

與其多派不如慎選尤為有識足改當時粉飾之弊也其書雖

以考察商務為名、而實則多涉政治、是以著之本類為

皇明冰化類編一百三十六卷續編十七卷 隆慶二年刻本

明節球撰球有間通劇談總目已著錄是書錄載明代典章取材於大明一統志大明會典聖政記皇明通紀等書兼及文集奏議約五十餘種蒐羅甚廣所以蔚為鉅製自序稱龍手成功煥手文章民日冰其化而不知為之耳龍手錄分類久而成帙以其情生於皞皞也名之曰冰化類編亦竊有芹曝之私豈真資博而己哉蓋球撰此編將以進獻御覽以作圖治借鏡而首錄太祖開基列宗政績以著締造艱難守成匪易意尤深遠也其書分二十門以日明光天德山河北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萬言為別日集又分太祖開基之跡成祖靖難之略建文遜位之幾三日類月集分英宗居夷之真英宗復辟之誼景皇帝監國之始終世宗繼統之極四日光集分太寶世次皇儲社稷之本皇政教之始三日天集分神聖淵源絲綸體要經綸頒承三日德分重宗封以展親茂宗功以逮臣君臣交孚三日山集分宮殿外戚理學三日河集分人物學制選舉三日壯集分制科官制奏議三日帝集分祀典禮樂士風三日居集分都邑地理賦役三日太集分農桑財用天文三日平集分呈祥記異清河三日無集分風俗法律監法三日以集分錢法儒術典籍三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報集分慶賞諫諍忠烈三日類集分將猷兵制馬政三日上集分壽建貢獻孝義萬集分內侍內宦防細三日年集分四夷仙釋二日書集為別集共五十八日即原書所類者也茲檢其書區分門類既嫌繁雜而列次類劇厝錄尤未允合至於歷帝史蹟多採及野記亦不足以徵實是則撮鈔之功雖多而鑒裁之力殊鮮抑或學識未充之過也然網羅一代典章制度聚於一書亦有裨參考取其有用可不必以體例繩之也

陝西省賦役全書

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此書為道光二十四年陝西布政使司所編刊曰陝西省民總賦役全書曰陝西省更名賦役全書皆為一省統計之總數而所屬州縣復各別為書則為分計之細目也考皇朝通典稱定鼎之初分遣御史循視土田定正賦役全書後畝清量徵田定賦至八旗王公勳戚大臣以至官員兵丁均設立莊屯世有田土則除故明宗室祿田令與民田一例起科其廢藩田產號為更名田又皇朝文獻通考載陝西西安民賦田屯地更名地畝徵銀數是陝西田賦祇此三項也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編民總賦役首載所屬西安延安鳳翔漢中同州榆林興安等府鄜乾商鄜綏德各直隸州原額地畝共為三十八萬九千八百四十二頃七十五畝餘額徵本折糧一百二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二石九斗餘次載原額人丁三門九則共折下丁二百六十七萬五千四十七丁徵銀不寺共銀三十萬九千九百四十七兩餘其間增免按時列書總計地丁西項銀共二百七萬一千三百六兩餘末記起解留支各款其屯總賦役原額地十八萬九千一百一十二頃十八畝餘共額徵本色糧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五十六石餘原額戶口共十萬四千六百四十四丁徵銀

九千三十五兩餘其更名賦役原額地九千八百六十五頃七十畝內有增免亦分別記之茲合觀三編所載則當時全陝一歲收支概況備具於斯即自今言之亦可供參稽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請復河運事宜一表 光緒六年刻本

清丁頤撰、頤字韻漁、江蘇淮安人、官睢寧訓導、崇江南漕運、自咸豐初年、閘陽決口、決為黃運、而運道一大變、同治四年、試行河運、仍多未效、二十餘年中、京倉未石、均仗蘇浙本色、浮海抵津、而河運之行、不絕如縷、於是內外臣工、各懷謀畫、有請全行海運者、有議引衛濟漕者、有謂東昌二百里陸運轉般者、有以折價採買為便者、有奏挽黃歸故者、有籌築堤束黃者、人人言殊、頗不一致、頤生長河濱、留心運事、於諸議論、均認為未妥、仍以恢復河運為較便、撰成此編、發揮私見、用備芻蕘之獻、大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謂全行海運、有當慮者四、引衛入運、有不便者六、特般為權變之方、而又有五難、採買為暫行之法、而亦有二害、挽黃歸故、復舊章也、而有不逮者七、築堤束黃、急先務也、而不可議八、乎微博引、申明弊害、皆能確中事理、可見其平素研討之專矣、至以復行河運、不徒安而不危、計出萬全、而游民謀生、有術、亦可解亂無形、尤於當時內外情勢、洞觀靡遺、惟論河運之法、主張引汶、修創地洞、由河底伏行、以達張秋、雖仿准安楊家廟地洞成法、而別出新意、益加詳密、更撰地洞八辨、以申其說、然工程浩大、不易實施、亦生而言之而已、

山東交代章程六卷 同治九年刻本

此書為山東布政使司陸續刊行之物、凡分六種、曰山東交代章程、曰山東交代款目、曰山東交代年款冊式、曰戶部頒發交代建部冊式、曰戶部具奏刪定州縣交代案內不准有一官兩任、各目章程、其交代章程、共五十九條、所定殘糧驛站鹽務釐金倉庫等項交代辦法、及各項支解抵關款目、極為詳密、而於督軍參政立法加嚴、此為交代總綱、共應遵守、其餘五種章程、則備參稽之用者也、山東自軍興之後、州縣供應浩繁、整頓正款、新舊交接、既多糾紛、而司中核例、准駁更有出入、於是擬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葛藤無法清算、至積欠起數百起之多、同治初年、遂有清查局之設、明定章程、始獲漸次清結、乃事經十餘年、奉行已久、玩泄復萌、而司書司串各屬、算支希友、朦朧取巧、高下其手、流弊叢生、遺害無極、是以大吏復定此章、以圖補救、又慮徒法不足以行、特定該管府州、不時親臨所屬嚴查、並應舉應防各弊、則州縣官不能作偽、自無虧挪之舉、尤為其中最稱扼要者也、至州縣報解糧課、其事皆委之幕友、例有定式、均視為秘笈、不肯示人、主官每為所持、坐受拖累、此書第一條所載、凡赴新任之員、將刊本章程冊式、各道奏牌發交、則冊式既明、亦可自理、可謂

正本清源之善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大清律例彙編續纂三十三卷

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清王又槐編又槐字蔭庭浙江錢塘人習學刑名遊幕各地著作甚多初以萬楓江大清律例彙注未盡美備乃採輯各家辭釋參以本人心得為之訂增付梓公世名曰彙編頗為人所重風行一時惟閱十餘年故既漫漶而新例增改又多不同應有重行改編之意適其友沈湘南有彙纂之刊并處分彙案而概登之其法良善固仍有界遺不切時用遂將其舊刻重加修輯一切處分彙案及近年條議廣為搜羅增補闕漏其稍有疑義者亦折衷參訂求歸於當故以續輯標之其書列目一依大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律例彙次而編輯者仿萬氏之例上下疏解大約於乾隆五十七年新例及部頒次序一體纂入其逐年新例業已通行尚未奉部纂入律例者先為題諸上格以便遵守若律無正條者有比例六十餘條即分載於各律上欄俾便參閱例多分門互見有應參看者有相似而不同者均分晰注疏免致疏漏歧誤或案經法司斟酌輕重以定去書不拘泥律例而深得其意者亦摘錄申註於本條律例之上備資引證其處分則例亦擇要書於各條內他如無關緊要之註及更改無用之舊例概為刪削蓋法律既時有改進而記載亦應隨時嚴廢始裨實用此書編

纂救前精密、亦藏此之故、其取材既富、且標明出處、不肩掠美、尤銘志可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新輯刑案彙編十六卷 光緒二十二年排印本

清周守本編、守本字春鳳、浙江山陰人、習刑名學、晚有獄院

刑幕甚久、為歷任所倚重、頗致時譽、此書所錄、即其經辦題奏

咨部刑案也、卷一至卷三曰盜賊門、搶竊各案附之、卷四至卷

八曰人命門、閹涉服制、非常人者、別列於後、卷九至十四曰服制

門、卷十二至卷十四曰姦拐門、搶奪婦女各案附之、卷十五卷

十六曰雜案門、共分十六卷、以國尚師位、家崇儒門、果道毓德、

請藝立言十字為次、錄案一百五十起、其編輯各案、均先錄臬

司原詳、次招供、又次供看斷結、皆司院一定之體裁、至案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犯姓名、內有係土音或為字典所無者、間從改易、犯供僅錄初

供、覆供下註云云、同前四字、看語僅錄院者、懸看下註云云、同

後院看六字、案尾審限、祇錄一二起、餘俱從簡、蓋照錄全案、以

示規式、為免繁複、畧有筆墨也、案世傳刑案匯覽等編、或舉其

主要、或詳其科條、或僅節鈔其大概、然滿毫削牘、猶病其解所

折衷、此編逐案全刊、燦然明備、足資效法、至於據供者斷、均准

情度理、審慎周察、允協無枉之旨、斯又其熟習律例、居心仁厚

者也。

讀律得一卷 嘉慶十年刻本

清王有孚撰有孚字白香江蘇元和人以諸生習刑名而佐山西臬幕明罰收法資助臬憲頗有聲於時此書載於一得偶談中名曰初集所記為其身歷心得之言每多箴規可資觀感乃取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之語以名書更見謙抑之度矣其以諸律之通舉學醫為喻謂醫者對證用藥有虛實攻補之不同是在按脈切理知其病源折衷於古方而加減之自得其實律法方也例與案佐使之藥也此例援引用藥加減法也然民情善變非細體察不失於人即失於出焉可不慮不慮而失如庸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之教傷者正多也其言深切可謂善解律義者矣主謂以准各其及即若律世也此八字之義若體察不透則全律例都不必讀即讀亦不能引用又謂九比十一奉是文後稿案中一定之式今或有不能知其全者因舉書之所謂九比為欵奉准律教為案承據十一奉為欵教承備該先讀依今明又既示諸律之道復告治贖之法不徒資人聞見也其論鞠審辦案乃戒嚴刻尤以連結母延為主杜絕攀累保全官聲亦即在此仁者用心思慮周遠豈止一得耶惟喜談果報數誌鬼神稍失於不經然假以警惕為意甚善固不必苛責之也茲錄漫士於其後

捐資重刊已有板片稍失之語則書中記載所撰機緣偶存所錄全錄洗冤外編刺字會解等書稿藏笥中未經鵬梓者當必散佚殊為可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郵傳部接辦粵川漢鐵路始末記一卷 宣統三年排印本

此書為宣統三年郵傳部編印所記為宣統元年八月以後接辦粵川鐵路之事先為序論總述經過始末次錄借款合同公使照會管理章程招股章程及客貨章程等件以供參考蓋自蘆漢鐵路興工以後遂議及粵漢路綫初由紳商自辦而無功繼借美款亦寡效鄂督張之洞等倡議廢約復歸自辦惟其後借款遂廢而股款難招延至宣統初元之洞等不得已又議息借外款兼及鄂境川漢路綫乃與德商德華銀行英商滙豐銀行法商匯理銀行草定合同而美商聞之又加入遂由三國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至四國由五百五十萬磅增至六百萬磅矣迨八月間之洞卒於官清廷命郵傳部接辦時因外報訛傳鄂湘紳民復有拒款之請部臣亦以草約雖定觀成無期遂經交涉於三年四月間遂將草約修改簽定正約同時又奉有國家幹路收歸國有之諭以前招股招股一律換給鐵路保利股票於是鄂湘川紳民以新訂借約喪失權利國有之策更拒民奉諭意而改詰之郵傳部為釋疑特撰此編公諸於衆務使觀所訂約款實較早約為勝國有政策亦當時切國無異如紳民爭路主持者別有用意致使風潮日益加甚而執此指責未當革命之舉乃起清

室以屋然因郵傳部接辦始有國有之策因鐵路國有始發生革命之變此書所錄實為釀禍導源亦最關重要之史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雲南永遠裁革夫馬問答一卷 光緒間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中有光緒六年奉撤提業逆回等語知其為雲南補候官所撰又云唐帥蒞滇蒞任後知創深痛剝狀而官運局歲濟滇數十萬金是以毅然詳請裁革人得岑帥主張於前會奏入告維持於後籌款事支不貲唐帥為唐炯岑帥為岑毓英也蓋滇省邊區改土歸流地丁之外尚有公仲夫馬之征自咸豐以後連遭兵燹民既守壘從征更復派餉捐米而軍中築壘極壞統運郵遞以及撫綏巡邏諸事又皆以民夫任之其徵法曰門面不問家資有無人丁多寡以門戶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定然雖宜與在官者則可免是以富庶者或捐保頂銜或買充衙役而應徵者皆推愚貧乏之族也而地方文武假勢徵役多人責難不知供品苟欲免之則須折價納賄而城設總局大紳主之又多所侵漁最為人民之害故岑唐力主革裁夫馬之名議以定糧一升餉銀三文供其支應弊政可除戶數悉蘇乃失其利者交口毀之搖惑聽聞作者不勝憤慨效客難之體撰成此書於箇中弊害往微剖解為民請命同仁人有同之筆墨至所記折罰役錢俗目為官水又解紀配以十夫繫索端其脫謂之陪領亦屬異聞也

陶鏡公牘十二卷 宣統三年排印本

清劉汝驥撰汝驥字仲良號孝青直隸靜海人光緒乙未進士官至安徽徽州府知府此書為光緒三十三年後汝驥官徽州府知府時之公牘每以勤政戒惰自矢故取陶侃運甓之義以為命名類次為五門曰示諭為卷一曰批判為卷二至卷九曰稟詳為卷十曰箋啟為卷十一曰法制為卷十二而批判最多又分吏科戶科禮科學科兵科刑科工科憲政科八子目其法制為新政調查事項亦分民情習慣紳士辦事習慣三子目蓋汝驥以詞臣出守於新政固未有真知灼見功令攸關人不得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勉力奉行耳觀所刊日新舊雜錄為例不純而法制之義不甚了解乃以風俗習慣等調查入之尤為錯誤甚屬新舊雜甚自不惟汝驥頗具勵精圖治之心於地方利弊多有與革究不失為好官如嚴禁煙館不稍寬縱於士紳包庇偷售尤多懲罰又於詞訟平衡裁斷積案一清得保全者亦復不少學校為育材之地吏事提倡於辦理不力者輒加訓斥雖開罪巨室在所不顧在吏治頹廢士風萎靡之際均能不避勞怨實事求是無泰職守可亦謂矯矯者也

讀史辨道四卷 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清張大復撰大復字敦大河南夏邑人康熙辛酉舉人是書自序謂經之外有史所以通古今廣才識昔吳武安善讀史凡杜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稍久摘諸書格言予竊取其意為之而於一代之沿革單詞之離異間摘之以備參考則又不可以格言例也采文中子古史辨道之語以名是帙云今觀所錄起漢止元而明代則闕據其曾孫度跋稱是帙乃清史之暇隨筆刪摘為家塾便覽而明史一卷復散失非成書也然所存各卷皆完整無關而獨無明史意欲將文網方張梓者恐觸忌實禍乃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文餘類

而弗著託詞於佚散歟惟書以辨道為名似取勸勉之旨而又自謂不可以格言例是則主張無定祇事撙節徒以美名誇張而已然所采事文大抵取之正續通鑑每朝分帝列次各帝皆細注名諱享年以下即為摘錄之單詞均以新奇為主不為詳釋間或加以考證評議蓋書雖為記誦詞藻而作然於政治良窳忠奸進退諸端亦連類而及之文辭尚能無補於清史亦不無微助也

二十四史論贊七十八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陳開編開字六微廣東南海人是書摘鈔二十四史論贊表為一編其於各史皆先本紀而後列傳若分據之局則以朝代為區分然紀傳無姓名無論贊者不錄如魏書北齊書是有數人同列一傳而論贊或有或無或分或合亦量為撙擇以免全混如新唐書新五代史是若同列一傳傳後止附一論則不同其有無論及不必盡錄如史記漢書三國志是至於雜傳姓名有論贊者全行標列有總序而無論贊則分疏其名於總序目下恐正附無別故以墨線勾勒之尤為豁目又史記自叙漢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餘類

叙傳南北史叙傳表文典循史儒林各傳總叙以其詞旨與論贊相同卒加摘錄第表志各序事非一律強為節錄文氣不完概從割捨祇存其目於篇末用備考證俾各史規模大體具在然則此書雖由摘鈔而成亦暗見經營之功惟徒取論贊涉於驚望沈事文不具義何由知固屬勞而鮮功然古人之得失政治之興替與作史者才識學之高下得此可以推見於清史亦不無助益也

鏡泉讀史錄四卷 乾隆三十二年

清高家震撰。家震字起堂，泰平人。是書自序略稱：兩成歲，讀居塞上，因得讀通鑑綱目全編，紫陽發凡起例，取法春秋，義甚謹嚴。然上下千三百年之筆削，微詞奧旨，以凡例讀之，亦間有前後齟齬者。此書法發明考證，考異各家紛如聚訟也。姑就一人管見，率有記之。日積成帙，取所居有鏡水，名曰鏡泉讀史錄。茲為本寄正同人，爰述數語於篇目，今檢其書，所論起於三王五帝，迄於明止，均以正續通鑑綱目為本。因人隨事，抒發論議，而以四字標題之。尚屬審日，然為例太拘，每致牽強，不成文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評類

至於判別是非，推闡興亡，大體協於事理之正，毫無詭激之談。亦史評中之佳作也。且於諸家曲解，間有糾正。如綱目自周末癸丑至漢而中，歷四十五年，不書日蝕，說者以秦為閏，不足當天變。家震謂嬴政狂悖，欲遠三皇而上之，何天變之不足畏？或史官不記，而世無從考稽耳。是於附會之說，一收即破也。惟建文為僧雲遊，敘身錄等書，詳載不足信，乃論從止諸目，周旋危難，忠義千古，轉斥辨為偽書者，為得罪名教，斯又偏重褒揚，罔顧史實，特為失言矣。

讀三國志隨筆一卷 印雪軒文劄附刻本

清俞鴻漸撰。鴻漸字伯休，號劄花，浙江德清人。嘉慶丙子舉人。是書為其讀陳壽三國志隨事評判之筆。於閔洪興止大端，推敲入細，持論頗公。至奸賢行為，亦各往還中明燭，照靡遺求。協勸懲之義，故於陳志漏書誤載之失，多加指摘。如謂魏之篡漢，三國一大事也。陳氏寥寥數語，不足滿讀者之心。曹氏睥睨漢鼎，已非一日，頗猶假名揖讓，藉口唐虞，當日為能，何可不書。裴松之取獻帝紀以補之，然後魏臣勸進之狀，魏主謀讓之令，為鬼為蜮，歷歷如繪。又謂華歆與郗詵相善，三人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評類

為一龍，乃魏武裁后，勒兵破壁者歟也。魏文受禪，登壇奉鬚者，人歟也。其於二子，不啻薰蕕之不可同器矣。永祚作傳，不詳著之，以昭其罪。顧乃贊其清純德素，古之良史，固如是夫。至於後世論議，不符情勢者，亦為之糾正。如謂崇禎使吳，謂吳主曰：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此結好之恒言，實撥時之至計。而孫盛厚譏之，其本不達於理矣。又謂未廢之股，張昭勸迎降，而裴松之謂：昭計若從，六合為一，何至兵連禍結，蹈戰國之弊。斯言謬矣。茲檢所論，雖任使發揮，流於破碎，而出言不苟，切中義理，亦自具識見，足供觀覽也。

讀史贊要一卷

中華書局影印

清王亮功撰亮功字鳳舉山西定襄人是書取歷代史事撰為
精詞所記自漢至元於一統篆字應祀錄述者如漢唐宋均歷
列各帝而分論之其傳緒不久及偏安對峙者如三國西晉十
六國南北朝隋五代十國遼金西夏元等則懸括而論之惟元
入統中土亦享國幾百年異乎晉局乃以異族之故不與漢唐
同例未免持見稍偏非所以論史然三國南北朝等平列不循
正統拘墟之說亦有鑒教也觀其各贊君臣主及抑揚中要如
論漢高謂知人善任好謀能聽惜其不學於功任習論孝武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評類

外攘夷狄內修法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內實多德躬征橫敵
神仙土木刑罰煩苛論先武謂息馬論道投戈講藝一札十行
直柔為治督責三公頗傷嚴峻子郭室閭其美未盡論桓靈獻
謂黨錮禍起名賢皆陷始於周房繼以岑范郭實陳季滅否成
風自為禍的人得掌弓又論唐太宗謂濟世安民素有大志削
平僭偽既內難制度紀綱萬目粗備好名喜功於心易起文漸
不終門門多媿論玄宗謂前相姚宋繼用韓張開元富庶貞觀
可方專寵太真溺意霓裳祿山乘釁反於漁陽凡此之類皆實
事史事廢諸藻詞典廢是非擢然紙上可增讀史談見惟論者

元帝嘗出牛氏宋太祖斧燭異記是則尚從舊籍誣說未能割
棄亦其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評類

讀史瑣言八卷 元楊士奇撰

清盛慶敘撰。慶敘江西永新人。是書據朱子綱目表。凡綱鑑
而書摘事評論。凡周漢至清二卷。唐及五代二卷。宋四卷。都八
卷。共四百四十四條。其畧遠詳近。雖取法後王之義。亦緣書作
於同治初年。正內外多事之秋。有感而發。故於有宋一代。殊議
特多。竟居全書之半。自可見其志矣。所論各條標題。凡例稱發
題。概用綱。亦間有用目者。猶了凡書而用履者。用目必以目別
之用。鑑必以鑑字別之。至有云總論書後。及撮分注中大意發
題者。不在此例。然檢其全書。惟用鑑者。標有鑑字。餘則均無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評類

別與凡例所言不合。或付梓時有刪削。歟。所論於歷代用人行
政之得失。邪正忠奸之褒貶。辨析頗能動中竅要。足昭是非之
公。而於舊評譏妄之說。遂加駁斥。不稍寬假。尤於丁南湖胡致
堂。攻之不遺餘力。蓋丁胡好逞異議。別中已見。顛倒是非。有違
史義。四庫總目。雖加指摘。究屬籠統。此書隨條糾正。所得益詳
也。惟於史中郡守等官之任色。連書不絕。未免流於瑣細。觀陳
寶箴序稱。其是以為是非。以為非。以此事具長官。卒自茫江令
辭。疾臥於長沙之鄉。無過而問焉者。可知其性直。連忘。鬱鬱不
得志之況。遂假評史中。舒不平。往往涉及時事。亦即因此。然大

體尚不失鑑空衡平之旨。固不能以其發洩沈鬱。而訾議及之
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史評類

讀史管見一卷 數人問案本

清龍為霖撰、為霖字雨蒼、四川渝州人、是書據史傳、論列古人行業得失、凡七十七則、以史記漢書為多、自漢以下、取三國七人、及唐太宗、宋太祖、呂祖泰、韓浚、曾四人之已、蓋其於史漢兩書、致力最深、故能探出扶隱、發為文章、以伸其意、雖於是非之間、多所糾彈、而持論不偏、頗能協於事理、取惡彰善、用昭激勸、異乎恣意歆翻、取快於眾者也、如論曹相同、謂談儒術者、未嘗不鄙曹、曹然參與何、何且死、推賢惟恭、亦連何約束、有古大臣之風、後世慕道講學之徒、一言齟齬、或且互相攻訐、朋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評類

不休、按諸何參、得毋少愧乎、又論韓浚、曾專政、倡偏學之禁、欲網盡一時端人正士、及翻然悔前事之乖、遂弛偽學黨禁、復諸敗謫者官、一時朝野稱快、此舉不猶一善之可取乎、或曰、仇胃懼禍而然耳、然聖賢不禁人改過、小人能懼禍而改、不較愈於怙惡不悛者乎、凡此之類、均與世道人心有間、著而論之、足以諷勵流俗、至論楊雄、未曾佐莽、苟或效忠漢室、為古人猶雪、更見忠厚、然於輿論殊嫌未協耳、其書筆力矯健、識見超卓、而以短章出之、低徊縈繞、波瀾不盡、亦頗得史遷神髓者也、

讀史提要錄評一卷 春輝雜稿本

清郭階撰、階字子貞、號慕徐、湖北蕪水人、其父沛霖、殉定遠於匪之難、階遂從曾國藩、蔡茂春、應保至道員、此書撰於光緒十五年、因讀郭之卷、讀史提要錄、因其所言、問有未洽者、乃摘取而評判之也、自序稱、客歲以夏禮谷先生請史提要錄假讀、階嘗為諸史識小、五河之役、悉歸焉有、今讀是書、見有多與鄙見合者、其識卓論精、為階所不及萬萬者、亦復不少、然間有不合者、見者、取而評之、意忘其妄、問憶識小、亦錄於此、蓋階頗喜讀史、好事者作、然歷經變亂、稿多遺失、此書雖篇無多、亦可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評類

其大意焉、其評議夏氏書、先錄原文於上、次即加以按語、凡於已合者、則曰識小合、否則別有發揮、以辨之、文義間暇、不尚偏激、祇求其是而已、如原書稱、赤帝斬蛇之事、不足信也、則謂其書雖不可信、而當其時、不能不為、以觀召人心、修史者不可不載、以消奸雄妄竊神器、又原書謂、光武避於漢高、則素云、絕長補短、世祖賢於太祖、光武名為中興、實則草昧間創、諸目才略、遠遜漢初、非光武廟謨獨運、指授諸臣、能若是乎、若謂人心思漢、當時帝曾、越在草莽者多、光武屬疏少賤、何異事長、凡此之類、既細出言、亦切中事理、理可稱能得其間際者矣、

樹經堂詠史詩八卷 嘉慶間刻本

清謝啟昆撰。啟昆有西魏書。已著錄。是書以七言律體詠史。歷代系人。掌領提綱。著其褒貶得失。亦史評之流也。凡自西漢至元。共得五百二十六人。彭元瑞稱其評鑑闢要。為宗。不以傳紀恭懼其流於釋官也。不以翻案道懼其近於論也。不作動語。懼其雜於宮詞也。不作凡庸語。懼其墮於索求也。明乎一代興衰之故。而備乎一人之始終。攝全局而不失舉偏端。而靡遺以溫柔敦厚之旨。而兼以事屬詞之美。其庶乎得立言之體矣。茲觀全編所詠。大體平實。流利可誦。蓋啟昆既擅詞章。復嫻史事。故能錯綜紀傳。點綴贊評。發潛以出之。漸製精微。抑揚得體。元瑞極為推許。尚近於是也。考其編次。俱本正史。先紀後傳。次序井然。惟於三國首蜀次魏。吳仍從正統之說。又五胡十六國及五季十六國。既按圖列詠。乃有重金而無西夏。則殊不可解。元朝祇舉三帝。而名臣碩儒。竟無一詩。亦嫌不合。大抵詳於古而略於近。為詩既多。概難盡精。而史實韻脚。兩相兼顧。亦不免門流生澀。如微倖為倖微之類是也。然就全體論之。終不失詩人之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評類

皇朝三通識要類編六十五卷 光緒二十八年石印本

清黃篤編。篤字子遠。江蘇武進人。是書取皇朝通典、皇朝通考、皇朝通志三書。分類彙為一編。原書雖成於一時。而體例則各互殊。遂以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天文輿地八門分隸之。門復分類。其吏部門分選舉職官二類。戶部門分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權市糴土貢國用氏族九類。禮部門分郊社羣祀宗廟羣廟王禮樂帝系封建學校九類。兵部門為兵總一類。刑部門為刑總一類。工部門為田賦一類。天文門分象緯物異二類。輿地門分輿地四裔水道昆蟲草木四類。又分各立有子目。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史評類

據凡例稱。題目略仍杜典之遺。分條則踵馬考之例。至如通志所有而通考所無者。亦以類從。附諸其後。如謚法一門。雖通志所獨有。然已散見於通考。羣祀宗廟諸門。其餘若典與志之食貨。即考之田賦等十九門。典之州郡建藩。志之地理郡邑。即考之輿地四裔門。以志之器服考。即附於禮。災祥即同於物異。故祇載通考。已括其要。通考田賦中之水利田備載河工海塘築堤建廟諸務。因另立一門。歸入工部。蓋皇朝三通卷帙繁瑣。書又往往互見。通覽既難。時日徒費。是書以八門類繫。摘要去複。頗見經營之功。有助稽參也。

各部通行條例八卷 同治六年刻本

是書為浙江布政使司所編收條各部通行條例始同治元年
至六年凡吏部四卷戶部三卷禮部兵部工部一卷蓋其時捐
例既開軍功保舉人濫仕途擁擠選政遂壞故吏部為補偏救
弊於舊章率有變通於時政又多新訂其文皆閭涉銓選吏治
為藩司所掌理表條所以獨多也其中最要者如京外各官營
績保舉均俟該省軍務平後給咨到部方准銓選分發又休致
及永遠不叙用人員不准濫入軍營保奏開復及代請捐復等
類皆為杜防濫保而設然軍務未平不能盡行遂又有軍營勞
績保舉開復人員應令補繳加倍半捐復各規訂更見外重
內輕之漸吏部即訂有專章每難通行無阻也至戶部所載多
為籌餉事例於錢糧徵收多有規定亦可知當時財政之一斑
其禮部奏請招考天文算學人員以期通曉洋務一摺內有以
西人製器之法無不由度數而生今中國議欲講求製造輪船
機器諸法苟不藉西士為先導俾講明機巧之原製作之本藉
恐師心自用徒費錢糧無裨於實際等語所言足矯時弊不為
無見統觀全書雖為部省公牘不免徒託空言詳見實效然
一時政情可藉之而粗悉亦裨於稽考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浙省重訂條釐比較章程並坐額冊一卷 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此書為光緒二十三年間浙江布政使司與浙省釐捐總局
會議重訂條釐捐款比較新章也緣浙省釐金積弊日深至光
緒二十二年短收之數達二十九萬兩竟為各省之最其原由
則不外商販偷漏委員中飽巡丁苛放三端自奉部議整頓之
命遂議訂此新章六條並比較定額清冊一併刊錄分發各屬
俾資遵守以求足額大約前此所以短絀者以前定勾三從一
比較之法委員盈收留辦以三年為滿而日久玩生其乃巧之
員初次期滿加呈捐款以圖留辦嗣後則加成較多不欲再留
每以支卸以前不加奮勉輒將捐款遽行短絀則三年之中必
有一年短絀照章引提後來之比較反形減少以致核計通省
捐數年絀一年蓋立法未臻周密弊竇即因之而生而委員復
藉口比較率請核減尤為貪而無厭故新章改為以近六年中
最長之年捐數為準規定比額溢額則記功核權短徵則記過
撤恭並以兩年為期期滿不再留辦一年期滿稍短即撤滿額
即留其短為數着令照章賠繳是則勒懲即嚴庶知整場雖利
數所在銅幣未能盡滿要可收效一時於國帑不無裨益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開嘉縣新定均減差徭章程一卷 光緒八年刻本

不著編人名氏。此書記山西開喜縣供應驛馬向資民力。名曰
派差。自同治軍務殷繁。日有用車至數百輛者。而各都封官長
或資移文一件。即索車馬。日有之。是以里民有糧銀一兩。歲
出錢至七八百。而農以大困。大稅以後。益括括不支。光緒六年
遂由邑紳刑部員外郎楊澤秀等呈縣輕減。有出項減而收項
不裁。閭閻永無休息。正用多而私用尤重。縣望豈易滿盈。司事
者不盡端人。揮公財以市私惠。射利者喜縱浪費。藉巨款以掩
弊踪。車馬為主里役等。共百餘人。人人有沾光之例。元旦端午
中秋外。添數十節。節節除折席之資。下走輩各發橫財。鄉正名
竟成奇貨。以致劣紳惡弁。百計爭奪。帽之權。而大門頭。羣小結
結香之黨等語。於民間疾苦。局中流弊。陳述可謂盡致。是以一
經轉中。即遵列憲准許。具新詳訂章程。三十餘條。大畧仍依糧
銀徵費。每銀一兩。上下兩地。共出差徭銀二百文。為節浮費。歸
縣代收。支節用局支用。至局中設總管二人。每年換一人。一生
一熟。皆可應練。但不准一人數年充管。以防盤踞。其他雇用車
馬。按照特價。舊日差徭酌定存留。內規訂詳明。簡而易行。於是
宿弊盡銷。局面一新。民獲息蘇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新立義倉草創一卷 道光七年重刻本

是書為道光時。頒布官直隸布政使。推廣義倉。草擬辦法。通飭
剛行者也。蓋直屬義倉之法。經方怡敏公觀承。那文毅公成。先
後酌定章程。建倉分貯。歸入州縣交代。造冊結報。年終復有奏
銷。立法已臻周密。惟假手官吏。歷久不免弊生。至布任藩司。以
儲積備荒。自以充裕為貴。遂有增設新倉之議。而於成法量為
變通。所有新倉捐收穀石。另行存貯。不歸舊案義倉造報。大旨
聽紳民自辦。不使官吏涉手。第事屬草創。別議條法十五項。俾
各斟酌舉行。凡一定公捐之數。二定出易之法。三定捐穀年成。
四定交穀之期。五定義倉之所。六設在城之倉。七定賃倉之價。
並守倉之人。八定司倉之人。九置貯穀之具。十稽戶口之數。十
一定賑借之法。十二禁官吏盤管。十三申獎勵之法。十四杜虧
挪浮庸之弊。十五嚴賠補之法。茲觀所定勸捐穀糧。祇令百分
捐一。輕而易舉。且以救饑為主。不限一定粟數。尤裨實際。其設
倉之所。如州縣有大小若干村。或一村一倉。或小村附大村。併
作數十倉。或一邑按東西南北四鄉。分設四倉。悉聽士民公議。
不事勒強。至無事之時。稽查戶口。一遇災歉。即可按冊賑濟。更
寓保甲之義。其他獎勵懲罰各端。規定亦極詳明。而地官官極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吏部政書類

任監奏無從需索、實為掃除宿弊、最要之圖、所以不規規於舊章、而創此新議也。

改正清理財政條議草案一卷 宣統元年非印本

清劉春霖撰。春霖字雨蒼，貴州安順人。同治戊辰進士，官至雲南布政使。是書為宣統元年春霖官江西布政使時所撰。因其時預備立憲，著手清理全國財政，度支部定有章程，通行各省遵辦。春霖到贛後，有獻清理財政條議者，一論宗旨，一籌辦法。大率為州縣計，於部章多所彈糾。然異議一生，切令難赴。稽遲之咎，則綜核之藩司任之。考成所關，自不能安於頌默。遂撰此草，逐條為之改正。惟憲政初興，久用浩繁，孰改假清理之名，行搜括之計，一網打盡，官吏坐困，人言嘖嘖，亦有其由，不能獨斥其固恤國家也。觀原議十一條，於施行整理頗示贊贊。同於部定章程，則請變通大抵以部章各省出入款項，自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二年底為現案期，是改革方法，即從三十四年入手。限期嚴迫，勢難辦到，請展期一年，自宣統元年起實行。又調查出入各款，及一切規費，謂規費有作辦公經費者，有提作別項用款者，有暗中收受有干禁例者，據實造報，難題亦多。而國家地方各稅，如何劃分，若專就性質論，非多即少，亦應從長計議。免致蹶躅，所議均不為無見。乃竟以與部章抵觸，概加指斥，則原章博采輿論之大，則無謂矣。平情論之，清釐之舉，固為地方

官吏不使謀所遷延而藩司欲勉期歲功自不願別生枝節則此議所論實上下交爭之點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大清律例講義三卷

光緒三十四年排印本

清吉同鈞編同鈞字石篴陝西韓城人光緒庚寅進士官至法部郎中是書為光緒末同鈞任律學館講席遂取大清律例加以編製備授課之用故名之為講義其實亦註釋之流亞也當撰書時值預備立憲新律將頒舊律重廢之際僅取通取其大義及資實用之旨不全錄解所編名例律二卷刑律一卷而已惟謂原書目錄名例律而外按次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茲編首名例律次即刑律者以刑為本署當務之急是以先之非故凌躐蓋又因官制漸改無須復述託之續出以避割裂之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其書編纂首列律總目次列子目下列律文字句一如原書每條講釋則加按字頗稱清晰大畧於一篇之中先溯根源揭示宗旨字梳句櫛俾令脈絡明通遇有深奧之處或援經史以闡其理或引刑案以實其事如箋釋輯註及律例通考諸例存疑諸書苟有發明均為採入兼雜引外國之律以與中律比較彼所長者必加以褒美所短者不曲為附和間有彼此宗旨符合不過名詞文法歧異者亦必細為剖明蓋著者官法曹甚久於舊律既博事涉微於西律亦頗留意潛研故發為論言咸協律意得具寢要而解釋詳盡行文暢達尤足擴增見聞乃或以保

存圖粹稱之則皮相之論非真知其意者也

出入人罪折算分條一卷

刑本

清葉惟憲編惟憲江蘇上元人是書取大清律例刑律中斷獄門之官司出入人罪折算條文製為簡表一為官司出入人罪列舉管杖五徒三流折算詳數二為故入放出日故入全罪即以科犯之罪坐官吏未決減一等二犯三流同為一減徒杖管罪按等遞減日放出全罪即以犯人應得之罪坐官吏未放及放而遂或因自死皆各遞減一等日故增輕作重即以科犯重罪折算坐官吏仍除犯人應得輕罪自犯該管一十至犯該流三千里故增入各罪凡二死三流五徒均各分欄詳記已決未

決應科反坐之刑數共為表十八日故減重作輕即以犯人應得重罪折算坐官吏仍除科犯輕罪自該犯死罪至犯該管二十於管杖徒流刑數亦分欄詳列故減出各罪共為表十八三為夫入失出日失入全罪即由科犯之罪減三等坐官吏未決再減一等日失出全罪即由犯人應得之罪減五等坐官吏未放及放而遂獲或因自死皆各再減一等日失增輕作重即由科犯重罪減三等折算坐官吏仍除犯人應得輕罪自犯該管一十至犯該徒二年於死罪三流五徒各記已決未決之罪共為十三表日失減重作輕即由犯人應得重罪減五等折算坐

官史仍除科犯輕罪自犯該死罪至犯該杖七十各罪共十一
表彙律例原文本無艱深難解之處惟折算之數雖有註釋尚
不易猝悉茲有此表詳為臚列在當時固不失為有用之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全招備錄六卷

鈔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所錄皆道光間廣東刑案公牘供詞全加
鈔載知為臬司幕友鈔者也卷一至卷四為命案分關殺共
政謀故殺人殺死親屬拒殺擅殺戲誤過失傷人六目卷五至
卷六為盜案分販運結會水陸強劫搶奪財物竊盜家野獲案
詐騙發塚竊拐六目又失因案分刻因奪犯罪因脫逃二目控
訴列主唆詞訟一目雜職案列姦賄私販一目職官案列公過
私各一目觀所錄各案以命案為最多如西造互毆斃二命死
者各條兇手本宗服屬照例將應抵之人犯免死減軍又殺斃
四命內三命係屬一家二命係屬故殺從重照故殺一家二命
例問擬斬決梟示又毆斃瘋病殺母之子照律勿論死者仍戮
屍其鄰佑與該犯容隱不報之犯兄飲釀重案均照知人謀害
他人不即阻當首報律滿杖等類案情皆甚曲折不易引斷其
他各案亦非尋常之件倘事例不熟即傍徨遲疑無從措手是
以編者取成案為法式用告理刑於衆案叙供縣看府看經過
全文備錄不刪至於文中節闕緊要處略加批語提示綱領尤
為豁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名法指掌新纂四卷 道光十年刻本

清黃魯溪編。魯溪字杏川。江蘇吳縣人。是書自序稱沈明于名法指掌一書。因事分類。類各有圖。尺幅中律例兼載。罪名與案分並列。特其書成於乾八年。迄今已八十餘載。例之增刪改易者十居六七。圖之未備者十有三二。陳陳相因。不足以資考證。戊子夏。攝家小溪。公暇取新頒律例及家則例逐一詳查。細為考核。截至道光九年。仿其圖式。鈔錄成編。是其書繼名法指掌而作。別以新纂標之也。凡卷一限期五圖。人命六十圖。卷二匪類十一圖。盜案二十七圖。竊盜十六圖。搶奪八圖。發塚九圖。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賈七圖。姦情十六圖。卷三詐偽七圖。私賭五圖。疏縱十八圖。賭博四圖。雜犯十一圖。盜務九圖。戶婚十三圖。田債十一圖。詞訟七圖。贓私八圖。卷四六職匪覽七圖。處分統略五十二圖。共分門十九。為圖二百五十二。其編製於罪名定擬有應援例而不引律者。即照例分註。不復更註律文。其別有例文應照某律者。仍而存之。又情事相類而各異其圖者。則以某罪名某處分見某門某圖。註於圖格之上。則取材既具。斟酌為法亦甚清晰。俱較前書為勝也。

刑案彙要十一卷 同治六年刻本

清胡鳳丹輯。鳳丹字月樵。浙江水康人。是編輯錄研論刑律各書。凡別衛問僚問答二卷。附漁洋山人手鏡一卷。讀律心得二卷。程夢允命盜案件摘要一卷。大清律例歌訣二卷。大清週流年例便覽一卷。佚名請律要略一卷。明善折獄便覽一卷。共八種。十一卷。自序稱世之習中韓者。潛心研索。殫歲窮年。或未能顯其精而得其奧。士君子出而筮仕。簿書鞅掌。而欲於陳讞刑情之下。博引旁徵。各當律意。其不至假手代人。茫無依據者。憂乎難之矣。嘗有慨乎是思。所以使有覽者。以為居官之助。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檢舊所藏書八種。彙而刊之。是知其梓書之旨。為示問刑者以綱領。裨資習用也。蜀僚問答及手鏡。屬於箴言。告司諫者所應法守。其餘均闕乎律例。各據所得。綴緝而成。編為命盜兩案。為地方常有之事。斷理最為困難。摘要一書。於人命列即詳。即審格詳。取審。取覆五目。於盜案列竊盜。審盜。續獲。起贓五目。逐項詳舉辦法。極稱周密。倘能細味循行。當不誤失。自非徒覽其深不能應應道出之。至週流年例。排列一年各月中不理刑名之日。雖事屬事例。無問律意。然考成所繫。居官者當必熟悉者也。

雪案鳴冤律四卷 刻本

不著編人名氏。此書據條告訴狀詞。分類彙輯。卷一曰人命類。曰姦情類。曰倚負類。曰清山類。曰婚姻類。曰戶役類。卷二曰關改類。曰爭占類。曰騙害類。曰繼立類。曰脫罪類。曰忤類。卷三曰偽類。曰僧道類。曰賭博類。曰執照類。曰呈狀類。卷四曰雜件。各類訟詞皆有。並及各項告示。蓋或於稱滿道。或類無所歸。皆納之於此卷也。凡訟端一起。控告者為期必勝。率喜故甚其詞。不知辯訴者。則聲述冤抑。又起反噬之心。於是是非混淆。曲直難辨。極盡紛紜之致。司獄者。苟拘中無主。定為所搖。而遂失其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衡此編對於事實相欠。各執一詞之件。開條判批。其冤誣情實。聲勢顯著。往往有含冤而反復譴者。則以詞失實也。故著於此。深垂警勸。謂凡興訟務宜量力而行。不可妄生異說。枉法誣民。一時告狀容易。他日受刑難當。如果冤不得伸。竟要鳴府縣。須要求高明。作為有理狀訴。又謂凡作狀詞之人。甚不可圖一時潤筆之資。誠空架砌。致西蕩產傾家。其言沈切。頗足法戒。書雖為涉訟而作。尚不違息事寧人之旨。而執照呈狀兩類。於例公事。列舉樣式。可備官民取法。亦屬有用之書也。

酌增常例一卷 道光六年刻本

此書為清戶部增訂捐例之件。或戶部所刊行也。首列京奏。次為酌增常例。分條款。滿漢在京文職各官。滿漢在外文職各官。京外各官加捐專條。京官改捐外官專條。京外官分發專條等項。據原奏略稱。道光六年八月十九日。戶部議覆太僕寺卿梁中請條奏。以所稱常例捐監及報捐從九未入。銀數較重。未宜。請將各捐款逐一核計。酌量加增。條為籌邊儲起見。事屬可行。會同吏部妥議。另行具奏。奉旨依議。臣等查監生一項。報捐請嗣後無論京外。統定為一百二十兩。從九未入。兩項職銜。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定為一百三十兩。此外封典加級紀錄。及各職銜。至貢生等項。款目繁多。臣等照原捐各銀數。逐條詳裏。內有應酌增者。亦有應裁減者。又條款內有應酌改者。謹按款另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命下。戶部即行出諭曉示。云云。其所列各捐款清單。即增常例各項條款也。案清代捐官各例。詳之甚深。不見於官。撰政典各書。然旋舉旋罷。不為常行。嘉道以降。內外用兵。度支告匱。遂有常例之施。至是復因回疆進剿。軍需孔亟。而善後事宜。尤須預計。適梁中請有變通之奏。吏部兩部。即擬定此酌增章程。途徑多關捐數加增。以紓一時之艱。嗣後各例紛興。率取之

為依據。此書有參稽之價值。當為考元清代捐官制度者。所必重視也。

洋務扶要易言二卷 光緒二十三年刻本

舊題鐵城杞憂生著。是書撰於光緒初元。以其時風氣漸開。稍知研討西政。資為富強之改圖。因所言興革之事。皆取法於歐美成規。率即以洋務目之。此編尚沿舊俗稱。亦以洋務命名也。自序略稱。客游四方。日與異國人相接。而海上為江海通津。羣萃旅處。連人傑士。往往復從游與之周旋。晉接。竊聞特論多聞。大計。瑞居多暇。涉獵間編。偶有所見。隨筆創記。內之積感於寸心。外之瞻懷於大局。而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強為先。因是宏綱。臣目。次第敷陳。未免易言之戒。願美芹獻曝。聊竭愚誠而已。

蓋其當日時艱。發為論議。如公法稅務。鴉片商務。開礦火車。電報機器。郵政等類。隨事標目。發抒所見。於稅務。謂釐金繁苛。累商病民。而洋稅特輕。故有包運。莫如裁撤釐金。倍增關稅。則洋人無所藉口。華商不至向隅。於鴉片。謂弛種營業之禁。可塞漏卮。洋土仿外國之例。稅估於價。而本土則照稅抽收。種營業之田。則照錢漕加倍徵納。使洋土價昂。本土價賤。雖所論商賈條約。未易施行。然裁釐增稅。早已肇端。弛禁公賣。後皆仿辦。所言亦不失為先見也。至論開礦。火車。電報。均能洞悉利害。力稱厚議。尤微留意之深。異乎影響之談者也。

山東教案初二編二卷 光緒二十八年排印本

清祝聖編。望江蘇元和人。是書為光緒庚子山東教案賠償公
贈。望以候補知縣任洋務局總纂文案委員。事後擇錄往來要
件。哀為是編。以著交涉始末。其初編所記。乃洋務局總辦潘
祖。於光緒二十六年四月。與法國領事某國。交涉經過情
況。凡議商保護教堂。及調查損失一切函牘。皆加出選載。可見
有督省保教勸匪。不遺餘力。而會議問答等錄。亦據理辯論。不
激不隨。尚能得外人之心契。不意京津變起。事遂中止。然異日
解決賠款。比實其緣起。假以為爭議之資者。也。二編為光緒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十七八年間。由繼任洋務局總辦唐紹儀。與法國議結山東
教案。凡通飭二件。詳文二件。條議一件。函稿十七件。稟稿一
件。院文三件。申文一件。又議結登萊青三屬並海豐利津密化
三縣教案。凡院文二件。札文一件。條議一件。函稿八件。稟稿一
件。蓋緣庚子六月初一日以前。山東教案。及以後撫恤教民之
案。不列大賠款單內。法使仍執前議。另索賠償。時袁世凱為魯
撫。奉全權大臣之命。就地議結。袁遂委唐紹儀擔任其事。惟法
領所開賠款單。為一百零三萬餘兩。幾經折衝。竟以十七萬兩
分別了結。辦理可謂妥善。雖錄及唐紹儀奉調各情。似與賠款

無涉。然唐辦此案。固有功績。可稱存之。亦無傷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政書類

康城治略一卷 刻本

清饒崇秩撰。此書為康熙初，崇秩官廣東德慶州知州，卸家後，擇錄任中要情付梓。德慶舊名康州，故曰康城治略。所錄雖祇革里排供應批詳、撫悅城回申文、船夫備備簿序、船夫支發簿序、離任案候數文，而關心民瘼，實心任事，已見其大端矣。如各縣辦理錢糧，索有里排陋規，乃德慶更有日長，銀兩之苛索，每日二兩，為州官之公費。迨經變亂，地方殘破，而此則克牢不可破。崇秩目覩民陷水深火熱，應加體卹，遂毅然通諭革除，並申詳上憲，請求立案永禁，不徒清廉，且為仁惠矣。人州屬悅城，最稱頑梗，忽傳有聚眾誅血之舉，崇秩不避艱危，親往解諭，莫不順從，不煩兵力。地方以安，得保全者甚多。更憲其禮教未嫻，俗流獷悍，多方為之勸誘，期歸善美。至供應往來官員舟楫，甚多滋擾，崇秩議定每日出銀三兩收儲，以充募雇之資。由州寄還，不使里夫出頭，俾免鎖捷苛索。凡此皆其政施之可紀者。惟遇事認真，結怨邑惡，恐罹不測，有離任案候之請，亦可見賢有司之不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盱江治牘二卷 雍正間刻本

清魏錫祚撰。錫祚字長麓，山東萊蕪人。是書為其官江西建昌府知府時之公牘，自序稱丙午春奉命未守盱江，盱之俗儉而無華，盱之民狃而性悍，吏雖不賄，而因歲卑繩官雖謹度而事多弛懈。心知道政齊刑，本非工理，然政寬民慢，烟戒殆垂凋疲之後，誥誡不先，民之蹈法者夥矣。是以下車以來，早作夜思，於民間之情偽，微暖吏治之良桎，勤惰靡不一一剴抉，刻刻提撕，不憚言之重，而辭之複，言雖陋，未必無小補也。蓋建郡自經變亂之後，地方凋殘，諸待整頓，而歷任守宰，多未能振作，因循為政，敷衍一時，錫祚接篆，願主嚴厲，一洗頹靡之風。再三誥誡，申明獎罰，而僚屬遂能淬勵趨功，政情為之一振。故觀書中所錄崇學校、敦風俗、通商賈、整小澤、為民興利者，居十之三。禁暴止邪、別奸澄吏、弭獄慎刑、為民除弊者，居之五。可見其為政之大端矣。其陳陳八事，為山林之利宜講、閭房之惡俗宜禁、喪教之無禮宜禁、婦女之出游宜禁、淫祀之宜戒、私債之糾民宜禁、販賣子女之宜禁、富豪之過糴宜禁，於一邑民風物產，記述甚詳，多資異聞，為考風問俗者所必取參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敦簡堂學治雜錄六卷 光緒十六年刻本

清戴杰撰。杰字樹人，江蘇丹徒人。是書為杰同治八年後官山東陵縣知縣時之政績，編成記說，故以雜錄名之。光緒七年自序略稱：杰在陵六年之久，今以需次首會，距去陵之日又六年矣。凡宰是邑，與夫出軍之構求吏治者，往往過余，問向所以治陵之政，因憶領君象三時以孝廉在署，嘗取公牘私議，擇而錄之，積久成帙。余幸有是錄，出以代談，藉塞過問者之意而已。蓋不欲自張其功，託之他人所撰也。陵縣俗尚質樸，士勤耕讀，政簡刑清，素號易治。及軍興以來，各莊舉辦團練，校點之徒，因充

敦簡堂學治雜錄

卷

吏部政書類

團長，欺壓良懦，抗官藐法，而糧賦不清，訟棍攪架，緝捕廢弛，政情為之一變。又有難治之稱。杰接任之後，相度利害，次第措施，如懲凶頑以移民俗，清賦稅以裕國課，嚴捕務以息盜患，立考課以端士習，行保甲以衛民生，訪忠節以興廉恥，養孤貧以恤困窮等類，均詳為記述，以著經理始末。大體賞罰嚴明，辦理協宜，故能革除現弊，殫復舊象，為述一時能吏之最，其所記各事，可資效法，匪僅一人治譜而已。

顧氏義田事略一卷 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清顧寶編。寶字存之，江蘇金匱人。投効南河，屢著勞績，拔補汛員，游歷船務，營守備，加都司銜。道光癸未，以疾告歸，出其俸餘購田千畝，建立義莊，周卹族人。事後彙集各牘，成為斯編，梓行垂之久遠，首為序記，次為全案，遂以事略名之。觀其創法，先防盜賞之弊，蓋邑中售賣田產，向皆以糧為據，義莊既立，其糧單即歸司事之家，時代久遠，往往即由司事者竊其糧單，轉售他姓，積弊既久，遂至與者廢。舉者遂寶特將糧單其後，呈縣銷燬，別請官給印簿，凡辦糧執業，皆以印簿為據，無從盜賣，積弊為

敦簡堂學治雜錄

卷

吏部政書類

之根除。至所訂給費規條，有歲時修葺之費，有孤寡老疾贍養之費，有殯葬婚娶飲助之費，以及義學束脩、考試卷資，皆取給於千畝之入，歲以為常，而量入為出，於人頗卹，故均有詳細之籌畫。莊內公舉總理一人，三年一換，掌管田租賬簿冊，則免侵挪盤踞之爭，用意尤為周密。實為族人貧窮者多，遂有斯舉。固屬樂善好施，倘不囿於家族之見，推而廣之，豈不更善。然在世風澆漓之際，肯出私財，公諸族人，亦屬難得者也。

福惠全書三十二卷 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清黃六鴻撰。六鴻字思湖，江西宜豐人。順治辛卯舉人，官山東
鄒縣。先知縣，行取，由行人升禮部給事中，轉工部。掌印給事中。
中，此書益仕，莊任，錢穀，雜課，編審，清丈，刑名，保甲，典禮，教養，荒
政，邦政，廢政，陞遷，為部十有四，自謂選以這辭上官赴新任，為
條二百一十有九，於錢穀刑名，又析為細條一百一十有九，每
部有總論餘論，又附之以說，專為州縣親民官而作，故曰福惠。
其所贖舉，條目紛繁，儀式格式，鉅細不遺，而教誡之語，亦頗備
悉，不免涉於瑣碎重複。其言曰：凡牧宰之治州邑，如主翁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政書類

治家，無論大事經心，即瑣屑亦須留意，是不止經驗之談，抑亦
深悉為政之本者矣。雖後來政令屢變，然六鴻此書，終有不可
廢者在也。沈葵生茶餘客話，記趙執信洪昇國朝演長生殿遭
際事，由於六鴻先以書儀投執信，執信拒之，有士儀拜登，
大稿壁謝之語。六鴻乃意而劾之，然則其人不免收刻，而此書
所言，懇款周密，頗多仁厚之言，豈葵生傳聞有訛歟。六鴻官終
給事中，未知有他建白否，是則舊聞放失，蓋不可得而詳矣。

學仕錄十六卷 同治六年刻本

清戴聲衣撰。聲衣字友梅，江蘇丹徒人。由諸生佐淮甯，保知縣。
官至廣東廣州府知府。此書自謂，少即留心史治之書，以為不
以自奔收事，暨僻誤事，非通古今，以為學，不可乃就所見，輯錄
本朝奏疏書簡，條教，諸錄，雜述，有關治道者，七十二家，各系爵
里，以人為綱，以年為次，抉擇務精，議論高而不可為典要者，弗
錄。蓋河西政，非成書所能協者，亦弗錄。矧自矜詞，今觀其書，始
於顧炎武，終於王鳳生，大抵專重史事，文士之作，入錄者罕。洪
亮吉只錄其守令一篇，即奏疏亦只錄趙廷臣李之芳恭天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吏部職官類官箴之屬

劉楷修國器尸會一書一士，實光羅畢，沈李殿圖，蔣攸銘，曾允
升，陶澍等十二篇，蓋不唯卑勿高論，即論一時利害者，亦不在
賡聯之列，足見於慎，至於首推亭林，而揚國粹，亭俱不著一字，
以見微意，弄不在標榜理學，可謂自有本末，足為文學矜式。唯
海防與國錄，微然西事，雖為當時急務，而非州縣之所有事，既
已不談兵矣，乃以此彙雜其間，誠為舛戾，不如削去之為愈也。

國氏錄四卷

同治二年重刻本

清教守定撰守定字叔論號易齋江西豐城人雍正庚戌進士分發湖南歷知會同芷江桂陽等州縣事以生病告歸越十二年終養復出任熱河八清同知調補直隸曲周縣知縣官至禮部主事此書成於乾隆二十一年再仕之時自序畧謂人將作吏一方與一方之民相左右思欲臻夫大醇以備既往因以閱歷所得證之經史知其決可施行遵守者筆墨記之常欲襲之肘後以自鏡見古人有言苟中心國民智雖不及必將至焉因取國氏之義以弁於編茲檢其書隨事標題迄於漫錄而卒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職官類官箴之屬

事文亦懷有區分大約卷一為揭示居官之體要卷二卷三為施政應取之法則卷四為什已待人之行為或取先哲言行闡發其義理或記一己之經驗剖析其得失所言皆平易切實可資為法式也守定為寧湖南勸政愛民頗著聲譽大吏以通省第一賢能入告宛然為一時循吏故其發為議論均在在以民為重臨政則主張寬靜力誠煩擾於始勤終怠之弊言之尤切又以訟獄一端閭閻民命身家論列更多臨審須準情細鞠不尚利求消泯成意自無誤斷平時吏瀆設法消弭免致拖累舉例以告亦頗詳盡如擅木鐘隔壁告狀等奸謀最易誤中宜加

防閑可謂歷練甚深盡知情偽為言而於愛者矣至以居官長

民晚非下惠貪猾皆知顧名自好惟如紳衿依時賄送食品不肯全拒即開假替之端其酒規常例以為收之無碍不知一登白簡即為職私尤諄切言之類此之事率為常人所忽一經指斥乃足發人猛省也蔣士銓為撰墓誌稱其在禮部時會推貢外堂官因為同年有自來然後與之語守定以其輕視即日請告急裝歸里則其胸襟沖淡不慕榮利所以見之於政能為民謀核以所言可稱言行不悖者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職官類官箴之屬

容隱偶談一卷 明代禁書丁集本

清陳信侯信宇謫公北直隸保定人。是書誌明代各衙門之官制、假客述之詞而記之。一為東廠、分建置職銜、胥役統攝、求態度羅織之法、差撥奏報之法、信訪九項、時中官進身、二為錦衣衛、分官制、衙門、行事與同官役進身四項、所述於建置之始、及官員差役之數目、與夫傾陷善類之技倆、極為詳盡。考明史職官刑法兩志、於廠衛職事、祇略舉其大凡、而細節不傳。如東廠掌廠中賞、衙門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司禮監秉筆太監、記衛署、有內廠外廠之分、記胥役有掌班管帶、橫頭等名色、皆字存、管事房辦事房等組織、皆足以補史闕、至其羅織之法、及進身之階、繪畫盡致、尤足資異聞也。又以明末廠衛雖並稱、而廠役打事件、可即時達至尊、衛則僅至掌衛、上則須具疏、然廠不能庭辱緝細、衛則名詔獄、可以打問、互相比論、亦有裨讀史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史論五種十一卷 道光七年刻本

清李祖陶撰。祖陶字蓮堂、一字頌之、江西南上高人。嘉慶舉人。博覽經史百家、名成一時。有蓮堂文略、國朝文錄等書。此書為其論史之作。凡前漢書細讀四卷、後漢書精讀三卷、讀三國志書後一卷、讀明史雜著一卷、補尚史論贊二卷、共五種十一卷。其於兩漢書及三國志紀表志傳、列目俱如原書、而總括為篇、以論列之。惟列傳繁眾、不能備舉、乃視其人於當世之關係、而別判之。或一人為一篇、或數十人為一篇、頗不一致也。大抵皆根據事實、加以議論、其剖析政典、皆通達治體、不為迂腐之談。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其臧否人物、皆深究時勢、不為過刻之論。偶或駁辨、非迂亦能斟酌平允、不為吹求之說。自序云、以所見書於書之空間、事畢覆閱、以意略加增損、而手自錄出之、可見其好學深思、待以於慎、所以出言能中其數矣。然間有所已熟、而品題過簡、非細考原書、則莫知所云、亦其失也。至讀明史、乃任取數十人、而月旦之、議論吟詠、不拘一格、故以雜著命名。雖多佳什、究嫌糅混。又史有論贊、實為總贊、惟論為散體、贊為韻文、尚自區分、乃祖陶所補尚史論贊、概為議論、更置成例矣。全書長於議論、短於考訂、於文學無裨補也。

四史評議十六卷 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清李景星撰。景星字紫垣，山東費縣舉人。是書凡史記評議四卷、漢書評議四卷、後漢書評議四卷、三國志評議四卷。景星讀前四史，相必勘對，乃知不能盡。蓋互有長短，即本書中亦不免有兩歧。於是再讀一過，即將所得者書於簡端。至全書讀畢，而所得者亦愈多。晚年益以新知，重事整理，初為專編，觀其評論史事，多取各家之說，參己見。大體尚無違失，而於諸史異同，尤所注意。考訂精核，如謂李唐傳李陵事，史記不滿三百班氏增至二千餘言，蘇建傳全用史記，只於傳尾節去在大人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一句添入有三子五字，又謂後漢書章帝紀云，章和元年秋七月，燒當寇金城，護羌校尉劉討之。按西羌傳及鄯訓傳並作張討，是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助子，按西域傳，安息國於章和元年遣使獻助子符拔，而大月氏國不載其事，以月氏或安息之誤。至於三國志不獨糾正陳氏之謬誤，即裴注得失亦兼及之。景初三年春正月丁亥，帝崩於嘉福殿，時年三十六。裴註以為當作三十五，按水經注，建康元年，以裴註曹叡為國本紀，亦云年十五封，劉德侯考，建康元年即建武二十五年，帝年十五，則生於建武十一年也。加以黃初七年、太和五年、景初四

年、青龍五年，共得三十四歲。凡此之屬甚多，要非庸淺博洽，不能除。以惟議論多於考訂，仍不免臨空之累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公門不肯殘功德錄一卷 天德閣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王祖源輯明刑部教錄收入之據序稱蔡蘭室所刻亦未言何人所編也其書採格言體以短句括列語有未盡則為之火釋凡為官長不肯殘功德者友不肯殘功德史官不肯殘功德三項曰不肯殘者以為於己無所破損於人功德無量輕而易舉無待躊躇也茲觀其官長所列各條雖皆尋常之談終不失懇切之意如不輕徇公舉條謂職在公是即言有可採姑受而不批別加體察舉行勿輕詳過詳致滋紛擾使吏事陳公事尤不可輕信又不假借史條謂供招出入自為檢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照不使胥吏上下具手此輩性情狡猾逢迎揣摩尤宜留心駕馭蓋為紳也待茲後肆姦最易敗公故特詳著之至於幕友佐治為官長所信賴尤宜東身自愛慎重公事其力勸東家興利除弊力勸東家剗雪冤抑等條亦屬不肯之志造福一方者為史官之徒播弄是非唯利是嗜乃以不勒取人賈免需女錢及不指撥官長生事事為勸熱讀之當不知改悟矣全書列舉簡明不失為實用之書也

宦遊日記一卷 涇川叢書本

明徐時振梓字為所安徽涇縣人是書分日凡九曰東公曰保民曰訓廉曰訓勤曰儉有四益曰勤有三益曰自在箴曰十三哨戒諭曰初旭摘詞警策頗見豁達之功於東公云然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則實得而刑濫保氏云入室笑語飲饌噍肥出則敲朴痛癢不知人心不仁一至於斯訓廉云黃金五十耽胡椒八百餅生不足為榮死且有解戰訓勤云爾服之華爾厭之豐饒絲顆粒孰非正供右為而曠厥官食焉而忽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勸勉云子弟之貧富繫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賤多為不義之事以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觀其所言惺惺仁意洞中特舉勸懲之旨尤可得之言外足為居官者之座右銘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已畦瑣語一卷 張氏讀書集補本

清葉燮撰、燮字星湖、江蘇吳江人、是書為告官者而發、或直捷以規之、或婉轉以諷之、無不深切著明、可資猛省、蓋以居官每多身家之謀、不以民瘼為重、而子孫不肖、雖有厚資、轉以長惡、如云取人之財、以肥己之身家、即可肥矣、亦當念民力之艱、不可任意以索取、又云官室之美食衣之豐、亦既極一時之盛、抑思人生之福、為有盡乎、輪回之說、或不足憑、而子孫之因之轉、眼即得、人但知積金以遺子孫、不知惜福以遺子孫、亦愚哉、又云知折獄案、盡腦珠、積有厚資、以保其子孫、而不知敗者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家者、已輸吾髓矣、豈待身後哉、以類之語甚多、殆為內從反面立論、庶可爽然自失、然則改國以造福於萬民、較之勒為條教、轉成常談者、其觀感之效、有不可同而日語者、至記載吳中奢靡無禮之習、尚雖無關於官、詎然皆由縉紳之家作之、偏以見厚積之害、用意尤為深遠、其編以已畦命名、蓋可味矣、

漢官一卷 漢官解詁一卷 漢學堂叢書本

清黃奭輯、案孫星衍所輯漢官兩書、搜羅遺文、依次排比、使久佚之書、略具形貌、為由殊可稱道、更以為所采事文、仍有漏遺、未臻至善、乃復就史注類書、續事紀略、細心尋覓、為之補綴、於是所得較多、益趨完善、至所引各書、有文句偶殊者、則均為舉出、注明於下、俾群異同、其錯簡訛字、並為改正、求歸於理、如解詁光祿勳條內、溫故知新、率由舊章、等句下、案云、此堂書鈔引、以在視列國之上、知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以在所謂官職者也、下、但此與光祿大夫、不相比附、疑本議郎之職、今改正文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職官類

而不復別出、又刺史條內、御覽引、雍州刺史、案云、漢志、朔方郡、在并州、刺史部無朔方、與此不合、又并代晉翟、御覽引、唐燕國、今唐陽是、案云、七字當有誤、若此之類、固不僅以抄摘為能事也、

翰林學士院舊規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唐楊鉅撰。是記載唐代翰林學士院規則。凡分初入儀儀例、草麻例、草書詔例、就簿例、水旨應判公麻例、書諱樣、相祭祈禱例、答著書並使紙及寶函等事例、光院例、對見儀、公筆、學士請假等目。惟學士請假下尚有事例、書之殘缺、蓋不可考矣。觀其所舉多為制誥式樣、自書法以及用紙均有定制、而書頭書尾、因人而殊、亦各不相同、對於外藩、立詞尤多區分、雖其設例、彷彿公牘程式、殊不足觀、然有唐詔誥之體制、得以可以備志、亦掌故之所闕、固不能以其微陋而忽視之也。李肇翰林志於學士職事、祇錄其大端、而遺詞燭理、典雅可誦、蓋翰林志院故事、略述設置大凡、及諱雅恩榮而已、惟其時有資學士之實用、當首推此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翰苑遺事一卷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洪邁撰。述有翰苑掌書總目已見錄、以書授宋唐宋翰苑遺事、開故事、綴緝成編、以備故事、故者之稽考、凡取國朝會要十一事、續會要六事、仁宗實錄二事、英宗實錄一事、徽宗實錄一事、脩文信王堂述衣錄一事、元祐學堂掌談二事、宋敏求退朝錄二事、歐陽修歸田錄十一事、六一居士集一事、葉夢得避暑錄話四事、謝風回六談唐二事、曾鞏南遊記舊三事、王富玉堂賜硯記一事、水易元城先生語錄朱勝非秀水問居錄一事、人治所撰石林燕語十一事、共五十一事、蓋上自國史、下及雜記、靡不加以攷尋、用力可謂勤矣。蓋於孝宗乾道二年十月、以起居舍人兼權直院、三年五月除起居郎、七月除中舍人兼直院、四年六月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在任數二年、留心故事、頗稱熟嫻、故對於所錄各事、記載多有未詳者、史為之考訂、綴以案語、是又不僅以抄撮為能矣。全書於唐及宋一切典制、皆能撮要而書、不涉浮泛、其考證可資微用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財政說明書

民國三年
財政部

孫光圻

各省清理財政局編案光宣間為籌備立憲首先清理財政
於度支部附設清理財政處各省分設清理財局以事歸稽其
章程第十條有清理財政局應將該省財政利如何興辦如何
除何項為正款何項為雜款何項向係報部何項向未報部將
未劃分稅項時何項應屬國家稅何項應屬地方稅分別性質
酌擬辦法編訂詳細說明書送部候核等語是以各省清理財
政局編案光宣後刊印進呈適遭國變一切改革規畫未克施
行徒成陳編而已迄民國三年周自齊總辦財政稽考處據而
財政說明書已殘闕不完所設經濟學會請准再版乃廣為搜
羅毋使或缺其間新獲一者當日送部者似未幾比散佚後
索費窮艱轉手竟免獲得底稿而二十二省之說明書雖未
完聚其付梓派傳於其功有足多者茲考各書編製大抵根據
部章實地調查於賦收入稅經費支出均分類列記詳為說明
舉凡因革始末利弊情形及劃分性質辦法無不窮源竟委
詳入微其間有因項目過繁者或附表尤稱細密不獨向未
外朋之款可以備表即各項酒規亦均和盤托出於是內外財
政之數始克得以完誌雖時殊世異而其書仍有供稽考價值

海運續集六卷

本會藏咸豐二年鈔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為咸豐元年江蘇之蘇州松江常州鎮江
大倉四府一州糧漕復行海運後照道光六年及二十八年以
章辦理事後查錄全案公牘以繼前編全案故以續集名之其
事獲發初於戶部尚書孫瑞珍並奉派為駱米大臣刊目自本
部及差次等語如此書為戶部所輯計卷一卷二為諭旨奏章
卷三為本部咨文及接收咨呈卷四為差次別案卷五為船冊卷
六為米冊據書所載瑞珍之始議則緣黃北漢口曾獲撥三款
四百五十萬兩皆未悉京支之需時粵西軍興庫儲支絀籌補
殊感困難遂以海運前著成效力主復行蓋海運所節省津貼
耗米諸費既可以之補足全額且餘米變款甚鉅頗有裨於度
支上請之後得旨命兩江總督陸建瀛巡撫楊文定議覆又御
史張祥晉亦有附請並謂江浙同行浙撫常大憚以室碍難行
列款具奏蘇省則方以歲歉短絀為慮乃贊助其議擬定辦法
十條其事通行自咸豐元年九月建議至二年五月收竣共用
沙船八百七十三隻裝運漕白二糧並雜耗米一百六萬二
千一百六十五石餘較之額徵既有盈溢又節省銀六十六萬
兩以供撥用則此次海運收效甚宏矣案海運之說倡之最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道光時雖三行之終以浮議橫生旋行旋輟不能定為常規此
次後行大率得五萬章則酌量其於行弊諸端規畫尤周未幾
全改失陷江浙同行海運以濟京倉斯主官者所以編輯斯書
用備參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政書類

長元吳豐備義倉全書八卷前末各一卷

光緒四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記江蘇長洲元和吳縣三縣合辦儲穀備
荒之事當道光初年陶澍撫皖奏請勸設豐備義倉為豐備之
名所由始及移督兩江又奏行之時林則徐撫蘇則創為捐
田之法於是蘇州府會稽田至一萬九千餘畝嗣以軍興社倉
悉燬迨同治之初事平善後邑紳議及斯倉而重葺之始獲以
故在事者為維繫遠久故將自同治五年至光緒四年十二年
間之公牘章程彙集為此編併共遵守其書卷首為創始吳安
撫陳國澍手奏疏卷一至卷八則同治間之事件分門而記曰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政書類

重葺規則曰田額實數曰定造倉廠曰收租章程曰積穀章程
曰發當章程曰典守章程曰協濟章程卷末餘錄乃其納積並
凡不能作正之問領皆取給於此每卷之前皆錄小序撰述使
概深詳學願提綱之義茲觀其初創規條略以鄉村無論家數
以里居聯絡設一倉每年秋收後各量力捐穀存倉有初社勸
積穀既多止有添建倉廠不必推廣出所以求滋長亦不必倉
借秋遂以權利恩得志民設實人為總管官吏概不與聞里中
無許越俎防檢杜爭設農周祭一洗前平社倉之流弊其法殊
可仿效也

宋會要稿

臣國子監主簿周書鑑等印本

清徐松輯松字星伯順天大興人著宋修會要於秘書省設立會要所專司其事前後共修十次或書凡二千一百餘卷至海山堂考索文獻通考等書記述甚詳特所修原本從未刊行惟許臣民自由傳錄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著錄有九種之多宋秘閣所藏之本盡為元兵列入燕京元修宋史時即據為修史之原料明初纂修永樂大典將宋會要分隸於各韻有國朝會要續會要政和會要乾道會要中興會要光宗會要寧宗會要等七種蓋亦十七其三楊士奇所編文淵閣書目僅載二百卷三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政書類

冊書已殘闕不克全宣德間文淵閣藏書燬於火者大半為閣張管德能傳重編閱日時已無其書矣此編為松於嘉慶十四年任金唐文館提調兼總纂官時檢注大典別加鈔錄未及排比整理而卒其稿遂流落於外至國四年為吳興劉永福購得定作微刻而曾與典書有容重加釐訂咸豐五年后紀一冊禮三十三冊樂三冊輿服三冊儀制六冊崇儒四冊選歷一冊監典一冊職官四十九冊選舉十四冊道釋一冊食貨四十冊刑法八冊兵十五冊方域九冊蕃夷四冊都二冊其後人參考宋志通考不復多書故意增新原與清本雖較此稿為

修會要原本面貌已失不足資為典故是則此稿雖被燬而尚屬大典重人必定本京編物頗可寶視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燈謎又名孟子人名度辭一卷 燈兒書本

清毛際可撰際可字會侯號鵬舫浙江遂安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授河南彰德府推官改知城固縣調梓潼令皆有異政旋回事去官康熙二十二年浙撫修通志聘為總纂際可少負異才淹雅博聞與蕭山毛奇齡仁和毛先舒齊名時人語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其學不及奇齡之博亦不如其懿之博辭工古文能書著有春秋三傳考異於弄詩選於弄文集安序堂文鈔浣雪詞鈔等書並傳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世此書凡一卷錄七言絕句十二首每句皆隱孟不人名一十二首之名為聖瑞圖太平樂王會圖嘲一家低棋金蘭會高隱宮慶宮詞山行嘲村學究宮怨老農惟嘯虹筆記所載多四首曰少年行湯餅會感舊春怨且題目不同字句亦頗有出入近人雷瑤所輯娛堂室小品六十種類口孟子人名度詞即據是本然所增四首造語生澁不類際可手筆或後人增益尚未可知際可此書猶仍明人詠式難悉在四句各隱一人而全詩語氣毫

不支蔓如王會圖虎旅歸來已罷兵閭閻無禁化遙征九重天子極仁聖異哉這朝負筆行射豈我許行王良象老農中野鉅犢白前村萬事全拋却掩門更語諸兒相共語年更盡落復多根射牧仲長思告子易牙初讀之幾不知其為隱語也洵為天衣無縫鬼斧神工矣故張潮曰即作他句觀亦是佳構矧屬燈謎中乎誠非過譽之辭也然其中亦有牽強費解處如嘲一家低棋第三句君家孝女還猶預射子叔疑玉符隱語越為深文了不成義此則為白璧之瑕無可諱言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成義此則為白璧之瑕無可諱言者矣

度詞一卷

昭代書本

清董周星撰。星字九煙，號不卷，江蘇上元人。少育於湘潭周氏，崇禎十三年進士，官戶部主事。疏請復姓，明亡變名董人，字略似，遍跡湖州，自沈死。著有易齋集。大煙詩抄等書，傳于世。此編刻于昭代叢書內，前有張潮小序，稱大煙先生，作小牋四十幅，每幅載度詞四條，以行鵲政中者賞，不中者罰，瓊筵射覆，真足以盡神智，而長聰明，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豈足多乎？蓋度話不盡用於燈社，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代游戲中，春半與宴飲者，問擊也。書前以有桃葉度童知子漫談，蓋星自序其言曰：余夙有此意，適逢同心，偶提籍以令題，爰操觚而從事，牋分四十幅，做玉峯剪葉多規，圖計三百人，作金谷脩禰之具，皆由物肖象，順理成章，義必西其圓通，音悉步夫假借，傳名點鬼，雖有類于鹽川戲，異牧豬，或無識于士行，蓋編中所錄一百六十條，所射俱為古人姓名，肇於盤古，而終於文天祥，點鬼之言，藏而於此，九煙於話，首多明確，不尚隱晦，相序稱余

嘗謂隱語一途，不過兒童小技，然必須親切有味

為佳，如其浮泛支離，徒供軒渠何益？然書中亦不

盡妥洽，如兩人名同姓各別，姓雖各別，又相連，一

個在太白腮畔，一個在子房鬢邊，射李耳張耳，然

名同姓異，三人又何限於李耳張耳，且首二句又

屬兒辭，白虎闕前虎子蹲，射西門豹，亦覺不洽，故

後人多以此病大煙者，然集中佳話，所在皆是，如

契爾靈龜爰諸爰漆，射卜商，東子既時，顛倒棠衣，

射白起，不美致書退之，別來幸俱無恙，有人附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平安，却在山陰道上，射杜康，韓康，嵇康，吾語何射告子，俱臻上選，且時為後人所鈔，指況其哀條詳賅，以人名為話，於此嘆觀止矣。

字觸六卷 康熙六年刊本

清周亮工撰。亮工字元亮，一字鐵齋，號樸園，河南祥符人。明崇禎十三年進士，官御史，奉命成臨京師。亮工南奔，從福王于江寧，多鐸下江南，亮工降。授兩淮鹽運使，累擢福建左布政使，遷戶部右侍郎。亮工工古文辭，一宗秦漢，風骨蒼古。詩宗何少陵，工書兼篆隸，如古精鐵，著有賴古堂詩鈔、因樹屋書影、讀書錄、印人傳等，並傳於世。學者稱樸園先生。此書前有徐芳方文二序，次為凡例，後有周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部

聖賢士弘二跋，共六卷。計度部第一、外部第二、斷部第三、錢部第四、諸部第五、說部第六、皆雜合字形、源說、聲微，故方文序曰：樸園周先生，通才博學，無所不能，間嘗取謝石之語，為人斷疑，往往奇中。因據據古今字說，有據者，萃為一編，曰字觸。作者隨其所觸，引而申之，不必其字本義也。原大隱語之妙，潛歸于無下，苟御筆賦寫，已識其法，問於先王，占於三春，曼卿射覆，先推受易，離合之發，明於圖讖，載在古籍，昭然若揭，降及後世，方技家有以

字形言人禍福者，如唐末崔無豎，宋人謝石，明人張乘龍等，

此隱語與五下，誠為表裏，息息相通者矣。亮工

此書，於錢部載錢祥之，凡七十餘事，搜括彙集，

包羅宏富，為梓字之楷範，亦字謎之總匯，以四字

觸一書，猶存隱語之本來面目，學者於此，可資考

證。此一事也。清初諸語，猶承明舊，遺辭務求與雅

合，句皆作韻語，如五際可，黃周星之書，莫不皆然。

此書凡例，亦云至於離合之篇，專主分析其字，說

之隱語，詩教似文，而數義昭融，製辭信上，如韻藻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 部

李之吟，美齋齊梁三句，即不更以點畫相繼，亦宛然正葩韻響也。此蓋風氣使然，故有是語。此一事也。是編所收，亦非無掛漏，如卯金朱子，具在傳候，言年兩日，見收正史，皆編皆異而不錄，未免失之。眉睫光緒時，彙重印，以此書尚多未備，依類補苴，得七百餘事，為字觸補一書。爰引該備，為亮工之功臣。讀者今此二書並觀，庶可得窺全豹矣。

字觸補六卷

光緒十八年刊本

清柔靈直撰。靈直號穀齊主人。履賁未詳。是書為補苴周亮工字觸之作。前有自序。稱我朝標下先生。工謝不之辭。錄古今離合字形者。為字觸一書。長夏無賴。刻近事及其漏畧者。依類附益。得七百餘事。飽食終日。博弄云爾。書凡六卷。共七百一十九則。他製體例。一倣圖書。時事增華。有逾前賢。誠周氏之少後。亦誌學之珍籍也。惟其中亦不無疏漏。可商之處。如履賁載正月十五祀紫姑神。此事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出別敬叔異苑。而若氏不引原書。反引自異苑鈔。撰之神女記。新唐書五行志。載術士李遐周遊市人皆去。至閭焉不歸。人逢山下鬼。陽上繫羅衣之詩。隱貴如投珠馬嵬。而此書不引新唐書。而引梓情詩。於著書體例。殊未免愜。此其一也。卷一引華谷射覆法。本為夢卜戲之一種。亦不應混入隱部。此其二也。字觸離合。有同圍城。在後世載記中。屢見不鮮。此書據引雅富。亦有脫漏。如隋書轉檢虎傳。江東有黃斑青驄馬之語。檢虎本名豹。故漢

黃斑。大宋宣和遺事有破國固家木。乃無點水工。雖橫玉十六。作亂在山東之誠。首二句隱宋江二字。此書亦佚而不錄。類是之遺。所在多有。後有作者更補是補苴。庶幾乎為完璧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五荷隱語四卷附犀珠集四卷

道光十一年臘月撰新稿

清費源撰源字星田浙江興人。就書中自序題曰苦南布衣親之知不啻仕進。是書前有其弟孫祺序。極稱費子星田隱居讀書。雅好度詞。每遇元夕張燈。輒出遊。以資探賈。歲月既久。佳構遂多。暇則錄成小帙。類以五荷隱語。復取諸同人所休擇其言尤雅者。名之曰犀珠集。榮為卷。知此編為源元夕燈之作。而犀珠集其社中人之集也。序後為源自序。序題乾隆庚子。以清高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四十五年。以為凡例。共八條。後為目次。計二十五則。曰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四書、左傳、莊子、國策、史記、唐文、正蒙、淮南子、武經、古人名、美人名、詞調名、曲調名、而兩、牡丹亭、地名、藥名、官名、一字、俗語、凡誌一百零五首。上隱下解。並附圖繪。如蓬摩渡江、射詩徑一筆。就之。即繪一筆。草。關於射曲牌。憶真如。畫一於形。使底面圖三者貫通。尤為誌諸書中。別開生面者。係觀編中所收諸誌。率皆典正。誌亦頗繁。與他部隱語者不同。故雖編序云。今

觀費子之為誌也。採故實於前代。妙通變於寸心。

誰之則了不相聞。合之則確不可易。即語助餘聲。亦各有歸宿。蓋一字之增損。有懸千金不可得者矣。夫古人傳世。豈勝千百者。而不傳。則自此書一出。雖謂古無誌。而今始有誌也。其不可謂為評實非過譽之詞。○古語一代誌語之成。雖絕古今。清和諸家。若多隱可之。蓋不中。人名誌。黃國星之度辭。周亮工之字。編皆依韻語。不脫明人窠臼。此編獨能推陳出新。其動語。係數句。凡例謂舊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何成。詩句者。類多越韻。其文詞勝句。觀者尤易眩目。且有近聲。強者。若每版。不似致。此寥寥數語。直為舊誌之反抗。就誌之先聲。於誌史中。尤宜大書特書者也。且其取材範圍。於經史詩文之外。隱及詞曲調。地名、藥名、鳥名、俗語。為後世作者開無數法門。又其小焉者。如嘉道以降。就隱語。而古誌運來。同文之隆。若十五家同集。十四家外誌約選。二十四家隱。以友唐景崧。俞曲園諸人之作。皆循此推衍。其體裁內容。無不以此書之影響。

然則謂此編為杜絕之舉也、無不可也、編後附錄
屏北集凡四卷、二十二目、二百零二首、編次雖與
一如此書、惟不注作者姓名、使後人無由索焉、

燈社樓春集二卷 長沙楊氏家刻本

清楊恩壽撰、恩壽字達海、一作則海、號達道人、
湖南長沙人、常遊幕武陵、漢南、工作曲、有坦園六
種、見四錄、又有詞餘叢話、六卷、坦園詞餘一卷、俱
見坦園全集中、是書前有恩壽自序、述著書原
委頗詳、其言曰、兩辰歲莫、樽雪如毡、擁爐寒坐、正
苦無侶、忽制子重排闥入、舉所撰燈虎見示、怡然
不解、不重一一笑告、且屬數語傳名、作、判斷體例、
稍有所得、遂日以此為課、紙筒待後、此作彼續、兩

家事僕、羅於奉命、子重天姿超脫、穎悟絕倫、所存
殆以千計、余則邯鄲學步、雖奮起直追、恒愧不逮、
擬鈔兩帙、用質同好、明年子重北上、溯行索底
本去、去十有七年、不復寄還、癸酉初春、檢明藏有
紙卷如春筍、啟視之、題書示子重者、重付鈔胥、釐
為兩卷、知此書之作、實成於咸豐六年冬、而釐定
於同治十二年也、此書編製、與眾不同、上卷標曰、
下卷釋文、讀之稍覺繁瑣、不若他書隱解並列、一
索即得之、分類十三、曰、五經類、四書類、唐詩類、詞

人名地名、藥名、果名者、有為十字文、聊齋志異、以
調名者、有為年號、字號者、似然甚陳、如似在側、有
條而不紊、且扣合冷切、造語自然、尤非削足適履
者所可比、如君臣上下同聽之、父子兄弟同聽之、
射國語富語、荀子言性惡、射孟之反、宋晉射司馬
遷、爾雅莊子射邪解、東方未明東方未曉、射藥名
白前、白微、好仙射有婦人焉、為人而已、皆足見其
才華敏捷、不同凡響矣、又此書刻於曲園韻藻內、
考韻藻之作、在懋於吳中懋居之次年、據其自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知曲園之建、在德宗光緒元年、其成書為光緒
二年也。

謎拾二卷附謎學一卷 光緒十九年刊本

清唐景崧撰、景崧字薇舫、廣西臨桂人、光緒越南
之役、景崧以主事守諒山、與劉永福為犄角、敗法
軍於宣光、官至臺灣布政使、署巡撫、光緒甲午中
日戰事起、翌年四月成和約、劉臺灣於日、臺灣紳
民推景崧為總統、官告自立、日軍由基隆進、所部
兵叛、景崧微服遁廈門、是書前有景崧自序、稱春
市一燈、文人叢集、澄思騁妍、厥趣斯永、曩在京師
每於春夕、懸棚列彩、廣召賓客、茗酒增香、五為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醉、於是有一十八家謎、三刻、余付刊三十條、因用
集強、不可多錄、亦以嚴於汰擇、疑俚俗、語生造語
不可以示人故也、續年所作、不可數計、拉雜彙本、
隨手棄失、自官窮島、無可語此、蓋謎雖小技、而非
熟詠雅俗、審知門徑、輒遇而瞠目、且不知作者甘
苦、甚哉一藝之難、罔若此也、今者追思舊作、十不
得一、錄係兩卷、名曰謎拾、適有年民東渡、爰梓存
之、知此書所集之謎、多成於京師、而刊刻於臺灣、
也、序後復說三條、次為目錄、綜觀景崧論謎、不過

重興麗亦不專尚新奇。於格務求中正。於謎重及
俚俗。序云。夫語至謔矣。何礙俚俗。古謎皆生造。非
專尚成面。昔者所見。抑何拘斂。語中肯綮。最足破
時人之惑。故茲編輯。錄四百二十七謎。於易書詩
禮左傳。四子。戰國策。古文。西京。三字經。千字文。唐
宋詩。聊齋目。詞牌。戲目。書名。縣名。古人名。紅樓人
名。藥名。花名。蟲名。物名。之下。又及俗語。七條。如人
河橫戶。射門外漢。字出格射。不在行。皆趣味雋永。
誠別開生面。為謎學開一新蹊徑矣。書末附謎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學一卷。為其不遵博所作。選錄條例。皆仿景岳所
作。凡七十九首。

燈謎叢錄四卷 咸豐十一年刊

清蔡克仁撰。克仁事蹟未詳。此書前有小序。曰。游
戲之作。別有匠心。然而製為燈謎。尤具奧妙。余搜
集廣詞。竄然成快。文元堂主人。楊君耀松。風雅士
也。見而鑒之。欲取而付梓。以公同好。遂書數語。貽
之。據稱松為杭州人。則克仁或亦籍此。是編共四
卷。上陽下解。其於燈謎。則字皆倒懸。於梨枝格。
陰文為韻音。陽文為謎底。有條不紊。頗便者覽。蓋
坊間為財計計。而諸君迷者。選錄編纂者之。其中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所收。有可考見原作者。如宋郭走馬。李西水。射
匪車不東。乃言令色足。某左五明。而之。隱忍而大
其人左五明。而之。射五此之。醜。女子不登。射蓮豆
大房。荀子言性惡。射孟之反。等十餘條。皆與俞樾
隱書同。當非偶合。而俞書成。乾隆庚子。庚子。二年。
蘇本。書額年為晚。意此書中。刻竊俞書。編者自惡
其醜。故款作咸豐十一年耳。

二十四家隱語二卷

光緒甲申和春

清劉玉才、沈錫三編。玉才、錫三大興人，事蹟俱不詳。是書初有大興李光耀孫賢序，書中所稱十五家為大興劉玉才、信都尚信齋、古越孟子康、武林聞其國、大興沈錫三、補武卡六吉、古燕趙煜壽、蕭山施魯齋、大興傅濬、潞河高潤峯、江陰子明、富平巨樸棠、南陽韓勉之、津南張寶齋、燕平馬驊庭、古燕趙棠鵬、大興倪龍庭、大興傅澤亭、潞河高綬青、古農楊冠臣及不著姓氏三家，共錄一千二

總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百四十三首。擇精錄尤，先指上選，後指有清一代。謎語最盛，同光間京師出燈謎之夥，甲於天下。是時國家稍強，號稱中興，士子於正堂外，多借雜藝以陶寫性情。十五家妙契同春，十四家妙謎紛選，皆成於此時。而國家大吏、朝野名士，亦多競作於此。小技，指皮逐流，舉國若狂。此編正應此風氣而出。故陳應禧跋云：「十五家謎刻，余曾附驥，厥後又有續刻焉，一時不暇而走，流行南北，近聞諸君同風興起，不得二十四家之數，可知其淵源所自與同。」

岑集新謎約選在選本中為鼎足而三，良編所錄諸謎亦大都典正，有足存者。

總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園墟新話二卷

光緒癸丑年刊本

清楊小瀾唐設齋撰小瀾河南登封人設齋廣西
漢陽人事蹟俱不詳是書凡二卷卷一為作嫁衣
裳齋度詞共註四百五十首小瀾撰二為聽雪書
度度詞共註四百三十二首設齋撰書前有四題
敘次為例言凡四條卷尾有七十妻人及虎溪文
虎之名當為隱詞其姓名亦不詳徐觀是書而載
諸註尚粗些正惟有破字之例頗傷隱晦如一隱
首帽頂帽腿帶脚布夫似卜之形多矣又美止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四物哉如門土也口射荀子妻以二女雖其纖
巧終失乖僻其算數一條如令有人買筆不知其
數亦不知價只云每管出錢五百四盤八百四若
出錢三百五又胸三百等及價各幾何財度韻
六毫十二文此皆註法今似算數換入燈謎尤為
不倫蓋二人於註格遠也於奇韻韻軒筆談載
有廣陵十八條此編更益以二十四曰算數反切
錯認破鏡合璧官馬烏紗青領黑脚墨帶皂靴
玉鐲側帽新袖偏聚側佩騎驢轉珠乙上乙中乙下

錦冠直履易中割裂顛倒界域混淆至後世誌

按有增為三百條者極其既多觀者迷惑大隱述

本為賞心樂事苟以隱僻難人使財者鑽屑格首

欲樂反苦大失初情而跋法極其開自來未有二

奇又皆累入頭出妙造自然毫無附會生湊之功

未免有私阿所好之嫌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新刻江湖切要二卷 光緒十年刊本

清車亭子編、亭子書蹟未詳、就書跋八則、車亭子刪訂、知亭子為閩人、更就其序後附詩云、我嘗曰、地在江湖、不用耕、不用鋤、說話者、完品已矣、而談哉、句便收租、**可也**且序立以切語為之、可見此書作者、為風塵中人也、茲編凡二卷、上為天文、地理、時令、官職、親戚、人物、店鋪、工匠、經史、醫藥、軍卜、娼優、乞丐、盜賊、釋道、身體、宮室、器用、之具、下為武備、樂律、舟車、章服、飲饌、珍寶、數計、草木、五穀、百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菓、鳥獸、蟲魚、疾病、死生、人事、共計三十四門、後附梳牙、表方、圖光、秘訣、縮脚、韻語、及風月友、金陵六院市語、載列浩論、條々清晰、切語之書、此不謂集大成矣、又此書題大清聖帝龍飛之五十二年、歲次癸巳、節屆小春、八開、錄學東海車亭子錄并訂、考是年為康熙五十二年、錄訂云云、蓋舊有江湖切要一書、車亭子不過從而增補、故目錄後復題云、內載車亭子語、語類編、今此書每條中、凡注語字、之佳、皆車亭子時事、增華者也、案切要、陸語

也、負財密技者流、隻身走江湖、備歷險阻、乃創作行錄、以為此間彼答之用、蓋一則藉是以求同輩者、之將伯子助、一則對外人為保身自防之具、凡言行語、無不如此、其苦心、可謂苦矣、因其性質、立為隱語之一端、故附錄于此、以見一斑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增廣龍林釋例不分卷

韓英麟輯、英麟字振軒、京兆人、**增廣龍林釋例**、是書前有
小序、稱其書乃合張郁庭諸格釋義、王式文度
胡百格、二書而成、又益以各體諸格釋義、及雜
誌月報中散見各格、均以次補苴於各部之後、用
便初學、而資取攜、知此書他為鈔撮之學、不至誤
於著述之林也、然諸格諸書、今多散佚、前以所載
廣社一傳、今已不傳、他如諸格、韻藻、野筆、淡所載
廣陵十八格、陽林等、並罕傳本、張王後出、連集大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成、而諸格釋義、度詞、下格、二書、亦併不傳、得此一
書、而二書悉存其中、亦然情聊勝于無也、此書共
列三百一十九格、分正體、別裁、小體、三種、每格之
下附以解釋、各例之條、蓋其注語、務使隱解相合
之處、剴晰入微、雖如指掌、如細在細、有條不紊、後
有述作、得此書、可為終南捷徑、誠為津梁、且舉例
繁複、即依一證集觀、亦允稱上選也。

絕妙集不分卷 影印本

楊春農撰、楊春農天津人、號愚鵬、居士、括腋、修
跋語、稱其為諸生不應舉、為部郎、不到官、饒於資
無玩好、日居斗室、與二三知己、講藝、道古、以為常
知春農為清肅諸生、問亦仕進、雖於資而能遊於
藝者、是書前有天津王守惻、嚴修等序跋題詞、
及作者自序、凡例等、所收諸語、率以類聚、錄其條
目、凡六十八類、首自經史、詩詞、人名、地名、蒙錄、況
却曲、牌、韻目、聊齋、劇目、下逮花木、鳥獸、蟲魚、信、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總斷、頗便者覽、其中一目之下、或舉例數十、或不
及三五、蓋編者力求品目繁富、不計詞例多寡也、
斯編諸語、多係選錄、間有自作、亦不注出、自序稱
僕生本閉關、嗜此項、每逢佳製、不厭抄存、耳聞
目覩、既無羨弗登、手揣心摹、復因難有獲、凡應數
年、積成一帙、奇文共賞、孤集、既以觀成、部作、業收、
韶、後尾而致謝、其同里王、懋、坤、題詩、開函、快入、珊
瑚、海、魚、目、明珠、盡可、容、註、云、卷內、選、錄、作、者、多、似、
云、徐士鑒、曰、京、師、人、文、淵、藪、每、值、上、元、節、燈、謎、

或至春暮方止。冊內所選，半係全書在都中借鈔，幾少零主政本，知斯編之淵源所自矣。獨惜春農自作，未經註出，使後之讀，無由窺其淺奧可。且是編又非春農所註之全書，嚴序稱其大小凡數十冊，讀之累日不能竟，可謂鉅製。就中擇鈔寫景工之一冊，款曰鍾妙集者，景印行之，由一紙可窺全豹，則此書又鈔錄之殘編也。已。

翹楚新謎語

附本

彭作棟撰，作棟字不詳，四川開縣人，光緒末貢生。民國時，歷任山西萬泉、懷山等縣知事，以曾從章炳麟受學，故著述議論，有可觀者。著有翹楚新業稿二十一種，本書其一也。是書前有作者小序，稱余於民國二年春，在成都曾撰謎五百餘條，十二年以後，在晉在平，又撰二千餘條，最就其中選錄十分之三，不必一一詮釋，以免煩瑣。知此編所錄八百七十三首，為其歷年所作之選粹。本書

目十五，一以經傳語為謎面，二以子史語為謎面，三以史事為謎面，四以楚辭為謎面，五以文集中語為謎面，六以佛經為謎面，七以古人詩句為謎面，八以古人詞曲為謎面，九以名家小說中語為謎面，十以聊齋志異為謎面，十一以小說節目為謎面，十二以一字為謎面，十三以古今雜事及常用語為謎面，十四以諧言及口事人為謎面，十五以戲名伶人名實為謎面，十六以隱析、光緒陸維，如入璇室珠宮，令人目眩神迷，其與舊謎不同。

之要。仍計數端。舊錄多局限於經史典籍。人名書
名。物名等。惟陳述者少。因襲舊作亦多。此編獨
增楚辭佛經。下逮通俗說部。篇目更及古今雜事。
日常用語。及譯音日本人名。戲名伶名等。為諸學
問。一於塗徑。開一新紀元。作類之前。殊未多覲。一
也。舊錄多依謎底分類。此特就謎而釐分。而於之
實際。實以謎面標目。為篇上選。下輯。而為世拔。二
也。古人創作。多尚刻畫。深文周恤。則足適麗者。以
此皆出。此篇首重明顯通俗。作頃口猜謎。不過是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一時雅集。並非應博學鴻詞科。故辭典功不可用。
最足見其特徵。此其四也。集中所錄多係自撰。非
同鈔撮。且有為前人所不及者。如以飲中八仙歌
脫帽露頂王公前。射盡千天子一位。此謎自聲明
脫帽露頂。去王字祇餘公前二字。構思不同尋常。
至譯名日本人名。格調尤為新穎。如滿洲人名島
松喜崇阿。對山光悅鳥性。松富燕花射考我問子
客。作類之前。得未曾有。蓋作類博聞強記。熟於典
故。能信手拈來。都成佳構。有左右逢源之樂。而無

退退維谷之苦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誌語二卷

署凡同業書本

清古銘徽標銘徽字階平河南鎮平人其書凡二卷共六十四條首論周禮禮記左傳中之誌語下述人名官名唐詩說部鳥獸名花草名古文依讀等每條之下皆錄到時人名作累加解說其有作之語間亦附錄擇精選粹頗低者覽故此書不特為誌語亦此為誌選也錄其要點可得數端諸家著書多載詞例而對及誌語此書記同光間京師誌語最詳不獨其主特者為誌可由老圃見則誌

藝文書目

卷

部

社地誌亦得一覽無遺後之治民間藝術與地方史料者要得於此取資焉此一事也同光間燈誌之盛空前絕後而由此編可以考作者姓名凡六十餘人其中頗不令國家大吏與朝野名士如張香濤張廷秋陳心言唐薇卿黃公度等或自作佳誌或以指誌見錄故此編直一部同光間誌史此二事也誌語為文人遊戲多即興之作過後則棄置弗顧日久故佚諸家誌語藉此得保存者不少其本有專書而今佚者亦得因此強存一二也

西樓隱語佳作頗第其書久已亡佚此編則引錄

十條幸得尚存龍山堂處為咸豐時誌書此編亦引十條得窺端倪此三事也銘徽論誌於世正之外能注意俗語時語及童歌貨聲其言曰貨聲于然為狀刻畫頗難僕不客比即片言低焉隨筆耳破紅子紅瓢注賣西瓜也此於誌語之中分別開生面者是而特稱銘詳備其見解亦自為一人一著也

藝文書目

卷

部

遼漢閣謎話不分卷 商務印書館本

薛鳳昌撰。鳳昌江蘇吳江人。少慕俠行。開袖箱復仇之舉。未嘗不慨焉。更崇黃帝義。為人所誦。其書散佚。不得與楚中王船山。吳中顧亭林。著相輝映於世。乃彙刻梨洲遺著三十種。五十七卷。近人倡梨洲之學者。常以鳳昌為嚆矢焉。此書共四十三條。不分卷。數簡諱有士子（民國元年）冬。作者識。語後為正文。就其內容。可畧分為謎品。謎格。謎典。謎法。謎派。謎類。及時人謎語掌故。足資考證者頗多。獨惜其辭次失序。前後互出。然集中錦謎甚夥。其佳佳。於謎語掌故。亦詳。謂鳳昌為謎學之書。亦可也。今觀其全書。知鳳昌論謎。首重典雅。其言曰。戊申。中宣師沈太傅。引行國學萃編。其假造語有云。書家意者。方能照登。江湖意者。恕不登錄。此語直得謎中三昧矣。謎之忌者二。一曰俗。如佛人所猜之謎是也。一曰呆。如蘇滬各地茶肆間。有者所書之謎也。是皆沈氏所謂江湖者也。一談此習。便失文人風采。故謎雖屬遊戲。必非胸無墨者所

遼漢閣謎話

卷部

遼漢閣謎話

卷部

能使事。又曰謎。有書家江湖之別者。雅俗耳。知其事尚其嚴。惟其失亦流於隱僻。其有作謎。正路期弊。有鍾所由作。且素用典。或學漢魏一派。今射者不得至。領其最隱晦者。如射官格。脫靴格。為謎面。一卜字。當時射者既苦於揣測。及數日後揭曉。聞者亦莫知其用意。有所在。而當時固自謂巧令。今及思之。文人遊戲。何必爾爾。苟以隱晦難人。使射者攢眉尋思。反失興趣。蓋紀實之言。頗有自知之明矣也。

臺園春燈話二卷 商務印書館本

張起南撰起南字味遠福建閩侯人是書凡二卷
前有湘潭王闓運陳琪閩侯林紓陳衍序及上虞
俞壽璋永定張介祉侯官郭曾斯漢壽易順鼎
詞客一時知名之士及自題詩微誌啟前者每句
隱藏一名一後者每句隱聊齋志目一微藏貼切顯
顯巧思書中先述誌語之起原及其佈誌之法
後論誌格之高低難易及誌語之擴充等語次指
陳失序之弊備之下皆舉例雖間有鈔錄他人而

臺園金書

卷一 部

自序十居八九蓋起南幼即嗜誌一生為之而不
輟自撰作誌不下萬餘其系辰州時時人目為誌
聖至有引其誌為實據者有奉誌為四卷凡數
千條此編臚列各誌皆由春燈誌鈔錄而以一
人精力而成此鉅帙蓋有殊嗜於焉起南自謂
誌家之腦筋與常人異其恆讀書時往往會正路
不由而幻作奇想譬如夢而時習之一語口誦
之心中則默然而憶及楊時矣又忽然而憶及李
習之矣如研之明鐵鉞新指南有不期然而然者

其詞也其也且其所作尚屬無正自撰金書誌

既不善於辭又不如杜撰必如韓文杜詩字字有
來歷然後稱意且脈脈於深人無隱語之一言能
少清於世係之作雖微嫌自譽然亦屬實情係係
附錄誌對多都些切王叔執序言自有六詩以來
數千年今乃得此小技之大觀不亦異乎誠非過譽
之辭也

臺園金書

卷二 部

醉鄉日月不分卷 說部本

唐皇甫松撰、松字子奇、自號檀栾子、睦州新安人、工詩善詞、所著見金唐詩、及花間集中、又有大隱賦一卷、見新唐書藝文志、此書原列三卷、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並作三卷、陳氏曰唐人飲酒令、此書辭載然今人皆不能曉也、近郭本醉鄉日月、不分卷、計目三十、曰飲論、謀飲、為賓、為主、明府、律錄事、就律事、選徒、改令、令誤、嚴子令、詳樂、德情令、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據令、閃擊令、上面令、並著詞令、楊門人、牛執拒、酒、使酒、勸學、樂規、小酒令、雜法、近戶、酒、風俗、自序、其中闕畧近半、而諸令幾全要佚、或以年久遠、古法失傳、在宋時已不能曉、況更後乎、然宋人筆記之中、多極引是書、一鐫半瓜、可資補苴、如洪邁宋齊隨筆、引醉鄉日月載嚴子令云、聚十數人、齊擲、自出手六人、依末飲者、堂印本宋人勸令、序、勸擲、外三人嚴子取於一處、謂之酒星、依末聚散嚴子、令中既易不過

三章、次以轉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旗令、閃擊

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猶用半打令、以為戲云、則此書中必有拋打令、而為今本佚載者、考拋打令、當如後世之拳令、其事本見花間、宋漢文議、稱漢州宴酒、紅裙雲娘、彩霞霞、每戲羣舞家、實、李宜古為之詩曰、何事若此、聖娘只首奇、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云云、意定甫氏所云之拋打令、當即此類、又宋齊隨筆所引嚴子令云云、其言甚詳、而陶九成仙醉嚴子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修下、僅云、大凡初筵、皆用嚴子、蓋欲微酣、然後進、入酒令、與洪書所載大異、意九成以此書時別有所本、與洪氏所見不同歟、

觴政述一卷 說部本

宋趙鼎嘗撰與晉字行之太祖七世孫少從楊
慈湖學寶慶二年舉進士官饒水丞其所著
賓退錄十卷考證經史辨析典故頗多精核可為
著錄此書不分卷首錄客齋隨筆考證酒令
之語後述歐陽修九射終陳述古統帖酒令李賀
之酒酒法趙景小酒令賓退錄戲助歡黃情
酒藏詩佚名氏酌鰲圖米珠后李庭中投外
賓人格以及投壺經投壺法格木射圖等諸述
歷代勸飲之事甚詳其論酒令之始言肇自
投壺之禮其言曰余謂投壺酒令蓋始於投壺
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者飲不勝則罰尤為
具特賦最足破年之惑此尤宜為與昔表而出
之者也此書各史志及私家書目皆未著錄乃九成
自賓退錄中鈔撮而來顏之曰述者以其錄述
歷代酒令之沿革也

酒社篇言不分卷 昭代叢書本

明黃周星撰星字九烟江蘇上元人少育於湘
潭周氏崇禎十三年成進士官戶部主事疏清
履姓因曰黃周星明亡遁跡湖州變名黃人字
略似自沈氏周星工詩著有易物齋集九烟詩
鈔等並傳于世此書不分卷前有張潮小引繼而
九烟自叙稱古云酒以成禮又云酒以合歡既以
禮為名則必無儉野之禮以歡為主則必無怨苦
之歡矣若前門紛爭攘臂謔嘲所謂礼乎禮
令苛境競求過可謂歡乎斯二者不待智者而
辨之矣故其酒約一戒苛令一戒說酒底字一戒
拳關皆針此不登蓋苛令歡酒者類虛偽其
絕飲者亦不能歡說酒底勸人情慧往夢心神
堪障虎膺叫號喧爭者傷俗嘖言者皆所去
戒星之所見極矣其謂飲酒為學問之事
非飲食之事雅能自立一說至終錄迂闊也

廣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合計為格二十、局二百十六、與序正合。是此書
乃完本。殆無可疑。然上卷凡變二百三十七、下卷
二百二十一、合計不逾五百。序言八百、苟非誤刊。
當是依每局四變而誤計也。是譜已成後、於
施氏奕理指歸、凡六年。一時奕家、遂有以范
書襲施為說者。如卞文恒、奕華、自序、謂范
佈行歸譜與范西屏先生參閱。范先生揀擇
變化、即著布桃在泉奕譜、刊成行世。奕華
吳璽叙亦謂西屏范先生、又摘指歸中之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坡先生集 卷之三

清施紹闡撰。紹闡字襄夏，號定菴。一作定菴。

浙江海寧人。有清一代，秉事莫成於乾隆時，而

施氏為之冠。施即定菴。花則同里之花西屏

也。花長於施一歲，二人俱少從越郡俞長侯

遊。弱冠而還，其以國子名天下。乾隆乙未，施氏

游吳淞湖，見十島，勝負相值，二人秉品蓋如

雙峯並峙，各具高深。說者謂花如神龍變化，

其洲首尾施如左驢馳驟，不丈尺寸，其家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有施氏，猶詩家之有李杜也。定菴性至孝，父

病，封股和藥。沈歸愚輯二十五方，定菴與焉。

是語成於乾隆壬午，次年離使處見曾為之

刊行。惟正局不存，但有歌訣，學者苦之。國朝年

錢長澤始為按款演圖，章行付梓，是為今日通

行之本。凡三卷，卷上為起月年，辨正佈局，小後

大後，錢選。卷中為月飛，辨正佈局，三後，錢選。

制選，雙關，單隔，佈置，錢合，關封，及拆關，連

通，卷下為正雙飛，尖雙飛，拆二雙飛，各門

均有歌訣，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以便記誦。難

解之處，更附注釋，皆言其所以然，及所當然。

而行機應變之法，瞭如指掌，信所謂不易之法。

法，必循之，連轍，錢長吉歎為秉之與昔者，此中

是，不亦宜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石室仙機五卷

明何年

明許穀撰。穀字仲詒。江蘇上元人。明張石城居士。嘉靖十四年以會元登進士第。官至南京尚寶卿。歸曰後。謝顧璘主詞壇。家居三十年。未嘗通書政府。著有首中稿二卷。二臺稿二卷。歸田稿十卷。四庫總目已著錄。又武林稿一卷。五行于世。是書凡五卷。首列諸家舊說。自張固真。馬融。周棋賦。至無名氏。圍棋三十二訣。及十訣法。頗為詳確。卷一古譜。除太極圖二十局。及王府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一局外。上清仙神等九圖。皆見忘憂清樂集。其中遇仙。烟柯。寶玄。三圖。着數有殊。萬壽圖尤迥乎不同。未知孰是。惟諸圖命名。多以地起。如上清是宮。依神是觀。則頗有忘憂清樂集記之耳。卷二全式由對子。至受四子。卷三四起子式。卷五殘局。此譜所載。太極圖二十局。較為罕見。太極圖者。黑白各半。勢子之後。白起子。先據中央。此種著法。頗為後來奕家所識。如施定安奕理指歸圖。即謂古譜或有太極圖起子者。

務虛而無實際不足取也。今特施說雖言之

成理。殊不知古來奕法中。於事先時。原有採用太極圖。規定。故須特加研究。如張擬棋經第十三篇雜說云。凡棋有敵手。有爭先。爭先不注云。強者饒弱者兩局。先弱者復饒強者一先。所饒之子。強者在中是也。此即日本今日所行先相先之法。但無必預在中。三規定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周顒子夷譜不卷

同治同利

清周素錫著、素錫字覽子、曰顒者、音訛也、後遂因之、浙江嘉興人、其父某松善奕、顒自幼輒從旁觀之、解攻守應變之法、十三歲遂成高手、時渠溪過石、為奕^博大宗、所至無與抗衡、而顒予堅不為下、常與時觀者如堵、顒予較勝焉、蓋其天資超卓、非若古藝之事以工力勝人也、周質為顒子作傳、未言所終、但謂或傳其奕譜耳、予、教其國人、然固東侯奕傳則顒顒予晚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與姚顒孫對奕、十局後、未旬日而去世、則顒予固終老國也、或傳云云、未足信也、茲書錄自奕傳、奕善、不古傳、秋仙諸法、於顒予對子之局、搜羅殆盡、不情初奕路之、事務繁峭、酣暢淋漓、亦可概見、如雙飛燕、走壁峭之著、舊時應者除小尖外、率多不得其正、顒予始創意為兩壓之法、後來施范著譜、用意發揮、莫不奉兩壓為正變焉、

受子譜二卷

清李汝珍輯、汝珍字松石、大興人、乾隆時諸生、弱冠隨兄之海州、任師事凌廷堪、著音譜一書、主實用、重今音、敏於變古、有公於時、又旁通術數雜藝、晚歲著鏡花緣小說、以自適、為世所稱、是譜成於嘉慶丁丑、蓋亦暮年之作、其所輯自受子子至九子、凡二百十五局、內有復出三局、又別附公乘一局、其中於范施同時受子諸人、不及汪刻之備、而自黃龍士、徐星友、以至乾嘉諸名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鏡子之局、蒐輯較多、其人例論受子之升降、尤多精刻之語、如謂四子升三子、較三子升二子稍易、其五子子僅固一隅、中子則兼及四向、果黑者四角虛而中尖實、局面之變、無過於此、又謂中幅乃公共之地、非力大者不能據、故受子以中子為重、四子五子之階、不可同日語矣、於中子之重要、可謂發揮盡致、至謂受子自六子以下者、黑白不甚為法、祇宜截取云云、尤為篤論、

忘憂清樂集五卷 南梁任昉撰

宋孝惠氏撰 送氏徽宗時為御書院撰詩賦

緋 是書有南梁任昉影宋重雕本 宋明黃玉現

跋 係通考所著定名為忘憂清樂集 蓋以卷首

有徽宗御製詩起句云 忘憂清樂在軒棋也 然棋

以忘憂 本晉人語 晉書祖幼傳 好奕棋 王隱謂之

曰 忘憂 十陰 不聞敗棋 謝曰 我亦忘憂耳 考之

黃氏所藏鈔本 讀書題求記 卷前以 載有孝惠

氏棋譜二卷 與此者是一書 但此本不為卷 為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是耳 今本分訂三冊 卷首錄少 有缺佚 然為今存

最古之譜 殊可珍貴 第一冊皆臨局 第二冊起步

閉局 第三冊殘局 最前有張擬棋經 劉仲甫棋訣

欽定四庫總目已著錄 更有張靖論棋訣要籍說

則與擬之棋經第十三篇雜說全同 但增註釋

仙本棋經 立有 未足珍也 陽局中有孫策詔

呂範 孫武帝詔王武子等圖 皆十九路 按中上古

奕祇十九路 著漢筆一談已言之 文選注

引邯鄲淳藝經云 棋局從橫各十七道 今二下

八十九道 白黑棋各一百五十枚 是其明證 其

演變為十九道者 殆在南北宋末明初 此所載者

東晉兩譜 已為十九道 其著法亦與唐宋人

無大差異 疑為後人偽託 而送氏始末傳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解政一表

光緒三年刊本

清沈中樞撰。中樞字存正。浙江平湖人。事蹟未詳。此書不少卷。計凡四十八則。大抵皆飲饌之規。雖其篇帙無多。然其中亦多警語。如同席人與近。聞以收治衙門。事況官誼。秀才素華考第。此類均堪作景。語雖寥寥。然其中時人之弊。以此書正未可以簡畧乎。思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集而兩酒籌不少卷

光緒三年刊本

清汪兆麒撰。兆麒號席人。事蹟未詳。此書不少卷。前有兆麒自序。稱咸豐九年。春四月。與胡傳初親。空懷年橋太守。小集酒次。言及賓朋謔聚。極戰。雖古。未免嘈雜。飛字射覆。又復悶人。不足宜暢。惟抱。英若集。或語為籌。今座始集。席勝負無私。雅俗共賞。公私相融。檢集而兩曲文。或下籌。所本者。所裁者也。書中雜引而兩曲文。常往飲者。張自未盡。貼切。然自是解題之作。其法注。顧與葉子相似。考葉子之戲。始於晚唐。宋曹繼善有金雅堂解律。明汪道昆有博古夢子。兆麒所為。蓋師其遺意。此編亦不有久雅者。如破酒俗藝得人牙痛。注秀子一杯。你厚來苦而名秀。注監生一杯。若令秀才監生。在場。坐不為熟。平。此直諷而虐矣。蓋此類遊戲。若以古書為據。每多謬刺。轉失自然之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醉鄉律令一卷 說部本

明曰藝薈撰、藝薈字子藝、浙江錢塘人、十歲從父汝成過宋石、賦詩有佳句、以歲貢生為徽州訓導、能歸、著有曰子藝集三十卷、竟成小品、留青口北、玉笑零拾、大明同文集、詩女史等、至傳於世、此書凡一集、前有藝薈自序、稱皇甫子奇作醉鄉日月、條列故事三十篇、自謂酒史之著、狐笑于七陵況五壑、就製雙魚、暑夕相從、情好甚篤、惜其風味久涸于俗子、而品詠未廢于高賢也、取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甫氏之意、而更繁撮要、易其未然而補其未備、著為醉鄉律令一篇、庶使酒間清言者有所禁而不淫、齊嘖聖溫克者有所循而不益謹嚴、今讀其書、簡陋殊甚、與自序云云、甚不相符、大概明人多務為高論、華而不實者也。

酒律一卷 禮部書

清張潮撰、潮字小來、一字心齋、安徽歙縣人、康熙時歲貢生、官翰林孔目、潮嘗輯各家之集中類於傳奇之文字、為廣初新志三十卷、又輯古今人雜著為版代叢書一百四十卷、禮部書五十卷、工詞、有花影詞傳于世、此書不分卷、所記皆勸飲擲骰之律、及飲室應遵諸規、科目繁密、貴則有羞、然酒為樂寶、意在歡聚、何必室階降、動輒得咎、與歡飲之旨、大相逕庭、簡端首列五刑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屬、望之令人生畏、一似軍司圖圖、甚無謂之、張潮著述、大抵類此、蓋清初士人、猶未盡脫明人流俗之習也。

酒箴一卷 光緒三年刊本

清金昭鑑撰、昭鑑字恆齋、江蘇吳縣人、事蹟未詳、此書凡一卷、前有錢增素題志序、稱用世金君、著為酒箴、特以風世、其意以崇儉、戒奢、歸其進、獲為急務、今讀其書、知能允符厥旨、昔何曾日食萬錢、猶嫌無下箸要、人多尤之、世之與曾同癖者、讀此書、庶幾翻其改悟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奕格不分卷 光緒刊本

清黃震撰、震字日天、一字龍士、江蘇儀徵人、年十八成國子、時六安周煦六字東溪者、名冠當時、有虎頭之譽、龍士一戰、而官其上、藝事之精、殆由天授、庶幾一役、未能或之先也、此書似載凡三十局、未附擬子譜十局、皆龍士自擬、對之譜、著法務以因漢高雅為歸、故讀者以原詩人中、方以厚法、洵至當也、徐星友繼黃而前、亦未能越其範圍、後來施范繼武、始得直於壁壘、然議者又謂西屏靈變追龍士、而細密遜之、則龍士如龍、更非龍子所得而方駕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山堂彙語

康熙二十八年刊本

清徐達著。達字星友，錢塘人。初遇黃龍士、龍士後，以四六漸進乃授三子，十乃告終。其語口無次篇，言其勝三子之難也。星友自是足不不據，精思三載，卒成國手。享盛名者四十年。及程蘭如出，始稍稍折衷。是語乃星友所選。清初以及當時名手對子之局，各附評語，詳明綿密，而務以醇正為依歸。於各家之勝數習氣，時為指出。尤有耳目一新之感。施定宇自謂得黃山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彙語，潛玩經年，始窺其奧。又曰：徐著黃山堂語，誠彙學大宗，所論正兵大意，皆可悟。惟短兵相接處，或有未盡，然者，蓋至者之評也。

不古編不分卷

康熙本

清吳瑞徵評選。瑞徵字貞吉，江蘇武進人。為人個性有志，傲岸峭厲，鮮處吳會，樂山水，淡名利。蓋專手為奕者也。此編錄清初諸家對子，自咸大有、周楨子以下，凡二十家，六十六局。瑞徵自與其間者，二十有四。如黃龍士若推國手之勝，瑞徵而與對子，勝負頗有相當。其造詣之深，可以想見。所選恒以兩局為一組，以示分先之意。如第一局咸大有周楨子，第二局周楨子咸大有，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涉頗為公平。惜乎後人未相沿用耳。編名不古者，蓋有存焉。謂是則今人心，古人心，合而參觀，古如是，今亦如是，何可別吾國顏曰不古編云云。蓋取今古不殊，不古亦古之意。是時奕者，猶未敢自許以突越前修，如後之范世鰲、桃花泉諸序所云也。

清景齋彙譜約選

不分卷

光緒同治年

清景齋彙譜約選、彙選字星體、一字景齋、江蘇宜興人、設局宣師、懸米以五兩為度、不及數者、不許子、道咸同治三朝、彙家有所謂十八國年者、名已不盡可考、其中最晚出而品第高者、為清子仙與周小松、然論者謂施范而後、陳固之前、其足以當國年之名者、景齋一人而已、茲彙所選對十八局、受二子十三局、受三子三局、受四子八局、總為三十二局、考局均有楚桐、隱章、芸桐、合評、王鼎人於彙、雖無藉、名、然能發隱指微、所論不失中正、蓋亦彙家之二三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海昌二妙集三卷

光緒同治年

題清景齋主人輯、序又稱斤竹山民原輯、皆不知何許人、蓋同光間好事者所輯錄也、是書凡三卷、卷上為施范關范世勳對子、及施范所擬子諸四子譜、卷中為范世勳彙譜、卷下為施范彙譜、於施范二家彙譜、皆為詳備、其有更有施范彙譜、及施范彙譜目、所採之書、達二十種、厥有海內孤行之本、如卷上兩角四子譜、佚子仙覺、卷中末附兩角彙譜法法、均屬罕見、年譜亦詳曠可據、於二人事蹟證之、說、悉加辨正、謂為彙家之寶藏、施范之功臣、洵無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受子譜石分卷 原刊本

清江秋毛孝先同輯、秩字似園、安徽休寧人、
孝先字初文、湖南平江人、事蹟俱未詳、其譜刻
於嘉慶庚午、所輯受子一百三十局、以范施為主、
范三十八局、施五十八局、同時而手如胡肇麟、童
和衷、李步青、傅贊如、陳苑遊、周孝來、吳鳳來、
董賢書、顧富春、朱天秩、朱天叙、鍾亮周、張廷
房、金在田、郭騷友、范紫綸、洪羽翔、陳九如、倪克
梁、李若文諸人、無不預其其中、然大備、初文自序、謂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著一道、毫釐千里、心力所限、未能踰越、求其
兩相對壘、年力相當、冬移所長、毫無遺憾、上
下古今、殊不易得、斯固感慨深至之言、而受
子譜之所以見重於林者、其在於此也、

四子譜二卷 明刊本

明過文年撰、文年字百齡、一作伯齡、江蘇無錫
人、明孝以善奕遊京師、京師之奕者無與抗、顏
行遜尊之為國手、百齡又雅馴有士行、多見
禮於公卿、而末常有所請、天下將變、乃歸隱
錫山、飲嘯自樂、蓋亦知盛衰之士也、此譜凡二卷、
有鎮神須、大堅果、倚蓋、六四七三各起手式、
變化明代舊譜、詳加推闡、務窮其奧、大堅
果及倚蓋二式、變化迥百、尤為畫設、然任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失之過剛、遂坐不知局面之弊、徐星友謂百齡
一生、以倚蓋為長城、實識之也、

醒園錄二卷 函海本

清李化楠撰。化楠字述節，號石亭，四川縣州羅江人。乾隆壬戌進士，任浙江餘姚縣知縣，郭清盜賊，合邑驚以爲神。署平湖，積案三千有奇，二月清釐盡淨。去之日，送者萬人。銜卷門壁，編寫七年如雲煙。兩月見青天二語，以循卓薦，授司馬，後任順天府北路同知，有政聲，以疾卒。著有醒園錄、石亭集，皆爲其子訓元所輯錄。在函海內，是書不分卷，前有其子訓元序，序稱先大夫自諸生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疏食菜羹，不求安飽，然事先大父母，必備極甘旨。至於宦游所到，多吳羹酸苦之劑，厨人進而甘焉者，隨訪而誌諸冊，不假抄胥，手自錄寫，蓋歷數十年如一日矣。知此書泰半爲化楠宦浙時所鈔錄者也。此書記錄食方，凡一百四十餘則，大抵皆易牙之術，其前後編製，若非漫無次第者。如先爲製醬法，次爲燉豆豉法，作醬豆腐乳法，作醋法，作肉食法，作魚法，作冬食法，作漿食法，作糕法，作蔬菜法，各以類聚，有條不紊，然惡衣惡食，君子

不恥營心刀俎，斯誠爲好事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鹽略四卷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清趙信撰。信字辰垣，號意林，浙江仁和人。國子生。承母教與兄昱、弟鈔博購，每得書則教之母，更當進進以為嬉笑。不二十年，藏書名天下。李紱見其詩，欲以博學鴻詞薦，讓兄昱，旋為通政使趙之恒所舉。信少時與果詩正唱和，編有同林唱和集一卷。又嘗與沈嘉徵、吳焯、陳生光、符曾、趙昱、厲鶚七人各賦詩一首，為南宋雅事詩七卷，欽定四庫總目已著錄。外有秀觀齋吟稿若干卷，傳于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此書凡四卷，卷一為經文、史事，卷二為製造、名義，卷三為子賦、雜文、詩，卷四為雜述。書前有屬稿序，及信自序。其言曰余本酸寒之士，年來摘錄鹽事，凡四卷，取性之有相似也。首春思痛去原，入夏旋悲，獨旦外，鮮對床之歡，內無舉案之樂。袁清客詩云：「學生已嘗醋，余已深知其味矣。」序款乾隆丁卯冬至後十日，鰥鰥子趙信自泚於平安里，則茲編實為有寄而休，非信等漫錄者也。此書輯錄古籍中有關酢醢之文，凡二百五十餘則，上起經史，下

家之書，下逮詩文雜記，殊方之語，細大不捐，雅俗

並載，謂為醢之類書也。可謂為醢之專史，亦無不可。然採摭之間，亦有掛漏，如史事一欄，既載南史孝義傳王虛之事，而遺同傳之張乾，唐書載柳玭事，而遺薛舉，全史載章宗紀承安三年始設權醋事，而遺食貨志元祐元年後設麵使司事，諸如此類，所在尚有眉睫之失。此其一也。卷四雜記引淵鑑類函載蔡襄建洛陽橋故事，以隱醋字，不知此乃類函函引明陸應仁東南雜志，取捨失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此其二也。鈔本魯魚亥豕，在在皆是，篇末附注桂葆補錄十七條，以史記秦太醫令李醢及翻譯名義集摩醢首羅例字其間，然前為人者，後為梵語，大自在，並無醢事無聞，蛇足之說，誠未始免。此其三也。然意林為一代詩宗，其徵引詩賦中醢字句者，多至四五十事，為一切類書所不及，如信自作醢賦，及兄昱、弟鈔、厲鶚、吳焯詩數十首，古光片羽，如於醢之類，讀者於此，宜三致意焉。此書未經付梓，外間流傳甚少，東方圖書館所藏鈔

本上有荃蓀、及雲輪閣、朱印二方、知是江陰繆氏故物、今檢藝風藏書記、卷八有繆畧中卷、題趙信撰、並附臧語、即此書也。

隨息居飲食譜七卷 清咸豐十一年刊

清王士雄撰、士雄字孟英、又字夢隱、號半癡、又號

隨息子、浙江海鹽人、嘗為金華縣業司會計、善

醫術、所治無不效、咸豐十年、太平軍陷杭州、士雄

走上海、新食與友人家、計口拙、併日而食、專以疾平、

著有仁術志八卷、歸魂錄四卷、重訂霍亂論等書

十餘種、此書凡七卷、計水飲第一、穀食第二、調和

第三、蔬食第四、果食第五、毛羽第六、鱗介第七、所

載凡三百三十餘事、每類三下、詳載忌宜、及魚虎

方等、蓋亦孟詵食療本草之類、非易牙佐食之譜也、此書所載有與食譜不類者、如卷一水飲類、載鑿井法十四條、水庫法、水食法二條、且其為書、必有泛詞累語、下筆不能自己者、如論酒諸條是、然士雄博學能文、淹貫醫籍、故能廣事搜求、逐一發明、書中論淡巴菰與亞片兩條、尤饒歷史趣味、書前後載其親友題跋二十餘則、率皆溢美之辭、甚無謂也。

隨園食單一卷 乾隆壬子小倉山房刻本

清袁枚撰。枚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老人。浙江仁和人。幼有異秉，年十二為縣學生。乾隆元年薦應博學鴻詞科，板罷。三年舉順天鄉試。四年，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學院學士。史貽直頗奇其才，出知溧水、江浦、沐陽、江寧等縣，並著能聲。年甫四十，即告歸。卜築隨園於江寧之小倉山，以著書文。章自娛。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餘卷。及隨園詩話、隨園隨筆等流布之書。凡三十餘種。至行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世。此書凡一卷，前有枚自序。序稱：余每食于某氏而飽，必使家厨往彼索餽，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眾美。余却問其方畧，集而存之，雖不甚有記，亦載其家美味，以志常行。自覺好學之心，理宜如此。知此書輯錄年代，需時頗久，未可以刀俎之事而忽之也。此書先為類知單二十條，戒單十四條，海鮮單八條，江鮮單六條，特牲單四十二條，雜牲單十六條，羽族單四十七條，水族有鱗單十七條，水族無鱗單二十八條，雜素菜單四十七條，小菜單四

十一條，點心單五十五條，飯粥單二條，茶酒單五

條。酒單十一條，都凡三百九十五條。每目之下，^{或詳}說明，每類之中，詳為解說。條次清晰，綱舉目張，

並以佳句天成，妙手自得。讀之覺齒陳生香。五

米耀目，百讀不厭。忘其為諸錄雅記之書矣。子才

賦性通脫，故書中每多謔語。如本分須知條，論漢

滿食品各味，主客酬酢，應各盡所長，不可數典忘

祖。檢習就疎，反致依樣葫蘆，有名無實。如秀才

下場，專作自己文章，務極其工，自有過合，若逢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宗師，而摹倣之，違一主考，而摹倣之，則樹皮無真，終身不中矣。以文學之模擬，喻廚師之效顰，其言至足解頤。若此之書，所在多有，正足見子才才氣豪逸，非同凡響也。

茶史補一卷

清余懷撰。懷字惟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又號曼持老人。福建莆田人。僑居江寧。才情豔逸，工於詩。嘗賦金陵懷古詩，王士禛以為不減劉禹錫。晚年隱居吳門，徜徉文詞，寧歲同徵歌選曲，有如少年。年八十餘，猶撰板橋雜記三卷，記邪狹遊事。有吟外軒文稿，拙山堂集，秋雪詞，宮闈小名後錄，楓林等書，並傳于世。此書凡一卷，前有山陽劉謙吉序，後有楊復吉跋，序極曼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曰余嗜茶成癖，向著有茶花一書，為人竊信，後為譚峭化書，今見淮陰劉分祉先生茶史，風雅詳贖，迥出茶譜茶類之上，余不揣樸昧，爰取茶苑雜紙，刪其中所已載者，存其中所未備者，名曰茶史補，亦庶幾諸子孫補史記，李肇補唐史之意云爾。知此書為補創源長之茶史也。書中摘錄史志雜文，間附考證，雖未標目，然各以類聚，惟所徵引之書，不著卷數，是其失耳。是書庶庶間，劉謙吉曾為之刊刻，然刻削不

全，即序中似載梅傳記二篇，亦闕而不備。此編

所附之沙苑侯傳，乃復去伯山茅堂文集鈔入，然采茶記一篇，終成廢陟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芥茶箋一卷

明馮可賓撰。可賓字正卿，山東益都人。明天啟壬戌進士，授湖州推官。善書所不，與父啟震齊名。時人稱爲大馮小馮。好摩挲，侍老數十人。嘗刊歷百川學海行世。入清隱居不仕。此書凡十一則，一序卷名，二論茶葉，三論烹茶，四論焙茶，五論藏茶，六辨真偽，七論烹茶，八品泉，九論茶具，十茶宜，十一禁忌。雖篇帙無多，而言皆所至。冒榮氏芥茶彙鈔，蓋大半取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於此也。編末附錄文震亨長物志、周亮工閨小記、王士禎池北偶談、潘永因明辨類鈔、陳煥湖管齋富貴編，各一條。爲楊復吉所惋惜，首二條言茶壺，末三條載可賓父子事蹟。雖後有覽，然難免蛇足之誦也。

陽羨茗壺集一卷 檀几叢書

明周高起撰。高起字伯高，江蘇江陰人。博聞強識，工古文辭。甲歲饑於庠，與徐遵湯同修縣志。后由里山，道失穴至，被執，索賄，怒誓不屈，死。著有讀書志若干卷，傳載江陰縣志忠義傳中。茅第起，字現農，明諸生，工詩書畫，與兄高起齊名。此書凡一卷，先述唐時常州陽羨貢茶所產，產茶諸地，及白蛇樹種之異，繼言茶葉品第、米焙、注水諸法。末言茶賈惑人偽造之法，至饒興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其于上方擬取之茶，言之尤詳。並徵引詩文頗夥，具見其博。然於今爲烈，後之研治茶道者，宜於此取資焉。

芥茶彙抄不分卷 如芥眉氏叢書本

清眉叢撰、葉字辟疆、號巢民、又號樸巢、江蘇如
皋人、幼有俊才、負時譽、性至孝、父起宗被誣、擊賊
襄泣血上書、寃得直、所遊皆當時雄俊、與方以智、
陳貞慧、侯朝宗、於名節、持正論、時稱四公子、葉尤
才高名隆、史可法薦為監軍、後又特用司李、皆不
就、明亡後、無意用世、性喜客、家故有水繪園、擅池
沼亭館之勝、四方名士、爭集之、又喜造遊山水、放
浪形骸、益為不羈、著有水繪園詩文集、樸巢詩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集、又編其師友投贈詩文、為同人集、影梅庵憶舊
集、並行於世、此書不分卷、前後有張嗣序跋、內計
十九則、畧論茶產地、種類、焙法、蒸法、烹法、茶具、
末言其茶友、有于東明、朱汝主諸人、考江南之茶、
唐人首稱陽羨、宋人最重建州、清時貢茶、兩地獨
多、然陽羨僅有其名、建州亦非最上、武夷兩前、
長興、雁岩之茶、踵事增華、後來居上、葉氏此書、
亦可見今昔茶地之盛衰矣、

茶錄四卷 明高濂中丞刊本

明程用賓撰、用賓字觀我、四川新都人、事蹟未
詳、此書凡四卷、前有郵政奏序、次目錄、計首集
十二款、茶十款、茶具四款、正集十四款、為原種、揀
候、選製、封置、酌泉、積水、器具、分用、煮湯、治壺、
潔盥、技文、醒酒、品真、末集十二款、擬時茶具
四款、附集七款、為陸鴻漸六義歌、虛玉川
茶歌、劉夢得試茶歌、吳淑茶賦、范希文鬪茶
歌、黃魯直煎茶賦、蘇子瞻煎茶歌、其首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內載茶具十二、先生姓氏、及茶具圖贊、皆因宋
人續習舊文、擬轉抄錄、今所見明人欣賞編諸
書、亦有之、其擬時茶具圖說、有鼎、鑪、簋、盃、壺、
罍、碾、磑、具、列、火、夾、篋、水、方、中、亦徵摹古茶
具圖贊、錫注聲名、寵爵加號、然此中無十二先
生之金法曹、碾、石運轉、磨、蓋、唐宋之世、所茶
為末、蒸而籠之成餅、故需碾磨、至明而其法
廢然、不再作餅末、因之無需其器、吾人就此圖、
亦可微知古今人嗜茶之不同焉、

飯有十二合說一卷 昭代書

清張英撰。英字敦復，號樂圃，安徽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以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禮部尚書，兼管翰林院庶事。英先後歷充國史一統志、朔聖類函、政典典訓、平定朔漢方略、總裁官。己卯授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以老病乞休，准原官致仕。著有篤素堂詩集七卷、篤素堂文集十卷、在誠堂應制詩四卷、在誠堂詩集二卷、十五卷、不有恒產頌言、聰訓齋語等，並行於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此書凡十二則：一之摺、二之炊、三之肴、四之蔬、五之脩、六之茹、七之羹、八之茗、九之時、十之器、十一之地、十二之信，皆論飲食之宜。故曰十二合。全書大意為勸人飲食尚儉，如論肴曰：近見人家宴會，每以珍錯為奇，不知雞豚魚蝦，亦有至味。四則所載養老人八珍，皆尋常罕見，特宜炮炙耳。何嘗廣設異味哉。其言最足發人深省。其論地論信，尤為得會中三昧。每條之後，各附四言詩一首，亦頗典正。

食譜不分卷 說部

題唐韋巨源撰。巨源京兆府萬年人。中宗時，官至尚書令，同中書門下三品，以陰謀害后，行則天故事，為玄宗請難，共所殺，事蹟俱詳唐書本傳。此書所載食品，凡五十八則。前有識語，鍾巨源拜尚書令，上燒尾食其家，故書中尚有食帳。今擇奇異者畧記。巨源食帳，舊唐書巨源志、新唐書巨源志、皆佚載。然宋人筆記中，多鍾引之。如陶穀清異錄、廣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食珍錄、鄭望之膳夫錄、並有記載。則此書實有。此係巨源非偽託，史志偶失著錄耳。又考說部所載此書，有自清異錄中鈔撮而出，其文前識語亦為陶穀所記。他如謝饌食錄、張中真家食單、蘇廣溫品、並均出此編，書實雖卒於宋，然為五代舊臣。士本唐之世者，故書者猶得寓目。由是觀之，惟詳陶穀識語，則此書尚不止此五十八事。惜其書闕有間，無從據考耳。

輯安縣志四卷

民國十九年石印本

民國蘇顯揚監修、張拱垣編輯、顯揚字鎮卿、奉天遼陽人、官輯安縣知縣、拱垣字聚奎、奉天輯安人、考輯安縣三代時為肅慎地、周秦為朝鮮封地、漢武帝元朔四年、滅朝鮮、置樂浪玄菟四郡、輯安屬玄菟郡、後入高句麗、晉為慕容氏地、後復入高句麗、遼置桓州、金屬東京路、元因之、清為懷仁通化二縣地、光緒二十八年、析置輯安縣於通遼地方、屬盛京省長白府、光緒三十一年、武進吳光國來

輯安縣志

卷

部

掌縣篆、以輯安文獻久缺、乃聘邑紳于智緣、編輯御土志一書、然以設治未久、政治人事、足資記載者寥寥無幾、雖經刊行、未免簡陋、民十三後、有署匪有纂修縣志之令、知事汪南利、天咸公、乃邀令邑紳、倡修縣志、以教育所長任敬堂等其事、十三年冬、乃聘拱垣總纂、其事至十六年六月、全書殺青、視于氏御土志、誠為後來居上者矣、此書共四卷、首載沿革、如大王碑、攝影二幅、蓋輯安古為大北、係朱蒙開國之地、至永樂大王、武功甚盛、此碑

即其墓前之物、中外考古學家、交口讚譽、而輯安

之名、亦因此碑而大彰、此書首揭其影、不為無因、次為歷任縣長、及編者自影、次為輿圖八幅、次為序、次為例言、次為目錄、計其目分四大類、曰疆域、曰政治、曰人事、曰雜志、各以不日、分錄其下、以視其他志書、雖分目較畧、而清晰明明則過之、惟此書亦不無可議之處、如卷一疆域類之要塞、就其性質、應繫於山水之後、今乃置於風景之前、卷四雜志類之道路、應列疆域之內、格果應繫建置之

輯安縣志

卷

部

中、今輯錄屬不當、至物產項下、僅列動物植物之名、幾佔全書四分之一、每名之下、又綴考語、讀之儼如類書辭典、殊屬有乖體例、夫此等物產、又豈為輯安縣所獨有耶、卷三人事類內、有農會、教育工廠、咖啡磨房所等機關、皆應附政治類內、官衙機關之後、其鄉官、鄉型、鄉老、文學、藝術、義士、尤屬巧立名目、故為性足、若括為人物一類、豈不甚善、而鄉型一名、更為杜撰、其政聞一項、亦應附入雜志類內、凡此遺失、皆為倉卒急就、未能詳審故

耳顧此書亦有為他志所不及者。如古蹟項下。載有國內城、大都城、東明王墓、好大王碑、毋丘儉代高麗紀功碑、記載翔實。微引洪博。蓋編者於此三致意焉。其中尤以好大王碑、記載甚詳。首列墓址、碑形、碑文、末附羅振玉、董昌祿、傅雲龍等人之考釋題跋。及邑宰卿賢所為詩賦。陳應浩論、幾集好大王碑研究之大成。其碑陰釋文、乃萊陽手書。筆法光緒中葉所拓真蹟。及談鐵陞藏本及釋文。親赴碑下。逐字詳勘。確知此碑字數為一千七百

六十二字。又以朝鮮日中南洲書所載永樂大王碑文及其諸語一一補苴。雖未能稱為定本。然文從字順。視他本殘落不全。或濫補妄加者。稍勝一籌。學者得此一編。庶於東國瑣寶。得覩涯涘矣。

輝南廳志不分卷 宣統二年石印本

清薛德履監修。張見田于龍、張答特、德履字仲和。直隸獲鹿縣附貢生。山西候補知府。直隸知州。宣統元年八月。試辦輝南廳設治事宜。二月。七月。改為署理。張見田字雲亭。安徽桐城縣優廩貢生。官輝南廳警務局兼辦司法行政事宜。于龍辰。輝發城附生。宣統元年任舉孝廉方正。德輝南廳原屬海龍廳。光緒庚子巨賊楊玉林剽掠。糾合吉林潰勇土匪數千人。先後蹂躪其地。居民遠徙。

田國英、海龍官達。教長莫致。宣統元年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奏設廳治。命名輝南。蓋因輝發國之舊稱。劃輝發城附近八社屬之。以德履攝篆事。二年八月成廳工竣。德履於建置。首措之時。即着手於廳志之修輯。其自序曰。因就闕見所及。搜周禮漢書例。採輝南廳志。凡天之道。地之寶。人之才。披羅而備錄之。以期不朽。俾觀國是者。得攷鏡焉。庚戌冬月。設局派員調查編輯。甫閱月而功成。具見德履圖治精神。誠遠徵之健吏也。此書不分卷。

凡目三十。計沿革、政、全境圖、城圖、奏稿、天文、地理、
疆界、社址、道里、山、水、衙署、職官、學堂、巡警、營制、四
賦、戶口、人物、仕宦、節孝、商務、八景、廟宇、農產、鹽產、
植物、藥材、動物、水產、修分港析、頗便省覽。然亦有
析合不當、而病冗瑣者。如奏稿應附沿革之末、
全境圖與城圖合併為輿圖一項、山水兩項可歸
地理、樂材植物亦未宜判分。凡此皆為白璧之瑕
無可掩諱。蓋是書倉卒急就、未及詳審、所以務芬
初聞、文獻無徵、規模雖具、難免掛漏。然若志於沿

革之末、別立奏稿一門、計錄宣統元年三月、十二
月、二年七月、奏稿三篇、皆為收關、輝南建置、要
文獻、後之閱者、得此於輝南建置、一覽無遺、體
例至善、則又瑕不掩瑜矣。

安東縣志摘要不分卷 東方圖書館藏抄本

不著撰者名氏。書前有序曰：今者陸軍部咨各直
省、飭屬造送新圖誌志、誠至務也。□□等謬承邑
侯吳公、命為之編纂、辭不獲已、因按日調查云云。
按此書之編者雖失載、然吳大澂之名則可考。
今民國二十年所刊之安東縣志、及輯安縣志、知
吳氏名光國、字清華、江蘇武進人、光緒三十三年
由輯安調署安東、時日俄和議初成、三國干涉
運送朝廷、思變、故集、乃設學堂、立警察、徐

世昌為東三省總督、推行不遺餘力、安東因於三
十四年春創辦師範、招考塾師、秋與憑援派、光國
以勸存學款、因釀學變、終以此去官。此書之纂輯、
當在三十四年冬、惟編者之姓名、無從稽考。
耳。此書不計卷、計目十八、曰輿圖、疆域、縣治、村港、
商務、道路、職教、營卡、租界、港口、鹽灘、山水、田賦、稅
課、土性、物產、財政、風俗、每日之下、粗微數語、沿闕
無當、第了事、且通常志書所有之地理、沿革、建
置、職方、人物、古蹟等、亦不見於茲編、蓋事

前既無詳細之調查編時亦未能參稽他書純為
應付憲令苟且塞責之作也無足語於著述之林
也顧此書為安東縣志最初著作後有繼述要不
能不以此為嚆矢然民國二十年所修之安東縣
志諸序中無一語及此豈以其人其文不足觀
而而湮沒此書歟抑未經付梓流傳甚少編者未
得寓目乎

台安縣志五卷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民國孫維善監修王紹武纂輯維善字乃剛奉天
海城人官台安縣知縣紹武字子彥原籍山東福
山縣父為教官新民縣同知卒于任因家焉年十
八游京師充國史館騰錄候選鹽課大使後東歸
授徒於遼中台安兩縣是編凡五卷前有輿圖前
像攝影及志序人表州志目錄全書共分四
疆域口政設日人事日人物日藝文各志之下分
繫子目凡四十一則考台安縣清康熙時屬廣寧
府後改錦州府嘉慶十三年後隸新民縣光緒二
十八年改遼中縣民國二年邑紳以地方不靖屢
遭匪患亟亟警告則東遼河而臨馬廠殺長莫
及閭閻大苦乃呈請省憲析置台安民國十四年
冬維善來官斯土適奉省令編輯縣志乃以教育
所長傅玉璞董其事王紹武司筆責前後凡六閱
月而書成蓋立倉卒急就應付憲令之作也案遼
左自古為用兵之地有清末葉國勢凌夷遼東尤
為角逐之場其後繼以志各縣修志

互應措意於此、以備一代之史、
多付闕如、此編獨能有見及此、於疆域志內、設其
事一項、備載拳匪之亂、及日俄日戰諸史事、而藝
文志中、載舉人劉春煥、招撫大盜馮某之公啟、盟
書、呈文等、尤為清末民初之珍貴史料、微此志、世
人將何由知之、然此書倉卒草創、可商之處、存在
多有、如疆域志內沿革一項、述溯黃帝唐虞、其
實三代三代之世、文獻已不足徵、更何有於遠溯之世、
其人物志中、名宦一項、列縣宰崔國光、崔國光乃

錦西縣人、官得列入人物志內、是尚不辨職官與
鄉賢之別也、要之此書瑕瑜互見、若在讀者之自
擇焉、

海龍縣志不分卷 民國二年石印本

民國白永貞撰、永貞一名佩珩、滿洲籍、奉天遼陽
人、官海龍等縣知事、此書即其官海龍時所纂修
者也、書前有永貞自序、序稱去年秋、奉檄來守茲
土、搜得前任未成稿、思欲重為一書、適省長催報
志書圖表甚速、爰請邑紳王京甫、董錫弓二君、襄
而修飾之、促促未成、京甫任古、而錫弓因事赴吉
省、余亟取而編輯之、書付石印、知此書乃永貞因
舊稿而自纂之者、與一般縣志、委事屬吏者不同、

神此允宜為永貞表而出之者也、書不分卷、釐目
凡二十五則、曰方位、馬史、治體、政績、自治、學務、警
務、財政、武備、兵事、戶口、田賦、商業、宗教、天度、氣候、
幅員、古蹟、建築、山脈、江河、道路、物產、礦產、節孝、立
名、既欠允當、次第亦頗紊亂、其位置即疆域、唐史
即沿革、治體即官署、政績即職官、天度即位置、建
築即建置、凡此諸名、多嫌糾纏、有乖志乘三例、其
後次第、亦復參差失序、每後見、如幅員、山脈、江
河、古蹟、道路、皆應繫方位之下、天度更應列方位

之前其官廳之建築應與治體符合物產類表
應與礦產離析如此之類實為瑕疵校之應此土
者信能繼是有作其庶幾乎可以觀矣

方正縣志不分卷 民國八年修訂本

民國楊步蟬撰步蟬字幼琢福建閩侯人曾官吉
林穆陵方正等縣知事所至有政聲此書即其官
方正時所纂修者也書前有長沙郭宗熙合泚阮
忠植及步蟬自序其自序曰步蟬前歲宰穆陵
地僻瘠每正馬出郭訪民疾苦暇復追憶先水部
公庭訓常以牧令一官欲勤民事常修志書為急
遂銳意調查閱時未久懷寒失節因病乞假假滿
回任六旬後移方正土地愈廣民事愈繁矣人往

匪亂之秋披星戴月東防西剿累年軍書日無暇
給既中巨懸就珍四境幸安而穆陵未成之志乃
成於方邑第按前代之藏書不達柱下雖名流之
秘書難通雅照今告厥成難辭簡陋雖其言不無
浮誇之費然步蟬能於荒僻初闢之地即從事地
志之修輯發凡創造之功自不可泯且按序意則
此書似成諸步蟬親筆與一般縣志專為應付台
憲委事吏胥者不同特以此允宜為步蟬表彰者也
惟方邑建宜不久文獻無徵彌陋陳史古在多有

如書前僅載沿革而不及輿圖、宗教類中、分釋述
天主耶穌四教、而釋道中俱為闕、帝廟、自奉修例
反成蛇足、其土宜類、可概括述之、不必強釐五區
而動和類之為名、獸名、羅列無據、勢同類書字典
尤為無謂、編末附以八景、乃循一般俗志俗例、究
其實際、亦不過一丘一壑、了無足奇、至書前既序
文辭、無陋、不通、此據、至謂空虛足者、又以御果應
車之事、比附步蟾、實為不倫、尤為本書減色不少
矣、

賓縣縣志四卷 民國十八年修本

民國朱衣照纂修、衣照字子元、號止園、吉林賓縣
人、光緒三十二年貢生、宣統二年舉孝廉、方
正、以候補終於卿、按賓縣修志之議、創自知事宋
聖同氏、聖同於民國十二年冬、來賓握符、即以修
志為急、會吉祐有署有修志之令、乃派局調查、
事甫就緒、而聖同辭職、繼任者為張壽翰、趙德
無結果而去、後有志局、毫無成績、蓋果書人
故、無復置問志事矣、民國十五年冬、海城趙汝樸

氏、來賓縣篆、重倡前議、延聘編輯、考獻徵文、力求
底於完成、功將竟而趙氏又去、繼趙後為北平德
壽氏、卒於十八年九月、編纂歲事、計志局之設、凡
六年、官凡四移、甚矣一事創成之難也、此書共四
卷、前有張作相、宋聖同、張壽翰、德壽、及賓縣志
局局長劉春慈序、後為前修、引言、凡例、再後為五
文、計分紀、考、傳、圖、表五個、每個之中、各繫子目、
其中尤以表為最詳、計目凡二十八、曰天文、地理、文
通、實業、物產、職官、建置、田賦、征權、財政、雜制、行

政、司法、警政、軍政、共事、教育、祀典、褒揚、選舉、自治、戶口、風俗、五行、藝文、古蹟、金石、藝文、細舉目張、有條不紊、其他各類之中、亦應有盡有、
顧、洵雅法、可謂達域志中之巨製者矣、今考此書之優點、凡三、一、能實事求是、親為採訪、非拾舊志、因襲前言之湊成者、觀其職員表中、其未訪一項、竟至二十八人之多、此二十八人、或為各局局長、各處處長、皆全縣實際負責人員、故能記載翔實、決非嚮壁虛造者所可比、二、地志史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最高圖表、蓋圖表言簡意賅、甚便省覽、此書之圖表、竟佔一巨冊、舉凡全縣一切政績、建置、戶口、物產、交通、人物、天文、輿地、等項、無不畢載其中、分項列目、彙徵年月數字、讀者得此一編、於全縣一切情形、皆能瞭如指掌、三、修志者多措意於疆域、政治、而於風俗、古蹟、多視為意、即有一二、亦語焉不詳、此編於諸畧之中、別立風俗、古蹟、金石、三畧、其風俗畧中、詳載冠婚、喪葬、衣食、住、行、以及歲時、月令、更及滿人祭祖、祭星之儀、為學術研究

之絕好材料、其古蹟、金石二畧、頗能採摭遺聞、若錄器物、考釋之外、並附圖象、體例之善、得未曾有、然此書亦非全無疵謬、如五行畧中之續穀、理處、依志例應入建置畧中、而建置畧中載教育、局、財務處等、反以縣署、法院、警局等重、要機關、教育畧中附若靜之謝太守振興文化事、有類自譽、更為不倫、其他繁文贅語、亦在皆是、雖稱詳贍、頗病繁蕪、蓋有者為採訪原稿、未加刪削、亦有為本照抄錄、故為冗沓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博古圖子四卷

民國十九年上虞羅氏刊本

明汪道昆撰、陳洪後繪、道昆字伯玉、號南溪、

安徽休寧人、嘉靖丁未進士、以與戚繼光破倭寇、

有功、擢司馬郎、累官兵部侍郎、傳見明史文苑傳、

附王士貞傳、著有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南溪別墅、

二十四卷、太函遺書二卷、俱見黃虞稷千頃堂

書目、雜劇有遠山記、高唐夢、洛水悲、五湖遊等、

並存于世、洪綬字章侯、號老蓮、浙江諸暨人、明

國子生、少事同邑劉念臺、講性命之學、後渡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遊錢塘、逢藍田叔、受傳演之法、專為繪事、為一

代人物宗工、明亡後、浪跡浮屠、縱酒狎妓、佯狂自

晦、著有寶繪堂集、傳于世、此書一名博古酒牌、

原本散葉、共四十八幅、每幅繪古代人物一、摩

自陶朱、迄於白圭、標目題贊、旁識飲者、蓋行

酒佐飲時、拈得某故事、即指某客、酒、祇宜數

葉、不容聯繫、然亦以此易教教使、新安黃建中、

刊刻此書、號稱精絕、然流傳甚少、民國十九年、上

虞羅氏、以所藏影摹、與山右黃子襄所藏刻

本、合為一編、釐為四、景印行世、於是昔日散葉

之葉、今為聯綴、圖書矣、按此書於酒牌中、凡

極傑構、以南溪之巧思、益老蓮之書筆、珠聯璧

合、堪稱雙絕、老蓮繪此圖時、已在暮年、固亮工

讀書錄、稱洪綬初畫楚辭、直到水滸牌、及學顧中

召入為舍人、任臨唐代帝王像、得縱觀大內書畫、

藝益進、故晚年畫傳古牌、畧示其意、此因洪綬自

題為辛卯暮秋、乃順治八年、次年洪綬卒、年五十

四、辛卯去其沒僅一年、則標圖晚年之說、信而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徵、今觀此圖、蒼勁有力、栩栩如生、較九歌水滸諸

圖、尤勝一籌、蓋老蓮之擅畫、亦以此圖為絕筆

矣、

列仙酒牌不分卷 咸豐甲寅刊本

清任熊撰、熊字渭長、浙江山陰人、工花鳥山水、

尤擅長人物、堪與陳老蓮、並駕齊驅、與弟薰

族子頤、頤三任、有刻俠高士先賢等傳、此書乃

倣陳老蓮博古頁子而作、公葉繪仙人逸士一人、

首自唐成子、迄於林逋、凡四十八人、標名贊語、

一如陳素所繪人物、雖不及老蓮之雄渾恣肆、

然精細則過之、此書原為會稽李氏因學樓所

藏、前有李慈銘題語曰、此咸豐癸丑渭長事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贈予者也、渭長未嘗學問、而所畫精絕、得古人

法度、此亦取景續神、但奇逸有煙霞氣、較

所作越先賢傳、以意為之、而畫失法度者、為遠

勝、蓋彼有典型、此宜游戲也、蘇客所評、至為

允當也、此書前有姚燮、丁文蔚、曹炯、任洪竹、諸人

之序、皆一時知名之士、後有蕭山蔡照初跋語、

照初即此書之刻者、以契事聞名於世、跋曰、昔

黃子立項南洲、為陳章侯刻九歌而廟傳古水

辭、葉子松、雕鰲精微、以九歌為第一、惜初拓本不

如昇元淳化之不可數觀、圖初蕭尺木、金南陵、

暨上官竹莊、王冬節所刻諸冊、皆未能出其右、

吁、彼蕭小而思與黃項齊之、若星易耶、任子渭長

倣老蓮葉子松、繪列仙冊有八軀、余錄之、架版、五

閱月而工始成、拓真齋頭、非倣挾鐵筆、與若人

錄也、是照初以刻陳素之、黃建中自期、一如渭長

之書、或老蓮之四人者、書畫雕刻、皆為一代宗

工、不_而黃蔡之雕鏤、無以見陳任之畫工、而妙水

乳、材得並彰、今所編不特為酒令之珍籍、亦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之寶編也、

折枝雅故五卷 排印本

題酒家南華觀禪氏著。不注姓名里貫。考此書卷三有年折枝雅故酒令甫脫稿。適鄭叔問先生以任渭長所繪列仙酒牌元刻未見。贈叔問為高密鄭文悼之字。則知書亦清未民初人之著述也。書凡五卷。卷一為水泊人鏡酒令。卷二為紅樓人鏡酒令。卷三為列仙酒牌。卷四為通令。卷五為古今金壽余水泊人鏡酒令乃著者自序外。餘皆轉錄他書。而泰華妙自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芝田酒令叢鈔。其卷二卷四卷五。幾與俞書雷同。採笑之類。或未能免。然卷一所載水泊人鏡酒令。以西廂記之詞句屬文。以附水滸傳之筆。筆英雄底面貼切。頗具匠心。則著者正未可以少微之學而少之也。

粥譜一卷 光緒十一年刊本

清黃雲鶴撰。雲鶴字祥人。湖北蘄州人。咸豐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兵部郎中。充馬隊營督。出為雅州知府。調知成都。旋擢建南道。署鹽茶道。母憂起復。且署四川按察使。勸民事。理冤獄。設養濟院。禱雨報應。補四川南道。以老罷歸。主講鐘山江漢書院者數年。卒年八十。此書穀光緒七年又七月刊。又五日。序於蜀中。則老年居成都時所撰輯者也。此書凡一卷。前有序。及食粥時五思。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古今粥名論。粥之宜。粥之忌。粥品一類。二蔬類。三蔬實類。四蔬類。五木果類。五植菓類。六并藥類。七并藥類。五思者。或自厭粥。名論述粥之宜。忌詳粥之作法。食方。嗜體。會者得之言。非徒無故實可比。粥品述各種粥食之益。身利病。乃微本草綱目及遵生八牋之意。序謂予性頗嗜老。自得食粥方。益復忘老。較十年前為壯健。乃為粥譜一卷。既備檢用。且以贈世之羣老。俾養者。俾知食粥之益如此。則於書之大旨可知矣。

廣雅一卷 光緒七年刊本

清黃雲鵲撰、雲鵲字祥人、湖北蘄州人、生平事蹟詳前、此書凡一卷、乃雲鵲輯錄前人脈譜之書、索為一編、謂之廣者、言人多含廣也、書中輯錄明遠堂龍原濟濟五則、欽定陸曾岳康濟錄脈一冊、欽定陸曾岳脈譜類知一冊、皇朝經世文藝著濟編黃賦一則、皇朝經世文藝著事宜一則、及同治辛未、雲鵲守成都時所定平糶章程十六則、前有序言、謂方罕廣時、予博采羣言、述見聞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耆老、則前者為雲鵲脈譜時書所參稽、後者為雲鵲平糶之張本、無古無今、俱為一時政要、後之研治社會史者、宜於此取資焉。

博笑珠璣四卷 明刊本

不著撰者名氏、書名題於刻時尚華筵趣樂談笑酒令、而封面題博笑珠璣、蓋徵將語曰、華筵取樂、第為一博、博笑珠璣、故其書中雜以酒令謎語、俗詩雜說之類、蓋以已休、彙為一編、以為牛劍之戲、故其書非出諸學者之手、故書中雜亂無序、時傷俗野、然正以此得保存民間文學之真面目焉、此編所載謎語、至為繁富、其種類有字謎、器謎、人名、地名、物名、事名、草名、藥名、書名、四書、論語、孟子、小學、古文、千家詩、詞曲、世牒、骨牌、俗語、物名、字意雜類、江湖謠語、等、不下千百餘事、世之論者、每以謎語一事、大感其有清、而專備於同光之世、不知明代謎語、已甚發達、凡清人所有之體裁、明人無不備之、則有清之謎、不過承宋明之緒餘、推波揚流而已、不有前編、其誰知之、然則此書亦非無所取材、是在讀者之見仁見智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九射格不分卷 說部末

宋歐陽修撰修字永叔廬陵人事蹟具詳宋史本傳考宴飲酒令聲自投壺然今無古今皆以勝負為事勝負有爭而酒褻起焉歐公有見及此乃為九射之格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為功則無如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而無不能之謂務使飲酒者皆出於道法至善也考此書不見於官私書目乃陶宗儀自歸田錄中轉錄而來然此格在宋時已甚著名趙興昔賓退錄中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所載總攷述即已有之可見為時所重如此命教培酒令叢鈔言清宋旗人尚有為此戲者今已無習之者矣

嬾園編政不分卷 禮凡叢書末

清蔡祖庚撰祖庚字蓮西號折庵江蘇上元人順治己丑進士官至河南按察副使戒屬員有事有利與民休息以親老乞休歸養著有滄簡齋集此譜乃以陞官圖之法移於行酒官則自守令以至三公法則內外陞降一遵時憲然參革字樣偶々有之為官途所諱稍違合歡之旨惟復有回文重疊金四調甚佳於敵際拍宛轉自然非支蔓費解則足適懷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所可此也

四大家奕譜不分卷

清郭元德輯、元德字純豐、號文潛、江蘇無錫人、客蜀無聊、因與二三同好、使校四大家奕譜、自光緒辛巳春、至壬午夏、陸續刊行、今為是輯、四大家者、梁魏今、程慎詒、施紹閣、范世勳也、施范傳已別見、魏今一休會京、又休棠溪、山陽人、奕以奇巧勝、慎詒字純根、一字園如、新寧人、奕以渾厚勝、三人者年並長於范范、范自言幼時獲交梁程兩先生、受先教局、獲益良多、范則少時與魏今奕、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曾受三子焉、是輯實分五種、首列范施十局、次為梁程十四局、再次有范梁七局、又次為范施三局、及施程五局、皆四大家自相對奕之譜、若未則為四大家與同時諸名手對子之譜、凡二十局、五種所錄、不出重山堂奕譜、奕理新疑、奕程、圍棋近譜、奕妙五書、技叩雖云用心、搜求尚嫌未備、如梁程對子奕譜、實有三十局、若刻祇得其半、則遺漏之多、可概見矣、

問秋吟社奕評初編不分卷

民國汪富耕、富字叔學、一作雲峯、直隸大興人、是譜原名初編、實無續輯、所錄奕局、以高部道平為主、高部為日本奕界先進、初屬本國所派、繼與方圓社諸子、合組稱聖會、以日本棋院成立氏以六段錄焉、旋復退出、列組棋正社、以與棋院抗衡、然棋院高手較多、高部等未能勝之、昭和八年、棋正社宣布高部與雁金澤一氏、同進位為八段、棋院方面、則謂二氏奕品、實不及此、棋正社此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未免失常、是譜係民國初年、高部在華時與華北名手對奕之局、後附評語、則叔學所加也、高部當時奕品、尚居五段、然既棋院及其子駿良、以至叔學等、皆受三子、下此者或三四段、據吾國奕事、自施范而後、上無政府之提倡、下無富家之支持、是以名手寥落、繼起乏人、若叔學等、皆一時健者、而粗疎之至、恒不中一局數見、是則研精極思、猶心有待乎來者也、

殘局類選二卷

清錢長澤撰。長澤字東匯，江蘇松江人。以奕名於時。施花之前輩也。施著奕理指歸，長澤為之補圖外行。茲諸立同時，以梓。古語中無有殘局，然多龐雜紛亂，莫可究詰。或故作奇勢，而不衷於理，東匯此佈，則分門別類，以佈局行子，探子，侵分等三十字為綱，每綱下列四句，各為一法。月事圖，如佈局先存根地，可開可拆，長制六三，勝是九三，投餓網三，非計是也。每句有圖，或一勢，或數勢，總

續四庫全書

卷

部

計為勢，發達上而，而須備井井，平易近人。東匯自言原熙原子，曾與徐星友，程蘭如，略為研論。後二十年，又與范西屏，農夕參究，期於不爽，則是諸曾歷歷圖中，鑒定宜其集勝局之大成，為後學之良楷也。

奕萃二卷

清卞立言撰。立言名文恒，以字行。江蘇江都人。施定卷花而屏之弟子也。祖師原父子，蘭內以奕名。嘉慶丙子，立言年七十，時崇程施花，集已謝世。海內知奕者寡，立言做國晉，以著奕萃，其上卷為起手佈局諸式，凡三十餘門，蓋本於施之奕理指歸。施之桃花泉奕譜，及其父子蘭著而未刊者，起手侵分角圖諸法，古奕官子，凡五下餘式，則以採自古譜者為多，難述多於佈局。然繁簡得宜，學者

續四庫全書

卷

部

便之，據是書而論立言奕品，入段無疑。然當日述而屏猶受四王，則有清乾隆朝奕事之盛，施花奕品之高，從可知矣。

乘理指歸續編不分卷

隋施紹閭撰、紹閭里貫事蹟詳前、定菴晚客蘇州、侍成蘇譜、以後李良賓士、前編為對子者設、此編則為受子者設、故於空花角、無憂角、制狐戲、制熊角、担角、諸式、獨詳、其所為歌訣、其棋經之必與初學之津梁、授之前編、更宜入手、然吾國乘譜、於空花角、自宋有二三三四三五七諸起手法、至施氏始定以三四三五為正、與日本所謂小目及日本乘法相同、獨於四六六目之變、未之及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蓋亦時會所限、雖有聖者、莫能逾越也、

投壺新格一卷 說郛本

宋司馬光撰、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事蹟俱詳宋史、本傳考此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紹興秘書省續刻四庫闕目、宋史藝文志、藝術類皆入載、惟陶宗儀說郛中有其本、此外諸家藏書志目、未見著錄、今按其書全載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十二伎藝門、陳元規事林廣記亦載之、說郛之本、當自此二書輯入、可無疑也、此書前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溫公自叙、稱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雋難得者為右、是四技瓊探闢之類耳、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為右、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微僥者、無所措其手足、云云、考溫公為此圖時、在宋神宗熙寧五年、正其因議王安石新法辭官居洛之時、王聞之、澠水燕談錄曰、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邪險詖不足為

善而舊圖反為奇箭多與之策如倚竿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策以罰之類例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為上如例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策以明逆順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間亦不忘於正也云云則溫公之為此書或別有寓意乎今按此圖在宋時尚甚通行陳元觀祝穆並宋理宗時人而陳書猶如今例世大觀之類其轉載此圖者蓋為當時所習用則其為世所重從可知矣此書列圖凡

二十前附格名並勝負計法按顏氏家訓言投壺有倚竿帶劍狼壺鈞尾龍骨諸目今其名多見茲編則此圖足資考證彌可珍貴矣

七國象戲圖一卷 明黃編本

宋司馬光撰先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其蹟俱詳宋史本傳此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子部藝術類有其目不知宋史藝文志何以不載殆元時修史諸臣偶有未見耳今案陶宗儀說郛明王德六年沈津所刻明黃編宋書則當時所傳必有此本此圖一種古局象棋圖乃溫公做象戲而損益之其局分為七

國王居中秦居西楚韓居南東方齊魏北方燕趙一國有十七子用各色為別各國其方周黃秦白楚赤齊青燕黑韓丹魏綠趙紫周居中與不動諸侯亡得犯七國各有將一偏一裨一行八一砲一弓一弩二刀四劍四騎旁者各占一國相之人數不足則秦與一國連衡或六國之齊楚與一國合縱其法略如象棋以獲得為勝考象戲今名為象棋唐時象戲略與今同見牛僧孺玄怪錄溫公此圖蓋與今

象棋同、其後又有改為三國者、則不知助於何時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投壺考原四卷 南齊書陸雲書

清丁晏撰、晏字儉卿、號松堂、江蘇山陽人、道光元年舉人、阮元為漕督、以漢易十五家發策、晏條對萬餘言、江藩稱其摭羣籍之精、聞漢易之奧、好學深思、為當世冠、嘗在籍辦漢工、司賬務、修府城、浚市河、開通文集、文均有功於鄉里、咸豐庚申、以縣掾檢匪有功、由侍讀銜內閣中書加三品銜、花翎、生年著述甚富、有願志齋叢書十九種行世、此書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卷、卷一禮典、載小戴記投壺文、所分節目、皆依朱子儀禮經解、無多發明、卷二傳記、則雜引淮南、西京、東觀漢記、顏氏家訓、諸書、凡十則、卷三賦文、首自邯鄲浮投壺賦、迄劉勰投壺儀、凡十則、卷四圖經、則輯錄投壺書目、末附司馬光投壺新格、條次明晰、蒐求詳備、要以此所引諸書、皆注明出處、細若無損、甚便檢索、實投壺之類苑、藝林之珍籍也、然此書於考原一端、殊欠論說、惟投壺本酒令

之一種、趙與時賓退錄、言余謂酒令、然於操壺之禮、雖其制皆不同、而勝飲不勝者、則一實為害論、其或更有正視迷信之性質、觀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齊侯伐壺之事可知、則茲事頭緒甚繁、非片言所能盡矣、

陽關三疊不分卷 說郭本

明田藝蘅撰、藝蘅字子藝、汝成子、以歲貢生為徽州訓導、善屬文、自弱冠以詩賦著聲海內、名公爭交、驪焉、多聞好奇、世以此之、成都楊慎、為人高曠磊落、不可羈束、至老愈豪、朱衣白髮、挾兩女奴坐西湖花柳下、客至即其座酬倡、斗酒百篇、人疑為謫仙、著有田子藝集二十一卷、遺集小品、留青日札、玉笑零拾、大明同文集詩、女史等、其傳於世、此書不分卷、乃取王摩詰送元二使客西詩、重疊反復、間附考證、及有闕漏成曲之類、詩話雜說、彙集成編、考三疊之譜、說者多歧、東坡志林云、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當然無復節奏、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聽之、若一句重疊、則此句為第

五疊、今為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諸矣、又元
李治古今聲云、起句不疊、歌、以下每句疊
歌、故曰三疊曲、與東坡說全同、田氏則云每
句皆疊、以三疊為四疊、又以離合方法、廣謂
成曲為數首、然多屬臆測、支吾難安、意士三
疊之說、以專指疊第三句、其意在離字法
別之時、勸君更進一盃酒也、故白居易詩有
相逢且莫推辭醉之言、其語唱陽間第四聲、
即指第三句之重疊也、東坡則舊說皆有

商、未能信為定論矣、

織錦迴文圖不介卷 沈卯木

前秦蘇蕙撰、蕙字若蘭、始平人、秦州刺史
扶風竇滔妻、滔字連波、符堅時以罪徙流
沙、蕙思之、然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
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帝詳晉書烈女傳
考、回文之體、始於蘇伯玉妻、盤中詩、而環
璇之製、則肇自若蕙、詩苑又舊為二體、
今合為一、止兩韻者謂之回文、而舉一字皆
成讀者、謂之反覆、然合二體為一者、則為若

蕙之創製也、今觀其詩、出入經史、反覆成
文、三言似急就、四言似中支、五七言似古選、
縱橫錯雜、皆成佳什、誠天壤之奇文、希世
之才女也、以視後世之玉連環、文不過二句、
字不過八言者、誠不可以同日語矣、此詩凡八百
四十字、在唐時可讀解二百首、見武則天瑞
璽圖叙、至宋可讀千首、黃山谷詩云、千詩
織就迴文錦、如此陽春暮雨何、亦有黃靈
芝蘇蕙子、只無悔過竇連波、明郎環上修

類稿云、皇朝起宗和尚、經禪之暇、細繹是篇、
分為七圖、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之詩、
至三千七百首、某王府從而刻之、并其讀法云、
云、則在明時可讀三千餘首、今說部本武后
叙云題詩三千餘首、皆為明人所肥改、
夫以一圖之詩、其前後數目如此懸殊、則
其代有更移、自不可免、然則今存之圖、定
與蘇氏原圖不同、可無疑矣、又考蘇蕙城
錦之事、晉書烈女傳所載、與武后撰報詳

略有利、史傳僅言蘇氏思過、乃製錦曰文以
贈之、而無因妾失寵、閨室交、
載與俱歸諸事、蓋一歷時復久、疑信相參、
近人謂傳說愈後愈繁、至喻人物為箭鏃
武者、觀蘇氏之事、又亦信而有微矣、

回文續編十卷

清朱象賢撰、象賢原名行先、一名存者、號
清溪、又號玉山仙史、江蘇吳縣人、幼聰穎、好奇
文、與沈秋華、尤青霞、為莫逆交、揚風抗雅、
時人目為城東三俊、歷官淇縣二有、所至有
政聲、著有印典八卷、欽定四庫總目已著錄、
此書乃續宋象世昌回文類聚之什、象書四
庫總目已著錄、此書凡於象書所未載者補
之、而以明之回文詩為主體、兼附己作、都凡

十卷、卷一二為諸家雜著、卷二至卷六、為瑤
機碎錦、卷七為玉山雜稿、為其自作之回文詩、
卷八為唐宋明諸之回文詩、卷十為清回文詩
七十八首、詩餘十闕、詞賦一篇、條目清晰、羅
致殆盡、可以補象書之不足、可以完回文之
詩史、誠與象書為回文詩中之雙璧也、缺
定四庫總目、載其補遺一卷、附象書後、
誠其遺漏甚多、殆未見此書也、

胙陣譜 說部本

明袁福徵撰。福徵字履善，江蘇松江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與李攀龍、王世貞、宗臣同官。有小詞林之號。晉郎中。世宗以邊事，授兵部尚書。丁汝璈、顧夢鼎諸部曹郎，福徵論救。王師不當死，謫知河陽州。攝黃州府同知。以軍功遷。唐府左長史，以發偽疏，忤中貴意，褫職。復羅織冒禁，棄傳下獄。事白，歸。以詩文、茶酒自寄。終。此書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分卷所載皆胙陣權術，制敵取勝之方。文詞簡鍊，意味深永。洵胙陣之典則，猶壇之典書也。考胙戰之事，始於李唐。皇甫嵩醉鄉日月，有拋打令。洪邁容齋隨筆云：今人不復曉其法矣。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按元據雲漢友議載：澧州宴酒，外賓雲娘形貌瘦瘠，每戲舉罰家賓，秉持歌聲，自以為邪人之妙。李宣古為之詩曰：何事最堪悲，雲娘只首青。瘦拳拋令急，長嘴出歌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云云。此瘦拳拋令、長嘴出歌，意即後世之胙陣。陣及後世，古今多異。惟此虎脰之戲，永傳燕飲之間。袁氏此譜，詳載其術，雖屬文字遊戲，然足窺古藝之消長矣。

文房圖贊一卷 欣賞結本

宋林洪撰洪字龍登號可山浙江錢塘人著有山家清供等書多傳于世此書不見宋史藝文志其他各家書目亦未載不知茅一相所據何本書凡一卷首有小序後為文房十八學士姓名字號每圖之後別繫贊語考文房圖官之職戲筆自稱品繁舉類乃中書之事而輯錄成書者則以宋蘇易簡文房四譜為最早其後有李洪續文房四譜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宋史藝文志然其書久佚世無傳本蘇譜僅四而此則益為十八蓋取十八學士登瀛洲之意降及酒茶花卉水族無不名官雖間有可喜之法然不無書志之識且于篇一律尤嫌雷同甚矣著作之不可苟也

酒考一卷 閒情小品本

明華淑撰海字閒修江蘇無錫人明諸生讀書惠山之下肆力古學取古人詩與本朝作者上下揭括其詩以清新深婉為宗雖問津於時人而不墮其鬼趣錢牧齋列朝詩集中甚推重之此書凡一卷所載酒事凡三十八則末附皇甫松酒考四條乃取自詞人又附白居易飲酒詩十首所載雖嫌然猶拾尚樸罕觀與展轉鈔襲人云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者不同然其中亦有顛倒錯謬者如云羽騰隨波一語出自謝靈運集序不知逸詩中亦有此語而不合會客謂杜康造酒以酒日乾似云而不合會客尤牽強可笑要之此書瑕瑜互見未可以一概全也

學射錄二卷 顏李書本

清李謀撰。謀字恕谷，號剛主，直隸蠡縣人。康熙二十九年舉人。年六十，選通州學正。居官八十餘日，以病告歸。謀博學工文辭，師事博野顏元，又從毛奇齡論樂律，著有恕谷後集十三卷，及周易傳注、李氏學樂錄、小學格業等書，並傳于世。此書前有自序，稱予自幼習射，力既薄脆，學復貧多，逆半廢，不克有成。一日忽有吏而收見，遇衣冠甚偉，瞻視非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拜而問道，叩其姓名，不答，但自稱墨史。言學學道深山，技藝皆精，夜半為我解衣，解衣刻，因傳射法，聽而觀之，豁然於心。數昔所見聞者，皆一知半解，蓋語危言也。無何黎明，飄然而去，不知所之。因錄其射法，約略所謂授者為注云云。今觀此書，分射法射經二卷，其射法即即老人之所授乎。其射經雖引孟子、周禮、孝工記諸書，詳為解說，頗中肯綮。其註則主博學多才，故其註解斐然可觀。其射法亦主實事求

是與一般射書有異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竹香齋象棋譜二集 象棋譜大全

題標洲教人撰、後有嘉慶丁丑其子景煦

跋謂先君子在中葉世、實嘉慶十七年

也、武進黃縣欽、稱常見家藏舊譜題曰

聽雨樓者、凡六十八卷、其中有竹香齋一

十八卷、署標洲教人張香棟、蘭汀氏著、則

此書作者、端可稽考、是譜書屬殘局、據

景煦跋、應有三集、其二集為教人生前所

刻、第三集則身後始得印行、惟大全未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祇載初集為局七十八、二集為局七十、恐是

殘本、然窺豹一斑、其著法之變化、較之明代

通情雅趣中諸局、意味亦自不同矣

梅花譜六編 象棋譜大全

清王再越撰、再越字正己、康熙時人、號生

蹇、先事蹟里貫俱未詳、是譜分六編、

皆為全局、讓先三編十六局、得先三編十五局、

其讓先之屏風馬、當頭炮八局、最為

家戲家所稱道、武進呂思勉曰、推想象

棋著法之淺進、似乎起初由士角炮、飛炮

象局等諸法、雜用、逮當頭炮一出、而諸法

盡為所破、古者束征而討、所向無前、之概、最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後乃又得屏風馬以破之也、其說頗得剛柔

相克之理、然近觀近世國手之成局、得先時

仍以用當頭炮著法者為多、則馬炮之局、

究為孰勝、殆無一定之論歟、

橘中秘五編 象棋譜大全本

明朱晉楨輯、晉楨字進之、東海人、譜刊於崇禎間、凡四卷、全局強勢、各居其半、象棋譜大全本析為五編、第一編得先著法二十局、第二編饒先十三局、第三編饒左馬十局、第四編饒雙馬八局、第五編得局百又三局、是譜所載、全從古譜適情雅趣選錄而出、然適譜極難得、橘中秘則流通甚廣、家藏室之喜用、常讀飽者、莫不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為主集焉、

爛柯神機二卷 象棋譜大全本

清于國柱撰、國柱自號爛柯山人、卷首有道光二十三年自序、謂風好象棋、及今幾二十年、積有局百二十之數、今存大全本、則經部縣馮友望刪汰、其局為百十二、其中雖不免庸淺之處、而能匠心自運、以脫盡恒蹊自期、較俗行諸譜之輟轉抄襲、猶有可取、各局之末、附有馮氏評點、原譜誤索、亦多為校正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適情雅趣 三卷 家棋譜大全本

明徐芝韓、字玉川、金陵人、是譜始為今存
象戲最古之譜、明刊本卷首有有隆慶庚午
拙逸道人適情雅趣引、則芝亦隆慶時人
也、明刊本傳世甚少、清初懷德堂本、全書
十卷、計殘局六卷、殘局著法及全局著法各
二卷、崇禎時宋進之所輯橘中秘、即自此
書選錄而出、拙逸道人引中、有謂象棋叙
全局有金鵬秘訣摘變形有夢入神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則適情一譜、補有東古之譜為之藍本也、象
棋譜大全本別錄橘中秘全書、故於是譜但
就其殘局為百三十九局之中、選三百六十局
釐為三卷、非復原書之舊矣、

皖遊奕萃 不分卷 原刊本

清末周鼎興諸家會奕於皖江之遺局也
周鼎興字小松、揚州人、為咸同間國手、常應
常國藩召與之奕、學九子、小松製曾棋為
九片、皆僅打得法、曾大志恨、然小松為人實
平易如老學究、著有餐菊齋奕譜、行於
世、自小松歿、各國國手遂絕矣、茲譜所載
為局五十二、奕者二十七人、小松之外、以陳毓松
為最、毓松字子仙、海寧人、奕品與小松埒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享年不及之、譜中有周陳對奕十六局、殊為
精萃、後白下常仲卿有圍棋今勝於古說、有
謂覆其陳周小松十對局、不在施范之下、斯
言也、可為尋繹考核者道、難與不學而有
成見者言也、拙譜以稽、以觀參考、處心豈
但爭先無悔、而已、時、在一片靈機、處、用
通盤打算、直似生成此局、無可動移者、細
味其言、實有當於進化之理、空前似易、絕
後實難、如小松當幾西曆四十年、推崇

備至、而指瑕中、意亦復不虧、後出轉精、
信有之也、

仙機武庫八集 原刊本

明陸求可輯、求可字成一、江蘇山陽人、曾刻
過百齡四子譜者、是書按八音、分爲八集、
前有論乘名言、即棋經十三篇、金石兩集皆
全、局由對子至饒三三四子皆備、係竹匏土四
集、爲起和角圈及後分諸法、華木二集、則終
局也、崇禎二年、重開、量中行與叔甫叙曰、
奕先是譜如道情、如秋仙、如石室秘傳、至
局藏機、奕選、奕微、白水遺局、互有異同、

吳起陸玄字父工、積百年苦心、參以生平閱
手所遇、集合成帙、余攜入長生、則有蘇具
瞻奕數、雍穆野奕正、朱玉亭手譚選要、
諸書、過伯齡對客諸局、取陸集損益之、蓋
伯閣雙響勘兵多、而筆削主裁、伯齡實執
牛耳、殘局之翻新增變、尤伯齡嘔心極苦
者也、然則是譜實集市、以前諸作之大
成、又經名手增訂、無怪其粲然大備矣、譜
中所載、局勢繁多、亦有足以觀名目之變

變者如竹集有倚蓋勢三十六變注云一名
壓梁又別有大壓梁八變然後來乘者
率者稱大壓梁為壓梁而不以名倚蓋如
徐星友兼山堂清施業夏乘理指歸皆
然若過伯於四子語則尚存大壓梁之名此
亦明清奕家殊異之一端也

酒令陞官圖石分卷 然山堂全書本

清趙執信撰執信字中符號秋谷晚號然山
老人山東益都人康熙己未進士入翰林纂
修明史時年十七然山竹垞毛西河為忘年交
久之遷官贊典吾聞而恃才傲物為朝官所
嫉時長生殿院本盛行秋谷於園極口微歌
縱酒事聞於上坐是削籍著有聲調果
譜然山堂因園詩集等書其傳於世此書
不分卷前有自序稱昔在長安江寧蔡歷龍

父攜所製滿漢品級考圖譜以呈文繁而圖
備蓋仿明末倪鴻寶公百官錄之意偶與同
好數子會飲或語余曰子則知矣易變之以為酒
令余曰可耳即席凝思刪其煩瑣其志間出新
意旁兼世法以宣而中試眾共夸酌一夕不成
遂或傳於時人人欣賞云云考升官圖之戲在
唐曰選格全唐文七百六十有房子星體子選格
序云以六體變人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
進身職官之差數宋明漸盛行宋俞文豹吹

劍錄、清姚範後魏堂筆記、多有記載、至清而大成、降及近世、又有以清時之官品易民國之職階者、則其蓋誠源遠而流長矣、

蹴鞠譜不分卷 說部末

明汪雲程撰、雲程徽州人、仕履未詳、嘗採漢唐迄宋小說一百四十種、彙為述史搜奇十集、欽定四庫總目、已著錄、此書不分卷、先載毬門社規、次為毬門式、毬門物色、人數、踢法、籌數、毬門錦語、等、凡蹴鞠規矩、無不詳為剝晰、其中錦語一項、以蹴鞠行語、尤饒趣味、考陳元龍事林廣記、文華類聚、有蹴鞠記載、其中多有毬門

圖、毬門社規、蹴鞠場戶等、八所載多與汪書相同、是猶有明一代之蹴鞠承天水之續、則考證著此書時、必有舊譜為之藍本、可無疑也、況以於三人場戶、後曰、其他如四人場戶、名下火、五人場戶、名小出火、六人場戶、名大出火、七人場戶、名落花流水、八人場戶、名涼傘兒、九人場戶、名踢花心、十人場戶、名金環、俱是巧立名目、錯亂喧闐、頗為不經、不若刪去、不使滿清諸島、今按此等場戶俱

見陳書則刪去云云、聖程已自道其舊
議而損益之矣、

射經不分卷 說部本

題宋王珪撰、考新唐書藝文志、王堯臣
崇文總目、並載王珪射經一卷、宋史藝文
志藝文類、有王珪射經一卷、又王珪射經二
卷、若為唐之王珪、則新舊唐書並有傳、然
書中又引虛宗遜之說、宗遜為宋時人、
曾與樞密使汪徽、臨邊視師、熟知陝院、
則此王珪必以為宋人、然名同書同、頗疑
疑或此王珪本唐人、宋志誤一為二、其中

引虛說、乃後人所附益、非原書之舊也、此書
分總訣、步射總法、步射病色、前後手法、馬
射總法、舉犯控弦、抹羽取箭、當心入箭、鋪牌
牽弦、飲身開弓、極力還箭、撲弦入箭、云云、
蓋凡十三章、意原甚簡、較此為多、蓋陶宗
儀輯說郭時、頗多刪削也、考此書十九見於
陳元觀事林廣記、陳為宋理宗時人、則所
載當錄自宋書、二書文字、頗有異同、不資
校勘、又考射病色、事林廣記亦有廣將

軍李廣校定考品公武郡齊讀書志陳振
孫直齋書錄解題宋王欽文志有李廣
射評要錄一卷此昆陳直齋後人伯記之
作顧此書久佚步射病色（此句）書猶入
則吉光片羽頗有資於考證矣

射御直節不分卷續說郛本

明何景明撰景明字仲默號大復弘治十
年進士正德間歷官陝西提學副使景明
志操耿介與李夢陽並有國士風兩人均善
詩文初相得甚歡名成後互相詆譏然天下
語詩文必鍾何李著有大復集三十八卷雍
大記（此句）大復論（此句）一卷欽定四庫總目（此句）著錄
此書不（此句）卷乃言射御之禮非習武之事
景明以射御之禮久已湮沒乃參考舊書

今以己意因成此編內分序器序事樂譜
射儀射義最章大抵襲陳舊言無多
新義夫習儀之事因時而殊時過境遷
自成陳跡謂必強人恢復古禮之舊殊
有礙達於進化之理矣

勇廬閒話

皇朝書目

清趙之謙撰之謙字樸叔號益甫又號梅庵浙江會稽人咸豐舉人官南城知縣日課工書畫刻石卓絕一時詩文亦新奇可喜著有悲金盦居士詩賸梅庵集得雅堂詩話二金坡堂印存等書其行于世此書前有續漢程東銘高平初之錄及之謙三序後略分四類為一書始正名籍里編年舉凡地志雜說口耳相傳有關彙煙材料無不搜羅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引考彙煙來自西洋意大利亞圖明神宗萬歷九年利瑪竇至京師獻方物始通中國至清朝看到聖御用之物且每以賜諸王大臣外達藩封至清末而此風大盛上自士大夫下逮傭卒皆能蓄之結習所存不亦甚解詞厥從來多瞠目無以對夫茶經食譜猶有專書獨於此事焉可一切闕如據此書詳為稽考以俟此三百年來之嗜品留此爪泥其用心固甚善後之治社會史者將

於此兩資焉然此書亦間有迂曲之論如論煙字說文云火氣也彙煙非煙於義稍違乃取證廣雅釋詁煙臭也素問王冰注煙煙也以此言煙有臭意陳意甚高而病同膠柱其蒐集材料亦間有未盡時人有為補遺者如秦和周繼煦勇廬閒話評法善化唐贊襄皇彙煙閒話摘錄武田張義澍西士那補釋於此書皆有補苴詳陸之處甚矣著作之難易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士那補釋不分卷 光緒十八年金陵刊本

清張義樹撰義樹字庚三湖南武岡人仕履未詳此書名士那補釋士那者黃龍鼻煙之譯音也補釋者補述之謙語廬間誌之所釋也書前有序曰乙酉丙戌日廬門養病寂寥無與知好餉以鼻煙宜鬱鬱導滯日與為緣市賈間以異品求質復得取舊藏家收蓄者評臨之於是稽掌故窮物產辨異同器用有所聞見遂錄存之丁亥之春趙伯藏太守以勇

續修廬間書

卷

部

廬間誌見贈喜其淹雅精博互相印證於所舊錄刪其重複間擇精采分別錄入以備好事者徵求之助亦以消磨壯夜耳爾云云則此書直趙書之續編矣錄觀此書大體尚雅博雅如掌故一端增補四條之多其他亦多修補可謂追及壁合珠聯輝映前後者矣此書有原刻本有廬江劉聲木鼻煙叢書本有鄧寶珊美術叢書本別書魯思堂本及中華書局鄧編頗多刪削皆不如原刻為佳也

武經集要不分卷 同治元年浙江書局刻本

清徐岳撰亦字非韓里貫事蹟俱未詳據此書叙稱不難習文藝自為技時創器奈未獲售因而習射幸叨薦揚之選則亦始為武舉乎此書不分卷首冠射圖說繼為步射要訣學射心法內法八條外法二十八條步箭集要騎射十八字每項之下詳為剖晰便初學且不為影響之談甚多經驗之論其有序亦云乃者學射偶有心得當或內法

續修廬間書

卷

部

外法步箭弓箭以及雜技一一由練習中而求之世之學射者若徒於此熟讀貫通又遇明師指授亦何患其不能穿風貫楊自命為百發百中之技乎雖不無自譽之謙然通觀全書大體尚符其法老滿清入關何重騎射歷代武林皆以射法兩士自小試以及大試無不有之然習射之書創頗不多觀此書雖名武經集第全言習射之書則說明晰實空谷之足音者也

雲麓館紀談一卷 續說部

明化通撫通山東曲阜人。是書所記。陳友諒王景之
道事也。言陳人在南昌時。高麗數自于南昌城
西。江門外。謂之底園。嘗至其所。自跨一。角。蒼
皮。假珠為璽。給掛于角上。鑲金為花。數。群。虎
皆飾以錦繡。遊江上。又其在江州時。嘗以香著
結。緣為花樹。自府第夾道植至匡山。又剪繡于
道上。與宮人來。自。與而行。陳氏既亡。有宮人。小者。
遊之民間。嫁于蒲亭彭本清。能言宮中舊事也。

穆庵全書

卷部

一

明王孫。係壽輝臣也。初阮文俊陷川蜀。令孫守
之。既而陳友諒殺文俊。又殺壽輝。孫遂偕阮改
元。初都成都。斷又都重慶。孫卒。子昇嗣。孫守蜀
時。有陸子良能。以溪水造箋。其巧過于薛濤。孫
于溪上建橋。錦王。置箋。孫家。令子良領其
事。箋有桃花鳳彩。雲樣錦幅等名。又紀友諒
時。開寶市。偽都招致海商大賈。仍建尊孫
館。宋不克內。以侍有寶者。設賓客卿使之名。豐
其穀祿。別其敬禮。得其絕色以進。則封為奇貨上。

賓得珠玉以進。則封為孫精貴客。又有華卿。展
使。亞于賓客。此等官名為巨古。所未有。可見其早
野。之不文。然則是編人為所治。明中者之所當參
攷。不徒供談助而已也。

穆庵全書

卷部

二

郡齋筆乘六卷 實錄叢書本

清賈臻撰。臻字運生，直隸故城人。官河南府知府。臻性敏，著學以弱年擢上第，入詞垣，而學有根柢，不為詞章。訓詁所汨沒，當其守河南日，故事之暇，則隨筆劄記，積稿甚多。其子所懷者，康熙錄其稿，屬金靜通為之排比，因為永存百三十九條，雜為六卷。區分之意，畧分六類：一曰述故，二曰析理，三曰考獻，四曰談藝，五曰稱允，六曰瑣錄。其無可附麗者，稍稍以類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從書中。當時朝章國故，紀述尤詳，如紀國朝奏疏之體，有題本、奏本之別。地方公事用題本，一己之事用奏本。題本用印，奏本不用印。至乾隆十三年始奉旨將奏本之處概用題本。又紀武職回籍守制，始于康熙中四川提督何傳，以薊州副將孫斌詳請回籍守制，因為疏請定武職三年通喪之制。此關係政事之大者。治掌故者所當參考者也。他若紀河神黃大主一則，邢太僕以書名一則，河沿間方言一則，青田治石一則，

頗足以供多聞。又紀涿州西山之麓，有村落焉，曰上林，中收不收，總謂之三收。村人生不識官府，有小爭訟，則就老人決之。老人者，歲一至州城，輸賦州收，具花紅羊酒犒之。此事甚奇，然臻引張雨香有戴心老人行，正詠此事，並言永清王學博親見老人，証為不誣。亦近世之異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平園雜著十四卷 道光刻本

清林有慶撰。有慶字儒珍，號平園，江西分宜人。嘉慶壬申進士，官義陵令。嘗謂六經者聖賢之文，實聖賢之道也。士不通經，則不能文，文不出入經，則文亦徒文。著有尚書劄錄、詩經劄錄、禮記劄錄、雜錄彙解諸書，此編為其雜文。若舜三化改辟，離頤宮改詩三百，小序改黃鍾之宮為律本改，朱子資治通鑑綱目改，元明諸儒論綱目七書改，明憲宗初儒臣續綱目改，序昭穆改，十一廟改。

穆庵全書

卷部

庶母不入祠堂改，文丞相里居改，宋劉磨勸韓文登第改，兩廣五嶺改，靈渠南渠源流合改，潯州左右江改，江西諸水源流改，江西歐陽水利改，吉安鹽政改，天錫治書作洪範解，詩三百叶韻解，孔子刪詩解，晏嬰不死君難解，王安石日者秋為斷爛朝報解，改證均極精核。有席於蔡文勤所選古文雖止有補自續，又續可儀堂自二十家四書文選，每家四書文選首自小序，是編所錄小序自李厚庵、戚介人、杜登聖、劉益侯、呂潤樵、李石堂、李松雲、方

百川、方望溪以下凡五十九家，皆江右名家之文，明清兩代作者備焉。亦江右文獻之徵也。首有趙敬寰序，稱其輯論評議，多人所未經心，遇骨肉朋友之間，情詞備至，信乎筆墨之外，別有孝弟之性，所謂才人學人之文，東而有之者，與推花頤過甚焉。

穆庵全書

卷部

識小編一卷續說部本

明周賓所撰是編釋論經史評題文藝特論
甚為正大如論風人與訓詁人肝腸意見絕不相
同訓詁者往往取風人妙義牽強附會若杜身
後受虞道兩君之累不淺近見劉濬漫筆解三峽至
河影動搖引天官書註左旗九星在河鼓左右
旗九星在河鼓右是天之旗鼓動主兵杜公難破
為是思未必拘拘註若此所謂詩人肺腑非片言
於注箋者所能明也又論量之與勇曰凡橫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來秋速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蘭相如謹
避廉頗之辱已士流不校狂生之訕呂蒙上不問
朝士之名可也若事於大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
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
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于義
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若徒以姑息為事不
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能大如
魯莊公宋高宗含恤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
仇是皆見義不為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

包蒙用馮河也其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
知勇與量之用乎旨哉斯言凡事能衡之于義
理之所安可與言勇量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聊齋誌異卷之六

清須子集撰方岳字亦崇陽湖人官山東聊邑大
夫是編所錄皆里巷間見事惡教應以及妖怪
仙鬼之事首自方岳自序大意謂嘗見世人每不
預讀先止格言而願讀神宮小說雖嚴父名師禁
不使讀猶陽春陰道訖訖愛不釋手焉夫小說
豈宜高士格言歟結無論漢宋諸儒著作至
理名言昭如日星而近日格言梯閣室燈諸書其
較事簡明綜核較之閒微草堂聊齋誌異有過

聊齋誌異

卷部

之無不反至敬信錄數卷且選擇諸儒名作續而
盈帙者其駢體之文古逸如余所錄行之文奧衍如
韓柳河讀之之疏語言親小宛之意無論賢不肖
若自同情然噫吾知之矣蓋吾人偶對格言未及
幾卷早有一氣心橫貫胸中曰爾句即日達談字不
可破雖自稱而不回是以讀不終篇即束之高閣而
不顧其弱冠時已洞悉其弊頗懷杞人之憂左右
思惟絕無善美要惟寫不願讀者於願讀者之中
以成一家言為得耳是方岳作是書之意在寓懲

聊齋誌異

卷部

勸之旨于小說之中將以預啟開幽扶翼綱常名
教者也其口如流黃鳥也血魚也味味開花者
宋衛之物理人情皆不全是可刪削者也

讀書堂答問一卷 家刊本

清簡朝亮撰朝亮字竹居廣東順德人少受業于朱九江先生其學漢宋兼收不為一家嘗自尚書集注述疏論語集注述疏己並著錄足編為朝亮答門弟子之問計論尚書集注述疏序說者十一條論尚書疏說者四條論虞書者二十九條見書者二條論商書者四條論周書者四十二條論逸文者八條論書序者一條論偽古文者九條論尚書集注述疏後序者一條凡一百

穆庵全書

卷

部

十一條其門弟子張子沂之所編次也書中所答議論多而不尚考據如或問堯典之文所記者何如也答曰曾氏筆云此所記獨其近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方足時立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而不知堯典之文為後人之所製也又任簡清問曰墨氏積資治通鑑何如也答曰司馬氏則為論矣惜其未有焉昔徽欽二宗北狩而宋皇然忘之也蔡氏釋書所以獨悲于文侯

之命也後之人而有論此者乎此以通鑑而論及文侯之命味為小倫人論詩序吟詠情性以風其上謂當作情性易目之命而言宜先言性詩序自人之志而言宜先言情以皆毫無依據憑空議論終未合于學問之道也

穆庵全書

卷

部

二

言事二卷 家刻本

清惲敬撰。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由成安官官興學教習，歷任浙江江山、山東平陰、江西新喻、瑞金知縣。著有《大雲山房文集》、《書錄》。是編為其與朋友論事、論文、論學之書。札頗多精刻之語。如與朱幹臣論朱夫子之稱，始於明之嚴分宜，名稱不雅。答秦撫軍論古畫鑒賞之法，如稱筆墨辨氣韻、辨筆、辨印章、辨款式，皆極精到。與胡竹村論劉端臨攝齋釋

穆庵全集

卷部

有不可解者二說文攝引持也。齋便徐錯曰：鈹衣下也。此為攝。齋止釋，劉釋為整，與引持義不迥。庭耶論語何不書整齊而書攝齋耶。古者衣與裳皆有齊衣，有大帶束之，再加繫帶，齊止於裳，正幅腰積下垂，亦不待整。此劉釋于字義不可解也。劉釋此章引聘禮，今考聘禮賓執圭，自門入，三揖三讓皆執圭。若于公升二等之後，自整其麻，此于儀得毋俛耶。且聖人左執圭耶，右執圭耶。劉釋于禮不可解者也。此文頗能正

劉氏之失。夫劉氏考證精密，經學家之所公認也。而于敬不過以文士視之，今觀是編，可見其學之博，於經亦依依甚深，可見文章之佳者，亦由讀書得來，非徒取一二家文集，日夕摹仿，而即謂之能文章也。

穆庵全集

卷部

千祿字書箋證一卷

貞松老人遺稿本

羅振玉撰首有振玉自序云小學盛于漢晦于六朝漸明于唐漢唐間諸字書說文解字外晉有呂忱字林梁有顧野王玉篇其書詳矣備矣然多存後世俗作意在補說文所未備其實所收之字多無意義大抵皆增其所不必增於六書殊無裨益惟唐人千祿字書五經文字實能祖述許書折衷至當五經文字猶偶有疏舛千祿字書則有純無較此書當與蒼正並重於今本之誤者正之問有

千祿字書箋證

發明附注於下今按漢書賈山傳節士築阿房之宮師古注節以篋為之是以節篋為二字說文有篋無節而字書以節為篋之俗此可正漢書顏注之誤也喪字說文作𦵿注云从哭从亡然喪篆實與哭不類今字書作𦵿與許書正合此可正今本說文注之誤也是書在唐代雖為程式之作其有裨于小學甚鉅而振玉箋證旁徵諸書兼及金石文字為之疏通櫛比尤有發明之功也

張心法不分卷 舊鈔本

明程冲斗撰冲斗字宗猷新都人自序謂偶遊書春遇土人得穴中銅機一具重觔餘不辨何代物也余購之以製三十六鈞腰開之強弩凡數十易材而後成其制度尺寸暗與熙寧詔造入陣弩相上下然力強則難于材幹且體重張遲猶嫌訖訖余復思之因法大機以小易枳槩以竹補其規而變之如火器之照門弩身不滿尺七而擔稍有加或支諸腰或懸諸肘攜帶以於甚便力較厚張而

張心法不分卷

雄張較腰開而速臨敵似於甚裕張不籍于多人習無待于繼日中必決於面目用力收效又似於甚捷且可以輔鎗故著為弩譜又輯長鎗法選及單刀法選以見与弩並用之效後附少林棍法二卷備列擊技諸法雖為擊技之書亦兵家之所不廢也以其書流傳甚稀茲著錄之以不沒其所學焉

韓詩外傳校議一卷 敬齋堂叢書本

清許瀚撰。瀚字印林，山東日照人。博綜經史及金石文字，尤深於聲韻訓詁之原。撰有攀古小廬雜著，最為精核。其雜著凡五類：一經傳說，二經說是，三書即經傳說，竟遺稿僅存，未曾刊行。民國三十一年古學院有刊刻名著之議，是編始獲刊行。清代治外傳者，則有武進趙懷玉校本、新安周廷采注本、新水陳士珂疏證三書，並稱善本。是書最後出，視諸家尤為慎，而篇末詳四庫全書提要於韓詩外傳，摘其疵語六，非事實者一條，重見者二，其中稱彭祖名並堯禹一條，舜生於鳴條一條，申鳴死白公之難事一條，此三事皆顯有以證其誤者，尤為精確。是篇雖僅三十許條，然精慎之處，信足以傳矣。

毛詩注疏 毛本阮本考異四卷 敬齋堂叢書本

清謝章铤撰。章铤字枚如，福建長樂人。首有自序，謂治毛詩凡數次，始用汲古閣本，繼用文選樓本，而多從校勘記之說。雖時覺其乖舛，特私臆太傅博洽，名海內，懼吾見之不逮也，而不敢議。其後參互攷訂，決知其誤，蓋自甲子至今，又十年矣。乃始條件而錄之，太傅之於詩，亦云勤矣，而其著校勘記有巨弊四：一、好立條例，強書就我一也；二、袒護宋刻，游詞失真二也；三、喜談不可見之本，而多為臆斷，變決之詞三也；四、輕視元明以下之刻，而盡忘其佳處，且誣之四也。且夫校勘記之所以作者，為今本非為古本也。近日通行之本，其中有誤，恐其以誤沿誤，因為校勘記以告之。若夫十行本、小字本、相臺本者，則已銷磨矣，即存者不能千百之十一，豈家有其書乎？乃太傅重古薄今，若殷本、監本，不涉一筆，然猶曰此官書，不敢妄為是非。至汲古閣本，則最為流行，校及者不過五六，是太傅特修收藏古物之富耳。然所言非世所習，且益于學者，不亦淺

乎是章鉅於阮氏校勘記攻之甚力。攷校勘記刻
于嘉慶二十一年。是時阮氏由江西調撫河南。委
其事於門下。阮氏亦自謂去取失當。未足為善本。
此編以阮本與毛本互勘。頗多訂正。雖攷阮刻。然
亦不袒毛本之失。固阮氏之諍友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東塾雜俎十四卷 民國三十三年古學院刊本

清陳澧撰。澧生平精心結撰之作。為學思錄一書。

初稿於咸豐六年。四十七歲。至同治十年。六十二

歲。大病幾殆。撰自述一文。述生平著書學行大旨。

不及學思錄言。讀書記亦未成。目後乃思力疾綴

學思錄旨要為讀書記。至光緒十五年。七十歲。自

訂讀書記十五卷付梓。又二年。成讀書記西漢一

卷。其門人廖廷相編錄付梓。此今本東塾讀書記

也。據廖廷相按語。讀書記已成十五卷。其餘未成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稿本十卷。遺命名曰東塾雜俎。殆即此也。此稿藏

其孫公穆家。卷一西漢。讀書記目錄卷十三。卷二

東漢。記卷十四。卷三晉。記卷十七。卷四南北朝隋

記卷十八。卷五唐五代。記卷十九。卷六唐疏。記目

無據原稿補。卷七宋。記卷二十。卷八南宋。記目併

入北宋為一卷。今據原稿析出。卷九遼金元。記卷

二十一。卷十明。記卷二十三。卷十一國朝。記卷二

十四。卷十二通論。記卷二十五。卷十三餘錄。卷十

四項記皆讀書記所無。為公穆及周肇祥所輯補。

有其西漢一卷與讀書記所刻者內容完全不同
讀書記則發揮已見此則鈔錄各書原文按語甚
少蓋即讀書記一書之前身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敬齋堂叢書六種三十六卷 刊本

古學院輯刻古學院之設始於民國二十七年院
址在北京北海之團城其始為攷課之所至民三
十年有刻書之議董其事則侯官郭則澐也其初
議以清代學人著述未刊本流傳者則為之校
刊蓋隨得隨刻故無總目亦無序例其曰敬齋堂
叢書乃刻成所題各書凡六種惟孫詒讓之大
戴禮輯補有石印本若陳澧之東塾雜俎謝章铤
毛詩注疏毛本阮本攷異許印林韓詩校讀議均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據稿本列入皆極有用之書其桂文燦經學博采錄
據黃君緯藏足本雕開較辛巳叢編所刊者多出
卷二一卷則尤可珍也 目次

經學博采錄十二卷 清桂文燦撰

周官証古二卷 清桂文燦撰

東塾雜俎十四卷 清陳澧撰

毛詩注疏毛本阮本攷異四卷 清許瀚撰

韓詩外傳校議一卷 清許瀚撰

大戴禮記輯補三卷 孫詒讓撰

論語類編二卷 鉛印本

戴季福撰。季福字駿之，江蘇吳縣人。著有大學直說、已著錄。是書取論語本文，分三十四類，一日聖學，二日教人，三日勸學，四日孝弟，五日君臣，六日交友，七曰五性，八曰為仁，九曰存仁，十日義信，十一曰傳經，十二曰詩說，十三曰禮說，十四曰喪祭，十五日藝事，十六曰論流別，十七曰論人品，十八曰論修己，十九曰論應物，二十曰論言行，二十一曰論改過，二十二曰論俗變，二十三曰論史德，二十四曰論仕義，二十五曰論行藏，二十六曰論遺遠，二十七曰論政本，二十八曰論政要，二十九曰論古，三十曰論世，三十一曰弟子，三十二曰論國事，三十三曰聖蹟，三十四曰聖行。節次明晰，於論語一書，一字無遺。作為研究論語之參考書，甚為便利。首有季福自序，大意謂孔子之道，所以為大者，本身作則，推己及人，使政教合一而不敝，其學習詩禮，存五性，施之以忠恕，素位而行，未嘗強人從我也。然則君卿用之則治，不用則亂，士民從之則安，不從則危。是固天下之人，人人當知之者。論

禮記全書卷一 部

論是已。自仲尼沒而儒分七十子之後，各記其師說，弟子更相傳授，中經秦火，至漢興求書，集之為二十篇。大義微言，往往而在，但非有統貫也。初學子讀之，志不得其要領，今為改編，期明聖道之玄，是其意在析論語之書，以類相從，使人易得其條貫也。

禮記全書卷二 部

大學節訓一卷 觀象齋叢書本

清呂調陽撰。調陽字竹虛，四川彭縣人。同治甲子舉人。著有南園藝器釋銘、彭縣金石志諸書。已並著錄。其解大學，則用古本，依即為之訓釋。不從朱子三綱領八條目之說，而亦有可采者。如釋明德新民止至善云：明德所得于天之性，宰乎一心而不昧者也。明明因其本明而盡其知能以明之也。明明德情身也。新民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至善一也。性之本體也。止至善心恆于一也。即意之常誠也。不誠

禮學全書

卷一

二

不足以明明德，不足以新民，此解頗能自圓其說。惟于格物之訓殊無通渾。如云格至也。格物反而求諸有物之初，知物之所由至也。又云物即周易萬物資始之物。不格物則不知誠之狀。不知性命之理。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所以致知也。然必格物乃能明乎至善。故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反說約即格物也。以反說約解格物，與大學之旨不合。誠不如朱子之說之為愈也。其於大學十章，分成三段看。章首統言大學

之道。二章至六章申言知止之事。六章至十章申言知本之事。然於明德新民皆無着落。又與釋明德新民之意不合也。清人治學多從古本而反對宋儒。調陽此書亦自不免斯弊。不知宋儒之精粹處亦自有千秋，未可一筆抹煞也。

禮學全書

卷一

二

聖學統狂錄二卷 家刻本

曹元例撰元例字復禮吳縣人著有禮經校釋已著錄嘗集合鄉里好德君子立蘇城隱貧會創春正堂以正人心造人才為願講明四書大意是編以朱子集注章句原策諸儒說與朱子稍異而義理精善可兩通者仿朱注博采眾家之例並著之以由陽經旨其末議朱注辭涉黨張者悉不采僅成論語一書大意謂學術邪正辨之不可不早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童子天性未滿教

卷一

部

以聖賢正道使少而習長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則善氣充積強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天下蒼生並受其福近世廢經不讀彈殘聖法智者詐愚勇者威怯強者陵弱弱者暴寡民不聊生戰無虛戒浩劫彌天殺機遍地蓋士而生也自少習聞悖禮亂常之說是蒙以養邪將胥天下而為狂也是書錄自朱子以下諸儒之說取其言簡而明務使一覽而悟感人易入庶幾聖學明而人心正人心正而殺運強障百川而東之挽狂瀾于既

倒使天下皆明倫理敦仁讓夫安有悖逆詐偽爭奪相殺之禍哉故名書曰聖學統狂冀蒙以養正善氣致祥人心向道災害不生此元例所以撰是書之旨也

卷二

部

二

論語微子卷 日本刊本

日本物茂卿撰。嘗謂孔子生于周末。不得其位。退與門人脩先王之道。論而定之。學者錄而傳之。六經傳與記是已。其緒言無所繫屬。名釋為此書。謂之語者。裁然耳。蓋七十子之後。諸家所傳。不無附益。獨此至為醇真。故學者尊之。比諸六經。追漢代立之學官。崇聖人之言也。後世先王之道。弗明。豪傑士厚。自封殖。以聖知自處。遂至于以六經為先王陳迹。獨潛心斯書。然學不師古。非孔子之心矣。乃

禮記集說

卷部

故然自取諸心。以為辭者。自韓愈而下。數百千家。愈難愈難。愈精愈精。皆坐不師古故也。余學古文辭十年。稍稍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也。獨悲夫中華聖人之邦。更千有餘歲之久。儒者何限。尚且曉曉然事堅白之辨。而不識孔子所傳為何道也。茂卿之說。論語乃門人所錄。錄之者辭有工拙。且春秋之時。禮樂殘缺。而孔氏多言其義。是以有不可辭者。漢儒去孔氏較近。其言自較後人為可信。故茂卿之解論語。

皆徵諸古言。推演其義。而於宋儒之說。多所駁詰。謂朱子為不知而作。又謂由宋儒之說。必至于廢六經而極。似受漢學家之影響。然所詮釋。主于訓意。而不究于文字音韻訓詁。則又未能嚴守漢學之

可證者也。

禮記集說

卷部

二

論語集註辨正二卷 日本刊本

日本田中頤撰。頤字大壯。越前縣人。是書辨正朱子集注而作。於朱注頗能細審其義。而體會諸語之語氣。以訂正朱示。如君子之天下事。辨正云。適解粗。莫解妄。此解非。不說全旨。粗而非。謝氏不識文理。強作之說者耳。八伯章云。朱闕特稱孔子稱季氏解非。關於庭解亦非。每伯八人說可刪。以孰字為何事失古義。朱前說蓋原謝氏說。以思為後思之思。意謂季氏其行後思。我父與君亦

禮記集說

卷部

且可為此大非。夫當時三桓之強。雖以其君尚不能制之。况夫子之不得其位者乎。言之無益者。君子不發也。言之無由者。君子不出也。奈何聖人而有此無益之冷語。假如其說。本文但當曰。是之思則何事不思矣。兩可字兩也字及孰字皆不通。何其不識文理。亦太甚也。朱後說蓋原范氏說。以思為容思之思。意謂孔子不自容思。故為政則當先誅季氏。此亦大非。夫季氏世襲強僭之不可容。不待夫子之言。而庸常象人之所知。奈何聖人

而獨不之思。以發此出其位狂妄之言。假如其說。本文示但當記季氏八伯舞于庭。孔子曰。是不可也。朱之暗才文義其如此。此頗能正朱子之失。通觀全書所解。皆以體會孔子立言時之語氣。以求其實通。雖有時不免失之于破碎。然亦知其用心之細者矣。

禮記集說

卷部

論語論語一卷 光緒刊本

清張思軒撰。思軒字永王，慈元人。著有大學關
要、中庸關要、己並著錄。嘗謂論語一編，以言學始
以心傳終。其中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美不備。片言
單詞，必見全體。內聖外王，非空言也。夫精一執中之授
受，至孔子而集大成。惜乎徒託空言，未能見諸實用。
天生至聖，而以開萬世學人之宗，非為一代運會計也。
然而千百年來，未契心源者，何哉？良由曲學私意，
把持門戶，黨同伐異，恣意攻擊，所以世運日衰，是

禮記全書

卷部

書於論語每章之下，著為論說，以期發明孔子之
旨。其中時有善言，亦有深求太過，派為數會者。
如學而章云：孔子天縱之聖，諄諄教人以學，學性
道，非學文章也。六經言學，始於傳說之命高宗。孔
子教人也，本是垂教，而遂以開其宗。又加我數年章，
謂易窮性命之理，五十乃知命之年，聖人意以人
壽百歲，以五十年之功學易，可無大過。故聖天假
之年也。又子欲無言章云：天地無心而成化，時行物
生，運言所可廢，匪言所可行也。仰觀俯察，道妙

自見。首出庶物之聖人，何常有師承哉？又子謂韶章
云：韶武相形，善美自有不同。辭義正矣，此皆以揣測
之辭論孔未，殊未能得其正。然思軒自序謂此以
為人本，非講學也。因未可以講學之得大衛也。

禮記全書

卷部

孟子論著一卷 光緒刊本

清張思齋撰。思齋字永玉，慈元人。著有大學問要、中庸問要、孝經問要、論語要義、己並著錄。是書大旨，在發明孟子論學，而非為之注釋。故所論釋，僅摘其要者而笱之。大意謂：聖賢之學，有體有用。未有體不備而用能落如者。孟子之言仁義也，體中自有用，用中自有體。王者治平天下之大經大法，兩言足以竟其功。昔曾子與親吳孔子者也，以忠恕語門人。孟子與叔孔子者也，以仁義對梁王。非德至

穆慶全書卷一 部

道成，會萬殊于一本，未能明體達用，言簡意該，故徒如斯也。夫利與害固時至戰國，專尚功利，是以亂臣賊子之行，後先如出一轍。不有以倡之，禍未有如斯之烈者。夫倡之者，皆見利而不見害者也。子與氏當頭喝破，令人動魄驚心，為時君所未聞。何異以雲濁霧中驚寢一震，重觀化日光天，千百世君道于以成，千百世人心于以正。狂瀾倒挽，砥柱中流，所謂功不在高下者，即此可以概見。夫恩府揚孟子仁義之旨，因為不利之論，然孟子

心性情才之辨，尤為學術一大關鍵。思齋於不動心章，曾文問章，弁發欲啟章，盡心章，萬物皆備于我章，行之不著章，伯夷避紂二章，不仁哉梁惠王章，身不行道章，聖人百世之師章，浩生不害章，皆有所發揮，而獨遺此未論，殊為未盡也。

穆慶全書卷二 部

四書珠一四卷 東方圖書館藏稿本

清李聖撰。聖字國村。是編分二十六類。一日學志。為經籍諸力附焉。二日知。明覺附焉。三日言。言行辭附焉。四日行。處事處境皆有過失附焉。五日素。孝弟忠信附焉。六日仁。仁義仁智勇附焉。七日義。勇剛強直廉耻利附焉。八日智。智仁附焉。九日身。形氣附焉。十日心。思慮樂懷志病疾附焉。十一日性。誠善附焉。十二日天。命鬼神附焉。十三日道中。教異端附焉。十四日德。才器附焉。十五日君臣。用人

續四庫全書

卷部

一

存賢附焉。十六日朋友。與人觀人好惡毀譽附焉。十七日行藏。隱遯遊說附焉。十八日交際。取與附焉。十九日士。善人。旅人。狂狷附焉。二十日君子。君子。小人附焉。二十一日聖德。學教附焉。二十二日諸賢。五門附焉。二十三日帝王聖賢。古人附焉。二十四日到國。君臣。時人附焉。二十五日政教。法制賦稅兵刑。王霸治亂風俗附焉。二十六日禮樂。禮樂祭朝。賓解喪文質。倉餘名分器用衣服飲食附焉。聖賢至言。本不可以類分。然擇善者必明理一而分殊。

此經者亦責害同以辨異。是書雖無發明。至要論五學處諸章。以類相從。其詮釋不一格。有若舉大意者。有順文敷衍者。意在初學之士。釐剔眉目。晰尋意脉。固不失為參攷之資也。

續四庫全書

卷部

二

四書徵引錄不分卷 光緒刊本

清葉東純撰東純字心素甘泉人是書於四書
所徵引詩書禮易春秋之文而為之注釋然皆
就五經注疏中鈔錄而取頗少發明如論語引書
孝子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漢人皆以孝子惟
孝斯句自宋王始以惟孝友于兄弟句讀而東純
不能為之是正僅引君陳篇小序及鄭注孔疏于
下又孟子引仲虺之誥云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
無敵于天下此文亦有誤字應讀湯始征自葛

禮記全書卷一 部

載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才字古文作十與十字形
極相近後人以才字注載字而誤入正文言始一征
而無敵于天下也刻者不察以載才一征于文義
為不可通乃為十字東純不知其為誤也乃
席引古書以足其十一征之數謬矣又論語載我
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句果說甚多而
東純皆未徵引而乃引緯家之言謂五十知天命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亦皆庸
淺之見首有丁紹金序稱其幼即好學中年以積

勞得瘵疾死身後始于行篋中得之不忍埋沒
遂以付梓是知斯編尚非定稿故書徵引龐雜考證
亦疎蓋其學未至純熟之境也

禮記全書卷二 部

中庸疏畧一卷 康熙刻本

清張沐撰沐字仲誠號起庵上蔡縣人順治十五年進士授內黃知縣其學宗陸王而歸極乎一心初滿城自夏率道內黃與沐語大悅遺書孫奇逢稱其仕道甚勇求道甚切及以薦入京試與人書又稱仲誠腳踏實地其學以主敬為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真儒也推重如此沐十五經皆有疏畧其周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彙四庫已著錄而獨遺此書蓋未之見也其大旨謂大學乎天下之書也

卷一

部

中庸性命之書也唯乎天下必本乎致知故性命之道必歸于首位一為帝王傳治理而不外乎心法一為學者傳心法而不外乎治理五經總無異義而二書尤相為表裏其有未明于中庸之說者可玩大學有未明于大學之說者可詳中庸自不患于失所考取程子云中庸孔門傳授心法大學古人為學次第二語可謂得其要矣故於大學發明格致之義復于此明力行之義聖人立學明行而已立志存養窮理皆明也在大學為

致知在中庸為明力行盡性至命皆行也在大學為格物在中庸為誠立說雖不免為新奇然皆得之于日常體驗之間而未常有所倚傍也

卷二

部

論語集注序說二卷 家刻本

清楊宗元撰。宗元字允升，高城人。道光元年舉人。鄉試第一。侍父諱堂先生於韓原，性簡重，稱剛接。泊漢寧營，憤然一室，牙琴萬卷，兀坐以讀之。十年於茲，遂洞明經術。縱橫圖史，顧四上公車，連不得志。子自司，蓋慨然汲古，欲自附于述作之林，是書體例本之于何晏、鄭玄經傳，以及漢儒之說，志列之于注，辨證是非，則參以清儒之說。若顧炎武、日知錄、閩言詩四書釋地、碧邱劍記、毛西河四書索解

穆庵全集

卷部

論語精義篇四書賸言。聖門釋非錄。經問之說。靡不備采。而別錄自漢以來，至清諸儒攷證四書之說，為序說二卷，列之篇首。惜天奪之年，全書僅成兩卷。而宗元卒，故是書為其未成之稿。無由見其精華也。宗元尚有遺稿一卷，皆其考證之作，惜未刊行。

四書體注彙解講十九卷 道光刊本

清范翔撰。翔字紫登，甘肅人。以國家以四子書取士，今甲首遵傳注，所以崇正學，黜異說也。然傳注無人不讀，而思者多，無人不解，而會通者少。則是讀法解注而未嘗體也。至若大全蒙存淺約諸書，或畧焉而太詳，或詳焉而太冗。又其間剽竊緒餘，東牽西割，附會成編，而本義益失。是書以朱注為主，彙集羣書，博採名論，詳核其原委，剴斷其異同，斟酌其疎簡，聯貫其脈絡。

穆庵全集

卷部

彙錄于眉端之上，蓋使人習舉業者，既講習于四書，而又不肯于朱子之旨，其後有克夫氏之廣輯諸儒之說，以為解註，名其書為合講。嗣後若江、戴、介、恩、又復統合前賢語類講義，依其要旨，列之眉間，其于原書，辨析是非，去取審慎，而廣山席，君得其原委，始為什梓。夫讀經所以求理，而非所以射利，策然由舉業以窺經學，是亦敎曲之一端，而未可以即言經。樂翔之輯是書，亦所以為治舉業者而設。

故列諸家之議論亦所謂文章料子者其去
朱子之旨也又遠矣

四書遵朱求是錄三卷道光刊本

清周錦撰。錦字仁泰。仁和人。曾受業于盧花經之
門。自言是書為花經所授意。書中頗詆斥毛西河。
然陳義庸庸。於朱子之學毫無發明。如解賢
賢章云。首句指夫婦一倫。得之餘景岐文。言泰
易堂前輩有此說。或此偶談亦如之。兄弟一倫
統于父母。蓋天下未有孝而不弟者也。嘉慶乙丑
莫寶齋與子使校郡。召諸生講書。錦以此說進學
使曰。我亦知有此說。但少偏耳。然辭色之間頗然。

其說。夫賢賢為夫婦一倫之說。亦不始于泰。
而解經引學使以為重。尤為卑陋。又解吾十有五
章。謂此所謂學。必是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地
地天通。通天地人。非後賢所能測也。登泰山而見
吳門之馬耳。順者神有所注。則聲入心通。凡論語
中子開之。有在遠聞者。有在速聞者。如在陳而
知桓桓之哭。如令人有傳聞。豈有不知為桓桓
之哭者。此豈一登大時而子即聞之者也。又云。不
喻。聖人游方以內。可以無死。而聖人以為人

道之常不貴神奇所以示七日之疾符兩楹之夢也此種直是亂說即明季援儒入釋尚不至如此妄誕有附文成十約一卷孔子世家條辨一卷後附求是錄補一卷其荒謬人率皆類足可取之處甚少也

諸子述醇四卷 道光刻本

清呂輯熙撰輯熙字敬甫安徽壽州人好學精思覃研理道凡同泰以下諸子之書靡不縱覽而別白其得失是非各有節本大意謂諸子之學錯出紛歧九流百家各以類別若孫卿性惡之說子聖教似之語有醇不能無疵矣輯熙是書之去取以六經之言為斷其合乎六經旨者其醇也其不合乎六經之旨也其蔽也其人為聖人之徒也其言不盡有當也其人非聖人之徒也其言不盡無當也

於當也則取之雖管之功利韓之刑名夫莊卿不冠之虛無曼衍揚無成編而見列子墨有完書而廁雜家其他有為後人之偽託者亦皆收之其言而亦當也雖若孫卿董仲舒之書或一書而百取一二焉一篇而語取一二焉其繁蕪去其冗複而期于無不醇焉又於文義之艱深難明者間錄舊注名曰述醇諸子之學各有由來其原多出於聖人特原遠而流益分耳及門分戶別不能有醇無疵完其辭之不可概廢多與六經四子相為發明萬物

紛錯難諸天家言淆亂折諸聖亦視手人之精擇耳
是編諸子之學雖無發明然能祛其偏駁歸于純
粹亦治子以治經之意與

思誠齋自課語錄不分卷

清楊方英撰方英字太和板城縣人諸生體素
羸業攻黃於養生之術頗究心繼勵志學問出
入佛老者幾四十年康熙庚午實克勤創建朱
陽書院與朱學講習其中而方英始來問學于每
會議必造焉以孔孟程朱正取趨遂盡棄其異尋
本根而崇尚實行苦志沈思寢食俱廢心有所得
即刻記之累數萬言大氏道主于無我而志存于
盡倫嘗謂六經者性道之統匯而其至純且粹

者莫若論孟二書而世之號稱講學者是丹
非素代異黨同徘徊于程朱陸王之說而不知
導源于洙泗之門是以每况愈下求一敦篤實踐
如漢之石氏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亦不可復得夫
洙泗教人豈有他哉亦曰切于日用之實而已故大日
用倫常之間人人能盡之六經之道即在于是
學者苟不務躬行先立宗主而偏執一說以求
中誠言誠謀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君子不貴
也故是編所自課之語心常惺惺早以自教蓋即

其得力處也。首有實居在序。稱其年八十一。龐眉皓目。首耳聰明。步履雙蹠。即之如坐春風。蓋其所著書。卷不釋手。蓋孜孜好學。久而彌篤云。

身樂堂創記一卷

清實克勤撰。克勤字敏修。號靜庵。河南拓城縣人。康熙十一年舉人。官泌陽教諭。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遷檢討。謝病歸。理朱陽書院。為經久之計。遂不復出。學者稱實居。其學以程朱為歸。著有四書開義。理學正宗。朱陽書院志。事親庸言諸書。已並著錄。是編所錄計二百八十二條。皆具體說世理之語。大要以誠信為根本。以義命為從違。以謙和詳慎為應事接物。其學

頗為純正。後有其子宏遠。識語云。創記一編。先于所手錄也。平日為學。純粹精密。於應事接物。一言一動。具載日錄。然卷帙浩繁。非讀全書。莫窺間奧。至朱陽講習。門弟子各隨資性之高下。以為記錄。既非出于一人之手。又恐不能深識立言微意。獨此編學有心得。理必默契。或聞前賢未發之蘊。或立千古倫紀之防。事無巨細。道惟一貫。要皆自躬行實踐中體貼而出。初名為學錄。後易以今名。始于康熙丙子。迄戊子。凡十有三年。共計

二百八十二條善讀者潛思而玩索焉其二先子
學行思過半矣是知克勤之書以此為最精
絕云

陽明良知譜一卷 家刊本

清王鈐撰錄于寶德院清泉新柳縣人道光五
年舉人講學以家山為宗撰有陸文安公要書
已著錄矣於象山而外獨推陽明謂王氏致良知
一語為洩天地之秘人生祇有此良知也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亦不能離良知而自為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即天地古今死生鬼神開闢混
沌亦不能離良知而自為天地古今死生鬼神開闢混
沌也知良知之能盡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必

離我而遠求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知良知之
能貫乎天地古今死生鬼神開闢混沌則不必離我而
別求諸天地古今死生鬼神開闢混沌也然則人不志
其無知志其有知不志其有知而志其有知而不知良
知不志其不知良知而志其不知良知而不知致良知不
志其不知致良知志其知致良知而不知以不知之知
致良知何謂不知之知非自知非無知有知而昧
用其知無知而非昧其知而究之則無知而無不
知無知者以言乎其體也無不知者以言乎其用也

孔子曰吾有知于哉無知也是體之寂然不動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用之感而遂通也其斯謂不知之知能知不知之知即能知竟而謂文武周公孔子與天地古今死生鬼神開闢混沌也其推開陽明致良知之說能深入微時是譜以王父之語為主而附以發明之使讀是譜者人人知所用力云尔

河北石徵第一集 石印本

河北月刊社輯所收漢唐石刻凡十六種一漢祀三公山碑二漢封龍山碑三漢白石神君碑四白石神君碑陰五魏刁遵墓志六魏刁遵墓志陰七魏王僧虔墓志八魏李憲墓志九魏疑禪寺三級浮圖頌十北齊天統三年標異鄉石柱頌十一北齊暴誕墓志十二北齊劉孝造像記十三大隋南宮令宋君為勅建僧尼二寺碑記十四唐劉洪墓誌十五武周劉通墓誌唐范貞約墓志每石皆依原拓

縮影後附釋文間有題識如封龍山碑末行存四字章字及韓林等字未損者為最善拓本范貞約墓志出土于藁城縣蔡家崗志謂貞約終于真定縣北常安坊則知此地在唐時屬真定矣大隋南宮令宋君為勅建僧尼二寺碑記碑本無題此題係縣志所加畿輔通志謂碑首有此行殆緣縣志而誤又北齊天統三年標異鄉石柱頌後附沈曾植跋文據北書書以改證頌文之誤如頌文云武定四年神武北狩勅道西移據北史為武定三

年十月以其紀年之誤又云天保三年景烈皇帝駕指湯谷離宮此湯谷為陽谷之異文凡此皆可
以石刻與文文互證者也

丙寅稿一卷 楷印本

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蘊浙江上虞人是編所收為其丙寅年中所作文字及舊稿本刊者凡九十餘首其中考證金石之作居多若改吳王監跋漢王口御買地鉛券跋樊利家買地鉛券跋房桃枝買地鉛券跋朱書買地鉛券跋宋朱在鏡拓本跋皆討論吉金文字也漢石經公羊傳殘石跋黃賜石拓本跋梁蕭敷墓志跋魏元景造石窟碑跋王僧智墓志跋貴華恭夫人墓誌跋元華墳虛氏墓志跋吐谷渾璣墓志跋汝陽王元暉墓志跋赫連子悅墓志跋新羅真興王碑跋幽州都督牛秀碑跋越州長史懷惶公李基墓誌跋岐州司戶參軍楊君墓誌跋洛州司戶參軍楊君墓志跋皆訂正石刻文字也若據格處仁墓志以訂格氏世系可以正唐書世系表之外漏據真興王碑以正隋書新羅傳官名之誤據岐州司戶參軍楊君墓志以補隋書觀王雄偉之闕此其考據史載藉者也足編本為文集宏唐金石書目收之以其中十九皆考證

金石之作也故系入金石總類蓋據內容以分其類別也今仍之以各從其類焉

李應福一卷 石印本

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言上虞人是編所收為遼後所作凡八十三首皆考證金石之作頗多發明如古文問存於今隸說考古文三之字小篆而有所今隸中者如上字篆文作上篆文作下古金文作二上官鏤上作上魚乙及下官鐫下作下福字篆文从畱今隸或从畱考之古金文諸福字固从畱無从畱者皇字篆文从自古金文皆未嘗象日出也上无福上出或變之从王秦公敦

作里从田乃田之變形遂與自字之或體白相似今隸作里雖已失从田之象而尚可見傳變之迹曾字篆文作曾古金文作八曾與今隸或作曾从田與古文上合曾字篆文从田金文多从田或以田合隸以田如斯之類皆隸書之合于古文者由此可以考證篆隸之變也他若金石跋尾如鄒王義楚鑑跋曾大司徒跋跋宋公佐跋魏石經尚書殘字跋唐開特勒碑釋文跋李象古篆誌跋李純墓誌跋賈欽忠墓誌跋靖

徵纂跋、御封聖表跋、長孫仁義志跋、源光系墓
志跋、古本纂志跋、黎幹墓志跋、亦多能補
史乘之闕文、為後古之所資者也。

石鼓文集釋 心齋十種本

清任北麟撰、北麟字文田、號心齋、江蘇興化人、諸生、
著有字林考逸補正、夏小正注、孟子時事畧、有竹
居文集、已並著錄、是書則據明趙宦光模本、而以
薛尚功款識帖、甲秀堂小字譜、王穉登汝帖、楊慎
漁中本校定、釋文則兼采潘迪、王厚之、鄭樵、趙
古則、徐獻忠、馮惟訥諸家異本、惟北麟之時、金石
之學未盛、故其所改釋、亦多改發頭角、尚未洞
達、如論石鼓文之時代、則云周宣王之世、典禮

修纂、故中興之業、以時改鑄、于岐陽、太史籀作詩
紀其事、固刊諸石、是未知石鼓為秦刻石也、楊用
脩所本、即當時拓本、而謬言唐人拓本、殊為謬誤、
而文字改釋、亦未盡洽、如辨字、以東、以元、而北麟
釋、教、引、趙說、以為古文泰字、康康駕下文已泐、
而引張文魚說、家藏元拓本作、與此鼓寫下
作、或相似、當為中興之與、中興古字通、因釋
為中、字、對、既、觀、字、而、北麟謂即古觀字、應、鹿
速速之速、而本作、速、而北麟摹作、練、君子、鼎

鼎之鼎即負字而此引釋文作鼎凡此之類皆其
可識首有北麟自序謂篆字體之可改者存古
文于前集諸說之可采者釋今文于後將以貫
串大義自今觀之尚多暇室也

鏡詒一卷 石印本

羅振玉撰振玉字叔言上虞人光緒癸未之年于
淮安致工鎮得家富貴鏡一方自是始癖鏡
壯歲游四方所至購求得古鏡逾百品擬錄其文
字尤精雅者為古鏡銘集校寫未竟而國變作
流徙海外編印古鏡圖錄欲附刻銘文之未入
錄者人以從事他業而止乃別為鏡詒一卷於
鏡之製作鑑賞多有發揮如云宋鏡花紋率無
可取惟金銀大魚鏡差有意致他花紋亦間有佳

者元明鏡蓋無足觀矣又云明代鏡工有取古鏡
加刻明代年號者又云傳世無文字有花紋諸鏡
雖亦有漢製而大半先者為隋唐後者為唐
宋之交或有于花紋間加文字如崇啟期孔夫子
及真子飛霜諸鏡亦隋唐間物考證皆甚精確
惟云傳世古鏡有銘識者始于宋漢未見先秦物
然即無文字者亦未見確可定為漢以前物者此
說未確近平出土之古鏡其實介玉石間黑光
如漆花紋精緻多與三代銅器花紋相似其出

土也。多在淮河流域。此類鏡確可定為先秦晚周之物。而刻鏤工細。又非漢鏡之所能及。疑者是知鏡之作。相繼于鑑之後。其起源甚古。要非始于夫漢。據王所見此類之物不多。故所以立說多誤也。

問居雜錄二卷 咸豐刊本

清觀我道。人撰觀我道人。未詳其姓氏。是編分二十門。一養生。二醫。三福壽論。三月體。四居處。五人事宜忌。六飲食。七食物製法。八食物藏法。九食服。十器用。十一文具。十二物性制法。十三動物。十四植物。十五藥物。十六獸法。十七戲法。十八占驗。十九出行。二十神鬼。每類皆撮抄前人之書。以實之。首有自序。謂古人云。開卷有益。書籍其學者之山淵。未漁獵其東。隨在而看。有所得。余少居多暇。未嘗一日廢書。

其上者。益吾心。見領會大意。無取空言。反身默識焉。可矣。其次者。益吾見聞。多資考證。偶有創記。如獲珠船。至如九流雜說。野乘厄言。往往各鳴一得。細碎新奇。而却有益於日用。舍之可惜。聊復錄存。茲乃分部別居。因便檢覽。經每部而輒致。雖小道而可觀云云。然是書所錄。大半本于道家方術雜技之書。其謂養生。則引集心錄。抱朴子。太上玉經。月體則雜引馬貴榮。養氣寶元金蓮諸方。皆未必能施諸實。用。而藥物一門。雜引方書。皆無佐驗。用之未當。足以殺

人尤為可則是以所祈禱而能因者少語近游戲而
不聞君子之要道至謂有補于世則誤甚矣若謂使
奇叙新以資談話而廣聞見則可矣

金瓶西卷 光緒刻本

清標良模良字蓮仙武林人著有文章游戲已
著錄良存第四卷之燕之吳之越之邢之晚之開
之豫章之粵東見聞之餘微其可喜可愕者為
足編日軍國典章英賢言行以至詩文韻事方言雜
伎靡不備載而於制藝之趣聞所錄尤夥如廬州某
履日小試偶于考前連夜夢其亡父屬之云此番
入場不必作文但通老寫數百之字方能獲售
後竟以是得榮首又有師訓其弟者曰作文之法破

題要正做水題必須先反後上一日師出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者也題其弟做承題先反而句云夫養子而
后嫁人之常情也云云又有作不做薑食不多食二
句題文其意下云神明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機
惡不可不去而亦不可盡去是見八股之誤人而為人
師者之不善教誨為尤誤人也小說者流出自稗官
自漢以來紀述紛繁不名一體然其傳者大旨在
垂鑒戒資攷證良是編若勸育女文請紫弱女
狀案主張男平權主張人道殺賊戒誣繼母報

全人夫婦報。淺私雷擊。善人獲報。又所以提倡節
孝。勸善懲惡。頗有益于世道人心。雖以游戲之
筆。墨出之。然亦鑑戒之資也。

北東園筆錄初編六卷續編六卷三編六卷四編六
卷道光刻本

清梁恭辰撰。恭辰字敬叔。福建福州人。梁退庵之
子。自幼喜閱因果報應之書。自謂一按諸目。反復不
忍釋。博採旁搜。取近數十年事。善可以勸。惡可
以懲。彙為是編。原名勸戒近錄。前後四集。序述
詳明。考核精確。令讀者靜觀默識。可以試于目而
警于心。頗有濟時覺世之功焉。蓋經史不言果報
者。以休咎。往事可徵。無非寓勸懲之旨。而不以勸

戒名者。蓋以勸戒名。則閱者往往以先生常談而
忽之。是以勸善書非不足以動人。遷善改過之心。
第流傳既久。數見不鮮。每多束之高閣。置而不觀。
即偶爾寓目。亦漫不經心。良以其事益古。不若見
聞接近者之尤足震悚而昭信也。恭辰是書。有
得自退庵所口授者。自得諸親戚朋友所述者。
有所耳聞目見者。皆據事直書。婦孺皆可通曉。
而旁證博訪。亦每與時事相關。其可勸者足以感
人。而可戒者更足以警世。是以人行一善。便可去一惡。去

一惡則見一刑。一刑見于家。萬刑見于國。則天下可
以垂拱而致太平。昔河間紀氏為聞微草堂筆記。
長洲彭氏輯二十一史感應錄。文章流暢。可以雅
俗共賞。而意在勸戒。則心尤善。恭辰是編。繼紀氏
而自作。見之真而聞之新。言之尤覺親切。庶幾于
經史勸戒之旨。不無小補云。

三餘雜誌八卷附辨証二卷 道光刊本

清張定盦輯。定盦字竹垞。江蘇常熟人。著有
四書訓解。參證已著錄。是編所錄。雜紀故實。雅
俗兼收。古今並取。然皆錄自前人之說。後加附按。
徵引雖富。而攷訂甚疏。如龍華會條。不求之于內
典。而引秋兩麓隨筆。又若絕到河漢諸條。胡鳴
玉訂為雜錄。統世駁訂。詎類編皆有攷證。定盦
亦偶未引及。殊失之誼。後附辨証二卷。亦皆錄
他人之說。如易湯武革命解。錄自升菴外集。微

子花祭器歸同辨。則錄王夢英說。孔子無新例儒
事孔子無錄少心印事。孔子無出多事。則錄自江
永鄉黨圖改。軍戎與日常作亂辨。則錄周理泉說。
傅朱晦翁為秀事。非是。則錄閻小紀。蓋其書重
于抄錄。而非著述也。首有定盦目序。謂定盦世而著
變為編。陳述所有傳聞。易誤。僕校閱簡編。遇有
刊誤正信之處。輒手錄之。其無關名教者。已具載
于三餘雜誌。矣。若乃侮慢聖賢。抑或推崇過當。
厥有雅殊。均歸妄誕。至于文人學士。貞女義夫。好

事者類到是非或著為小說或演為傳奇遂使白
壁含瑕未由漸洗良可憫也不亦惜乎茲于舊說中
擇其能為古人雪冤者另列一編名曰辨誣知定
望是書為讀書時之副記方諸記事之珠以備
忘遺非欲以此列諸著作之林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嘉慶刻本

清竹田山石道人著石道人未詳其姓氏首有
王雨谷序嘗稱其官刺史書中所紀多影射國
初事卷之兩小云越帥鄭養將士徐仙出珠童命歌以
侑酒即歌曰南海明珠久寂寞將軍只數漢驃
姚畫圖有識春風面上帝高居絳節朝前明時
海氛未靖帥困以官人進者云云此三藩時事也
知作者為國初人是編皆假虛之詞而意似有
所譏識其文字仿唐人說部甚流暢美麗詞說

部之佳構而石序謂人之哀窮之地曖昧之端獲之
也甚力忽有人焉出其鈞深快隱之木鼎鑄而鏡鑒
之使傾邪醜怪之態百出而一無所遁則夫已氏之志
且收而欲得其人以甘心也必不可以終日且不獨身受
者然也廓然無私之表尋且聞而自危曰彼刻劃
于儕類而不已者將唐突于空虛而莫之禁矣于是
他其不害其過得之顛倒拂逆而無以自存而向之所
所謂傾邪醜怪者遂將乘天意之所危而擲掄
之而報復之嗚呼人亦何樂為此鈞深快隱之談

以日儆于幽憂枯槁之地而為天與人之所交厄哉。雖然千古之為快心之文者必有其痛心之事者也。嬉笑之不足而怒罵之微言婉諭之不足而大聲疾呼以駭厲之其言愈快則其心愈痛是故舉世非之而不還顧也造物者窮之而不還恤也以為如是以為言我庶幾其一悟云爾觀夫此則知是書之作必有痛心之隱有所託而為之者矣。

癸翁叢鈔二卷 排印本

清李長庚撰。長庚字子春。寧津人。少習帖括。極意研究。屢試不利。遂棄去。無進取之意。日以古物書畫自娛。涉獵羣籍。遇有欣感。隨筆節錄。雖不標體例。然所錄事多關係倫紀社會及風雅故實。若紀閭閻善待士卒而輕士大夫。張飛敬禮君子而不恤小人。二將者有所偏。則亦皆不得而允。宋劉良試明劉以平之義娶盲女。漢朱雲以直諫折檻。宋陳禾以直諫碎上衣。方正學子之扇贊。明

孝宗之治心詩。聶夷之傷田家詩。陳白沙之思字感。張翥川訓儉詩。唐白居易勸世歌。則又可法可成。若血雜鈔之書。非著述也。當其興會所至。隨手移錄。或徵引於辭典故。或摘取佳什名句。以備忘遺。乃後人表彰其先德。為之刊刻。是以叢鈔之書。往往不為世人所重。長庚此編。或徵引數事。間系按語。皆慈儉長厚見道之言。至所抄錄。亦取其有關倫理修身之大者。藉以助記憶。律心身。非掠取辭藻者所能比。長庚自謂涉世持家。深獲閱書之

蓋見家人有過失、輒引故事為訓戒、蓋別具鈔書之意、殆將集括先儒語錄及文苑典故諸載、藉獵取焉而兼獲其益、此其所長者也。

子部 雜考

六藝通考一百卷 光緒辛丑刻本

清孫璧文撰述、璧文字玉堂、太平人、以舉人任兩湖書院講席、光緒中、張文襄公之洞督兩湖、招賢納士、規模宏潤、璧文居張幕極久、與梁鼎芬等友善、此書即主講兩湖書院時撰、故卷首署張香濤制軍鑒定、璧文博聞強記、深通經史百家、習於國朝典故、此書不僅卷帙浩繁、而考據亦精、又名經史新義錄、前有光緒辛丑陳炎程夔二序、全書體例、頗類通考、先列門類、後分條考証、首天文、歲時、

次地志國邑、古蹟、山水、次君臣、年號、由上古至明、次爵秩選舉、狀元、次禮樂、次武事、刑法、次古聖、名賢、次六經、三傳、次正史、雜史、政書、地志、次諸子雜家類書、小說、次別集、詩文、次碑帖、字體、次字義音韻、次姓名稱呼、次父母兄弟、夫婦師友、次術數伎藝、次仙釋鬼神、次衣服飲食、次珍寶器用、次動物植物等、每門之下、又分細目、共五十餘門、三百餘萬言、誠鉅著也、其所論列考辨、凡天文地志、經義史學、諸子百家、禮樂兵刑、政治典故、文事武備、官

秩制度、六書音韻、以及姓氏品物、仙釋術數、靡不搜羅具備、攷覈精詳、洵所謂以七緯百家之奧、說邪釋海之繁、薈萃鎔裁、彙為一編、與元人馬氏通考、近人時務通考、可鼎峙而三也、且全書內容、頗多新義、作者之賅博、實不可及也、

子疏不分卷 甲子成都刻本

清劉成炳撰、成炳字鑑泉、四川雙流人、光緒拔貢、以著述授徒終其身、按劉氏為雙流世家、屢世儒學、著作亦富、足與寶應劉氏媲美、共十四篇、不列卷目、全書考論諸子、頗多精義、於名法儒墨、皆有創發、亦蜀士中一通人也、其目：孔徒第一、孔裔第二、老徒裔第三、楊慎第四、墨宋第五、農家第六、兵家第七、法家第八、陰陽辯說第九、諸小說第十、雜家第十一、總記第十二、近流第十三、远流第十四、其近流則屬西漢、远流則東漢以降也、首冠

諸子類別舊說表、以孟子所辨、莊子天下篇所舉、荀子非十二子篇所論、荀子所辨、及劉氏七略所分、隸諸書為根據、各篇立論、均以經傳史籍、及諸子為本、而間取清儒之說參証之、條分類繫、貫穿本蓋宋氏伏處偏方、而能于諸子百家、綜其綱要、疏通證明、且專事獨造、多具通識、誠難能可貴矣、卷末附題記、述其所學、又學變齒贊一卷、以齒表冠首、四字韻語為贊、亦極簡當、綜觀全篇、体例謹

嚴考証精詳。蓋得力於章實齋校讎之學。至所論
大旨。抵以名法儒道諸家。研討極深。兵農諸子。則
多襲陳言。無大發明。然此書究不失為治諸子
之佳構也。

劉永維志一卷 鉛印本

清劉因之撰。因之字隅因。江寧人。著有懷餘偶
筆二卷。已著錄。雜志者。雜記其中所見。與近
事。足備勸懲者。如焦老耆。上元陶某。上元尹
某。梓異。陰津。鬼行。陰德。並多。兩則。丹陽趙生。寵
七。虐媳。卑竄兄弟。腐儒諸則。間有與他書所
已載。小有異同。若述所聞。不嫌因襲。因果禍福之
說。雖近之。然言者足戒。聞者無罪。其用心甚善。
惟書中頗多過激之言。如云。寡婦魄力。奸雄膽氣。

兩時也。寡婦自少至老。強忍強制。苟無魄力。必中
變焉。末世之為志為義。其強忍最嚴。其魄力獨
至。寡婦似之。可敬者以此。顧則有一種乖僻。更然
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父。大夫以柔。士以猛。勢
而已。寡婦雖以懷清。是何魄力與。奸雄自始至
終。沈深刻忍。苟無膽氣。必中悔焉。後世之為仙
為佛。其深沈刻若。其膽氣獨堅。奸雄似之。可
愛者以此。顧則有一種險僻。怙然若鬼神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者。夫以帝堯之神聖。而共驩敢為

象素是何膽氣又云人生戎字最難世能戒者太
上仙佛次最難況好難況寡景此外則禽獸能
有戒性其理雖近似而語涉偏宕是為訓蓋有
所託而然者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墩餘偶筆一卷附錄一卷 金陵叢書本

清劉因之撰因之字偶因江寧人邑諸生學行修
飭早負盛名四十後始舉詩質而文澹而永頗近
淵明文亦為雅有節是書所收詩百首雜言
數十首首有因之自序言咸豐壬子三月友人黃
子小園教余詩是日偕王弼民程晉齋黃問芝小
園兄弟遊樂得即同人各賦采花詩一律以余與
問芝學詩之始也自是唱和作數月歡明年癸
丑正月鷺洲告歸若輩遠鄉于是單緩之音一變
而為悲殺年來悲痛愈深不復成聲矣自己未
八月後秋庚辰數首蓋夢魂既焚不忍再作焉婦
比余不作詩之始也中間所存詩不滿百首又雜
言數十首敢言文哉聊以紀流離之蹟俾吾子吾
孫知前人此世苦際庶自警惕詩文其寄也知是
集之作當于興冠之際其詩如文無意為詩而
興會所至自在流出有不可貌者文如游鹽城東
門記似枚乘七發雜說及讀史記於論古之中寓
規世之意皆有為而作也其自撰偶因道人小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一

自述讀書之樂處雖亂之世而無皇皇戚戚之容
有蕭然自得之趣其所養者深也

種松精舍隨筆四卷 原鈔本

無樸人姓氏書中紀都察院左都御史烏拉喜
崇阿等奏滿御史變通法章摺云光緒八年
特旨沙汰臺諫中不職者數人知作者為清
光緒時人又一條云余不諳理學在撫寧學舍明
倫堂撰聯則云大道祇偏常性理諸書尊之高閣
斯文恨氣節英才輩出貢諸明堂與友人談論
往往被宿儒講學者所斥余亦不恤知作者曾
為撫寧學官又一條云以上課次兒讀詩經隨事

記錄後因鄉試告捷會試告罷僕僕一年因而中
綴他日當再補之申甫氏記知作者之字為申
甫也是編輯記經義多錄顧亭林苗先路劉寶
楠諸人之說間亦附案語蓋讀書時所記以備他日
訂經之解書中取庸庸者為顧亭林以其人必當入
聖廟而其書則尊崇漢學排斥宋儒者居多是以無
以配享請者然其人不仕本朝以處士終周游南北
不特精通經義兼且洞悉人情嘗嘆曰北方之人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義好行小慧。確哉斯論。南北風氣。決于斯語矣。其性情重北輕南。尤與余合。嘗曰。世不能行舟食稻。而喜餐麥。跨鞍。身本南人。而喜北方風土。可謂有識。噫。如斯人者。而不入文廟。易代之後。必有推崇者焉。孰知當今之世。學者無人不宗顧氏。豈僅配食文廟而已哉。

遼海齋雜著二卷 家刻本

清曹直孫撰。直孫字伯純。河南洛陽人。著有遼海齋經說。治學拾遺補編。交遊錄諸書。是編皆其記事之稿。日記張清信公。日記安漢李文貞公。日記張文烈公。日記彭定求釋毀錄。日記高景逸先生語。日記杜于皇先生語。日記襄城劉青菴語。日記劉松民先生逸事。日記午未年洛中勸賑事。日記高祖天行府君軼事。日記曾祖丹書府君軼事。日記交錢新樞先生。日記洛陽三老。日記賀祝三。日記先君題畫詩。日記潤西書院學規。日記駐書屋日課。兼示學徒。以上諸人。與其事蹟。皆與學子術關係甚大。而河南治學之士。以爲守程朱之道。規爲圭臬者。儀封孝先清恪實爲第一人。他若襄城劉青菴。一門祖孫。履踐篤實。著述等身。衝道之功甚大。洛陽董都憲賀祝三。張鵬山三先生。行誼尤多可誦。此其鄉邦文獻。後人所當聞。潛揚幽者也。至安漢孝先地文貞。尤爲守程朱三學當康熙之時。天下大定。三集。二三遺老。以陽明

之與天相與倡導惟先之以宋學受主上之知主持一時風氣為功尤大肅孫是編首清浩次安溪于當時為學之士有所記述後附學規數則皆為實平易有益于人為勵學之意于雜著之中非雜記故實字錄碎談者所能比擬也

讀書錄十卷 排印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字眉公華亭人著有見聞錄珍珠船銀台錄羣碎錄僊曝談餘叢書幽事枕談太平清話書影筆記書畫史長卷言莊人之言香案讀諸書已並著錄是書所錄大凡議論古今人物及吏事得失其自序謂天下大事全賴文章節義人擔却然不可不講明學問與吏事學問如切脉吏事如藥方知脉審方然後國家之沉疴痼疾應手即除不然未識病

夫之生死不辨庸醫之是非或因循以待亡或執初以速禍是不難之咎哉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須要事理圓融事理圓融須要講明學問吏事此是書之所以作蓋讀書人者須要藻鏡洞開過形觸物無不明然國家世事隨在留意故古之人窮則息影躬耕及起而肩天下國家之任者莫不詳謀敏作是其間切當世之心讀書時已養之于胸心矣自詞章之學興士大夫日馳染烟墨自謂盡讀書之能事經濟之未

讀此其臨事，輒不解圓轉如意，是豈讀書人耶。繼
儒足錄，所謂能識其久者矣。

嘉慶新軍記二卷 家刻本

清黃應瑞撰。應瑞，字芝生，號嘉蔭，浙江鄞縣人。

後易名安瀾，又改名永乙。自號少侯。幼私淑陽明良

知之學，獨有心得。務言行實踐，是編多述述先德

及自敘等議名稿，正編為重修家乘并言黃

氏世系指掌、吳太孺人傳、調齋公傳、慈孝愛三

世合傳、敬二十七公行狀、敬三十四公行述、敬三十

六公傳、仁四十九傳、重刊傳訪錄跋、重刊錢仲

陽小兒藥證直訣跋、青野草堂詩稿序、五桂樓

紀事紀十八局土匪滋事始末、續編為老尹自敘

三兒覽暨元配查氏繼配李氏合傳、冕兒繼室

李氏本傳、三孫媳吳氏傳、謝孝子傳、正蒙校碑

記、石洞廟奇石紀事、川沙任內籌議海防稟函

圖說名稿、臺灣任內答復邵中丞函詢各節

摺稿、題臺灣縣署求足堂額跋語、題周斐卿大

令木質翎筒題趙節婦潛德出光額跋語、題旅

行小集照片題舊雨歡聚照片題金陵官廨歡

聚圖、補題錢夫人照片、補題金陵官廨歡聚照片

題洞天歡聚圖題旅逸歡聚圖題李媿旅逸留別
記念題兒輩旅逸歡聚圖自題小景補題東子旅
逸小景諸行朝錄書後附記題萬逸樵親家遺
墨楹語雜錄文筆踏雜頗不足觀蓋亦家乘
之流所謂錄示後嗣俾瞻世澤資記念與筆記之體
名實不符者焉

養餘軒隨筆一卷金陵叢刻本

清陳永霖撰作霖字伯雨江甯人含味經籍
修學好古是編為其談史說經之作實足
求是多所發明如論易卦所言魚皆指巽姤
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七四無魚并內卦為巽故
二有財財之象中孚外卦為巽故曰豚魚吉利
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為姤其下
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為漸則六二九三九四
乃巽體三陰生而為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
體四陰生而為觀則六四九五上九乃巽體至五
陰為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文辭曰貫魚指下四
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此義僅見容齋隨
筆為先儒所未道解貫字尤新而確又近人多不
講字學一條論毛詩哀我憚人之憚應讀為朶
音仲凡吹憚之憚應讀為喧音靡所止疑之疑
應讀如此音注近王弼之近應讀為記音今之
讀毛詩鮮有知者論史亦具特識謂中國之御
外夷非戰即和如大勢宜和不宜戰則和亦可

以存國。若郭汾陽之于回紇。范文正之于西夏。未嘗以和為諱也。又謂宋王倫被留河間。終以不受金官而死。其大節幾與朱弁洪皓埒。而賢于宇文虛中遠甚。顧因胡銍一疏。遂目為無賴小人。黨于秦檜。真千古之奇冤。洵有瞻有識之論。蓋亦錢氏衣履新錄。趙氏陔餘叢考之選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廣事同纂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沈廷文撰。廷文字元衡。懷素人。明王元美有事同纂一篇。舉史事之相同者。依類比附。自言隨所記憶。尚多遺漏。廷文才文書中。刺取王書所未錄者。依其文義而廣之。如白魚入舟。固有武王。宋有明帝。獻昨加毒。以護賜死。晉有公子申生。秦有公子西。今方士致魂。漢武帝之于李夫人。宋武帝之于殷淑儀。妻棄夫者。固有太公望。漢有東門買。江負父屍。人知有孝女曹娥。而不知有趙社女。結地得石。柳人知有滕公。而不知有衛靈公。飛廉看竹不問主人。知有王徽之。而不知有袁粲。倚柱讀書。雷震不殺。人知有夏侯元。而不知有諸葛誕。獲偷侍兒人。試文不殺。因以賜之人。知有楊素之于李伯樂。而不知有蔡興宗之于孫敬玉。佩印人知有蘇秦。而不知有樂大。以石為虎。射之沒羽。人知有李廣。李遠。而不知有熊渠。一日殺二義士。人知有秦紹之于臧洪陳容。而不知有張敬兒之于選榮程邈之。能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使人主前席。人知有賈誼而不知有商鞅。雪中高
卧。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胡定。夢贈筆。人知有
沈約而不知有王彪之。王珣紀少瑜。陸倕李白和凝
馬喬孫。此皆時異而事同名也。雖無關乎大體。亦
讀史者之所知。廷文廣為纂輯。亦有用之書也。

姓氏考畧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陳廷偉撰。是傳字昭遠。秀水人。是書雜考
古人姓氏。大都采自說部。其書所考多不足信。
如麻姑傳云。即王方平之妹。嘗降蔡經家。經以
姑爪長可以治百病。方平殺之。始神人也。何敢
乃爾。西王母傳云。姓何氏。字婉姪。一號太虛。元光
龜母也。東方朔傳云。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
之而不知其姓。以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既長。常
望空中語。後遊鴻蒙之澤。有若母採桑。自言

朔母一黃眉翁至。指朔曰。此我兒。吾欲食汝氣
三十年。一反骨洗髓。二十年一剝皮伐毛。吾已三
洗髓五伐毛矣。赤松子傳云。姓黃氏。名初平。少
牧羊。遇一道士。隨入山。得道。家人求得之。問羊
何在。指白石以之。皆起成羊。鬼谷子傳云。姓王氏
名詡。受道於子。居清溪之鬼谷。因號。此皆本之
神仙傳。又謂接輿姓陸氏名通。介子推姓王
氏名光。酒元。姓高氏。名元家。葉家祝髮。傅極厚
書。脫畧跌宕。無日不醉。醉則歌道中曰。酒元

酒色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邐。不見江湖為陵谷。云云。皆據傳說入錄。不知三代之世。姓氏不彰。故君子多無姓引。何以能謂後與姓陸。介子推姓王耶。是知廷傳。不據之學。甚疏濶也。

陝餘雜著一卷 金陵叢書本

清陸香官撰。香官字椿生。江寧人。光緒壬午以優行貢成均。是科即舉於鄉。歲次戊辰。授南宮。為文善沈思。每下一意。輒三出三入。蒙其始伸紙。每論文。責清真。清則氣流暢而真無浮妄。後始為宏博廣富。性不喜帖括。以家貧親老。仰膏火自給。而頗留心于時務。如擬上皇帝書。謂自戊戌變起。議者強立名目。曰中國人為維新守舊兩黨。此由于外人間我之陰謀。欲以離我中國之人。心無識者。又從而附和之。展轉相沿。激成水火。而彼乃得乘起而陷其取。言之切中其弊。又書劉通參請罷鐵路疏。後謂鐵路之興。利達人者什一七。利害中國者十之三。中國祇是利害相兼。外人則有利而無害。中國之積弱。在于吏治民生。海防軍政之不修。而路政尚非急務。亦根本之論也。又蔣秀夫四十壽序。尤屬經意之作。文辭奇偉可觀。香官卒後。其門人蔣國榜收其遺著。得詩賦雜文數十篇。刻入金陵叢書。

中首附小傳稱其探性命之理既易有得多自
悔尤於時事多耽脫太息論事多奇中若有
後錄隨筆思過軒日記雜文數十篇益多散
佚能綴拾者上此矣

乾園字錄二卷 肅園書本

清楊慶生撰慶生字伯葵金匱人工詩詞著有
通雲精舍詞列入小倉山房七家詞中是書談
論古今舊語微詞足以增閱歷啟愚蒙其論孔子
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俱是述而不作
祇中庸二字是特地指出畢竟十字還是述惟添
個庸字乃是作自由春秋以來二千餘年諸子百家
紛紛競起有一種可喜可愕處能鼓舞人搜求
病根祇是無奈何許多聰明才辯不肯庸耳乃

知庸字真是照見天下後世學術之弊預為點
破為兩千節不可草率看也此說固非作者之
然特揭庸字以示人頗有精意又謂聖學全不靠
靜但名人事蹟不同若精神短弱決須靜中培養
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蓋驗
念是先生無見成良知之說也頗能推翻宋儒
主靜涵養之說而自具妙解人云異端是天生
異端聖人是天生聖人釋伽脫胎即下堂走七步上
涅槃堂中說偈夫斯生而白頭能言若我夫子語

言行步與常人無異。活到七十多歲便死。祇是完
成一個平常人而已。有何異哉。其立論不偏。措詞
不腐。物理人情。體微入妙。真蓋人智慧不少。匪
特佳談。佐以資而也。

鄉約一卷 幾翁叢書本

明尹時樸。蔚州人。別號龍野子。鄉約者。約鄉
人為守禦事也。國家外侮之患。始于宣德正統
之間。鎮兵與虜戰。失利於鵝嶺。虞臺之役。時以
為戰兵事。守民事。城堡備具。不宜煩督責里閭。
當自為之。因述約以為鄉人創。堡之約十有二。
一曰堡置。每鄉置堡。置堡之地。須依高。避澤。避衝。
避塵。二曰堡勢。其目有四。一合力。合力者。積眾弱
以成強也。二決疑。決疑者。去貪心之謂也。三分虛。

分廬者。堡成。居眾也。四堡成一目。必家有一屋。屋
成而囊積入焉。再閱月。必家有一宅院。宅院成
而帛藥入焉。三閱月。則人置井曰。井曰成而子女入
焉。如是則工役有漸。可畢。旋夫。三堡刻。一圍垣。
二敵臺。三牌院。四甕城。四堡衛。一壕牆。二地道。
三應門。四警夜。五堡器。一慈簾。二孫牌。三火槍。四
弓矢。五駝石。六彈石。七衝木。八木筒。六保蠶。五堡
之。其目有四。一壕樹。二家洞。三紗異藉。四驅
禽。若七堡眾。其目十有四。一堡長。二費長。三隊長。

樂歸咎于風俗人心謂部乃一衙門而鋪設各自
定人品志士不欲泯泯而生直和根枝去僥得本色
言談而無實際不脫書生之見是猶干謁之
書也

述唐日創四卷 曹氏叢書本

清實錄撰錄字連生直隸故城人著有郡齋叢
乘六卷已著錄自謂道光丁未歲由間諸居漸上
課兒之暇日與筆札為緣門以外事不問也間有
記述迄未成書越歲己酉待次來豫微居會居
以余賦性懶散一飯之招一利之投必迫而後應是
以衡衆而外仍手一編與古人相對於退食之暇
朋友談讌之頃見聞所及而筆記之及其餘獲
其得六十則釐為是編書中所記多當時掌故及
諸名賢軼聞如馬東田先生趙柳塘語何四兩
先生詩步升居先生朱文定公南阜山人詩周硯
全先生劉梅坪先生李漢宇先生邵厚菴公二事
毛伯雨神戴簡恪公諸端皆有補于史乘之缺
而卷四明巡按御史揭帖一條有關于明史尤
鉅蓋五人墓世盡知之不知五人之外尚有八人明
巡按御史高勳擬擊經騎帖藏嘉善周勉民所
帖用白色毛邊紙正書凡二十九頁自半頁十二行
行二十字首尾鈐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印其載

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吳時信劉應文丁金許承成李印孫等名爲正史所不載可資參攷者也

江村遺筆十卷 家刻本

清劉青芝撰青芝字芳亭河南襄城人雍正五年進士爲志於學經史百家無不汎覽足編卷一至卷三爲讀書雜記於事物之名稱謂之龍皆自考訂如考先母之稱見于史記衛將軍傳稱其父爲婦公見漢書第五倫傳天子之稱官家謂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又考秦始皇刻石之原委亦極爲詳盡是其讀書有得處卷四曰佳善錄佳善錄者取

前漢書中佳句善宋分儀容異稱雅詞談議四門而類集之者也曰襄城雜記襄城雜記者青芝撰有古記城志記城即襄城前志有所遺漏嗣後凡關於襄城文獻事跡隨得隨錄補記于此也曰善善錄善善錄者一鄉一曲苟有長焉皆取而記之曰贈言贈言者皆劉氏友朋贈賀哀輓之作彙爲一冊使後世子孫知先友當年相愛相傷之深情也卷五卷十友朋札記青芝之祖及父重義氣廣交遊一時名輩多投契其來往

書疏頗夥一時師友淵源勸規切磨之雅俱見筆札中若李二曲張惕存田蘭芳毛際可諸札皆商量學問之語尤為可貴蓋是編雖以隨筆命名而其表裏先德之處較筆記為多足其於著述體例似有未合至書中所載以討論學術之處為多頗足以資參攷而廣見聞此其可傳者也

上國自記一卷 上國叢書本

尹昌衡撰昌衡著有聖學淵源詮證易錄止心篇原性論經術評時王道法言諸書二並著錄是篇乃昌衡之自述曰述先記曰幼行記曰入桂記曰入川記曰為趙記曰撫校記曰忠清記戰龍記督川記九雜記說趙記除忠記刺客記報清記民軍記大定記西征記出師記援已記防邊記馭兵記後援記忠表記軍騎記入觀記對簿記思過記因曲記殯厲記六發

記昌衡少舉于鄉游學東瀛無何返川會武昌革命川都趙爾豐據川自守鄂兵方入川川亂益亟而昌衡遂督川軍川亂以平會西康諸酋化以復平其亂其時袁世凱方將稱帝而懼天下諸將之不從已乃召昌衡至都下而繫之獄昌衡有將才因而不得有所建樹乃縱情于酒色以詩文自遣而詩文亦有奇氣此篇為其自述自其先世自楚遷蜀及其自少游學晉川至釋獄以後倚寓金陵著書明

道成德止中所經履皆有詳細記述而于清末
革命之際及民初南北軍記述尤詳頗有資
于近代史者所參考焉

雪夜錄四卷 家刊本

清劉伯梁撰伯梁字鴻齋河南襄城人少承
家學博學能文著有鴻齋文集是編雜考經
史旁及日用故實辨證古今可以廣見聞紀風
土補史乘資談助者甚多若謂神主用木取木
落歸本有始終之義并始于伯益其汲之所古於
汲水處焉故稱市井像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
以號召已艘船舟之總名吳曰艚晉曰舶海中
舟曰艚艚江中舟曰艘上下重板曰艦其上屋

曰廬重屋曰飛廬此事物之紀原者也又考唐時
舉進士自狀頭以下皆以勢力游揚得之宋初舉
人祇點猶得擊登聞鼓聲冤上命重試必多見
收當時謂之還魂秀才明初有試官臨期所命
不拘貴次洪武初閏中一失廣文家居忽命主某
省試事畢歸家猶一廣文亦不知主試之為禁所
取士子之為門生此歷代科舉之掌故也至若古
今帝王異名宰相推稱宰相不肖者翰林稱謂
御史稱謂御史不肖者刺史稱謂刺史不肖者守

今稱謂字令不肖者主簿稱謂文人稱謂不肖
稱謂總稱好官稱謂酷吏古來后妃異名公
主稱謂名將異名儒將行輩稱謂諸條此則博
聞之資嘗謂河南學人自清以來拘守一先生之
言而不與當時考據家通聲氣見聞殊失于陋
惟襄城劉氏一家深于理義之學而不拘記誦博
洽彬彬乎君子矣

襄城文獻錄十二卷

清劉宗泗撰宗泗字泰叔河南襄城人父四冲明季
諸生以贊畫汪督師軍殉國難宗泗兄弟自相師
友務為力行敦本之學與李二曲友善以宋明義
理之學相倡著有中州道學存真錄二著錄襄
城名之祀城代有聞人宗泗問前哲之湮沒遺文
之漏逸旁探古蹟之消磨而思無以傳也乃收羅
撫拾凡史傳百家殘編斷編邑來之所不載者詳
為輯錄分入史乘物紀事三門前賢名宿傳記

碑版及贈挽詩歌志為收入至門派世系必詳殘
編遺錄必載使後人得以考稽源流至文人著述
凡有關於襄邑者亦附見之凡八十八人詩文集二
編若夫山川河渠佛宮道觀以記名勝遺基詳稽
其興廢始末其不係襄邑者而邑誌監收志註其
錄邑志之所未收者則補之皆按之傳記確有可
據者至所疑者闕焉別錄死事之士二百人宦跡
之著于襄城四十七人歷代名人之寓跡襄城者
三十四人至所錄記有異同舛錯者雖半詞皇宗志

加考証而間有可以望正史傳之訛者亦類及之前
後收輯凡三十卷為書十二卷可謂精且博矣蓋
人之生平是賴於其所行之川原人物未有不具愛
慕之忱流連于下而不自解者間發先德此人心之所
固然也是編於其邑人文景物記述詳明瞭若指
掌一方掌故畧備于是所以資人考攷之益良多也

高辛研齋雜著一卷目錄

清俞永德撰承德大名鳳翔字少軒海昌
人上詩善畫著有高辛研齋詩稿已著錄是
編為其雜文曰高問原心厨妙品畫冊題跋
曰車馬圖銘曰連珠曰前海相山寺序曰且佳
山齋銘曰硯銘曰後遊相山寺序曰離恨生
序曰謝徐受盡文惠編跋曰與周雲收書曰
與許有梅書曰募收字款疏曰友梅圖記曰
總敘詠日圖序曰徽德記述川羊表曰唐之
山先生山水遺冊題跋曰艾港意耕圖記曰四照
燈賦曰西山積雪賦曰榆葉梅賦曰梧桐鳥詠
曰武陵縣訓導儲公神道碑銘曰祭大神文曰
廣濟真人文曰教福泉銘曰硯銘曰鸚鵡硯銘
曰金補之明府墓志銘曰祭劉臨時軍祝文曰錢
眉序曰劉子英養花山館試帖序曰湖南東
安縣知縣趙公傳贊曰湖南城步縣知縣安公
傳贊曰湖南城步縣知縣吳公傳贊承德善
書文頗似晚明人小品而駢儷之作亦哀感

頑黠古調蒼涼惟後世傳贊諸篇所記皆
忘然凡節之事為自問世道之文字云

穆庵全書

卷

部

二

清尊錄一卷 廣百川海學

宋東宣撫宣字仲布。為中所記皆建康間事。
野雜事。後有元王人跋云。或謂陸公務
觀所撰非也。蓋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身其記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即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
惟戒門者曰。郭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
病足。卧小室。延康節卧床前。康節笑曰。他客
得此。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床曰。病中心忤
忤。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床。惟時君耳。康
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何故。答曰。日正
中。當有綠衣。少時。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
公罷後。此人當乘之。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
其言。因戒閤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
至。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糲。置且日。
公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廢懷朴志。已
時。夢前必果。君願少留意。夢得信然。已測。避
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為修
撰。韓公傳此事。且侍郎說。頗補正史所不及。然

穆庵全書

卷

部

一

富羅公勲業彪炳。即令不致意于榮保實錄
亦得立傳。此恐崇康節者。故神其說耳。又記建
夫細劇。並張過。碑將焉吉。慈仁之事。亦治宋代
掌教者所當參考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清史一表 禮記書本

清石崇階撰。崇階字之基。是編所列清流之戒
律。凡三十四條。為不說淫艷事。不親近小人。不談
仕宦階序。不限韻做詩。不稱花富樹。不習六壬奇
門。不醉後多言。不妄珍天物。不評他人物價。不奉
禮。不籠高禽鳥。不說與富貴往還。不畜惡犬。不妄
評詩文。不聞人盤金書。不伴嬌態。不犯人忌諱。
不妄依品人字畫。不撫長調琴。不為賓客。不共
惡人爭是非。不戲取人物。不妄自逞能。不漫披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文籍。不迂傲。不久借人書。不亂翻人書畫。不強
人酒。不妄議吏置。不搦筆墨。不聞人妙談。不大
醉。不亂塗壁。不傾茶舞酒。凡此皆文人易蹈
之習。若說老艷事。習六壬奇門。限韻做詩。依
古人書畫。凡文士之所易犯者也。此種游戲文字。
本無得失之可言。蓋崇階或自感于當時士風
之頹喪。故文人之名。而與富貴往還。甚或甘苦不
流。行非無耻。故為條戒。以寄其悲憤。然倘能守
此清戒。雖非聖賢。自是高人一等。亦是教品勵

行一神學問。故王丹。屢評此編曰。能持此戒。便是清派者也。

友約一卷 禮記家言本

清顧自孝。撰。自孝字茂倫。是篇為其求友之約。蓋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友朋。意臨原。取切砥道。德。商榷文義。各有誨導。無根。流費。白日。惡。謹。微。言。結。出。無。忌。甚。至。設。歌。送。舞。酒。肉。激。逐。淫。靡。歌。辭。歌。鼓。同。類。此。類。為。非。而。朋。友。之。義。失。當。乎。士。風。頹。喪。之。際。而。擇。友。者。不。可。不。慎。也。自。孝。友。約。凡。茲。六。端。一。曰。愛。取。道。名。二。曰。尚。益。而。養。利。啟。聚。可。從。者。崇。德。也。三。曰。習。俗。儉。靡。四。曰。在。吾。輩。便。

臨。故。原。素。不。願。赴。紅。紫。艷。服。同。人。戒。諸。三。曰。連。客。不。窮。五。豆。不。走。一。客。止。三。豆。便。聚。情。也。四。曰。榮。任。者。遠。弄。璋。遊。庭。新。婚。等。公。不。與。并。不。作。諸。頃。詩。文。條。約。也。五。曰。不。作。醫。卜。星。相。琴。工。奕。師。薦。札。絕。妄。東。仕。損。也。六。曰。金。錢。往。還。無。不。關。說。乞。憐。作。會。客。日。不。關。有。累。也。凡。此。諸。端。皆。所。以。杜。絕。損。友。之。意。以。一。事。往。還。後。臨。皮。席。在。所。不。免。若。榮。任。者。遠。弄。璋。遊。庭。新。婚。等。公。不。與。并。不。作。諸。頃。詩。文。尤。為。無。賴。而。與。醫。卜。星。相。琴。工。奕。師。往。還。更。是。惡。友。無。聊。人。

酬應絕而聲氣相求之在至如此家友方可久要
此亦孔子以之稱仁之義而為臨交有下一當頭
棒喝也

廣抑戒錄一卷 禮記卷之八

清未晚樵朱晚樵晚字雪巢錢塘人是書所
載燕享之戒約凡十二端大意謂燕會之間應
日小節親言揖讓關係禮儀今乃俗尚慕凌動輒
未善大氏主賓雅集所以合歡若故作身分屢
速不來或主人驕恣薄若勿速此皆傲德所當
深戒舉行醵政本為勸酬執政者志行嚴罰怯
者唯唯強者吃吃亦殊傷雅至饋蒲角葉賓
朋有未諳此者致獨向隅又或並坐橫肱淋漓滿

案或大聲疾呼聽之可駭或艷美貴遊竟席
詠賀乞情畢露收去此識者貽羞或依主
之容過饌必食巧令足恭小人情狀席中有此難
與同席或倩青樓俏客對皮調笑醜態畢呈
或徵歌聚樂原欲娛賓遂劇命題賦惟首席
或有梨園妙部新出傳奇不妨委婉贊襄以
悅眾目若生居末末自將知音立意主持居
然借是為一獨斷忌諱巧令刺譏賓主七乘從
此而起凡以皆人情之所常端而易犯者也均

當深戒曉矣。世故練達人情。有鑒于主賓酬酢之間。往往因不自檢點而起干戈。有傷雅道。故就習俗之未善者。刊為戒條。而使大賓客有所惕戒云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傳林亭雜記二卷 通志樓秘笈本

明顧清撰。清字士廉。華亭人。宏治六年進士。官侍讀。劉瑾竊柄。絕不與通。瑾銜之。出為南京兵部員外郎。瑾誅。擢禮部右侍郎。後罷歸。嘉靖六年。詔以清為南京禮部右侍郎。旋乞休。進尚書。致仕。年諡文僖。所著有江東集。收藏之家。尚有著錄之者。此書則流傳極稀。書中所記多言松郡政教人物。亦偏及瑣事。而於松郡田賦特詳。松郡社苗止十一萬三百石有奇。厥後懷子賈以道三公田加以至正間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

籍沒。張士誠之橫征。洪武以來。稅糧至二百三十餘萬石。視古不啻數倍矣。宣德間。通大叢積。郡同知王源建言其事。巡撫周文襄贊理之。奏減增額漸次底平。清之言曰。今此下民豈惟不能望王漢唐求為宋民。亦何可保其詞危。其憂矣。書中自題江東歸史。蓋致于教化之後。猶不忘天下利害。民生休戚。江湖廊廟。名臣之所用心也。首有陸慶康年滿恩敘。謂其家孫抱江繕寫入刻。是當時固有刻本。今則僅存鈔帙。後有陸慶康

牛陸樹聲跋於清六備極雅崇此影寫本二卷
舊為何學華藏本手寫精雅商祿印書館據
以印入瀾芳樓叢書云

歷代載籍足徵錄一卷 茲藝文叢書本

清莊述祖撰述祖字葆琛常州人學者稱爲珍藝
先生侍講學士培因予也少受經術于伯父方耕
侍郎學文則取法舅氏彭尺木乾隆丁酉以官
卷中或江南部試庚子成進士歸班銓選乞假
四籍奉母以居從弟小學著自尚書今古文考
證周頌口義五經小學述說文古籀疏證說文
諸聲攷之並著錄是編取漢書藝文志引錄
七畧所著錄之書而爲之攷證而於六經古今文

之今辨析甚詳而於逸周書下云當重爲排比
其別自三一月書周史記即孔子所編百篇之錄
而亦有周書問外事者爲之及漢以後儒者傳會
明堂陰陽之說一爲周史六攷班志以爲惠棟之
問班固曰頭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皆儒家言也一問
書陰符班志道家本云二百三十七篇是也先是好
事者利周史六攷周書陰符以補周史記之闕二
書逸篇賴周史記得存今周書七十篇雖非完
快然皆古文舊書人云儒與六藝多本之周官言

禮樂者宗之道與兵書多本之太公言權謀者宗
之尚書家之則史記在商書唐元皇門嘗參祭
公荀息夫六篇為國太史所載謹以錄古定為逸國
書元散也序作雜法王會史記職方太公昔
八篇附伊尹朝獻記二篇逸程龜寶十月令三篇凡
十三篇為國太史學者所記人周史六改六篇漢後
學者用堂陰從說三篇器報一篇蓋漢家竹書
之簡雖碎不可名題者也自外諸篇皆周書
陳有其在周書篇目雖證是精頗自益二學者

穆羅全書

卷部

之參改焉

彭公筆記一卷 續說部本

明彭時撰是書所紀當時朝廷典故問里瑣聞
以及士君子讀書應世之語而於士大夫遺事紀
之尤詳若紀夜雲之事知雲以庚子守太平反諒
以舟師入寇城陷不屈而死妻邵氏生一子憐甫三
歲聞雲遇害義不受食以楮付侍兒孫氏令善
護之遂投水死孫氏備歷險阻始達上所此可
備明史所未詳人明方孝孺之忠貞昭著六合此
云初孝孺隆文子好賢不仕與孝孺交誼甚篤景

穆羅全書

卷部

隆之帥師北伐由公薦之既而兵敗不誅漸有異
志人多知之以告建文建文雅信孝孺遂不復
疑卒不免于誤國然當建文時朝議削弱諸
藩孝孺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誅袁臣孝孺
之名與焉及文朝錢祿求代草者姚廣孝薦在
孫呂之數回乃以袁服入見慟哭不止因有滅十
族之語文朝大怒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
極不遜祿之至死乃已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
人然其具大人落忠義之氣且貫雲霄固可

以質諸鬼神而弗疑。懸諸日月而不可磨也。至其設
國之議。尚須以當時事情。詳為校勘。始能定論。
不得以累遠兵敗一端。而遂指為誤國也。

新和錄一卷 續說部本

明劉仕義撰。是編所錄。議論當時朝政之語為多。
如賢智之過一條。以羅念庵以議大禮不合去之。屢
詔不起。以講學終身為得其正。以郭希顏上疏請
一建儲貳立。任利楊繼盛以計賊交謀為賢智
之過。治體條。以上陽明知慶陵時。務以玄默化民。
縣吏是然。民有訟者。亦不令人拘捕。但以一木牌付
訟者。俾人隨牌至。為識治體。其論國朝起越前
古五事。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優
外戚以尊祿。而處以定閑之職銜二也。政本有歸。無
母后專制之失三也。兵柄有統。鮮悍將非命之患。
四也。金魚懸街。歌樓象簡。遺忘于妓窠。豈非前代
之弊乎。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又論治
民以寬簡不擾為主。謂漢甘泉為南大司馬時。
令民毋得殺大魚。酒肆中沽市。無論舉火當鑪。
致京叢飲。有大禁焉。陳藏原云。母得焚燔祀天。歷
財祀禮。可謂導民以儉矣。然是時居民大擾。咸稱
不便。言其以煩而擾民也。是以吾官以不擾為貴。先

子京鮮之喻。抑之傳附之說。可謂達乎治體。此皆
議論精微。政事之旨也。其論詩有別趣。而主用字當
主。三。樓。力。開。詩。自。別。趣。非。闕。理。之。誤。至。言。平。允。無
流弊矣。

狂言紀略一卷 讀說部

明者汝言。撰汝言。武林人。著有言林清言一卷。其
錄足編為其雜論時事。一作。故曰狂言。其論封燕
云。文皇越節制。征沙漠。太祖特慰之。而反以成秦
王也。溺于愛矣。史稱太祖有意易儲。余謂此為父
皇默次之策。未必然也。果如是。改之矣。當分封時。豈
無賢良方正。傳耶。必得名儒。而又聽文皇廣孝。
請遂令作嗣。請難獲。愛成。高皇于是改選
國。滿矣。易曰。履霜。愍來。是。建文嗣皇帝位。諸王會

義而父會。獨以有疾。不陳。嘗說之也。許侍中廷勅。余
每嘆其為方。練諸烈士之冠。詔置不問。此建文所以不
斷而父皇昇之掌上也。其論逆瑾云。瑾刑餘掃除
之人。流毒甚矣。至諸大臣臺省。自文疏請誅。不能動
蓋李邦中夢陽為虎首。而韓尚書文才不副志。其
為蛇尾也。惜哉。是時劉健。建。至推案哭諫。亦壯矣。
宜以死爭之。而乃乞歸田。則武宗聽之。聞計遂快。子
東陽軟滑。取容從史。瑾議。竊瑾所釋而釋焉。而舉
士大夫遂惜之。以保護調停之說。而國威所持。議

論是為正人。主論己已上本。而責難三楊。讀遜國記。而責方孝孺能死事而不能成事。未免過苛。然讀明史者。固當參考此書。以為議論當日朝士之資。皆也。

高林清話一卷 寶鏡齋

明黃汝亨撰。汝亨武林人。有自任言紀。已著錄。是編所錄僅十一條。而皆瑣屑。言文章永傳。如云人常言功名是身外。余長夏與酷暑。及伸睡至熟。絕不知炎熱之侵肌膚。然則寒暑亦身外物也。惟以悲憂想亦當爾。又云。惟上欲常動常靜。可以入水大不亂。予病鬱。一為熱所害。動則熱入。一為所謂臨終欲求事。只是以意。然止甚難。不足臨渴掘井。平時接應頗劇。時須操此。因偶得身云。成以

通萬物。良而止諸邪。又云。嘗試以床為棺。身為尸。以夢為死。予中子不悲。人亦莫之悲。而至于死也。烏焉然悲之。不亦惑乎。死曰。夜夢而朝覺也。則安知不此。死而散之覺也。又云。予病中不成寐。因悟一法而睡。作睡訣。目垂下。下無着。心向內。內無法。不思不想。清淨。樂。遺心遺身。大和樂。所記皆柳耆頤眉之事。而能作達觀語。語率清徹。讀之令人心快。蓋晚明人小品。自成一格。所欲言者。皆於常人不經意處着。所以能沁人心脾。覺之而令人神往也。按清

言是軸是步而此僅收十一則蓋為選則之本而非
原本云

諸子之言二卷 龍樓閣本

江陵樸錄字山淵康江人是書分十六章一論子
部之沿革與廢二論諸子與經史集之相通三論
諸子百家之相通四論諸子之淵源五論九流之
名稱六論儒家不能與經部並立七論六經之名
本于道家八論孟子非非楊墨荀子非非思孟游
夏九論荀子之姓氏名字十論道家為百家所從出
十一論黃老與莊申韓之遞變十二論老子之姓氏名
字十三論文子即文種十四論墨子非姓十五論雜
家非數雜不統十六論春秋家非言曲直事理蓋未見西
歐哲學之說故於哲學系統言之不能得其環內
然於諸子之改證亦頗有發明一處如考荀子當以卿
為字引劉向云蘭陵人字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長
卷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字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
可為荀子字卿之證又論墨子非墨姓墨為其
學之名猶孔子之學派為儒家而李耳之學派
為道家立論甚為精闢已開近人之先河至若
孟子與楊墨學說相近荀子與子思孟軻子張子

夏子游學說相近。孟子所拒者乃楊墨之徒。非楊
墨也。荀卿所非者乃子思孟軻子張子夏子游之徒。非
子思孟軻子張子夏子游。又引王應麟曰。學紀間。據
詩外傳所引。祇非十子而不及子思孟。遂謂非十子
當之者。亦為後人所妄改。其說似巧而近鑿矣。

諸子論墨三卷 附本

尹桐陽撰。桐陽字侯春。常寧人。著有戰國策新
釋。墨子新釋。商書新釋。小學定津。諸書已載
者錄。是書分三章。凡三十九節。首詳子部之治
學。又詳墨家。次論諸子淵源。皆出於史。次辨墨
九派。命名。未必盡當。次論諸子學之通經。且集
次論諸子學說之互通。次論漢志儒家與經部並
立之非。次論墨子之宜入墨家。次論荀子姓氏名字
及其諸性之改詳。次論道家為諸子學所從出。次
論六經名本於道家。次論黃老與莊申韓學術之
遞變。次論漢志列苑子于道家理由之說明。次
論究竟優劣之比較。次論陸陽家源出于易之推
論。次論商鞅含冤之雪白。次論韓子揚權即今之
三權分立。次論尹文子為名家之正宗。次論墨子
分墨經墨論。稷下之錄。次論漢時孔墨之並稱。
次論墨書流字或作不又作不之證明。次論墨
家隨業子胡非子遺說之註釋。次論墨家張學
出于鬼谷。次論戰國策宜入從橫家。次論雜家

宗旨一貫。次論農家。主言學理之素隱。而序跋之作。實為編本為便。手講授。故章節頗為分明。惟分類。殊嫌繁亂。諸子著書。各為所學。學說何能互通。而相陽指為互通。是子之書。為後人所偽。何以能墨家。而相陽附入墨家。皆係不知以為知。是其思想之統系。未常深加。故有此錯也。

客窗閒話一卷 元結重刊本

清兵靖符撰。靖符一名熾昌。字漸序。海昌人。是書所錄。或朝廷掌故。或里巷舊聞。或鬼神怪異之事。過目可驚。可喜。而隱寓勸善懲惡之意。之以自省。而思齊者。皆著而錄之。卷一述明太祖遺事五則。多見諸正史。他皆默官之識。不學。或和尚之官。故初之言。因果報應。或溫厚和平。或談諧謔。或忿忿。或嫉妬。記事詳明。出筆新穎。而不性。通理而不浮。首有自序云。古今未聰明。智慧之人。加以研鍊揣摩之學。發為詩文。昌明博大。自信足以傳世。又有明師益友。為之參訂。世第賢詞。為之校核。始克付諸剞劂。出而問世。其用心亦良苦矣。然不久而即歸為婦士夾藏。蕭蕭為腐大覆。將首紙者。比比皆是。彼作得官。野史者。往往稗錄。不過逞一時之興。而足以動諸人之目者何也。其命意而措辭淺。智愚之所共見也。是靖符之意。以為勸懲之文。不若小說之易動人。故敢取鄉里所傳。其事為愚夫

愚婦之所知而智愚之所不能共賞者記諸小說家言
用以懲惡以勸善其用心良善矣

寸草廬贈言十卷 四明袁嘉本

清袁嘉祿輯嘉祿字貞庵浙江鄞縣人光緒
三年進士母老入以十八未歸年二十八而寡撫
養嘉祿以立成立嘉祿追念母氏之苦節仿汪
錫祖雙節堂贈言之刻彙集海內名流投贈之
作都為一編者也書凡十卷卷一傳王先謙毛珉
陳康祺潘復垣樂曾祥等凡五篇卷二袁詒
銘李慈銘洪思亮孫衣言凡三篇卷三書後重
均等凡六篇卷四贊劉鳳章陳培康凡二篇卷
五頌繆荃孫范沅徐中榮凡三篇卷六誄孫瑛
等凡六篇卷七連珠袁忠鎮一篇卷八樂府洪
良品等六篇卷九古今體詩孫家鼎等四十六
首卷十秋燈課讀圖題跋嘉祿常痛母氏苦
養終不逮宦達所可致力者止文章耳殊未足以
酬恩報三萬一是因取孟郊語以名其篇嘉祿
輯錄既竣未及刊刻以故其子壽鎬有四明袁
書之稱因以刊入所以第其母之苦節慰若氏之
孝思一舉而二善備焉雖然自世故衰微綱常

張懷忠孝廉節之事不復問矣是編之刻豈獨
張氏世世子孫讀之以識其先德而已也哉予世道
人心問津亦至巨也

蒙山學究語二卷 徐印本

清於元穆侯元穆侯黃渡散人湖南湘鄉人嘗清
之末國勢積弱普法之戰起元穆至為沈痛力
議當改體得先中東之役公時總武威軍營務
兼陳兵事憂兵械乏大利將士悔不從公言者
匪禍作元穆即電請江督曰直東孝廉匪不勒辦將
成流寇不但各國借保護為名因利乘便內地伏
莽將聞風響應應變證自出應接不暇請奏商
政府速圖之其洞達時事如此是編所錄皆其論
勢之語為多而於曾左中興之事紀述尤詳其論閩
東浙勢頗有闕焉兵事者如云本謀于遼陽錦州
若設重鎮前關為中權天津為後路根本前敵
傷病既有退休之所督師省視何詰軍情緩急為
應付庶士氣常新頗為有見中有公私文牘數篇
如雲雨浙運司黃復友人上江督劉官保復陳
伯嚴復點撫去上豫撫陳上上公復有晤士上
仲帥官保暢論當日事情多具灼見元穆究心經
世之學而困于幕僚言之而未能見用于當世故

多欲界之言而以學究語命名者自序云係長夏
無事依筆直書詞不修飾僅取達旨其間編采
所及不無激宕然既謂之學究語當等諸侯燕時
烏自鳴自己當世賢達固不措意也則學究飄零
江海既無建樹又無名位我既輕世世亦輕我故懷
天地直據胸臆觀此則知其頗有感慨於當時
者也

柏潭傳大四十卷附錄一卷家刻本

清粹程愈撰程愈字幼平號智度則愈弟生而警
敏十三補諸生以文學知名順治中以貢生官瓊山知
縣著有論語彙抄古今人物彙考明高士錄老餘復
中諸書是書所紀雜錄古今品類鈔輯衆書不加
論斷間有序鬼神言報應述夢卜助談笑者大抵
沈括夢溪筆談陶宗儀輟耕錄之餘耳其曰潭
者程愈居鄢陵城既寒寒前有水曰柏潭因以
地名其書曰傳史者取禮經有善在聞則記之之

義首有程愈自序云薄才寡學少多吹噓中歲
苦志已收塵襟問事涉獵有所採取不忍付之塵土
久之成集卷中所載不分古今品類要皆纂述前
輩信美不疑用以羽翼世道磨龍身心淘汰俗氣資
輔聰明消遣歲月也又按程愈之孫名湧者復撰
錄此書分為五卷首卷雜錄二卷論學論文三卷論
詩四卷論書畫筆墨硯紙五卷論印章論酒茗以
及琴棋陶器珠玉之屬視全編不過三之一其其既難
且於談鬼神報應述夢卜者皆刪去較原書爲簡且

排纂較為易於尋覽可謂能善讀乃祖之書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溫經日記十卷 家刻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

清林昌彝撰昌彝字惠常福建侯官人道光中承進士著有三種通釋現註尚錄母惠錄而疏文集海天琴思錄小石渠閣經說詩士人等已並著錄昌彝精通三禮及說文是編於說文尤多有所發明如說文諸經有八條云說文有可以發明六經者如易卦外繫于金板不知何物馬融云所以止轡令不動者王弼云制動之主意與馬同王肅之後皆謂織清器用衆說聚訟靡所折中按說文板字兩出

一云木實如梨一云床是實板或从木反聲考之易義並不相關別有稱字為結絲稱音讀如根通如易之金板當為金稱結絲之器婦人所用柔道帝繫九合衆言而華所說信而有徵他如或同聲而別字或合義而異文或援古以通今或登諸以證經舉一反三不能殫述也又若說文錯亂一條考今之說文非唐以前之舊本有傳寫脫落者如拂弟等字以希而無存宋油官軸等字从由而無由字有劉淵而無劉有按鉞而無安當以全書之例補之又口部于部皆

呼字出部放部皆有放字。羊部入部皆有美字。弱
字當在弱部。孫字當在孫部。烏字當在鳥部。此
皆傳寫移易。所說皆極精審。蓋日知錄十篇軒
養新錄之傳世也。

敘經堂談叢六卷 常州先達書本

清徐書受撰。書受字尚之。武進人。乾隆庚子副貢生。
元四庫館修錄官。至河南葉縣知縣。尚之年少負異。永興
黃中則洪雅在孫淵如。呂叔納楊西河趙味辛為常州七
子詩文。亦卓然可傳。是編談字故。談字據。談異聞。談
節烈。談飛走。聚而成帙。如云古者后妃屏妾以禮進御。
子君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若于左手。既御者著于右手。
今當以金銀為環。置于婦人指間。謂之戒。指古意浸失。又
史記程縱有所避不願進。注有月事者。更不口說。故以丹

注面的為戒。今女史見之。則知今之著戒者非古制。又
小松書曰。論衡不自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佳秘玩
以為談助。其後王朗得其書。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
其人。當得異書。問之。果得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疑
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朴子持去。
豈了穿之曰。惟我與爾共之。曰。廣也。書受歎曰。夫中郎
果妙之時。所自為著述。必有取乎其言。今集中獨斷皆
不著議論。與仲子之書絕異。其他碑志之作。文氣亦
絕不侔。而於論衡亦託無所徵引。故知小松之言。已非

其實而高稚川又從而揚其波故漢書元龜傳皆所無也然下中必廣之言並通人之語故頗能為士人辨証又是書所紀當時文人逸事及其所交蘇可資參攷者甚多固小說家之正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相潭雜著三十卷 家刻本

清韓程愈撰程愈字幼平號智度河南鄆陵人著有論語潭欽古今人物彙考明高士錄先世小傳卷餘復中韓氏家譜嶺南治狀韓氏系圖儀軌相陰贊錄是書所錄孝行錄一卷友于志一卷忠節譜一卷忠諫錄一卷至仁錄一卷直道錄一卷忠厚錄一卷諫遠錄一卷思孝錄一卷清儉錄一卷高蹈錄一卷明鑑錄一卷良相考一卷友範一卷天下士一卷真文人一卷仕宦必聞一卷千古美談一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

卷善政彙編一卷奸權榜一卷計賊例一卷千秋笑柄一卷中興指南一卷古今定論一卷母儀一卷女丈夫一卷女禍一卷孝訓一卷富累一卷三氏錄一卷共三十卷約以人為綱以年代為先後其事或采自正史或采自雜記小說其書雖皆為人所習見而搜古勸今足資感發至奸權榜計賊例女禍富累等卷又舉古今之亂巨賊子壬人貪夫大書而特書之更可為後世之炯戒矣若卷內有程愈自序以明各卷之義首卷有尉氏馬義則

序。稱程愈著有雜著五十卷。與是書之卷數不
豈是書非完帙與。

江漢叢談二卷 華海珠房本

明陳士元撰。士元字心叔。湖廣應城人。嘉靖甲辰

進士。官樂州知州。有歸雲別集。外集。已著錄。是書

所錄皆楚中之古史傳記。如考風后風國之侯。伏羲

裔也。引李弘憲元中和郡縣志云。復州竟陵縣本

風城。古之風國。即伏羲風姓也。謂神農九井在江夏

郡。隨縣北界。屬鄉村南重山。井在山北。重黎周之廣

一頃。一十畝。內有地名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

生。九井自來。引路史荊州記。案字記為證。首有士

元自序。言竊不諳經史。誦陳言。以為哀年益徒

自苦。乃有公安友生成仁卿。奉檄校楚志。道經

應城。造余環碧園。訊楚中古昔奇事。余未之應

也。仁卿因訊不已。余乃據所記漫答之。特紀錄為二

卷。題曰江漢叢談。此是書為答仁卿之問而作。

其中論證甚疏。如謂奔陵不在九疑。引孟子為

平子為條為證。其說是矣。然又以舜二妃墓黃陵

廟西。與前說自相矛盾。大凡明人考證尚粗。不細清

儒之雜糅。其故有二。一信古太過。不敢懷疑。二古書

之真偽不辨往往引偽書以為佐證然考據之學
原心積蘊後求者居上清代學士人雖以考據見長
考其淵源實自明人啟之如顧炎武之治古韻其
源出于陳第是真例矣是書雖不甚精然已具考
據之方法清人雖考訂記之書實與此相近似
矣故備論其源流如此

破鐵網二卷 竊香齋抄本

清胡爾榮撰爾榮字豫波海昌人厚于資鏢
囊錦軸及鐘鼎金石濟美一樓每有所得皆
自題記是編上卷書籍題跋下卷書畫雜識
每一舊本皆記其頁行字數及當時價值如論宋
版陶靖節先生詩集注四卷二冊用松蘿先生故
物前有收藏家私印十餘方序末題云淳祐初
元九月九日湯漢序紙簾間綴六分每葉共十四
行行十五字末附補注吳棫翁先生詳經樓叢書
所刊陶集即從此本惜行款未能遵其舊又宋
版東萊讀書記二楠木匣紙墨之精宋字畫之
端勁迥非明季刻本所比擬索價須二百金又
宋版五百家播芳文粹二楠木匣亦迄今季氏
物前有滄葦私印後有竹垞跋紙簾間寸許
紙色亦不甚舊而沈靜處大非近世所可比
擬價須三百金爾榮道光時人云今不過百年
而書價之貴將數十倍此亦書林之掌故也卷下
所收之書皆明代人士之筆每幅皆記其尺寸紙

本館本設色深淺收藏圖印及其所題詩跋尤足
為鑒賞家之寶書後有管庭芳二跋謂爾輩
性情疏放不問家人生產晚遂中落書估骨董
到門有所悅而力不能從者輒攢眉相告是書命
名破鐵網者蓋寫網破無策可以求珊瑚也當太
平盛世士君子優游林下讀書論古怡忘明心
致之樂矣

本居士書跋一卷 稿香齋本

清翟中溶撰中溶字義生一字木夫別號本居士浙
江嘉定人錢星眉之女婿精金石目錄之學閩通
淹雅著書宏富由庠生官湖南布政司理問時翁
鳳西吳荷屋左念苑先後為湘南大吏均致禮之
承修湖南通志金石一門最為贖備則中溶所長
也其書又名石泉山館舊書題跋從業凡四十二
篇皆攷證明及清代翻雕宋板之書如翻宋岳
氏本毛詩明會通館活字銅板校正音釋春秋

照元鈔本隸續鈔本宋寶祐四年會天麻照
宋鈔本三麻徽要西洋算法書明萬曆西番館譯
文同文堂番譯館譯翻宋本司馬光詩集翻宋
本王質詩集翻宋本姚鵠詩集鈔本已西鄭光
生文集舊鈔清江碧嶂集皆極珍貴之本書
籍刊刻宋元最精至明而大壞清代攷證之學
極盛書籍亦崇尚舊本于是藏書家刊行書
目臚陳宋刊元槧間及舊鈔歸安陸氏始收刻
明初人文集錢塘丁氏所收尤多至收及清代刊

本中若此冊所收清代刊本居其大半。鑄奎孫稱其在書目中又開一例。其實國朝影宋本。雖鑄工細考訂精審。顧千里所謂縮宋本。今日者也。今若去中若不過二百年。當時所見宋元舊槧。已歸其便慨焉。

山房隨筆一卷。逸文一卷。篇首零拾叢書本。

元蔣正子撰清鑄奎孫校輯。正字平仲。不知何許人。書中註善前一條。內有分教溧陽語。知實為溧陽學官。又有穆陵在御語。知為宋人。入元者也。所記多宋末元初事。如於賈似道事尤再三深著其罪。於鄭虎臣木棉庵事敘述始末。較他書為尤詳。惟是書當時未嘗梓板。前代碑海始為刊入。其中誤字甚多。如首行脫平中二字。竟誤宋札子。麻絲泰成山。參天汶泗。長改泗誤為冷水。蘇碧窗哀歌。席婦詩云。雙柳垂肩。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因姑。因姑。婦人冠名。商本為作鵲鳴。其意晦矣。題趙太祖真容云。鳳表龍姿。儼若新。一回展卷一傷神。天顏亦怪君非廣。河北山東總管臣。臣字商本為作君。則與新神不品矣。是書四庫已錄。知不足齋鮑氏據明鈔本為之校。正光緒時。江陰鑄奎孫復據善本。重為校訂。又輯逸文十一則。別為一卷。刊入稿者。

零拾中。若之文。卒厄。不如歸去。泥滑滑。鷓鴣鳴。
既却而徐。提胡蘆。行不得也。哥哥。諸歌。皆為
名作。斯書之佚。蒼孫輯之。以復其舊。其可珍可
知之。故為之入錄焉。

讀書得一卷 同治刻本

清管世銘撰。世銘字絳管。武進人。以時文名于世。
著有韞山堂文集。已著錄。是編錄其平日讀書
所得。凡三十四則。皆以文章之法解書。與訓詁家
異。余如論四庫云。古人以甲庫藏經。乙庫藏史。丙庫
藏子。丁庫藏集。然唐以前。如山海經。國語。戰國
策。離騷。文選。等書。分置四部。體已覺未協。况近
書日益多乎。嘗擬于經史子集之外。別立四目。
曰類。曰選。曰錄。曰撰。類首山海經。而以杜氏通

典。鄭氏通志。畧馬氏文獻通考。類函會要。冊府
元龜。玉海諸書附焉。選首文選。而以唐宋文
粹。文苑英華。宋文海。文鑑。元文類。明文衡。全唐
詩。宋元詩鈔。元百家詩選。明詩綜。等書附焉。
錄首國語。戰國策。而以漢魏叢書。津逮秘書。唐
人小說。一切宋元明說部諸書附焉。撰首離騷。而
以唐宋以來各家雜著。孤行于世者附焉。議論
頗為通達。較以四庫分隸諸書為妥焉。又若鄉
黨本章。辭意甚晦。先儒疑有闕文。世銘改其

文云山梁雌雄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子曰時哉時
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則義順而詞完矣是
其以文義說經視訓詁家為直捷然以其為時
文名家世多輕之顧其書不甚顯于世勿乃亦門
戶之見歟

論文雜言一卷 同治刊本

清管世銘撰世銘字絳若武進人著有韜山堂文
集讀書得諸書已并著錄是編雜論詩文之語
凡四十一則隨手記錄並無次第故曰雜言其論詩
始于唐以張柬王孟李杜為冠初唐五古之有張
陳李諸書法之有鍾傅至王孟李杜之作則神
明而變化之矣而詩之體裁謂五言古詩琴聲也
醉至滄海如空山之獨佳七言歌行鼓聲也屈
蟠頓挫若漁陽之怒絕五言律詩笙聲也雲
霞縹緲疑鸛背之初傳七言律詩鐘聲也震越
渾鏗似蒲牢之下吼五言絕句磬聲也清深促
數想竊諸之朝聲七言絕句笛聲也曲折嘹亮
類羌城之暮吹深得詩家之旨其論文僅論
清代諸家古文則推魏叔子言叔子之文堅果精
悍而文章之外尚有平生志事在又云日讀魏
叔子古文一二頁輒令人增長器識於科舉之文
則推方孝孺韓以制義直接八家之統者方百川是
也以制義而盡顯注疏語錄之精者李安溪是也

熊次侯龍行虎步振開國之元聲粹然直吸靈
餐霞塵寰之雜響故論品方事為高論功熊韓
為大持論頗為平允然清代之古文至姚惜抱
而始純正叔子之文氣勢雖盛終不免于粗獷世
銘獨推叔子為堅栗精悍而絕口不及姚氏未
免失于一偏之見也

客齋餘話四卷傳現齋叢書本

清徐石麟撰石麟字又陵號坦齋江都人著有坦
齋枕函詩問編五卷古今書白眼三卷已並著錄
是書稿本為焦廷玉所藏里堂老人為之刪其間
文編次為四卷是稱其博覽曲籍探求名理今
其書中上自天文訖乎人事莫不有所議而尤多
登人所未發如論賈誼董仲舒云武帝之不用董
仲舒亦猶文帝之不用賈誼也非不能用知其未
可大用也賈生恃才董生執道恃才者失在程執
道者失在固其達于當世之故或有未然以為王
傳亦得當哉是謂賈董之未得大用皆以其才不
足之故按之當日事情可稱為平心之論其論宋
之理學一條云若論宋之理學始于周程余曰自愚觀
之范文正公宋理學之倡也若問于何見之余曰文正
智足以識人而才足以成之每有出人意表者其識
張橫渠于家傳而授之以中庸識孫明復訪索
而授之以春秋識歐武襄於行伍而授之以左傳
三公皆受教成乎成大事豈不偉哉文正在宋固

未嘗以理學名。而其因人化育者。皆本六經。然則宋之理學。豈特用程哉。此論自宋以來。人所未道。按之宋代理學。成其統系。固自周程始。然而提倡才氣。范文正實為宋代第一人。謂文正開理學先河。實卓見也。卷四論風水之說。之不可信。指為三愚十害。並謂三愚不作。十害可除。可以興仁孝厚風俗。是尤有益于世道人心者也。

丹泉海島錄四卷 光緒刊本

清徐景福撰。景福丹泉人。官長沙尹。卸篆回省。僑居永大寺。西海島里。每起居上臺。過從賓好。外。日暇行。寄書而尋繹焉。或曰。以振瀾舊聞。隨筆錄之。凡天文地理。經史疑義。與大朝章國故。皆有所記述。如卷一上之紀赤道南北兩極之經緯。及二十八宿十二宮之所在。卷下之紀輿地。由蜀海外。至秦東。抵岷山。而東。川流分脊。又東。而河南。而山東。為中條大隄山。由秦嶺西南而東。南抵雲南。而黔。而粵。而閩。而浙。為南條大隄山。由秦嶺東北抵青海。而甘肅。而晉。而燕。為北條大隄山。由秦嶺東北抵蔥嶺。而天山。而阿爾泰山。而唐努山。皆特山。至大興安嶺。至東北海之西岸。因脊分流。而外為回部。此外為俄羅斯。內為中國。是為中外接境之大隄山。猶是以言中國之山脉川流。甚為清晰。是其于天文輿地之學。甚為留心。又卷二上紀傳學宏詞諸錄。卷二中紀魏文毅。潘文正。吳文忠。高文忠。葉文敏。宗牧仲。韓文懿。李光地。毛

西河依文貞史貽直顧棟高任鈞臺畢秋帆吳熊
老諸人之軼事亦多可供掌故者之參考他若卷
三紀清室祀宗廟山川社稷之典各有地畝徵收
之數呂律定音之法外篇歸附之地紀載詳實
多可依據所見所聞識大識小集腋千腋救為
一編疑竇簡之今言微燕泉之冬錄非郭書燕
說者所能比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國學紀聞三卷二十卷 乾隆刊本

清閻若璩何焯全祖望合撰國學紀聞宋王
應麟劄記考證之文也應麟博洽多聞在宋代
罕其倫次顧其援引書籍與博雅以粹得其未
應清代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注多足與應
麟之說相發明四庫著錄即合二家之注附于若璩
之下者也祁門馬氏以閻本開雕而問采何說以
附之相鄉注氏又以何本開雕焯注高自標置
謂是書不免詞鋒人習氣以此相詬應麟燕燁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此尾家未嘗致力於考據其言固未足信若璩
考據之功十倍于焯燕燁往往採求偏之見乃改古
文為書祖望以有違著書體例乃取二本合而訂
之凡有刪之二家有未盡者則申其說其未及改索
者補之而較正其舛誤者又得三百餘條應麟論
學蓋兼取建安江右永嘉諸家然其綜羅文獻
實即法東萊而開四明學風祖望承四明之學與
應麟之學相近故篤嗜此書考訂釋疑不遺餘
力江西為據廬稱為在二家之上王氏是書自元訖
清數百年來治者絕稀閻何二家之行始漸為學
人所注視得祖望為之增補匡謬其學益明是
皆王書之功臣者也其後程易田錢大昕屠繼復自
憂諸葛希槐為之集證所謂七卷附集證本者
也視此如蓬家矣再後翁元珩注本視七卷又
為尤勝而三卷之本最然推其本原實由三卷又
本所以啟之者也

南苑一知集二卷 家刊本

清馬魯撰。魯字希曾，陝西大荔人。是書雜錄
政實、討論經史，自謂自弱壯肄業課徒，迄通
籍服官，垂六十年，有所聞見，信手抄錄，或目有
論列，難以類分，類為一卷，題之曰叢談。亦曰
知目無忘之意云爾。是書雖不以考覈解其
中有足資參考者甚多。如論姓氏之說變，有因
惡而改者，邑之為元，有因朝而改者，氏之為是，以
妨父而改者，喬之為陳，因得仙而改者，許之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千，因父棄而改者，王之為胡，因官而改者，趙之為
馬，因志而改者，劉之為員，又有避諱避讐避亂
避怨避難避地而改者，如文之為敬，嚴之本莊，
盛之本順，賀之本慶，尤之本沈，葉之本棘，東之本
振，然之本吳，神之本仲，記之本凡，又有因聲而訛若
筆之為系，號之為郭，伶之為冷，又有筆畫增損
者，如韓信鍾室之難，門客匿其孤，逃南粵，廣南
有韓信土官者，信之後，去其姓之半也。陳友諒之
後，二子逃入楚中，兄仍姓陳，弟易為鄭，此皆姓之為

變，為治氏族者所當知者也。又如唐人用近代典故，

外氣直歲中節氣，夏小正與今歷異同，二十八宿度
數，月應外象諸條，徵引詳實，多可參攷。在雜
說中，亦池上偶談之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栖流畧三篇改字記二篇斟三篇雜記二篇光緒刊本

清郭懋岐撰懋岐湖南人是書間評風月準班

志諸子畧敘論遊客及伶伎首有懋岐自序謂

栖流畧者為聖朝失養之民作也古之時民動

于農晝食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雖

有免舜在上民曰帝力何有北所以國無游民天

下無為而治逮乎恒周之世儒之教立士之類分

仕于朝則曰君子營于野則曰小人本末永違名

義相錯降及戰國九流百家羣以口舌之才不耕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而得食不織而得衣民生以之大故于是豪隸

猾僮虎視于其間白圭計然之後相踵而露天

下呂不韋且以市井小人陰奪人宗社商賈之術官

甚于儒而漢賤之抑不與于仕進李延年以知音律

為協律郎又引其妹李夫人進幸議者以為此倡

優並進之始而雅有舍人注或以為即武帝傳倡

耶舍人儒耶倡優耶夫誰能第其品目區以別

之觀此序文知懋岐是書為娛世之作夫叔季

之世知德者鮮儒之無恥者固不若收伶之或且

以士行卓然足矜式流信如懋岐所言者至是書

之內故意刻仿上畧而便辭巧說近于譁浪頌

與序皆不確後有葉德輝陳國瑞鄭宗熙諸

人跋尾多作綺語仍不脫文士輕佻之習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二

古今青白眼三卷 傳現蘇軾書本

清徐石麟撰石麟字又陵號坦菴江都人善度曲

著有買花錢大轉輪拈花笑浮面施為世所

併是書類集古今人物其美併見于史籍者如劉

居官清正將去任父老各持錢送行劉棟一大錢受

之時號一錢太守唐王旭李全交李嵩為御史皆

嚴酷時號三豹御史諸曰若違教過三豹梁武帝

謂袁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則用卿為

白頭尚書時稱為白頭尚書後魏郭祚為太子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少師太子尚幼祚持一黃鰐奉之謗者號為黃鰐

少師裴使清慎奉公與眾同調周文帝帝命使到立

以表異之時號獨立使君李德川舉進士不第若補

履書十卷皆雜判之旨時號補履先生此皆歷

史之佳話此類纂錄非徒謹備典故之用亦足

以資參助也是書原稿乃焦里堂所藏昔有里堂

跋云余家舊有此書十幾年前失之族子廷玉

以此今見借因窮日之力寫一本以原書還廷玉

書亦類纂之流而昔人實未有及之者惜注不明

載出處少間當為檢核且可廣其所未備也里堂

不長許可人其於是書頗難掩蓋以歷史之人物因

不易盡知而其別名尤非人所常見以類而纂之

亦有用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二

涉獵筆記四卷 鈔印本

清熊起鵠撰。起鵠字再青，河南光山人。官吏部奉
常。諸字故通曉時事。是編分十七類：曰天文，曰地輿，
曰選舉，曰賦役，曰農桑，曰理財，曰荒政，曰兵法，曰政
治，曰性理，曰格言，曰刑法，曰論文，曰經學，曰考證，曰
相法，曰總匯。大凡輯采前人之言論居多。然皆隨手
抄錄，漫無次第。如天文類多紀災異，而於天文行
星之名，時人步推之術，未之及也。且首引周敬王四十
年災感守心，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夜中星頭如雨，即接清嘉慶三年十月二十八九日夜，眾
星交流如織。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夜，初鼓，有星
如石礮火，落自東方，白光綿亘而下，枕有聲如雷。光緒
減，此亦得謂之天文類乎。又若農桑類，所以興農植
桑之法，亦未備舉。蓋政類僅列林希元周忱教荒
二則，是皆毫無心得，濫立門類，所謂勒取陳言，強欲
著述者矣。首有奏謝辭序，稱其條分縷析，累累如
貫珠，然後知其能斷大事之恃源而往，非道聽塗
說，獨任胸臆者，所可同日語。又云：不僅運于義理，世

變之懷思，人情之險穢，胥于是乎在。然其書非能

運于義理，世變人情者也。後附誌別詩，德政頌，壽
序，祭文，祝章，尤非著書體例，可以刪芟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中吳紀聞六卷 魏應龍書本

宋龔希仲撰。希仲字明之。吳郡人。幼以孝聞。紹興二十一年鄉貢。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奏其行義。敕監潭州南嶽。是書所記。皆吳中之掌故。為新舊圖經及地志不載者。凡二百二十五則。其于吳為之編次。自序云。幼嘗逮事王父。每聞講論鄉之先進。所以誨化當世者。未嘗不注意焉。高仰云。今年九十有二。西山之日已暮。思其說之無傳也。口授小子。且俾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大端。載之篋衍。不惟可以稽考往跡。資助談柄。其間有裨王化。闡風土者頗多。皆新舊圖經及吳地志所不載者。鬼神夢卜。雜置其間。蓋效范忠文東齋紀事體。談諧相譏。亦錄而弗棄。蓋效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于人耳。即中援引詩句。居十之五。往往借說詩。寓感時索隱之意。其卷首載范文正公陳凍急。藉十條。且云。抱負奇偉。不容不見于設施。自非聖君賢相。委曲信任之。亦安能行其所樂。是可見其志之所向矣。至書

中所載。中吳風土人文遺聞軼事。足資參考者甚

多。二百年後。武寧^龔蘇州府志。輒取材焉。是書

自元以來。未有刻本。明季毛子晉所刻之書。尚非足

本。其子芥季又為重刊。于是始行于世。清代何義門

表綴精心。勒校。頗能正其脫訛。據朱記榮跋文。尚

少石湖周朝宗蘇之繁。宋光祿叔父記館中語五

條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觀書後例一卷 傳始基齋叢書本

清田明祖撰明祖以姚晉圻觀書例之書不嚴專

門不論次第不舉書目辟彼成舟於海信手風

潮之所之自非賢知某由暗產冰也越三年明祖為

補八例一曰始基初學當先誦五經史漢及許氏

說文張揖博雅以為根底二曰小學若段士裁說

文解字注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王筠說文釋例

以及顧千里嚴可均鄭珍姚文田諸人之書均宜

熟讀三曰經學清代經學倡于顧闕盛於錢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大乎阮氏如宋馮魏三陳二劉博通家法者也程

張劉江篤守師說者也陳荅甫之疏異義陳卓

人之疏白虎通尤執涂百世者也四曰史學熟

讀典故精敏體例是謂大綱考核正謬蓋居其

次漁獵辟事又其次已五曰經濟正續三通腫

列掌故正續通鑑得失之林一經一緯若依輔

車而皇朝三通會典通禮律例民臣之法獻

郊治之大源尤宜流覽六曰辭章諸子別集界

以唐漢齊梁取其疏韓柳取其整七曰鈔寫前

人勤苦書由鈔讀有如治經即鈔一經治史即鈔

一史事約志東成誦較速八曰著作凡例宜約未

擬從寬首立長編免收與複此八端者皆晉圻

之所未備故明祖補之俾初學得以知讀書之

要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養志居筆記二卷 光緒刊本

清陳宗起撰。宗起字敬庭，號叔度，江蘇丹徒人。道光乙酉科拔貢。著有養志居經說、經通說、周禮中服志、考工記異字訓正、考工記異讀訓正、考工記鳥獸蟲魚釋、已並著錄。是韓考經史，徵引甚富，考證亦甚精確。其戰國策條云：劉向校中戰國策書云：中書本從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史記曰：僇傳贊太史公曰：前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八十一首。案戰國策不著撰人名氏，疑即敬所為。故有長短之名。劉向校云：除重複得三十三篇。後漢書班彪列傳：彪作後傳，其畧論曰：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此篇數與劉歆所校合，亦不著撰人名氏。今詳劉向又云：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今書止于秦并六國之先，而徐廣於史記淮陰集列傳，遂謝前通下，載有前通說淮陰之辭。索隱曰：漢書戰國策皆有此文，其時正在楚漢之際。秦

并六國之後，與班傳別校本諸合。漢書前通傳通

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阮曰：馬永與太史公合，傳字以佳。惟短尾，即短長之義，其為微撰無疑。按戰國策為何人所撰，自漢以來，無有知者。惟樓震宇陷人始疑為蒯徹所作。宗起稍後于年氏，恐未及見年氏之書，而立說與之間，不可謂非特識也。其餘諸條，考證亦多精奧，足資參攷者甚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觀書例一卷 慎始基齋叢書本

清姚晉修撰晉修字彥長湖北羅田人。是篇所述讀書之法。綱領有三。曰節鈔。曰校議。曰程功。其節鈔。曰有八。節鈔之目。曰求專門。曰備利用。曰資述作。校議之目。曰悉體要。曰正謬誤。程功之目。曰錄心得。曰計候。曰定數。其大意謂。書有主有要。有備有聯。有博有約。有泛覽。專家術業之謂主。記誦之。攷治之。英。各學綱領之謂要。誦讀之。習覽之。矣。茲例者。又通乎博涉。以上而為之者也。故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欲手博而責手專。是以必求專門。用凡百端。不越身世。治身之訓。切己為務。經世之畧。以合時為宜。是以學必備利用。而言手著作者。不外考古佐文而述。攷古者以經史大義為斷。去偽去謬。去。獨證無偏。助文者以奇詞奧義。生典為斷。去。去偽。去野言不經。此三者為學之要也。至若辨諸書之體別。審羣言之真贋。貫穿事義。推開理解。以求諸心得。而計工程之候數。蓋以書有難易。觀有少多。則必計日為程。無間斷。無他解。

庶幾難易相濟。博而不雜。日有所積。月有所得。頗手初學。開治學之途徑。願獨不嚴專門。不論求。兼似嫌太畧。猶使學者易惑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以介編一卷 虞山叢刻本

明毛晉編晉初名鳳邑字子九後更名晉字子晉別號潛存虞山人以藏書名于世家有藏書樓曰汲古閣其制上下三楹始子訖亥分十二架中藏四庫書及經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所遺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見晉日坐閣下手繕諸部雖其謬誤次第刊行是編為晉六十之壽冊首有錢謙益照錄趙士春諸人之序諸士皆敘言陳瑚為吳湖毛隱居六十乞言小傳曰永言壽冊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辭書中皆一時名士投辭其通家子張宗芝之玉為之所錄然壽辭壽敘非古也至明歸有光始善為之而為有識者之所譏以為阿諛之辭不足以立誠而壽世至清代工文之士向引為戒而不為人作壽序且以有光壽序頗為其文之累至若其人之德之業足以傳世者亦未嘗不著為文辭以張之託之歌詠以誌其景仰之私者則亦未嘗概以禁例而斥絕之者也子晉之可傳者不在其能藏書而在其能刊布流傳有

明刻書之陋習在好私改古書亥承魯魚不可究詰晉舉唐虞迄于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凡聖經賢傳與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詩文傳記可以正風俗而厲人心者窮年考校悉力梓行而雕鏤精工字絕魯亥以至子今汲古閣之書號稱善本此其功業之可傳者也而建編所集諸家詩章不下千餘首亦可備虞山之掌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但楚杭而詩問編五卷 傳現齋叢書本

清徐石麟撰石麟字文陵江都人著有客齋餘話四

卷古今青白眼三卷已並著錄是書於月心性命以

及平治之道皆所討論其體裁頗似諸子議論亦

甚弘通其論命曰人自求而不得不求而得者命矣

曰命也然則靜以聽之可矣曰不可吾見夫操舟江

漢者整檣算帆所以待風也若風至而檣與帆之不

具舟之滯也猶昔孟子曰修身以俟中庸曰居易以

俟命非聽命也此解深得聖人論命之旨俟命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猶言盡人事以聽天命也非不盡人事而聽之于命

而已也故聖人能達命君子則安命若夫無所事事

一切皆委之于命此自棄者之所為而非聖人之所以

俟命也其論體目曰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無夢

者識想不生故也乃至人之識想空于了了愚人之

識想空于昧昧無識想同也而所以無識想則不

同石虎不能使博蒙人不能使攻故言體者必言

用吾儒每從有用處立體故格物致知出而治乎

天下禪家每從無用處立體故參空悟寂必須

隔絕人倫此即西洋人生觀之說也儒家每不知佛

教立體不同執以無父無君聞之蓋未明其宗

旨所在也石麟本以詞曲著名然而博覽典籍探索

名理而特論之平允通達不惟非詞人可化即談

義理者亦未易幾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崇寧雜記一卷 光緒刻本

清宗廷輔撰廷輔字子賢號仲嶺常熟人同治丁卯舉人以博洽聞于時著有壬子秋試行記趙園觀梅記古今論詩絕句辨字通俗編三橋春遊曲丹陽集選例彙鈔己並著錄是編所記皆崇明之掌故崇明唐以前渤海也高宗武德初元紫臺吐氣海中湧二洲號東西沙中宗神龍中立鎮於西沙曰崇明附通州之海門宋天聖三年續漲一沙曰姚劉建中靖國初東徙又漲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沙曰三沙而東西沙漸圯後漸圍於海元至正十一年達魯花赤八里顏知州程世昌遷治于北十五里新漲沙是為始遷明洪武二年降為縣立縣甚晚文風未盛是以崇人著作甚稀縣志所載藝文頗為寥落廷輔蒐輯甚詳若施惺渠之制藝徐六華施小田之詩金龜峰之試帖王琢山之繪事皆華華有可傳者非是書之未竟幾無知之者矣又若崇俗之異于他邑者亦備錄之崇人有瑯子者不思其死求人家之女

瑯為媒合之迎其柩而合葬焉謂之嫁瑯架蘆作屋招亡者之魂以居之名曰庫江南人或就焚於寺觀崇人病其壓疊也別購一地表其四止焚庫後廢而勿用謂先人既營室於是不可更擾之也此皆其風俗之異者亦足以為助談之資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二

東齋書錄一卷 康熙刻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通之，直隸真定人。是書雜記故實，凡論詩論文論書畫之作，以及前明之掌故，皆有所記。如世傳推背圖為劉伯溫所作，清遠云：世傳推背圖畫物像以占世變，多有巧中者。蜀人費孝先以執事卦影之術名天下，即此術也。又術士某某者，亦傳管轄執事法，畫卦影頗驗。一丞相問之，畫水邊一月中一古字，未幾出知湖州。今其法不傳，而世俗卜龜引卦，帖畫人物象龜首所向，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帖占驗亦間有巧合者，然不足憑也。是清遠時已有執事卦影之術，如推背圖者，然並不云出自劉伯溫。知今日以劉伯溫演推背者，誠齊東野人之語也。又有或問清遠：人有人品清峻而後嗣之絕者矣，有人品鄙汙而後嗣茂盛者矣，是何也？清遠謂：人生後嗣昌熾，只在心地寬平，又不在于君子小人。有君子而鏗刻者矣，有小人而坦易者矣，然此小人非害人之小人也。蓋貪位慕祿庸庸碌碌之人也。其論君子小人指貪位慕祿為小人，又謂君子而有鏗刻

小人而有坦易，實發前人所未發。惟引姚文然之言：仙術盡在龍巖語錄中，是書所言皆靜理，而談仙術亦頗有悟入處。雖謂儒者不言鍊養事，此說殊為謬誤。神仙養生之術，本為儒者所不言。龍巖之學，由陽明入，主靜以察此心體，頗有近于釋家。何常有神仙家言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朱紫錄一卷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通之，直隸真定人。是書
雜記見聞，乃其隨筆札錄之作。所記諸事，未
嘗攷其流原，故多舛舛。如記印文云：漢人多用
白文，唐人多用朱文，宋人白文朱文兼用，而好
用疊文，粗邊或七疊或九疊，不知漢印官印
多白文，私印亦用朱文，宋之七疊九疊者，大
都官印為多，私人印章亦不多見也。又云：明初
乃尚朱章，不知朱章宋人已用之。今傳世宋人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牙章甚多，不始於明初也。又一條云：宋真宗公常
侍董文敏公有以文敏贗字質之文敏者，文敏
連呼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而罷。因悟論書法者，
當先論理，理即長短向背血脉精神之謂也。今
學書者，不于理求之，而但摹仿其形似，何能及古
人哉。此解殊令人解頤，有以文敏贗字質之文
敏，而文敏連呼豈有此理者，豈有此理，蓋當時
通行之成語，文敏以贗字之可惡，故連呼此語
以斥之爾，豈真與人論作書之理乎。清遠因悟

論書者，當先論理，理即長短向背血脉精神之謂。

實屬附會，此恐清遠斷章取義，以明書法之理。

耳。若謂清遠此意尚不能知，則亦未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眠雲閣錄一卷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通之，直隸真定人。是編所記皆雜論詩文之語，而晚明掌故尤多。如朱萬初造墨，前晚獨步，是書記其初得真定劉法造墨法于石刻中，以為劉之精藝深心盡在于此，必無誤。後世因草思而得之，遂以墨名于勝國，時得祿藝文館，又記熊經畧在遼東與長安諸公書言兵無可用，而文武將吏又無一能辦之人。趙忠毅公問之曰：此書既出，人人皆恨經畧，經畧能持望奉敵敵耶？將經神將而微鬼兵耶？此當今之諸葛亮也，其識量已如此矣。況區區斗筭之人，祿穢之子乎？後果敗事。又言魏瑞燭禍，予讀王莽州皇明異事述謂王莽對瑾瑾政本亂天下，俱當乙丑丙寅間，而王以己巳屠賢士，瑾以庚午則於燕市相去同一甲子，私手魏瑞燭敗當不遠。以是語告之家伯祖函三公，公以告之。新春李長育先師師遂取觀是書，留為左券。及丁卯莊烈皇帝御極，旋定逆案，魏瑞經於故城，較與振瑾通相符，是不可

增異事申一段也。人言楊忠烈公被逮北上，梁函三以

書迎之。楊公回東云云，為楊集之所未收。此皆與晚

明史料有關，可足以為多聞之資也。其餘雜論詩

文之語，大都轉述他人之言，亦有多可採者云。

晏如筆記一卷 康熙刻本

清渠清遠撰清遠字通之直隸真定人號葵石以進士歷官少宰退居時述前明之轍事與夫當朝掌故或所析佛經以及黃老道家之言其學甚博如論三教云道亦可云道孰非道而獨謂修煉家為道耶止可云仙也則儒與仙並行乎中國古今所不能易也儒之用廣修身齊家治國乎天下萬物一體之學也仙之理微修心養性保命全真清淨無為之學也佛亦一教也外國之教也非我中國之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也外國之教也其衣冠文字異乎中國即其教行乎中國中國不得而有之也且東仙與儒而有之其明心見性同乎仙其拯人濟物近乎儒今天下治之以儒者半治之以佛者半凡人之罪惡形乎外者儒治之以法律罪惡存諸中者佛治之以報應中國固不可少夫仙也者成己之學正與成己成物之儒分道而馳其於三教之源別所入微而與世之浸淫三教于一室或亦佛道二家融冶外者皆不可同日而語蓋佛家亦世界宗教之一其中哲理深微非尋常釋律微末

易了解世之無知而媚佛因可惡不知其理而妄作佛亦不士清遠之云佛書極多卒難遍閱其最要者儒如經維摩諸經摩訶薩藏論寶藏論黃蘗心要四家語錄大家正觀宗鏡錄皆不可不觀至六祖壇經最不可便觀在我識見這一層方曉得他言語一層此言最為扼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龍泉園語四卷

龍泉園集本

清季江撰江字觀瀾直隸蔚州人工詩古文辭受義理之學于陸及華嘗自述於時文開運筆氣得力於湯海秋開發義理得力於管輅山浩澄神機得力於周鎮南於古文得力于陸稼書最後得力于朱子理學入門得力于呂新吾之呻吟語中年即告歸於家著姑蘇龍泉園以自娛是書乃江居龍泉園中之別記多涉世間歷之語如云出仕似是興家之道然決非保家之道祖父興之子孫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之或不俟子孫之敗而自敗之始亦壯一時之觀瞻終乃貽多端之醜態前鑒不遠而覆轍依然此只是見利而不見害或已洞見其害而前為局面所迫後為家累所逼優柔寡斷遂至此耳然則吾輩輩遂不可以出仕乎曰才足濟時為國宣力則可才不足濟時為己謀生則不可儉以率家能使家人不改樸素家風則可或不能儉以率家或但一己能儉而家人均漸歸奢惰勢須以官為業則不可若非量而後入必致求利而得害之或利少而害多利暫而害久均不

不通盤籌畫耳此言非涉世之深不能道出出仕人之所欲勤儉人之所苦人能刻苦自勵安貧樂道則家道自裕一涉仕塗驕奢淫侈把持不定身家立敗是以不知勤儉者要制伏妄念已知勤儉者要制伏利心妄念利心盡除則認理自透道心自生聖賢之學全從儉字作起儉者無欲也無欲則聖豈獨持家之道而已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鄉塾正誤函卷 光緒刻本

清李江撰。江字觀瀾，直隸蔚州人。以令之父師之教子弟，自束髮入學，累月窮年，以習舉業，而於經世之學，不能盡知，皆由鄉塾之誤。幼學之誤，在不敬家師。子弟習鈍，便不加意培養，子弟入塾，能上進者，所望僅在進學中舉，會進士，不能上進者，所望僅在歲字年年更換先生，不習禮儀，不讀弟子規，廣三字經，小學熟書，不在一本溫習，不隨諸隨講，即講亦不拍到弟子身上說，每日不就所讀之書，考察其言動，字畫不講，不拆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筆畫判字舉業之誤，在父兄專以科名教動子弟，為師隨俗，不肯反本，與子文而不先與子窮理，厥有性理書講一經而不參之諸經，講經書而不參之史書，初學作詩而不先作散體，初學作文而不先作論，與子文只求之時文而不求之古文，不作時務策以求有用之學，作文不求躬行心得，功課不分日輪，辦不立文會，不立考行會，以專攻時文為收效易，以讀書明理為收效遠，王擇宮讀之書，有此諸誤，所以人才日少也。後引諸儒論幼學舉業之語以正之。江之意以為國家以培養人才為第一，培

養人才以講求正學為第一，而講求正學又以先破利祿之見為第一，學者學為有用也。今人讀書而不獲實用者，皆其不能就所讀之書所業之文體之于身，見之行事之過，此與學術之所以日敝也。是書規救鄉塾之誤，使師弟子誦習有法，講論益精，踐履為實，庶幾手士子獲績學之榮，而國家收得人之效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訟過則例一卷 顏子道書本

清李堪撰。據字則主號恕谷。直隸壽縣人。自言少受長者之訓。頗不敢自暴棄。結玉五公秘囊中。見劉念臺紀過格條。分縷析刺。血驚心。似專為愚暗而發者。乃敬錄座右。以為日省則例。但其訟過法。首圍靜坐。頗近禪學。念臺亦嘗自以為非而棄之。故去而不錄。至每則末。圖以太極。似非聖門不言性天之旨。故亦去之。而六府之物。則帝王聖賢相傳之正學。孔子所謂在茲之文。子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所謂識大識小之道。皆此物也。其功其過。尤不可不致察者。因借補入。知是編本。劉念臺紀過格而作。其則例有。一曰微過。猶知主之。二曰隱過。七情主之。三曰顯過。九容主之。四曰大過。五偏主之。五曰叢過。百行主之。六曰成過。則為惡矣。以克念終馬。又劉元平旦自問數語。及孫夏華之言。一則為訟過法。每過之下。均有細目。集六過則為大惡。一一訟而改之。立造聖域。間居則檢點提醒。臨時則省察克治。有過即內訟自改。則復于無過

之地。庶乎罪戾不至。增集矣。念臺之學。本自陸王。為東林中有數人。其克己之功。有非他人之所能及者。世謂顏李之學。其精微處。有近乎陸王。今觀塔之居間工夫。隨事隨念。默默有察。時時提醒。與王學之徑路。實相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廖志編一卷 顏季叢書本

清李塔撰塔字剛主直隸蠡縣人習齋弟子著有
學樂錄平書訂擬太平策評乙古文四考辨諸書
已並著錄是書所錄皆先王經世之大端如書堯
之六府三事周禮大司徒鄉三物之教唐虞三代
立學教學之法內則文王世子教養童蒙之序周
禮大宗伯虞田之政每事之下通古今之情為之
發揮首有塔自序謂今天下之病忘甚矣家食則兀
坐而忘民物擔簪則簿書而忘國家誦讀則分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一

摘曰而忘聖賢廷獻則鍾篇琢字而忘君父余行年
已二十餘頗踴厲欲有為而精神短淺多忽忽病
忘每念孔北海志大才疎輒為之懼然終日無已以
古人之方脉起久疴之痼疾乃擴撫書史大畧書
之赫蹏以當七日之診吾之病忘也庶差瘳乎若
以為欲醫世人之忘則余惟弱何人固不敢妄教
曾生致華子操戈而起也蓋塔之為是書時年方
二十五歲有經世致用之志故著此以自警然足編
當未及付梓其寫本藏博野鍾氏惟序與凡例

係手寫本文非塔親筆此外有改竄補正各條均係

手批前後次序倒置似是未遑整理民國八年四存

學會重印顏季叢書其鄉人齊樹楷為之更正其

次第列入叢書中于是斯編始得流傳于人間今

據以著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問青園語一卷 問青園集本

清王晉之撰。晉之字竹舫。河北薊州人。初喜詩古文辭。咸豐四年。於吳小滄少尉署中。始識李觀瀾。觀瀾告以應讀程朱諸先生書。并出示明儒呂新吾先生呻吟語。讀之始悟所學之誤。乃盡棄之。而學其學焉。謂一部小學一部近思錄一部四子書。聖賢達徑。指示得清清楚楚。近思錄揭性道之旨。於前最足其中精微。一時雖不能領會。大段明白。便知必踐形盡性。學者之量方盡。自然不肯苟就。正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大學章句教未講致知格物。先揭明明德于天下。便知學者當以天下為己任。不止自善其身。此聖賢喫緊示人處。又云。小學中事。即大學中事。用小學工夫。出不了大學道理。求大學道理。如何離得小學工夫。故小學大學分開不得。又云。自古聖賢。無不汲汲於學。務讀書明理。亦所以應事而事務之最要者。莫過于家。故治國平天下。皆須由齊家作起。而今之人。乃謂家務妨于讀書。如水火之不相入。致使讀書應事打成兩橛。噫。是子晉之與。深自得于宋

儒者。故能處處以小學工夫。叫人擡提。然亦有附

會宋儒者。如謂中庸直是一部易經。痛發天人之旨。蓋也。經言人事居多。而又非泛說。即散說。惟易與中庸。將天人之理。一線穿成。故能通此書。則上可讀易。遂指程子專取此二書于禮記中。為卓識。不可及。此程氏注此二書時。未必能料及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貞惠錄一卷 問青園集本

清王晉之撰。晉之字竹舫。河北薊州人。光緒甲辰。張公和太令蒞任。盧龍。晉之在其幕中。凡所商榷。輒條錄代而。歷時既久。得若干紙。彙為是編。所論皆縣政之事。如云。作州縣。張房乃要言之區。近日積習相沿。知利而不知義。一不得人。其弊不可言。蓋虧累之弊。多由於此。有其累。則廉字之根株已斷。雖能勤能慎。而進退不能自如。有困之而不能清者矣。即能清而官虧私債交迫。有為子孫貽無窮之累者矣。論處世云。近日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勢除是不出。可以直情徑行。既已作官。不能不委曲求全。就其時勢。而準以天理。不激不隨。於事使有所濟。一命之士。存心愛物。除此別無善法。論縣試云。欲拔取真才。以興正學。除正場核其時文試帖。餘場皆變通辦理。參以古學。而其題亦多擇其正大光明。於身心有益者。又謂楷截題。割裂聖賢語氣。最為無理。故末子謂為文字狀中之狀。必須出極長截搭。或短章之數章。或長章之數節。而又擇其段落。研零。意緒參錯。諸多棘手者。使非自出機杼。難以見長。

總之以正學為主。而不以時藝為重。而時藝之題。又更難于古學。庶可矯枉歸正。凡此種種議論。皆縣政之大端。語雖膚近。實皆經驗之言。可備參考者也。故為之著錄。而表彰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讀厚語偶記一卷 楊國全書本

清張履祥撰履祥字考夫別號念芝浙江桐鄉人厚語海鹽錢懋登所著書也海鹽錢厚是本姓何心與其從子何商隱纂履祥德業述教其家商隱欲履祥作先朝名臣言行錄履祥難之以信書之不足信也及得陳棟塘見聞紀訓秋楚個先進道風李君和見聞雜記及懋登厚語不勝欷歔人士之慕其其人可信其書可徵輯其善者為近古錄復詳選其精者為偶記校厚語之為書雖取古今之故事有闕乎忠孝節義之行可以風可以興者類為一編蓋取其善言善行可以為師資之意昔者大舜之所以聖在能好察通言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處孔子之所以聖亦在好問多見擇善而從識大識小無所不學處古聖賢博學明辨擇善而從先事後得者莫不由此也而以厚語名編言根本要厚文誼要厚處都要厚本業要厚濟人要厚愛物要厚澤枯要厚德要厚持法要厚關德要厚也履祥復為之批評以發明義理之道庶人玩味而實體之履祥既

段其弟子姚四夏錄出是編附刻于全集中以公同志四夏名健吳江人因王寅旭之介與其兄攻玉來從履祥問學履祥嘗稱攻玉清苦嚴毅甚為可畏云

楊國近鑑一卷 楊國全書本

清張履祥撰履祥字考夫號念芝浙江桐鄉人學者稱楊國先生初從學于念臺之門後由薛文清胡敬齋上溯程朱統緒以窺孔孟淵源是書凡六十四條述收亡之迹為守身之戒書曰人無於水鑑當於人鑑人世興替隆衰之故無古今無大小未有不一轍者也正夫無人因興朝廷邦國然浮沈末俗圖厥苟全身家之慮宜各有之且夫艱難以立基艱勞以鞠育所生之懷靡不日冀有成保世滋永而乃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混無知即於淪喪俾前業一朝以盡甚至預軀殄祀迨鑑中所紀有什者自以年高官廢懼失勢鄉里陰令一子賄為大麻駐防一子入山澤從君宦家未幾僕以盜敗吳江某氏夫死與家僕通遺賁悉為所竊子漸長慮覺也令僕妻誘之淫私結其心因以制其口及娶新興僕妻疎婦統和既然僕妻之誘夫也又恥姑之穢行姑亦深忌其婦與僕夫婦謀鵠殺之子喪偶益懼不敢發憂憤成疾無何死若斯之類皆起于微成于著積而至于不可救終以喪身亡家者往

往然矣履祥以為史書所載敗亡之轍不可勝紀然

世數曠邈讀者易忽惟在耳目之前稱述一二聞

者即凜凜於心慄慄于膚莫不知憂懼思悔過遷

善以永圖厥終是則近鑑之作不善人之利而善人

之資也由是而進之以齊家修身之道不難矣其用

意可謂至善矣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讀心法偶記一卷 楊園全集本

清張履祥撰履祥字考夫別號念芝浙江桐鄉人。世居清風鄉鑑鎮楊園村。故學者稱楊園先生。生于明萬曆三十九年。少未習舉業。然酷好與子問。於經史傳記醫卜雜家無不通曉。而尤篤于朱子之學。著有願學記言行見聞錄經正錄初學備忘近鑑近古錄補遺表書訓門人語諸書。已並著錄。元許魯齋先生有心法一書。發明心性義理。足以羽翼先儒。履祥於此書。蓋尊信而膺服之矣。間有未當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出數語以為討論。魯齋云。先知其性。然後能盡其心。非盡其心而後知其性。偶記云。心性一也。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盡心。非有先後。不敢不疑。魯齋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彼受其德性。虛靈不昧。人皆有之。是衆求取皆得。求之即與之。所得深淺厚薄。分數在乎人為也。此說是理一也。雲行雨施。是施恩澤也。在乎氣。在乎氣者是命也。不在彼求索取。與不與在乎天。天者君命也。此說分殊也。偶記云。所得淺深厚薄。分數此已是分殊。大都此節語多有病。未必出自先生。或者門人記之也。

魯齋云。世間豈有得便宜底理。汝既多取他人底便宜。是欠下他底。隨後卻要還他。其反報甚速。大可是也。可為愛便宜者之戒。偶記云。便宜是利也。放于利而行。多怨。固是必至之理。然君子義命自安。非徒遠怨而為之也。出于義。入于利。身心之際。辨之不可不早也。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豈為反報哉。先生之言善矣。惜乎未免校量於利害得失之數耳。是皆引伸心法未盡之義。商量討論。益加遠矣。可為許氏之功臣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三借盧贊談十二卷 鉛印本

清鄭汝樸撰。後字輔乘。浙江金匱人。著有沈德

集已著錄。工詩詞。尤長於騷體。是書所載。大抵皆

碑文家言。收羅山林之佚稿。閭閻之殘編。與夫表揚

忠孝。闡發貞烈之作。如紀吳郡堂之忠烈。張香濤之

奏疏。粵東案。輪船案。粵匪教案。太常仙蝶。高麗

朝貢案。宣爐考。番俗。新宮保題壁。楊公臨刑語。

臺日深見。天南遇史。皆有闕十掌故。詩話。詩境。論

詩。詩言志。詩感。言愁。多安孫司典。感夫殊微雲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詩有相似。詩人得意。江西詞派。辨初體。轉韻。詩

貴性靈。錦瑟詩解。詩胎。詩育其人。詩各入妙。詩境

作詩要訣。諸條。皆討論詩學之作。至其傳奇述異。

結撰維新。亦自別饒風趣。固非以中鬼蛇神。山魃木

客動人聽聞也。唯其目錄既奪甚多。如卷二。脫鞠

船考。管秋初二目。卷三。脫銀珠。潘慎生詞。秋雲居

士。冬柳詩四目。卷四。脫海上新樂府。粵逆轅事二

目。卷五。脫忠寄書。木理二目。卷六。脫詩中七賢。詞

品二條。又卷六。沈酒船一則。原書闕。恐即九秋吟

之誤。分為二。九秋吟亦沈酒船。後才作也。卷三目有

出家詩。亦原書所無。不知目錄何以錯刊。若此。後

文筆清麗。叙事皆見見聞聞。益顯其山元元本本。可

供參攷之處甚多。亦實通海宅之益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見聞錄一卷 光緒刻本

清李江撰江字觀瀾直隸蔚州人著有龍泉園語
龍泉園詩草龍泉園文集龍泉園題跋蘭陽
養病雜紀鄉里正誤已並著錄是書所記皆其
生平之所交游者其在先生長者於學知反已則得
力於優良學師王子涵先生其在同官於操守堅
定則得力于貴鏡泉於辦事忠實則得力於黃翔
雲於處世之化略激為和平則得力于徐次堅於志學
之務歸臨正則得力於崇文山此皆其知交者也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時正學之士未獲相見有一善之足述亦皆入錄如
紀高郵王文肅公有九字訓云誠見遠性情緩心地
暖語日取有味曾文正公二十五歲始見劉公若始治古
文蘇三十一歲始從唐公鑑講求義理之學三十二歲
始與徐文端公諸人講學為日課其日記自成豐八年
六月起至同治十年六十二歲易簀之日猶書前一日記
未間也其在安徽軍營日以四事按時自課曰吏事曰
兵事曰餉事曰文事精力之細非人所及又若吳竹如李
文園羅澤南為解吳何慎修薛子瑛游智開方宗誠

諸人皆一時之理學名臣江雖未從之游亦采其善言善
政引為同生斯世之業由其擇善知服之心可以見其好學
志道之篤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紅杏山房閒見隨筆二十八卷 光緒刻本

清虛東鈞撰。東鈞字輔臣。武州人。大意謂纂輯漢

魏叢書續編告成。恒以校勘為事。終日翻閱羣書。

互相改証。所得見聞者。類皆古人社籍。先輩遺言。鴻

文寶訓。美不勝收。遂將耳目所接有關於日用民生文

章政事者。錄為筆記。分二十四類。曰經訓隨筆。計

四十則。曰讀史隨筆。計三十二則。曰解字隨筆。計十五

則。曰輿地隨筆。計四十則。曰時序隨筆。計十九則。曰

格致隨筆。計四十三則。曰稱謂隨筆。計四十四則。曰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藥隨筆。計四十四則。曰仙佛隨筆。計十九則。曰人材

隨筆。計二十三則。曰忠孝隨筆。計二十一則。曰中國隨

筆。計二十七則。曰詞翰隨筆。計三十六則。曰學校隨筆

計三十二則。曰選舉隨筆。計二十四則。曰職官隨筆。計

二十六則。曰葬祭隨筆。計二十三則。曰談苑隨筆。計五

十六則。曰術數隨筆。計二十五則。曰寶玩隨筆。計四十九

則。曰怪異隨筆。計三十則。曰鳥獸蟲魚隨筆。計四十二

則。曰草木花果隨筆。計四十五則。曰外域隨筆。計三

十九則。補遺一百一十四則。凡從古書中抄錄而未

亦未注明出處。校校頗為不便。其中議論亦甚平廣。

如詩之大序。書之偽古文。其為後人所為。已有定

論。而東鈞猶信偽孔之有據。毛公以為序出于子夏。必

有傳授之。足徵其間見之陋。若夫仙佛。人材。術數。寶

玩。怪異。談苑。鳥獸蟲魚。草木花果。皆彙舉陳說。

以廣多聞。用為佐談之資者。可非有裨益于學術

之研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藏說六卷 道光刊本

清紀森撰。森字蔭田。直隸河間人。官隸州知州。是書卷一卷二寄見。卷三附遺。皆說理之作。卷四卷五附題。卷六淺前。皆批評時文之作。首有自序。謂性癡頓。不免自勉。年五十二。始恍有子善。善而端。而遭際坎坷。因以廢學。辛未署任隸州。公餘稍暇。時索近兒課藝。自為閱看。乃微特轉折不順。並無一句成文。細求其故。自係不懂虛字。不明承接所致。因為苦思極想。勉將起承轉合。用筆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因意之大概。首以俗語解之。又將眼前常用虛字。彙編強合。亦有俗語口氣。字字加以注解。日與講看。乃不數日而居然語句清楚。虛字明順。因擇將成文中。憑空發端之筆。隨意摘錄數條。講之使知。之將平日得聞于古人舊有之說。並自己見聞所及之理。一任管性見。率意狂書。隨得隨錄。漸至成帙。知是書乃訓子習文時所札錄。故其說理之語。多懸空立議。要在開發人之心思。筆意超脫。用以矯俗。肩板滯之陋。意多變行。式對用以去枯窘。右掌

之病。至臨文之法。有論起承轉合者。有論反面正面旁面對而題前題後深淺兩層者。有論又深一層反題法者。有論對面法者。後附轉折總說。厭虛字之法。是其書全為作八股而設。議論平庸。無甚發明。後附跋文甚多。皆注明其屬吏之作。語近阿諛。甚至譽為以理與學而兼為文章家。是尤庸俗不足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二

師竹齋筆記八卷 民國刊本

清蘇溥慶撰。溥慶字硯孫，江西義寧人。首有溥慶日序，謂其點讀書家執，請業餘間，偶聞說部家言，心竊好之。長承庭訓，得頗鄉先輩嘉言懿行，報思有所紀載，以資省覽。因頻年授徒，且困于考試，不獲如願。四十以後，浪跡四方，縱觀名山大川，與當世賢士大夫游，聽其言論，旁及新聞，又欲編輯成書，藉資補綴。未幾司鐸，多因不遑卒業。又云國朝大儒輩出，箋經注史，而外碑官野乘層出不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王漁洋家收冲雨先生諸作，尤贈友人，口厥後紀文達公宏才碩學，望重朝端，纂輯四庫書後，惟寄情于園微草堂筆記，其他著述，若不甚屑意者。誠以言近旨遠，早富覽世，曠民之心也。是知慶溥此書，有意行世。北碚談閣微草堂筆記諸書而作書中，如分屏著姓，南昌名勝，義寧要言，豫章地氣，日辛州登心閣，江西忠義錄，義寧耆耆相緣，起諸條，皆江西之故事，而清古鑑，風雨吾廬圖，菊蘭皆隱圖，山谷遺墨，寒泉苦節圖，蔣南沙

相國畫，論語外，周易理數貫，歐北詩話，元文彙

記，紀行詩九點，吟句諸條，皆有關于文藝，至于雜記政實，正而不迂，質而不俚，其宗旨在崇善而抑惡，頗有近于北碚談閣而文采稍遜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古今秘苑十五卷秘苑續集十三卷 清刊本

首署墨磨主人編未詳誰氏首有小引謂古今秘

苑一書集古今試效之成法凡書畫服食玩好禽

獸蟲魚種植藥餌及一切游戲之事罔不備焉要知

人所當知而不必人人共知亦或人不必知而不妨資之

以資其知者秘苑十五卷二百三十二條續集十三卷

六十五條舉凡人間游戲之事收羅靡遺其屬于

書畫游戲者有寫字無迹白筆書字白壁上見字

白紙見字字浮水面鴨蛋有字油紙寫字畫山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人物設色法器用有裝銅器青綠金器作藥銅上

鍍金鐵上渡金紅銅變白錫變紅銅風紙造紙諸

法禽獸有難生五色鵝不令人狗不令人養龜生綠

毛驢馬脊梁為鞍打破諸法植物有移樹催花曲

樹令真種葡萄樹多菓樹復茂桃樹永年花紅令

白諸法營造有起造須知位置聚材木料磚瓦木

作水作石料石作諸法修養有保神精說三茅真

君集至游居士八段錦詞醫藥有去面上痣治女人

醫兒藥發馬醫得子治痢治疳芽法游戲有行

路上吃飯日乾法捕鼠驅鼠捕蚊治衣服生蟲治白

蟻禁蛙鳴止小貓犬吠不絕聲驅蚊驅蠅做土金

鷄蛋升天諸法如法試之半皆不效蓋是書或採

自前人筆記或出諸心裁茶餘酒後因資談料非

可實用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竹憲隨筆一卷竹憲續筆一卷竹憲三筆一卷

清利本

明釋珠宏撰珠宏雲棲寺沙門著有直道錄一

卷二著錄其言竹憲之下時有所感筆焉時有所

見筆焉從初至舟成二快矣茲度八旬頗知七十九

年之非而自覺其心之未惛然也所感所見積之歲

月思復成快雖東語西話賓叩主酬種種不一要

歸于整頓行門平治心地而已今觀是書於釋典

釋頌詳如法華要解禪講律華嚴論疏楞嚴圖

通楞嚴房融所作諸條皆考釋經義多有發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然亦不廢儒家之言故損己利人良知心之精神是

謂聖儒重若菩薩諸條亦皆盛推崇孔子大意謂

佛法初入中國崇佛者眾儒者為世道計非之未為

過儒既非佛疑佛者眾佛者為出世道計反非之亦

未為過使孔子而生竺國必廣揚佛法以度眾生使

釋迦而現魯報必闡明儒道以救萬世蓋易地則

皆然為儒者不可毀佛為佛者亦不可毀儒凡人

為惡有逃憲典於生前而恐墮地獄于生後乃改

惡修善是僅助土化之所不及者佛也僧之不可以清

規約束者畏刑罰而弗敢肆是顯助佛法之所不及

者儒也故嚴實而論則儒與佛不相病而相資至于

戒殺生戒惡行忠君孝親尊長友愛而歸于靜

心寡欲不起妄念讀書明理其意甚善並非

以因果鬼神之說勸人出世而不入世者珠宏雅

為釋氏之徒蓋其學仍出自儒家我有所托而

遁入空門者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楊湖言誌四卷 道光刻本

清謝蘭生撰。蘭生字子湘，崇仁人。官鉛山司訓。是編即其客楊湖時所作。鉛山為信州七屬之一。唐上饒、弋陽二縣地。五代南唐昇元四年析置鉛山場，昇元為縣。宋開寶八年以縣直隸京師，尋還屬信州。元至元二十九年升為州。明洪武二年復為縣。東聯楊湖，西聯銅甕，而北入閩之懷坑，北據兩浙之要會。其間風景佳絕。蘭生自稱性素好客，邑又多君子，故得友甚多。能饒束脩百行純懿者，得秦茂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若瑞，勉敦孝友，細行不矜者，得周太學。金懷慨好義，膺己肥人，得沈上舍。知肅好蓄圖書，尺幅自求，得雷茂才。維藩揮霍不羈，足司虎庫者，得程太學。芝垣顧盼自雄，風流放誕者，得胡生元春。賴繼書史，宗鍊煙墨者，得傅生麟瑞。邦受葉生行清，雷生維翰。程生鴻益，鄭生爾音，劉生蔭蘭。余生坦素，日與其游，山賓勝詩酒唱和，析疑辯難，其客楊湖凡三百日。此編為其筆記，中如記游攬山川形勢，記朋友唱和詩論，皆可見其時交游之盛。

亦有說經義之處，如謂宗子之義，不以始祖長子為

宗，頗與古義不合。蓋恐其于經學根柢不深也。附

刻楊湖游牕二卷，皆官司訓時所作。古今體雜詩

百餘首，亦皆清曠可誦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琴餘雜組十六卷 康熙刻本

清錢庚撰庚一名霽字懷白吳興人是書雜
論史事以寄憤首有採摭春秋之大旨引證雜
組之小編叙謂雜組之纂得文公之十七史撫
補其缺摭拾其餘以修史闕有益世道其間立論
斟酌不敢名斷頗曰雜組其中取義本于春秋
之大旨後有自跋云予生不辰自幼食貧東家
從戎嘗饑寒終日十五國著述三千章皆名
琴餘行世者百冊無非備述終身勤劬之要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半出同懷弟戚逼而成其間哀哀之吟述親
我兄寶錄未免直致春二月因其六司携春來祝
聽其聲偉之黃古拘廢署東垣牆圍築何異石室
封固甚嚴不容輕出者十三月予恨極閉閣憤讀朱
子綱目得意十七史君臣父子兄弟友朋善惡果報宛
如明鏡當空纖毫畢灼自五月十一日受弟面叱而
起操觚晚夜約歷百日之期已成雜組十章乘其
宵寐蒲坂門禁稍疎始得出環牆離石室別福
堂登輕騎而言歸前後謝讀不忍棄置知庚

此書為其弟出困于石室中之作書中又有自

述云少受虐于其伯父晚有逆子之變及其弟
作官為城祝壽來依又遭拘廢因讀朱子綱目
借史事以發抒其悲憤其過目可悲惟是書雜記
名論史實皆言其家私而妄引春秋之義實殊
妄誕且文辭無理亦不足觀頗無甚價值之可
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西神叢語一卷 昭代叢書本

清黃蛟起撰。蛟起字孝存江蘇無錫人。是書所紀邑中佚事也。首述忠孝。繼以節烈。若陳紹之死難。陸士陸之抗疏。胡惟庸。李綱之立朝。皆卓然有經緯。則足以定危邦。華粹甫之父慈子孝。浦瑾之一門三孝子。二節婦。華元鏡之一門二孝子。三烈婦。三貞女。尤哀之。臨墓煥然通神明。秦勵之孝思。深淵松根枯。則足以報世德。他如顧澄陽示兒。韓高靜遠逐客作聲。秦氏女欲收放心。金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婦戒勿妄用。良可風世。又次分品行。才幹。智畧。古道。諸目。若嚴紹賢之義婢。陳世倌之賢婦。周炳讓之不附魏忠賢。邵文壯之峻却宸濠。陳綸之斬蔡冠。龔勉之斷冤獄。陳以忠之勤儉。陳果之異敏。虞薦發之博學。何棟如華雲從之濟施。張思安之德化。倪雲林之雅量。施漸之恬退。王宗之公直。嚴獻之廉潔。周子義之剛正。李紳之峻刻。秦之垣之不欺。曹慧泉之曠逸。馬大林之高尚。高靜成之達識。皆具鄉先人之可

傳者。彙而錄之。非徒有益于世道人心。亦一邑之文獻。而終之以解經者。勗人為學之意也。蓋已志之作。所以補正史之闕。而是書之所以補邑志之不足。非徒足資談佐。廣聞見而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禮文手抄一卷 顏季書本

清顏元樸元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野人禮文

朱子之書也朱子以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

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

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一日

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

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

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故究觀古今之籍因

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于其間輯為家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為一家之書元因其書復入改其某儀之可行

某儀之可商如肅拜之禮元以為婦人柔弱之體兼

以四拜之嫌焉能與男子之再拜同時畢禮故主婦人

只一立拜伏地連以首叩地四又於懸答哀啟謂為取

簡切達意而已舊式尚嫌其繁恐五內崩裂之時

無心緒讀寫長文且至情所舒隨時隨情各表

其懷當家異而人不同豈得定就活套欲不鈔然

恐臨期荒遽或無能詞命之人反致失禮故稍

減錄之是元之意在以通行之禮以與家禮相衡

其本乎古禮而不礙于今者錄之其達俗者辨正

之雖以俗禮正古禮然先王制禮之意蓋在因

時制宜故曰禮從俗是書斟酌于古今之制欲

以先王之禮通行于今也蓋于制禮之義得之者

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文段注案鈔一卷附補鈔一卷 觀古堂叢書本

清桂馥撰。馥字冬卉，號未谷，山東曲阜人。著有說文義證、北璞、繆篆分韻、晚學集諸書。二并著錄。是編為續讀段注之別記。各條不間加按語。自糾正段注之處，亦有引申段注之處。先緒問、湖南棠德輝得之于京師，原有三冊，為盛伯兮取其一，故祇存此二冊。其中補段注之處，未備者如僂字下云：自唐以前，因僂俗者作僂，絕無作僂者。因僂者，起唐初，以至於今，然亦非釋詁和注已用僂字，則非起于唐以後矣。梓彈也。下段注以彈為開弓，故云依廣雅及漢書注，則知梓彈謂引繩彈墨。段注以彈為開弓，開弓者，法必反于直，故凡有所糾正謂之彈，似誤矣。醉下云：酒漬也。段注改漬為漬，故云。今按此醉即禮法之醉也。如量而止，不繼以淫。三詩所謂不醉而歸，既醉而出，皆是物也。孔子所為不及亂者，亦以此也。又云：白酒漬，漬者亂也。則詩所謂壹醉日富，載號載呶，胥足道也。韓詩所謂齊顏色，均家官者，亦即此也。許于醉下曰醉而覺也，即此

解前一義之說，又于解下云：酌酒也。此醉則謂淫配之醉也。即此解後一說之義也。段君欲改酒漬為酒漬，似失之矣。可見顧平旦讀書之細心，自有葉德輝序稱是書可謂金鑑之評文，徐鼐之見，何其於聲音訓詁之義，互相發明，尤為有功於詩氏云。

說文部首畧注一卷 家刊本

李天根撰。天根字澄波，四川雙流人。以許君原文頗多古奧，不便初學，因採諸家明白顯易之說，為之注釋。每字反切，多以容合之音改之。又以許君之書，坊間頗多為錯，不免遺誤，初學如以下云：从十从又，十張為中，又下云：物若上下相付也。付誤為符，茲皆改正。又六書說文僅具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端，而象形指事最易消悞，而會意兼聲之字往往有近于形聲，是編皆為注出，而說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博求諸家，折衷一是，簡易詳明，尤便初學。首有漢思尚叙，稱治小學自三籀，而是書於每字許說之次，標明若指事，若象形，若會意，若形聲，而一難解矣。其不及轉注段借者，象形等四例，造字之體，轉注等二事，盡字之用耳。在字言字，不取玄談。如釋道立於一，謂造字之道，始于一畫，天地萬物，謂一畫在字體之上為天，下為地，又為蓋為底，所謂萬物也。浮雲迷霧，一掃而空，則二難祛矣。意集宋元善本，參錯校讎，期無一字之訛，句讀之誤。

而三難予是釋矣。頗雅抱天根之書，然天根之書，其長處亦正在條理清明，使讀者可無師而自通。洵部首之善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校辭一卷 明刊本

明唐樞樞。樞字惟中。又字子鎮。號一廣。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校辭者。所以說太極。說太極。所以說性。樞之學。出自湛甘泉。蓋以陽明為宗。講學者。著書數十載。以討真心三字為的。其論性也。主生生之活體。而內歸于一。大意謂易生生之謂也。性生生之易也。太虛生生之性也。言生生之性。則虛之極矣。天地未生。此則生。天地人物未生。此則生。人生物。非性不足以生生。非生生不足以言易。非

穆庵全書總目

卷

部

一

易不足以生虛。非虛不足以言極。故曰。易有太極。太極至虛而靈。至靈而神。至神而靜。不雜于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間。而實不滯于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間。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不得不動靜而生。陰陽不得不變合而生。五行不得不凝而生。乾男坤女。乾男坤女不得不交感而生。萬物以至於生生之無窮。是命之流行而不已也。誠之自然而不可得也。人得此生生之性。寄會于心。至虛至靈至神至靜。實乎一身

之中。已乎六合之外。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太極之全易在我。此樞之說性也。然亦即樞之定性之學也。然慮世之學者。滯于形色。故局而不知生生之活機。故託太極圖說而繫之以校辭云。

穆庵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資敬堂家訓二卷 能印本

清王師晉撰。師晉字以莊，號敬齋，浙江秀水人。少治宋儒義理之學，躬踐篤實。譽者謂能得張楊國之緒，師晉以見然于有司，乃絕意進取，而日以討論此味義理，以檢其身心。此家訓乃師晉平日體味道理之言，所以示詔于孫後世者也。大要謂讀五經四子書，須要句句體認，反之于身心，克如先聖先賢相對晤語，動靜云為，須依聖賢做去。暗室屋漏，常如天地鬼神監察，動念須存曾子之

穆庵全書

卷一

三有。顏子之四勿，庶幾可以為家範。子貢云：為人之道，內則盡其孝弟，外則通達交于八君，不必與直，必誠實。平居必好學，與之交無得其益，又謂為學之道，道學經義文章為重，其次書畫，亦有經濟為要，不可不讀。大而不司，貴無小而道府州縣則以天地自然之利濟國家之用，而有餘不精則皆謂用國，則富百姓，家為之實，墨者利之，賊則善友之，欺誑百弊叢生，是端以立身積德，崇儉力學為教，庶幾儒者之言，自有殷兆錫所從養。

志云：嘗參韓儒尤格言，作為家訓，積至數萬言，既

先編為經史外如苑文正忠宣王天版諸集，湯子遺書

陳文恭王種遺規，無日去手，蓋所深造自得者深矣。

穆庵全書

卷二

部

馮村家誠一卷附二集一卷 康熙刻本

清曹元方撰元方字馮村是編方為自治治家
應也報應積善改過譙虛諸門其所輯錄皆
先哲名理之言不出人倫日用之間者大意謂人
生久者不過百年卒以千百年之精力謀之耕
耨謀耕買者謀買工者謀工藝者謀藝儒者
自謂識道理知大體亦僅謀文章政事功名利
以求見知于當世至于身心大事任其無稽不治字
有深研而力索之者蓋以身心之事難人世之事易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也同輯前言總序而終以報應因果之說所以別于
空言亦冀人孜孜不倦自以警悟焉其後為王楷校
刻開理編因感前賢嘉言懿訓有為家誠所未
及者採其諸要以為二集凡二十六類曰存心曰立志
曰敦品曰主本曰勉學曰靜生曰為善曰改過
曰節飲曰磨練曰謙抑曰容德曰謹言曰克勤曰
榮德曰知足曰安命曰應事曰讀書曰教子
曰師友曰閑家曰讀書曰處世曰服官曰備生
曰達觀其所選輯較前集為精粹所謂尋常

日用之間而民生之安危世道之升降古今之治亂
皆由此出上心修其身人人皆須識此豈僅家誠
而已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三一則一卷 明刊本

明唐樞密。臣字惟中。又字子鎮。號一菴。歸安人。嘉靖壬午舉。主鄉。從湛甘泉遊。為高第。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著有政問錄。法綴。答言。未學學。列流測諸書。已著錄。是書惟所易理。模倣揚雄太元。三一者。天地自然之數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三生為物。漢書歷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蓋自一而三。先天所以兆始。自三而萬。後天所以遂終。舉三一而天地人三才之理備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是書始論五氣。次論命根。次論陰識。次論七情。次論陽氣。偏。次論性。一。次論精。次論元。次論呼吸。次論神。次論五運。六氣。次論圖書。次論易。次論卦。次論象。次論理。次論五行。次論天人。次論五倫。次論孝。次論忠。次論節。次論色。用。凡理氣性命之原。終始陰陽之運。鬼神之情狀。以至指諸天下國家經綸之業。靡不討論。而其歸。舉備類。切事情。日用人倫。之施始。至若命。已

艱深。而改馳聘其文辭。旁引曲證。似有意為之。不免涉以艱深。文淺陋之嫌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格物須知二卷 乾道刊本

清朱子中樞本上各卷末別字發陽子安徽歙縣人足編分格言格物格情三門格言之言曰達觀曰極目曰有過曰難宗曰應量曰言詰曰學業曰慎交●格物之廣曰之時曰地理曰樹木曰花草曰種植曰活養曰獸類曰禽類曰蟲類曰蟲類曰果品曰瓜蔬曰飲饌曰服飾曰器用曰藥餌曰居處曰人事曰窮理曰漏記格情之廣曰之官曰須實曰教天曰教地曰有智曰無見識曰癡頑曰愚昧曰似狂曰不祥曰失志就曰枉屈曰非禮曰謾人誣曰虛度曰殺風景曰之不來曰不相稱曰羞不出曰怕人知曰不慊曰遲滯曰不得已曰惡不久曰不快意曰惶愧曰不可過曰惡模樣曰悶損人曰惱人曰不達時宜曰相似曰少思寡曰悔不得曰不得人憐曰無忌嫌曰易圖謀曰難奈何曰道不深曰之愛人伯曰留不保曰省不保且前記述之各卷末諸書史及身問曰觀格物一門並非研精物理乃摘取方技之書以濟事當日用者格情一門雜取李義山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居玉續纂補其四上入病者入錄惟格言一門多錄前賢嘉言懿訓有益於人身心而格物格情則雜組而託諸吾儒格物之旨則此微不偏矣首有紀伯紫序文亦是推其達觀極目諸則以其有精義可取耳

整峰書院講學錄二卷 乾隆刻本

清德沛撰。德沛字濟齋，滿洲人。清宗室也。官至浙江制府。精研宋儒義理之學。著有易圖解、實踐錄。福建有整峰書院。德沛制府浙閩時，嘗講學于其間。是編所錄皆與諸生問答之辭。暢衍易圖解、實踐錄二書所包涵蘊蓄，引而未發之理。如論五行配八卦及五行生剋之理，其義與易道無涉。大意謂學者若舍論古辦事察理，總要折衷于聖人而已。聖人嘗言之，其理自可參攷。

整峰書院講學錄

卷部

而得聖人未嘗言之，而出自先儒之口，則多臆斷之誤。其中有是非不可執定為可憑也。是以五行生剋之論，實多勉強附會。學者不可不知。又論太極與心云：心是心，太極是太極，是兩件不是一件。不可說心便是太極。蓋太極乃物前之理，必得吾心靈明之性去開發他，然後至太極之理始顯。吾心天下是吾心，靈明之性實超于形氣之上。此解心與太極是兩件，甚為新穎。然與周子太極圖說之意不合。又其解置五子于指鹿中，可以驗大地不

可以驗太極。解日月之食，解天西行日月東行之故，解日之出沒，其體何以較大及月弦朔望之義，皆據天文與子知識以立說，不從同前儒頗為可取。而論學則一本程朱，詆象山不可援孔孟之傳，緣其改朱子之心太過，立說偏謬，此又為門戶之見，不可拘者也。

整峰書院講學錄

卷部

咸友言一卷 涇川袁書

清趙青藜撰青藜字星問涇川人是編名義文
在當時必實有所指今不能舉其人此實寥寥數
章而讀書明理知人論世之學並洋溢于行間
如云從來大學問大經濟只在人情物理中體出
故象山陽明其論雖高自不如紫陽渾水人人可
造又云物慾二字今人直視為老妻長媳口頭語
於是盛衣服耽宴游隨有一輩無賴子與之呼兄
呼弟博鞠逐臭開竊走狗從前面目蕩然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盡點清夜思之竟不知自家何遂至此人常嘖得
差恨斷則百事可為其裨益豈僅在區區之事生
產已乎人云末路之薄即父子兄弟尚生多少帳牘何
況他人然于得意日而談末路終非真知灼見此上項
大學問在不到庠序放曠不止為孟子所譏者矣
人云人非聖賢不能無過祇是要改我輩亦知
改過第若改處僅在一刻不能長久方改時豈
不自謂終身乃自謂終身便不終身矣當此念
頭漸漸行去今日改今日的明日改明日的自然

長久庶幾嘗過焉此雖庸家常語然非過來人
安能言之如是之親切顯是為責友之言而直諒
多聞其沾溉于後世者不少豈非斤為一人發言
亦在乎人之善讀善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潛溪錄六卷 宣統刻本

清丁立中撰。立中字和甫。浙江仁和人。明儒宋之憲公諱源。浙江金華縣人。遷居浦江。官至翰林學士。永曆因累遷。謫戍茂州。病歿。遂府修葺。成都東郭外。乾隆初年。就墓祠改建潛溪書院。為華陽道士地。光緒乙亥。同知孫錫載取到。以著者宋公祠墓所遺錄。而志成書。刻得立中所輯潛溪錄。首卷錄明史列傳。通鑑綱目三編。圖書集成。大清一統志。通鑑輯覽。四庫全書總目。續文獻通考。明文藝文志。卷一。詔

穆羅全書

卷 部

教條贊。卷二。傳狀。卷三。祠墓。卷四。經籍考。卷五。贈若詩文。卷六。世系。凡宋公之祠墓所在。及其墓前序跋款式。無不備載。孫錫復因其稿本。訪青蘿山故址。索觀宋公遺譜。據所見聞。益增補備。宋公為前明一代開國文臣之首。其著述從偉。昌明前人。早有定論。其著述不下數十種。而四庫著錄。僅錄其七。其數然可傳者。若白明寶訓。大明日曆。潛溪後錄。潛溪續錄。潛溪新集。傳本稀絕。人間罕覓。其生平言論事跡。多未知名。立中此書。

於潛溪事跡著述。頗能盡其心力。而孫錫又將補著年譜。重刻全集。所以於潛溪錄者。可謂備至。而是書者。不過為先路之導而已。

穆羅全書

卷 部

省身錄六卷 錄其本

清王必振，怒字中安，又字楚齋，重慶安居人。康熙壬午舉人，鄉辛丑就進士，官至福建巡撫。浙江藩司，習于吏事，在江南從樞漕弊，後以為法，賑陽災，治饑民，無算。在粵東，數平反大獄，亟論冬至後決囚非宜，既至閩中，緝貪竊，擊豪強，講積贖，濬水利，肅軍伍，快奸吏，端風俗，興學校，其尤大者，未竟。崇安無田浮賦，及閩侯諸縣災民貸穀，請禁南洋，相借運潮州倉以救饑，皆具可稱者也。

樓閣全書

卷部

是編為怒自訂之年譜，自康熙二十一年壬戌起，絕筆于乾隆七年壬戌十月，蓋是年四月解七閩之任，其秋至京師，改藩浙江，九月復任，逾月既望，薨于位也。而是編舉怒之學問官世行治具在焉，而題曰自有者，取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之義。所以有察克治之功，以十年如一日，非學問純粹者，曷克臻此。怒著有詩文集，其書曰樓山集，今未見，不知其學術之造詣如何。觀編中自記，無時不以國家為念，而所歷若有之，此乃民情，何則可

因何則可革，無不聞悉，是以能興利革弊，可謂勇為善者矣。首有紀大成序一通，傳者一首，蓋稱怒仕宦二十餘年，家無長物，卒復之，故表居屋，同康史也。

樓閣全書

卷部

先儒趙子言行錄二卷 成豐刻本

清陳廷鈞撰。廷鈞字方臣，德安雲夢人。官直隸知
滿城縣事。宋儒趙復字仁甫，精研理氣之學。上水
晦菴，下政許魯齋，垂一學於之。復歸應對
以折其外，出入游息以養其中。林忠孝之大綱以立
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適其用。遭宋末造，為元人
所俘，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死，而未果。行
至燕，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君
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十餘卷，以講授。乃原義農

穆庵全書總目 卷一 部

克齊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
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錄
列於後。著伊洛發揮以標其旨，朱子門人散在四
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其五十一有三人作
師友圖以寓其教之志。及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布贊
錄，使學者知所嚮慕。洵不愧為一大儒。廷鈞輯
錄其書，又當時元好問劉因郝經等與趙氏唱和
之詩，與吳萊晉休通旨後題。歐陽玄趙忠簡公祠
堂記，孫奇逢元儒趙江漢上經書院啟，周聖楷北

穆庵全書總目 卷二 部

學諸儒改。余慶長書江漢先生傳後，李道平江漢
先生祠堂記，袁楠之先生墓表等，附以杜漸聲為
上下二卷。則道氏之言，論行事，畧備了斯。廷鈞之
於穆庵，固出光表，累錄先哲之意，亦上焉哉。

元穆日記三卷 鉛印本

清杜元穆撰。元穆，別字黃陵散人，湖南湘鄉人。著有元穆文鈔、黃陵詩鈔、吳鉛日記、黃陵書牘、采菽堂筆記、蒙山學究語諸書。已並著錄。元穆少好辭章，已而講求經世大務，行天下幾半，未有所施，廢然還山，乃究心義理之學。此編多自刻之辭，如云：古人洞達表裡，精粗無間，一理故即名即實，即器即道，歷事既久，閱世既深，知骨肉之間，亦不可恃恩義而徇行，其情則滿目蕭然，感極而悲矣。故夫達隱顯之志，莫善于仁，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物我之情，莫善于禮。洞萬象之常變，統乎道義而後可以處骨肉而得其宜。王生多夢，自十五歲後至今二十有六，宿計十四年，無夕不夢。凡大荒病苦死之境，憂患貪嗔之情，人鬼神物之狀，萬類百狀，無不備經。區區疲軀，藉此閱歷，諸熱以廣其情而通其志，知之以神而非虛，履之以心而非幻。浮生大夢，不過如此。道味世味，皆可知矣。由此可知元穆頗失意于進仕，歸而反求之于身心，嘗曰：太

息豪氣，難陳道學，不深無所成就，將泯焉以歿。故記此以自省，雖非講學家語，然多出諸平日自經體驗之言，處末流之世，求同志之助，艱難安曲以求全，遂以獨善其身，出而能肩任天下之事，此又其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說文疑義一卷 家刊本

陳啟鼎撰說文一書自漢以來其學不顯中更唐
唐為淺人所妄改滋偽日多其繆誤或出于許氏
之誤或由後人所改竄全書之中不勝枚舉至清代學
人如段玉裁嚴可均等為之刊校稍有條理矣而頭
然之可疑者如家之從嚴有哭之從嚴者實為一
大疑按故段注於哭字云許書言有聲多有可疑
者取一偏旁不載金字指為某字之省若家之為
嚴有哭之從嚴者皆不可信謂哭字當入大部从

稽屋全書

卷部

大叩皆會意而移以言人朱駿聲曰大哀呼聲也
从大叩省聲嚴章福說文校議議云嚴有聲未
詳余弟晉福謂从庚省古無庚字借庚為之疑近
是此皆疑說文者也段形云許曰哭哀聲也从叩从嚴有
聲極哭笑均从大此疑義之不可解者若板繪等字
从大義尚可釋哭笑惟人為然何可牽引段云本
謂大叩而移言人亦殊附會近人張氏允伯謂笑
為笑之誤誤為笑本字其說甚高竊謂哭亦从大
之為哭者相近歟修不同耳當从大从叩亦聲也

訓驚呼大訓屈屈身而譁哭之形也此說甚新
頗足補段未嚴諸家所未備是書所說之字雖無
多而見解皆甚正確可謂為治長之功良段桂諸家
之師友者也

稽屋全書

卷部

中庸錄論注一卷 安溪四種書注本

清宋鑒修撰、總修、浙江歸安人、官山陰司訓、

有觀淵錄注、經書筆記注、讀書筆錄注、諸書

之著錄、中庸錄論者、安溪李光地之所著、天地分

中庸為十二章、天命之為性至萬物育焉為一

章、中也曰至民鮮能久矣為一章、子曰道之不行

也至強哉矯為一章、素隱行怪至誠之不可掩如

此夫為一章、齊其大者也方至其如示諸掌乎

為一章、哀公問政至雖柔必強為一章、自誠明

榕屋全書 卷一

至明則誠未為一章、惟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為

一章、大哉聖人之道至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為一

章、惟天下至聖至故曰配天為一章、惟天下至

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至其孰能知之一為一

章、詩曰衣錦尚絅至至矣為一章、以惟天下至聖

章迴應聖人之道、以惟天下至誠章迴應至誠

盡性、聖極大成而於弟子分貼小德大德之旨、正

復昭合、既為中庸章段矣、而復推闡其餘

經以為是編、其族子唐小刻于金陵、凡五十二

條、榕村文集載李氏自序云四十六條、而安溪家

藏本只四十四條、蓋自成書後屢經改訂、鑒修撰

其家藏最後定本、復取李氏所著書、其義有

足以互相發明者以為之注、以成李氏一家之學焉

榕屋全書 卷二

四書古文一卷 家刻本

清楊志元撰。志元字子尚號勉庵河南高州人康熙二十五年拔貢主講東峰書院是書為制科而作取經史古文有涉四書故與者輯為一編或舉一事或舉一人頗能原原本委纖細不遺其意在使學者開拓其心胸新其耳目廣其見聞庶幾從文者胸有成竹左宜右有詞源汨汨而免坐虛掄陌之患也首有孫用楨序其目注于辭西清諸司鐸子于靈泉教子以學之所以不明教無術也先之以小學次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以六經次之以子史次之以文藝庶幾先王立教本末之敘年友楊子尚是其言謂道喪學荒纂重難返莫若迎其機而善誘之因其所便而利道之就制科言制科就四書言四書或可潛移默化於是取經史古文有涉四書典故者輯為一編與學者苟得力于此伏而思焉然高望而晚然于制科之學必非枵腹所能辦將進而求之于六經進而資之于子史再返而求之于身心因約求博隨博隨約本末先後一以貫之真學問出其中真人品亦出其中然則此編因轉

移士習之一大機括也又為可以具身為制科設而少之頭為足編輯證然於因其為舉業而作故無益于學問之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書本旨三十二卷 家刻本

清韓逢吉撰。逢吉字庭元，河南鄆陵人。幼孤，母梁氏教以義方，數歲舉止若成人。及長，苦志篤學，宗王統江之教，鄆諸生多從之游。晚年於金甯建一草亭，日坐其中，潛玩先儒所著經傳，每得精奧，皆有周易易簡註、禮記輯要、傳道微錄、河洛解、格物論、行習錄、偶得錄、顧諟錄等書，是編凡大學一卷、論語二十卷、孟子七卷、中庸四卷、首載王宗伯大學或問，庶幾總認理提綱，及逢吉自著學道六則，蓋示以為學子入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途也。以後每章疏解大意，即引原經善四書說約繼之。大旨主于反身切己。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孟子曰：王艮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美饌。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是熟則可以為美，不熟則反為美饌下矣。逢吉早歲慕道，研究四子之書，無虛日。為學不務枝葉，獨窮原本，博文而約之以禮，處人接物，必向此心求實地，故其發明四書之旨，必證之于實踐，而于其尤切要者，附說標舉，以示人一經證明，簡處貫通，義理昭然，復無

餘蘊。一切談道學門面語，概置不道。與世之腐蟲講音，迥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書大郭十四卷 家刊本

清景肇修撰華修字紀苑河南通許人。是書一惟宋
子集注為宗主。而於諸家郭廓見解為一掃去。首有
序。序自序云。此乃吾成平景氏之一家言也。溯自吾十
二世祖資生公。以明經聞。字子孫。繼承迄今。未艾維昔。
曾祖明經九升公。生而穎異。自然獨造。確見孔孟程
朱傳心要妙。吾河南理學名宿。冉永先生親為表
諸墓。曰中州學人。邑令望。江王素園先生搜表文載
於邑乘藝文志。詔示後來。夫吾祖之說書也。洞徹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家郭廓見解一惟集注為宗主。而旁參或問語類。
說論語則案左傳以審立言之時勢。說孟子則案史
記以審立言之時勢。直不啻孔孟當日脫口而出者。然
不啻親見當日執簡而書者。然且又不啻親見朱子
當日之小心謹慎。為不得已而作注者。然家世罕寒。不獲
剗削行世。僅授予先祖樸庵公。樸庵晚歲授由官。之。授
先君子庠生魯郡公。先君子曰。授予小子。華修乾隆二十
七年春。先君子顧予小子。命之曰。汝年過四十。尚未有子。
汝其華之簡冊傳之。受命以來。歷十數年。家產蕭索。

旅館郭陵曰。思前日父命言猶在耳。不禁懷愴泣下。時

華之狀橫成卷。期月告竣。知是書為其祖父數世

相承之著作也。其取舍從違之際。精矣。樸庵名份。

雍正二年進士。性孝友。鄉里稱之。著有增補孝經實

通正解。學庸存參。語孟講義等書行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介亭筆記六卷 嘉慶刻本

清江潯源撰潯源字雨旼號介亭皖江人官至通
南督糧道撰有介亭文集介亭詩集居暇通言
北上偶錄子役述南諸書已並著錄是編所錄
多為人讀書處世之道或所見聞之事之以懲勸
者大意謂古人心事處之以義理之正平雅老而神
明不衰衛武公日歲儆於國蘧伯玉知非而化其進
德之功久而彌篤豈為血氣移哉不然如晉之趙武
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若八九十者非其所受天質不

穆庵全書

卷

部

強也取精因實而末嘗補之以義理志不帥氣日益
頹唐老將智而善及之亦其宜爾然則學焉可已
哉其端學也曰君子之自學也破愚而往信一虎之
畫方指得失焉一言之善資益身心焉久之古人
難在而及也若不知向上求之惟託謁歲月襲襲焉事
文藝之末無以異于靈芝之葉而士梗之崇已又
言士貴好學先貴知學知學者無為浮薄之學而
已言有精義富焉必求其可以見之行也事有大用
存焉必求其可以準之理也應以輔政之是非民情之

利疚也教人心之要文為制度之詳必皆于窮經史時
講明而切究之然後限於盛大應之可以有為之地從
容展布沛然其自陳此學務實勝之足者也言之
皆能枕要其於家庭倫常之間反覆論誦尤為
親切蓋皆躬行心得之語也

穆庵全書

卷

部

河清集後編三卷 舊抄本

不若擬人姓氏分十二門一君道二臣道三治道
四治法五置相六學校七取士八建都九田制十
兵制十一財用十二吏胥後有臣張永祚恭校宋
是書大旨臣論古今政治得失以備當國者之
參用當中屢敘前明之失政如置相云明之高
皇則手自削平禍亂而鼎新之任不以付之劉基
徐達諸賢而授之債賒破軍之才如汪廣洋胡惟
庸輩而又加以猜疑操之以嚴急遂至敗不旋踵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迨不自悔其用人之不明而歸咎于置相之非計遂
并其佳而去之是何異于因噎而廢食哉宰相
既廢大權親握始則特置詞臣以學士滿朝向
病本與國政也迨其後日以隆重參贊帷幄寵
階師保而尊居六部之上益儼然相矣然有相之
名而初無相之實職中無聞事權不屬而大阿
之柄竟旁落于奄寺之手一壞于主倖再壞于劉瑾
終壞于魏忠賢即以惡帝之英察實墮于高曹
而天下因之以亡則以宰相失職而天子之權坐使

此輩陰操之也人其制云迨至有明始截然不相出
入其始猶以徐達為相以五都督統內外之軍衛其
勢猶相等也後廢宰相設六部而五督府之權漸
以陰奪于兵部其官遂為贊員矣由是觀之殆清
初人所撰故因明之亡而議其故之失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清李經世撰經世字孟常號涵亭高州人明季士冠
仕應泰探曰沙父果珍曉之去知州旋與寇通錮之
獄經世號諸庭並執之經世訴曰必苦與賊通當以爾
時同去公焉得執幸辨其誣入清為諸生究心性命之
學張沐來主丹山書院經世時年六十矣納貲為弟
子又與丹親祖耿介孝友章游解析益精著有一得
錄已著錄是編皆具見道之言以之取證經書所
言涵養本源者十之八九要皆根極理要返身靜致

確有所見者而後抒其胸中之所欲言無任不自達原
之嫌而言性足工夫凡人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喜怒哀
哀樂之常應時感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人心心中常
自折衷事理務得法則喜怒哀樂無不合中此知能
中自生無窮義理若說心性板板有箇仁義禮智
聽之自生此千古大誤要之其言歸之于心即本體
即工夫此猶張沐之說也河南與學術自孫夏峰講
學以來調和朱陸不立崖岸而張沐與之友善其
學自王門入而尤歸極于心視王門則加厲矣而

經世又衍其餘波也子學樂者言人能讀書窮理以
盡其義讀書而窮理工夫誠朝夕不倦子學得性中
仁義禮智自自得之類直心息所謂顏孔之樂曰
在其中子學孔顏之樂即直心息之真樂也

潤亭學錄二十六卷 家刊本

清余昭振，昭字編石，號潤亭，高州人。而後天乾隆三十九年歲貢，授縣訓導。著有室備覽、林畧考典、松心集、鄉約纂言諸書。是編分六類：曰原力，曰富政，曰提要，曰全方，曰隨過，曰廣師。其原力論大化人道及五行、審政一研儒學，述東周聖賢至清代諸儒，二謹雅術，三嚴教提，要論男女飲食取舍，全方論誠敬知言行，隨過論出處富貴貧賤憂休志，難死生毀譽，廣師論師道之正大，辨道學之真偽。

樓閣全書

卷

部

示學者之正宗，綱舉目張，條分縷析，細大兼該。首有紹自序，謂是書之作，蓋嘗讀大學中庸章句而序而有所感也。時弟昌楮謂言往往行備矣，欲成是編，非博采不可。予聞領之，遂來館課暇，分類創記，已有數帙，乃竊念必欲於博此心，早孰何急遽為別採而擇，定易易言哉。書策之汗中，充棟洵富，若臨紙難則醜也。微言之毫釐，千里累黍，偶差半衛，無失也。且芳德問心，我躬不閱，而徒方古賢儒之議論，美無足多，索廠只自取也。如是疑慮者數年。

事且中止，未幾者歲，楮弟已卒，而兄完璞時日視予曰：多疑無成，如初意何？何學之為也？予是滋懼，乃取舊稿類次二十六卷，以自其著書之於世也。崇士錦撰墓志，稱是書羽翼其正學，為後世法，其書分門辨類，微引宏博，所以示學者嚮往之途，至詳且悉云。

樓閣全書

卷

部

聖陽答問四卷 常州先哲遺書本

清將形編形字丹徒常州人受業李中書先生之門中者主講聖陽時與門人問答之語也中者以通天緯地之才成始古通今之學除專書外詩文不日收拾後復其徒錄存多至一二十卷真贋不分宗旨未能表見此書雖少精語實多如云宋儒對人主總講正心誠意然太緩不及事我看只要對主齊嚴肅便立得定又云心上忘亂譬如內顧屋空外通一債家展布不聞此時事愈亂心越要定漸漸安放去自有道理辨天下大事亦然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又云我看天下大勢如此似不能久必須改換局樣方可過下去立制二事無可變一切制度總要更張即孔子所云損益之禮然後反覆推尋究不得其要如今須有孟子其人從謂處置端論一番自有安頓的道理又云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以本治六安萬民此等制度極好然須復鄉官方可行得鄉官各治其鄉天子何憂不治將來其必自行之者又云鄉官必出於鄉舉里選此皆階到不磨之論蓋當道光之際清廷之政治已弊內有洪楊之禍亂外有強鄰之窺伺有志之士莫不感于

時勢之不可為而皆起而議政而中者已看到此時局

面日尤可謂卓絕將形所記此本始為活字印行指有不完備者字句亦有拖沓者盛宣懷得丹徒遺中甫所贈似為前人刪節較有精神故重校列入常州先哲遺書中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部

學樂堂四書講義八卷 家刊本

清河星槎星字子昭一字實夫南陽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選嵯峨縣知縣廉靜自持減鹽價節夫馬令民備山栽樹以忤大吏家奴落職其樂以程朱為歸於大學之明德中庸之性道論語之學習融會貫通多所發明嘗謂自漢唐而還訓釋四書者不啻數十百家而洞見大道淵源得四書之精蘊惟朱子一人前乎朱子者皆手是而析中後乎朱子者皆手是而發明其書自語錄語類

穆庵集書

卷部

一

或問其最精當而簡賅者惟集注句章是故曰文不可得而易讀也請或問諸書或問諸書不可得而遍讀也讀集注章句然初學之士猶或有忽其易而莫之循省是或有拘其約而無由貫通亦初學之一憾也是之所求四書用力甚勤迨後于諸生共討論講說者四十餘年乃識其文氣之所在與其意旨之歸於是格遵朱子融會諸家於課誦之暇隨時手錄輯為是書其發揮四書之處理從其平正穩愜而新巧險奇

者去說從其明白簡易而層淺深晦者刪其為人熟聞而尤在耳目前者亦不復贅凡二十餘萬言於朱子心統統序中家發不敢踰而於諸家講說擇其於朱子之說有所發明者皆并序之雖非大有所發明要不失供初學讀集注章句之一助云尔

穆庵集書

卷部

二

四書正十卷 康熙刻本

清張昉撰。昉字子東，號龍客，河南高郵人。崇禎九年舉人，入清絕意仕進。隱于河濱茅屋數椽，不蔽風雨。淵跡田野，人無識者。其學為守紫陽之旨，於四子書深有所窺，以為講學與說書不同。講學者發明心性之理，借六經四子書為正，以故二程夫子以及先止大儒說書皆深，深則不必合聖人因時立教之意，求其徇除道理及已見及古人成見，湛然虛體聖人之意，惟朱子為最。然朱子

精義全書

卷部

說四十之書，有語類，有章句集注，有或問，有論孟精義。各問非一人一時，而精義所采諸儒之說尤衆。初學之士，讀章句或未洞其微，遽覽或問精義語錄，或惑其辭旨深奧，微引富縣，而又未易明也。是書之作，以章句為主，間引諸儒之說以資印證。其義理未顯之處，時已說以為案斷。至若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論語之言仁言直言禮言君子言孝弟言忠恕，孟子之論性論才情，論仁義統綱分文，縷細不遺，意在使讀者以溯紫陽之注，由紫陽以

溯四書之旨，而二十年若合符節也。昉間為古詩，著有龍客集一卷。陶然適情，有淵明康節遺韻，不若唐人格調也。

精義全書

卷部

纂補四書大全二十卷 康熙刻本

清劉嗣國撰。嗣國字亦策一字正夫。光州人。康熙四十五年舉人。潛心義理之學。而尤爲于履踐。著有纂補四書大全。是書設爲問答體。悉本之于朱子章句。或問及語類文集。而融會之。貫通之。纂諸儒之所已言。補前人之所未備。刪繁就簡。粹然成書。意謂四書注釋。朱子而外。諸儒之宗論宏議。亦皆各具卓識。而極其旨趣。但學者若自幼弱之。而猶不能躬行踐履。施之于身。其故何哉。讀其說而不明其義。猶弗讀也。明其義而不能析其異同得失。一驗之于日用之間。猶未明也。聖人之立教也。非空言也。而必期之于實用。故設爲問答之辭。以發之。無處不以先儒之言。而體諸日用之事。首有嗣國自序。畧曰。余之為此書也。歲歷決旬。稿凡三易矣。今于理之真者。不知其果有得焉否也。但字字以求其歸。言言務得其實。凡章旨節旨。無不究極其立言本意之所在。愈言愈親。覺四子之書。真即

纂補四書大全

卷部

一

其故何哉。讀其說而不明其義。猶弗讀也。明其義而不能析其異同得失。一驗之于日用之間。猶未明也。聖人之立教也。非空言也。而必期之于實用。故設爲問答之辭。以發之。無處不以先儒之言。而體諸日用之事。首有嗣國自序。畧曰。余之為此書也。歲歷決旬。稿凡三易矣。今于理之真者。不知其果有得焉否也。但字字以求其歸。言言務得其實。凡章旨節旨。無不究極其立言本意之所在。愈言愈親。覺四子之書。真即

日用之理。而日用之理。果不離乎四子之書也。夫豈泛講之而泛習之者哉。今觀其自序。所云。固知平日爲學。于茲凡三折肱焉。其不以語言文字求四子之書也。審矣。

纂補四書大全

卷部

二

四書講語十六卷 家刻本

清王路撰。路字少白，號毅齋，河武陟人。道光十七年拔貢，為授獲嘉縣教諭，加內閣中書銜。主講致用精舍，其學以朱子為宗，不務空言，而期于履踐。篤實，著有讀易辨異、讀詩補注諸書。當路官獲嘉縣時，屢辭教諭不獲，則來往獲嘉武陟間，蓋以楷模士林、薰陶人心為己任。而他郡縣聞風至者，亦十百計。願既溢，則贏糧自給，久不樂去。晨執經請業，夕發問難，響應益捷。益樂扣門，辨益起。

格致學書

部

蓋眾而路亦益潛心志于四子書。嘗謂四子書以朱集為基，吾儒之說異於朱注者甚多，細為究之，大抵根柢為鄭而參以己意，以與朱子相牴牾。雖多穿鑿汗漫之詞，而亦間有確然可據之說。乃取朱注與馬鄭諸家之說，互為勘之，以朱注為主，取古說之不可廢者附之于後。大旨謂聖人之學，不外乎學三綱領八條目，格物致知明德之事也。論語論仁論直論忠恕，論孝弟，孟子之發明仁義四端，格致之實也。致知者致此知也，格物者格此物也。然正心誠意以

守之，所謂明明德也。惟明德然後能新民，能盡人

然後能合天，以示致用之所原。聖人一貫之道，成已成物之學，備于此矣。講語原為教授諸生之用，精舍地既有限，來學者日益盛，許振澤為河南學政時，為之刊行，以廣其傳云。

格致學書

部

說四書四卷 家刻本

清郭善解撰。善解字畏齋河南南鄉人。乾隆元年舉人。性方直仁厚。究心宋儒之學。著有春秋解。春秋解總論與觀錄。孝子傳。士訓。士戒。香山文集。善解平昔教人。但令潛心經籍。及先儒語錄。因才啟講。必以孝弟忠信。誠敬。一貫之道。而不輕課以文詞。嘗就四子書。於其講性理之處。每則各為一文。大要在發明朱子之旨。而證驗之于躬行日用。全書未成。而善解沒。李樹穀為之編次刊行。首有樹穀序云。己

樓閣全書

卷部

丑之十月。畏齋有事于近村。來至舍。止旬餘日。質問經書。半夜分乃寢。余視平昔得教益為多。因問諸于。先生曰。殺以親老。不能常從聽講。請先生講時。仿松陽講義疏一通示下。四方學者如殺不乏人。俾共聞為幸。先生笑不答。日後封寄有說四書數百紙。蓋從余之請也。先生千古矣。爰輯為四卷。計若干則。中有重出文字異者。相證益明。則並存之。余維四子書傳千百世。得朱子章句集注義始顯。近時講者皆以制舉之學。臆測為帖括資。遂復蒙晦。今先生

之說。出于躬行心得之餘。口實精密。能廓而清之。以昌明朱子之旨。至契緊為人。不徒說書。學者於斯編期無負先生之至意。奉之以為格言讀斯可矣。其于是書。可謂雋崇備至矣。

樓閣全書

卷部

二

四書三畏諸書餘論一卷 清刊本

清近山居士撰。居士項城人。其姓氏不可詳考。按項城縣志藝文志亦著錄是書。亦未著其姓氏。是書大意謂宇宙一理也。即一理也。天理之見端為氣。天理之真宰為誠。天理之靈妙為鬼神。天理之寄乎人心為性。為命。天理之著乎白為為道。為法。天理之微乎事境。於其順逆分而為禍為福。甚矣天理之體物而不遺也。惟是天理一而清之者不見。存天理全而虧之者不保其半。學人用功之要。先存

于有所畏。而後清天理者日遠。虧天理者日積。畏之以用大矣哉。淺學者不知天理之關係。每始于修葺之微。而終于吉玉之大。于是乎無所忌憚。日陷于自作之不可追。是言心性言知行。莫要于言畏天也。三畏諸書一書。即四書聖賢之言。而力為開發。聲者可警。暗者可動。聖人與民同患之言。而斷非迂闊。天理昭布森列之象。斷非玄渺。人事患迫從違之故。斷無參差。善乎先儒陳龍正之言曰。人不畏天。則與子無犯柄。是書無多。其于

為學把柄處。或有裨焉。按子曰。君子三畏。畏天命。畏聖人。畏大人之言。是書雖曰三畏。實皆發明。畏天之旨。最為警透。三言間有過者。而扶要破的。足補前儒所未備者多矣。惟命名之義。似嫌未洽焉。

四書述義家訓三十卷 家訓本

清許慎如撰。如竹字漢園。別字柯亭。老人。沁水人。嘉慶間歲貢生。官湯陰訓導。爲信程朱之學。而於四子所計心精。每於四書中之嘉言懿旨。涵繹其義理。而證論之于躬行。嘗謂世人喜爲家訓。皆自錄其躬行心得之語。雖爲見道之言。要不如聖人立言之精醇。如云。弟子一則素出則弟。況愛衆而親人。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人生之道盡于此矣。書中論孝弟。論仁直中。然論出處。論爲學。論爲政。聖人之

穆修四書書

卷

部

道盡于此矣。以此訓子弟。豈非視家訓爲美善者乎。是書每章先序白文。主說原本集注。次則世賢諸家而自寓折衷。則縣就簡闡發。紫陽之秘。所以因紫陽之說。而上求于聖人之道者也。首有和竹自序。言曰。竹賦性愚鈍。不能窺聖賢之堂奧。幼承祖舒庵公。授四書講義。反復玩索。恆覺意味無窮。然猶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有參繼志述事之義。又併博采羣書。悉心參酌。凡有講義精確。超于時解者。無不搜入。如是者積數十年。乃編輯成帙。就

上有道。以存爲家訓。是知如竹於四書。蓋夙衷其家學。而又繼研不懈。故所得爲爾多云。

穆修四書書

卷

部

四書大全要言六卷 范德村本

清劉源潔撰。源潔，字一六，新鄉人。順治五年舉人。潛心理學，開宏成孫奇芳高夏崇往來以說之。所得奇達曰：此聖賢正傳也。遂出理學宗傳示之。年十八成進士，官選浙江富陽縣知縣，以老罷。以著書撰有語錄日譜石居文集。學古錄諸書，其學雖出于孫奇達，而篤守程朱之旨。四子之書，明乎于漢氏，表章于宋儒，宋代諸儒如二程張周莫不潛研四子書，各有發明，而集大成者厥為朱。

穆庵全書

卷部

天四書章句。網羅漢宋諸家之長，義理備焉。自講章出而朱子之書凡而四書之義晦，是則元明之講章，朱子之罪人也。世或以此咎朱子，不知朱子四書大注，語約旨微，漢宋兩代之菁英，猶未殆盡。學者習矣而不習，至若精義或問小注問答，非一人一時覽者尤苦于汗漫而無所折衷，是以朱子注四書之旨，息矣。源潔既篤信朱子章句之旨，微而理備，又思乎後世講章之能淆亂朱學也，而思有以排止之。因四書大全，采集儒先說，去短取長，而刪

其餘冗繁，舒白文，珠貫絲，解解理順，言得其要，俾閱者一覽了然，無復滯礙。然總期不肯乎朱子而止，所以破講章之庸腐，發章句之微言，洵朱子之功臣者矣。

穆庵全書

卷部

論語贊說二卷 家刻本

清明清端撰清端字翰五，嘉興人，以進士官河間府知府。治學以陸王為宗，晚嗜漢學，深悔以宋儒說論語之非，而是書之作，意在訂證程朱，以為漢學家張目。大意謂論語之作，非孔子意也。論語之為四書，試多士，非孔子之心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尚不欲出于口，豈欲筆于書以傳于後，乃舉門人所論著者，加于刪定贊修，所志所行，以上其為非孔子之心，豈待問哉。然既已輯為四書而注之矣，固

穆庵全書

卷部

一

應即論語以窺刪定贊修之心，而求合于六經之旨，尚不負門人論著之苦心，而宋子之為集注也，不然。言道則不曰五達道，而必曰事物當然之理；言德則不曰三達德，而必曰行道而有得于心；言孝則不曰至德要道為仁之本，而必曰是仁之一事；世中有仁而無孝弟，言仁則不曰愛人，而必曰心之德愛之理；言學則不曰學為父子君臣長幼，而必曰明善而復其初。凡此皆根本之地，皆不與六經符合，而為之說者，猶曰發前聖所未發，果不則自著一書，以糾繩前聖之愆。

穆庵全書

卷部

二

膠可矣，何必依傍孔氏遺書而為之集注，名曰章句哉。余幼若宋儒，固奮而無獲，迄既老而乃悟其非也。因考經大學二書，受毀尤酷，亟取原文合讀，加之論斷，謂可以醒迷達達矣。凡全書中之所言皆類此，蓋清端之學，由陸王入，首本與程朱為難，及官河間，又得聞漢學家之緒論，而欲以論語解論語，故不惜力學程朱，而作狂水也。

論語義疏二十卷 石印本

清馬時芳撰時芳字誠之號平泉又號見吾道人
高州乾隆四十八年副榜其學以陸王為宗而尤重
于誠意慎獨是書大意在發明聖人立言之旨乃
人涉身處世義理之權衡而疏義不守漢宋門戶
之見以吾心想聖人之心想記者之心一一衡之于事
理其所以發明心學有甚多然非注疏之體也首
有時芳自序云學所以成已成物也不講則不足以
成已成物夫差毫釐謬千里豈不可憂論語吾

穆庵全書

卷部

夫子講學之書物我遠邇無所處而不當所謂天
將以夫子為木鐸者也蓋洙泗之淵源具于是矣若少
豫章有游先生首授以論語開示指趣厥後歸屏
居山雙蓋奉夫子舊聞間有會于心即記章末丁
丑夏守制喪廬苦塊憂戚之中思慮專一忽覺此
心湛然因念論語為吾夫子講學之書乃義理之權
衡不獨固陋孤繼前筆逐章畧述其大義或人云論
語為開關以來第一書所以為萬世學者開太平學
者無不讀此書又云謝上蔡嘗約人與講論語及至

終日未言及其人以為請答曰僅已講了也不以辭說
講論語而以身講是知論語者是知時芳之書蓋
以論語之言驗之于心身施之于為政非徒空言
義理而已也

穆庵全書

卷部

存齋偶錄四卷 宋刻本

清余清撰。據字上四號存齋。西州人。嘉慶二十四年進士。官鹽亭縣知縣。其學宗平湖陸龍其。力求實踐。不務為空言。著有忠孝堂古文一卷。宋五十言行錄一卷。六藝攷畧一卷。春秋傳說援讀十二卷。多未刊行。是編上二冊為格物辨古本大學辨。辨晚年定論。王學辨。大旨宗當湖陸氏。辨晰程朱陸王之學。直快依本與陳清潤學窮通辨。劉三原衡道編相似。下二冊泛論經史。臧否人物。李永祖序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謂元元本本。理明而辭達。氣靜而神恬。此理道之淵。心性之精蘊。見一信陳古如數家珍。而于姚江陽儒陰釋之學。以及調停附會之說。則與言快論詞嚴。而義正。既快摘其根株。復窮極其流弊。于是乎邪正之判。昭昭然白黑分矣。其他上下古今事之成敗。人之臧否。皆至理所寓。而論斷亦獨有千古焉。頗稱卷是書要而論之。河南講學之士。自夏尊自河北朱蘇門。提唱王學。繼起者則有冉祖。卷後起。皆以心學為依歸。而張伯行獨宗朱。至望溪森嚴。由

足與人不超之于陸王。即宗程朱。宗陸王者。或失之誕。宗程朱者。或失之拘。而情是編。雖不免有門戶之習。而其議論今古。持說尚能條達。而無迂腐之弊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求心錄不分卷 石印本

清馬時芳撰時芳字誠之號平泉又號見吾道人高
州人著有懷麓堂論語義疏風雨學鈔諸書是書
所錄皆反身切己懇苦磨礪之言人生也自涯而
思也無涯胸中耿耿當若有所欲發者不得已則吐
嗟嘆謹憚而措之于言有因已有所得錄之以為記
省者有因已有所失錄之以為警惕也有因人之
足錄之以為規效也有因人之非錄之以為鑒戒
也有因古人而惟于吾心錄之以為規則也有因古

穆庵全集

卷部

人未惟于吾心錄之以為考證也而名曰求心者蓋
時芳之學以陸王為宗以為人心自明人心自靈所
謂良知者此天之所以賦予而不必假之外者也凡事
之能安其心者即合于理義其有不安心即不合于
理義也以此是衡之人我之得失惟此心能知之所謂
無假思索動心之不容已者也本之性之所覺用以
自淑其身且以淑人焉後有時芳自題云是非不容
多言聰明特達之士一撥便入深際鉅根人那便
道許一語一障僻徑在野既鮮明類又王生流離與相

商論者意有所開筆為此錄有餘思焉然不敢措詞
于報深不敢尋義于微渺百姓以為日用夫婦之
能解如是而已又云昔壬寅之冬先大父謙菴府君病
芳侍湯藥宵晝在側一日手題楊翁所鈔讀書錄
後芳曰此文清一生切己潛修功夫也讀其勉之求心
錄蓋結願于此足時芳修己之功深矣然薛文清
之讀書錄重在檢身義理而時芳偏重于發明
本心又与薛氏異趣焉

穆庵全集

卷部

性理粹言錄二卷 乾隆刻本

清宋足發撰。足發字愚若。晉江縣人。乾隆四年歲貢生。官開封府學訓導。提調大梁書院。立規約十餘事。訓諸生。自奉儉約。節儉周恤。貧士皆有書。史隨筆。律詩權輿。皆本刊行。嘗以宋五子性理之書。追配論孟學庸。如日月江河之經。行于天地萬類之所。皆以生民者也。新安施氏復取有明薛胡羅高四先生之粹言。以類相從。系諸後。其條目一舉近思錄規模。大而節目詳。不煩

性理粹言錄

卷

部

經營而成。是事一門。萬戶之體勢。可謂語之詳矣。足發以其書浩繁。窮鄉僻壤。不能悉購。且增林瑄圖。盈目皆寶。入者不知所取也。乃約為是編。夫天下之人。不出於兩學校。兩學校之內治。由于師儒。正學不明。師儒之勤者。亦祇以科舉時文課弟子。夫科舉時文。亦未嘗非正學之所統。而所嚮一差。苟富貴利達之是徇。幾忘其所有事。宋子有言。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義理之不足以悅其心。用慨然于設官之徒。費棄條思。

得一當職者。教之義理。足發惟以發明義理是務。居恒以此教于其鄉。殆亦朱子之意也。

性理粹言錄

卷

部

讀書紀疑四種四卷 光緒刻本

清張謇之撰。謇之字公和。號敬齋。陝州人。同治四年進士。讀書紀疑四種者。讀目文頌言。簡賈易作。讀冬策錄。讀開修記四書也。自艾頌言。袁保慶。著其考德課業之書也。其中自精四之語有數而不統者。謇之為之辨正也。簡賈易引劉應標。嘗其教以食素為入門。以放生為功行。以靜坐調息為功夫。大抵本參同契之氣派。而牽引大學中庸周易諸書。以附會而穿鑿之。其說膚淺庸陋。本不足辨。故著論以斥之。讀冬策錄。王守恭撰。多讀書有得及感事之言。謇之覽其間。有未愜意者。籤出商榷之語也。開修記。王檢心撰。檢心。早從新鄭王滄泉游。由姚江取徑。繼讀程朱之書。所學益平實。而於姚江餘習。尚有微瑕。本亦處晚年持守謹嚴。充養有道。蓋篤行君子也。謇之於檢心。為後輩。其官京朝。同寓呂祖閣。對宇而處。朝夕講學。於其敦龐處。故著是書以正之。蓋謇之之學。為守程朱。平實允正。而于袁保慶王守

穆庵全書

卷部

穆庵全書

卷部

恭之敦龐不醇。劉應標之陷溺于異學。王檢心之信姚江。皆未能悟其意。故取其書而附以商榷之語。以使之就氣于程朱也。故題曰讀書紀疑四種云。

困學錄四卷 光緒刊本

清張謇之撰。謇之字公和。號敬齋。陝州人。同治四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少從尚城薛子瑛為程朱之學。著有古文尚書辨惑、東明紀行、讀書記疑、問淵明述酒詩解、敬齋存稿。是編為其討論性理之作。自序謂余賦性頗蒙。讀書不能及人。而幼承父兄之訓。稍知聖賢為己之學。年十五讀朱子全書不能入也。旋得呻吟語讀之。始而喜其用心之情焉。繼而覺其論性之難焉。然後復

穆庵全書

卷部

讀程朱之書。始見其廣大精深。顯然有聖賢門徑之可乘。於是決棄科舉之業。一意為己之學。蓋學而困。困而復學。學者亦幾經離合之數矣。壯歲謁薛仁齋先生于尚城。而喜其專精熟讀之法。見吳竹如先生于京師。而服其陽儒陰釋之辨。日積月累。始若有因徑而通者。而民事煩擾。晨起偷閒讀書。祇得一時許。亦惟隨時提撕。隨處考究。隨事推行。以期長為學人焉。已矣。年逾六十。心虛善忘。乃敢手讀書。有得時日錄一

二條。積久漸多。遂成四卷。名曰困學錄。以備遺忘。資考驗。嗚呼。半生困苦。僥為莘莘。亦惟終身身於學焉已矣。可見其志學之真。踐履之實。隨處提撕。處考察。其所言者。皆由平常日用間得來者也。

穆庵全書

卷部

善俗書一表 雙節堂雜書

清汪輝祖撰。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江蘇蕭山人。精於吏治。其官寧遠也。不延幕賓。鉅細月綜。奉以親氏為務。著有學治臆說。學治贅說。佐治藥言。病榻夢痕錄。雙節堂庸訓。春陵表裏錄。九史同名畧諸書。已並著錄。是編為其官寧遠時所撰。寧遠之為縣。南北西三面皆有僑人聚處。故邑中間染雅山舊習。其為俗也。西北文勝而海。東南質勝而僊。客自來盡淳美者。輝祖於其俗之陋者。

樓閣全書

卷部

錄為四十三則。自解。解謂勸士志上進。士子宜講求文宗。課業宜勤。勸廣生計。勸多種植。以至田鼎錫設。竄自造。替醋之法。靡不備書。首有自序。謂治邑如治家。析之為家。合之為邑。人人能自治其家。而邑以大治。故其書於論紀大端。及家人細故。果有指陳。蓋國家之盛衰。系乎縣政。縣政之得失。系乎令長。民之官也。以未達熟習之人。而父母之官之于民也。以散處不齊之眾。而臨治之。寬則民散。而不受。嚴則民怨。而畔。故善為官者。道之以政。齊之。

以利。不如因其利而導之。昔文翁以文教治蜀。次公以寬和治潯川。仲卿以仁厚治北海。少卿以儉約治勃海。此皆因其地而利導之也。輝祖之治寧遠也。興學校。勸種植。至禁誡。明勸諸條。亦皆因其俗而善導之。彬彬乎古循吏也。其有伴。縣政之實施者。是鉅。豈可因其為勸之常談之書而少之哉。

樓閣全書

卷部

館課餘談四卷 家刻本

清余而捷撰而捷字南宮為州人雍正時諸生前後四舉優行累試不第遂潛心著述撰有與子宮輯書六卷四庫之書錄是編分談理談書談詩談文談教談學談古談偶八門皆直抒所見絕去支蔓初不為深奧之談而純粹朴茂隱然若不可及蓋館課教諸生之語其所發明皆胸中自得之趣而不徒勸懲先儒之緒論已也按而捷家世業儒即大業序其書云乾隆甲子刺為州聞南宮余君為興士士也間過

穆厓全書總目

卷部

所居藏書萬卷經史子集載軸殊然度陳脩竹數百竿何葉青青微風徐動若憂琅玕聆其言論皆儒先精語儼然忘塵世之喧而有自得之樂是年修葺郡志先生與有力焉夫先生非隱者也從高祖太僕公明季監左衛南軍間賊寇汴寧南望風遁公平以允弼嗣君貞孝公奔走流涕其事于朝得卹典刑例忠孝錄序之詳矣先生水忠孝之緒發憤讀聖賢書於儒先論說無不究其源流窮其精蘊蓋將以實學登為實用而性方正不苟合所至輒黜黜其為文

亦復迂拙不為人所賞蓋而捷以是不獲見同于當時而益致力於學時巡撫尹會一以理學倡率中州頗以自矜各郡縣而捷承其教益用興起云

穆厓全書總目

卷部

遜園語商一卷 家刻本

清賈開宗撰開宗字靜子自號野鹿居士河南商邱人少落拓不羈慕司馬相如之為人學鼓琴擊劍七應鄉舉不第乃馳騁二氏及詩古文辭與侯方域徐作霖吳伯胤劉伯愚稱雪苑六子徐劉二吳以節死復與侯方域徐作霖徐世琛徐鄰唐宗榮稱雪苑後七子晚年乃自悔其學之非是卒歸于儒足書乃記其為學之經過其大意謂童蒙時即隨先大人講學大人為江右徐匡嶽先生門人匡嶽梁宋治

遜園語商

卷部

其使者以止修為宗隨講千人大人與余鄉王萬河李康為之冠授余朱子陸子全集及王心齋王龍溪羅近溪語錄令熟誦之稍長讀李贄焚書諸刻感于非說遂棄去馳騁二氏及詩與古文詞者二十年向子自江南旋里始悟李贄之非復棄去尋童蒙之業與里中李腹公張範客徐通黃及蘇門孫鍾元常山符毅齋兩先生研性命之學又幾二十年今行年七十矣老病相尋歲月無多構築水次遜園偶有所窺記之以志一斑易曰蒙以養正聖功

也夫如蒙而始終遵大人之教何至馳騁萬里乎錄以志過也今六子之書如侯方域宗榮四庫均已著錄而開宗之名不顯茲特錄之以不沒其所學焉

遜園語商

卷部

續橫簾子二卷 光緒刊本

清馬時芳撰。孫道恕注。時芳字誠之。號平泉。又號見吾道人。馬州人。著有橫簾子十九卷。是書乃道光甲午在翠卧牀前塌後所著也。大要辨其非中之是。與夫是中之非。而一以時字為權衡。如論郭巨埋兒。鄧攸繫子之事。斯可謂滅絕性根者矣。推其故在好名。皆名教之罪人。必不容手免葬之世。頗為持平之論。後有孫道恕序云。平泉先生橫簾子一書。乃辨理中之欲。欲中之理。闡明率性之道。而言

續橫簾子 卷 部

二

之體美。無不備。不揣固陋。已取橫簾子前冊摘要錄出。而借注之。謂即此已足揭先生之苦心。探斯道之傳。而善其身之用矣。今已更復復閱橫簾子續集。其言意益深。其用心愈苦。竊嘆先生憂世之心之無已也。然區區終恐務于博而罕無所得。輒復擇其尤要者錄出。十之七八。循前例贅以註語。其他或說非特出。或意詞重複者。仍畧從刪節。然按王楚林平泉遺書序。稱孫君之忠有前本橫簾子。不言有續本。與此係二書歟。而此書亦光緒甲午

祥符王謂春刻。與王序合。何也。孫道恕字子忠。號隱齋。寧縣人。光緒元年舉人。著有周易集解五卷。四書合解十二卷。稿藏于家。其血亦私淑馬氏之學者也。

續橫簾子 卷 部

二

強齋日錄十六卷 石印本

清李棠階撰。棠階字文園，號強齋，河南縣人。道光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官至禮部尚書、軍機大臣。棠階之學以治心克己為至要，兼取陸王居敬窮理一守程朱之法。志行敦篤，清介刻苦，自勵力求實踐。至立朝抗疏直言，如養正德、培人才、振綱紀、明賞罰、專責成、固邦本、絕和議、斥奸邪、忠肝義膽，絕無顧忌。要皆本諸躬行心得之餘，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至其平居，每日立日記以檢查心

穆慶全書

卷部

朱日錄凡二十八冊。前四冊已闕。起道光十有四年二月。迄同治四年十月。與居酬酢、讀書治事，靡不詳載。一事之得失，一念之愆，纖悉畢載，而楷字細書，一筆不苟。尤人之所難能。至律已之嚴，持躬之約，獎善之殷，接物之誠，直以憂勤惕厲之所，夕靡間者，行其好學不倦、篤信謹守之素，不愧莊敬日強之君子。首有李時燾序云：「民國乙卯，得李文清公手書日記十數冊於其文孫繩甫。自道光甲午迄同治乙丑，雖間有缺畧，然翼翼之懷，三十年如一日。」

謀亟為印行，公得力新建致良知之學，於紫陽亦

無抵牾。省察之密，克治之嚴，尤足極龍溪海門

輩末流之弊。正襟莊誦，穆然如在。監右史、林存

法戒，暮鼓晨鐘，發人深省也。

穆慶全書

卷部

二

論語經正錄二十卷 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清王學晉及其子用詒同撰。學晉深澤人。嘗謂國家以經義取士。首試四書文。蓋使天下士由朱子之學上窺鄒魯。沿習既久。遂未忘本。以聖賢明道教人之書。給取功名。而罔聞乎行正學不明。士風日下。故纂集一編。以救時弊。晚年病作。未及詳加搜討。具子用詒繼成之。是書體例仿禮記集說。開明義理。以朱子之說為主。自朱子以下宋元明至清代先儒採錄者亦百餘家。其間有與

穆庵全書

卷部

一

朱子之說異者則加附按以明之。謂朱子序論孟精義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改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是朱子教人先讀注疏而後及于精義。非薄訓詁名物制度不言也。且朱子著書務明義理。使學者躬行心得。補注疏之不及。急于此則緩于彼。理勢無耳。金仁山論孟集注改證。許白雲讀四書叢說。訓詁名物度。攷證較詳。趙鐵峰從義纂要。陳心叔類聚。專攷名物制度。并集集注。至

近世漢學家攷之益加詳矣。今錄其說之精核者。使學者于義理攷證。本末兼資。庶不失朱子教人之旨。凡獨標一義。該括經旨。以為新奇。如^{舉人}科舉。借化書。附會經旨。以為有據。如今漢學家之說。者皆所不取。可以見學晉是書之宗旨。是其於論語雖無討論發明之功。而收采富博。要不失為參攷之要籍焉。

穆庵全書

卷部

二

論語輯說八卷 傳鈔本

清馬安常撰。安常字致玉號樸園。河南寧縣人。道光時歲貢生。為馬時芳高第弟子。著有猛省錄二卷。先哲庸言一卷。先儒要言一卷。安常治學以時芳為宗。大約遠遵陸王。偏重誠意慎獨。而以心學為歸。嘗云。學有根本。有枝葉。從根本上學。則直截簡易。從枝葉上學。則迂曲難雜。學貴知要。要者根本之謂也。根本得而枝葉在其口矣。又云。平近切實。易知易能。即為學之根本也。是書所錄。乃

禮記全書

卷部

取虞維善。孫夏奉。馬時芳三家之說。錄其切實近衷者。原為一編。雖其于論語無所發明。然為守師說。闡明其旨。要不失為樸實之士。首有安常自序云。通來論語講義。無慮數千百家。而語必適宗。義必著實。真能得聖賢立言之旨。而有裨乎人心世道者。莫如虞江村先生說約。孫夏奉先生近旨。我師馬平泉先生義疏。至宣夏取三先生之書。會為一編。張惕庵先生翼注論文。又識議通達。間有采取其他諸家之說入者。甚少。恐滋理障。徒亂人意。

耳。願曰。論語輯說。取其便於觀者。用資鞭策。止以教代弟子云爾。觀乎此。可以知其輯錄是書之意矣。

禮記全書

卷部

中庸說一卷傳鈔本

清寧茂仁撰茂仁字炳南河南家縣人縣諸生著有書經說大誥篇詩經說文王篇其說中庸也以孝字為宗旨其大意謂中庸宗旨只是一孝字緊在克有其終此孔孟待聞之旨程朱未窺之奧位育為神聖之極功無非孝字箇中事而入德之即道之必先君臣為君上仁乃堪為臣為臣止敬乃堪為不愛民即所以愛君愛君即所以愛親孔門所

穆庵全書

卷部

以以仁為己任也廣帝讓后讓畔成邑成都習其業友器不若家然後四岳言之為之予克顯親揚名成為大孝是農工商賈之微與宗族鄉黨之親睦皆孝中當為之義不可不足踏實地逐步漸進者此孝之所以為達道之終于朋友也今按茂仁以孝字發明中庸頗與原書宗旨不相契合而又謂凡今始知聖人之孝之大朱子未能提醒此實小言破道不足為訓至謂潛玩中庸疑難叢生困心累日不能自釋隱凡而外夢寐者授仁以書指示索焉喫緊在一孝

字迨反覆百遍默會全神始解其義為中庸讀法

八篇直解七段是茂仁之欲推綱成說別創新解而不能有以自信也乃託諸夢授以自神其說故又云其果是耶其果非耶仁失不能自決蓋不當以夢中人為夢中書而已然在仁目知為天啟為神助斯尤為荒謬絕倫者矣

穆庵全書

卷部

古本大學集解一卷 傳鈔本

清李棠階撰。棠階字文園，號強齋，河南人。道光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官至禮部尚書。軍機大臣，謚文清。棠階治學得力，新定敦復知說，以治心克己為重要。于紫陽亦無厭情。敦復敦復窮理二字程朱之法，嘗舉曰沙集儒門法語等書引據後學以期致力於道。厥存理之方，而自拔于庸眾，自有強齋日錄。李之清公遺書志亦編諸書已并錄錄其於大學者不用朱子補傳本而用古本。

穆庵全集

卷

部

蓋猶本之于陽明，其論大學以明德為宗，明德以格致為宗，致知之功尤在格物。身心意家國天下皆物也。誠正修齊治平皆格也。格物之有本者為明德，格物之有本者為親民，格物之末不離于本者為明明德于天下，明明德于身，意于知者，真身也。明明德于家，于國，于天下者，大身也。天地萬物皆我一體，物為萬物皆備于我之物，身即為天地萬物一體之身。故曰修身為本，即格物致知之意，而知所先後之功，知止者，知此而已，能得者得此而已，其釋明德曰在

格物，身心意家國天下皆物，誠正修齊治平皆格，格物之本為明德親民，而其至為明明德于天下，其說甚為真，又與王學末派有別也。

穆庵全集

卷

部

孟子拾遺一卷 家刊本

清胡清瑞撰。清瑞字輯五，襄城人。其學始以陸王為宗。詆訾程朱，晚乃喜研漢學，而諱朱注。四子之書為誣化敗道，皆有周易、楚毛詩說、論語贊說、存經上學合讀、大學原文集解、中庸原文集解、諸書大義皆斤程朱之名尊孔子而實背孔子。取鄭注及本書以相發明，謂以經詰經，或真誤，不千里耳。又以為孟子之為書，於漢唐時為傳，不為經。蓋儒者徒託空談，與詩書易禮春秋皆為王者實事，不

穆庵全書

卷部

同，不得並重也。至宋而為經，則並重。至朱子而為四書，則又加重。其並重也，道學之漸也。其加重也，講章時文之漸也。空言爭勝，愈趨愈下，不知伊尹胡底。又云：「爾雅及易書詩序傳皆注也，其餘則經書互相發明。啟注者，惟應注其發明之實，以免人翻閱之勞。教人遺忘之大而已。」孟子書凡顯明，尤當就其注之，在僅就前注之替者理之，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莫以救朱注之謬也。按孟子之為書，漢唐之世不顯，至有宋若司馬君實諸大儒，猶不甚重其書。至朱子取以配論語

中庸大學為四子書，而後孟子之書始尊。是則尊孟子者，朱子也。發明孟子義理之最精細者，朱子也。烏可以空言作之乎？亦見漢學家之流弊，欲以空言與程朱爭一日之長也。

穆庵全書

卷部

論語新目二卷 傳鈔本

清裴希純撰。希純字敬齋，河南偃師人。乾隆二十七年思貢生。祖清慎，從耿介遊，以理學名。希純能文章，詩尤縱橫跌宕，諒俠野語，無不收羅。為學使蔡新、孫灝所激賞。著有易義十卷，別一洞詩話一卷。周易漢提二禮會元若干卷，皆未刊行。足編於論語發明性道之處，反覆探討，縝密以秉大旨，在以論語言仁言直言志，恕言敬之語，施之于員，務求實踐，嘗謂論語一書，包羅萬端，求端用力之方，處已治人之要，體用兼該，內外咸備。古人讀書得諸斷片紙隻字，便成大儒，如周子之主靜，程子之主敬，呂伯恭之躬自厚，王柏之居處恭，謝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見一章之義，皆由文章以會性道。他如趙中令之半部論語治天下，未免言涉浮誇耳。學者讀斯文，又當知斯義，斯言痛快哉！真記不學，者以切要語，非數陳腐言者所能比也。希純著述甚富，有古詩六十卷，志一卷，河南物產五卷，原講一卷，皆不可見。而詩文有行，既集月海

力之方，處已治人之要，體用兼該，內外咸備。古人讀書得諸斷片紙隻字，便成大儒，如周子之主靜，程子之主敬，呂伯恭之躬自厚，王柏之居處恭，謝上蔡講一部論語，證以師見一章之義，皆由文章以會性道。他如趙中令之半部論語治天下，未免言涉浮誇耳。學者讀斯文，又當知斯義，斯言痛快哉！真記不學，者以切要語，非數陳腐言者所能比也。希純著述甚富，有古詩六十卷，志一卷，河南物產五卷，原講一卷，皆不可見。而詩文有行，既集月海

吟，為遊集尤為人所稱誦。李淑沅序其書，所謂員卓犖不羣之材，風骨峻上，文章矜拔，而作為詩歌，廣揚文明之盛者也。

大學疏畧一卷 康熙刻本

清張沐撰。沐，字仲誠，號起庵，上蔡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內黃縣知縣。以大學古本通屬經為一篇，刊載禮記，統以孔子之文。自程子摘為一書。朱子親玩有得，若為曾子所述。又分經傳章句。沐之學宗主陸王。於大學則尊古本。於朱子格致補傳頗多疑感。其意謂朱子於學庸疑義，率主程子居敬之說，其與胡廣仲諸人書及語錄所載，及或問一編，皆言窮理之前，尚有存養一層功夫。謂向來格致之論，

穆四庫全書

卷部

猶為未安。卒用以小學補大學之缺。今學者無便從窮理做起。意亦若見大學序中其子為學次第，可謂得矣。但十五以後，即不須存養，無是理也。又按朱子章句，成於淳熙十六年。歷紹熙五年。慶元六年而朱子卒。其間十有一年。臨卒尚改大學誠意章是終未決也。沐以格致何獨無傳。安知非正有可詳。蓋朱子以窮理為致知，不以存養為致知。故終見有缺文。沐之意以為此心虛靈之體，止定則明，靜之益明，安之益明。再加思慮以窮理，即無有一毫之不明矣。

故必合定靜安慮以存養此知，而明德之體於此見。即明也。明德之功，亦於此可見矣。所謂致知即此也。若夫格物則力行也。格者至也。以我所致極明之致到了物上，所謂格也。達夫物格矣，則知乃至，而知行惟一矣。內外無間，即為意識。故所謂誠其意一章，并釋之矣。此以知古本或有錯簡而定無闕文，故重為之疏畧云。

穆四庫全書

卷部

孝經大學合讀一卷 家刊本

清胡清瑞撰清瑞字輯五襄城人以進士官河間知府其學早年由陸王入晚歲頗嗜漢學家言而力排程朱嘗以四子書皆受宋人所授而大與子受授為尤酷程朱之為孔子者其名也背孔子者其情也必注大學者藉以遂其私也不注孝經者無所措其手也尊者經則已之誕辭無所用攻孝經則人之大本無所迷若買之不問則恐人議己之漏蓋恐人仍信孔子之真以改己之偽斟酌而為孝經刊誤非

穆廬全書

卷部

注似注不教而教巧莫巧于此矣其所以然者不借孔子之名則程朱之名不尊不尊程朱之道則程朱之道不著故耳序言有亂說出新奇固不若復原文古注之為愈矣然鄭氏改謙為愼命為慢已為移改者作僞其注亦不盡與經傳合非醉于醇者也然編蓋取原文合讀加之論斷是清瑞之意大以經註經教後世注家之言為可信此所謂漢人說經之法也然漢人所尊者鄭氏也漢人解經必先通乎訓詁者也清瑞既欲程朱託孔子之名以亂經是不

尊信程朱矣是欲借漢學以壓倒程朱矣然而既信漢學又不遵守漢人說經之法又詆鄭注改謙為愼為慢已非醉于醇而就白文為論斷豈漢人說經之法固如是乎蓋見其不知自量者矣

穆廬全書

卷部

大學經傳要錄 家刻本

清賈之序撰之序字漢公洛陽人康熙三十年進士官陝西會寧縣知縣與李中孚往復講學致仕後建澤陽書齋以教洛人著有恭錄中孚論條議幼學格言要錄諸書嘗以為學者讀聖賢書非徒以資進身也必有全體大用之學以為善身補治之具然求其外極規模之大而內盡節目之詳者莫如大學一書人君小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養乃二帝三王以未傳心經世之道法也但其理已具其言猶畧求其與

穆庵全書

卷部

此書互相發明者三代以前有經義於大學明新之旨若合符契三代以後有宋儒於明新條目之詳發其蘊奧而性理與大學衍義補諸書又本經據傳條分而縷析者也但自宋以來諸儒注釋大學之書浩如煙海學者震于博而鮮能究其要之序乃節其明切者錄之以為學者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庶幾用兼該內外咸備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不至以章句之學貽誤終身也是書東宋程朱陸王諸家之說無門之私見其所錄者又皆處已治人之要務期

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頗與李中孚講學之旨相合蓋之序官陝時常與中孚相往復不無受其影響之處也

穆庵全書

卷部

問修記四卷 元緒刊本

清王檢心撰。檢心字子涵，本名正人，字允卓，號惺齋。內鄉縣人。嘉慶十年舉人，官銅山縣知縣，以勤匪有功，擢直隸候補道。檢心之學，由陸王入手，而後致力於程朱，雖未能脫盡王門習氣，而刻苦自勵，頗符嚴辟近裏反己自修，自序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必取況于人而不知反己自修，為己則不求人知，而惟知自修于己，中庸所謂闇然者，為己之學也，所謂的者，為人之學也，不為人而必為己，乃能闇然，乃為實修。余年十五，從于峰王先生學，始聞同程張朱為學之要，惜其時方習舉業，務詞章，未知切己有素，已未階弟子，潔留寓都門，與陳敬亭朝夕切磋講究，為己之學，聞之潛修，一意闇然，偶有所得，即使刻記，以備遺忘，自是迄今二十餘年，不敢自怠，不敢稍間，隨時記錄，摘輯成帙，分為四卷，名曰問修記，付諸剞劂，非敢問世，聊存此一片心血，自證自驗云爾。今觀是書，明白曉暢，通達直截，無

枯寒不吐之病，無奇異詭譎之談，一字一句，無不以力行中體驗得來，有以見其平日用力之深，內行之詳也。

修齊要語六卷 元緒刊本

清王嗣邵撰、嗣邵字伯之、長邑縣人、諸生、著有

周易補注、尚書簡餘錄、毛詩析疑、日耕堂筆

記、乾嘉以還、北方經學家為後勁、其治學自經

解入手、而不達宋儒、當日據理臆斷、今人所以病

宋儒也、愚謂經說終當以理為衡、不然、同是古

說、彼此異義、將何所據以定從違、即日後儒所

執之理、未必盡聖賢之理、然前人求之而或誤者、

後人駁之而真是、非出矣、後人駁之又誤者、後人

卷一

部

人駁之而真是、出矣、若但講根據、不究是非、此門戶

之見、非求是之道也、故其學以漢儒為宗、而不

廢言、宋、元、雖為志、權與學、尤重躬行、生平居句

如矩、於宋、五子之道、書、深所服膺、其於國朝諸

經說、調其得失、而著于日耕堂筆記中矣、是編

所錄、皆古人懿行嘉言、以為人範者、條鈔什繁、

不至瑣屑、靡不足資斧鏡、謂宋儒之言、固未

盡古所有、然古方書之所不載、豈無可以療疾

者、未方苟可以療疾、吾不知其有微于古否也、斯

言誠屑錄論、至具體驗、儒先要語、輯為是書、將

以資修己、植階、模軌、導學、人、裨補世教、人非漢學

家、之專、以排斥宋儒、為能者、所可同日而語也、故若

而錄之、以張其學焉、

卷二

部

惺齋答問二卷 光緒刻本

清王檢心撰。檢心字子通，又字孔卓，號惺齋，內鄉縣人。嘉慶十年舉人，官銅山縣知縣。著有易經說約、孝經本義、歷代帝王紀年考、真州校荒錄、聖學淵源錄、傳心要語、問修記諸書。檢心論學雖程朱而不廢言心學，嘗擇需先格言傳心之語，重鐫為印。曰心學，小印又謂古之學為己，重鐫則修又謂聖賢之學在不失其本心，要在隨處提撕省察，驗諸身心，是編亦講學之語，大意謂幼

惺齋全書

部

不知學，長得朋友規戒勸勉之益，始知專力于學。迄今二十餘年，友朋星散，知交零落，或死或亡，或仕或隱，或相隔數千里，不通音問，每一回憶，耿耿于懷，不能置去。暇時取昔年與友朋問答及與門弟子問答，彙為二卷，皆其平日討論學術之語也。如云為學而不本之心，皆仿學誤之也。人苟能本此心此理之同，而加之以存養省察之功，人人可為聖人，不過此心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微，操存之道，乃在閑修，閒戶潛思，一意闡然，偶有所

得，隨時體驗，不敢自怠，不敢稍閒，以吾人之心，印合先聖先賢之心，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雖千古不能易也。

惺齋全書

部

近思錄十卷 道光刊本

清杜清誠撰。清誠字樞亭，臨州人。少應童子試。至場門，見士子號噪喧譁，恥之，歸不復試。父高其志，令究心伊洛之學。從張里庵張炎若而先生游，遂潛心考道，體驗性功。於書無所不覽，既而由博返約，專以天人合一為功。蓋中州自二程傳學，伊洛淵源授受，代有傳人，然皆宗程朱一脈，自尤西川私淑陽明，治學為之一小變。自孫夏菴講學蘇門，調和朱陸，而治學又為之一變。

穆庵全書 卷一 部

朱子輯王子之言，以為近思錄，頗足以啟發幼學。然自紫陽以下，元明諸子之粹言，尚無人為之輯錄。張伯行雖有近思錄，錄廣錄之輯，而又囿于門戶之見，于陸王片為異端，培誠之與淵源，復舉私淑上蔡，躬行篤實，頗能融會朱陸，無黨同伐異之習。故於陸王之語，多所未獲。大意謂輯錄足編，豈敢汲汲以著述為事。不過因以印證我心，省存充克，不致放失，期于聖賢品詣道統，頗有所聞，以全乎人道，合乎天理焉耳。是其苦

書之意，在乎明理，而非以立異程朱。且於羅胡兩先生之言，亦多有所排正。採擇精萃，有以後學。邵松曾學河南，為序而行之，謂足編有補張氏近思錄錄之未備，可與之相輔而行，亦足令學者博學詳說，以求反約之道。斯語能得清誠著書之意云。

穆庵全書 卷二 部

史觀六十四卷 家刻本

清李名揚撰。名揚字景修。號秋坪。廬江縣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安徽蒙城縣知縣。歸主龍山書院。著有詩經正字禮記正字服制集解。爾雅音釋。秋坪雜俎諸書。其學以紫陽為宗。不尚空言。而務期于躬行踐履。是書摘取史冊之嘉言行事。可以觀感而為後生小子之法者。彙為一編。大意謂前輩格言。古人議論多而記敘少。為後生說法。必一一徵實。庶有所觀感而興焉。則

穆嚴全書

卷

部

一

備天下之大觀者。莫如二十二史。予少苦未學中。年以後。雖喜涉獵。往往隨筆浪記。而究無裨于身心。自顧碌碌。又無可以問世者。因于消遣之中。覓一補過之計。丁未携仲子館于山左。早夜讀史。諸有關於家範者。日錄一二條。間附臆說。口授之兒子。歷七寒暑。自史漢迄明史。共得六十有四卷。於是進兒輩而告之曰。此古今一大傳奇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一展卷。如見其形。如聞其聲。諒然然。實有其人。與其事。

非妄傳也。兒童習之。可以順親。可以信友。一旦成士。上無負聖天子之作養。下不愧為讀書人。端基于此。又豈僅循循矩步。鄉里稱善人而已哉。是名揚作是書之意。至少勸人為善。託之空言。不如驗之故事之為有益。此編雖淺近。亦蒙童養正之資也。

穆嚴全書

卷

部

二

治家堂家訓一卷 光緒刻本

清王德因撰。德因字子堅，辰邑縣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再遷郎中。江南道監察御史，署禮吏二科給事中。官至江西按察使。德因生平不居理學之名，而居家居官，一言一動必合中庸，每謂為學不在多言，以身體力行為要。昔者顏之推生齊隋之際，處亂離之世，惟恐後嗣子孫染于非類，乃作家訓二十篇，辨止世俗之失，深明世故，人情之利害，以垂久遠。蓋君子

穆庵全集

卷部

不能自為于國家，惟有整齊門提，擗子孫以潔身免禍。若夫遭際清明，而子弟尤勿為浮俗所染，德因於編，不務為高深之論，而於治己持家待人處事，反覆諄諄，以為憂深而閑宗則曰：讀書之道，所以講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尤足於人深者，雖不能如顏書之淵博，而有條不紊，無辭不達，不失為有用之書。首有曹登庸倉景愉二序，倉氏亦甚推重是書，謂雖誦一過，深服子堅所以訓其諸子者，皆希聖求索之言，不能盡道學

餘味而實可為行己處世之圭臬。蓋家訓之書，多失之腐腐，而德因能不囿于理學之偏見，處處以力行相勉，此其所以長也。

穆庵全集

卷部

王通法言三卷上國書

尹昌衡撰昌衡字山園四川晉寧人著有山心

篇山園日記經術評時聖學淵源詮證上國文

鈔上國詩集已並著錄是編為昌衡論政之

書分三十六章上論第一七中第二覺部第三

覺中第四非兵第五道合第六性足第七公兵第

八區治第九同教第十同文第十一公財第十二

黨風第十三通達第十四正藝第十五正學第十

六三約第十七標義第十八公功第十九法虛第

樓閣全書

卷部

二十德才第二十一誠愛第二十二節生第二十三盡

地第二十四浮天第二十五時計第二十六止深第二

十七時故第二十八樂象第二十九今成第三十漸

成第三十一信外第三十二成神第三十三惟教第

三十四無極第三十五結言第三十六尹昌衡於

清政多陳之際每思建立事功而卒不見用於時

而著是書以明志登端之上謹以明旨體之以必

一以斷其疑覽部以導其覺中以警其非其以點

惡同文以合意公則以均用蓋以杜僭通達以

防離止氣以絕攻王學以治心三則以懲偏標義以

定志分功以序事治虛以立政德中以兼成誠愛

以通為節其以圖人盡地以故創浮天以宏實時計

以給善上治以過亂時故以時變樂象以示階於

成以圖達漸成以期後防外以深慮成神以發微

惟教以正本無極以永存而文辭亦奇瑰可觀焉

樓閣全書

卷部

二十德才第二十一誠愛第二十二節生第二十三盡

地第二十四浮天第二十五時計第二十六止深第二

十七時故第二十八樂象第二十九今成第三十漸

成第三十一信外第三十二成神第三十三惟教第

三十四無極第三十五結言第三十六尹昌衡於

清政多陳之際每思建立事功而卒不見用於時

而著是書以明志登端之上謹以明旨體之以必

一以斷其疑覽部以導其覺中以警其非其以點

惡同文以合意公則以均用蓋以杜僭通達以

官餘錄二卷 乾隆刊本

清劉靖撰。靖字原圃，新鄭人。康熙副貢生。官至雲南順寧州知府。著有片刻餘閒集二卷。已著錄。當靖官景州時，多惠政。嘗署聯句于門，其言奉奉於景之父老子弟，欲其勉于讀書力田。而又洞悉人情，盡極物理，如古良吏之所為。又殷殷不遺于學，是皆其政錄所記。山川景物，俗人情，縣政因革，比去景數年，景之人思之，或見于詩歌，曰雲雨至今思野老，風流自昔見先民。亦

穆庵集

卷一

有以見其政矣。書首有宗例序一首，謂古之君子仕與一者也。後之君子仕與政者也。一故仕而學，未嘗廢者也。政而二之，即專于仕而為優焉，為足矣。進他及乎哉。吾聞古之學者，循習于事物，物物之間，既知其名，又知其義，由是引而申之，以及萬事萬物，踐之為實行，而發之為文辭，與學無不在。仕則舉而措之云爾。既仕矣，凡人事之變遷，萬類之情偽，要能窮其得失，而行以學之所得，故內不欺其心，而外無不可以示諸人者，道

豈有二耶。使君歷仕以來，所為本身以驗諸事，出其餘技，發為文章，以著之，以為古之君子於此信之矣。於靖之學之政，甚推重焉。

穆庵集

卷二

陳學考七卷 光緒刻本

清曹君枬撰。枬字次樞，隴西縣人。諸生，其學以程朱為宗，躬行焉。實撰有古文孝經集解、養正詩錄、就正錄諸書。是編所錄，自明以來迄于清季，陳人之治理學者，其體例與洛學編、小學編相似，亦鄉邦文獻之徵也。首有枬自序，謂予陳為先聖伏羲建極之墟，先師孔子過化之地，仰先王理寒石先生曰：陳州掌大地，而孔門之賢有曰子張曰至馬期曰公良子止曰陳子禽，懿

穆慶全書

卷

部

一

歟！盛哉！愚讀漢書儒林傳，又得四人焉。曰薛氏漢曰戴氏憑，曰蔡氏元，曰顧氏容，嗣是而後迄于宋元，遙遙千載，寥寥無人。夫宋以前無論矣，自兩程夫子倡明道學，當時從者若尹謝楊游諸君子，或遠或近，所在多有。陳家通伊洛，豈容無人想湮沒不彰耳。吾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於是加意蒐輯，自前明迄國朝以來，共得若干人，上合孔門四子，漢室諸儒，統而編之，題曰陳學攷，置之案頭，以資策勵，並願合鄉士人共勉之。詩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如是編所載諸賢，其人雖往，其澤猶存。里居匪遠，私淑倍切，閱者可以奮然興矣。是其所以著足書之宗旨矣。

穆慶全書

卷

部

二

陸文安公要書不分卷 同治刻本

清王鈺撰。字寶常。號淡泉。新鄭縣人。道光五年舉人。任項城訓導。講學以象山為宗。謂象山之學。一孟子之學也。孟子無可議。則象山亦無可議。乃人或從而議之者。其始在于鵝湖之會。其繼在于太極之辨。惟時人見其與紫陽有異。而遂有相為牴牾者。然鵝湖之會以後。朱子即答其書云。某未聞道學之說。茲幸獲奉餘論。所恨勿勿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誓切之詩。佩服不敢忘也。

穆廬全書

卷

部

太極之辨以後。朱子即復其書云。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且朱子又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著實功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又曰。陸子靜見得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又曰。邇來日用工夫。頗覺省力。無復向來大難之病。但恨未得從容而論。未知尚復有異同否。由此觀之。則紫陽與青田。亦非各主門戶而判然兩途也。蓋象山之學。貴實而不貴虛。務簡而不務煩。其大旨在乎大者之一言。而論者猶疑其除是言

而別無說也。夫道一而已矣。使大者之外。猶別有其說。則道已二矣。而所謂一以貫之者。亦妄也。是書即其全集中。摘其論學要語。足與孟子之書相發明者。彙為一編。殊為象山之功。且云。

穆廬全書

卷

部

周易圖書補義八卷 光緒刊本

清李源撰。源字春潭，燕山人。光緒胡澹曉著。周易圖書，惟本宋儒邵周之說，於陰陽遞嬗奇耦相生之理，剛柔變化之道，莫不觀其會通，惟其書卷帙浩繁，編次無序。其子胡李堂釐為約注約旨別錄三種。源子易學考之甚深，而用力尤勤者，則在周易圖書一書。謂其書析理精矣，而於數猶有未備，是編專以象數闡河洛之精。

周易圖書補義 卷一 部

謂河圖之數，以一為太極，其三、五、七、九，即一之生；二、四、六、八也。其四、六、八、十，即一之生；三、五、七、九也。洛書之數，以三為太極，其三、九、七、一，即三數之順行；二、四、六、八也。其六、八、四、二，即三數之逆行；一、三、五、七也。雖猶是邵子加倍倍法，蓋其經皆載理之書，惟易則寓理于象數之中，不明于象，無以見天下之順而擬諸形容，不明于數，無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漢人治易，莫不由象數以求易理，自

王輔嗣舍象理而言理，其親切處未嘗不簡明，特未能觀其會通耳。源之言象數，雖由宋學入手，而微妙處往往能與馬鄭荀虞之說相合，洵足補胡說之未備，而為之發明云。

周易圖書補義 卷二 部

讀易錄十八卷 同治刊本

清陳克緒撰。克緒字易菴。文安人。是書主于說理。謂孔子易傳。申明文王周公之義。文王象辭。發明卦爻之義。然卦體存乎陰陽。陰陽存乎河圖洛書。讀者究明河圖洛書。則識陰陽之情性。識陰陽之性情。則識八爻之才德。識八卦之才德。則六十四卦之象辭。三百八十四爻之象辭。及孔子傳辭。無不同然一貫矣。河圖洛書之精蘊。則在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太極。太極是陰陽之本。識得太極。始可與言陰陽。而儀之始。理氣併于無朕。無朕之朕。不容終闕。而其朕勃發矣。以一發而兩。以四而陰陽分矣。學易要旨。不外觀象玩辭。觀象玩占。觀象乃易中緊要關目。切不可忽。觀象不的。易中義理不能明透也。卦爻皆吉。人世亦皆有吉。而無凶。凶乃生于剛柔之失德。天下本皆平坦之境。而愚昧失正。自入險危。大象乃孔子目取。与文王

周公之義。皆無涉。乃示人以體易之學也。故六十四卦大象。皆孔子目也言之。讀象象辭。從人事上看出天理。蓋得之矣。是克緒將排除漢儒象數之說。循乎太極陰陽之理。而直求乎性命之道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續易初稿八卷 曰天聖刊本

清丁敏忠撰。敏忠字德臣，湖南長沙人。是書本于宋邵周程朱之說，而為之推衍。大抵以人事為主，而不求卦象占驗。蓋謂易者卜筮之書，實窮理盡性至命之書也。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辯天下之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事不越民生日用之而經緯萬端貫通三極。天地鬼神無以易之，此無他，天下之動貞夫一事，有得失必

續四庫全書

卷

部

見于吉凶，道有君子小人，必形為禍福。始于一心之微，終于國家天下之大。如響響應，若影附表，而表也。良心疑貳，見迹忘遠，顯晦微計利害，則道是非，語逆避則外道義求，所為動往察矣。復信思順之學，蓋亦微矣。故叙志于易，歷引有宋以來諸儒之說，證之于本經，驗之于人事，而切于義德寡過之旨，不為迂腐之言。是于程朱之學有得于心者，故言之能親切也。惟其

于卦爻互體之法，未能深究，而編中又每喜言卦象，多涉絀繆，實為是書之累云。

續四庫全書

卷

部

周易輯義初編四卷 道光刊本

清盧兆熊撰。兆熊字桐坡，湖南湘潭人。是書大意謂易之為書也，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欲得訓詁精醇，允宜奉程傳及朱義為正宗，而先儒緒論所傳足與程朱相發明者，亦未始不為傳學詳說所取資。惟是觀象、繫辭、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尚非引伸觸類，如全經中爻動不居，莫不各有脈絡條理，相為貫通之故，即象以匯彖，

穆庵全書

卷部

議而折其衷，此固知言窮理之大端矣。若乃聲音之道，感人最深，故六經皆有韻之文，而三百篇、周易尤最為活文，最為精密。雖五方風土各殊，通轉又隨時代變易，然天籟所發達之古今，天下同然，故其書於釋義外，兼釋其音，惟兆熊於音韻通轉之理，古今韻部，分合之故，發嚴收嚴之勢，皆茫乎不知其道，而妄為注音，如注龍音林，用音閏，取其通叶，而不知龍

用同居東部也。又音龍為能，与之通叶，而不知龍在東部，能在蒸部，不能相通也。又若讀然為巧，讀業為立，讀伐為加，即反讀問為云，利切，讀斯為云，府切，皆無所本，擅漫誤殺，莫此為甚。真所謂荒謬絕倫者矣。

穆庵全書

卷部

師曰山房講易不分卷 道光刊本

清張學尹撰學尹字子尹湘陰人主講宛南書院是編為其講易之講義人皆一遵周易折中周易述義二書而為之發揮圖書則宗邵子於河圖則列天一地二章洛書則列天生地物類代義八卦橫圖則列易有太極節先天八卦圖圖及六十四卦橫圖圖圖方圖則列天地定位章後天八卦圖則列帝出乎震章象大則本于漢儒體裁

穆庵全書

卷

部

則用制義之法提舉以明其要節目以疏其義曲折以極其奧跌宕以暢其神發揮以博其趣首自學尹目序謂自宋變受書即寢食于易以至于今其始近覽于百家之言者十有餘年茫乎莫知其畔岸也既得讀聖祖仁皇帝之書又得讀高宗純皇帝之書沉潛玩索稍得窺其藩籬由是單精研思條而析之統而綜之者乃恍然言自所見今觀書中所論諸條多空衍文義

而于易義實無所闡發是仍為高頭講章者流為講求制義者而發非研易之書也

穆庵全書

卷

部

周易鄭二十四卷 咸豐刻本

清陳世鏞撰世鏞說二人是書卷一之卷
十二釋二十四卦卷十七十八釋繫辭傳
卷十九釋說卦卷二十釋序卦雜卦卷二
十一圖說卷二十二漢易源流考卷二十三
春秋筮法卷二十四讀易雜說其自序謂
易之在天下其廣大精微極于窮理盡性至
命固非非七十子之所識而由天道之于人事
則初不越乎倫常日用之故而為愚夫婦所

穆庵全書 卷部

知與能伏羲文王周公特假象以明義使人
人求盡于倫常日用恐懼以有以自保其生
故曰吉凶與民同患作易之心可得而言也
孔子為之傳其心即伏羲文王周公之心心
無二易亦無二也後之言易者漢儒則習
于陰陽災異之言宋人求諸未有畫卦之
前窮高極深論之說不可究詰之域而
皆與孔子之易不應世鏞是編偏重于曰
用倫常之際舉凡漢人災異之說皆昌

言以排之名曰周易鄭者揚雄有言揚墨
塞路孟子解而闢之鄭也世鏞蓋取斯意
以名書也

穆庵全書 卷部

傳家易傳義存疑三卷 自刻本

清章世臣撰。世臣字雷川，又字子卿，望江人。官姑孰教授。是書為程傳而作，凡有疑者，先錄程傳次錄本義，間錄王註、韓注、孔疏，與傳義或同或異，皆備參證。首有世臣自序，謂易之有程子易傳，朱子本義，猶天之有日月也。日月者，天之眼目。日月者，天之易之眼目。日月不可毀也。傳義惡可以毀哉。然天下之理非一人所能周知，聖賢之經

樓閣全書

卷部

亦非一二人所能洞悉。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程朱之說往往得而義失，或傳失而義得，或傳義俱失而他說獨得，則亦不能不各短而從長。必拘拘于一家之學，隘矣。抑或謬矣。余讀易之傳義，心有未安，不能無疑，累而存之，採取諸儒論說之較長者，疏證于下，將以備參攷。至其說之得失，吾猶未敢自決，故名之曰存疑，存之以俟人之自擇焉。曰傳家

者，自視未堪以問世，聊仿白雲鄭氏之意，藏諸家笥，俾後人知所研習焉耳。蓋世臣于易傳義，用力頗勤，含蘊玩索，以求義理之安，雖無發明之功，而自修飾補苴之勞焉。

樓閣全書

卷部

周易通解不分卷 家刊本

清楊以迴撰以迴金匱人是書解易以卦象為主謂卦卦交交自具本象其發為義理亦卦卦交交本象中自具之義理無俟迂引旁通以期偶合故所求卦象不用說卦雜卦而就其本身求之然如易乾卦云潛龍者乾無龍象初交互震震為龍故云潛龍而以迴不用此說引沈士麟曰稱龍者假象也以釋潛龍是其尚未知易象

樓閣書目

卷部

也後附論說數篇於漢宋之傳易者皆致評議謂漢儒納甲飛伏卦氣之說世變游歸文周並無是占例乃孟荀鄭虞諸家凡見造作以致用之精義為遊戲之幻術惟十二月卦一法与文周合旨宋儒若邵長干論數程長子說理朱熹言數与理雖一破漢儒穿鑿附會之陋然于經義仍少所發明又謂上自戰國下訖昭代無能解易者今觀以迴所注大半皆取自朱子周易本義其所發

明純少又舍易經本象不用而別求所謂易象者文辭穿鑿莫此為甚可謂無知妄作者矣

樓閣書目

卷部

二

讀易舉例三十二卷 嘉慶刊本

清俞大謨撰。大謨字安谷，江都人。是編分每兩卦為一卷，凡三十二卷。每卦記其卦始、卦根、卦內、卦外、卦畫、卦體、卦性、卦德、卦用、卦數、卦倫、卦位、卦方、卦物、卦象、卦義、卦時、卦主。諸端皆直以經解卦，不雜後儒之說。復記其每卦之綜錯變化。卷首論象證二卷，五條大意，謂少時讀易，問涉蟬候諸家，頗為所障，既乃力求擺脫，專以畫卦為憑，立象在前。

穆庵叢書 卷 部

引經以證，覺陰陽順逆，此往彼來，易義昭彰，無言可喻。其理著于耳目官骸之近，其事行於倫常日用之間。解此經者，愈淺愈真，愈深愈偽。愈平愈正，愈奇愈邪。世道人心所關甚大。爰舉翼中要義，自古得為通例者數十條，輯而錄之，以現天地自然之理，以率知能易簡之真。前叙總例三十條，次立象證二十五條，象在即例在也。後依次輯為上下經，俾卦爻諸辭，皆得依例推度，按易義。

銀深漢儒言互卦變體旁通，其流而為占

陰陽災變宋儒言命与天道，其流而為庸迂之談。大謨此書，列其變化災異，不為災變之說，將使觀者衣象而目得其意焉。

穆庵叢書 卷 部

周易文徵廣義六卷 光緒刊本

清閻汝弼撰。汝弼字夢巖，壽陽人。是編卷一至卷解上下經。卷首列諸家圖說，卷末釋繫辭說卦雜卦。先是吳曰慎撰有周易文徵，以史言易而不尚莊老虛無之談。汝弼本吳氏之書而推廣之，復參攷說易之書數十種，取其明白易曉者，訓詁則遵漢學，講義則遵宋學。間有與程朱異者，亦博采諸說以補其義。說卦變卦則從虞氏。然汝弼于易學治

穆庵集書目

卷

部

未深，言之多鑿，不相入，而欲調和漢宋，折衷一是，益見其不知量也。首有汝弼自序，謂說易之書，言理者或畧于象數，言象數者或畧于理，即理与象數並言，又或過為高深，不便初學。在先賢各有心得，不妨獨抒所見，自成一家之言。茲則專為訓蒙而輯，不得不取其明白易曉者。又云：漢宋所傳，皆四聖人之書，但使于微言大義有可互相發明者，不妨兼收並采，以究厥指歸。又何必問其為漢學

耶？為宋學耶？夫輯諸家之說，取其明白易曉者，以訓蒙童，固早之無甚高論。若執漢宋之言易者，使其劃一是猶以杞柳為桮棬也。

穆庵集書目

卷

部

二

改定崔氏易林四卷 稿本

清牛庭樸庭一名庭相字默人山東棲霞人著有雪泥書屋雜志已著錄焦氏易林舊題西漢焦贛撰首有賈直序一首又附宋房分卦直日之法與易林占法不類可疑之處甚多庭樸後漢書儒林傳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又檢崔駰傳云駰祖篆王莽時為建新大尹稱疾去在建武初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

穆庵全書

卷部

因定易林為崔家所撰崔形誤為焦建信為建新之誤大尹形誤為天水其說雖創而證據確鑿無可疑易近儒猶有引京氏分卦直日之法以證易林為焦氏書者今是編有庭辯語云直日占驗以日為卦爻以風雨寒溫為占不用卦具者也若合以易林則有卦具有卦具則所得有本卦有之卦以所得管事卦為本卦以所得之本卦為之卦則余不知所得之之卦將置

之何處也是易林中添不得直日法也此說尤為精微至書中校改之字多據他卦參合互證以定刊本之為改其識為卓絕也

穆庵全書

卷部

河上易注十卷 家刻本

清黎世序撰。世序，初名承忠，號湛溪，河南羅山人。嘉慶元年進士，累官南宮總督。著有奏議六卷，已著錄。嘗謂周易聖人用中之書也。天地之道，不外陰陽。陰陽會合，則成中德。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存之于中，所謂性也。堯之命舜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

樓閣全書

卷

部

之大本也。此言人之中德也。蓋本天地之中以為中也。至人之應事，不外剛柔兩端，而皆貴得中。易之為書，聖人損過就中，之道也。聖人之裁成卦象，皆約之于中。中即性命之理。易之大用在此，其他則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者乃易之餘事。占者又止易用之一端也。世序觀象玩辭，以易為損過就中補偏用中之法，因就所見疏釋其義，雖

不盡合漢宋說易之法，然用中之說，尚不詭于正。不若人觀易者過之意，于世道人心，不無裨益。名曰河上易注者，世序是時官于南河工次，故以名其書云。

樓閣全書

卷

部

尚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 孫晴川一神本

漢伏^勝櫟撰鄭玄注清孫之驥輯是書隋志著

錄注云三卷唐代已佚清代輯本以此本為最

早其後盧文弨有輯言得孫之驥本取與

盧雅兩本相校以意本為詳備惟不免傳寫

異同因為之考訂成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

卷考異一卷續補遺一卷其後凡廣雅復有

輯本今篇悉依漢志之舊引傳及注俱注出處

視孫盧兩本為佳惟尚有訛漏其後陳壽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棋復有輯校本陳澧編定未有陳澧附記

言泰甫輯校尚書大傳最為詳敷蓋後

來居上也此外尚有樊廷緒校本袁鈞輯本

然均不逮孔陳二本之詳盡也

鄭氏古文尚書十一卷 玉海本

漢鄭玄注宋王應麟輯李調元補正鄭注

尚書中經簿及及隋志並作九卷北史儒林

傳序稱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

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而隋志又稱

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新舊唐志猶

存其目宋志始無之其書當佚于北宋時矣

王氏所輯頗有遺漏且多謬舛如內于大麓

下所引金出大傳注非尚書注而土亦不靜越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茲錄下所引有孔氏駁鄭語非鄭注李調

元補正本皆為之訂正釐為十一卷其後山

東孔廣林復因是本別取經疏史注水經

注諸書蒐綴而廣之釐為十卷書注八卷

書贊一卷名曰尚書鄭注其後袁鈞復有

輯本據史志別為九卷所輯有所經疏為

王孔諸氏所未及引者有在他書為王孔

諸氏所未及采者有諸書不言鄭注而證

為實係鄭注者其書視諸家所輯為完備

宋刻入鄭氏道光間甘泉黃奭刊輯尚書
古文注一卷所輯詳于孔本而視衆本多合
然亦有不同者如乃命羲和條下衆本多星
辰二十八宿六字日中星鳥條下此多星鳥
星大五十八字蓋衆書雖早成惟刊行于光
緒十年黃氏未及見也黃書刻入通德堂經解中

尚書約注四卷 光緒刻本

清任啟運撰啟運字翼聖荆溪人雍正進士
改庶吉士授編修官學兼漢宋之長而無
所偏依所著周易洗心宮室考律獻裸饋
食禮禮記章句孝經章句諸書皆著錄于
四庫而是編世題傳本光緒中其族孫任
叔沆始以鈔本付剞劂其書先列目錄每
篇之下注明代生本梅賾本頗嚴爲古文之
辨其注雜取諸家之說融會成文而貞讀其

州二句純句則從今本康誥篇仍載書序不移
置洛誥篇則又從古本武成篇不用注疏蔡傳
而用歸有光攷定本可見其擇善而從無偏
主矣至其自爲一說不入注而列之上方經文
旁有圈點兼論其文似非解經之法然啟
運是書非爲經作注蓋爲家塾讀本之用
故當日不以奏御而四庫亦不著錄也首
有俞樾序文稱尚書聲牙難讀得讀此
本則讀者喜其文法之妙而忘其句讀之

艱。或亦教初學之一法乎。蓋深能得故道。
注是書之意也。

書傳鹽梅二十卷 乾隆刻本

清黃文蓮撰。文蓮字星樞，號芳亭，上海人。是書以蘇傳、蔡傳為主，其蘇、蔡二傳所未備，則取他氏說以補之。首有文蓮自序，謂尚書文字最古，漢唐來注家以百數，東坡書傳作于海南，顧瀛謂其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朱子亦亟稱其佳，而惟病其簡。九峰集傳後出，學者翕然宗之。蘇氏之書，玉海第紀卷數，且云大半排王氏

說。其他注家或條舉一二，而全文罕載。椒邑江茂才永建喜藏書，段而無嗣，卷軸散軼，丙申秋出俸錢易其完帙，獲讀是書。歷然有當于心，嘗以暇日校蘇、蔡異同，並縱觀唐宋元明諸儒之成說，舉五十八篇之文，熟讀沈思，以攷定其得失。蘇氏之傳說，命曰鹽梅，和而不同者也。故是命曰鹽梅。今按是編于蘇傳、蔡傳之外，多引偽孔傳及程子之說以補之，皆隨文敷說，碌碌無所發明。至若蔡傳

之精處，在能辨古文之偽，而文道則仍以古文為
可信。至云伏生之本，以舜典合于堯典，只以漢
書五典以上接堯曰欽哉之下，而無曰若稽古
二字，則益荒謬矣。

尚書源流攷一卷 劉申叔先生遺書本

劉師培撰 師培字申叔 江蘇儀徵人 著有
詩北記 周禮古注集疏 春秋左氏傳古例證
微等書 已著錄 是書專論偽孔傳之源流
孔傳之偽 自宋吳棫已疑之 後若朱子梅賾
並疑其與古文不類 至清閻若璩為尚書
古文疏證 始定古文孔傳為梅賾所偽 而丁
晏撰古文尚書餘論 又謂其偽出于王肅較
閻說為益精矣 師培是書 論偽孔有三

本一即魏晉間所流行者 據史記五帝
本紀 敘禘于裴衣集解云 案尚書作胄
子 孔安國曰 禘胄聲相近 又續漢書祭
祀志六 宗條 劉注引孔安國云 精意以享 謂
之禋 宗尊也 所尊祭祀有六 埋少牢 大昭
祭時也 相近于坎壇 祭寒暑也 王宮祭日
也 夜明祭月也 幽崇祭星也 雩祭水旱
也 禋于六宗 此之謂也 裴劉所引 均慎微以
下傳 与姚本孔傳有殊 此魏晉所通行之孔

傳而梅氏所獻則又偽中之偽所論甚精確
足補閻丁二氏之所未備惟命名曰尚書源
流改與內容頗不相符蓋是書為師手稿
本南氏刊師培遺書時據以入錄非師培
之定稿也

尚書家訓六卷 家刊本

清董色起撰色起字印韓號鐵山僊師
縣人順治八年舉人官直隸沙河知縣是書
取尚書中之嘉言懿訓足資鑑戒者首有
色起自序大意謂讀大學則知修齊治平
之經本于典讀語孟中庸則知天道性命
之旨本于諸時而家庭偃息子弟孫弟居
執經問難予曰勿視為曉哢也聖賢立言本
自平易尚書為道政事之書實為著心性
之書克值荒淫之凡而允恭克讓惟自教其
友予之情舜處頑嚚之間而呼天怨慕
祇自盡其憂濟之誠克齊之道孝弟而已矣
是知色起是書其意在取經言以訓厥後
嗣雖于世道人心不無裨益然究非注經之
法也至于注釋每于一篇一句先發其經旨
歸重次詳其來路去路庸言冗語佔滿篇
幅尤為卑俗云

尚書管窺四卷 家刻本

清王汝謙撰。汝謙字六吉，武陽縣人。嘉慶時增生，撰有四書記悟十四卷。孟子論文二卷，自過齋文集一卷，自言少嘗從協用席先生學，協用讀文以古大家為宗，而尤精于孟子講。孟子不肩肩于字句，但指其握要處數語而畢。令生徒每日各批數章，一日批湯誓一篇，示之以後用功，遂奉為主臬。嗣後家居後，後于尚書隨講隨批，積久遂成是書。然其

穆四庫全書

卷部

批語雖不闡經學家法，而其冥求聖賢立言之旨，亦間有所發揮，不滯于語言文字之間，以視講章之流，猶似稍勝一等者也。

尚書義攷二卷 聚學軒叢書本

清戴震撰。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乾隆壬午舉人，召修四庫全書，乙未賜同進士出身。後翰林院庶吉士，入國史館，林傳著有孟子字義疏證，聲韻攷索，原文集，已著錄。是書主于發明經義，備列諸說而折衷之。漢儒訓詁，各有師承，又去古未遠，故于各書所引，歐陽大小夏侯氏說，及賈馬鄭之注，詳畧必載。宋以後之說，嚴加刪汰，數

穆四庫全書

卷部

義各異者，倣許慎五經異義之例，加按語以折衷之。或諸家說皆未得，則旁推交通以得其義，體例尚精善也。原定虞夏書四篇，商書五篇，周書十九篇，其篇第費誓在呂刑前，一依賈鄭舊次，而止成克典一篇，見孔廣森所撰卷表，遺書未曾梓入。光緒二十九年，賈池劉世珩得其原本，于四年孔氏原本二卷，与舊本并，並義例十三篇，為刻入聚學軒叢書中，其後安

徽叢書第六集所收則又據聚學軒本
翻刻者也

高貢三江考三卷 通藝錄本

清程瑤田撰瑤田字易疇安徽歙縣人著有論學小記宗法小記儀禮喪服文足徵記攷工創物小記諸書已著錄江之說自漢以來異說甚多鄭道元注水經以大江為北江分江水為南江由是言水道者必分三江為三條水謂某江為北某江為中某江為南然皆與經文不合瑤田據高貢經文攷之明有三水納彭蠡中納三出三決不以其

淵為一流而疑其所出者之非所納之三也故夫彭蠡以下亦決不能劈空劃開三條水而高貢乃于不劃開中生其分別曰此為北江此為中江則亦不得不指中江之南一分而曰此為南江也何也約三出三自然之理如漢既入江或乃疑之曰止一江耳安得曰江漢朝宗于海必經文為也豈其然乎經文于彭蠡甫納三水下並未劃開之時即分而名之曰北江中江不但為一水三江下註脚且

為一江兼漢見圖光致瑤田依經文論三江
惟主一江乃不破禹貢命名中江北江之義又
據鄭注三江分於彭蠡為三孔之義謂三
江即揚州之一大江陳義甚為精闢焉

禹貢注解一卷 鉛印本

姚明輝撰明輝字孟頊上海人頗研治輿
地之學謂禹貢為地志之祖孟堅漢志
紹九州之遺山經水經六道水道山之意降
而後漢晉南宋南齊北魏隋唐宋遼金元
明諸史之志靡弗上師大禹下仿班經是編
為明輝之講稿大要以胡渭禹貢雖指為
主於胡說之未當者則采他家之說以參
証之其今古文學說同異則以孫星衍尚書

今古文注疏為主說解詳明甚有便于初學
惟以今世地學比附禹貢謂地學家之探兩
極游五洲出巴拿馬破大西洋之浪輸阿
刺伯颶鞭于撒哈拉大沙漠然禹貢結處
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漸其被皆無
所際則夫大洋大漠安知非漸被之所及者且
相南暨暨而為盡也則是達兩極為及也則
是踰兩極其規模豈不大哉又云緯書訓海
為晦四海者四方晦地猶今言黑闇世界焉

貢結穴在聲教訖于四海又何廣也此真教
會之言豈作禹貢者能逆知九州之外尚有
大漠大海也哉

說文改誤一卷改并一卷記存一卷補許一卷編本

清龍興樓撰燈名公集字考共浙江仁和人著有

詩大韻三典理董許書諸書已並著錄是書大意

許慎本從遠受古與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十三萬

三千四百四十一字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遠

臣實詣關乃知慎書未定中所謂續成凡分五百

四十部首一終亥提形系聯補說形義皆中

演賢也凡不別文字與形聲取揚雄訓纂所采

唐韻以下十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為書遂不得下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古附篆此慎之蔽也此書之所以不成也予既重定

六書取許父子此書以改并刪補而成者改誤者據

鐘鼎文字以改篆文如人字鐘鼎文作𠂔而謂篆

文作𠂔誤文字據鐘鼎文作𠂔而謂篆文作𠂔

誤然亦有無所憑依而以意妄改者如改頁字

篆文作𠂔合字篆文作𠂔此則失于臆說者

也改并者改并說文形聲字也如云凡从口字多誤从

欠蓋與萬為一字之類是記存者說文諸部之字

有可刪者有可存者如行部刪先部存牙行東

部存策之類是。補許者。據鍾鼎文及說文偏旁
以補古文。如補亞古文。衛古文。之類是。橙於說
文金石之學。治之未深。故言之未能中其肯綮。且其
所收說文諸字。多無依據。而又盡見於六典。理董許
書二書中。則此書不作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理董許書十卷 原稿本

清龔橙撰。橙。名公憲。字孝拱。浙江仁和人。是書之作。
與六典同。意在改正許書。其言周官保氏教國子六
書。六書者。一曰文。虞書謂之象。叔重再乞義氏之王
天下。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卦以垂憲象。
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庶業其繁。飾偽萌生。書帝
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迹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
初造書契。自下以文。萬品以察。象形者。畫成其物。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體結屈是也。二曰事物不可象。以一二三志于文。則知
其物結繩之遺也。三曰意。則取形相譬。而知合二形
為一形。叔重稱形聲相益。謂之字。言孳乳而浸
多是也。四曰音。則以十二律類三者之形也。五曰韻。
則取此形之所以生于人心。而出于口者而著之也。六
曰段。則以此形為依。後以此聲為依。聲形取其似。聲
取其類。叔重稱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是也。以通五
者之窮也。音與韻書亡。而漢氏言六書者。誤以
形聲轉注當之。不知形聲不古。非周初所有。是

證之意在廢除形聲而以一六當造字之條據此以理董說文其改并之例有五曰改次部首如改首為四改而為六之類是曰改誤文字如謂禾古文當合禾但說中也是車也之誤之類是曰并改文字如并大文于人并攸于交之類是謂存初文則形聲聲字乳之字曰補許古文雜引金文并簡古文以補說文之字其書不無發明之處目其大體言之不免苛強比數之失焉

六典一卷 手稿本

清龔橙撰橙名公憲字孝拱定龔先生之子浙江人和人著有詩大誼三卷錄是書為理董說文之作改許氏六書為六典一曰象典即許書之象形也二曰事典即許書之指事也三曰合典即許書之會意也四曰聲典則依六律分系形聲字也五曰誼典專列兼誼之字也六曰假典即許書之假借首有橙自序大意謂周官之六書無形聲轉注而當有聲書誼書形聲後起不知假借者之所為有形聲轉注故假借廢不明不知六書假借之用大形聲不能廢乃補聲書誼書與象事合段為六書是橙之意以為許氏之六書非周禮保氏之六書欲求周代古文必廢許書六書故作六典以當之然觀是書於文字製作之誼發明實數而廢許書六書于不用私意造作古文如楚作甲云非意耳也呂氏象之舞作作云樂后也王者呂象功象二人舞合作書云國中百物交易之地象張次王宮後匠人曰後市成作丹云衡也中縣橫

本左右象土與物稱之平。此皆憑諸理想以意造
 宋與宋王安石作字說相似其謬有不可掩飾者
 而欲以此壓劉許書。不已復乎。此書稿本流傳甚
 多其初稿本歸諸北京大學此為其中一稿。後
 有燈自跋云。此書初始予京師。越道光二十四二
 十五年。在杭州而告成。中更兩次。京凡八易。其
 紙一未可勝感。其成豐七年。夏有人願為刊本。
 因復校正一過。知此為其定本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漢上叢談四卷 道光刊本

清劉士璋撰。士璋字南赤江陵人。工詩古文辭。
 著有三湖漁人詩文集。已並著錄。是書於六藝
 太史百家之言。驗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風土
 佛老方伎之眾說。無不搜採。羅條說部之書。然其
 較鈞稽訂。為核實。或援古以證今。或因此以例
 彼。與夫直抄舊說。漫無辨論者有別。如史通自
 序篇見用于時。而美志不遂。浦起龍釋云。美志
 當作善。善志用在左氏。鄭黑肱傳。士璋謂美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

不遂。見魏文帝與吳質書。非用左也。上文吾道
 不行。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劉益以子桓語對
 子建語。頗能正浦氏之誤。揮塵三錄記政和末
 秦會日金陵汪參成。行次富塗。上值大雨。
 一士子于書窗中窺見秦徒走執蓋立風雨中。
 甚憐之。推食晚留而共宿。即曹苻堅也。及會
 既貴。苻以詩投之。會以剛定官昌之。尋改官入
 臺。齊東野語以為曹泳。士璋據宋史高宗紀。稽
 死。知臨安府曹泳坐檣索賄。無曹苻其人。苻

冰聲相近或即一人傳者互異耳此皆有資于攷
證者也書首有士璋曰序謂援張鷟朝野僉
載何允達鑑戒錄范鎮東齋記事陸游老學
菴筆記諸書之例雖不能如諸書之富博而
稽審則近之其以漢上名書者蓋旅居漢上
時所作也

居稽錄三十一卷 鉛印本

清倪在田撰在田浙江人是書分三十一類曰天
象曰地理曰國勢曰禮制曰樂說曰經說曰史誌
曰理學曰戶口曰氏族曰學校曰科舉曰士習曰
官制曰吏治曰官屬曰賦稅曰漕運曰差役曰農
田曰水利曰河工曰荒政曰兵事曰屯田曰刑律曰
鹽茶曰錢幣曰商賈曰盜賊曰邊防每門之下
徵據議論其體裁頗有似因學紀聞然而議
論多而考據之處甚少故言之多誤近世泰西言

天象者多本于實測其言自屬可信而在田聞之
曰西洋之智尤能彙中土之言以炫中土又出其私
意以難投之乃至謂風宜伐木雷則礱礪之所生
雷為雲中之硝氣又凡諸濕氣實有溫乾之別又
謂地之中心陷於其畔故歷晝夜而無明時天空
氣中別有重炭深子之異日月星地皆謂之球其
中各居人物或轉或散或出皆氣為之又悉由
于電力之所致以及地球之碎于地也跟星之即
為月也星則有新五星宿則一百有八也恒星則自

千百以至三千有奇。而參宿已二千星不祇欽定儀象考成實測之數。土木皆有跟星。土又有二圓其圓亦眾星之跟而攢者。凡若此者。出而益甚。而修能言天者亦繁甚。鳴求古之天者。陋而顯。今之肆言者。驚而奇。夫言而有據。何奇之有。在田此言。其能不知以為知者矣。然其書搜集頗為浩繁。足供參考者。在在而有。要在人有所取擇耳。

附影錄藏一卷 康熙刻本

清渠清遠撰清遠字通之直隸真定人。是書所錄多真定一邑之舊聞。與元明二代之掌故。雖係隨手札錄之作。亦有可供參考者。其記元朝大臣父受封。亦有有諸者。李文忠公孟曾祖執。追封韓國公。諡文靖。父唐仕。累陽縣尹。追封如祖諡忠獻。皆前史之所未聞也。又言元時釋道二教頗盛。道教如吳閻開輩。朝野崇奉。無殊王公卿相。而大臣子弟亦

多有從其教為弟子者。至釋教更果。郡縣所置主僧之官。輒與自立。凡府署之崇。僕從之盛。往往視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此亦朝廷之上有崇尚之者。頗與唐李三教並重相似焉。又言元代官制。諸色人所從舉。有諸監金玉人匠府總管。副總管。有金銀器盒提舉。有瑪瑙提舉。秩或奉議大夫。奉訓大夫。或將仕郎。承仕郎。積階或至嘉議大夫。俱士人為之。若以製器之事而職官之監如此。亦異族尚好之殊也。

凡此諸事皆元朝特制之異前此諸代者為治
元史之所當研究者也他若明代有贈翰林侍詔
一條宋制婦女冠高不得過七寸廣不得踰一尺一
條上素脉訣出于肩之青成山王朴仙翁一條車東
坦所居竹里一條亦閩掌故均足以廣多聞云
商

是如齊集史一卷康熙刻本

清梁清遠撰清遠字通之直隸真定人著有休
園語林書前集史晏子筆記開影雜識今是齊
日欽藤亭漫鈔已並著錄是書所錄明代之掌
故為多其言明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
七百本賜之可見明初詞曲之盛又言明嘉隆以
來吏部用司屬必採擇素有名望者人以得吏
部為榮不則怨慕終身可見明代仕途之風
氣又言明時自京師以洎郡縣凡有城池者各令

建廟設主以禮其神仍錫之諡命若公若侯若伯爵
號既備其像所主服冕如生儀郡縣官始視事必
告朔望必謁有如水旱蟲暵之災必祈以請而民
間之聽于神者猶眾且信凡大驚悍後猶欺負之徒
賒昧交惡棄信背好契券有所不能明官長有所弗
能平者率號呼携持聲金鼓焚約誓以取質折
神亦往往是非之不斷時響應為惡者懼焉今時
各縣城皆有城隍廟廟神皆公侯伯爵號此殆始
于明也又記明初官名有吏科源士後多源士

改為給事中。又言明初官制。立四輔院。以代丞相。職司百揆。又言明嘉靖時。慈田一畝。收穀一石。為曆間不能五斗。以見豐亨之時。土宜播遂。取乎之世。物力凋耗。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皆足供治。晚明章汝所參攷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耳順記一卷 康熙刻本

清渠清遠撰。清遠字通之。直隸真定人。是書雜記詩文。及前人之嘉言懿訓。與夫晚明之遺事。雖是隨手輯錄之作。然亦頗有可取。其論為人第一要事。真。率真。便無渣滓。無曖昧。為學方有真實得力處。此言雖未能盡為入之道。然率真終較虛偽為近實者矣。又言養生以飲食為主。飲食以水穀為主。水以潔為主。穀以精為主。其他酒。菽。以滷。油。為主。愈濃。愈愈肥甘。須少。宜少。但取中淡。去此濃。如此長。亦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一

以少病。此數語頗有益於養生。吾人頗可一行之也。又記顧良臣事云。良臣名思忠。天啟時。以策干于朝。孫尼之不得志。游閩。值島藥亂。北城。巡撫南公居憂之。聞良臣至。知金陵所稱。使平身。張平。乃力而外之。者也。急延問計。平用良臣計。以平藥亂。公為良臣可大用。良臣素廉無貨。卻抑其功不叙。南公浩歎。此慰而已。由此觀之。良臣誠豪傑之士。乃以廉抑而為偏。諱其名。不見稱于後世。亦可哀已。清遠本明季舉人。故言前明遺事甚悉。及清兵臨真定。乃歸時。

清室署永年舍及清撫有四海大徵前代賢才凡舉人皆徵至京師而清遠又應召入都登順至而成進士以故言前明事多可信頗足以補研治晚明史料者之參攷然晚明多節義之士清遠自仕二朝對之當不能無懷然于中矣

淮國公刊雜志一卷 東方圖書館藏稿本

無撰人姓氏當是清代人士所撮錄首法華小補次通志小補王守謙靈壁石鼓蘇東坡書李伯時山莊圖後范石湖婺源硯譜跋王弼州焦山摩陂銘跋金陵梵刹志小補王符潛夫論摘鈔荀悅中鑒摘鈔眉公晚香堂集摘句史翰林致身錄叙陸賈新語摘句法言焦氏易林漢書河決歌馮遂治河奏李昇論治河疏賈讓治河奏延年治河書劉向條吳封事呂元啟紀姚希孟風吟集摘易林

偶輯草堂詩餘注及諸家詩文摘句是書作者之不足編也本為隨手雜鈔之冊而非有意著述所選抄之書亦多摘其佳辭麗句其意蓋在臨文之助如錄孔子三朝記僅錄蚩尤庶人之貧也非天子也於許氏說文錄子曰泰可為酒木入水也一貫三為王推一合十為士於淮南子錄子見木之三變滔滔然孤首丘而死鳥飛反鄉也走歸窟我其首木乎德棄而向根不忘本也於論衡錄氣升地沈水溢而為潮氣降地涿水縮而為沙諸

如此類既無文義之可尋亦未見其類例之所
在蓋係讀書時隨筆所記無甚可觀至其
題名亦為後人所加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二

知新錄三十二卷 康熙刻本

清王崇撰崇字勿菴豐山人是書於經史之外
諸子百家天文輿地詩文辭令以及禮樂名物陰
陽土地星辰方輿之書一名一事之微靡不備載
昔韓昌黎云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
得而不觀至于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
輿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
而為大賢君子者又云今不為時所用將試學
焉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眾人之進未始不為退
崇之為學蓋本諸此是書有論有記有說有題後採
錄他人之說者則曰見某人某書凡不著姓氏者皆
崇之議論河圖象數太極圖說皇帝王霸道統
諸事人人所共知故列之于首天文之學後代益
精僅書其源流祀典則多采自前人佛道與儒
教不合書間道錄數十則辨其方向至于日用間
事務裨官說海搜神異域等書無間世教者皆
損棄不錄立言須有警勸所譽者書之以風世所
惡者書之以警世而使觀者于言外悟之尤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部

一

斯編之旨、具體例頗似日知錄、既用及證、兼及義理、改訂之精、雖不如亭林、而徵引富博、可供參攷之處甚多、在雜家中、亦該餘叢、茲之次也。

縱橫筆硯錄二卷 宋方圓書第藏稿本

明張怡樞撰。怡樞松風道人。又號棲霞道士。書中歷引錢虞山、周際國、侯朝宗諸人之語。知怡人清尚在也。是書卷上論文、卷下論詩。凡畫、大都引他人之言為多。中有改註文字數處。如云：「所讀如倪淵明賦：『所庭柯以怡顏。』是也。盼音攀。去聲。美日盼兮。是也。吟音異。使民盼兮。是也。又云：『宗尊二字通用。』古有尊盧氏。是為宗盧。曾述以宗彝為尊彝。數梁以伯宗為伯尊。是皆於音聲訓詁之學頗有根底。其論文也。以左國史漢為歸。記乎唐宋皆有議論。而於明代詩人批評尤詳。其論書則重九熟。筆熟則縱送如意。硯熟則馳驅自得。墨熟則濃淡得宜。紙熟則粉氣已盡。手熟則運腕若神。神熟則取態自遠。日熟則陣局不亂。思熟則奇幻自生。景熟則胸次不擾。其論書一也。謂士人作畫。當以篆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遠近乃為士氣。不然縱儼爾及枯。已若畫師魔境。不可復樂。議論甚為高絕。自

有怡日題云予山中無事率意披閱隨手筆錄
成此等書不下三十餘種聊足自娛而已康侯從
行箚中見一二冊取而錄之知怡著述甚富此
不過其一二冊惜乎全書未之能見也

綠畦晤言二卷 自刻本

清王慎餘撰慎餘字雲谷河南光山人獨精
宋儒孟子之學是編為其論學之語百則上卷
七十則語錄以諸儒下卷三十則善學擬諸子紹
而述之如云一節之善不足以及人君子居鄉閭
則道學欲其明居朝廷則政刑欲其平政刑平
而人臣以生道學明而人曲以成斯之謂大德又
云事可以問心而後可以問世心不愧于暗室而
後不愧于大廷行不求悅于小人而後不見棄于

君子身不求徇乎時行而後不重恃于古人溫語感
人不如實惠盛德感人勝于濃醪酌于無形使人
心醉詩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醉德也皆粹然儒
者之言其論學獨推上蔡而主為學之道受之以
虛古之嘉言宜銘心非徒文藻之資也古之懿行宜
篤行非徒故實之為也得喪者命也守命者分也
為所當為守所當守受以正也立身者榮之關也敗
行者辱之范也譽我者止我者也毀我者微我者
也待我者泯隔我者也謂人不己若者即己不若人

者也。謂己能如人者，即不求如人者也。皆虛學之道也。上篇論道之言，似未示其寄託之言，似蒙莊然。言皆有物，而非有空虛妄誕之病。雖其托譬之處，有近詖說者，而皆有精理，縊其中，非模擬語錄之傳所能比也。

子澤雜著一卷 光緒刊本

清王澐心樸，澐心，字子澤，河南內鄉人。官平山教諭。著有責志約言四卷。已著錄。是編其雜文。曰天樞書院學約。曰人月消息。曰虛圖說。曰誠說。曰心說。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說。曰平旦之氣說。曰破迷說。曰主一辨。曰唐山朔望講約記。願學祠碑記。曰南澤書院文昌祠奎星樓記。曰王香峰先生入理學名儒祠記。曰內鄉縣續刻科貢題名記。澐心之學，近于陸王，以心學為主。故云工夫所在，即本

體所在，我欲仁，斯仁至矣。欲仁之心，即仁也。不知心者，不知學。以心求心者，仍不知學。又云：所謂未發者，蓋指本體而言也。人之本體，無理不具，無物不該，高明廣大，直與天地相似。天下許多道理，皆由是發。是乃天下之大本也。又云：先賢教人看者，使人認本體也。蓋心之本體，即天命之性。聖人自然能存，學聖人者，非澄心反觀，則先不識本體為何物，何能全復本體。又曰：學者初用功，先求此心真實，一毫不肯自欺，窮理以究未發之蘊，居敬以存未發之真，如是久

之則本體既存妄念自消既發之時亦皆未發氣象也是其論學一以此心為主人能默識此心中實以為主則心即不妄動此心與天理為一更無物欲擾雜便是無過此仍承明季心學之旨然不知己發未發是一件事偏居應事足此一心不讀書以致其知何以能明理不能窮盡天下事物之理則心何以能與天理合豈非舍工夫而祇求本體者乎

修齊錄一卷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無撰人姓氏首開一葉書中所錄皆前人格言首末子白鹿洞書院教條次司馬溫公家居雜儀謹身要語居家常談仕途問語取子分明大開眼孔聞味雜賢殺人取財缺陷世界為善最樂情為果報警悟格言至寶歌醒世詞心學箴銘拙賦敬齋銘心經贊孝悌歌勸孝篇悲哉徐夜讀賦惜字文戒酒詩色戒詩座右銘詩婦國勸儉歲百字銘百忌歌長恨歌警世文發願詩問居雜說凡子弟灑掃語言步驟以及涉身處事兄弟朋友之間皆日有所勸懲雖皆取之前賢懿訓而中多名言不可殫數如謂立身之道內則外柔肥家之道上遜下順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公不可以欺下謹則無憂忍則無累靜則常安儉則常足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灑脫是養心第一法處世讓一步為高退一步即進步之根本待人寬一分是福利人實利己之根基當得意時先

尋一條道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皆經應之言頗有裨于人之修省惟書中如僧為果報至寶歌醒世詞戒色詩戒酒詩警世文發願詩諸條皆勸善之辭陳義庸腐而文辭亦不雅訓似有畫蛇添足之嫌云

自鏡抄八卷 元緒刻本

清趙重三撰重三字者吾陝西渭南人足編為重三商量舊學之作卷一卷二為內編皆重三宣揚舊德教戒子侄之文卷三卷四為外編則與友人論學之文卷五卷六為古學乃討論四書性理之作卷七卷八為今學為重三格言之錄也重三世業商而重三之子學獨承程朱之教中年周流四方歷司道之危察人心之危由是愈苦心學問恐懼修省四十餘年而學益進其古學自序謂程伯子取大學中庸各二篇七篇名曰四書以輔翼六經孔道賴以不墜朱子作集註或問章句以申明之先儒謂孔子集序聖大成朱子集諸賢大成歷代尊之著為今國學用以造士鄉學用以發蒙六七百年矣今鄙鳳也陳作梅所刊四書隨見錄各講義皆白沙陽明改程朱而波及孔門者僕不揣固陋先刊各講于前次按僕說於後與之商榷是其扶翼朱程力開濶言可為宋儒之尸誠者矣重三於學陳義雖未至于淵深然皆切日用倫

常之間。蓋以學之不講。講之以口不以心。凡不切己
書。概不親。於關於日用。乘倫者。在在必要。期諸躬親
履踐。如卷二答再從弟子承謀書。答再從弟連興
書。示再從弟七城兒書。目鏡。便言諸作。皆甚切實。
所謂自鏡。涉者。天理人欲。善惡利然。未始非制
心制事。求仁之一助也。

擬金藏金一卷 影印本

李泰篆撰。泰篆字華藏。陽原人。是書著錄所載
銅器凡七十事。鑒別不精。十七皆贗物。茲舉其著
者論之。如國五無鼎。首曰五二字原闕。為估人所
修補者。國十一之鴟鴞首。其蓋為後配之物。形
跡顯著。國十三之父丁雲。國十四之父丁雲。國十
七之父作雲。國十八之父乙雲。國二十一之父辛
國二十二之乙月。國二十六之郭伯。國二十八之
婦解。國三十六之弁泉。子劍。銘文之偽。其跡甚顯。

又若乙月。其口部作斜行雷文。腹部作人目
文。足部作繩文。在銅器中。花紋無此例者。其
偽固甚易知也。國十五之帶盤。為翻宋代金文。
且其中翻誤一字。又國二之侯鼎。器本不偽。且器
銘僅一。篆字方此鼎出時。自某君為山西省長。
泰篆故添刻。音侯五字。持以求售。以期善價。
而卒為人識破。乃人收入書中。大為估人所欺。
不知其偽。而誤收之。則有之矣。未聞自作偽器
而仍著錄者。此與東晉之偽古文何異也。書中

僅父丁酉一器頗有可觀也。然此猶蘇氏晚學齋之物。非泰榮所自藏也。較世以攝景著錄銅器之書。自夢野草堂言金圖至河南言金圖志續稿凡十七種。雖考證有疏有密。而所收之物。尚皆可觀。無有偽者。真偽相雜而不能辨。且目為偽器。以為真。實自是書始也。

雙劍訪古器物圖錄二卷 影印本

手有吾模。者吾字思泊。海城人。著有雙劍訪古金圖錄。言金銘文選。諸子新證。詩經新證。尚書新證。易經新證。卜辭新證。已並著錄。是編著錄凡九十七種。分金石玉甲骨陶五類。金類彙器之屬四十。戎器之屬十六。雜器之屬十。古鈐印之屬六。石類九。玉類六。甲骨類八。陶類六。皆著吾所藏之物。中如商甲類之四足作圓桶形。形制不甚為罕見。又宋公孫鏞金戈。攻吳王光錯金戈。楚

王會璫錯金戈。新出龍錯金戈。皆金器中之佳品。又石類之六鈐。永曆永泰大索之商歷列國石璽。魏正始古篆二體石經之為負殘石。並之前此未見之器。其有關於考據之學。重且大也。惟者吾以時間匆迫。未及考釋。於諸器之重量尺寸。及出土所在之地。皆畧而弗詳。是其弊也。然金石之學。鑒定難工。別擇不慎。則是非莫辨。真贋難辨。造偽射利之術愈精。辨偽之方愈難。故近人所著金石之書。往往濫收偽器。承學之士。

踵諸龍繆不知其非以其為著錄之品遂援以為
改據之資至予乃實較假不可究詰有古始從
事考據之學於古器物之搜求詳列真贋如
占黑白是編所收乃雙劍詩藏器數百種少之
著矣希世難觀之物雖不逐一為之考釋而流傳
之功亦不可遽沒也

青烟錄八卷 嘉慶刊本

清王新撰撰字嘯岩山西沁陽人以諸生精醫
術尤愛黃老之學獨享靜坐焚香自言惟有香
爐一器香數種能順養我志而不擾擾于神每
于几上酌劑而焚之香煙最易為衣生卧其氣萬
念俱寂乃取平日所讀書涉香事者條記彙述
彙為一編曰香典故香考據香類品焚焚諸
香事香香類記燒香起于佛道賢已集謂燒
香始於中國澄衷國城整水源累竭石勒問

澄澄曰今當教龍取水乃燒安息香咒數百言
水大至此燒香禮佛之證官祭宮禁祀言致
神日行香起于後魏及江左齊梁間凡常於及
婦人祈禱曰燒香唐李商隱有燒香曲是也大
抵皆然香薰手或以香不散行至後人始專用
爐香取之列肆恐不潔也今香始見鄭康成注
范蔚宗有香論唐有宋清之三句煎宋則有魏
公意可諸名然皆偶一為之至有明則劉鵬始得以
專家名於世是書以焚香為主於香之神類詳題

製造楚熱、若燼若火者、固大深矣、等法、辨詞類、詳
後附雜文、考輯、以博楚熱之趣、至若音澤、長音佩
音之類、醫藥、唇舌之方、雖非正文、不過連類及
之、以備一帖、此諸茶經、酒史、蘭譜、菊疏、亦足艷
見、開而資、終雅也。

音切譜 家刻本

音切譜二十卷、清京山李元讓、李元、字渾齋、總角時
即通三十六母、究心音韻三十載、讀等韻得開合
正副之法、因取反切之在廣韻者、參互配比、以承其
流、復取秦漢而上之書、以究其原、輯為音切譜、其
目次曰字母、曰四等、曰反切、曰五音、曰列韻、曰韻攝、
曰通紐、曰五通、曰通韻、曰古韻、曰今韻、曰四聲、曰通
協、而列韻通紐二部、發明尤多、列韻者、以字配母、
始於韓道昭五音集韻、而一與一混、二與二疑、且有任
意置移之處、是篇以母統字、審其正副、辨其開合、考
其偏旁、罕者刪之、闕者補之、兼採顧亭人紫虎莊
諸家之說、以附之、通紐者、凡簡編之異文、聲同而
字異者、彙錄焉、按各母韻次第、勒為一編、即此可
以見古人字通音諧之條、是故字之參錯、不離本母、
至其稍雜于母者、必偏傍相從、聲音相近、如故之
為頃、和之為曷、烟之為條、它之為度、則皆古今聲
韻之流變、非泛而無所歸也、迺若照知共域、字微同
條、數入非彙、壞歸母、麻部兩析、支韻三分、真文是

實物之平、月、昌為元寒之入，則能竟委窮源。實字
今古，發音人之所未發，蓋李氏之學，能究乎等切之
理，而探乎古韻之秘，故著書立說，所得為多。至誤以
詩韻為沈韻，備載明人之謬，而本音深考，此當
為之刊正者也。

兼韻音義 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兼韻音義十卷，清天津段東瀛撰。段東瀛，字東橋，
官南陽守，擢四川成縣龍茂觀察，以官韻甚嚴，文
字音義異同，抉摘尤精。春秋兩闈，往往一字出入，
遂闕得夫，見諸坊刻者，因而有韻字辨同各書。
顧弟標大旨，證據未詳。段氏思將一字兩收之字，元元
本本，縷析條分，輯為一書。因屬蜀人繆景宣君道新東
其事，前後閱七年而書成。是書分韻一依佩文韻目，
凡一韻兼收他韻之字，皆行收入。如一東所收兼二冬，

連董二字，兼三江紅腔，龍鹿靜五字，兼三江三絳，津
坡二字，兼三有男一字，兼四豪十一尤，等一字，兼十蒸馮
一字，兼十蒸一送，曹一字，兼一董龍總喉侗，喉增韻奉
後九字，兼一董一送，空蒙二字，兼二腫銅一字，兼一送
中衷風龍若夢，緩凍侗銅，蒙詞十一字，兼一送二宋二
十六有男一字，兼三絳紅腫，漆三字，兼二十五徑，憐一字，
兼三十陷，汎一字，其音義之異同，注明于每字之下。如男
東韻模紅切，音蒙，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男，送韻依
廣韻作霽，音夢，義同。宋韻音夢，廣韻云：地氣上天

不應也。宿韻莫候切音茂義同。又有古文通假之字亦分別注釋于字之下。如達、鼓聲和也。詩大雅、靈臺、靈鼓達達。呂覽季夏注作靈鼓。詩、達、通、用、字、所、後、據、諸、書、十、三、經、外、餘、書、有、錯、亂、者、必、為、明、辨、殊、能、審、其、原、委、至、若、古、字、音、義、其、見、存、于、釋、書、道、藏、者、甚、多、頗、可、據、以、為、考、訂、之、資、而、是、編、以、為、異、端、邪、說、大、為、世、教、人、心、之、害、屏、絕、不、收、斯、亦、迂、矣、

韻學古聲 家刻本

韻學古聲五卷。清孫鎬撰。鎬故官安徽提學使。著有韻氏經學八種。已著錄。是書取詩韻部目。依宮商角徵羽五聲。分為五卷。卷一入聲角。取詩韻入聲三覺升為韻首。卷二上聲徵。取詩韻上聲四紙升為韻首。卷三中宮。即詩韻上平而易東為宮焉。卷四旁商。即詩韻下平聲而易陽為商焉。卷五去聲羽。而詩韻遇為羽焉。考四聲之說起于江左。古有四聲而無四聲。管子撥度云。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又幼官以五聲配四時皆是也。晉魏之際。韻書始作。然亦有以五聲命名者。唐村演見聞記曰。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名魏書江式傳曰。晉呂忱弟靜。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今李呂之書俱佚。其詳不可得而知矣。然所謂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者。則五聲即平上去入。而後四聲之名起。始無用五聲命名者。孫氏此書。殆依古靜韻集之書。以商宮角徵羽

代四聲。蓋以五聲為古名。故命其書為古聲云。雖
然。五音之用。施于律呂。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孫氏
僅以五音代平上去入。而未能隨律而釐定。其書
猶未精也。

唐李舟切韻 漢學堂叢書本

唐李舟切韻二卷。清甘肅黃承輯。按李舟唐書無傳。
杜工部集有送李校書二十六韻。畧述其身世。王國
維考其書作于唐代德宗之世。而佚于宋季。大徐
改定說文篆韻時。猶及見之。韻譜後序云。韻譜
既成。廣求徐本。頗有刊正。今復承詔。校定說文。更與
諸儒。精加研覈。又得李舟切韻。殊有補益。其間
疑者。以李氏為正。蓋小徐作說文韻譜。依於孫愐。
而大徐改正。則從李舟。今以小徐原本與大徐改定
本相校。大徐齊後無移。仙後有宣。最後無凡。與小徐
同。惟上去有假。入聲有術。昌而無聿。與小徐畧
異耳。蓋李氏生孫愐之後。故能據孫愐唐韻而更正
之。孫氏以前。其韻部次序。大抵平聲覃談在陽唐
之前。蒸登居鹽添之後。入聲則藥鐸居於帖緝之
後。職德置於業乏之前。四聲不相配。迨李舟出。始整
齊劃一之。是使韻書各部。皆以聲類相從。四聲次
序相配不紊者。則李氏之功也。自清代輯佚之興。
興而後。已佚之書。賴以復傳。是李舟切韻之內

容、今可復得見之、自二徐說文韻譜出、而後切韻之部位始明、黃氏輯錄之勤、於李舟書無遺憾矣、而於韻目缺焉、殆說文韻譜之書、黃氏尚未之見耶、今於黃輯之所未及、因備論之如此、

杜詩雙聲疊韻譜

蘇味摩本

杜詩雙聲疊韻譜八卷、清周春纂、周春字松雪、是書專取杜詩中之雙聲疊韻、分為十二格、曰雙聲正格、曰疊韻正格、曰雙聲同音通用格、曰疊韻同音通用格、曰雙聲廣通格、曰疊韻廣通格、曰雙聲對變格、曰疊韻對變格、曰散句不單用格、曰古詩四句內照應格、復廣取楚辭魏晉六朝唐宋人詩之用雙聲疊韻者、以與杜詩綜合比觀、曰諸格摘論、而別錄古今諸書

論雙聲疊韻者、蓋為附錄、是書元本十六卷、因太繁、無忍夫圖譜貴簡之意、汰其餘無、摘其精粹、釐為八卷、本毛西河古今通韻之例、名曰括畧、按作詩之法、以格律聲色為尚、古之人並無專以雙聲疊韻取工者、良以其為別格、非正體也、至清代考據之興、古韻乃明、續學之士、始專以雙聲論古詩、前乎周氏者、則有當塗黃氏、以雙聲說杜詩、見解于時、惜其書今已佚矣、今周氏此書、未知與黃書相去若何、然其援引古今、出入經史、能使杜詩文從字

順音律叶和考證誠精確矣。斯亦好奇之一蔽。善讀杜詩者。正不必以雙聲疊韻求之也。

劉氏切韻指掌 石印本

劉氏切韻指掌二卷。昌平劉廷遠著。劉廷遠字幼哲。是書據樊炎虛五方元音。趙丹宸別聲元音。李松石音鑑諸書而作。其韻母用音鑑春滿亮天曉三十三母。韻攝用元音天人龍羊牛獒虎駝蛇馬對地十二攝。以李氏韻母配元音韻攝為上卷。取別聲元音之音按母詳錄。曰字音證為下卷。是書大體蓋依違三家之書。而未嘗明乎宋元等韻之理。故立說多糾繆而不能有所發明。其言曰。嘗考反切

所由來。謂三代前即有者。明儒顧亭林音學五書。張之洞稍新語之說也。謂鄭玄注六經。始有聲況假借。而難字訓釋。但曰音某。或曰讀若某者。音學五書及李松石音鑑之說也。是劉氏拘於一家之書。而于古韻未知其原流也。又云。乃宋以後。不信古經。而信佛書。遂以反切字紐出於西域。率合華嚴字母。等攝煩碎。令人迷罔。是劉氏尚未明乎宋人等攝之理。而不識字母之起源也。劉氏是書。成于乙卯。刊于丙子。前後凡三十年。用力可謂勤矣。而率別樊元音為金科

玉律、不復知有宋元明諸家切韻之書在、不亦數典
忘祖者乎、至若字母之狀字、俗誤作狀、而劉氏云、狀字
別解、元音改狀、不解何故、是並字母之為何字、亦不
之知也、其識之陋若此、則全書之得失、可無論已、

韻略彙編 明刻本

韻略彙編通二卷、清康熙縣舉拱辰著、舉拱辰、字星伯、
萬曆丙辰進士、官吉安司理、殉事自成之難、其書
蓋在補訂韻略彙編通而作、其自序云、壬申歲、進士
中為崇禎之十五年、適左叛逆圍宋、原板散失、每用
惋惜、今秋余持其寧節、誌戎之暇、檢得原帙、更為分
合、刪補、非敢僭也、期于簡便明備、為蒙童入門嚆
矢耳、稍易其名曰韻略彙編通、通者、取水回而復合之
義、茲編雖分流別派、疏浚惟勤、然總合于元韻之
淵源者、韻略目二十、茲編減為十六、若蘭氏真文之
與侵尋、先全之與庚纖、山寒之與鹹咸、皆無甚分別、
合併為一、真文前三聲、雖同、而文字入聲特異、舊混
為一、一韻兩呼、參差無當、故以文韻入聲歸東洪、易
真文為真尋、庚晴二韻入聲、亦各異、今以晴字入
聲併歸真尋韻內、端桓前三聲與三寒同、入聲與
江陽相同、亦各分別、併歸同聲、四聲全者舊為十
韻、今約為六、無入聲者十韻、尚仍其舊、但西微二韻、
各自各異、今以西韻諸字併歸居魚、復易西微為灰

微如集成之目、就其大體而論、其平聲分上下平、即今之陰陽平、分部趨于簡單、與現今非音系統、日就接近、惟其入聲配入陽聲韻、雖仍蘭氏之舊、但甚為凌亂、不如蘭氏之有規則也。

韻辨附文 同治癸酉刻本

韻辨附文五卷、清錢塘沈兆霖撰、其自序言、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皆專究音韻、不詳字體、而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又不及音韻、音與字始合而後分、分則平不再合、通儒不難兩究、下士每苦兼營、自宋以後、辨韻校文、各本充斥、序數、皆俱韻為韻、文為文、括韻者不必詳求文體、考文者往往疏畧聲音、何況各本厚易、鈔胥不少脫誤、編韻最重異同、而寬嚴天造所尚、釋文原兼正俗、而拘俗遂失源流、人各一編、日相掣訟、致使學者茫乎不知蹤跡之所向、豈不病哉、是編詳參諸本、以韻為經、文為緯、一字兼入數韻者、晰別必嚴、文有正俗、即于本字附辨焉、韻皆衷以古義、文或斷以今行、官韻之字雖隘、日用所需、其亦思過矣、學者開卷洞然、因考韻而即曉于文、因究文而益稔于韻、斯亦小學從入之門也、知是書之作、專為士子審平仄辨字體之用、其纂次一依佩文韻目、以辨韻為主、正文附焉、凡辨韻于大字加口、兼正文者于注中加○、以為辨別、韻之平

反有相沿每易為誤者。如麻字無平音。祇字無上音之類。皆于字下注明有一字兼收兩韻。而此韻可通他字。彼韻不可通者。則此韻注明通作某。彼韻不注。字有帖體而應試通用者。皆注明應試作某。然點畫可疑者。仍折衷于說文。以明源委。庶為初學識字辨音之助云爾。

詩韻釋要 道光刻本

詩韻釋要五卷。清周兆基撰。姚江朱蘭重輯。周兆基。字連德。視學浙江時。輯有詩韻釋要一書。博綜諸家。折衷廣韻音義。確然約而能精。周氏門人王氏。睢。周為之校訂。詳辨義訓之異同。釐訂俗音之謬誤。字之點畫偏旁。細加校勘。頗便課士之用。朱氏視學楚北。復為刊行。當大清代設科取士。經義策對。而外。並重詩賦。雖有嗜學之士。卓然能文。而或因試律。一字微疵。如誤解字義。錯會字音者。往往為功

今所限。致遺擯遺者多矣。是書蓋依佩文詩韻。而使之簡約。每韻之下。注明字數若干。韻中稍涉生字。皆畧舉要義。或援證經史語以證之。遇有一韻。再收數韻互收之字。皆各註音義。以詳其異同。而字之平仄近似。各地方音。誤讀易混者。如丕。璇之音。易作仄。絲。能之音。易作平。則皆註明某字無反音。某字無平音。其或平反兼讀之字。皆注明之。至若廟諱御名之字。向或代以他字。於本字皆缺末筆。出格標題。以便敬避。是書雖無所發明。然作者之意。在士子備而誦之。則其

依文考義、按律審音、於陽聲之中、不至如夜行之無燭、是茲編在制學之世、不失為有用之書者矣。

韻鏡

韻鏡一卷、不著撰者姓氏、刊于宋紹興辛巳、慶元丁巳、重刊、日本寬永十八年、據慶元本復梓、書首載三山張麟之子儀二序、其言余嘗有志斯學、獨恨無師承、既而得友人授指微韻鏡一編、入云、韻鏡之作其妙矣、余年二十始得此學、字音、往昔相傳、類曰洪韻釋子之所撰也、有沙門神珙號知音韻、嘗著切韻圖、載玉篇卷末、竊意是書、作于此僧、世俗訛呼、訛呼珙為洪韻、然又無所據、自是研究、今

五十載、竟莫知原于誰、近得故樞密楊侯侯淳熙間所撰韻譜、其目序云、竭來當塗得應陽所刊切韻心鑑、因以舊書、手加校定、刊之郡齋、徐而諦之、即所謂洪韻、特小有不同、是張氏已不能知是書之作者、為誰、蓋其來也遠矣、是書編次、以七音橫列為綱、併三十六母為二十三、以四聲縱列為目、以內外轉開合別等呼、以音和定反切、立圖四十有三、橫讀之、則知一韻之字之音紐之音濁也、縱讀之、則知平上去入之有十六聲也、其法雖與切韻指

掌四聲等子、切韻指南諸書以攝貫字不同、而於
出切行韻取字、簡明則過之、今校切韻指南出子
韻人為纂、邵特夫已辨之、而等子指南二書、則皆
出于劉鑑之後、以字書中論等韻者、此書頗古、
故錄存之以備一家之學焉。

韻學大成 明刊本

韻學大成十二卷、明齊南李夢龍編輯、武進唐順
之校正、李夢龍字子麟、以詩學鳴于時、著有滄
溟集、古今詩刪諸書、並已著錄、是書之作、蓋為學
者作詩檢韻脚查故實之用、故又名曰古今名家韻
學淵海大成、其編次、以平上去入為序、一百六韻為
目、兼注併合唐韻之韻部于下、每韻之字、首列反切、
次釋其義、然後羅列故實、命曰事類、如童字事類
有村童、黃童、青童、兒童、頭童、聖童、終童、山不童、八
百童是也、次曰詩料、舉凡古人詩章、其押韻有用童字
者皆繫焉、蓋嘗感于什舉之世、詩賦為國家功
令、而學子亦以此為入仕之途、皆閑習詩章、記誦故
實、以備場屋之用、雖有博洽之士、而為今甲所拘、亦
以徵引為能、而未聞乎本原之學、故有明一代韻書、
率皆詳于釋義、畧于釋音、李氏是書、其編次與
王世貞韻學全書大體相同、而導乎有清佩文韻
府之先路、其援引博洽、實足為初學檢查之助、未
始非無用之書、至若古今韻部分合之理、反切等字之

辨則李氏尚未之知也。而以韻學大成命其書。不亦
未乎。今錄存之。於此亦可以占一代學術升降之
際者焉。

韻鑑 刻本

韻鑑二十五卷。明新安呂維祺著。其自序云。予既作
同文鐸。以譜七音四聲四等矣。復作韻鑑。何以故。
鑑者。約也。將以反說約也。今握管而談先秦兩漢建安
大曆。雖不盡能。猶有能者。試誌某字某音某形某
義。百不能一也。或更誌某字幾音幾形幾義。千不
能一也。何以故。不得其鑑也。乃因同文韻母二書而
編益之。為韻鑑一書。是書體例。本之于韻母。以一百
六部為綱。三十六母為緯。而注等呼于其上。其中

注釋。引據經史。凡便見于同文鐸書中。不復徵
贅。而韻母所注獨家之音。皆為釋詮之。有字同形異
者。則注之曰通作某。或作某。亦作某。俗作某。非有字
同音異者。則註之曰幾音幾叶。某音之義云何。某叶
之義云何。每一音叶。條正韻所有。而類韻原出者。注
沈字類。韻所無者。皆以正韻補之。注補字。一字有數
音數義者。止詳于原韻本字之下。其或再見別韻
者。則僅注明見某韻某母。而所取義者。第就正韻
韻小補實珠等書。擇其雅正者錄之。其或釋典道藏

玉篇集成等書、出處冷僻者、不具錄、簡約明當、庶備
士子讀書之一助、至謂括此一錦、以示人、而人人由此可
以得其門、升其堂、而入其室、有以觀乎音韻之奇奧
者、尚未之能也。

中州全韻 家刊本

中州全韻二十二卷、清琴水周昂增訂、周印、字少霞、
是書蓋因明范崇白之中州全韻而增益之、初元
周德清之作中原音韻也、乃據北方方言而作、其分
音分韻皆于廣韻不同、然其書為北典而設、非為
音韻學而作也、嗣是由學盛行江蘇、而北韻與
南韻不能相合、於是相繼有曲韻之作、范氏之中
州全韻、其韻目十九韻、起東同訖、康纖與中原韻相
同、而標韻特異、所最不同者、即去聲分陰陽、王錫
云、近世詞家、率以中原為宗、而註切未明、陰陽互混、
及見中州全韻、而覺遠勝于彼、所謂遠勝于彼者、
即指去聲分陰陽而言耳、至周氏之增訂全韻、復
分上聲之陰陽、其言曰、平聲分陰陽、道德清本、
去聲分陰陽、參昆白本、上聲分陰陽、此宜間定、
夫於是、則四聲之陰陽、分析精微、南韻至此、可以
無遺憾矣、雖然、周書全為北曲而設、夫使中原音
韻日趨于南化、致變不南不北之韻書、其去周氏
之旨遠矣、故于全韻之書、畧論其與中原音韻異

日、以見明清兩代、南曲盛興、中原音韻南化之梗概焉耳。

等韻精要 家刻本

等韻精要一卷、清河東賈存仁撰、賈存仁、字木齋、是書共分五篇、一曰述原、二曰總論、三曰圖說、四曰別傳、五曰備考、賈氏之學、其論等呼則本之音韻闡微、韻部則本之五方元音、故其述原篇、則採性理精義、皇極篇、及音韻闡微凡例三則、而加以說明、圖說篇、則取神馬咬駝牛契射龜龍羊狼麟十二字、以為韻部、別傳篇、取沈氏反切法、與切法、而為之詮釋、備考則取邵子、字棠、馬氏、樂氏、喬氏、龍氏、都氏七家韻法、以備參攷。

其總論一篇、則詳論諸家之得失、如論五聲、則以周氏中原音韻而定陰平為中聲、辨字母則以曲韻、以音審照、穿為唇音、而論牙音與齒音無別、當併為一類、不無特見、其立論亦有失考者、若入聲有無之說、千古聚訟、所以然者、皆未常明乎通轉之理、賈氏欲調停諸家之說、謂以吾晉土音之入、似乎順轉無一韻無入聲者、蓋亦不典之甚、至元刊本玉篇中所載切字要法、淵源甚遠、約在守溫三十六母之前、其法共三十類、一因煙至二八利賢、皆兩字並舉、二十九如風字、方中

切、注或作芬番三十、如微字、無非切、注或作文橫、以字溫字母攷之、少知微澄娘非數六母清續通志謂此法自魏社書孫夫作反語後即有之、蓋晉魏間舊物也、賈氏引作沈氏反切法、指為休文所定、又於風微二字、畧而不錄、此深有大手考據、不可不為之釐正者也、

合聲簡字譜 光緒丙午刻本

合聲簡字譜一卷、清桐鄉勞乃宣撰、勞乃宣、字玉初、以中國方言種類之繁多、近世交通日便、統一言語之不可緩、統一言語、即以國音為其標準、先是有甯河王煦者、為官話字母一書、準諸反切之理、參以西歐拼音之法、立字母以拼音、設塾于都城、推廣于各州縣、其書流行于各省、勞氏就王煦字母、定京音五十母、十二韻、字母與韻母相合與拼音、四角注符號以定四聲、名其書曰合聲簡字譜、是為京音字母、復定寧音五十六母、十三韻、曰增訂合聲簡字譜、定吳音六十三母、十八韻、曰重訂合聲簡字譜、又定閩廣音八十三母、二十韻、至其書於前清學部、請頒行天下、卒未明令施行者、蓋勞氏之書、其優點在隨地拼音、易于傳習、而纖之者、亦即因此、以為隨地增撰字母、使中國方言不能統一、將更速于同文之世、然亦切中帶書之病也、勞氏之後、乃有國語統一運動、民國二年、教育部有讀音統一會之召集、始規定三十九注音字母、為統一讀音之音標、四年、會員王璞等數次呈請頒行、教育

部始開辦注音字母傳習所，以為頒行前之準備。六年，全國教育聯合會議決呈請推行。至七年，教育部始將三十九注音字母正式公佈。九年，教育部開國語統一籌備會，又將字母重行修正，分析已母為乙、亡、二母，凡母亦得用為聲。于是定聲母二十四，韻母十五，即今注音字母是也。自注音字母通行後，無復知有合音簡字譜之書者。然勞氏簡字，實為其先導也。故於勞氏書，並論及之。

詞韻譜聲表 家刻本

詞韻譜聲表四卷，續縣陳任中編訂，其書分一東董韻、二江講韻、三支紙韻、四魚語韻、五佳蟹韻、六真軫韻、七寒阮韻、八蕭條韻、九歌哿韻、十麻馬韻、十一庚梗韻、十二尤有韻、十三侵寢韻、十四覃感韻、十五屋沃韻、十六覺藥韻、十七質陌錫職緝韻、十八物月曷黠屑葉韻、十九合洽韻，共十九部。而上去二部，依列于平聲之後，入聲各自為部，不與平聲同。雖平聲分陰陽聲，上去以下皆不分陰陽，各字之音，以類相從，其有未諧之字，重注切音，又增注國音字母，必期于諧。按詞韻古無專書，唐人之詞，皆沿用詩韻。自宋迄明，詞家始有平聲通押，上去合押之例，亦有三聲並用者。清厲樊榭論詞絕句云：欲呼南渡諸公起，詞韻重離朱斐軒。而朱斐軒詞林釋韻一書，遂為士林所重。然其書不著撰人姓氏，未知作于何時，其分韻入聲，不獨為部，皆繫于平上去聲之下，蓋實由韻之端失，非為詞韻而作也。清李若沈去聲、高紅友、戈順卿之詞韻，有近于詩、謝默卿

之碎金詞韻、又同于曲、求一完善詞韻之書、而不可得、陳氏此作、視前修加密矣、然其分韻猶不免有厚薄如平聲既分真軫庚梗侵廢為三韻、而入聲則又合質錫陌職緝為一韻、平聲既分寒阮覃感為二韻、入聲則又合物月曷黠屑葉為一韻、殊嫌自亂其例焉、

韻義便考 光緒刊本

韻義便考六卷、清粵東徐紹楨、滇南龍其嘉相全編輯、龍其嘉相、字亮臣、官懷遠令、以官韻苦無善本、乃與其幕友徐紹楨、同輯是書、其編次悉依字書、按照畫多寡為先後次序、自一畫起、至三十五畫止、更依平上去入各韻、挨次編列、每字註末標明某韻、每字反切音韻下、訓詁正義、先遵許氏說、文次及玉篇韻會諸書、其每字每義下、並引經史及子書等句、以證明其義、有一字而一韻兩見者、有一字而一韻兩見者、有一字而收入數韻者、或音義俱別、或音異而義同、或字雖異而義相通、均于末字下註明之、其有音義異同、在經史中另作一讀一解者、皆于註末標出、至若連類字、二字相連、始成一義者、皆隨文註出、並舉廟諱之字、列于編首、是書雖未能于每字詳究其音韻之原委、形義之假正、然能分散詩韻所有之字、州區星處、眉目分明、查閱甚便、其於文字音義、晦者疎之使明、畧者辨之使詳、誤者改之使正、缺者補之使足、間有餘義見于他

書、為字典所未載者、皆觀緯而書釋之、檢其字而音義俱明、殊有便乎切學也。

續修廣韻

卷

部

二

音學秘書 家刊本

音學秘書四卷、清奉新涂謙撰、涂謙、字德敷、以音韻之書、自晉魏以來、訖乎元明、作者無慮百數十家、代遠年湮、佚多散佚、今世流傳、若梁顧野王玉篇、宋陳彭年等廣韻、丁度集韻、景祐間禮部韻畧、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黃公紹韻會、周挺齋中原音韻、陰時夫韻府羣玉、明呂坤文泰韻、洪武正韻、或續刻重鐫、或珍藏世守、尚存海寓、然亦有韻字未全、解義未備、反切未確、音註未周、致彼此詳畧、或宮商不分、或九音誤讀、非東風慧、假師資、不能辨是非而訂取舍也、是編纂次、曰察點畫、曰辨平仄、曰按解義、曰擇字母、曰分陰陽、曰審呼吸、曰定清濁、曰正九音、曰訂宮商、曰依韻譜、曰講收閉、曰詳反切、曰除雙聲、曰去疊韻、曰廣切法、曰傳聲響、曰立馬號、其於切韻、則立陰陽交互切法、迴環切法、類列切法、拆字切法、雙翻切法、用三十六母字廣切法、用各母下平聲三十六韻等字作翻切法、用各母下上聲三十六韻等字作翻切法、門法甚繁、而多不切于

續修廣韻

卷

部

用蓋徐氏之學流覽甚博而本嘗精究故其書泛濫而寡要其識方以習二十字母為誤蓋未明乎聲韻之理至卷末附蓋諸家傳聲射字之法以為反切之法尤為畫蛇添足甚無謂也

初學讀念法道光刻本

初學讀念法一卷清海陽升山吳道齡撰吳氏撰有切韻指歸以韻字繁多初學不便于記誦乃依宮商角徵羽編成句讀以便初學讀念其法以公同騎鶴居五字以統五聲以四聲為經三十二母為緯如公韻屬宮音則以東鍾韻字排之其間分屬各音有音無字者以國空之初學習之縱讀可以知其字之屬何母也橫之可以調四聲也熟習句法則切字祇逐上字為之的而下字射之可以矢口而出也其法本

于音和而開微析密上下條貫頗為詳明雖然五音之說出自管子而五音之分配未有詳解魏晉之間始有以五音合字者詩演見開記言李登撰聲類以五聲命字而魏書江式傳亦言呂靜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卷今其書雖不傳然所謂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者則五音即陰陽平上去入矣吳道所分五音與呂靜之說不合如東國皆候音也而一屬宮之宮一屬商之宮東當皆古音也一屬宮之徵一屬商之徵風為唇音而屬宮之羽商合音陰屬宮

之半微或屬字之半商其區分繁瑣而無當于音韻之理使初學讀之益滋糾紛不如刪削之為愈也

同音字辨 道光刻本

同音字辨四卷清初海劉維仿撰劉維仿字言可又號樂山工篆刻著有印文詳解一書尤精音韻以世所流傳抄本有善本若五方元音雖有一夫二人之字母而詳考其聲音點畫之間猶未免有遺漏錯誤訛之疵後繁水趙公就五方元音而增補之改為剔弊元音按韻填字判然分明因為善本但仍以十二字母為法總不免有牽制于附會之處以平上去入載在兩卷多令人扞格不通是書音分為五統以切韻二十八韻首其日橫列為韻縱列為聲學者先將二十八韻首熟讀胸中一聞字音即知在某韻之內而不猶豫一檢即得矣既得其字然後縱查其屬何母則字母定矣夫羅列同音之字依韻首區分一詳考其義參以許氏說文凡字畫背謬與聲音舛錯者則詳辨之復恐音有偏僻特以中州音韻輯要懼字有錯誤校于康熙字典緣音韻為一處則曰同音字加區別則曰字辨合而為同音字辨其於聲音字體分辨詳明要不失為有用之書

其自序言、無端考極、百計殫羅、八更表葛、三次騰稿、書始告竣、其用力亦云勤矣、抑劉氏以鐵筆為業、汲汲于市肆間、而能勤學若此、其志已可嘉矣、錄以存之、以存其梗概焉

韻類 家刻本

韻類二卷、清天津華長忠撰、是書分喉音五、舌頭舌上之音各四、半舌半齒音一、正舌音五、唇外音四、唇內音三、正齒齒上之音各四、半牙半喉音四、輕齒重齒輕牙重牙之音各三、用注音符、若赫頭額、德特諾勒、狄揚、獨充底訥弱、伯迫莫弗、必解覓、角關雪月、節姜絮葉、國廊或涯、責測、瑟、漸、微、涉、微、索、卓、輝說、五十字為音母、貫以韻母十二、曰江陽韻、曰真、文、元、庚、青、侵、韻、曰東、冬、庚、青、蒸、韻、曰尤、韻、曰蕭、有、豪、韻、曰佳、灰、支、麻、韻、曰歌、麻、韻、曰元、寒、刪、先、覃、鹽、咸、韻、曰麻、佳、韻、曰支、微、齊、灰、韻、曰支、齊、微、韻、曰魚、虞、韻、總衍以聲母為經、韻母為緯、則五十母可以統古今中外之音、然後母各一章、可以統一切之字、當清光緒之季、西學東漸、吾國學士大夫、惑于中土文字之難識、而反切之法、又非人人之所能盡知、非若西歐諸國之字母拼音、法簡而易于施、諸唇舌也、乃爭欲創立字母以代反切、若王照之官話、勞乃宣之合聲簡字皆是也、華氏是書亦以注音符之法統音、觀其叩音

辨韻數行分章、頗能分析入微、惟其所立諸母、猶有未善、如喉音五、各宮赫顯顯、以韻分為二母、殊嫌淆混、而重牙音之卓、綽說、說字重牙音、非注明未、勿調于唇腭、此其可議者也。

韻母 刊本

韻母五卷、明薛安呂、撰著、呂氏著有四禮約言、同文、鐸、韻、錦、茅、書、人、以字者、掌乳、增多者也、母之生子、必本其父、父一而已、母有七、宮、商、角、牙、之類是也、母有三十六、見漢之親是也、有開有合、分其族氏、有清有濁、辨其世類、有開收之等、以所伯仲、有照書反切、以象形體姓名、有象獨之音、以分子姓世系、乃撰韻母一書、舉一百六韻、為綱三十六母為緯、而以開口合口注于部上、以形聲之字、分系于各母之下、注獨音、舉音于每字之左、大所謂獨音、一字一音也、舉音者、一字而兼有數音也、其書大體、頗簡明、而便于比觀、大文字湮遠、由于諸聲、而聲音有古今之別、大氏古人字簡、一聲之字、外申緣數以為稱、而文字和諧、凡由一字而聲乳為數十百字、其聲靡不同也、及其後也、字母之學興、後人乃以其時之音、調之唇舌、散一聲之字、而入數母、此古今音之異也、古人質簡、無平上去之分、後人乃因聲勢有緩急高下之不同、乃解散一聲之字、而入數韻、此古今韻之異也、為韻母者、當用互見之例、而詳

其古今之異、如乃躬見母也、躬羣母也、當注云、躬窮
古音合也、同東韻字也、从同得聲之洞字、今入送韻、知
洞同古韻合也、舉其古今分合之由、使讀者展卷而察
然可觀、其不甚善、惜乎古人之見之不及此也、

詩詞韻釋 同治刻本

詩詞韻釋八卷、清番禺姚詩雅輯刊、佩文詩韻五
卷、詞林正韻三卷、按詞林正韻、清戈載撰、戈載字
順卿、吳縣人、以韻之書、苦乏善本、大氏詞林要韻、其
韻有近于詞、由韻一書、其韻部分合、多與宋詞
間合、為填詞家所當援據、然所撰之韻、尚多
可商、乃從古名家詞、參酌損益、分韻為十九部、其
韻目一依某韻、以平聲領上去入聲、獨自為部、各韻
分合、于分部之下、但合其韻、以示通用、舊目舊次俱
未移動、通目之則為詞、專用之則仍可以為詩、至
佳韻之字、半讀展輔之韻、與皆咭諸、半讀振斷
直喉之韻、與麻諸、故戈氏分佳之半入皆咭、佳之半
入麻、界畫僅嚴、一掃二家之謬、別著發凡十八則、
詳論諸家得失、詞韻之佳本也、惜原板燬于
南中、印本亦渺、姚氏宦游河南、得詞林正韻之書、
方假重刻、以廣其傳、適又見卿懷仙館刊本佩文
詩韻、以其音釋簡要、燦若列眉、因與詞韻合刊成
冊、顏曰詩詞韻釋、其輯刻之意、所以惠詔後學、

一則便于檢閱、一則藉作準繩、未始非標韻之助也。

韻綜 琴心書屋刻本

韻綜八卷、清大梁陳詒厚撰、陳詒厚、人名學詩、字東庭、其自序言、自東璧以來、六書未興、五音未審、每指一韻、十失八九、乃取康熙字典、佩文韻府三書、詳為校核、先于一韵中、聲其部畫、復于每字之下、詳其音義、旁摭名物、別其異同、又辨其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而標列於眉上、名曰韻綜、聲為五卷、又以韻書最古者、無如魏李登之聲類、晉呂靜之韻集、嗣四聲切韻、韻集、唐韻、廣韻、五音集韻、韻會舉要、正韻諸書繼出、部數分合既異、字數去取亦殊、審音考字、心目俱眩、乃檢康熙原字典之字、凡見于經史子集、以及耳目習見者、逐字檢出、依本字切音、分列各部、成集字二卷、書首附目錄、檢字一卷、是書編纂、蓋康熙字典佩文韻府二書之間編、於古今韻學、毫無發明、誠如陳氏所言、聊備識字而已、然而綜合古今韻書、實為一編、釋字本于經術、每字元元本本、州聚而呈列、未始非無用之書、夫字各有義、義不明、義失、字各有音、音不明、音謬、初學之士、義字音義尚未之知、固未可以語

音韻之原、特是書以詔之、即可以因韻以求字、即字以考音、不亦足為讀書之一助乎、

中州音韻 鈔印本

中州音韻一卷、清西吳張漢校、不著撰姓、氏是書原附刻于肅餘譜中、又名中州樂府音韻類編、其韻目起一東鍾、止十九康纖、大致與中原音韻極相似、惟多陰陽一類、故有疑為周德清所作者、沈寵按度曲須知云、昔方諸生有曰周氏作中州音韻、其功不在于合、而在于分、然考也是國書目云、卓從之中州韻一卷、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瓊林雅韻下註云、前有自序云、卓氏著中州韻、世之詞人歌客、莫不以為準繩、予覽之、卓氏頗多脫誤、又鐵琴銅劍樓書目、太平樂府九卷、註云、明萬曆間擺印、即楊氏所編者、卷首冠以燕山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一卷、邑人孫唐卿氏所藏、以元刻本校過並跋、卷首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孫唐卿氏二朱記、據此、則中州韻當為卓氏所作、又按太平樂府首載至正辛卯巴西鄭王晉序、且以燕山卓氏北腔韻類冠之、則北腔韻類者、即中州樂府音韻類編無疑、而王驥德曲律、凡字不屬陰則屬陽、無陰陽兼

屬者。余家藏得燕山卓從之中原音韻類編。與周蘭
凡類皆同。獨每韻有陰有陽。又有陰陽通用之三類。
則王氏所謂中原音韻類編者。與中州音韻正同。如
中州音韻為卓從之所撰。確無疑者也。是書載
入韻餘譜中。無單行^者。韻餘譜板本有二。一列于明
萬曆。其中州音韻係古欽趙善達校。一列于清康熙。
係張氏所校。其書為曲韻而作。故有清一代。不為學
人所重。至今始顯于世。故錄存之。而詳其源流如
此。以備學人考稽焉。

詩韻釋音 家刻本

詩韻釋音五卷。清山陰陳錦著。陳錦字補勤。著有
切音蒙引。字圖等書。嘗以韻書反切。本自同原。近
時通行韻本。詳于釋義。畧于釋音。雖有善本。要皆
以徵引故實為能。獨不及于反切字母。是書專主
釋音。於每字下注明某某切某某字母。及某某等。凡
切母照三十六母。各歸各母。凡切脚照今韻一百有
六部。各歸各部。而內有今韻一部而廣部分二三
部者。其切脚仍照廣韻部頭。暗中分列。自為條
理。而詳注其異同。原切有以輕唇重唇互切。舌上舌
頭互切。正齒齒頭互切。名曰類隔。未能盡人而知也。
是書專取集韻音和法門。如標用甫遙。改為卑遙。
親用無招。改為然招。不以輕唇切重唇也。舌頭舌上齒
頭正齒亦然。而并注明某某切。類隔當从某某切。某
母某某等。一字有兩音兩義。不同韻而分見者。則
于每字之上括出注明之。是書大體本于江慎修氏
切韻四聲表。而出切用音和字母用三十六切母
必歸于本母。切脚必歸于本韻。并辨其等味。逐一

分注字下、凡原切未諧、今音沿讀、悉指其誤而更正之、務令簡要分明、各法具備、兼載字母、等韻圖、切音、蒙引、口訣、字訣、唐宋舊韻目、于卷首、是書雖無發明、而條分縷述、洵為初學入門之地、而無支離迂怪之弊焉、

等切指南

附印本

等切指南針二卷、江陵曾廣源著、曾廣源字浩然、著有戴東原轉語補釋、反切釋例等書、已見著錄、是書上卷為切音十例、聲母分等表、釋切韻分等釋讀、聲母類位等及切語常用字表、下卷為廣韻二百六韻四等開合表、夫等韻之法、等以定呼、呼以正讀、讀正然後音和、音和然後感通、古之作等韻者、其始就出切之字、分聲位以為之紐、紐立而後文字之音、隨諸母位矣、就韻切之音、定為開齊合撮四呼、一二三四諸等、呼等定而後四聲部韻得其條貫矣、繼統以正副四等、視其母以為之別、母別而後文字之等、聚其綱領矣、然而前賢不作、蹊徑頓塞、承學之士、求之書籍、未能準諸唇腭、曾氏以為切韻之學、不明、由于等呼未辨、其言曰、同呼四等、昔人兼賅七音言之、分類以求、除牙喉重唇來母而外、舌齒輕唇五類、大抵兩等居多、其同呼四母、而又四等俱全者、總計不過數韻、準以開三讀齊合四讀撮之例、齊撮既定、餘可類推、此辨音必先辨等、為聲母分等表

釋、冬、冬各有一等、而韻之洪峻自異、鍾東皆有三四等、而舌之升降不同、兩上別以桓寒魂痕、先仙判自真文元寒、凡在同等同呼、尋常疑混之音、固宜兼參其輕重舒促先後正變之理、而非等列先明、斷不能遽見及此、此辨韻必先辨等、為切韻分等釋讀、復臚舉廣韻二百六部、列為四等開合表、舉凡韻書之字、按圖索其母位等呼、無不應口而得之矣、

韻書音義考

韻書音義考五卷、清廬江李光瓊纂、李光瓊字玲華、入字樂阿、蓋以典籍至博、音義繁賾、前代韻書或詳義而略音、或詳音而畧義、初學閱之、不能了然于胃、至若佩文韻府、集韻書之大成矣、字典又集字學之大成矣、然而卷帙浩繁、人難編置、初學之士、不能研究、猶有音義誤用之弊、乃輯是書、音義字數、悉依佩文韻、一字數音者、分別音義詳注、無兩者者、另列于後、音別義同者、小註前行列音某又某、後行列義、其音義不同者、則義注本音下、佩文韻只一音、字典各韻及經史有別音、加以別之、注詳本韻、如夢字雖亦列東韻、其注則詳送韻、而于韻部、則另注古通韻于韻目之下、據李氏自言、是書為初學辨音義而作、固未可以專門之學責之、夫既為初學辨音義之用、則當簡切明了、而是書于經史別有音之字、徒注、以別之、不標明其音讀反切若何、又其注釋字義、亦不注出處、使學者覽之、仍不知音之何讀、義之所出、必須徧檢羣籍、為

之一二見其出處然則讀是書者仍不免檢韻府
查字與之難其于便乎初學乎之旨亦有乘矣

韻考畧 家刻本

韻考畧五卷清丹徒謝庭蘭撰謝庭蘭字湘谷取
詩周頌韻易韻尚書韻四書韻一核之字句而得其韻
聲為五卷別採毛西河顧亭林段玉裁王引之諸家之
說附之是書標韻其訣在合與隔合而所發明尤在
隔合之韻蓋合韻人多知之隔合則知者罕矣顧有
聲有聲在周之庭朱子因曰設業設蔭即咍聲哩
望厥聲叶庭即隔合之謂第學者者未能隔反朱氏
亦未嘗推言之謝氏乃依詩書之文備考而標出

之如詩天作高山太王荒之荒字藏韻合王彼黃文
王王字隔合王有黃之行不孫保之保字隔合高易
上九元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首悔隔合坤六
四括囊无咎无譽六五黃裳元吉囊裳隔合尚書
欽明文思安安九棻克讓光被四表被思隔合論
語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
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二強字隔合夫古
人用韻本無定格或句末押韻或句中用韻或隔句
用韻隨意所之自古韻不明後世無復知者朱氏

雖改發頭角而尚未洞達謝氏乃能目之就五經四書押韻之字編為攷極凡古之所謂無韻者今莫不文從而聲諧則其有功于韻學豈少也哉

正音通俗表一卷 同治刻本

正音通俗表一卷清閩縣潘達禧撰潘達禧字蒼如以古今語言相殊天下鄉談各異每苦正音難學歷代韻書雖代有更改考之南北方音均有未合是書於北音取其七南音取其三參用古今韻學之書而立字母二十一曰審烏酣呼耦○貫孤慘枯駕如糊梳弱蓮鈔初精盧暖奴姑都挺徐擊南蘇縱祖琛粗委無鄧夫岷母閔哺拋鋪折為七音分韻凡三十一部曰蓮君登高山川周遮花釋鋪寫階煙波昏秋沙嗟哉胸中悲相乘却知伊心須歸家以代韻目復立鼻音開一音開二音開三音四音齊一音齊二音合音撮音閉音十類以為收音然後以廿為綱以韻為目列表三十二區分明晰頗便讀者惟潘氏是書既名通俗表似應方音與官韻互注而斯表所列仍以北音為主間舉閩中延建邵汀漳泉臺興福州各地之方音以較其異同至若他省方言鮮有引及之者蓋潘氏之學考古之功多而於比較語言之功少欲執是表而使南北同讀已

不可能。至其以閩中之方音而改四支韻兒爾字入遮
部翁母音紐全非。而謂遼易三數字之音紐即
可以通俗。尤為大謬。尚不如一依韻書改正。使之一
歸正音者也。

卷部

選韻 光緒刊本

選韻一卷。清元和陸潤庠撰。其自序云。國家取士。四
書文外。兼課試律。必限以韻。定例鄉會。閉於題紙後。
臨選刻本。約若干字。其冷僻及礙目不宜場屋者。概刪
之。誠以風格瑣錄。必取和平中正之作。且字少則便於
檢閱也。曩者祁文端公督學江南時。有選韻上下平
之刻。多士便之。茲余視學。未東。見所備韻本。板已漫
漶。爰仿文端之例。精為選擇。韻之狹者稍寬。取之仍
以周蓮塘尚書詩韻釋要之注。時刊焉。知是書之輯。
蓋為多士場屋之用。殊與音韻之學。無涉。且所選
之韻。僅就上下平通用之字錄之。頗為簡陋。取其
書以與詩韻相較。遺漏之處頗多。如四支韻之昆。師
謀。六魚韻之蘭。姑。十灰韻之玟。哭。一先韻之憐。綿。
五歌韻之婆。玻。波。俄。六麻韻之痧。蘇。七陽韻之昌。
蓄。九青韻之靖。煥。皆通押之字。嘗見于詩人吟哦。
非冷僻礙目者比。而陸氏概行刪之。不亦大可笑乎。
蓋割譽之世。士人困于試帖。詩以閤體為指歸。而未
嘗識平風人之旨。而督學之徒。亦以用意用典之作

卷部

為冷僻、頌揚德業者為和平中正之作。故其選韻以日
常習用之字為標的。稍生之字、視為冷僻礙目。其學
識之陋可知矣。

射聲小譜 道光刻本

射聲小譜一卷。清昭文程定謨撰。程定謨字心宇。官
安徽廬江訓導。究心等韻之學。以三十六母中之疑微
喻三母。南音各異。北音相同。知微澄三母。古音與端
透定相近。今音與照穿牀相近。又泥母與娘母。非母
與敷母。古音異讀。今音同讀。先儒朴隱子減知微澄
娘非五字為三十一母。以影曉匣喻為宮音屬喉。見溪
羣疑為角音屬牙。端透定泥為徵音屬舌。未為
變徵屬舌上。日為變商屬捲舌。精清心從邪為
商音屬齒外。照穿審牀禪為次商音屬齒內。幫滂
並明為羽音屬重唇。敷奉微為次羽音屬輕唇。又以
教改疑。囊改泥。神改禪。慮南音之混也。我虞鄉音。匣
喻莫辨。奉微不分。乃減匣奉二字為二十九母。日鶯花
阮。陽溪翁諸。點禪苦泥。零疑。剪取細裁詞。者窗紗沉
樹碧。噴薄夢霏微。立三十一韻部。曰角。雍。央。坎。汪。伊。
咨。威。於。烏。挨。蛙。哀。因。氣。恩。溫。駕。烟。安。刻。諸。龜。子。邀。塵。
阿。腮。家。鴨。幽。謳。以二十九母分九音而統諸韻。嫺習諸
韻。然後再以擊鼓打馬之法代之。先擊手母。即鶯花

等之二十九母也。次聲類，即韻部三十一類也。次聲平反，則所射之字，皆可數而得。其法甚為簡括，蓋程氏立譜之意，在發明音理，開導後學，藉此以為審音辨紐之用，非徒為文人詩賦酒國助興之資也。

收疑韻辨 乾隆刻本

收疑韻辨五卷，清南堂杜蕙撰。杜蕙，字樹畝，以詩歌之作，工固未易，而韻之考必確。然收韻之字，界於疑似，初學之士，迷離莫辨，乃摘取兼韻之字，二為之注釋，其編與本部平通平，則合詳兩平之義，平通仄，則合詳平仄互見之義，平仄數韻互見，則詳合數韻異同之義，其訓釋一本于佩文韻府及字典，頗為簡切明當。後附韻字旁通，轉音撮要，字形彙考三種，韻字旁通者，韻有兼此收彼之字，不知者多疑

坊本或遺，其實筆畫微分，引用合一。若通踰和樓諸字，指筆時各從其便，他若徵即澄，蟲即蛟，養即饒，雖形象迥別，其義則同，今為摘錄，畧加注釋，曰通音撮要，取經傳中通假之字，分平仄兩類，摘句而注出之，字形彙考者，以字有形像相似，而彼此迥別者，稍不細認，縱極平仄安叶，難免出韻之弊，如杞橋之記讀平，字少已誤作人己之己，則詒音不入否音乎，忝辱之忝从心，从水即增添字義，押忝而字从忝，不入鹽韻之而兼切乎，如斯之類，悉數難終，按以各韻音

義韻不入者、棠為一編、杜氏是編、檢其形義、歧出之字、一一為之考核、其功力不可謂不勤、然以學識不足、未習識乎文字聲韻之原、如凌凌同收、刊刊並株、殊不免詬笑大方者也。

類韻箋異 家刊本

類韻箋異三卷、清錢唐陳寅輯、杭州溫庭鈞校、陳寅、字百樂、以子姪輩權輿學詩、病韵備四聲、唯寬之譌、報所不免、乃摘撫韻書一字或兼二音、或兼三音四音、間有異義、亟箋之、粵音異而義同者、實為、以魏校書今本、啟撰聲類、以宮商角徵羽五部分作十三類、其部統以平領上去入三聲、故是編分部、亦以平統上去入、別注五音所屬、及開口合口、於各韻之下、然後取兼韻之字、各于本韻一而注釋之、敘述簡明、頗便訓蒙之用、惟附攷多有未確、如詩韵一百七部、始於平水韻、唐宋間無有如是折合者、而卷中十一真部注云、江左韻以天子聖哲分二百六部、唐宋韵合而省之、以平上去入分一百七部、此其誤一、唐宋韵書、其平聲雖平列、而觀其入聲分配、則平聲韻自分陰陽、本目分明、是五音之說、淵源古遠、不始于一元明之際、而卷中十六先部注云、平水韻析平韻為上下、以配五音、宋以前二百六部韵未之有也、今分上中下三卷、平

部不分上下、先承刪後、即以第十六次之、此其誤二、
如上所舉、皆陳氏考證未密、語涉謬誤、亟宜
為之更正者也、

風俗通韻家刊本

風俗通韻一卷、清漢卓倪玉華原本、取槐李步衢
校讀、是書編次、以三十六母為經、一百六韻為緯、
以其鄉音、依母系列、凡俗音與本行韻音不順
者、俱以三角圈記明、或係過出、或分異同、以便考
查、過字之方、或本行過於別行、如公字本公字
韻、影字母過於見字母、或此韻過於彼韻、却仍
在詩韻一韻中、如凡字本行字韻、奉字母過於
公字韻、並字母皆隨鄉音、不出本韻之訛音、如讀
翁為公、讀凡為蓬、切字仍從本位字母之音、讀書隨
俗無害、若語韻所字、過韻指字、皆出本韻之訛、
音、則達俗讀之、至四紙四實、俗訛聲太多、按其鄉
訛聲、記以圓圈以識之、其著書大旨、本以鄉音為
主、以合韻音、凡音之不出本韻者、則從俗、音之出
本韻者、則達俗、分韻立表、注釋簡明、舉凡韻
書八百餘字之音、網羅畢備、辨異同如占黑
白、藉此以存瀟州一帶鄉音之梗概、而深有裨益
于比較比語言學之研究者焉、是書本名瀟鄉

讀韻以濟南程伯氏有隨鄉讀韻辨始改顧
日風俗通韻故其書名隨鄉讀韻而簽名曰風俗
通韻云

讀詩韻新訣的羅堂刊本

讀詩韻新訣二卷清青霞徐鍾卿撰徐鍾卿字
爾良又字南樵以韻書收字繁多人難盡識即李
玉翁詩韻最為簡易然人亦難盡了是書為近
體而設近體罕用仄韻乃摘二平三十韻為首
韻收入園內者編次成書依三十韻立三十題題
目便從本韻取義如一東便取東壁圖書為題每
題各用一體茲于李韻收入園內者盡入訣中使
初學習之既可以記韻字亦可以知文體梗概其
意良善矣顧徐氏之學於音韻未嘗深究故立
論多涉謬誤如唐代韻書出自孫陸而徐氏誤
為沈韻唐韻分部上承古韻下考當時南北之音
界限嚴謹精審未可擬議而徐氏譌之云沈韻分
析固多草率又云沈韻是初始之書故未能盡善
唐人用之亦緣初有是書不遑細勘又云約之人無足
道即其書亦有不可解者如一東二冬不同也而忽離
之四支之有支有垂也而忽合之夫所取乎韻譜者
亦謂五人之韻不盡叶乎今人之口不得以諸齊

之耳。若其已叶者、何得為之紛更、且譚之而仍未叶、又何待于紛更、今我集五方之去、而讀約之書、其異同離合之間、無不交相詬病者、是其譚不合于古、而又不諧於今也、是徐氏未完乎、古今音韻分合之故、而以不叶乎、今人之口、為沈韻之草率、不亦妄哉、

韻字探源 嘉慶刊本

韻字探源五卷、清元和徐錫齡輯、徐錫齡字厚卿、以詩韻一書、自齊梁至今、代有作述、繁簡既殊、此較五見、至清代欽定佩文詩韻、始為藝林止鵲、然韻府所載、字典浩如淵海、為帙一萬八千有奇、為文一千七百餘萬言、寒士固無力購求、中材亦難卒讀、是書編次、約數字畫、及前後次第、一依佩文韻府、將習見之字、僅擇本字、不載字典、其字生典新、字熟典僻者、擇其尤雅、以資吐屬、一字数收者、則詳注某韻為正音、某韻為轉音、庶官韻不致誤押、詩韻有窄韻、有急韻、窄韻文人喜窄、若王筠能用強韻、韓文公喜出窄韻、以其尖、又可以一新耳目也、至若熟俗之字、用之既不響亮、更難迭和、如丁當之當、玲瓏之瓏、此蘇東坡所謂好詩惡韻、那能和也、是編於窄韻注釋加詳、而熟俗之字、則畧焉、至若廟諱御名諸字、皆避、以免幼學誤叶、蓋徐氏於音韻之學、本無研究、而其輯斯編之意、乃以佩文韻府為快繁重、人難盡讀、為之

節錄修取、遊熟取生、卿備操觚之士、便于書考之助耳。

聲韻圖

卷

部

二

標圖詞韻 乾唐刊本

標圖詞韻不分卷、清海鹽吳寧撰、吳寧字子安、是書所以訂補沈氏詞韻之作、而上去分列、不統于平入、分約三十五部、一、平聲東、冬、鍾、二、平聲江、陽、唐、三、平聲支、脂、之、微、齊、灰、四、平聲魚、虞、模、五、平聲佳、皆、咍、六、平聲真、諄、臻、文、微、魂、痕、七、平聲元、寒、桓、刪、山、先、仙、八、平聲蕭、肴、豪、九、平聲歌、戈、十、平聲麻、十一、平聲庚、耕、清、青、蒸、登、十二、平聲冠、侯、幽、十三、平聲侵、十四、平聲覃、談、鹽、添、咸、銜、嚴、凡十五、上聲董、腫、去聲、送、宋、用、十六、上聲講、養、蕩、去聲、絳、漾、宕、十七、上聲紙、旨、止、尾、薺、賄、去聲、寘、至、志、未、霽、祭、隊、廢、十八、上聲語、麌、姥、去聲、御、遇、暮、十九、上聲解、蟹、隊、海、去聲、泰、卦、怪、夬、代、二十、上聲珍、準、吻、隱、混、很、去聲、震、稕、問、歟、恩、恨、二十一、上聲阮、旱、緩、滑、產、阮、獨、去聲、願、翰、換、諫、欄、霰、線、二十二、上聲篠、小、巧、皓、去聲、嘯、笑、效、號、二十三、上聲哿、果、去聲箇、過、二十四、上聲馬、去聲禡、二十五、上聲有、厚、勁、去聲宥、候、幼、二十六、上聲梗、耿、靜、迥、拯、等、去聲映、諍、勁、徑、證、澄、二十七、上聲寢、去聲沁、二十八、上聲感、敢、琰、泰

儼疎權先、去聲、動關、駐捺、喉陷、鑑梵、二十九、入聲、屋沃
 燭、三十、入聲、覺藥鐸、三十一、入聲、質術、栴物、迄沒、三十
 二、入聲、月昌、末照、鑑屑薛、三十三、入聲、陌麥、昔錫職德、
 三十四、入聲、緝、三十五、入聲、合盍、葉帖、洽押業迄、其韻部
 分、合、以沈書為主、而以壬子韻、中原音韻、正韻、中州音
 韻諸書酌訂之、舊韻皆以平聲、統三聲、吳氏則以北
 曲韻、平上去三聲、互叶、入聲、分隸三聲、南曲三聲、互叶、
 入聲、獨叶、詞則平入各叶、上去互叶、其大較也、若西江月
 少年心緒體、實曲學遺觴、非詞家標準、又若乾荷葉
 平湖樂之類、乃元人小曲、誤接入詞、非詞家正韻、至以
 詞而論、當以平上去入三韻分列、是能用心精微、判
 析毫末、句沈氏之諍友也。

詩韻探奇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詩韻探奇五卷、清雲間金維寧撰、金維寧字德
 藩、以詩韻始於沈約、詩家用以為準、其字皆習見
 之字、字體不一、篆隸八分飛白、楷書行草遞作、作
 者多而述者謬、且風雅異體、南北異調、積久易為如
 曾參轆音、而為讀森音、伍員運音、而為讀云音、
 揚子雲之姓从手、而為从木、張季膺之名从平、而
 為从仄、伊六真也、為以為下草、比分草也、為以為勞
 真、案縣同名、豆斗同義、為析為二、蔡蔡異旨、能
 能異釋、為合為一、蟲蠹燭、點畫趨便、為之、采米
 本本、形體疑似、為之、其他未易更僕數、其輯是
 書也、以一字集各字為索、其分韻一依佩文韻目、
 每字之下、先注其音、次索其義、本字之解、有通于別
 字者皆錄焉、次索字體、本字之體、有變為別體者、
 一一取而歸之本字之下、至若俗體之字、為字索所未
 收者、亦檢摘搜括而增輯之、如蒙下收瞞、瞞音
 照夢諸字、終下收畧、畧終於畧、畧升至穴、穴終於
 諸字、諸字所收取不免時有收雜之弊、然使初學覽之、

檢一字旁及數字、辨其正俗、以定取舍、要不失為有用之書也。是書未見刻本、世間流傳甚稀、東方圖書館藏有原稿本、為述其大旨如此、錄而存之、有以見其梗概焉耳。

詩韻珠璣 坊刊本

詩韻珠璣五卷、清江都余煦輯、余煦字春亭、其自序云、幼有志學詩、而才識疎淺、於昔賢音承所輯集刪修之韻書、未由研窮精奧、間讀四部書、見有典核事類、載取韻字、無庚書意者、輒手自抄錄、顛倒載於韻脚之下、其字韻隱僻、詩賦所不常用、及賦故可釋、則缺之以備一己、今都之貴、不堪供博雅一函、因坊友請而刊之、名曰詩韻珠璣、猶之璣圓珠之未圓者、不足以為珍云爾、知是書之輯、所以囊括故實、便於枵腹者所撮取、非專講音韻也、然古之為詩者、所以比興事物、陶冶性情、以聲律諧和為工、不以羅列典籍為上、三百篇之什、何嘗有典乎、後世詩人、雖有一二喜事、蒐獵異其一新耳目、然皆客化至于無形、要之以聲律為主、自詩人之旨亡、而後士人歌詠以頌太平、顧非胸羅典籍、未易托揚風雅、彪炳詩壇矣、元大德中、陰時中兄弟、依平水本刪存八百餘字、而併上聲、怪字二部、為一百六部、名韻羣玉、以事繫韻、以韻摘事、斯為蒐獵典故之

身書、明人因之、楊慎有韻彙述、李攀龍有韻學大成、王世貞有韻學全書、皆為韻典之書、清教撰佩文韻府、囊括古今、網羅鉅細、頌之學宮、著為應舉定本、然後詞人騷客、始以記誦典故為學矣、余以是書、亦係抄錄字典者、固無善否之可言、初學用之、尚便摘鈔、不致枵腹、要亦不可廢也、

讀書正音 乾隆刊本

讀書正音四卷、清石門吳方震輯、同里孫湘涯重訂、吳方震字青壇、著有朱子論定文抄、以讀書多難字、為學者之大困、乃輯是書、書分四卷、卷二舉經史中所見之成語、分天文地理人物人事、冠服器用宮室禽獸通用諸門、一一正其音讀、卷二舉字音清濁、彼此異音、字音疑混、同音借義、借同音不借義、協音借義、借協音不借義、因義借音、因借而借、語辭之借、諸類之字、分釋而注釋之、

卷三綴錄古今僻字若干、隨上下四聲分韻、為之音釋、卷四摘初學目前字樣上、易誤者、依筆畫多寡為序、詳著音義、是編所收、自一音異讀、至奇文秘字、皆分類考辨、頗有功于初學、而其於字書、無考正之功、且編次凌雜無序、是其短也、吳氏之後學、孫湘涯、深治其書、依原本而重校之、如露附入天文門、皆贗入冠服門之類、悉為訂正、其重出并誤註者、亦為刪補數條、湘涯既歿、其兄孫建峰為之刊行、然觀其內容、匡正補苴之處甚

少、湘涯非真能治吳氏書者、蓋其兄悲湘涯之無傳、竊取附驥之意、托斯編以自見歟、

正音咀華 戊豐刻本

正音咀華四卷、清長白莎彝尊撰、莎彝尊、字桓
蘇、以五方之音語不同、南北之口腔各異、雖官場定例、
俱限正音、而聲口之清濁高下、究難盡脫土音、是編專
為正音而作、以字典音韻闡微之字為正音、古在江南
建都、即以江南音為南音、今在北燕建都、即以北
京城語為北音、官場說話、為官話、各地方音、為
土音、其書所錄諸字、以正音為主、凡南北音官話
土話與正音有異同者、皆分別注之、其編次、首列
八音、八音者、唇吻分輕重、舌尖捲上腔、喉唇居內外、
牙齒定中旁是也、次定字音八十字、橫列為四行、分有
句讀、第一行係大開口、音第二行半開口音、三行合齒音、
四行合唇音、其列字約三十五字、直列為十六句、有三字
一句者、首字大開口音、次字半開口音、三字合口音、二字
一句者、首字開口音、次字合口音、其列字母六十字、以
定反切、反切既正、乃列同音之字、而彙注之、後附言
語應酬之法、分問土、問農、問工、問商、探友、回拜、辭
行、送行、說情、主完、紳見、屬賀、屬見、送離、諸類事

物稱謂之屬、分天文、時令、地理、房屋、水火、人物、身體、形貌、品行、動靜、飲食、言語、衣冠、禮樂、稱呼、乘課、疾病、婚喪、工商、頑要、金銀、銅鐵、錫瓦、竹木、花果、禽獸、蟲魚、雜門、囊賸、諸類、俱用方音為主、而以官話注之、入集論五章句、以官話譯出、名曰話章、及官吏審判之辭、俱譯為官話、而以儀畧附焉、是書之作、蓋為殊方之人、練習官話之用、而南北之方音、賴以存焉、

音韻合註四書五經 同治刻本

音韻合註四書五經二卷、清梁漢部岳輯、邵岳、字舜吉、是書所載、四書三千二百四十八字、五經二千八百二十二字、共六千零七十字、每字之下、先注其音、次注其韻、次注叶韻、蓋中國文字雖多、而通用之字、不過二三千名、說文叙云、漢射律、學僮始試、諷籀書九千字、而揚雄作訓纂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蓋予雲之意、貴乎通用而不貴多、即說文九千餘字、古籀重文及不經見之字為多、其適用之字、亦止三四千名、是書所收四書五經通常日用之字、已逾六千、而復一一為之音注、甚便於蒙童誦讀、為功甚鉅、然其音注多有未確、如大音帶、自音忠、三音撒、膚音胃、故音閉、注音多與本音不合、又或方音殊異、讀音尤乖、此不與改反切之為俞也、古音有通轉、而無通叶之名、後人所謂通叶者、即古音之合韻、而邵氏不注古韻、僅注叶某、借讀某、如終下云、民十一真、問、又同昭、大學借讀綿、衛下云、叶貞、靈下云、叶祖措、

遺下云、律五徵又音怡、毛詩古音、改遺古音怡、今音
章、遺古音章、今音怡、古今聲有交錯、亦時勢使
然、而不說明所以異同之故、使初學視之、尤為茫然
而不得解也、

詩韻歌訣初步 乾隆刊本

詩韻歌訣初步五卷、清漢字倪路輯、倪路字玉華、
潛心等韻之學、以音韻之學、雖非秘奧、若無指授、則
冥莫之能窮、往往窮鄉下里之士、土音相承、并為、未
艱于詩、先艱于音與韻、是書以等韻之法治詩韻、
以三十六母為綱、八百六韻為目、每行之首、先列字
母、次注反側、同音之字附焉、行分二格、字之等位辨
焉、初學讀之、由韻以得其聲、由聲以定其母、由母
以識其清濁等呼、則人人可以曉韻、其有功後學、
非淺鮮矣、顧是書教勸未精、脫奪之處、在在而有、
易誤來學、如九佳見母脫該字、十一真知母脫詩字、
八庚照下爭字當入知母、十五翰溪下衍字當入見
母、二沃封母脫福字、曉母奪忽字、三覺見母脫
各字、五物見母脫菊字、七曷見母脫蛤字、八點知
母脫菰字、九屑曉母脫歌字、十六葉見母脫結字、
十二錫見母脫橘字、曉母脫旭字、七曷精母脫匪
字、六月幫母脫卜字、又二蕭端母、朝字陟遙切、誤
作直遙切、與澄母直遙切之朝字相混、皆當刊正、

脫身之弊、雖為小疵、有宮大醉、此著書者之所當
忌勉從事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音韻正訛 嘉慶刊本

音韻正訛四卷、清宣城孫耀廷撰、同鄉吳思本
道生訂、是書編次、字宗正韻、分屬四聲、兼成四卷、
先釋同音、而以圖為主、次釋同韻、而以音為宗、俾音
歸一而韻屬同、則字無訛訛、又以四聲為綱、次其目
錄、以六十五韻為目、次於篇口、曰天籟元藍、班林陰絢
憂胡夫王剛洪公何梭知界齊極姚肅懷皆沙麻
短連平聲凡二十九韻、曰雨雨李鬼草井孔雅杜
板免簡一海斗尺上聲凡十五韻、曰北衛昭盛動霸

欽定四庫全書

卷

部

一

壽萬憲判父課大上、去聲凡十四韻、曰月徹一約讀
曲臘入聲凡七韻、復以千三百餘音、分列目錄之下、
以便備聲索韻、依韻求音、則綱舉目張、毫釐無
或矣、其所收之字、以通用為主、凡形異字殊、不關經
典、不切世用者不錄、篆變而楷、古字猶存、故以古字
索本音下、注云某字某之古文、有畫異而義同
者、有義同而音違者、則以兩字相連、總成一釋、以
明其為一字之異、文字有本音、有轉音、則先本音、
而轉音次之、至若點畫之誤、音韻之訛、則分其氣

古、就時、就俗、就真、正音、就為轉音、就為借音、一
一辨別于本音之下、以正其訛、是書蓋為初學字書
音辨韻之用、故無所考正發明云。

廣雅

卷

部

二

韻彙 同治刊本

韻彙五卷、清秀水朱彝尊、竹垞輯、鄞縣沈道寬、宋仲
編次、沈氏序言、秀水朱竹垞先生、得宋槧廣韻、以為
天之未喪斯文、夫廣韻非古韻也、然由是而通於古、
猶有門徑可尋、自平水劉氏、並為一百七部、分所不
必分、合所不可合、而韻學昧矣、顧功令用今韻、學帖
括者所應遵守、廣韻雖存、而無異於廢、故請學
者、雖存廣韻於今韻中、庶幾古不乖時、而小學不
至絕學也、是書殆為表章廣韻而作、其編次一依韻
府、而分列廣韻韻部于今韻之中、二書之互相出入者、
重加刪節、而細為之分疏、證其音切、古人翻切、多用
類隔、然亦只輕唇重唇舌頭舌上有之、欲使學者
知其理、故或注類隔、或注某母切某母、韻字下所
加注釋、不過畧疏字義、以簡為貴、不偏徵引、字
有雖俗體而通用甚久者、如歲之作歲壽之作壽
之類、皆從俗不改、是書之要、在比排廣韻韻部于
今韻中、以見其分合之異同、其於音韻、考訂發明
之處甚少、又按宋氏雖藏有宋版廣韻、而於韻學

著述甚少、是編雖列朱氏之名于簡端、而書內無一語及朱氏者、則知題名朱竹垞輯者、沈氏引朱氏之名以重其書、非真出于朱氏之手也。

音韻法新譜通光刻本

音韻法新譜一卷、清山右陽城田萬選撰、田萬選字一音、習音韻之學、綜古今切字調聲之法、約繁就簡、為韻法新譜、乃參酌五方元音、元韻、韻法直圖、韻登、早梅韻法、等韻新集、等韻反切捷法諸書、減三十六字母為二十母、曰卷清、啟次清、以上牙音、次清、淺喉音、音、次清、深喉音、道清、統次清、難清、以上舌頭音、量、濁半舌音、賓清、朋次清、莫濁、以上重唇音、廢次清、忘、兩以上輕唇音、藉清、取次清、先次清、以上齒頭音。

佛濁半舌音、卷清、冊次清、商次清、以上正齒音、辨真清、濁五音、以統一切字音、復立韻母二十八、曰千鈞、該周高歌、（切）、周、叶鳴、金姜、文堅、家基、齊、高、叶圭、乘、公、孤、戈、瓜、官、光、合、叶、君、恭、居、涓、（切）、振、叶、以攝諸韻、然後以字母為經、韻母為緯、以統天下有字無字之音、立復讀韻調聲指掌二圖、一掌以辨二十母、一掌以辨四聲、蓋經以讀韻而立標射、緯以調聲而定平仄、如遇射字之時、無韻譜可查、則可施諸指掌之上、是編專為童蒙切字調聲

而設切法僅用音和、惟期淺顯易曉、凡一切深奧繁
瑣門法不逮及、且所據亦一地之音為主、未嘗究乎
宋元以來等韻嬗變之迹、以視韻畧易通、五方元
音之書、尚未能及、錄以存之、以見清代治等切之概
畧焉

韻字畧 嘉慶刊本

韻字畧十卷、清歸安毛謨輯、是編專為初學檢韻而
設、取佩文韻府字數、依康熙字典部分、以筆畫多寡
為序、釐為十卷、其編次一字一韻者、注某字某韻、
不注音義、一字二韻或數韻而義同者、僅別其音、一
字二韻或數韻而義異者、則別其音而兼疏其義、
上聲二十八條、改用原韻第二字、遵武英殿新刻佩文
詩韻也、廟諱御名諸字、謹避不載、遵功令也、其所
注釋、援引諸書、皆不注明出處、陋略殊甚、亦有注釋
未安者、如攷攷諸書亦作孳孳、孳攷通用、其証繁
多、不勝枚舉、是書于部攷下注云、四支音咨、攷攷
亦作孳孳、與實韻孳孳異、此分其所不當分、說文
有見而無現、云見、視也、从儿、从目、現在之現、亦作見、
見古而現俗也、是書於見部見下云、十七霰重見、
一堅去聲、視也、一賢去聲、頭也、露也、又見在也、又為
達而不注明現即見之俗字、此當合而不合、蓋毛
氏之學、並未習乎文字聲韻訓詁、而其所以為此
書者、祇以取便童觀、即如四聲分韻之用耳、當

貢舉之世、雖童生入試、亦必以詞賦帖括相試、彼初學之士、四聲尚未能辨、烏足以語乎聲訓、硤硤焉奉詩韻為主、臬、少而習之、長而安之以為習、此可以通乎聲韻之秘、安能知乎學也、

草書禮部韻寶 日本延享四年刻本

草書禮部韻寶六卷 宋高宗御書 依禮部韻畧次第正文作草書 注文正書 真州書凡二萬二千一百九十六字 其上平聲三十六桓 避諱改作歡與宋刊本韻畧同 惟字下有去注釋與音切耳 是書刊本有二 一宋刻本 係陳文趙與勳監刊 于墨妙亭者 一元至正刊本 係建安布衣鄭寶得 廬陵善本所翻刻者 今二本流傳甚稀 不易觀也 是本據豐仁軒莊允益序文 係依烏石山人所藏宋刊本翻

刻然書首猶鄭寶題字 恐係自至正本出也 按宋禮部韻畧有二本 一為丁度所撰 曰附釋文五注禮部韻畧附 有貢舉條式一卷 其一曰增修五注禮部韻畧 宋毛晃增注其子居正校勘 凡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 增圈一千六百九十一字 訂正四百八十五字 續增續拾所遺復增一千四百二字 高宗御書 無增韻諸字 蓋係出于丁度之本 而其書法精美 直入鍾王之室 亦非當時文臣米黃蘇蔡諸家所能至 當宋南渡之後 天下多事 而高宗御極之暇 能書

七經考經韵畧諸書雅容儒雅之風今後人穆
然嚮望向使生于天下太平之世豈非聖主哉

韻譜通編

韻譜通編五卷清新城王信撰王信字見龍是書編
次依佩文詩韻以三十六母為綱分韻為譜良以詩
韻字繁難記按三十六母序出珠便誦讀是以韻
有一音而數十字相同者皆橫列一行初學識一字
即識數十字矣其有二三字合為一韻者如四支之基
規十灰之該傀九佳之佳來鳩十三元之根昆艱
之類皆是其二字合為一韻者以二字縫中叶音讀
出三字合為一韻者以三字縫中叶音讀出方得

字之正音又有韻分而音以同者如四支基韵五微
機韵八齊鵠韻順口讀出以易混亂先之讀支韻
則齊齒呼讀微韻則齊齒舌尖呼讀齊韻則齊
齒平唇呼自能分而為三足編於每韻之下皆分
別注出卷首附辨五音清濁字母讀韻反切四聲
諸法其反切則以音和為主別以隔標轉音濁
聲法三法法以通之通觀是書大體皆祖述舊
說甚少發明然王氏此書為作詩而設於佩文詩
韻不敷增損一字俾初學讀之既有資于反切且

可以記誦韻字是其大本以淺顯通俗為至未可以
高深責之也

音學全書 善餘堂刻本

音學全書三十四卷清新城王起鵬撰王起鵬字
芝蘭又改名曰第蘭號若若乾隆己酉舉人官湖
穀城縣令讀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見其以見溪
羣疑等三十六字母所生之字而以通江止遇解
臻山効果假宕梗曾流深咸十六攝分隸之讀以
牙舌唇齒喉牙舌牙齒之七法而分清與次清濁
與次濁為四等橫則為角徵羽商宮變徵變商
之七音縱則為平上去入之四聲而廣韻今韻中
所有之音與字已包括無遺恍然悟今所傳之等韻
即古之韻書于是以類相求而用宋鄭庠之說以
深咸二攝通為一部臻山二攝通為一部止蟹二
攝通為一部効流二攝通為一部果遇假三攝通
為一部江宕梗曾通五攝通為一部以之讀詩讀易
讀秦漢間詩賦文詞皆不煩改音豁然無窒礙於是
首著原音一篇以明作書之旨次著音論一卷以析表
顧氏之說次舉廣韻集韻禮部韻畧韻會舉要
諸韻目以明其源流次論等韻反切入門反切法

以示門法、次立音譜以宣其蘊、次立古音今音二表、
為古韻類音十六卷、今韻十六卷、以會其通、總名其
書曰音學全書、王氏之學、蓋長于審音、而短于考
古、故其於論反切諸部、分析頗為精密、至若合十
六韻攝為六部、謂以此可以統古人音韻、其誤在
以等韻為古韻、故立說尚未能洞達也。

訂正篇海 明刊本

訂正篇海十卷、明李如真訂正、按篇海之書、作于
金之韓道昭、其書本名五音篇海、其立部以三十
六母為序、意在辨音也、是後屢有增益、而所收
之字甚濫、如古文鐘鼎籀篆、其字變幻環圓、轉不可
施之楷隸、乃舊為篇海者、往往錄入、而大往失真、至
若釋藏道藏中字、多俗手纂錄、而諸載籍不經見
者、則亦收入、則于俗間者、手浪傳等字、亦具載
之、視正文或相倍蓰、從前雖甚矣、是編以偏傍分部、
據形系聯、凡四百四十五部、而於舊本之字、但存其
有音有義不甚差異者、其餘有音無義、字畫差
異者、則刪去之、每字之下、注明音切、詮釋其義、一本
于漢唐注疏故訓、字有假借轉注二種、或一音二
義三義、或二音二義、至有六以上者、皆以初義為
主、而漸及于後來之轉假、其書雖不免有漏注濫
收之虞、然其學有本原、尚無明人空疏之習、秦鍾
震稱如真學尚博雅、尤於書善析疑義、今觀李
氏所校書、除是書外、有校訂海篇、復為趙伯

年校詳校篇海其於字學功力之勤有足多者
錄以存之以見明人治小學之梗概焉

韻譜約觀 家刊本

韻譜約觀一卷清富平李茂林撰李茂林字竹友習
等韻之學嘗以司馬溫公著內外十六攝二十四圖
名切韻指掌以示翻切之學乃後人率求簡易不
惟舌齒任呼且併舊韻而亂其部居考古者何所
折衷哉近有顧寧人音學五書絲分縷析正其
錯誤是書承其說而參之指掌併為十攝內分
十部曰通攝一併梗曾江三攝詩韻東冬江庚
青蒸曰宕攝二詩韻陽曰臻攝三併深咸二攝詩韻
真文元侵覃鹽咸曰山攝四詩韻寒山先曰止攝五
併蟹攝詩韻支微齊佳灰曰果攝六詩韻歌曰假
攝七詩韻麻曰遇攝八詩韻魚虞曰効攝九詩
韻蕭肴豪曰流攝十詩韻尤以三十六母統十
攝而分聲諸韻又尋翻切之學總門法于歌括
名曰韻譜約觀按古今韻部各殊即字母亦多寡
互異是以治古韻者當求部居於詩書楚詞用韻
不必拘于韻攝治切韻者當辨其清濁等呼亦
不必求合于古韻李氏是書蓋本諸切韻之法而

因顧氏分古音為十部、亦併十六韻攝為十攝、然陽之與庚、歌之與麻、古韻皆合用、此分其所不當分、東冬之與青蒸、真文之與元侵覃、古韻皆分用、此合其所不當合、支離破碎、莫此為甚、蓋李氏本沿切韻古韻非其所長、而妄欲以切韻求合古韻、所以語多謬誤者也、

詩韻四聲廣注 允復堂刊本

詩韻四聲廣注二卷、清漢阜倪璐著、倪璐字玉華、著有詩韻歌訣初步、已見著錄、是書編次、依佩文詩韻、以平聲領上去入三聲、以三十六母貫諸韻、故其書又名新編佩文詩韻四聲譜、廣注其排列韻字、依字母為次序、不從詩韻、如東韻以公為首、虞韻以孤為首是也、其分系入聲于陽聲韻之下、而陰聲無入、從舊韻也、每字之下、分列四聲、無者注上

去入字以闕之、其每韻有母無字者、則以反切代之、如九青禪母注是程切、十三覃邪母注似含切是也、兼韻之字、則圈以別之、如四豪之拋、七陽之長、八庚之空、頤、峴是也、其所注釋字義、一本之于說文、廣韻、簡切尤當、清代注詩韻之書者眾矣、類皆釋其歧韻、調其平仄、廣搜詩料、以供場屋之用、無有能識其古訓、辨其字母者、倪氏之學、于等韻似有所長、而又能通乎詁訓、故其書高出流儕、非詩韻釋

四谷詩韻釋要諸書所能及。是編雖非專講等韻之書。然由此以通平等韻不難也。

中原音韻廣義 舊鈔本

中原音韻廣義四卷。舊鈔本。東方文化圖書館藏。是書不著撰者姓氏。書首亦無序跋凡例。其為何人所撰。今不得考知。然觀其平聲分陰陽上去不分。入聲亦不自為一部。以於中州音韻音韻釋要之書。尚未獲覩。其人當在明季。於時南曲尚未發達耳。是書韵次一依周氏之舊。每字之下。注明音切。次釋其意。凡兼韻之字。皆用圈以識之。此足補周書之所未備。其字陰陽之分配。與周書亦不盡同。如東鑾韵。蔡字。中原音韻列入陽聲。此則改入陰聲。又周書韻字。所收似嫌太畧。此則皆為補足之。如東鍾韵。陰聲補零鍾哀城。陽聲補筒衙童僮之類是也。其有一字而分見數韻者。此則每韻皆收。而為之分別注明。蓋是書作者。於周書用力頗深。故能詳周書之所畧。而訂補周書之所未當。使作隨書拈韻。因韻成文。則義安而音協。庶無拘拘之病。其於中原音韻之書。其功豈鮮渺哉。願其書當

時未嘗梓行、或梓行而流傳未廣、以故世少知之、而作者之名、因以湮沒弗聞焉、然亦不可因作者之名之不可知、而誣謂其書之不可傳也、茲錄以存、以廣其書之傳焉耳。

卷已類稿 連前舊書本

卷已類稿十五卷、清彭縣俞正燮撰、俞正燮字理初、由財監生、中式道光辛巳第一百十五名、舉人、晚主江寧惜陰書舍、著有卷已存稿十五卷、已著錄、俞氏之學、引江戴之緒、學貫九流、不主一家、於讀書時、隨筆談記、標題之有無不同、而以聯想所及之材料、附之、每成一文、證據同編、斷以己意、故其立說精確、無以復易、是編所收雜文二百四十九篇、於經史百家之說、皆有所考證、如百里奚事異同論、左丘明

纂考、書宋史梁穎傳後、關內侯說、漢南北軍義等篇、皆史學重要之論著、其考證近代史料、如駐劄大臣原始總河近事、考索爾喀伊犁阿拉善、書西域見聞錄後、除樂戶馬戶籍及樂女考、附古事、書舊唐書與歐志後、本棉考、旁推互證、證無贗義、為後人治政治風俗經濟史者、有無限精力、而少吏篇上下數千言、條舉其制有五善、以知問閭善惡、以徵軍旅、以知戶口賦稅、以察奸盜、用為官役、疏明歷代利弊之跡、十八九猶可行之于今日也、至若論邊疆、引上

論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惑尤具遠
識論人權則主男女平等喜為古才婦誦冤如疏證
魯季姬子叔姬二女被誣書為五代史借偽列傳之後
及李易安事輯內發千載之覆是俞氏不獨考據
擅長即其見識之卓越亦非嘉道諸儒所能及也

癸巳存稿 元緒刊本

癸巳存稿十五卷清野縣俞正燮撰俞正燮字理
初著有癸巳類稿十五卷已著錄矣先是俞氏
所著讀書疏記巨冊數十鱗比行篋張穆許印
林為擇其較易結寫者分類排次以付梓人及
類稿既竣賣其書稍稍有餘乃復寫其未刻
之稿即存稿也是書所收雜考之文凡二百六
十篇經史雜事皆有攷證俞氏治學不宗一家
其每立一題證據徧同始斷以己意故立說多

精確如論公羊傳漢人所致用公羊集詁史倭
臣之言附之經義漢人便之謂之通經致用蓋
春秋之事公羊所不知公羊之說亦作春秋者
所不知也是則春秋左氏傳萬世之書也公羊傳
漢廷儒臣通經致用干祿之書也何休所說漢
末公府掾致用干祿之書也斯真一語破的發
千載未發之覆而思今古文真偽之爭左傳莊
十四年楚滅息以息為歸生堵敖及成王未言俞氏
以謂守心喪之禮引書無逸昔在殷王高宗亮陰

三年不言、史記楚世家、莊王侶立三年、不出號令、列女傳言樊姬三年不食禽獸之肉、晉書涼武昭王尹氏傳、初通馬元正、元正平、再醮、三年不言、此與息媯皆心喪儀、此可補舊注所未及、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斃有苦業矣、韋注、業事也、俞氏引左傳義、以為業當訓為肄業、此皆讀書得間之作、非隨筆札記者所能比擬也。

得樹樓雜鈔 通園叢書本

得樹樓雜鈔十五卷、清海寧查慎行撰、查慎行、字初白、又字悔餘、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慎行初受學于黃黎洲、追隨于朱竹垞、王漁洋之間、長於詩、題詠北推為一代作家、著有敬業堂詩集、人海記、陪獵筆記諸書、已並著錄、是編說經論史、考古談詩、皆夏夏獨造、不拾前人牙慧者、書中屢言棄職歸田、并有竹垞云亡之語、知為晚年所訂、於前明理學之宗、詩人之派、言之歷歷、又搜羅兩宋詩人之可續西湖志者、摘存其游覽之篇、其十二十三十四三卷、雜論史漢、攷證尤為精核、如論司馬相如傳贊、自春秋推見至隱、至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末接云、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中間揚雄以為云云五句、乃班氏所補、今太史公贊語、乃與漢書不異、揚雄生司馬之後、贊中似不得援其辭、蓋漢書之文、而為入史記者也、又漢書五行志載董仲舒高廟災一對、大意勸武帝誅戮貴戚大臣、慎行以謂仲舒生平所學所言、以

仁義為歸、不應於此事、改骨肉之禍、慘烈如此、竊疑廟災一對、即其弟子輩、錄飾經術、而託于師說者、或主文滙造為此書、以陷仲舒、下獄、亦未可知、史家不察、遂以淮南之獄、歸咎于仲舒、是不可不為辨正者也、持論甚為平允、足見慎行之學、具有本原、非徒以詩見偏于時也、

漢唐諸儒與聞錄 景紫堂本

漢唐諸儒與聞錄六卷、清宮塗夏所輯、夏所、字心伯、又字致甫、治政證之學、兼習程朱、其治經也、不參己見、不設成心、博攷諸儒之說、以求通其義、其有不能通者、則屏去舊說、涵泳經文、虛與委蛇、以體察之、往往得其真解、又病晚近諸儒好異、講漢學者、只騰口說、不責躬行、是者鄙薄程朱、雜經畔道、為人心風俗之憂、是編取漢唐諸儒、實與聞斯道之傳者、得六人焉、在漢則曰大毛公、董仲舒、鄭康成、在蜀則曰諸葛孔明、在隋則曰文中子、在唐則曰韓昌黎、此六人者、皆有志于洙泗之學、不役志于玄虛、不濡首于章句、深通乎章句訓詁、而兼明乎諸經大義、允矣識大之賢人、而濂洛關閩諸儒、皆有定論者也、是書以每人為一卷、輯其嘉言懿行、萃為一編、已有發明、隨條附案、宋儒之論、采錄於後、蓋徵朱熹伊洛淵源錄之例、以見斯道之傳、竊觀吾國學術、大勢、在漢儒、精訓詁者、或不言大義、在宋儒、

言義理者、不偏廢訓詁、降及清季、漢學獨昌、株守門戶之見、詆宋儒為空虛、習宋儒者、幾依據為鉅釘之學、薄漢學而不為、不知聖人之道、在上經、不通乎訓詁、烏足以明經、不知乎經義、烏足以明道、是以欲習乎義理、而續鄒魯之傳、必自通訓詁始、若夏氏者、誠能溝通漢宋之學、者也。

三冬識餘 家月本

三冬識餘二卷、清山陽劉希向著、劉希向字炳
蔡、又字秋岩、咸豐中成進士、賜歸侍選、始矢志
讀書、偶有心會、輒筆之簡牘、集為是編、皆考經證
史之作、如論虞書六宗條、偏引孔安國、馬融、賈逵、
鄭元、司馬彪、張髦、虞喜、林之奇、劉昭諸家之說、而
極其異同、獨以劉昭之說為近是、論孔子為大司寇
攝相事、誤條定公十年公會齊侯於夾谷、孔某相杜
氏解曰、相、會儀也、如願為小相、馬之相、史誤以備相之
相、不知相自秦始有專官、魯安得有相乎、范史不立
志、輯條以為作史之家、志最為難、故班氏書成、天文
未備、沈約進書志、須續上、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
古、次以魏徵等、而十志則成於高宗時、豈非需之歲
月、然後定乎、宜乎范氏之有志未逮也、願欲以此答
范、豈不寬哉、特論甚為平允、卷下論碑碣表誌銘
行狀、亦一代之制、希向治經、尚未盡識漢學家
法、其解經故不本乎訓詁、多引史事相發明、頗近
宋人說經遺意、卷中引唐太宗之言、論內刑不當

復又論三經五訓本康成父子孫之說不當沿亡秦酷刑兼遠外親之黨仁人之言深有裨於治道是則劉氏識餘之錄雖未能精湛要不失為通儒之學也

學制統述二卷 景紫堂刊本

學制統述二卷清當塗夏忻撰夏忻字心伯以為古者興學校之制至周大備自閭里鄉遂以至王宮四郊莫非設學校之地自父師少師以至樂正司成莫非設教之人其文詩書禮樂其倫君臣父子其行孝友任恤故一時人才輩出通明學術曉達治體以措諸家以施諸國以推諸天下裕如也漢唐以來言學制者紛紛迄不得要領惟北海鄭君之注融會通貫是書上卷為通論體利取經注學制之言條分縷析依經求例依法求經下卷為問答體以發其意如論有虞氏之大學名上庠未康乃魯之學名引鄭注以辨明堂位之誤世子齒學之禮大禮也其行之當在何時經無明文夏氏據文王世大冢冢職以為當在大合樂之時飲射之儀不行于小學文王世子注天子飲酒于虞庠為養老于虞庠之義凡此說經皆能引申鄭義融會經旨與墨守一家之言牽強比附者不同抑三代學制今古之說不同鄭

孔諸儒雖有注釋、然而散見經注、漫無倫紀、而歷
來說經之士、向無人為之整理者、夏氏能折衷
羣言、為之疏通、齊使三代學制、湮而復顯、其
功不可沒也。

竹汀日記鈔刊本

竹汀日記鈔三卷、清嘉定錢大昕撰、錢大昕字曉
徵、又字辛楣、號竹汀、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二十三年、遷右贊善、再擢為侍講士、三十七
年、升詹事府少詹事、晚主鍾山書院、紫陽等書
院、大昕博極羣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
攻一藝、而無藝不習、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
代典章制度、官職氏族、地理金石、遼金國語、以及
中西歷算之法、莫不洞晰其是非、著有二十二史攷

異、四史朔閏攷、十駕齋養新錄、金石文攷、尾潛研
堂詩文集等書、已並著錄、是編所錄、乃大昕主講
紫陽書院之日記也、當錢氏主紫陽時、四方賢士
大夫、及諸弟子、過從者、殆無虛日、所見古今書籍、金
石文字、皆隨手記錄、心窮源委、反復攷證、於行款
格式、纖悉備載、其弟子錢唐何元錫、為之編次、
釐為三卷、卷末策問、為書院課題、皆文集所未
載者也、所記經眼古籍、如元中統史記、索隱、三麻撮
要等書、皆今世所不得見、又若時人著述、如惠松崖

之山海經補注、世無刻本、則又賴日記以存其目、據趙州永安院度僧記、而證明填諱、則北宋已有之、而論顧寧人填諱非古法之疎、是其攷證之所得、又起出板本日錄之外者、至其卷首論古學之難、在不誤不漏、然不誤不漏四字、實非易事、欲不誤必須心細、欲不漏必須博覽、博覽而心細、自古大家、尚未能至此、而初學猶當奉此四字、以為入學之津梁也、

釀蜜集 家刊本

釀蜜集四卷、清金匱浦起龍撰、浦起龍字二田、號三山、僉史、學者稱山僉先生、官蘇州教授、著有讀杜心解、史通通釋、古文眉詮等書、已並著錄、其釀蜜集四卷、當時未及刊行、其五世孫錫齡始為之付梓、其中政論、凡經誼史裁、天文地理、兵陣術、暨字學詩學之屬、凡諸繁曠、靡不賅備、如論古歷分至不繫時、以明以今麻推古法之誤、論五德之運、昉于邵衍、其說不可信有三、一曰生剋難據也、二曰徵驗無稽也、三曰時代相舛也、且三代之由忠而質、而文者、順其勢耳、尚黑尚白尚未者、因其時耳、豈必謂如是而後合于木金火之德耶、然則五德之說、其不可執也、審矣、其論三皇五帝之號、昉于周禮外史氏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至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皆屬傳疑之事、均荒遠難考、識見宏遠、與近世辨偽之說、深相契合、若古文尚書考下、附古今文歌、韻學下、附韻學源流、歌十二律于數下、附八風從律歌、又所以取便初學、至以周易折衷凡例附于三易篇下、而顧亭林論三易、反

附于古本周易篇下約與子二篇前後隔越核其語意
小異大同至禘祫辨篇末忽攬入他人駁語殆猶未定
之稿漸是書命名之旨則起龍之學猶蟬之于華
懶著英去糟粕醞釀既深厚然後吐而為書其勤
焉不可沒也

懷小編

卷

部

二

懷小編成豐四年刊本

懷小編二十卷清芳水沈濂撰沈濂字蓮溪其
自序言自通籍後治刑名家言廢書不讀忽忽
二十年歲康子客大梁主河朔書院講席稍稍
理舊業遇有所見隨筆記錄取管于袖小者不可
以懷大經短者不可以汲深莊子語小不可以懷大經
短不可以汲深之意名其書曰懷小編是書編次
卷一至卷七證經卷八至卷十考史卷十一論說文
卷十二論諸子卷十三論詩文卷十四至卷二十考

懷小編

卷

部

一

證釋事其體例仿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養
新錄而所記大都鈔錄前人之說而無所考證
發明如論經書坊本脫誤則錄養新錄經籍跋文
論說文則錄自段注不能多出新意自所見至論
無極則以謂出自北史李業興傳非盡由道家所傳
論詩本音則以謂詩之有本無韻者原不必強為
之說周頌之清廟昊天有成命時邁敬諸篇皆
全篇無韻以釋氏之國當古三危以西方之人指彼
佛氏斯皆考證未周立論多涉謬誤其不如日

知錄養新錄之精確相去遠甚然其網羅諸家之說既詳且博頗足以資多聞其功力亦未可遽致也

煙嶼樓讀書志 鈔印本

煙嶼樓讀書志十六卷清鄧縣徐時棟撰徐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學者稱柳泉先生道光癸卯優貢旋中丙午舉人以翰林院內閣中書日其少時有志著述而上春官即家不復出湖西煙嶼樓藏四部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丹黃雜下徹夜不倦足編卷一至卷十一證經卷十二卷十三考史卷十四卷十五雜論諸子卷十六校錄集部徐氏治學不傍漢不祖宋習考證而兼通程朱之學常主先秦之書以平眾難故無墨守之弊尚書湯誓有二一為代樂見于今文一為禱日干錯見于古書梅氏竊取古書以綴湯詁而禱日干之誓湮矣時棟正之則有逸湯誓改太誓亡於秦火河內女子所獻亦偽書也近代崇漢學據以為真時棟非之則有三太誓考淮南主術訓禁之力能推移大猷其實推移大猷不禁之二臣呂覽簡選篇湯以戊子戰一邱遂禽推移大猷可證也淮南以為形容禁之多力實為誤解因金樓子興玉篇而論式商容之間式字

之矣。凡秦漢人著書，無不云表問者。與王篇亦云釋
百姓之曰表，商客之間知是時偽書雖出，蓋未盛行
至若辨九射禽經之偽，論昌黎徐偃王廟碑之
陋，誠其於詩文尤主維繫禮教，而深斥浮蕩輕薄
之作，以為傷心敗俗，可謂為君子是書，雖不如顧
閻之精博，然此諸陳澧東塾讀書記，無多遜焉。

煙嶼樓筆記 鉛印本

煙嶼樓筆記八卷，清鄧縣徐時棟撰。徐時棟，字同
叔，著有煙嶼樓文集。煙嶼樓讀書志已並著錄。
是編亦讀書筆記之作，凡二百九十八條。其文雖
非盡為考據，亦足以資多文。如記晉安帝大寧為
一人二月了，齊文宣天保為一大人只十，宋太宗太
平為一人二十年，此年號之奇應者。侯景二字，為
小人一百日天子，李順二字，為一百八日川，此姓名之
奇應者。記石晉少帝號開運，而薛契丹後梁帝號

廣運而入於隋，識者謂運字是軍走，故其君皆為
軍所走也。攷年號用運字者絕少，宋時吳曦李順
兩反賊，僭號曰轉運，一日應運，後皆伏誅。此字真
不吉祥耶。此雖數會之言，然亦甚為巧合。至若引
曠園雜誌所載崔夫人志銘，而為崔夫人辨冤，直
斥元微之、王實甫、關漢卿、顧炎武諸人之謬，引
張孝鸞詩，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
翠，黃花如散金，不應三月中乃有菊花，而斥士人指
黃花為菊花之誤，時棟承四明之學，宗尚博雅，文

章立平方張之間說經本漢經師之家法而於宋代
講學諸儒亦闡發不遺餘力是編雖為筆記雜
錄亦亦見其學有本源非信手鈔金者所可同日
而語也

樓學齋筆記 嘉業堂刊本

樓學齋筆記八卷清鎮洋盛大士撰盛大士字
子履嘉慶五年舉人官山陽訓導少游王蘭
泉錢竹汀兩先生之門盡傳其學工詩善畫著
有溪山外遊錄已著錄是編乃其讀書筆記卷一
論修身之要卷二論喪服及葬祭推而及于宗
祠族譜卷三論取友之道卷四論科舉而極言
時文之弊卷五論治平要畧卷六論學派卷
七論詩文源流卷八校正經史佚文鈔字其論科
舉引歐陽脩顧亭林諸說欲變更三場之制論治
平要畧首斥言利於漢之桑宏羊唐之宇文融
皆列其病國病民之政為後世戒於宋明黨禍
尤痛切言之論學派宗紫陽而薄陽明於儒
釋出入之際尤推勘入微論詩文而主于世道人
心於揚子雲文阮嗣宗詩則詆呵之以雖名教之防
其於修身交友一本于宋子而議論經史不廢
考據如論終焉九載焉當為然之誤漢書張良
傳黃金百溢他本誤作鎰皆能通乎戴段諸家

之郵、大士之學、雖不如顧閎之精、然其學有根底、議論平正、較之治漢、學而不責躬行者、則不失為有道君子也、大士於大學、著有發微、其書多不傳、而其生平論學大旨、率皆見于足編焉、

既亭述古錄 刊本

既亭述古錄二卷、清嘉定錢塘撰、錢塘字學淵、一字尚美、號既亭、竹汀先生從子也、肆力經史之學、乾隆己丑、舉江南鄉試、庚寅成進士、需次當得知縣、自以不習吏事、請就教職、選授江寧府學教授、著有史記三書釋疑、淮南天文訓補注、已並著錄、述古錄者、則其平日攷證經史之作、於易則有卦位論、爻辰論、於書則有堯典中星漏刻解、三江辨、於天算則有周初歲相譜、武王即位攷元考、周公攝政稱王考、於禮則有

周禮田制軍賦論、三代田制解、釋補於春秋則有春秋論、晉禮禘祫攷、於律呂則有律呂論、律寸解、周尺辨、還宮說、書蔡氏律呂新書後、於小學則有與王無言書、其論文字之要、厥指形聲、建首之文、形之本也、亦聲之本也、有形即有聲、至於聲形相切、文字日繁、而其條理、要自難而不越、夫文字惟宜以聲為主、聲同則其性情旨趣、殆無不同、若夫形特加乎其旁、以識其為某事某物而已、固不當以之為主也、文者、所以飾聲也、聲者、所以達意也、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至

制為文則聲具而意顯以形加之為字字百而意一也意一則聲一聲不變者以意之不可變也此所謂文字之本音也以音而探求文字之本原立論是為精聞阮元稱其精心朗識超軼羣倫非過譽也

梅翁筆記 无緒刻本

梅翁筆記六卷清江甯汪士鐸撰汪士鐸字振庵別字梅村道光庚子舉人少從績谿胡培翬輩荆谿任秦游精通三禮於水經注致力尤勤其治學也根柢經術以為聖賢大道有體有用體原一貫用則萬變雖窮居於人鮮尺寸裨益然不可不讀經世書儲待他日用曾文正以謂芳架欲師陶靖節湛冥畧近蜀君平其推重如此士鐸著述甚多咸豐三年粵寇陷金陵僅以身免稿皆毀佚刊行者有水經注圖二卷附漢志釋地畧漢志志疑各一卷南北史補志十四卷梅村文十三卷詩十五卷詞五卷別修江寧府志十五卷上元兩縣志二十九卷已並著錄是編所錄卷一卷二經部卷三考訂爾雅卷四卷五卷六雜論史地書中如論漢人增益爾雅後人增益爾雅爾雅分編爾雅經字爾雅引書注爾雅義異爾雅文異爾雅字異注疏紕繆爾雅脫文衍字郭注脫文實為研究爾雅之條例而匡郭注之失儀禮漢制攷引儀禮以證漢制足備一代之制漢魏江水經流吳時金陵四水

水經渙水過水、揚州水利諸條、可以扶翼水經注、立論
精潔、援引賅博、不失為一代通儒士、鐸自品其書、筆
記為上、詩次之、詞又次之、而文最下、語雖自抑、然實能
自道其學術得失之所在也。

惜抱軒筆記 家刻本

惜抱軒筆記八卷、清桐城姚鼐撰、姚鼐字姬傳、一字
夢穀、學者稱惜抱先生、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
吉士、散館、改禮部主事、遷刑部郎中、著有惜抱
軒詩集、惜抱軒文集、法帖題跋等書、已並著錄、此
編為讀書筆記之作、卷一卷二卷三、經部、卷四
卷五卷六、史部、卷七、子部、卷八、集部、姚氏受文法
于同邑劉海峯、上承方氏之學、出入八家、學尚博雅、
言義理而兼重考證、於書無所不窺、心有所獲、輒筆
之于冊、如論易無咎字云、說文咎、灾也、咎、毀也、經曲
皆通用咎、按毀、失過、謬之意、若內省不咎、及過涉
戒頂凶、咎皆俗義、而通用咎、論尚書滔天、太史公
意蓋作欺、譏意、此滔天、疑古文尚書本作怡或詒、皆
欺、譏意、假借作滔、與下洪水滔天字異、論詩星言鳳
驚、星為古晴字、晴本作甞、甞亦可作星、若星辰字自
作星、詩星言鳳驚、釋文引韓詩曰、星、精也、精明晴之
謂也、世久以星字當星、此詩偶存古字耳、其星言即
晴字、甞晴即駕、足以為勤矣、若見星而行、乃罪人

與奔喪者之事。衡文固不得為也。是能讀書得間。獨行新解。他若論文選李善注文選注表云。崇山墜簡。是用東晉辨高山下竹簡為顯節陵策文。事。而正何義門。大酉小酉二山事之誤。論錢謙益杜箋。謂其議論頗僻。引據舛錯。為之訂數十條。亦足以見其賄傳。清代文章之士。望溪而下。厥為姚氏。非桐城末流。見聞寡陋者所能比擬也。

石田野語 東方圖書館藏稿本

石田野語二卷。清祥符常茂撰。常茂字逸山。號秋崖。官僊師。登封二縣教諭。生平著述甚多。已刻者。有增訂春秋世族流源考。春秋女譜。讀左漫筆。怡古堂試帖。怡古堂賦鈔五種。已並著錄。尚有讀經瑣言。春秋國都考。兩漢質疑諸作。俱未刊行。當乾隆之時。考證之學極盛。而河南以考據名家。以僊師武虛谷為首出。茂稍後于武氏。專精考證。兼治程朱。尤長於氏族之學。其平日讀書。則有劄記。

此蓋其讀書條記之作也。凡經史雜家瑣語碎事。以及河南掌故。皆有考證。而當日未及刊梓。至民國二十二年。河南圖書館始為之梓行。此冊為東方圖書館所藏。為茂之手稿。塗乙甚多。是猶未清之本。取以與刻本相較。大都無相出入。惟說經及格言。皆鈎去。注云入別本。考茂著述。據其曾孫孫常聯奎所記。有讀經瑣言三餘偶談槐南小記課餘瑣記多種。幸亥之變。而多有遺失。此編說經之作。或其讀經瑣言之稿本。而其他瑣記。未知應入何書。然當彙刻一編。

以不沒其所學焉。茂休學派似錢衍石、錢氏於道光間曾主大梁書院。茂休豈列弟子籍者與抑當時風氣所趨、茂休異心獨索者與、今不可考知矣。

小學金遺書 光緒刊本

小學金遺書四卷。清凌昌錢韻撰。錢韻字廣伯，號慢亭，不樂進仕，一意讀書。融沈經籍中，與周耕崖、陳仲魚、陳半堂、吳兔林相切磋。與平日進精校勘之學。虛見曾刊叢書，賸韻主校勘是編卷一卷二卷三。所收有校盧本經典釋文、校說文舊音、校顏氏家訓注、校孫奕示兒編、校逸周書程典解、校大戴禮記序、校孫怡谷校本家語、校方言、校五經文字、校新唐書糾謬、校通古堂文集刻記、校馮氏解春集、校左傳杜解補正、校左傳補正，皆詳勘異同，一無訛誤。韻又常從周林霽講求字音，於音韻之學，多所深入。嘗自為論曰：聲有三始，發曰出，縱曰送，終曰收。有出則送，收而聲隨之，而盡，此得乎天而不可強假者也。人生而有喉舌牙齒唇五物，五聲由此而著焉。從五者區之，各有其出送收由輕清而重濁，其輕且清者曰出，重且濁者曰收，重濁極復輕清，故能以下為高，以高為下，由輕清而漸重濁，重分其若輕，濁分其若清，皆謂之送，辨析毫芒，處皆能深入，韻嘗自題所居曰小學金盒，謂漢志載

史籍倉頡等十家為小學、宋人輯小學書專言明倫
立教之旨、必兼漢儒宋儒之說、而小學之義始備、
享年僅四十歲、生平為文、零星成帙、散佚者多、其
門人邵書錄輯為四卷、曰小學金鑑遺書、顧既沒、
元更屬武進城君在東審定之、以付書錄、同治元年、
其族曾孫保塘、向管正湘處、假得原本、復求得在東
所定目次、為之增補、雜文二十餘篇、而以詩附卷後、
始刊行焉、

研六室雜著 世澤樓刊本

研六室雜著十卷、清績溪胡培華撰、胡培華字
載屏、又號竹邨、嘉慶己卯進士、官內閣中書、
戶部廣東司主事、晚主江甯博山、雲間、婁東、涇
川、廬州諸書院、著有儀禮正義四十卷、燕寢考
二卷、已並著錄、研六室雜著、所以扶翼儀禮正
義之作、如因詩斯干西南其戶、鄭箋、而知東戶西
室、乃燕寢之制、為東房西室疑問、以為天子至士
皆有正寢燕寢、鄭義蓋以天子正寢如明堂為
五室之制、燕寢為左右房之制、諸侯以下之正
寢亦為左右房、燕寢則為東房西室、乃廣蒐羣
經、旁徵衆說、為宗廟路寢明堂同制考、他若
儀禮為人後者為其本宗服述、儀禮士冠禮註
給注正讀、釋註大夫二朝考、東來西來考、嘯考、
屏考、校儀禮聘禮及郊注脫字、儀禮喪服記於
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干解、大抵皆禮之支流餘
裔、培華一一考正、援引賅博、而條理明達、先是
培華於正義之外、所作古文及說經之文、約有三

百餘篇、而本肯以自信、偶未刊行、儀徵阮氏刻皇清經解、取其說經之作刊入、曰研六室雜著、後培復益以他文、輯為是篇、胡氏專治經術、固無意於為文、然觀編中碑銘行狀傳記諸作、清腴可意、絕無注疏家澀枯之弊也、

研六室雜著補遺 世澤刊本

研六室雜著補遺一卷、清績銘胡培學撰、培學著有儀禮正義、燕寢考、研六室雜著諸書、已並著錄、是編係其弟培系輯其雜文、凡六篇、為研六室補遺、書首載朱珔序文一首、汪士鐸戶部王事胡先生墓誌銘一首、胡培系族兄竹邨先生事狀一首、培學之文、四惜陰書院別諸生文、上羅椒生學使書、守山閣叢書序、讀文字原序書後孝子朱畧亭先生墓表、涇縣龍神廟碑、率皆應酬之作、無甚精

意、惟上羅椒生學使書、論正義之例有四、一曰補注、補注者、康成注經、無須注、解而明者、然至今日非注不明、故於經之無注者、一一疏之、疏經即以補注也、二曰申注、申注者、申引鄭注之文也、三曰附注、附注者、凡注後若家及近儒之說、雖與注異、而可並存者、則附錄之以待後人之參攷也、四曰訂注、訂注者、其注義有未盡確者、則或采他說、或下己意以辨正之、必求其是而後已、此其正義之大畧也、是培學治學、務實是以求是、而無株守疏不破注之習、深足為後世

注疏家立法此亦可見漢學清學之不同清學之所
以能超越漢學者此其命脉之所係者也

經史雜記 道光刻本

經史雜記八卷清安康王士樹撰王士樹字廷楨
其自序言公餘讀書每先尋經史偶有所得輒
筆記之間有他說亦附益焉日月既深紙墨遂多
爰擇其有關政證者薈萃成編蓋取容齋隨筆
困學紀聞藤陰劄記日知錄諸書之例是書所
錄或雜采羣說或隨文發明雖不及日知錄考證
之精確然徵引尚為浩博如論孫奭孟子疏之偽
因朱子語錄而為之證明論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
民力為憂為沼而民歡樂之歡當為勸之誤定引孫
奭音義左傳昭九年杜注及正義以釋其義言本
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以早成耳皆能獨抒所
見其考選周書不出于汲冢漢書藝文志先有周
書七十一篇史遷紀武王克商事多與此書相應許
氏說文引周書大翰若羣雄又引周書殛有瓜而不敢
以振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鄭元注周禮引周書
王會注儀禮引周書北唐氏以問皆在汲冢前知為
漢代相傳之舊郭璞注爾雅稱逸周書李善注文

選所引亦稱逸周書石晉至唐初尚不題汲冢其相沿稱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簡漆書不能辨識以示劉瓛識為孔子刪書之餘其時南宋未出流傳不審遂誤合汲冢竹簡為一事而修隋志者誤採之唐志亦竟標汲冢周書此相沿致誤之由也攷證甚為確鑿足正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之誤焉

過庭錄 家刊本

過庭錄十六卷清長洲宋翔鳳撰宋翔鳳字子庭又字虞庭其母陽湖莊氏為藝珍先生妹嘗隨母歸寧因留常州從舅父受業遂得聞莊氏之家法緒以長更游段懋堂門兼治東漢許鄭之學嘉慶庚申舉于鄉大挑授泰州學正保知縣著有大學古義說小爾雅訓纂已並著錄其攷證經史則記總哀為過庭錄十六卷於易則有周易攷異於書則有尚書說畧尚書譜於諸子則有管識誤其攷攷論詩禮爾雅史記之作甚多其論易子夏傳子夏為韓嬰孫釋商之字與卜子夏名字正同當是取韓氏易最後者題其書故韓氏易傳為子夏傳也論周公東征言奔楚與居東實為一事傳記說之各異耳當周公居攝之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欲得管蔡商奄之情則必居東奄與淮夷在兗徐之間大氏為荆楚羣蠻之地故史記魯世家及蒙恬傳皆有周公奔楚之說考論甚為精贖至若論杜曲江詩一片花飛減却春此花謂柳花故能風飄萬點且看欲盡花

經眼乃指桃李百花且如此解方不重複杜牧之詩銅雀
春深鎖二喬喬字誤當作橋引吳志為證皆足以訂
正前人之誤蓋其平日讀書精細故所考乃能確鑿
嘉道之間考證劄記之精者俞正燮之於已類稿於
已存稿為首選翔鳳之學雖不若俞氏之博而其考
核之精視俞氏無多讓焉

雪浪書屋遺文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雪浪書屋遺文四卷清樓霞年廬相著廬相著有

雪浪書屋雜志雪浪書屋雜文已並著錄是編

為蘭山陳克卿傳鈔本以遺武林朱養田者書首

有朱氏題識計傳記書札序跋之文凡五十三首廬

相學宗考據固無意於為文而其文亦未能刻畫

盡致是編所收皆其應酬之作所以編次成書者蓋

出諸他人之手未必廬相意也如宋上舍後序自記

云此本無米作炊中間忽造一大謊而文已淋漓盡

致矣代人為文散誕無拘如此然非情辭立誠之道也

宋封翁書序後自記云此亦空中樓閣有慨乎其

言之然不免之激矣是廬相亦自知所代人之作不合

修辭立誠之旨無益于世道學問者也惟卷三答部

蘭舉一書頗覺興起部氏曾以山海經疏示廬相而廬

相不喜是書蘭舉以是書曾見賞于阮元而廬相輕

之也以此是怨之於是廬相遺書蘭舉以為不當怨而

怨三年則是部氏之過君子有過謝之以貲請部氏惠

以經籍纂註一書以謝德且釋怨也云云文情更爽

語讓而實，乃士林一段佳話，然亦見前輩態度之公正，雖所學異趣，而交誼仍篤，非若後生輕薄肆意，毀謗者所可同日而語也。

雪泥書屋韓文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雪泥書屋韓文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雪泥書屋韓文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證經史之文凡五篇曰周公年表曰史趙亥字算考曰
論陳平陰謀曰平準書武功說曰校正崔氏易林序
曰易林舊序題曰六十四卦變占者王莽時建信天水
焦延壽之所撰也良相據漢書儒林傳京房傳焦
延壽是昭宣時人何為乃言王莽時焦延壽梁人也
何故而言建信天水王莽改千乘郡曰建信改天水郡
曰漢成則莽時有建信而無天水且二郡不相屬建信天
水非可兼稱也又其序假名賈直賈直生在宣光間豈
知天下有王莽時人哉云王莽時者定是東漢人語爾劉
向別錄敘七略皆無易林故藝文志亦無之豈有賈
直表章於前而二劉尚不著錄於後耶且漢書言焦
治消息卦氣其書殊不似易林易林乃觀象玩辭非
言災變者也何以為焦延壽之書後漢書儒林傳孔傳
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駰傳言駰祖家王莽時
為建新令稱疾去在建武初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
周易林六十四篇以是放之知易林者王莽時建新大尹

崔延壽所撰也。新信學同。大尹形誤。為天水崔彤誤。為焦。在篆蓋字延壽。與焦賴名偶同。寫者知有焦延壽。不知有崔延壽。此所以致誤。其考證精確不易。發千古未發之覆。其周公年表。據應劭金縢子之說。知周公享年九十九。乃因書洛誥史記諸書。綴為年表。其考年準書。武公封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金。以謂造士十七金。開與衛三十四金。良士五十一金。元戎士六十金。官首八十五金。乘鐸百二金。千夫百一十九金。樂卿百三十六金。每官各得五百二十七人。買者乃得三十餘萬金之直。說解甚為洽博。惟史趙亥字算考。若涉數會耳。然度相之學。本源經史。有獨到之處。斯當為之表章者也。

卷二

初白卷讀呂子筆記補訂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初白卷讀呂子筆記補訂三卷。清海寧查慎行著。同邑吳中駒纂錄。是書為東方圖書館所藏稿本。未嘗梓行。按查氏讀呂子筆記。見得樹樓雜抄。未有單本。吳中駒從雜抄中錄出。以為廣聞見之資。而其中猶不免有疑于心者。思覓善本校之。乃搜檢家藏。祇見乾隆時畢秋帆尚書新梓本。無由互勘。則於是非得失。仍不能以剴決也。後又得前明萬曆己卯鳳陽知府張登雲鐫刻本。取以校先生之書。見其於十二紀中。所云候雁北。桃李花。以及王善生。腐草化為螢。蜉蝣。而至于搖蕩於氣。無發令。而于時。增垣。牆。慎。封。而。至。等。凡辭句之不同者。無不備于編輯。是慎行之所據者。非必即張氏本。而無不可為畢本之助。昂駒析查書為二卷。別錄畢本校語于下。至呂氏春秋中難辨之字。查氏有所未及者。昂駒隨有所得。補錄于後。附以畢氏之說。益為卷三。吳氏之於此編。不過注名篇目。錄高誘注。及畢沅。梁曜北諸人之說。以存其異同而已。其隨文附按之語。亦無所考證發明。蓋未能傳查氏之學。

卷一

然此本為吳氏第三次稿其字裏行間鉛丹殆遍其功力之勤實有足多者焉

師竹齋讀書隨筆彙編 七松堂刊本

師竹齋讀書隨筆彙編十三卷清江甯鄭機著鄭

機字春園又字度欽江陸康貢生侯選訓導著有

愈愚錄古稀寤言讀書叢記諸書已並著錄機學

宗紫陽於書無所不窺凡經傳史籍諸子集部雜

書雜典天文地理器物服飾靡不精研是編分經史

子集語錄雜考六門其說經也尚考證以事比數

猶存宋人之學其論人論事一本之于朱子然朱子之

學實為博大其氣象則近偏促如朱子語類中試

毀蘇東坡王安石之處甚多平心而論東坡有學無

行恃才傲物朱子譏賦未過當安石則淵源經術

學行並優其行新法以遭逢時忌未能通徹使其

能得志于天下實足國富兵強二陵之恥可雪金遼

之勢可繼朱子極力詆之乃由學派之不同鄭氏以為

平允未免迫于迂腐矣至若考證之學始于漢儒

說經朱子雖昌言性理于漢儒亦所不廢清之毛奇

齡其為人固多可議其學自有其不可磨滅之處

自當分別論之鄭氏謂紀曉嵐於毛奇齡所著

書多為迴護亦是一偏晚風宗考證之學故於考
證之書多偏袒未免有門戶之見夫漢宋之學出
于一源本無二致而使漢宋不相容者則未學淺見
者之過也

攷辨隨筆 道光刻本

攷辨隨筆二卷清龍川黃定宜撰黃定宜字半溪
是編為其考證史地之作立論甚為精闢如文
信國公集攷辨條辨黃冠歸故鄉之對非信公語
乃宋史之謬觀鄧中甫傳欲奏請以公為黃冠師
乃謝昌元王積翁等十人之謀畢念養重修祠堂
記誤信宋史黃冠歸故鄉之語遂謂信國以箕子之
事日重國不採而重身以重人之國不屑取必於一
死此尤不可為訓蓋深得信國公之心皇甫湜作韓

昌黎墓志有云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
昶塔左拾遺李漢等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
陳氏三女木等林西仲有一女兩塔之間毛西河答書
作六不照之說攷辨其非黃氏以謂皇甫文本墨出兩
塔字傳寫者偶從俗作別體耳今本文脫下塔字
所以啟後人兩塔之疑至卷二諸篇皆攷證水地之
作如瀾滄江即勞水說尚龍溪即浚江考龍編沅水
攷勞水說書水經注釋澧水後書水經注釋溫水後
攷證精確可與水經注互相發明然亦有攷釋未當

者、如孟子去齊、宿于晝、晝乃晝之誤字、古今無異說、黃氏乃兩存之、以謂晝晝古音不別、是其於古音未常深究、強作解人、致生糾繆、然是書大體固甚善、不必以小疵而掩其大醇也、

博雅錄 家刊本

博雅錄十二卷、清句無傳、莫庵撰、博莫庵、字學流、乾隆癸酉解元、年屆七旬、兩不得志于南宮、遂決意林泉、寄情于經史記傳、著有江東小集一卷、已著錄、是編內分經籍、史籍、雜籍、類籍、共十有二卷、徵引甚博、其所記錄、非就一事一書、元元本本為之詳考、乃讀書時偶有心得、為文紀之、蓋無意于著述、如論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信者如馬融、鄭元、蘇綽、王通、及宋之張程朱諸子、咸以為周公之作、未免不分玉石、為劉子駿所歎、疑者如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林孝緒以為讀亂不經之書、歐陽公有設官太多之說、陳氏有與周官不合之說、蘇子由有三不可信之說、胡五峰有無一完善之說、則又詆斥太過、此中真贋、惟明眼人自辨之、立說公允矣、然不能廣徵博引、為文以發揮之、又如論語孝子惟孝、友于兄弟、謂自魏晉及唐、無異讀、朱子集註、始誤以孝子句絕、其說信善矣、然此為閭閻詩古文尚書疏證之所發明、傳氏之於書也、若毛西河尚書寬解、朱竹

阮尚書古文釋、皆曾見之、似不應未見閻氏之書、見之而注、明似有掩沒人善之嫌、焉、雖然、傳氏之書、於經史百家、皆有論述、不可謂不博、亦所謂多聞之士也哉、

讀書偶筆 同治刊本

讀書偶筆二十卷、清新安董桂新撰、董桂新、字柳江、嘉慶辛酉舉人、壬戌成進士、改庶常、充詞林典故館編修、精考證之學、著有碑雅、物異記、言、易圖、駁、儀、孟子生卒年月考、辨證、爾雅古注合存、毛詩多識錄等書、多未刊行、是編所錄、卷一至十五為讀經札記、卷十六諸子、卷十七十八攷史、卷十九二十雜錄、桂新之學、宗尚博雅、非漢非宋、惟實事求是而已、故能綜覽羣書、涵蘊白文、而求直解、雖其立說未能

臻于精確之境、要皆樸實說理、而無經生門戶之習、此其長也、書中論書序、多與史記不合者、謂有碑當從書序者、如殷庚三篇、本為將治亳、殷民告胥怨而作、而史記殷本紀謂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殷、庚乃作殷盤庚三篇、此史誤也、亦有確當從史記者、如高宗彤日、本祖庚時、祖己嘉武丁、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而書序謂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諫、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此序誤也、此蓋論其事實之是否、而不及

書序真偽問題。深足為經學真偽之辨。而不顧其事實者之鑑戒也。又記伍子胥傳。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桂新以謂得之傳聞。未足置信。古胥蘇二字多通用。故或稱姑蘇。或稱姑胥。姑胥者。山名也。自大差以前。已有是稱。而胥門之名。即因之。不自子胥之死而始有胥山也。此可訂史遷之失矣。

現桂緒錄同治刻本

現桂緒錄十六卷。清侯官林昌彝撰。林昌彝字惠常。惠常治經。於易、書、詩、三禮、三傳、爾雅、說文諸書。均有著述。綱羅羣籍。旁通四部。博無涯涘。著有三禮通釋、射鷹樓詩話。至言、海天琴思錄諸書。已並著錄。是書係四部書次編。昌彝最深三禮與說文。此錄所載尤多。綜覽諸史為之說。援據引證。既皆不苟。而纓舉先正格言。詔示後人。純粹切實。則儒家之刑主。仁義義修。淑世濟民之旨。具焉。昌彝又夙習醫理。載素所經驗方數十百條於錄中。於詞章致力甚深。故書中論文說詩之語。皆溯本源。窮流末。得其指歸。其論清代學術。以謂本朝自有學術。非漢學。有漢人門進。而近加遷客者。有漢人未聞之門。進。又有絕特之士。通詠白文。祇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江子屏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改為經學師承記。則無弊矣。其論顧復初春秋大事表。病在叙列國者用論。叙地理者用百首之詩。與說經之體裁異。深為學人所擯斥。若各表之

精審則為曰來說春秋者所不有。是皆能識學術之大體。非株守門戶之見者所能及也。至卷七論唐設方鎮。論者皆謂唐以方鎮亡天下。似不盡然。當太宗分割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兵力不足以制亂。唐之所以亡。由方鎮之弱。非由方鎮之強。其史識亦甚高也。

三餘偶筆 涇川叢書本

三餘偶筆八卷。清左昭著。左昭字春谷。乾隆丁酉拔貢。平日讀書。留經史之學。遇有疑義。輒備錄之。詮次成冊。其議論雖未能精博。然雜事雜典。尚細心推證。每考一事。元元本本。而無蕪雜之弊。如卷二論契濶之義。有四詩。死生契濶。契濶約束也。一義也。毛傳。契濶勤苦也。二義也。朱子詩傳。契濶隔遠也。三義也。而梁書蕭琛傳。梁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琛奉陳蕃恩。上曰。雖云早契濶。乃自非同志。魏書蘇湛傳。魏莊帝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詞。為我說也。湛頓首謝曰。臣與寶夤周遊契濶。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不反臣之罪也。莊帝悅。則又以契濶為款洽綢繆之意。是契濶二字有四義也。卷三握粟出卜條下。引日者傳。司馬季主以筮者以義置數十百錢。以為漢卜用錢之證。而顧炎武日知錄。謂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故詩云。握粟出卜。漢初猶然。引日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拿精為證。獨遺司馬季主之語。未免疏畧。卷八論後漢書鄧騭傳。拜騭

為大將時、遭元二之災、元二、唐章懷太子賢注、謂即
元元、宋洪容齋以為元年二年、暗獨解為一元次二
之元、引漢書律歷志易九元為證、頗為新解、其定
諸條、微引廣博、足備考稽、猶不失為篤實之學也、

萬壽題跋 乾隆本

萬壽題跋二卷、清袁城劉青蓮撰、劉青蓮、字華
藏、不得志於有司、策幹於江村、日誦讀討論著述
其中、是編為其讀書題跋之作、雖小品、其議我正、
不無補于學問、書中削板削字之處甚多、殆猶
未定之本、其議論之可采者、如書蘇廷評行狀後
云、蘇廷評者、東坡祖父也、東坡作狀、直書蘇庭評、
著其姓而不冠以祖父字、似為別氏作者、至書其外
曾祖遺事、乃署曰外尊祖程公、其尊且詳如此、豈

外家反重耶、凡子孫為祖父作文字者、其稱謂自
有體例、豈東坡之賢、而不知出此耶、是今東坡結
名、其論歐陽公之於元次山、取瑜不掩、好醜並見、
其持論之公且允、深可為知人論世者所取法、因司
馬溫公歐陽公、論寇萊公豪侈冠絕一時、晚遂
有南遷之禍、沒而不返、而謂即子文開見錄、載
公家居儉素之事實、子文所述、乃得公之甥王承
相所撰公志銘、及遺事、想其為渭陽諱耶、自古奢
縱、未有不取敗者、萊公功在當時、名垂後世、後之

人尚惜之況無其功與名而奢縱者乎此數語可為世人奢靡者戒依庾序言青蓮既困守著書其弟青芝棄庶常歸依不出與青蓮同處江村友秦敦厚之誼切至可不謂古之篤行君子哉

風庭掃葉錄鈔本

風庭掃葉錄四卷東方文化圖書館藏本書首署朱藝尊輯朱藝尊字錫璽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少聰慧絕人博通羣籍顧寧人閩百詩皆亟稱之康熙己未開詞科藝尊年逾五十以布衣入選授翰林院檢討生平著述有經義攷三百卷明詩綜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詞綜三十四卷曝書亭集八十卷風庭掃葉錄一書見年譜及日下舊聞考所引今不見傳本殆久佚矣此為潛丘劉記四

本有錄一清手校二則其一補入元有得宋奏議以獻者一段其二汶水下云按水經云汶水又西南逕桃鄉縣故城西王莽之鄣亭也世以此為鄣城非蓋因巨新之日耳然則道元何曾以桃鄉縣為鄣城乎百詩乃云鄣氏乃合而一之欲逞己之辨說而誣前人之著述過矣一清識云云此條未見趙書極為可貴不知何人題為風庭掃葉錄名目鈔錄他人之著述易以名目據為己有雖天玉之至愚者尚不肯出此矧藝尊之淵博乃錄百詩之劉記以

為己書者乎。此必無知妄人。假朱氏之名以欺世者
也。姑為之辨證於此。

存古學堂叢刻 排印本

存古學堂叢刻四卷。清吳縣王仁俊撰。王仁俊字升

鄭。治諸子之學。著有秦漢諸子學術源流考。管子

集解。老子微言。考證諸書。已並著錄。是編所收

乃仁俊主講存古學堂時之講義也。凡諸經子史

以及農家之書。皆有說解。要皆敷陳通誼。所以便

課讀也。其中亦有新解者。如論公羊何休序。多隨

二創。二創之說。迄無定詁。徐疏以先師為戴宏等

謂上文云。至有背經任意反傳達成者。與公羊為一

創。又云。援據他經。失其句讀者。又與公羊為一創。今

戴宏等作解疑論。多隨此二事。故曰多隨二創也。

而舊說公羊義不著。反與公羊為一創。賈逵緣際

奪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也。仁俊以謂二創。一為內

創。一為外創。內創者。公羊不能申明傳義。自傷家

法。故為內創。外創者。今學不明。致為古學家駁詰

其短。故為外創。詳徵博引。數暢其說。視徐疏其義

為長。至論語多方攷一文。以論語有齊魯之分。攷之

楊氏方言。知論語於魯齊方言最多。而歷舉為政有

此且格之格、公治長少者懷之之懷、泰伯可託六尺之孤
之託、皆為方言、然此等字、皆常見于詩書、雖復載
于方言、而實為通話字、必指此為論語多方言之
證、則有近于曲解矣、

學經室訓于文筆 光緒刻本

學經室訓于文筆二卷、清儀徵阮元撰、其子阮福所
輯、阮元字伯元、號雲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五十四
年進士、歷官內閣學士、戶、禮、兵、工等部侍郎、山東浙
江學政、浙江、河南、江西巡撫、漕運、兩湖、兩廣、雲、貴
總督、元論學之旨、在實事求是、自經史小學、以
及金石詩文、鉅細無所不包、而尤以發明大義為主、
而因南史顏延之、後得臣筆、測得臣文之語、遂以
文筆測問諸生、時福先擬對、爰舉劉勰文心雕龍
總述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
韻者文也、為對、復通錄六朝唐人之論文論筆、見于
書史者、條分而縷晰之、以證明有韻無韻之分、元復
為文韻說以附之、其言、凡文者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
藻、即如孔子文言雲龍風虎一節、乃千古宮商翰藻
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節、乃千古聲韻排偶之
祖、夏詩序情文聲音一節、乃千古聲音性情排偶之
祖、韻者即聲音也、聲音即文也、今人所謂單行之
文、極其奧折奇詭者、乃古之筆、非古之文也、篇末有

筆以訓福之語、福遂輯為二卷、上卷為無韻之筆、
下卷為有韻之文、題曰學經室訓子文章、於此可
以見阮元訓子有方、而福之彈見洽聞、通淹博典、足
以繼美先德者、有其淵源、斷自、而為阮氏文章之
光者也、

錦霞館雜錄 東方圖書館藏稿本

錦霞館雜錄稿本一卷、不著撰者姓氏、其人不可
考、據書中於明稱前明、如論史記本紀條云、若前明
所修元史、全部皆無贊、則又不成史矣、云云、論漢書
條下、述文明王鑒亦有論云云、知作者為清人、足
編考證學校制度一條、臨雖一條、釋帶釋菜一條、
養老一條、講經一條、表志一條、木棉一條、引集一條、
史記五條、漢書七條、後漢書二條、節氣一條、凡所
論述徵引頗為賅博、如論史記曰、班彪謂司馬遷
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
列傳、是蓋以本紀世家列傳為史遺創例、然文心雕
龍云、遷取式呂覽著本紀、以述帝王、則遷之作紀固
有所本矣、按呂覽十二世紀、非專述帝王之事、而史記大
宛傳贊、則曰為本紀、言河出崑崙、高五百里、又云為
本紀、及山海經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是遷之作
紀、非本于呂覽、而漢以前別有為本紀一書、正遷所
本耳、又衛世家贊云、予讀世家言云云、則遷作世家
亦有所本、非特創也、特論頗為平允、然亦有考證

未審者如史記中之十篇有錄無書張晏之注本
不謬誤而此書則力駁張說殊嫌畫蛇添足之病
又其表志條忽悠列聖首士習諸字別有對策數
首文亦不完具頗覺餘蕪可刪然則是編蓋作者
隨手雜錄之稿而非清本者也

濼源問答 家刻本

濼源問答十二卷清嘉興沈可培撰沈可培字向齋主
講山東濼源書院於課制藝試帖外於經史子籍皆
所講究是書凡二百七十三條自十三經二十四史旁
及諸子百家皆答諸生所問之作也可培之學本之
于紫陽而不廢漢儒考證其考證諸書不尚詳搜
證據而以義理為斷其學不火為淵博顧未能精
湛也如論偽古文尚書云凡古文有今文無之篇唐漢諸
儒未有疑為偽者其說始於吳棫才而吳草廬因之大

旨總不出古文易讀今文難讀何以伏生偏記其難而
不能記其易遂以曲詁贅字者為真以文從字順者
為偽不知文章不論艱深平易只論義理如大禹謨
十六字心傳在焉且無非精義微言五子之歌實為
變風變雅之權輿允征所謂鐵厥渠魁臨從罔治
為後世行師討罪之要道仲虺之誥葛伯仇餉孟子
所引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與湯誥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
克終厥德惟后皆傳心之至言經書遭祖龍炬後豈
盡完善生今之世確守古籍而闢其疑乃儒生之分也

若好新奇之說、一唱百和、拾人牙慧、冀翻前案、得罪先聖、可勝言耶。夫古文之偽、有宋吳米疑之于前、清代閻惠程王辨之于後、證據確鑿、為得謂為翻案文字、且謂古文有關於心傳、清代黃宗羲治義理之學者、亦謂十六字為偽書、是古文之偽、無損于宋儒義理之學也、而謂翻案為得罪先聖、然則綴拾後人偽書、奉為至言、寧不誣蔑先聖耶、蓋可培之學、務博覽而才識不足以估之、故立論多有未徹之處也。

琴竹編稿本 東方圖書館藏

琴竹編稿本二卷、清嘉興沈可培手輯、沈可培字向齋、曾主講山東濰源書院、其治學也、一本于崇陽、而不廢漢儒考證、著有濰源問答十二卷、已著錄、此編共二冊、為可培所手錄、而本常刊行者也、按傳燈錄、鄧州智閑師、一日因山中焚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俄失笑問、胡然有悟、是編命名之義、本此、編中所錄、雜考之類為多、如論歌曲之起源、以為起于秦漢之際、固以前本之闕也、秦昭王時八

月十五日、武吏君大會鄉人、歌人間可哀曲、是稱歌為曲之始、詩賦限韻、始于唐初、開元二年、王邱員外知貢舉、試旗賦、始有八字韻脚、所謂風日雲野、軍國清肅、四平仄相間、是為限韻之始、至若釋方丈為十笏、刻曜曜為眼目、歷代帝王建都之地、烏獸蟲魚之異名、皆有所記、所謂多學而識者與、其卷下時習以下、為可培讀四書之劄記、於論語、謂在內曰說、在外曰樂、見于邪說、不始於程子、謂朱脩之義有二、一為情誼之事、一為童子十五以上之稱、於孟子、

改其選篇。則有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諸篇。又於荀子、韓詩、外傳、法言、說苑中。輯其逸文數十則。凡諸所錄。多為淵源問答書中所未載者。錄而存之。以備參攷之資焉。

雜記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雜記抄本一卷。不著撰者姓氏。書中屢引顧炎武、日知錄之說。知作者為清人。惟姓名不可攷知矣。是編分目為二十四類。曰易。曰無逸。曰詩。曰春秋官名。曰禮。曰四書地理。曰歲月日時。曰閏日。曰人名。曰寫書。曰傳。曰歲。曰露布。曰秀才。曰科場。曰對策。曰總集。曰昌黎。曰耕耨。曰荒政。曰易。曰農書。曰寒食。每事之下。編引古今典籍於下。如傳條。先述傳之原始。次錄諸史傳之異同。次引文獻通考。日知錄。國朝紀聞。各齊隨筆諸書。以明作傳之體例。又歲下。先引劉涓子。曰歲者所以收疾防患。喻歲石也。以明其體。次引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周書夏歲。以明歲起源於夏。次引呂氏春秋始覽第一。名類篇商歲云云。有始覽謹聽篇周歲云云。以明商周之有歲。次列漢唐以下之歲。以窮其變。是其每述一事。本本元元。據據浩博。必期于詳明。非徒摭拾故實而已也。然觀其編錄次第。引證多而論斷少。是作者之意。為備讀書札述之用。初無意于成書。而其體舉略博。取材審慎。在清代

此記筆錄中尚不失為佳品故著而錄之木官不裨益
于藝苑者也

蛾術集 家刊本

蛾術集十六卷清松江陳庭學輯陳庭學字景魚
號事溪是書彙集古今事類撰成韻語四字為
字隔句置韻注其事之本末於下而取學記蛾子時
術之類以名其書夫蛾子時術之義廣矣自離經
辨志以訖于知類通達皆所謂蛾術者也良學之
書辭要而事詳對工而句麗如彭鏗對雖伊尹烹
鵠同出於楚詞族庖折刀歌東坡筆同出於莊子食
馬賜酒殺驛活人同出於呂覽富笑解龜饗然羞

龜同出于左氏懷羊賣父假馬尊君同出于韓非
田豫事以析其原委即知類通達之類與而摘華
儂句窮工極巧不足使綴學之士默味而風誦者
也方類之書其來尚矣漢之淳喜急就之編皆類事
錄類之書也後之若隋杜公瞻編珠晉李瀚蒙求
宋徐伯益之訓女蒙求王達之十七史蒙求元胡文炳
之純正蒙求皆具亞也是類之書便于初學其善有
二一則利于口誦一則熟習故實由口誦而識文字由
識字而知屬辭由屬辭而知使事亦博聞強識之

之助也。度學之書，差擬于蒙求，而自考證之興，與詞章之業，不為藝林所重。此編不為人所稱道者久矣，故詳論之。

兩般秋雨金隨筆 道光刻本

兩般秋雨金隨筆十六卷清錢塘梁紹壬撰梁紹

壬字晉竹是編之作蓋仿宋人說部於經典之疑

義朝野之掌故詩詞之佳句靡不備載至若瑣

事俚言亦廣事微引莊諧雜陳極饒興趣如書

中記周詩多韻少韻字音假借辨名非字雙聲

二形一聲諸條則有闕于小學彙中詩別解中庸

非孔門書理與字偏解晝寢孟子逸句詩書次第

項人遺書左氏錯簡左氏錯解孔子刪詩汲冢書

諸條皆有益學術其記乾隆甲寅浙江鄉試易

經題誤出雖為目為大又孫伯純知蘇州有不逞子

弟與人爭狀字大富以大因而構訟又宋嘉棠方伯

在塾讀書時有片然而來者則一老甲榜也問小

兒讀何書以史記對問何人所作曰太史公問史公

是何科進士曰漢太史非今進士也遂取書閱之不

數行輒棄去曰亦不見佳讀之何益乃曰甲然而去

其語雖涉戲謔然紹壬之意所以規世敗俗以為士

人拘于帖括而知學問者戒焉書中又記史閣書

林撫軍奏疏二事一則關於史公之出處一則關於天下之利弊可備史乘之闕至若蘇臺小樂府珠江竹詞皆可探討風俗論者謂紹壬此書記載多趣事異聞可為談助然觀其宗旨則在文字之糾正風俗之淳澆並非以筆墨為遊戲者也

井觀漫言 東方圖書館藏鈔本

井觀漫言不分卷亦不著撰者姓氏惟所用之紙有學福齋說經彙之字學福齋者清沈大成之齋名也此其沈大成所撰也是編所收多說經雜考之文書中鈎乙之處甚多且其中尚有殘闕是尚未繕清之本如論斯干詩為成王遷洛時周召之所作列七證以明之論穀梁文十八年一人有子三人緩帶緩帶為飽食之義以駁疏作羊叔子緩帶之誤引漢書匈奴傳命父兄緩帶維子咽哺又謝莊與袁粲書緩帶談

笑擊壤聖世為據至若訂郊壇水利書黃壯為黃渡之誤明刊家語并官為刊官登高不獨于九日人日及正月十五日皆有登高之會禳祓不獨于上巳七月八月九月亦行修禳之禮皆足見其淵博然亦有考訂未足之處如論書康王之誥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以誕受美若為文王演易之證釋說文吊美字以謂所以从弓者古者會葬各持弓以助毆禽故曲禮曰知生者吊吊所以為小飲也至小飲以後既陳尸于堂則竟一死者矣故曰自小飲以往用美食

美所以為大欽也此則牽強傳會煩病支離雖然此
編為未定之稿其纂次去取之間尚須酌定未可
以瑕瑜互見責之也

心簡齋集錄 尊聞堂藏板

心簡齋集錄六卷清金壇于光華輯于光華字惺
介又字晴川課徒于心簡書屋凡所以口授而指畫者
悉本夙昔師傅及諸前輩之緒論恐生徒不盡記憶
隨舉而隨筆之是編所收玉步青四書朱子本義睡
叅序塾課分編八集論蔡泳舉業適中序徐煜
塵談筆存校硯堂集抄古今尺牘于應駁訓蒙四
則心簡書屋四書句讀輯心簡書屋四書集注綴讀
辨文獻堂四書字音輯伍澤梁字音正謬卷首重
如堂四書字體輯陳鶴齡四書字逐板于得與塾
課四則王濟師虛字啟蒙論讀文法王澍學庸本
義自序書法良模蔡元培動靜體用分屬圖五行
分屬圖仁義五用分體用四圖陳祖范十三經字解序
陳瑤賓十三經字解校書于琰文選字解即長蘅古
今韻畧張去病詩談聲調譜江浩然叢殘小語沈
歸愚說詩評語紹聞堂金壺字考抄字書誤讀抄
于得與與圖直指于氏雖為塾師而其見聞尚博
是書編次大旨詩文之外凡天文地理文字音韻以及

宋儒心性之學，靡不搜集，要不失為有用之書，按四庫著錄之例，凡採摭眾說以成編者，以其源不一，故志列之雜家，今著于雜家之末焉。

雙研齋筆記 家刊本

雙研齋筆記五卷，清江寧鄧廷楨撰。鄧廷楨字懈翁，嘉慶進士，官兵部尚書，兩廣總督。習于音韻之學，著有說文雙聲疊韻譜，已著錄。是編為廷楨讀書之札記，曾以商確于陳卓人。凡陳氏之校語，悉附于後，以相發明。廷楨既沒，其孫嘉統始為之刊行。是書卷一卷二，論詩經叶韻，卷三卷四，論說文聲韻，卷五品目古作者詩詞。蓋由文字聲訓，通于經典，旁逮詩詞，靡不悉其本源，其言聲韻標準，難以義求，所謂形況之字，聲不主義者，是以古書之難讀，緣于假借字多，假借字之難通，由于雙聲疊韻之不習也。誠能知義之出于聲，而聲以正，知聲義相比附，而古音自明矣。其論文字也，言古多于今，古文有導字，今通假字行，而導字廢，如古禪于上帝作禪，同類作類，是古多禪字，古冕飾垂玉作縵，縵縵之游作游，縵縵之流作流，是古多縵字。然則古字且多于今矣。按廷楨此說，蓋說文為解，若微之古文，殆不如是。古人質簡，文多不肖于名，勢難徇偏，為有先有音矣。

擇其音之相近者、引中緣傳以為傳、文字以之華乳、故賴于上帝之禱、與同類之類、其始也無別、後人嫌于其名、始製祭名、賴之專字、流金之與旅、亦復如是、豈未有賴旅字以前、而多賴流金之專字乎、抑後人習于類旅之字、省其身字、假借以用之耳、延賴昧于後人不習用賴塗之字、而不考夫文字演變之序、遂謂古字多于今字、豈不謬乎、

孟慶北記 家刊本

孟慶北記八卷、清嘉興沈銘彝輯、其自序云、年三十七以前、留意經史、頗攻科舉之學、自嬰憂患、又痼疾十餘載、及病起、年已五十餘矣、坐是早衰、因以廢學、六十一以後、視聽餘生、平日僱以回憶昔年庭訓、暨先輩緒言、並良友舊銘之語、歷歷在目、爰就未遺忘者、起坐條寫、如是三年、仿容齋隨筆、綴耕居易二錄之例、成北記八卷、皆單辭隻義、無經史大端之云、今觀編所錄、皆明清兩代掌故、如卷一記于

忘齋公易諸復儲三張、則有關於當時政之大端者也、如蘇州為橋、揚州行路難、沈邱橋、拙政園、寶石山、上高竹枝詞、則山川行旅之紀勝者也、究其大要、則以輯采名流文士之行事詩史為多、而卷八所錄、則元明以來書畫家之小傳、尤與書畫史有關、其載否人物得失、斷以己意者少、胥錄前人之說為多、大抵論同時之人、稱其美不稱其惡、若元明以前、則勸懲互見、是此編之作、雖無與學問、然所取者、皆名儒碩彥、記事有所本源、而無妄荒、無稽、荒誕不

經之語、藉此以存一代掌故之學、則是書可資考核者
尚多、較他小說、猶為切實近正也。

對補陽錄 涉聞梓舊本

對補陽錄、不分卷、清海昌蔣光煦輯、蔣光煦、字生
沐、少失怙、好讀書、性嗜古、自十齡即喜購書、所
藏有五萬卷、並有宋元舊槧舊稿鈔本、並世所
希有者、光煦遇有善本、輒校其異同、所輯有別下
齋叢書、涉聞梓舊叢書、已並著錄、是編所收書
凡十四種、曰林之奇尚書全解、多方一卷、曰東漢會要
卷三十六至三十九三卷、曰吳越春秋目錄一卷、徐氏補
注一卷、曰許允清爾雅校勘記訂補一卷、管子校本一卷、

曰許允治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校本一卷、曰周廣
業輯本意林逸文一卷、光煦所目校書、則有吳越春
秋一卷、錢塘逸事一卷、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一卷、西
陽雜俎一卷、唐摭言一卷、蘆蒲筆記一卷、夫校讐之
學、造端于劉向父子、魏晉以來寔衰、雖歐陽公之
崇文目錄、及晁陳兩氏之私家著錄、類多語焉失詳、
且不悉家法、明人意刻書、尤謬誤莫可究詰、清儒治
學、率精校勘、精者足以繼軌七畧、其校勘之法有
二、一曰輯逸、古書已逸、而諸家有所徵引者、則彙輯

而訂正之、曰校記、每校一書、先列宋元舊本、詳勘異同、雖或主名無徵、必辨其義例、審其通假、故前此古書不可卒讀者、一旦文從字順、是校勘之學、有裨益于讀書、其功甚大、光熙生成道之際、承乾嘉諸老之風、喜聚書、而精校勘、雖其學不見稱于世、而其流傳校正之功、不可沒焉。

請業錄 家刊本

請業錄二卷、清萍鄉文守元撰、文守元字融谷、其學兼乎漢宋、其議折衷于朱陸之間、而識力不足、故所論說多推衍陳義、而少發明、是編蓋其讀書隨筆之錄也、如論陸子主致知者、由一貫推之萬殊、朱子主格物者、由萬殊而歸于一貫、陸子未嘗徒求諸心、朱子亦未徒求諸事、道者中也、猶之長安也、四方皆有路可至、朱陸之說、原無二道、後人強分之、陸子本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朱子亦云、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又云、學止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又云、近覺得向來所為、皆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甚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語言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按此數則、正得一貫之謂也、不知朱子雖主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工夫、居多、陸子雖不廢道問學、而以尊德性為入道之門、此二家之終不可合處、若必陸朱一致、此鄉愿之見也、至守元之論、讀諸儒註疏、辨其是非、以知性為權衡一條、尤為謬誤、夫知性者、上達之事也、非聖賢何足以語、此既

知性何用辨諸儒注疏之是非文字聲韻之不修名物訓詁之不講又何能知性足則文以之為是言而尚未足以語性也

落帆樓文稿 連荷蓑書本

落帆樓文稿四卷 清烏程沈在樸沈在宇叔三號子敦

道光甲午優貢生 精西北史地之學 與徐星伯張石

舟友善 著有國史地理志補修一統志道光九域志

地道記 觀書地形志注 畿輔金石錄 遼金元碑考證詩

音考 爾雅正義 辨梁書釋官 後漢書注地名錄 元

史西北地理彙圖 新疆社議 漳北流南諸水攷考書

均未脫藁 是編所收 為其雜考之文 凡二十二篇 乃

張石舟氏之所輯本 楊氏刊入連荷蓑叢書者 如

為人後者為所生服議 喪服文足徵記書後 與張淵

百書 則討論禮制之作也 新疆社議 宋神宗用兵西

夏論 漳北漳南諸水考諸篇 則討論輿地之作也 立

論精闢 援引宏博 攷證皆極確鑿 按在之文稿有

二本 一係石舟所輯四卷本 即此書也 一注曰楊所編

二十四卷本 吳興劉氏刻入嘉業堂叢書 所謂最足本

也 二書所收之文 多寡固有不同 而其編次亦異 如熊

九圖跋 丙申四月陶然亭燕集記 恩貢生戴君墓表

三篇 楊刊入卷三 劉刊入卷七 大明御馬監勇士縣

牌：張與王獲新書二文楊刻卷三劉刻未收當汪張
二氏編文集時所據不同詳畧難免互易劉氏生于
楊氏之後其刻落帆樓文集時不應不見落帆樓文稿
之書而文稿所有文集所無之文不知何以失收時代
相去未遠而所刻一人之文其異同有如此者故為之校
訂以為讀沈氏之書者告焉

澄懷園語 家刊本

澄懷園語四卷清桐城張廷玉撰張廷玉字衡直一
字硯齋康熙進士官保和殿大學士著有傳經堂
集已著錄雍正戊申己酉間扈從西郊居澄懷
園其姪筠隨往課其兩兒讀書廷玉退直之暇談
論所及皆隨日記錄日積月累遂得二百五十餘條曰
澄懷園語是編所錄大凡刻人修身切至之語為多
廷玉於理學知之未嘗深微故其立說本諸躬行心
得偶然流露者而發明聖賢精義之處較尤如廷

玉論學大旨曰靜與命定按靜之一字自程子發之
晦庵以其稍偏故以敬易之庶幾無弊人之修身
立行豈靜之所能概括哉命定之說雖前儒亦言
之然是編論庸醫誤人一條不論疾之輕重藥之是
否而妄之前數已定庸醫用藥差誤不過病體纏
綿多延時日不至傷生斯就疾之輕者言之倘使身
機沉痾使良醫醫之尚可為庸醫醫之即不起而
亦妄之前定豈通人之論乎又編所載掌故亦有未
確者如論前明典史俱准與鄉會試以宣德八年

丑曹鼎以太和典史登狀元為證。按明史曹鼎以奉人作州縣降太和典史任滿解糧至都投詞吏部願以奉人應科試遂登第已科元後死土木之難非作典史者即準入科場也張說失之然其教戒子弟務儉持盈立言出于至誠亦家庭義方之訓也

識小錄 酒谷樓本

識小錄四卷明長洲徐樹玉撰徐樹玉字武子別號活理菴道人明季諸生屢試不第益博覽羣籍善楷書兼工八分國變後隱居不出卒于康熙癸亥所著有中興綱目識小錄杜詩注理菴集四種惟蘇州府志藝文志載其名藏書家無著錄者此識小錄四冊尚是手稿瑣川吳氏所藏商務印書館收入涵芬樓秘笈編中所載多宋明兩代之掌故如卷一載陸務觀臨終一絕入宋末謝舉升快詩五十首多

晞髮集中所不載者又其他宋末名人詩多首皆宋季遺老詩故國舊君之思時流寓于筆墨間不徒遺文逸事僅資助談而已也然亦有記載失考者如宋汴京失守敵驅迫后妃太子諸王北行渡河至倉安番官澤利設席命宋后唱歌一條出于稿憤錄此係偽書未可為實錄徐氏謂可補入宋史昭未詳檢身又萬古愁傳奇為歸玄恭所作徐氏與之同時不應不知而注云不知何人所作以其云云以下闕文又是編缺簡之處甚多似皆有意缺脫蓋

當滿清入關之際、禁網高張、士君子亦自規避時諱、以達禍、故想而不敢言者衆矣、豈獨樹丕哉、而是編二百年間、不能以廣其傳者、亦以此也、

橫陽札記 求恕齋刊本

橫陽札記十卷、清錢塘吳承志撰、吳承志字祁甫、又字遜齋、其為學初以治經為本、尤精研詩書、旁逮諸史、中年以後、專治地輿之學、所著有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山海經地理今釋、今水經注唐賈耽記邊州至四夷水道考實、已並著錄、是編乃承志之遺稿、吳實地所編次、用盧文弨陸繼輅札記之例、而以地名標之、平陽故漢回浦縣、吳為安陽、晉太原間置姑陽縣、屬臨海郡、尋更名橫陽、宋齊梁陳因之、隋省入永嘉、唐武德五年、復置橫陽、貞觀初廢、大足初復、橫陽名縣、自晉迄唐、為時最久、故標題為橫陽也、編中所考訂者、多十三經說文、史漢之文、如論周書佚篇、以訂宋名曹之疏、論說文、崔下引詩、以駁沈濤之謬、其大體與日知錄養新錄為近、而繁稱博引、尤與俞正燮相似、而攷證地理諸篇、最為精邃、當清道同之際、天下治漢學、而兼治西北史地者、張石舟為首稱、承志後于張氏、身為南人、而好談西北地理、專門漢學、而好讀述金元諸史論者、以其學術

性情與沈氏相同、為浙西儒林之美談、然沈氏地輿之學固精、而於經史小學、不若承志之博、承志既貫通經史、而又考證綿密、所得為尤眾、而於輿地、又為顧門之學、斯又人之所難能者矣。

攷古錄 光緒刊本

攷古錄十卷、清太平孫璧文撰、孫璧文字玉塘、長于地理之學、楊守敬稱其多心得之語、是書卷一卷二、考證地理之文為多、卷三以下皆雜考古今瑣事、璧文治輿學、與彭縣俞正燮之方法相近、其所攷證、歷代輿地沿革、辨析前朝人物臧否得失、皆舉一人一地為目、援據羣書、參羣家說、反覆推勘、期于疏解疑滯、如論楚都丹陽、乃丹水之陽、不必即在丹水、荆山距丹水三百里、即是丹水之陽、則謂丹陽即荊山、並非兩地、亦無不可、考古夏口有二、一在江陵、又謂之夏口首、即車允桓溫集所謂夏口城上數里有州名夏州是也、漢水之名夏口、所謂夏口尾也、立說甚為精闢、他若蘇小妹、徐中山、王弟三女、小青、秋香、陳圓圓諸條、雖出諸小說稗鈔、而璧文亦詳極其原委、而辨正其是非、楊守敬跋是書、謂不免有冗漫之弊、當擇其精確者為內篇、瑣碎者為外篇、而刪其冗漫者、楊氏之意、蓋以是書類抄稗說、僅資談助、非所以為學之宗旨、考漢書藝文志、小說九百、本自虞

初其未已久、雖語涉瑣屑、然而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往往而有、如是書者、固不能以冗雜廢也。

寒香草堂筆記 尺連齋刊本

寒香草堂筆記四卷、清歸安姚衡撰、姚衡、文田之子也、是編卷一卷二、曰小學述聞、卷三卷四、曰賓退稌識、姚文田與嚴可均共造說文長編、時羣書引說文類先成、命衡書之、積為一編、名曰小學述聞、附錄說文五藏、用古文尚書說一首、蕭吉五行大義一首、儀禮古文今文一首、偏旁移動即是兩字、凡二十五字、疑是重文、凡五十六字、附錄橋題跋六首、曰題末刪補本北堂書鈔、曰題李陽水刊定說文本、曰題李昉李

穆湯悅徐鉉太平御覽、曰題載何六書故、曰題韻會舉要、今按說文校語、少為校議所未收、而嚴氏漫稿所無、今說文長編之書不傳、藉此亦可窺其一斑也、其賓退稌識所錄珠璣、凡雜、然其中如嘉慶十九年八月初七日、因修理武英殿露房、進呈庫中所藏、順賞內廷大臣之物一百二十二種、英吉利國入貢之貢單、皆有關于公家掌故、而其題跋碑帖、如興福寺碑、聖教序、歸帖、洛神賦、成都帖、多寶塔、昇賢碑、虞恭公碑、華山碑、諸石刻、皆能詳具其原委、其考證黃

良經、唐本後字久短撇作ノ、度字、微長、闕字、
作兩小畫、壯字形小、神字一頂微重、失字是小撇、乾字
左作卓、仰字中一小撇作、得字作二長畫、是宋拓與
今本之異、皆詳為校出、尤足以為賞鑑之資也。

波民叢稿 味經廬刊本

波民叢稿一卷、清吳縣孫傳鳳撰、孫傳鳳字得之、又
字波民、光緒己丑舉人、著有味經廬叢稿、江建報
視學湖南、擇其說經之文、刊入叢書、顏曰波民遺文、其
子伯南、再以叢稿付諸梓人、即是編也、書中記書籍
版本一文、頗為重要、其言書有版本、自唐末益州始、然
猶僅文選術數字、學小書也、後唐因之、詔校九經錢
振國、子監而版本遂廣、迄今唐板流傳絕無僅有、而雕
鏤不苟、校閱不為、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者、則莫
如宋元版本、以今存攷之、別其種類、而以經史為首、諸史
百家次之、如某書以宋某本為最、其書之下、詳注其刻
版之處、及其行數字數、又論中統年、實當宋理宗時、
則中統所刻之書、雖署元號、而實宋刻、又論宋元版
異同、大抵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
錯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澄燥、無煙跡、間卷一種、書香自
生、果味、元刻、紙堅宋單邊、字畫不分寬細、較宋邊條闊
多一線、紙鬆刻硬、無錯字、有種官卷、殘紙背印更惡、
斯足為鑒定宋元版本之助也、又考論語八篇、扁哀公

問社于宰予。曰使民戰而。舊皆以曰為宰予說。傳鳳考為哀公語。並立四證以明之。頗為新解。至其解春秋莊公十四年。左傳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謂八字不必以數解。八有別義。亦有異義。傳謂猶八人。當解作猶有異人。即猶有他人之意。此則不顧文義。故為曲說。猶不如舊說之為安也。

舒菰室續筆

舒菰室續筆一卷。清南匯張文虎撰。文虎既編次其改證經史之作。為舒菰室隨筆六卷。其改證續有所得。而為隨筆所未載者。輯為續筆。其中如改魯項閔宮。實始魯商。謂魯踐古通。因自不密失官。實于我秋。歷數也。至大王。又為狄人所侵。去幽內徙于岐。蓋商王也。此謂重踐中國之地。張平子西京賦。昔者大帝說泰。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索。鋪用此土。而蕭諸葛首。蕭亦讀為踐。踐猶履也。猶管仲言。賜我先君履也。鄭箋釋蕭為斷失之。毛傳訓勒亦未曉。又改文選阮嗣宗詠懷詩。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謂趙李即趙李欽。並見漢書何進谷永傳。何進為潁川守。而谷永所言。是長安中事。於咸陽尤切。又改史記萬石張敖列傳。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衣。溺袴。期為不絮清。謂陰重是一事。常衣二句是一事。以正張晏注之誤。皆考證精確。不易。他若校說文解字。校顧南原隸辨。校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正義。校徐偉長中論。校素問諸篇。頗多精到之見。而記張皋聞說文

諸聲譜一文、於清代治古韻學者、如戴江王諸家之
分部、詳數其異同、而舉其委原、皆可據以為改訂之
資、蓋文虎之治學、以文字音韻訓詁、貫穿經史而歸
宿于校勘、故其所得、視顧千里虛見、曾諸人為尤眾也、

舒菴室雜著甲編二卷、乙編二卷、金陵尚刊本

舒菴室雜著甲編二卷、乙編二卷、凡四卷、清南匯

張文虎撰、文虎既編次其改證經史之作、為舒菴

室筆記矣、復輯其雜文為是編、其甲編為考證之

文、乙編所收、則其碑傳序跋之文也、甲編中如大衍

用數解、以四十八策演八卦一書之中、已各含八卦歸奇

過揲、其數與象無不相應、而包含於四十八策之中、然則

挂一之無與乎歸奇、二三變亦無取乎挂一、故程子謂去

一即挂一、朱子謂二三變仍如初挂一、黃南雷謂過揲已

含策數、無問歸奇、胡滄曉謂第一變挂一棄去不用、

而二三變挂一仍併入歸奇、皆未能得其解、其琵琶

二十八調改、詳論琵琶四弦當琴七弦之用、並以字譜配

律呂、其書古文尚書攷辨後、於書經篇目傳後、考證

頗詳、也、古書戴氏注論語後、唐寫本說文解字本部殘

卷箋異、跋書張刻玉篇後、書曹棟亭本類篇後、校聚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跋諸作、亦皆有肯于考證、其

乙編所收諸作、亦清腴可誦、大抵文章之道、必須根

本于學術、學術博雅、其文章未有不純正者、不學于

無術。後啟時格調詞章。以為文。大都陳義而敷詞。多以此而為文章。其亦難矣。文虎之學。由訓詁通乎經術。初未嘗有意于為文。而其文辭亦氣息敦厚者。蓋由積學所以致之也。

湖樓校書記附錄記 金陵局本

湖樓校書記一卷。又附錄一卷。清南淮張文虎撰。湖樓者。西湖孤山大白堤之東。大開口南數步。舊為文昌宮。供奉文星。後賣為民房。上下八間。而湖背街前樓中間為文虎等校書之所也。西湖孤山之麓。有法駕行宮。其左為文瀾閣。儲四庫全書。乾隆四十九年。奉上諭。如有願讀中秘書者。許其陸續領出。廣為傳寫。道光乙未。錢雪枝以校刊叢書。約文虎及顧尚之。李蘭蛇等。同游西湖。校文瀾閣所儲四庫書。是役也。校書五人。即文虎與顧尚之。孫詒堂。錢即山。錢香也。繪圖者一人。李蘭蛇也。計字者一人。周翁也。司收發者二人。錢塘周竹所。休寧孫某也。抄胥在寓者三十餘人。在外者十餘人。凡四十餘人。除就校書八十餘種外。凡抄書六十一種。是編所錄。為文虎校書時之日記也。西湖山水之勝。甲于天下。而文瀾閣之樓臺亭榭。碧瓦朱甍。與山林相倚。風景佳絕。當夫太平之世。而校理奇書。秘籍于其間。固足樂也。況復以錢氏傳古之勤。文虎校勘之精。而訪四庫珍籍。

廣為流傳其流風道韻使人於百世之後油然而生
景慕之思焉是則文虎校書之記雖一時紀勝之
作而清人刻書校勘之盛於斯可以見焉

歐陽有堂點勘記 同治刊本

歐陽有堂點勘記二卷清朱安歐陽泉撰歐陽泉
字有堂嘉慶戊辰舉人庚辰成進士官蘇州教
授是書專為訓蒙而設取三字經十字文小學四
書五經及唐宋詩古文時文凡課徒應用之書一
一針其偽誤別其真偽正其聲讀其名點勘與文
章家點勘之法不同文章家之點勘蓋辨文體之真
偽識古文之義法使人循是而進乎古之作者是編
之點勘在辨正字畫清混音讀誤謬以便蒙童

誦讀然觀卷上之校易經本義詩經集傳書經集
傳也而云三書經坊刻任意改竄舛誤尤有能知朱
子原本者鮮矣今依周易折中詩經傳說四庫全書
提要詳加校正足眾之學僅見折中傳說提要三
書而亦未曾見其原本也其卷下之論詩文也亦皆
隨題陳敷漫無宗旨如稱儲同人所選古文七種評
語無多大概已得亦足稱善本云珠非定論而論王
克儻古唐詩合解穿鑿惑人最為陋劣是已而亦
未嘗舉善本以代之是眾之學識未博不免塾師

漢唐之識矣。惟其論時文也。蓋推明代。以為學重制義。必先讀明人小題文。此入門第一也。實為卓見。而論時文作家。以明金希正。陳卧子。清李厚菴。張素存。韓慕廬。張曉樓諸子。為制義正軌。其議論高出其點物。雖書詩古文之上。蓋泉本為科甲出身。制藝是其當行。故所啟言。皆真知灼見之言。而非敷衍故實者矣。

雜錄 東方圖書館藏稿本

雜錄稿本一卷。東方圖書館藏書。據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書目錄。標目為阮思海輯。考書內不著撰者姓氏。卷中僅有阮思海印章數方。是書實為阮氏所錄。抑阮氏所藏之物。今不可得而知矣。是書內容。為雜抄體。所錄皆係前人之詩文雜考。計雜錄三紙。讀史小識九紙。中有阮思海珍賞二章。續蘇東泉諫論一紙。毛大可形史拾遺二紙。詹事霍韜言舊鹽例一紙。談虎軒一紙。江都范奎石湖詩一紙。廣陵徐彙疾學稼問情偶寄二紙。兵制一紙。御製操身說一紙。郭自瞻先生縣學形勢地理說一紙。歲貢士徐衍祉妻于氏傳一紙。晉陶潛桃花源記一紙。杜于皇題介立江上詩序一紙。阮上人詩集十一紙。雜錄詩文五紙。卷末又有阮思海珍賞圖記二。綜觀是編。編次凌雜。毫無義例。實為一讀書人之筆記。而非有意成書。成。且其鈔錄之紙。既不一律。而寫手亦非一人。如歲貢士徐衍祉妻于氏傳之秀選。詩稿之圓熟。阮上人詩集之拙劣。是豈一人之手筆耶。然則是書。殆出諸坊

間書估之手、綴拾雜稿、裝池成冊、而託名于阮氏以欺世者、校錄既竟、為辨正之如此、

省堂筆記 同治刊本

省堂筆記一卷、清朱安歐陽泉撰、歐陽泉、字省堂、著有省堂點刊記二卷、包著錄、是編蓋其課徒之暇、與諸學縱言所及、聊復記之、故編中所錄、閎乎制藝之文為多、如論童子作小題、亦當知大題作法、小題首易而後難、大題後易而前難、大題入手不扼題之要領、亦如小題漸漸引入、則用意必淺、制義局必難開、處多一句、緊處便少一句、須另換一筆路、方為作家、此乃作八股之要法也、其論場屋作文之法、

云場中文字講求要緊、小講好便易入教、又云題涉朝廷故事、作反面要說得渾含簡括、此應試體也、又云、會試文不宜落邊際、又云、會試文規以化矩、趣以達理、度以節才、又云、會試文前半幅總要從正面生出曲折、不可句題外著想、中後不妨用離字訣、皆生童入試之門法、蓋學童入試之舊套、塾師之責也、是以泉不煩諄諄言之、其他所記、皆童子容儀冠服、修身勤學之事、而所以發揮先正德行政事之要、文章義理之蘊、不數數觀也、夫蒙以養正、小

入學之始、所習者雖為洒掃應對之事、而誠正修齊之理亦寓之矣。若夫學文、則又行有餘力之事也。而果之書、不教修誠以立其本、而徒區區于時文、以為獵取之具、抑又末矣。然則是書、姑存其目、以備清人筆記之一種云爾。

經史析疑 嘉慶刊本

經史析疑二十四卷。清潮陽陳蕃纂輯。陳蕃字梅林。官肇慶府四會縣儒學教諭。是書為其平日課授生徒之作。卷一諸經總論。卷二易經。卷三卷四書經。卷五卷六詩經。卷七卷八春秋。卷九公羊。穀梁。卷十左傳。卷十一周禮。卷十二儀禮。卷十三禮記。卷十七四書序經。卷十八爾雅。卷十九史總論。上古至戰國。卷二十秦至西漢。卷二十一東漢至東晉。卷二十二南北朝。至後五代。卷二十三宋。卷二十四元明。其自序云。詮解經書。多博綜先儒舊說。而參以管見。期不背于御纂意旨。評論史事。昔人多有先得我心。無庸另贊一辭者。必指明其人。以實之。不敢掠美也。有己見稍殊。必據前論駁正之。不敢雷同也。至零經碎玉。耳目所經。默識于心。自以為可備一說。以廣見聞者。隨問而答。亦不能記所自來。總期意義透暢。條達議論。正大光明。而止。亦通經致用。論事知人之一助云云。此書自道其著書之旨。綜觀是書。所論於經則雖尚考據。而並重程

朱、故論次諸經、先別原流、次列真偽、過有疑義、或
朱集一人之說、或融會諸家之論、務期暢明經旨、而
論斷以宋儒義理為依歸、於史則先採摭傳位世
次、以為提綱、次舉歷朝治亂廢興、賢奸忠佞、以明
是非得失、而後及文獻事、以明體達用、其所以纂
解經史、昭示後學、非為無用之書、然而於易則言
河圖、於書則雜今古、不免有冗雜之弊焉。

味餘書室隨筆 跋

味餘書室隨筆二卷、清仁宗撰、仁宗撰有味餘書室
詩文集、已著錄、是編為其讀書筆記、後有朱珪及
慶桂筆語諸人二跋、稱其中多發掘易理性命之旨、書
詩政教之大、因禮取民之制、左氏傳晉文、楚莊、秦穆、晉
悼、魯穆、致問于馬、齊晏嬰、晉欒叔、白伯、宗成、縛、衛北
宮成、鄭游吉諸人、下逮漢唐諸臣之言行、皆隨事論
世、折衷於精義、足為海內欽式、今觀編中所錄、皆陳
敷先賢之言、而發明甚多、然所議論、皆甚中正、而無

偏僻之辭、如論管仲所著牧民山高茅篇、皆雜霸之
謀猷、非純王之善政也、管子之志、豈不欲進桓公以王道、
然圓於時勢、而臨事不宏、器局不大、又云、社稷之重、海
嶽之大、君不能獨任者也、平天下之有務、在於任人賢
才、分理而灼、知集識力之大小、量才任使、斯能成治道
矣、皆能得人君立言之體、夫繼體之君、際乎太平之
世、而能不圓于聲色貨利、斯已為賢主矣、而況稽古
敏學、留心治道者、豈易得乎、清代之君主、若聖祖之
養殿格物篇、世宗執中成憲、高宗日知薈說、皆敏學

而右文、仁宗之是編、亦可比美前徽、吾則後世、然則
清代康雍乾嘉之世、歷百年而天下太平、為古來未
有之局、本皆非崇興文教之功有以致之也、

教士通言 光緒刊本

教士通言三卷、清續漢胡培系撰、胡培系、字子
繼、培華之弟、亦治三禮之學、著有大戴禮箋證、
小檀樂室筆談、儀禮宮室提要等書、是編為教
士而作、上卷言修己立誠之本、中卷言問學修業
之事、下卷言時文詩賦之法、以淺近之言說之、期於
易知易行、故曰通言、其言人之治學也、當先修而後
文、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鄉、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古時鄉舉里選、先德而後文藝、於斯
可見、聖人之教弟子也、先以孝弟謹信、汎愛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後文、周公孔子相傳之法、無
不如是、其言聖人之教人也、以禮為先、故顏子問仁、子曰、
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蓋
以禮教人、故人得有所持循、非言心言性之空無所依也、
其言治學也、學必先博、惟專能精、讀經必先通小學、
讀史必明其大勢、時文以理氣法為主、輔之以詞、以辭

必以古文為時文，然後始能得其開合擒縱之法。試律律賦之法，宜層次清晰，而措法以勻淨腴潤為貴。是培系是編，語雖淺而理實，言雖簡而意賅，使初學循之，大則可以為經師，為大儒，可以入聖入賢，小則亦不失為讀書知禮之士，洵足為士子之圭臬者矣。

所見偶抄 東方圖書館藏抄本

所見偶抄稿本四卷，錢唐朱之棟撰，書中有錢唐丁氏藏鈐記，首有記識云：朱子棟者，不知何許人也。若所見偶抄一本，由法律及書畫摹本刑獄各事，無不全備，所著皆明事，自嘉十年辛未，余與表兄周少甫閒遊武林，繁市物色舊書，得是集焉云云。亦未詳之陳為何時人，然觀是書，然張字體頗似清初鈔本，卷首已殘，書分法律、忠諫、言語、寶訓、理學、經疑、家戒、識判、應對、滑稽、文學、書畫、冷官、博物、釋教、道術、相術、雜技諸類，所著皆前明一代之事，書中屢言倪元璐、黃道周之諫章，劉念臺高攀龍之學術，又記崇禎初御史祝徽舉佐周以舊式并失上旨一事，知之棟乃崇禎時人，又有闖賊破潼關一條，及報王沉溺于酒，日肆淫佚，陳子龍諫奏事一條，又知之棟入清尚在也。所記諸事，尚稱博洽，而無明人纖細難究之弊，如卷中法律忠諫言語理學諸類，多著當時政事之善否，若臣諫議之大端，諸儒講學著之賢否，無不繁富，細巨兼包，而其議論得失，皆能舉其大體，蓋之棟

之書所鈔皆有所本源與碑官野史傳傳聞而著書以資談助者不同是為考證明代掌故執聞者所當取資者也

合肥學舍札記 道光刊本

合肥學舍札記十二卷清陽湖陸繼輅撰陸繼輅字祁孫以詩古文名于時著有崇百藥齋文集已著錄是編乃繼輅主講合肥學舍之劄記舉凡經史百家掌故執聞皆有所錄其於說文也則有重排說文篇目以指法點畫重為編次其於音韻也則有左傳音義詩韻音義詳攷諸書正其音讀於詩則有詩學舉隅論古今詩人之流派歌行律體之作法其它雜論經史詩文之處甚多大氏引據尚博而發明則少如論五十學易云五古又作又又者四隅之中二四六八之所交也十者四正之中一三七九之所會也五十學易所以為時中之聖也淺而言之謝安稱褚裒四時之氣皆備抑亦可以養生而寡過矣按五十以學文甚明而必引五行家言傳會之以為時中之聖此豈通人之論乎其論理義一條云孟子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義之悅我心而理字疑皆禮字之誤是亦未明孟子理義之語而妄為推斷者也至論石鼓文為

宇文泰蘇綽等所造。此雖襲武億谷之說。而不加考證。便貳昌黎心術。為文人狂悖。尤為謬誤。蓋繼輟一文字耳。攷證經史。本非所長。故所論說多疎濶。而無當于理。殆李兆洛所謂義理不必深微。考證不必精鑿者與。編中所錄。雜論詩文之語。尚有見地。較其考據為二耳。

西冷續記 金陵局刊本

西冷續記一卷。清南匯張文虎撰。文虎於道光乙未。與錢鑄香校書湖樓。具見所撰之湖樓校書記。越四年。己亥秋。復與鑄香作續西冷之游。是編所錄。乃文虎續游西冷之日記也。其日程始於八月七日。歸於九月二十七日。凡五十餘日。所歷之地。歷嘉興至石門灣。抵西冷。詣文淵閣。登六橋道。葛嶺寶雲諸山之勝。及與文士往還。每日有記。如至錢唐。得影宋抄銅壺漏箭圖。及畢齊心製几漏式二種。

皆四庫未收之書。詣文淵閣。長明陸梁春秋胡氏傳辨疑。宋胡知柔象臺。亦皆人間罕見秘籍。又與胡竹垞陳碩甫諸人相與商確。毛詩儀禮之失。經解刪或之非。大以太平之世。文人與士酒之會。湖山之樂。因足使覽者心拿情逸。而起景慕之思。然而古聖賢所以立言設教。學術所以經世。讀書要在體會道理。心得躬行。自考證學興。聰穎之士。日趨于辨證校勘之途。終身所至。說解辨論多。而躬行心得少。若文虎者。以其才思之美。而僅以校勘名。

家。夫讀書不求大義所在。而日與諸名士探幽訪勝。流連山水之美。而辨難析疑于字句異同之間。使覽是書者。不無學術升降之感焉。

日之錄集釋 道光黃氏刊本

日之錄集釋三十二卷。清嘉定黃汝成撰。黃汝成字潛夫。鑽研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清江精刻錄原本。及問若塚。楊簡在沈果堂。錢晚徵諸家校本。集其異同。蓋願書討論既夥。不能無少涉漏。而諸家引中辭證。實為願書之羽翼。汝成更博采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條比其下。加以融釋。以祛蔽滯。其用力可謂勤矣。然三十一卷內。沈據山東考古錄增補社首一條。既非原目所有。又非寫本所有。遂以補入。未明何意。又錄中所缺各條。汝成有未補者。有補之而未補者。近人黃侃曾據寫本作校記二書。茲取以與黃氏集釋相較。如卷十一黃金條下。江左至十三換下。汝成按元本有以後賤至六換而又十三換十二字。鈔本正同。惟江左作南渡則汝成所不言。又卷二十八對襟衣條下。左襟條上有胡服一條。鈔本自次中列之。存文及小注千餘字。諸本目作方空。黃本徑刪之。卷六素衣秋行并黃秋條。黃本存其目。刪其文及小注數百字。卷四納公孫寧儀行

父子陳條、卷七考次經文條、卷十二助韻條、卷十八李
贇條、皆有闕文、自餘刪句換字、不可悉數、凡顧氏
精義所存、潘本皆失其真、汝成雖見原本、而集釋
亦未敢言、然此非汝成之過也、蓋汝成亦懲于史禍、有
屈志而為之者也、今為校正之如此、以見汝成致力之勤、
而用心之苦也、斯為得矣、

音韻問答 明代叢書刊本

音韻問答一卷、清嘉定錢大昕撰、錢大昕字晚徵、又
字辛楣、號竹汀、著有潛研堂集、二十二史攷異、十駕
齋養新錄、聲類、四史輯聞、改諸書、已並著錄、是
編於潛研堂文集中、摘出問答十五則、並以同音假
借說古今方音說、答嚴九能書、答周松藹同年書、
而為一書、卷末有吳江沈琳惠跋云、三十六字母、託言
出自西域、不過神奇其說耳、鄭樵無識、遂謂中國人
不知七音、不亦愚哉、錢竹汀先生是編、大概舉正、字
林顧氏顧氏之訛、其中應引詩書中、股肱叢脞、高固
元黃、以見字母為華音而非梵音、尤為確論、是亦足
以闢漁仲之口矣、今按問答曰、字母兩字、固出于華嚴、
然唐元應一切經音義所載華嚴經、終于五十八卷、
乃實又羅院所譯、出于唐中葉、又在元應之後、而漢
宋孫叔然、已造翻切、則翻切不因于字母也、翻切之學、
以雙聲疊韻紐弄而成音、有疊韻、而後人因有二百
六部、有雙聲、而後人因有三十六母、雙聲疊韻、華
學非梵學、即三十六母、亦華音非梵音也、謂見漢聲

疑之譜本于華嚴者妄矣。特以其譜為唐末沙門
所傳。又襲彼字母之名。夾於不加詳改。遂誤認為
天竺之學耳。是大明之意。謂雙聲疊韻本為華
學。而字母之名。實來自西域。而唐末作字母譜者。
頗亦采取涅槃。而有兼有取。實以華音為本。蓋以
字母之音。為華音而非梵音。並非謂其源不出于西
域也。大明所取夾於者。在字母為采取涅槃。而以華
音為主。夾於誤認為天竺之學耳。並非謂字母絕無
關係也。然則懸惠之跋。不惟不能闡夾於之口。亦錯
認大明之文義。可見著書雖難。而後人能深知作
者之意。為尤難也。

聲韻轉造畧 光緒刊本

聲韻轉造畧一卷。清金匱顧高樞撰。顧高。字震。嘉人。
字枕漁。精研經史音韻之學。著書數百卷。其作
素齋集。為人所憾。故不傳。其刊行者。為毛詩古音
述。聲韻轉造畧二種。是書之作。蓋取古音部分而
改其轉造之故。其言曰。宋末平水劉淵。併二百六部之
韻。為一百七部。而其支派脈絡。未嘗不可尋究也。自
鄭庠分古音為六部。後袁山亭林先生。分為十部。
歸源江慎修。分為十三部。金壇段懋堂。分為十七部。

辨析愈精。轉造分合之由。遂釐然可觀。入聲之說。古
皆依韻書次第配之。然有一字轉兩三音。如質質惡
惡烈之類。偏旁諸聲。字如至室。意憶。暮莫。青劑
之類。反多出于無入聲之韻。則其說固不可信也。亭林
先生。於是反其說。唐韻正一書。逐韻分解。逐字分配。
然亦未免失于穿鑿。不若江氏之以其音呼。辨其等
列。為能析其衷而無所背也。韻書以顧氏江氏段氏
三家為最。其書具在。讀之可造精微。爰徵其大略。
於左。曰聲韻轉造畧。此是書之所以由作也。按等呼

之學，可以作研究古音之助，而不可持此以定古韻之分合。此古今聲音之異也。故唐韻之分合，由音聲轉造之正則，舉入聲之字悉係于陰聲之下。顧氏病陽聲之無入也，於是陰之入陽用之，久假而不歸者，此顧氏之失也。自戴氏出，始定陰陽日入之說，而聲韻之轉造始有定例。這味于陰陽對轉之條，謂爲說之不可信，而欲用等呼以救其失，殆猶未達一間也。

古音附錄 自海本

古音附錄一卷，明新部楊慎撰。慎既取古書叶韵之字，爲古音叢目，若音韻要矣。是書復取古韵果讀之字，一一爲之攷核，然是編蓋記憶所及，隨手摘錄，故其書亦無次第。據李調元序言，的係慎在滇時，弟子董維孝元陽等所校集，其爲手訂之書無疑也。書中罪字下順字上，原闕十八行，知原裝時已有遺失。書中所錄諸字，詳考其音義之異同，援引甚富，可資考證者甚多，惟其多自相複見。

珠璣凡雜，如白字既云與鼓同，下又云音局，我字云音如台，小子之台，下又引說文我傾頤也，此其可合併者也。又既印此字一條，與古音韻要複見，太通作聞一條，鐵爾雅，既記也，孫炎曰，記，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記得爲幾也。一條，川音虎一條，果見，疏林伐山中，此其可刪削者也。至其附會經義，說近音強者亦，有之，如周易注引蒼頡篇，鬼之爲遠也，通訓達音，未因漢書鄭食其傳，第言之，未盡傳，君弟去，遂訓第音但，按遠之訓鬼，但之訓第，終之同聲相訓之附。

音義皆可通而直音速為長音但為第未免武斷然大體微引賅洽苟去其複見之字與附會之說則十可存其五六在明人講文字音韻書中尚不失為善本也

廣韻說 廣雅叢書本

廣韻說一卷清嘉定吳友雲撰吳友雲字子侍青號容槎切訖即好湛思及長精力所經得以字解經之法於許氏說文探索義類時能發前賢所未發者有經說小學說已並著錄是書為友雲注疏廣韻之手索海鹽陳其幹為之校理刊行是本所用之廣韻與張本不同如江韻平水下蓬道曰澤張刻作說文曰水不蓬道也一曰下也又古卷切支韻高明也又卦名按易本作離又且知切張刻作臨說文作滿山神獸也呂知切萬上同蓋張刻乃北宋多注本友雲所據顧翔明內府刪注本而友雲據說文至篇正其為季多與張刻暗合至其本原字書推廣發明者如六止祀羊也又祭祀福上同漢亦同上友雲云祀與記並反已之已而祀又從異記又從臣則是音近也且說文云祀祭無已也其作昌無疑故此書記又作福源又作以玉質聖夏后氏聖罔境上壽也友雲云說文即土古文登虞書曰龍朕聖說珍帝聖疾惡也孔傳帝訓疾弟子賦曰左手東燭右手折聖聖燭餘也燭有燭則不明

故必折去之。護說珍行，亦能使人不明，故必疾惡之。是其改訂之處，又皆有關於經訓，蓋表雲之學，於文字訓詁，故有甚深，韻學或非所長，故其書中，於音韻沿革，言之甚少，而其學仍在以字解經也。

學韻圖要 傳經堂書本

學韻圖要二卷，清三原劉紹攸撰，劉紹攸字繼貢，又字漱賓，號九晚，官什邡令，治經義理之學，著有太極圖集解、衡道編、書考辨、大學直解、國學集義、九晚古文諸書，已並著錄，是編卷一為古韻表，卷二為切韻譜，於古韻也，用鄭庠之說，分古韻為六部，舉詩楚辭韻字以實之，次論切韻大畧，次論切音用字，次論字母清濁等第輕重，次立韻譜，以三十六母為綱，六部為緯，每母之下，詳

其等呼，復列舉高麗字母、回回字母、刺麻字母，以與三十六母比較之，復附今韻韻目，而詳其古今分合之異同，其大意言近自所行韻書，大抵皆本陰時夫韻府原玉，劉氏隱之書，畧加增益，其於音韻之學，毫不能窺其藩籬，惟邵子相古今韻畧，最為善本，但古韻宗吳平老叶韻，而不知收聲為區別，今韻本劉翊父子新刊韻畧，稍為增飾，而不知講叶法等第，遂使古人分韻之理，泯沒不彰，茲特取古人分韻之理，詳細言之，俾與學者由此以讀廣韻集韻

諸書。庶了無疑義云云。然其書於古韻。不能詳
具原流。於等呼。亦未論釋門法。徒拾取鄭氏六
部及等切圖表著手篇。破碎錄項。於音韻之理。實
鮮發明焉。

官韻考異 卷一

官韻考異一卷。清南通吳省欽纂。吳省欽字冲之。號
白華。乾隆丁丑南巡。召試賜舉人。授中書。癸未進士。
改庶吉士。歷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著有官韻匡繆。
是編取官韻數韻兼收之字。而注釋之。名曰欽異。
者。改其聲讀之歧異也。書首有自序。大意謂今佩
文詩韻。猶唐韻廣韻。宋集韻禮部韻畧。明正韻。
韻在學官。為集試所用。雖音韻開微。遂致未能詳
焉。二百六部中。惟一字一讀者。不悉深押。若二三讀。或數
讀異讀紛沓。復難易。蜀之士殆其甚矣。予向以
匡繆一編。辨其形。茲復以是編辨其聲。凡字無異
讀。與夫有異讀而佩文韻府不載者。俱不之及。又如
中興之中。韓馮馮長之馮。俱可收入東韻。而繁以燕
送為斷。寧嚴母近也。又如風有平去二讀。而送韻
與韻通用。則東韻為風送韻為韻。徑可區別。如是
編為集試時。辨異讀之用。故所考辨者。如維惟惟
三字。六經通作語辭。佩文又韻不收。唯字。紙韻唯音
達。諾也。上韻地。橋也。從己矣之已。紙韻地。毀也。從人己

之已唯在支韻即頭字。凱鐵之凱從几在支韻。鐵從
之鐵從幾在微韻。馬給頭之馬從馬在微韻。之
從奇之類皆然。書異讀之問雖於音韻之學無所
關發。然在初學考聲辨韻不無補焉。

古音復字 面海本

古音復字五卷。明新部楊慎撰。復字者。即重言形
況字也。夫文字之用。義各不同。而形容之妙。每用重
言。名物之稱。尤多復字。在五經。每書皆有。而毛詩
重言尤多。自宋言音韻者。喜言雙聲疊韻。而獨
不及復字。爾雅廣雅釋名諸書。雖或及之。然止舉
寥寥數則。未克詳備。慎是書。依今韻標目。取各韻中
重言之字。分錄而詳釋之。實開訓詁之新途徑。
雖後之方以智之釋重言。史夢蘭之輯聲義。莫

不由慎是書啟之。惟是編大勢雖善。體例實有
可議者。約有三端。一是書之旨。在注釋復字。既以
今韻標目。不必依通叶條韻。則一東之湛湛。不若入
侵韻之為得也。二。復字既舉正文。則重文或體。應
係注文。是書於復字既出正文。復錄或體。如一東訓
憂也之冲冲。既錄詩之衝衝矣。復出楚辭之恂恂。
爾雅之煇煇。以煇。詩雲漢之轟轟。素問之種種。眉目
淆混。莫此為甚。三。詞之合而義者。則應於其字
之下。分別注明。而此書于八庚既出青青者。我九青

又出青青千於頤為餘項不若併為一條之為簡
當也如右所舉皆其餘理不清之處而失于破碎
餘項頤為後人所識然其於古書之韻字搜求富
傳後之言韻字者皆由此而推開加害足其單路
並錄有不可致焉者矣

雜字韻寶 升卷詳列本

雜字韻寶五卷明新都楊慎撰是書依今韻標
目而取奇僻之字分錄之其所取材經史之外若三
代鼎彝周之石鼓說文古文籀文漢隸魏碑以及
文選方言廣雅博雅素問太玄之屬所有奇字
或體皆為搜採摺摭之博且富無以加矣所引之字
有出自小說者則亦注其出處如四支收奇字音數
以三個參差貌西廂記奇拍子迎風戶半開亦有
字雖常見而用不同者如七過步讀作浦水際也

吳楚間謂浦為步柳子厚鐵爐步志江之游凡舟
可涉而上下者曰步韓退之孔戣墓志善船至泊
步有下旋之稅又步有新船或改步為涉謬矣地
志吳江中有江步鮑步相中有雲妃步揚州有瓜步
金陵有遊笛步桓伊吹笛處青願雜記顧南謂村
市為墟水津為步留步即漁人施罾唐詩那堪回
首處江步野棠飛至若東韻之旨有韻之山翰韻
之新馮韻之凱則人未注出處不知何本然以奇字
成韻書在前人韻中誠為引樹一幟雖於韻學無

閱亦足供問奇之資。夫慎以議大禮。受廷杖斃而復起者。再矣。請貶滇南。革職萬里。腹笥所記。猶能著述如林。其才可謂大矣。論者多譏慎書之病在冗雜。然使慎居圖書之府。白首窮經。則其學豈可量哉。

等韻簡明指掌圖 傳經樓藏本

等韻簡明指掌圖一卷。清濟南張家津撰。張家津字漢波。官任城廣文。著有白雲山房詩集三卷。白雲山房文集六卷。考工釋中一卷。雜錄經章句義疏一卷。已並著錄。是書以十二攝統九聲十九位。蓋損益字典等韻圖。喬氏元韻而成斯圖。其十二攝分開合四聲圖。取諸字典也。惟字典十二攝作迴結因庚祇高該僥根干鈎歌。家津謂結構之正開正合無字者。其音即歌攝正開正合之字。歌攝之副開副合無字者。其音即結攝副開副合之字。于是易結構為歌攝。與十二攝之歌攝相同。則十二為十一攝矣。家津曰。十二攝亦止得十二聲。其理卒不可解。又云。其發于聲。固宜為十二。然皆不必為確解。姑闕之可也。是家津之併結于歌。亦不能自圓其說者也。其四聲分限于各攝。唐九聲十九位圖。易三十六母為十九母。此亦諸元韻也。考其等位分合。自無不可。而家津以此為發音學之秘。而識三十六字母之法。實多疎謬。亦可見其荒誕矣。又其十九位分平上去入下平五音圖。

以下平聲諸入聲之後亦係自立格式與舊圖不合大
以象澤於等韻之學所之未精而於宋元以來等韻
之書亦未能具悉源流而欲據字典等韻圖宣成悔
氏直圖上元李氏橫圖中郊喬氏元韻自立新圖是以
語多糾葛而於等切之理鮮有發明也

等音聲位合東 重而表其

等音聲位合東二卷清姚安高翕映編高翕映字
雪名是書取馬自復等音林本裕聲位合東而成一
書故名曰合東馬自復等音圖其法以二十母統十
三韻二十一母者見溪疑三母為喉音併聲三溪端
透泥三母為舌音併定千透併娘千透知徹澄照
穿審六母合為三母為牙音併床千穿併禪千審
邦旁明三母為唇音併並千滂非微二母為唇音二
合音併奉千非併敷千微精清心三母為齒音併

從千清并邪千心曉影二母為喉牙二合音匣千
曉并喻千影未母為喉舌二合音日母為齒牙二合
音十三韻者凡官官昆高來鈎圭錫遮沾初反是也
林本裕之聲位以開承轉縱合定上下平上去入五聲
為二十五圖是編卷上為馬氏之敘畧提綱林氏
之聲位約旨及馬氏之五聲說二十四母論二十一母
說新舊韻短少重出國卷下為林氏左編二十五
圖馬氏統五音二十一字母圖卷末附必讀章
切字法傳響射字玉鑰匙及林氏傳響射聲

之法書首冠以俞映序言二首是書雖為切字而作
然所立諸圖標目奇異立法錄瑣使人讀之難
而不罷終卷反不若舊譜之為善焉

簡字全譜 光緒刊本

簡字全譜一卷清桐鄉勞乃宣撰勞乃宣字玉初
著有京音簡字述畧合聲簡字譜已著錄先是
簡字始於京師之官話字母先有京音五十母十二
韻四聲乃宣又加六母三韻一入聲之號為算音一
譜又加七母三韻一濁音之號為吳音一譜顧猶未
足以括中國各處方音考中國之音有二十九母有
清濁有四等有三攝有次音有餘音四聲各有
清濁一方之音不能全備也於是立一百十六母二十韻

各具清濁四聲舉凡殊方異域之音而其喉鼻舌齒
唇發而為韻母聲者各備于此其譜母韻各注音讀
于下有字可音者用直音無字可音者用反切清母濁
母母用一字清母無點濁母左加一點清濁皆有字者
各注音切清有而濁無消有而清無者各注其一可以
互推又有清濁皆無字可音比類于重音以取其輕
音比類于輕音以取其重音韻之音有清有濁者
讀時全作清平讀之注南音者按蘇音讀四聲各
分清濁有入聲者七韻清平點於左上濁平點於左

下上聲點于右上去聲點于右不入聲撇于右方其餘各韻無入聲各點平上去三聲取此諸母韻聲拼合成字中國各處方言舉莫能外此全譜之所由作也然而各地方音殊異全譜母素一方不能全用則又各取其合于方音者而用之繁難瑣碎用力多而適用之處甚少此譜氏簡字之所以不能通行也與

劉氏碎金 書刻四種本

劉氏碎金一卷清吳縣劉廷禧撰劉廷禧字長孫精于音韻之學而不喜著書桂林龍翰君著古韻通說一書原本顧氏夾武江氏永段氏玉裁之論而折其衷興縣薛觀唐謀刻龍氏書屬校于廷禧而廷禧指其疏舛別為札記一卷時後觀唐以示臨川李小湖小湖讀札記獨歎為絕倫則廷禧之韻學可知也廷禧既歿其友人吳縣雷滋為輯其道著一卷名曰劉氏碎金是書所收古韻通說跋一篇卷末春葉書一篇袁新韓綴數則其中如論漢書律歷志乾之九三萬物標通標通即泰通又禮樂志神合留臨須搖須搖即須史須史一聲之轉又楚元王傳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空即一聲之轉後漢書馬援傳更為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都作都都答一聲之轉樂曲有昔昔鹽何鶴鹽滿座鹽歸國鹽劉骨鹽等名乃引行音訛今詞韻有歸國鹽註或作還亦鹽聲之轉十字語急則以

平聲呼之。白傅詩紅闌三百九十格。杜牧之南朝四百八十寺。宋文安三十六所春宮館。皆作平聲。皆能發明音理。證據確鑿。書雖零篇殘緒。而可備參考之處。固甚多也。

五音拾遺 升菴雜刻本

五音拾遺五卷。明楊慎撰。慎有古音叢目。古音畧例。轉注古音畧。古音微要。古音附錄。古音韻字。雜字韻寶諸書。已並著錄。是書所收之字。多古文或體或韻字。冷僻不常見者。如四支收靈字。即孟子蛇。靈之蛇。石經蛇作靈。荀即黎字。穆天子傳。讀書于荀丘。七虞收其字。出釋文。即禮聘義于貢問玉字。尹旁達之字。十二支收勞。即前字之省。文。韻南有勞竹。比古文或體之字也。十五刪收瘠字。音五同切。病困也。元微之詩。愁吟心骨顛。病卧肢體瘠。一先收祉。祉字。云福名。有紅芒白祉。或作祉。又宋書有祉席。以福草編為席也。六麻收靈。婦人恨惡也。見元文類。十一尤收海字。云水文也。管子以為靈恒之恒。十一珍收蒙。云竹裏。人音書自兗州四伯。陳章太中史時以人肥為蒙。此皆今僻不常用之字也。慎在明代學人中。不尤為博雅。而好奇矜異。學術不純。而此書所收。又與正音轉音雜見。如亮之在七陽。翁之在一董。留字見十一尤。復見二十五有。帶字見韻寶。嬌字見轉注

古音古之類不一而足。蓋其才雖大。而心甚粗。故其書多錄無冗雜之辭。其所收諸字。亦隨意摭錄。考證亦未精確。然而收羅甚富。可供參攷之處甚多。要在讀者知所節取焉。

古今字音 小學鈞沉本

古今字音一卷。無撰人姓氏。清興化任大椿輯本。按是書。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未詳為何時人所撰。亦不詳其卷數。其見引于廣韻者凡三。上平一東。餘下云。饒錄。食食也。出古今字音上聲二十八。彌下云。國。國刑。國。出古今字音。去聲十一。暮。陳下云。程上。容。出古今字音。其為陸法言切韻以前之字書。蓋可無疑。漢制。諷。福。書。凡十字。乃得為吏。故舞勺之。僅刀筆之吏。皆能爛習雅詁。精通六書。不必其在儒者也。故當時字書通行。童子皆知誦之。逮乎李唐。斯風漸^替。是以經籍蕩然。字書日就淪失。甚收或不收。五代之季。經籍蕩然。字書日就淪失。甚者其書撰人姓氏。或不能盡知。興化任氏之輯古小學字書。所以保存古籍。其功至鉅。其輯是書也。據廣韻收錄三條。今按廣韻。國餘二字。云出古今字音。陳字云出古今字音。是所引者為二名。則古今字音之與古今奇字。亦當為二書矣。任氏有

所據而並二者為一書耶抑誤以二名為一書也今
無從考知姑據錄之以存古佚書之名目焉耳

韻府紀字古惠叢書本

韻府紀字一卷清海陽汪汲錄汪汲字葵田又號海陽
竹林人著有事初原會十三經紀字字典紀字詞名
集解聖字編宋樂類編宮調彙錄等書已並著錄
是編紀佩文韻府所收韻字上平聲十五韻凡二千
二百七字下平聲十五韻凡二千一百十三字上聲二十九
韻凡一千八百四十四字去聲三十韻凡二千二百九十
六字入聲十七韻凡一千七百九十七字合一百六韻一萬
二百五十七字依韻府次第先標韻目下附字數按
讀書紀字數使人便於統計其功用甚鉅故唐開
成石經目紀十二經字數宋鄭耕老勸學亦紀九經字
數以示書字無多按日月而課誦之亦進學之階也
及是編精數韻府字數無有差忒使附諸韻府目錄
之下豈不甚善而自成一書非所以著書之體例也

聲音表 有竹居集本

聲音表一卷清震澤任兆麟撰任兆麟字中甫號心齋又字文田自經傳子史音韻古韻家文詩古近體古文制義皆穎悟解脫心契其妙受知于西莊錢曉微諸君子者自有竹居詩集有竹居文集孟于時事畧卷頌篇已並著錄是表以二十四音字母統五聲其大意謂五聲相生之序以喉舌齒唇牙配宮徵商羽角曉匣影喻屬宮也端透定泥屬徵也精清從邪照穿床禪屬商也邪滂

聲韻圖金書

卷

部

並明屬羽也見溪羣疑屬角也來日屬半徵半商也五聲以配五行二十四音以配二十四氣餘象問也音分五部以平統上去入三聲也東冬江陽庚青蒸一部也支微齊佳灰魚虞一部也真文元寒刪先一部也蕭肴豪歌麻尤一部也侵覃鹽咸一部也宋鄭庠古音辨分六部西河毛氏非之遂合魚蕭為一部似已但其分魚虞歌麻尤為兩部未協古人韻寬愈分則愈支亭林顧氏表古音分十部失之支矣如北麟表聲音蓋將以五聲配五位夫一字實

果五聲宮大羽細在歌者爾不可混其近以求之而必以韻字分隸之已失于穿鑿矣況古韻分部余修陰陽自具條貫鄭氏分為六部因為清混亭林之分十部猶失于寬試取詩書楚辭之韻觀之豈六部十部之所能盡者乎兆麟譏亭林之失于支而以五聲統之如併青蒸之東陽歌麻之于蕭尤不惟與五聲不合即以聲勢言之亦不可通故兆麟又曰以諸韻分屬五聲第統言之不可混也其亦自知其說支離而不可通者乎

聲韻圖金書

卷

部

二

小學餘論 周不審遺書本

小學餘論二卷。清海寧周春撰。周春字松齋。著有十三經音畧。中文孝經代北姓譜。遼金元姓譜。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畧。選材錄。連詩話。已并著錄。是書二卷。上卷論字學。下卷論韻學。其於字與音也。論轉注二條。論六書次第一條。論悉曇奧論九條。字書題跋八條。雜論二條。於韻與字也。論字母之源三條。論九弄翻紐圖三條。論皇極經世聲音圖五條。論五音十四聲三條。論七音畧一條。論法門六條。論

聲韻學

卷

部

加減字母三條。論清濁陰陽四條。論駢音一條。論四呼三條。論內外轉二條。論反切二條。論自翻二條。論切脚下一字四條。論兵音四條。論等韻雜字二條。論聲無字二條。論泥壞之別二條。論射字法一條。雜論五條。論梵書一條。評山海經一條。選詩協音考十三條。論古文苑十韻一條。論二兄一條。春之學大旨宗字。母而探原於六書之諧聲。其論六書也。謂其雖六。其審止三。會意為指事之分。指事不能盡。以會意佐之。轉注為象形之分。象形不能盡。以轉注佐之。假借為

諧聲之分。諧聲不能盡。以假借佐之。能明其分合之

故則六書之學。思過半矣。其論音韻也。則謂字母雖晚出。要不過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是字母者。亦學音之終歸而已。苟能觀其會通。則古雖不傳音韻之書。即以字母通之。美而不可。蓋其書新斷待字。一以字母為歸。由韻書以考字母。由字母以協諸形聲。由形聲而諸正故。此春韻學之條理也。其持論雖與顧錢諸家不盡同。然通能自成一家之言。而於音韻之研究。不無補助者也。

聲韻學

卷

部

二

毛詩衍聲表 東方圖書館藏稿本

毛詩衍聲表一卷。清泰興陳潮編。陳潮字東之。通音韻之學。劉達祿撰詩聲衍。未成而歿。其理人以其稿屬潮為之整理。今其集中詩聲衍表詩聲衍條例。即潮所編定者也。然達祿之書。分韻屬草。臚列諸文。雜碎無序。潮之書。蓋取達祿之二十六部。列文繫聲。每部取毛詩韻字。次比其文。有重出者。錄首一見為例。橫列之以為形聲之序。每年建類一首。統字若干。有詩韻形聲絕無可列

毛詩衍聲表

卷

部

者。別出之以為補類。系于卷末。其詩韻字形聲重複者。以一體并首。重形重聲字附其下。每部詩合韻字。仍收本部。前列詩韻字目。合韻即從刊削。其平入異部同聲。古韻多通轉。或有兩用者。則並以形聲統歸一類。其有詩韻有說文無之字。亦列于韻字下而注明之。至若說文形聲之字。而諸家誤解者。皆附校審辨正。如論蟲之當為會意。而非諧聲。規當入士部作規。獸免子規。即說文士部之規。耐之當以寸得聲。皆能循形聲之條例。正許

君之達夫。按達祿之詩聲衍二十六卷。長編目錄二

卷。共二十八卷。今其書不傳。此表蓋即劉書之目錄。然劉書始以詩中用韻。多有說文未見之字。於是兼收俗體。以便旁通也。晚年乃決意刊去。此書尚收說文以外之字。未能盡遵劉氏義例。今劉書不存。得此亦可以知劉書之大勢。足以此表以能傳劉氏之學為可貴也。

毛詩衍聲表

卷

部

二

證俗音 小學鈞沉續編本

證俗音一卷。北齊顏之推撰。之推撰有顏氏家訓二卷。舊題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撰。按陸法言切韻序。作于隋仁壽中。所刊曰定八人之推與焉。則實終于隋世。之推故嘗與法言同研音韻。於音理深知其奧。家訓音辭篇。於當時音韻諸家。皆有辨論。可占其音學之精。其證俗音一書。久佚。興化任大椿據北戶錄注所引十二條。輯入小學鈞沉中。而慧琳音義十五引云。散。今內國云。音贈。

續廣雅

卷

部

或作野贈俗字也。又引雅。今內國唯以麻作。南土諸吏難。以皮絲及草諸物作之。又慧琳音義三十引云。題題或作儲。儲。人慧琳音義四十二引云。琴。今江南人呼為鐸琴。已蜀之間。謂琴為鐸。此四條者。任氏輯本所未收。顧震福輯小學鈞沉續編時。復收之。以補任書之本備。六雅之季。文士爭尚辭華。而之推獨偏博雅。其家訓述立身之法。辨時俗之務。而垂訓後人。諄諄以正文字音訓為務。與當時虛者不同。證俗音之書。雖使得

任顧二家輯本。比類觀之。尚可以窺其大勢。今錄存之。庶與其家訓並傳焉。

續廣雅

卷

部

錯聲部分篇 東方圖書館藏稿本

錯聲部分篇一冊東方圖書館藏稿本不著撰人姓名中有王念孫許瀚校語多處詳衆是書蓋印丁履恒形聲類篇之稿本也按大亭山館刊本形聲類篇分五卷卷一形聲部分篇卷二形聲通合篇卷三論入聲分部卷四形聲餘論卷五形聲篇校勘是冊僅四卷無校刊孰是冊以與刊本相校則王念孫之校語有從而入錄者有刪節者許瀚校語多未更正如部分篇綴下許校云補按綴以侵省聲當

卷一

部

入乙部上同宮蓋用蓋侵合韵入蒸非今刊本仍在丙部庚部許校云補按整翟二字一倒方順梓下說哲字刊本亦未更正己部發部王念孫校語皆刪節形聲餘論劉中受校云鐘鼎文多子孫鼎字釋者多以爲析木形莊珍執先生以爲即鼎之下半古文藏字會意極精確鼎字應補此條刊本亦無又段氏分十七部爲六類一條鈔本在論入聲分部後刊本入通合篇其他足以定音聲之遺失正文字之謬誤者尚多可與刊本合參詳證而重爲勘正者也至若丁氏形聲

類篇其得失之處可議頗多已具見于形聲類篇提要中茲不復贅云

卷二

部

二

京音簡字述畧 光緒刊本

京音簡字述畧一卷清桐鄉管乃宣撰當清之末
季文人士夫以平民教育普及之困難因感漢字難
識語言不通為之障礙也而中國文字與語言不能
合一實由讀音不能統一之故於是思以拼音代漢
字先是寧河王照創官話字母教授于平津乃宣
因之作簡字定章音五十六母十三韻吳音六十三母
十八韻閩音八十三母二十韻乃復依王照字母定京
音五十六母十二韻其字母皆依文字之偏旁為之所

京音簡字述畧

卷

部

謂字母者以五于七月十廿八十月廿九
才才レイエシムヒナ土七又口女之川十日十刀
中入マナ土ニフク又又十ト才才才是所謂韻母
者了レ一フ一一乙丁一レ一儿是以字母切韻母
可以拼北京之方音是書之優點在隨地拼音易
于傳習而其弊也隨地增撰字母使中國方言
不能一將更速于同文之世故乃宣雖呈其簡字
諸于學部請頒行天下卒未明令施行至注音
字母之發生而簡字譜遂廢然是書即注音母

字母之前身也錄而存之以見清末簡字運動之
梗概焉

京音簡字述畧

卷

部

二

古音餘錄 南海本

古音餘錄五卷。明楊慎撰。書後有慎後語云。古

音畧既勅梓人。大理董生難。尤數數是者。則進而

辨曰。先生是書行。轉注昭矣。然尚猶頗有遺餘焉。

則復未拾得若干字。予為刪潤。以為古音餘。則知是

書為董難所未輯。而慎為之刪潤以成者也。其

體例與古音畧相同。以今韻標目。而彙錄古韻之

通叶。分系于其下。所錄凡一千三十九字。收羅雖富。

如東論誦通松。引津南書。亦松子作赤。誦子。八齊

樓閣金書

卷 部

論侯通分。史記樂書。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索隱

曰。侯語辭也。今亦語辭也。沛詩有三兮。故曰三侯。此今

侯相通之證。議論甚為精確。已開清代顧戴諸

人古韵分部之先河。然是書規模雖具。條理仍未周

密。如能字古讀奴。來于陵二切。此蒸之兩部對轉

之字也。慎于十灰韻收熊字。注乃奴切。於蒸韻收

熊字。注于陵切。是也。乃於八庚韻兩收熊字。一云音

近。贏春秋葬我小君。豈贏。豈梁作傾。熊。一云音衡。史

記黃帝南至江。登熊湘。即衡相也。按。豈。豈音青部。

熊。古音蒸部。蒸青部近。猶可相通。豈。衡之。于熊。

不惟音不相近。即史記王帝本紀之豈。熊。湘。指熊耳

山。湘山而言。並不指衡相也。不知慎何以疎漏至此。或

謂慎元于腹。司。每欲著書。特就所記憶者錄之。

於典籍不暇詳考。故其書皆醇疵互見耳。

樓閣金書

卷 部

切韻正音經緯圖 雲南義書本

切韻正音經緯圖一卷清釋常宗撰常宗雲南昆明印海寺僧也幼嘗學于石鐘覺字老人受聲音之法能悉今音而水音韻清濁之道因摘取梅氏所編橫直二圖合而為一參以諸家之說為切韻正音經緯圖其法以三十六母統九聲三十六格九聲者見漢聲疑牙音端透定次舌頭音知徹澄孃舌上音邪滂並明重唇音非敷奉微輕唇音精從清邪心齒頭音照牀穿禪審正齒音曉匣影喻

續四庫全書

卷 部

喉音來日半舌半齒音三十六格者關音開括九韻曰高庚岡鈞階該歌迦十關發括九韻曰曉經彊鳩稽皆迦嘉堅翁音收括九韻曰公昆先孤規乖戈瓜官金開音開括九韻曰泰鈞恒居龜乖缺瓜消復以方音多異又立同聲餘韻十六韻附之以證其訛同音十六韻者開括附恒根甘三韻音同庚干也發括附金中交江堅東間監八韻音同經曉彊堅也收括就珪關三韻音同昆規官也開括附高居捐三韻音同鈞居捐也其切注用音和切濁音切字法雙音交互切

字法雙韻開合切字法後時梵音就形切身字辨古梵音就形切身歌梵音就形例梵音切身例是書第錯綜古法稍加訂正無立異標奇之弊惟所立諸韻稍嫌繁瑣而同音附韻尤為可刪斯在人懷所取擇而已

續四庫全書

卷 部

異字音一卷 小學鈞沈本

異字音一卷 無撰人姓氏 七錄 讀書經籍志及舊唐書經籍志 唐書藝文志 均未著錄 惟宋重修廣韻十五音引之 云 鈴 鈴音相次 出異字音 鈴 餘行不止兒 出異字音 據此 則知異字音之書 必為隋唐時人所作 按 七錄有異音異字二卷 其書久佚 此書蓋為異字作音釋耶 抑未錄異字自成二書也 今不可考知矣 所存者僅見廣韻所引二條 是其書大體已殘 無從改訂 然隋唐

異字音

卷

部

以來音韻字書 作者多矣 而書多不傳 甚至書之作者 亦無從攷知 有清輯佚之學 特甚 若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 黃奭之漢學堂叢書 皆輯古人已佚之書 動輒數千百種 其所表彰古人 嘉惠來茲 為功至鉅 是書為任大椿所輯 任大椿 字幼植 興化人也 勤力於學 著有深衣釋例 釋增篇 儀禮經傳攷訂 諸書 暇則輯自漢以來迄乎唐世已佚文字音韻訓詁之書 凡四十二種 成小學鈞 沈十九卷 是書其輯

錄之一也 今據而錄之 以存隋唐人所撰字書之一種焉

異字音

卷

部

二

切韻射標 青照堂叢書本

切韻射標一卷 元李世澤撰 是編以三十六字母為綱
以韻為緯 分四聲為四譜 較四聲字子切韻指南
諸譜頗為簡畧 其法以兩字內上一字定標 下一字
作箭 設如德紅切 德字先標 紅字作箭 射得東
字 法例見審德字 在入聲譜內 與革字同韻 便在
革字橫列內尋見 看頂上是端字 即定為標次審紅
字 在平聲譜內 與公字同韻 便在公字橫列內尋見
即用為箭 然後將紅字箭望本聲內端字標下平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射去 至標而止 止處恰是東字 即為所切之音 此音和
法也 如或箭到過空 或雖有字而覺欠端當 於意不
安者 則用隔標法 謂如箭射端標 覺有乖張 看端
標下小字 乃是知字 便轉却箭更射知標 即中 隔標法
有不盡 則用隔列法 謂如箭射某標 覺有乖張 鄰
標又無可借 雖有亦欠端當 直須不出本標 不拘上列
下列 隔一隔二 以至五六 諦審其音 一皆文義通貫 二
者心意安穩 即從其音讀之上 聲內有十標 標下字
盡似去聲 安箭即差 則用濁聲法 謂去聲箭前覺

有乖張 即更向上聲內覓真正箭 自中 圖後附諸法
口訣 以便習用 是編之作 蓋以舊法多端 初學難
入 故此譜雖就簡 然其所立諸門法 漫無界限
使學人易滋迷惑 亦其弊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古今韻準 道光刊本

古今韻準一卷 清吳郡朱駿聲撰 朱駿聲字

豐芝 道光舉人 官安徽黟縣訓導 著有說文通

訓定聲 儀禮經注一隅 夏小正補傳 小爾雅約注 離

騷補注 小學識餘諸書 已並著錄 古今韻準者乃

取今韻一百六部 準諸古韻十八部 而注釋其分合

之故者也 先是駿聲撰說文通訓定聲 以韻領字

析古韻為十八部 一豐 二升 三昭 四謙 五頤 六辛 七

小 八需 九豫 十隨 十一解 十二履 十三泰 十四乾 十

五

卷

部

五 七 十六 申 十七 鼎 十八 壯 夫以卦名代韻 人不能

盡喻也 復取今韻一百六部 而注明之 平聲 東冬

注古合 支佳古合 微齊古合 魚虞古合 尤尤古合 真

獨用 文先古合 元寒刪古合 蕭獨用 肴豪古合 歌麻

古合 陽庚古合 青獨用 蒸獨用 侵覃咸古合 鹽獨用

上聲 董腫古合 講獨用 紙蟹古合 尾霽吻古合 諸

虞馬古合 暗有古合 珍獨用 阮旱昔古合 銑獨用

隊巧皓古合 舒獨用 養梗古合 迥獨用 廢感古合 餘

疎古合 去聲 送宋絳古合 寘卦古合 未霽隊古合

御簡稿古合 過獨用 泰獨用 震問古合 願翰諫霰古

合 噴獨用 效號古合 漾獨用 歌德古合 宵獨用 心動

古合 鑑陷古合 入聲 屋獨用 沃藥古合 覺獨用 質

物照屑古合 月曷古合 陌獨用 錫獨用 職獨用 緝

合 古合 未獨用 復取各韻之字 與古合者列諸

首 今韻與古韻異者 駁諸末 大如是則古今韻部

所分合異同之故 明白若揭矣 然駿聲之說 文通

訓定聲 既以外名標韻 而復為韻準者 蓋即其

定聲之說明 非自為一書也 故以其書附于說文通

訓定聲之末云

卷

部

五

音譜 小學鈞沈本

音譜一卷。宋李燾撰。清興化任大椿輯。按李燾字
季節。北齊邢邵傳曰。邵有書正多。而不是校。雖見
人校書。常笑曰。何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偏。
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要弟李
季節。才學之士。謂于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
何由能得。于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若北齊
書稱其才學若此。若有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
音譜四卷。俱見隋書經籍志。陸法言切韻序。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李季節音譜。即此書。今其書久佚矣。清任大椿
輯小學鈞沈錄。其見于廣韻十四條。顧震福小學
鈞沈續編。復補輯其見于希麟音義者二條。其中
個字注云。以手國搭也。從手。國聲。其餘諸條。皆無
音釋。此蓋節引。非完帙也。查顏之推家訓。音辭
篇曰。李季節著音韻。其時有錯失。是顏氏於
此音韻決疑之書。具有微辭。今燾二書俱佚。其
音譜一書。雖有任顧二家之輯本。然一麟一爪。亦
無從識其義例。自不能道其得失。今據錄之。

僅存其名目焉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陸詞切韻 小學鈔沈續編本

陸詞切韻一卷。清山陽顧震福輯本。按陸法言有切韻五卷。隋書及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惟新舊志則有陸慈切韻五卷。日本源順倭名類聚引陸詞切韻五十四條。又日本僧瑞信淨土三部經音義引陸詞切韻十六條。其慈音義引陸詞切韻五條。佩觿引陸詞切韻一條。又東韻二冬。冬字注。引陸詞曰。蒼冬冬生。蓋亦出千切韻。日本狩谷望之倭名鈔箋。謂陸詞即法言。王國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維之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書後。亦考定唐陸法言有切韻。其敦煌所出寫本切韻三種。第一種為初唐寫本。第二種第三種並唐中葉寫本。前者為陸氏原本。後者為長孫氏箋注本。若其節本。今取輯本陸詞切韻。以與唐寫本相較。幸相符合。足證陸詞即法言。詞與法言。名字正相應也。隋唐間人。多以字行。故字行而名隱耳。新舊唐書藝文志作陸慈者。慈蓋詞之誤字。狩谷之言殆信也。按切韻序。作千仁壽二年。

云今反初服。私訓諸弟。凡有文業。即須音韻。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定之為切韻五卷。然自廣韻行而切韻遂廢。故集韻雖引其說。而不舉切韻之名。知是書之佚。在趙宋之世。今唐寫本切韻殘卷。雖有殘見。苟無輯本相較。亦未能遽定為陸氏之書。是陸詞切韻輯本。所存雖微。而自功千學術則甚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韻略 小學鈞沈本

韻略一卷北齊楊休之撰北齊書列傳云楊休之字子然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勤學愛文藻魏孝昌宗那果作亂一時遇害諸楊死者十人惟休之兄弟獲免莊帝立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尋以本官領御史中給事中太尉記室參軍加輕車將軍與魏收等同執掌修國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于洛陽年七十四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于世不言所著韻略各隋書經籍志楊休之韻略一卷陸

續四庫全書

卷

部

法言切韻序亦稱楊休之韻畧然兩唐志皆不錄蓋其書久佚清江大椿小學鈞沈韻畧福小學鈞沈續編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黃奭漢學堂叢書並有輯本任馬二本較畧黃輯世傳善本而顧震福歐陽修音義希麟音義玄應音義諸書輯四十五條尤足補諸家之所未備綜觀諸家輯本雖未能存韻畧之什一然休之之書雖佚又復因有輯本得以存其梗概焉夫隋唐音韻字書之佚者多矣是者其書之名或不傳而諸氏

蒐輯之勤傳古書于既佚之後其有功乎文獻詎不偉歟

續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麻果切韻 小學鉤沈增編本

麻果切韻一卷 唐麻果撰 清山陽顧震福輯

日本現在書目有麻果切韻五卷 今其書已佚 傳

名類聚抄五引麻果切韻 鈺鈞鈺也 傳名類聚

抄七引鈺似蟹有四足 喙長三尺 甚利 齒虎及大

鹿渡水 鈺擊之皆中斷 人後名類聚抄九引麻

果曰 東不產也 人按補行記引麻果曰 東北隅

謂之寇臺 寇萬物也 東南隅謂之突 烏鈞切 西南

隅謂之奧 謂屋中隱奧之處 則麻果即麻果字之

搜羅金書

卷

部

誤也 唐人切韻之書 中土已佚 而尚存于日本者 麻

果切韻之外 尚有孫伯切韻五卷 蓋自始切韻五

卷 韓知十切韻五卷 沙門清徹切韻五卷 此諸書

者 名雖存而書具佚 隋廣韻時 雖未必盡存 然

於闕亮九人增字後 又云更有諸家增字 并列表

中 則當時未必不采及此 惜不備錄書名 今無從

考知 而麻果切韻 尚幸存于倭 名類聚抄中

凡六條 顧震福據以輯錄成書 雖僅數不足

以復麻果切韻之舊 然可藉此以見其一斑 今者類

書發見日多 而唐人寫本經籍 亦益見出土 倘能

援據諸書 重為輯錄 則所得當有更進于此

者矣

搜羅金書

卷

部

二

釋氏切韻 小學鉤沈續編本

釋氏切韻一卷。不著撰者姓氏。清山陽顧震福

輯。按日本現在書目。有釋弘演切韻十卷。而使

名類聚抄三。引釋氏切韻云。綴結帛文綵也。使名

類聚抄五。引釋氏切韻云。綴結帛文三語也。此云無

垢衣。又云功德衣。使名類聚九。引釋氏切韻云。加

予一名紫瓜子。俱不著人名。王國維唐諸家切韻考

以謂使名鈔所引釋氏切韻。殆即弘演書。考日本

現在書目。既有釋弘演切韻。而使名類聚抄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引不曰釋宏演切韻。而曰釋氏切韻。則知釋氏切

韻。即釋弘演切韻。王氏之說。不為無見也。釋弘

演。唐時人。其事蹟不可考。其切韻十卷。既已佚

亡。今震福所輯。僅使名鈔所引之三條。無由則知

其韻部次第之如何。然唐人所撰之韻書。皆以切

韻命名。其時別本雖多。大畧可分二系。陸法言切韻

孫愐唐韻為一系。李舟切韻自為一系。前者依韻係

字。依字注切。似未有條理。後者韻部

皆以聲類相從。四聲之次相配。不紊。唐人所撰切

韻之書。雖多。皆不越乎二系之外。此其大勢之可

考者也。釋弘演之書。不見。傳于唐韻。唐韻似與

李舟一系之切韻相近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發音錄 音韻堂叢書本

發音錄一卷、清張位撰、是書將一字數音之字、依四聲部位圈定之、每字之下、畧加詮釋、書首有位自序云、六書之中、惟假借諸字、最易混淆、古人字多假借、常有一字而數音者、皆旁側點發、依平上去入四聲為用、中間傳習、世久亦有異同、據鄭氏所載、如應重監茅字、今發平聲、傳處共散茅字、今發上聲、彼皆謂原發去聲、至若近刻經史動靜字音、所載去聲字、亦多牽強難從、且與諸書不合、今特將

發音錄

卷

部

臨閣中講讀纂修常用諸字、具列於後、以便檢閱、夫假借云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謂也、既云本無其字、凡聲音相近之字、皆可引申緣傳以為稱、此之謂假借、非謂字旁點發為假借也、至若依字旁點發四聲以為區別、此鄉塾學究課徒之用、不足為訓、而位以此為發假借之秘、不亦僥乎、即以書中諸字論之、如開間一字也、間正而間俗、位於開音、開讀若間暇、間習、注本間架之間、於間音諫、讀若問斷、間潮、間見、乘間、是位于字之正俗、尚不能辨也、又

若行走之行、古音陽韻、本讀方杭、今韻入庚韻、始如

今讀、位於行音杭、讀若班行行伍、本行走之行、是其於古今韻讀之異同、尚未能明也、然則文字假借之不知、古今韻讀之不明、而徒以點發四聲、謂能正文字之異讀、是其根本已謬、其書又何足論乎、

發音錄

卷

部

蔣翁切韻 小學鈞元卷編本

蔣翁切韻一卷 唐蔣翁撰 清山陽顧震福輯 按

日本現在書目有蔣翁切韻五卷 今其書已佚 其見

于後名類聚抄所引 凡四十七條 曰獸 高山名也 汁

人身上熱汁也 故在背脊強具也 院別宅也 瓦燒

泥為之 蓋屋宇上蓬萊子也 實 床上藉竹名也

序 淺井中水之斗也 永 水銀別名也 綺 似錦而薄

者 兔褐 繒衣 以免元和織也 繡 以五色絲刺為物形

狀也 練 熟絹也 半臂 衣名也 袴 腰上衣名也 紫 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名又金銀魚袋 銘 鮓 油煎餅名也 樽 酒海也 櫃 似

廚 向上開爐器也 甕 炊飯器也 桶 汲水于井之器

也 炭 樹木以火燒之 仙人最青造也 墨 以松柏煙和

膠合成也 休 杖名也 銀 鍊足具也 靴 以鞣為馬也

屨 鞣下履背也 鐙 鞍兩邊承脚具也 泛天 鈞別名

也 篋 牛馬口上籠也 以篋為室曰篋 篋 篋也 櫛 名也

拍 打拍板樂器名也 總 聚絲成束也 髮 髮才所以照

衣裳也 績 績麻苧名也 毯 毛席 以五色絲為之

草 織篋為席 暑月鋪之 櫛 櫛子 自隔之器也

鸛 鸛鷄總名也 距 鷄雄脰有歧也 能鼠有五能 能飛

不能過屋 能啼 不能轉聲 能泪 不能淚清 能緣 不

能窮木 能耕 不能掩身 有人之短藝 即踉跄也 增 井

水中小蟲也 蟹 天酒醋中小飛蟲也 核 者 子中之骨也

條 細細小竹也 蔣 蔣工大皮也 以上所錄 蔣翁切韻

之見引于後名抄者 不過如是 顧氏據而輯錄之

以存切韻之名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東宮切韻 小學鉤光續編本

東宮切韻一卷。無撰人姓氏。清山陽顧震福輯。

是書為唐時日本人士所撰。故新舊唐書藝

文志不著錄。然日本現在書目亦不載。蓋其書佚

亡已久。其見于後名類抄所引者凡五條。因下云。

因繫禁罪人也。人因在獄也。根下云。根株草木本

也。葩下云。草木花片也。莖下云。承花附也。葉下云。

莖心也。自餘不可復見矣。考唐時撰集韻書者。

不下數十家。而法言切韻所列諸家增字姓名。

藝文類聚

卷

部

凡九人曰郭知玄。閻亮。薛珣。王仁煦。祝尚丘。孫恂。

嚴實。又裴務齊。鄭道因。九家之外。唐書藝文志

有李舟切韻十卷。僧猷智辨修加字切韻五卷。

通志藝文志有李邕唐韻要畧一卷。無名姓唐

切韻五卷。汗簡佩觿所引有王存又切韻佩觿

又引李富言切韻。汗簡古文四聲韻引義雲切

韻。日本現在書目又有麻果。孫伯。蔣銑。盧自始。

韓知十。沙門清微切韻各五卷。釋宏演切韻十

卷。其名不存。不知凡幾。謝啟昆之小學考於切

韻諸書。皆未收錄。亦一憾事也。今著錄之。以占
唐代諸公韻學之盛焉。

藝文類聚

卷

部

二

韻海鏡原 漢學堂叢書本

韻海鏡原一卷 唐顏真卿撰 清黃奭輯 按唐書

藝文志 顏氏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 唐會要云

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刑部尚書顏真卿撰韻

海鏡原三百六十卷 表獻之 詔付集賢院 又封氏

問見記 天寶末 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原

二百卷 未畢 屬藩寇憑陵 拔身濟河 遺失五十

餘卷 廣德中 為湖州刺史 重加補葺 更于正經

之外 加及子史釋道諸書 撰成三百六十卷 其書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陸法言切韻外 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 先起說

文為篆字 次作今文類字 仍具別體為證 然後

注以諸家字書 解釋既畢 徵九經兩字以上 取其

句末字 編入本韻 及諸書皆倣此 自有聲韻以

來 其撰述該備 未有如顏公此書也 大歷二年 入為

刑部尚書 詔銀臺門進上之 奉勅宣付秘閣 賜

絹五百疋 據此 則知此書自為類書 為後人韻

府之監觴 以迄范萬葉 其廣如海 自宋 又平原 昭之

如鏡 故名韻海鏡原 然宋文總目作十六卷 知亡

佚已多 而黃奭所輯 更復闕缺 不足以存顏書之
舊觀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唐韻 漢學堂叢書本

唐韻二卷。唐天寶中。孫愐撰。黃通輯。按孫愐唐

韻原本五卷。其傳世有二本。一宋魏鶴山所藏本。平聲

齊下多移韻。所謂吳彩鸞唐韻是也。一今之式

古堂書畫考中錄項子京所藏。前有孫愐序。并四

聲部目。部數後題。元和九年正月三日。寫吳王本。孫

序。首行題唐韻序。次行題朝議郎。行陳州司法

參軍事。臣孫愐上。序文與唐韻前所載者。文句

頗異。序中皆引憑據。下無隨韻編添。彼數家八字。

唐韻

卷

部

而有今加三千五百字。通舊總一萬五千文。其注訓解

不在此數。二十三字。又武德以來。創置。訖開元三十年。

并列注中。三十作廿。愧以上陳天心。作恧。愧上陳。死罪

死罪。序文至此止。而無又有元青子吉成子者。以下三

二十四字。此本今不知尚在人間否。王國維曾據此謂

唐韻當有二本。項本之序。乃當時進書之序。其書

載郡縣建置。訖于開元十年。又自署行陳州司法

參軍事。尚在天寶元年改州為郡之前。自是開元

中所撰。至元青子吉成子以下。後題歲次辛卯。天寶

十載。則又為第二序。是唐韻有開元天寶二本。項本

但有第一序。乃開元中初撰之本。其部目部數。計平

聲二十六韻。平聲下二十八韻。上聲五十二韻。去聲

五十七韻。入聲三十二韻。與已纂所藏陸法言切韻

全同。惟上聲較陸多一韻。而魏鶴山所藏唐韻。刪

第二十八。山第二十九。蓋已增諄桓二韻。而齊韻後

又有移韻。故陸韻平聲上二十六者。增為二十九。當

是天寶十載重定之本。前者尚是陸韻支流。後

者則孫氏自以已意分部者也。今從本其韻目尚

唐韻

卷

部

存。而項本不可復見。黃通所輯。材料甚少。不足以

復孫愐之舊。然觀吳縣蔣氏藏唐寫本唐韻殘

卷。增去聲三。入聲二。亦是重定之本。尚與項本不

同也。

祝尚丘切韻 小學韵沈本

祝尚丘切韻一卷 清山陽顧震福輯 按祝氏切

韵舊唐書經籍志 唐書藝文志 均未入錄 中土

書 惟廣韵首列郭知玄 闕亮 薛尚 王仁煦 祝尚

丘 集 顧 嚴 寶 文 裴 務 齊 鄭 道 固 九 人 增 字 夏 英

公 古 文 四 聲 韵 引 郭 知 玄 未 變 及 祝 尚 丘 韻 而 已 日

本 現 在 書 目 有 祝 尚 丘 切 韻 五 卷 後 名 類 聚 抄 引

祝 尚 丘 切 韻 一 條 云 奉 上 夫 高 處 也 又 引 祝 尚 丘 切 韵

一 條 云 唯 踏 春 果 也 又 慧 琳 音 義 三 十 七 引 祝 氏 切 韻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云 信 經 從 來 作 楚 楚 而 日 本 僧 瑞 信 此 撰 淨 土 三 部 經

音 義 集 尚 引 祝 尚 丘 切 韻 十 九 條 係 自 唐 時 日 本

所 撰 東 宮 切 韻 轉 引 今 震 福 所 輯 之 本 僅 錄 後 名

類 聚 抄 及 慧 琳 音 義 所 引 之 三 條 而 於 僧 瑞 信 淨

土 三 部 經 音 義 集 似 未 及 見 之 故 亦 未 采 錄 此 當 據

補 考 也 夫 廣 韻 增 字 九 人 王 仁 煦 係 顧 二 家 之 書 今

尚 存 殘 本 郭 知 玄 祝 尚 丘 裴 務 齊 陳 道 固 之 書 見

于 日 本 現 在 書 目 薛 尚 切 韵 見 于 後 名 類 聚 抄 及

淨 土 三 部 經 音 義 集 惟 闕 亮 嚴 寶 文 二 家 切

韵 諸 書 尚 未 有 引 及 之 者 倘 能 編 譯 新 出 之

逸 書 為 之 蒐 輯 俾 與 郭 尚 丘 九 家 並 傳 亦 考

古 之 一 大 幸 事 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刊謬補缺切韻 小學鈞沈續編本

刊謬補缺切韻一卷唐王仁煦撰清山陽顧震福輯

按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開書目有利謬補缺

切韻五卷闕日本現在書目有切韻五卷王仁煦撰

係古類聚抄引王仁煦一條淨土三部經音義

集引王仁煦十三條今震福所輯僅係名抄所引一

條其缺遺尚多也考王仁煦切韻除諸書所引

清宮尚藏一本為唐人寫本平聲上下及上聲中

有關佚去入二聲全首題朝議郎行衢州信安

卷

部

一

縣尉王仁煦撰前德州司戶參軍長孫訥言注承

奉郎行江夏縣主簿裴務齊正字前有王仁煦長

孫訥言二序及字樣蓋王仁煦用長孫氏裴氏二家

所注陸法言切韻重修者故兼題二人之名其書

平聲分為五十四韻上聲五十二韻去聲五十七

韻入聲三十二韻以校法言切韻僅上聲多一戶韻

餘毫無出入其次第則平聲升陽唐于鍾江之

次登于支斤之次寒于魂痕之前侵燕于尤侯之

前又降元于先仙之後佳于歌麻之間鹽添覃

談于侯幽之後上去二聲倣此入聲則以屋沃燭

覺藥鐸鐸質櫛物訖德福點統屑薛鎔月緝職

業皆帖踏洽押格皆業之為次與陸孫諸家不同

且其平入分配之法以點統配魂痕以鎔月配有豪以

隔覓配歌麻故陽聲或無入陰聲或有入而格皆

二韻乃無所配與陸孫二家配隸入聲之法不同

然王國維氏所考則以謂仁煦此書以刊謬補缺

為名其書於陸韻次序蓋無變更今本韻目蓋

為寫者所亂非其相也

卷

部

二

均嘜韻義 均嘜韻義書本

均嘜韻義五卷。清衛陽曠敬本撰。敬本以所居近
衡山。而衡山古均嘜山也。故自名均嘜。主者。所著
有均嘜雜著。均嘜韻語已。並著錄。是書首載
論。列轉例。次依今韵部目。依字而釋其義。其論
通轉也。則雜採通志通韻韻畧。勒古音為六部。
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通轉。支微齊佳灰魚虞
歌麻尤十韻通轉。魚虞蕭有豪歌麻尤八韻通
轉。支微魚虞齊佳灰蕭有豪歌麻尤十三韻連

欽定四庫全書

卷

部

環通轉。而魚虞為紐。真文元寒刪先六韻通轉。
侵覃鹽咸四韻通轉。其上去入三部。亦各目為六
類。而無無入有入之界可分。其注釋音義。凡係佩
文韻中所有之字。俱於本字下加注點。韻書中有
一字兩載。韻可分押者。音義本異。而字形實無別。
今止一載。而分註音義于下。其諸韻前後重出之
字。其義異者。則於前韻中註入某韻義異。其
義同者。則但於後韻中註見某韻。凡云見某韻。
又訓某義者。皆通用。凡訓某義。又云見某韻者。

韵用。此是書之大畧也。曠氏於古韻流原。知之未
悉。故其於通轉。則徘徊于他家之說。而無所發
明。即其注釋韻字。亦不能援引古義。通乎詁訓。
而僅摘錄韵府。以便蒙童學習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卷

部

五韻論二卷 鄒叔子道書本

五韻論二卷。清新化鄙。漢勛撰。鄒漢勛字叔績。咸豐辛亥舉人。從江忠烈守南昌。死。于難。所著有讀書偶識。韻項曆考。紅崖碑釋文。南高平物產記。數藝齋文存。詩存諸書。已並著錄。是書五音二十五論。二十聲四十論。八呼二十論。十五類三十論。五韻者。謂四聲本具五音。五音為陰陽上去入。而自然之音。為宮商角徵羽。沈約答陸厥書云。宮商之聲有五。文

字之別。索為以索為之。餘配五聲之約。高下低

抑。非思力所學。則作四聲者。原知有五聲也。孫

愬唐韻序論曰。夫五音者。五行之類音。八音之和。

四聲間迭。在其間矣。則作唐韻者。知有五音矣。

宋元章云。五聲之音。出于五行。自然之理。亦可見

宋人咸知五聲。聲為五則平聲必有陰陽。陰陽

上去入可平列。為五入矣。李登聲類。以五聲

命字。不立諸部。呂靜微在校。今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字有角徵羽。各為一篇。索李呂

之時。本以以印上去入。分篇則其所謂宮商角徵

羽者。必均類也。如是則韻類宜可以五盡。五而三

之。至于十五止矣。以古韻分之。約為三類。第一類

宮聲。魚模。商聲。陽唐。談鹽。添嚴。銜咸。角聲。

真臻。先。微聲。脂皆。羽聲。宵蕭。肴豪。第二類宮

聲。歌戈麻。商聲。東冬鍾江侵覃凡。角聲。元寒

桓刪山先。微聲。蒸登灰微。羽聲。庚。第三類

宮聲。支佳。商聲。耕清青。角聲。諄文欣魂痕。

微聲。之咍齊。羽聲。尤幽。凡所立說。雖未能盡

合于古。然亦可備一家之言。是書多有目無說

者。蓋原稿已佚去云。

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 王念慈公遺書二集本

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一卷海寧王國維輯。按高郵王念孫於音韻著述多未刊行。其遺稿歸上虞羅振玉。國維為之整理。刻高郵王氏遺書。王念孫之古音二十一部。已列入經義述聞中。諧聲譜者。以二十一部譜說文字。在當時已有成書。阮元在粵東時。擬為刊行。此書刻成與否。雖不可知。然絕無印本流傳。其後王梓材館念孫之孫壽同家。為補二十一表。亦未能盡存其真。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一

惟存初稿。僅錄說文第一篇以下未錄。國維為之補足。以存一家之學焉。考王念孫古韻譜有二十一部。與二十二部之異。其刻入經義述聞中。為二十一部。東冬合也。其答王道久書。及許印林與張姓書。則言二十二部。析冬于東也。今其遺稿中。韻譜分古韻為二十一部。合韻譜中則更別冬于東為二十二部。更參其答王道久書。似念孫早年定古韻為二十二部。其晚年復改為二十二部。故陸宗達王石曜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跋。亦謂先生

治古韻始分二十一部。晚歲虛懷孔說。又成二十二部。然先生撰述不傳。世鮮窺晚。雖有與王道久一書。可資探討。而單辭孤證。取信所難。幸得先生手稿。確定二十二部之論。則源流有自。取證有由。晚年定論。予是在矣。亦謂二十二部之分。為念孫晚年之定論。惜乎國維此譜。仍取二十一部。而未能採其晚年之說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合音別證 排印本

合音別證二卷。常寧尹桐陽撰。尹桐陽字侯青。所著有論語箋、爾雅義證、禮記箋、墨子新釋、尚書新釋、小學定律諸書。已並著錄。是書彙舉典籍中合音之字。分為九類。每類之下。各舉例證以實之。總凡二百一字。初為斯編。其大意謂合音之說。錄於反切。等韻圖具樞紐也。收上終。終為雅。爾雅不律為罕。皆為古代合音之權輿。後世儒者僅知等韻圖為反切之用。而不知移為合音之用。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存實亡。空律無補。學者卒莫得入門之途徑。是編搜集舊業。續以新知。採輯學歸納之法。合音計得九例。其仍舊日名稱者。有正紐到紐。旁紐類隔四例。其特辦之名稱。則曰四聲緩急讀。曰四格緩急讀。曰雙聲合音。曰等韻合音。曰義轉合音五例。更博稽經典。約得二百餘則。堪為九例之證。明。彙著千篇。按古無反切。而語言有緩讀急讀之異。故古代合音字多。反語興而合音之字廢矣。夫因合音之字。以求中國古代之語根。斯誠音韻學

上重要之問題。然桐陽所舉。多本非合音字。而強釋為合音者。如子覽求人得界園。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高。而桐陽即指之交為昭之合音。淮南說林。濟則具權對。早則脩上龍。而桐陽即指權對為照之合音。足之交之與昭。權對之與照。古書無通用之例。而遽以合音當之。是則反切皆合音也。以反切之法釋合音之字。毋乃失之乎。濫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古音微要 面海本

古音微要五卷。明新部楊慎撰。是書所收凡七百十
二字。仿吳棫韻補之例。以今韻分部。而以古音之相
喻者分隸之。書首慎自序。其大意言所輯古音。最
目凡四百五十餘字。詩補音楚辭釋音韻補古音最
取十之六。蓋既有失。猶病其寡要也。又手錄其可叶之
賦頌韻文者。凡十餘字。謂之微要。欲博知古音。會合
前數書以參互焉。若臨文古韻。則此卷足矣。其註釋
見飛鳥象毛詩楚辭者。止注其出處。有稱證則

卷一

部

一

稍詳。見千韻補者。止引其出處之目。有改訂及增
釋則詳。知是書之作。為其古音叢目之綱要也。今
觀書中所收之字。凡本韻所有之字。則畧。他韻之
字。與本韻通叶者。則詳。故東韻收鞠。則衆務調。夢
憲。誦。雙。明。萌。用。江。茅。仄。韻。收。能。每。卒。思。晦。米。塊。
泐。茅。字。皆取同泰古書之韻讀。以證明古今音
韻之異。故其書取材。詳人之所畧。畧人之所詳。而
其意蓋在發明古音。使考古者有以所憑藉者焉。
四庫全書提要。於慎之書。收古音叢目。而謂核其

體例。實本一書。特以陸續而成。不及待其完備。每得

數卷。即出問。故標目各別。又謂微要與叢目多

複字。即是隨所記憶。觸手成編。參差互出。未歸

畫一之明證。於是不收微要。其議論偏僻。殊失慎

所以撰古音微要之意旨也。今者錄之。而為之辨

正焉。

卷二

部

二

切字圖說 嘉慶刊本

切字圖說二卷。清湘鄉羅思謨撰。羅思謨字古直。是編上冊為切訣。反切子母祖解。字音相近辨。音呼吸辨。呼開合不倫辨。音切法辨。切字真偽辨。音和切例。來日二字母切例。正切變切解。雙聲疊韻解。入門要訣。五音所屬歌。五聲所屬歌。按三十六字母分九音歌。明等切次第歌。玉鑰匙十二攝韻歌。內外各八轉攝韻歌。入聲九攝歌。入聲借攝歌。攝內相同歌。重韻寄韻歌。重韻釋。玉

欽定四庫全書

卷部

鑰匙元闕歌。直指玉鑰匙二十門法。較輕重唇韻前三後一等第歌。後十二攝韻前三後一等第歌。等韻各攝次第歌。內八轉所攝諸韻歌。外八轉所攝諸韻歌。附各攝內諸韻定呼。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說。五音圖。雙聲疊韻例并圖。九弄圖切法。九音橫圖。調曲家五聲所屬與八編微異大同說。下冊為字典所列等韻四聲圖二十四。內含四聲音韻四圖。總結周庚戌高護槐根干鈞歌一十二章。其自序謂。幼受書。每疑音切雖

詳。註讀鮮書一。若不得要訣。就試星沙。叩諸縉紳

先生。及寓楚知名士。亦未能盡快所以然。偶於逆旅中。檢閱殘錄。得此一帙。具正倒反切。玉鑰匙通廣類陽雙疊憑寄諸法。據圖按法。施切無不得本字確音者。知是編上冊為思謨於殘帙中得之。而未有原錄姓氏。乃刪其重複。改易歌句。參訂舊釋。以成此書。今觀書中所論門法歌訣。雖涉聯項。於等韻尚有所長。而羅思謨所注皆隨文附說。無所發明。如釋九弄圖。而謂錯錯似不可解。我為妄作。又謂隋韻分二百八部。唐病其過嚴。並為一百六部。皆為謬說。至其以字典等韻附於此編之後。頗為畫蛇添足。甚無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部

全韻玉篇 朝鮮刊本

全韻玉篇二卷 朝鮮人士所撰 撰者姓氏未詳

是書編次以筆畫多寡為序 畧近康熙字典

典每字之下先注高麗書次錄玉篇文次注韻

字間有注釋而注文亦極簡畧日人岡井慎吾

氏所撰玉篇研究曾收是書云其體式仿康

熙字典而陳收朝鮮日用文字所收視康熙字

典字數約十分之一註釋亦極畧者唯附收諺

文及韻字以便作詩者之用是書世祖時始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刊而著者不詳書雖名曰全韻玉篇其實解

為朝鮮字典亦無不可蓋康熙字典未成書之

前而玉篇一書實為外人辨識中土文字最好

之字書故玉篇之刊本在日本有四十餘種之

多而蘇會士刊行之小玉篇又名落葉集則

係以玉篇原文而以和文註釋由是觀之則外

人之重視玉篇不啻中土字典也朝鮮之刊玉

篇有二一為韻會玉篇朝鮮崔世珍著蓋合

韻會玉篇二書而重為編次者也其一即此

本也是書注釋雖無足取然亦外人編次玉

篇之一種也今彙錄之以備其目焉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裴務齊切韻小學鈞沉續編本

裴務齊切韻一卷清山陽顧震福輯按日本通在書目有裴務齊切韻五卷而舊唐書藝文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蓋五代之際羣書散軼務齊之書佚亡久矣陸法言切韻後列增字諸家姓氏中有裴務齊增字郭忠恕佩觿云考字左回老字回轉目注謹案考从丁了若果翻老从匕匕大翻翻裴務齊切韻序云左回右轉非也知此二語出裴務齊之切韻序後名類聚抄七引裴

裴務齊切韻

卷

部

一

務齊切韻云鶴鷹屬也又云羊羣鳥也大名祝鳩裴即裴之誤字是裴氏切韻僅後名類聚抄所引二條此外無聞焉考日本書目所載廣韻增字九家當時皆有專書今者王仁煦之刊謬彌缺切韻殘本尚存內府外自餘皆佚亡然考廣韻字數陸書僅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長孫訥言增六百字孫愐所增據殘本注加字者計之亦僅七分之一有奇而今本廣韻字數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九字視陸本字數逾倍除長孫訥言孫愐

所增字之外其所取于諸家者尚博惜皆不注出處無從輯錄以還諸家之舊觀耳

裴務齊切韻

卷

部

二

玉篇直音 鹽乞志林本

玉篇直音二卷。明黃岡樊維城鹽乞志林刊本。舊著梁顧希為所撰。書首有顧希為序。文反啟。而無字數。其分部也。曰天文類。地理類。時令類。人物類。身體類。衣服類。人事類。宮室類。珍寶類。器用類。花木類。飲食類。鳥獸類。文吏類。聲色類。文字類。數目類。通用類。附入部數目錄。每類之下。各系子目。依日系字。每字之下。僅擇其同音之字注之。亦無說解。此蓋明人偽書。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託諸顧氏者也。何以言之。考顧氏本傳。及兩唐志。並言顧氏有玉篇。而無玉篇直音之目。設顧氏果有直音之書。何以唐宋人俱未之見。而明季始著錄耶。且玉篇顧氏所撰。南唐處士富春孫強增四卷。三十卷。凡五百四十部。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與直篇之書。分別居部。絕不相同。倘使為一人所撰。何以矛盾若是。况顧氏玉篇。每字之下。首注音切。次訓字義。既注反切矣。無煩直音可也。舊唐人字書皆

用反切。無有用直音者。則是書之為後人所偽。而非顧氏之書也。明矣。考其分部。與日本耶蘇會版小玉篇畧相似。此本蓋即由小玉篇出耶。而樊維城之刻鹽乞志林也。不能擇別。而漫以是書目顧氏之名。抑亦見其陋矣。今為釋正之如此。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考聲切韻 小學韵光緒編本

考聲切韻一卷 唐張戡撰 清山陽顧震福輯

按是書 唐志不錄 似當時流傳不甚廣 今目所

見者 則僅慧琳一切經音義所引數十則而已 然

就所存者觀之 則是書在唐人韻書中 確自成

統系 與其他切韻之書不同 其書之可注意者

二 一是書未用唐時之北音 分部別居 二重音理

之實際 蓋唐代之韻書 大體可分三系 以南音

而編次韻書 則有陸法言切韻 李舟切韻 陸氏切

總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韻 雖類南音為書 然而草創之始 條貫未密 至李

舟切韻 始分配四聲平入 而成一體系 以北音而編

次韻書者 則有元庭堅唐玄宗之韻英 及張戡

之考聲切韻 是二書者 依北音詳分部居 而研

討音理 之實際者也 以北音綜併部居者 則有

武玄之之韻詮 此三系韻書 同行于唐代 而切

韻之平入分配 為唐韻所未用 故其書之部目 於

今尚存 而考聲切韻 偏重于音理 人多未喻 反

為湮沒者也 所幸唐時內典音義之書 尚有引之

者 今猶可考知一二 類氏韻本 所存雖少 此乃唐
代北音韻書之僅存者 故斷緒後篇 命覺可
貴也 茲據錄之 而詳論其與切韻諸書之異同
焉

總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字彙數求聲 康熙刻本

字彙數求聲十二卷、清宣統梅膺祚錄、錢塘
虞德升繫聲、虞德升、字聞子、撰有諧聲品
字彙、其法總五十七聲、分三十九字、合九十六音、
共千六百母、而六萬有奇之字、而畢歸之、已見
四庫著錄、是編則梅膺祚之字彙、依字以注其
音、其書依十二支之序、分十二卷、其編次依筆畫
多寡為叙、每字之下、以同音之字注之、其字分見
于諧聲品字彙者、則係以甲乙丙丁等字、求之之法、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如檢得字、不知應屬何聲、先於此借刻之字彙、子集
人字部五書中、查得此字、即于此字註內、驗其有
乙中朋三字、便知此字在本依排定之乙冊、第三聲
中字之內、然後竟取乙冊於本冊小目錄、查第十
三聲、前字母音、隨向卷中、字頭大圈上、逐一數至
十三、即得前音、則伴字亦得、其自序、大意謂是
書數書之成規、作諧聲之將伯、不特於字之已識
者、一屈指而求前、即於所未識者、繞畫一計之而
已得、名之曰數求聲、不過因彼畫數、得我聲音、

予嘗氣理之出於自然、非人之智力所能強也、自今
觀之此編、不過備諧聲品字彙檢字之用而已、
然其諧聲品字、破碎支離、已無足取、是編更無
得失之可言、今聊備其名目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詩韻檢字 三長物齋叢書本

詩韻檢字一卷、清寧鄉黃本驥撰、黃本驥字虎癡、著有三長物齋詩畧、三長物齋文集、湖南方物志、癡學諸書、已并著錄、是編仿康熙字典檢字而作、同字典偏旁分部、以佩文韻府所收之字、分隸各部、其編次也、同部之字、以四聲為次、同聲之字、以韻目為次、韻府中有數字為字典所無者、亦按部編入、其為字典及他韻書所有、而為韻府所無者、概不備載、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是編專為檢韻府之字而作也、數字共見一韻者、總注韻目、一字互見數韻者、分注韻目、其一韻再見者、重注韻目、至韻字有形似而義異者、若登登、鼓鼓、是具音旨之類、或同在一部、或各在一部、仍依字典之例、作辨似一卷、附刻于後、以備查攷、蓋韻府一書、卷帙富繁、非徒初學、無從檢察、即使工于詞章者用之、亦時感翻譯之苦、本驥是編、每檢一字、即知是何聲、在何韻、又知此字全韻內凡幾收、至其音

義若何、則按部而查字典、按韻而查韻府、皆可立辨、是則檢字之書、於韻學雖無使求研索之功、在初學頗之為翻譯檢閱之助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聯綿字譜 王忠愍公遺書二集本

聯綿字譜三卷、海寧王國維撰、王國維字靜安、所著書甚多、其於音韻則有兩周金石韻讀、五韻論、唐韻佚文、唐寫本唐韻校記、補高郵王氏說文諧聲譜諸書、已並著錄、是編所錄為古書中之聯綿字、分為三類、一曰雙聲聯綿詞、二曰疊韻連綿字、三曰非雙聲疊韻聯綿字、蓋聯綿字為中國最古之成語、亦即中國最古語根之中心、古者文字未擬成定形、定讀之時、一字可指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一

有數音、即所謂複輔音也、而聯綿字即由複音字所轉變、自有聯綿字、而複音漸減、然則求古複音對轉之字、當於聯綿字中求之、因雙聲聯綿字、可以有複韻、複聲通對轉、通轉、異字重言等之存在也、疊韻聯綿字、可以有複聲、同音異字重言等之存在也、非雙聲疊韻聯綿字、可以有複聲、複韻、複聲隨、及自雙聲疊韻變來之聯綿字也、由雙聲疊韻聯綿字、與雙聲疊韻聯綿字之間、可以證古代聲隨之道、跡與大韻變

之樞紐也、由是言之、則聯綿字有益於古音之研究、豈淺鮮哉、清代治古音者、錢大昕之聲類、戴震之轉語、程瑤田之深羸轉語記、錢坫之詩音表、王念孫之釋大旨、超同于聯綿字之搜求、而國維此編、頗能集其成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部

二

音義辨同 辨與表書七種本

音義辨同七卷清時江曾述枚誤曾述枚字

辨與所著音野史漫鈔字源徵古樂府津逮

樸帖緒餘西江詩話遊戲三昧古語間諱諸書

已並著錄嘗因司馬溫公之言凡觀書者當先正

其文辨其音然後可以求其義涉獵經史當求

音義之學或音有數切而弗備義有屢析而不

明者甚多茲編分為七類曰字音清濁第一曰

字同音異第二曰字異義同第三曰音同義異

第四曰音義並同第五曰字體疑似第六曰雜字

第七每類之下舉字為例逐條說解其言信

辭矣然所徵引古音古義多未洞達如吳古音

吾魚部字也又作胡化反此亦魚部字也今音始

有麻韻述枚云何承天云吳胡化反音語此音

恐驚俗也此不明魚部字音之嬗變者也錢本

古田器通假為泉錢行而泉廢述枚云錢字三音

在平聲先韻者音與前同周禮注其藏曰泉其

行曰布取其流行無不通也在上聲音與前同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也古田器名詩周頌序乃錢鐸又字泉補古與通
通酒器也續鐘鼎銘有在錢按錢與並不相通
古無續鐘鼎銘之書亦無在錢之器此述枚不
識古器而妄引者也故其說甚為支離至若論極
掛同音朝冕異義回因珠形乃字異狀渾說
同乎序勻躊躇又作踟躕是其徵引繁富雖
有瑕瑜互見之嫌要不失為參攷之資也

郭知玄切韻小學鈔疏續編本

郭知玄切韻一卷清山陽顧震福輯按郭知玄切

韻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惟陸

法言切韻本附刊增字諸家姓名中有郭知玄拾

遺緒正更以宋箋三百字所謂增字九人者皆唐

時撰切韻者也今其書皆佚中上書惟郭忠恕汗

簡引郭知玄字各錄銀二字白氏六帖引郭知玄

唐韻釋義膝胡服也一條夏英公古文四聲韻引

郭知玄宋箋此外無聞焉惟日本現在書目有郭

續唐書

卷

部

知玄切韻五卷後名類聚按引郭知玄切韻五條而

日本嘉禎二年僧瑞信所撰淨土三部經音義集

所引尤夥有郭知玄五十三條清代袁輯唐人字

書則有與此注氏海寧陳氏歷城馬氏甘泉黃氏

山陽顧氏皆有功于古籍而五家書惟顧書晚出

所輯為最精博然於郭知玄切韻竟輯後名類

聚抄所引者四條六帖所引者一條而夏英公古文

四聲韻及日本僧瑞信所撰淨土三部經音義集

中所引均未收入蓋輯述之事須細錄不免時有

遺漏而三部經音義集之書震福或未之見故

於郭知玄切韻輯錄尚不完備今當據震福本

收之書為之增補以存郭氏一家之學焉

續唐書

卷

部

李審言切韻 小學鈞沈續編本

李審言切韻一卷 清山陽顧震福輯 按舊唐書

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 是其書佚亡已

久 郭忠恕汗簡上云 悉分徐鉉祥歲 范切壚里

杜祐 攻切古紅古冬 其清濁有如此者 其自注云

已上李審言所進切韻中 多如此誤 是郭氏尚

及見李審言之書 然不言及卷數 它書亦無引

及之者 清代袁祥佚書者 如興化汪氏小學鈞

沈海寧陳氏小學拾存 應城馬氏玉函山房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學類輯佚書 甘泉黃氏漢學堂叢書 皆有功于

古籍 而於李審言之切韻 皆未輯錄 惟顧震福

之小學鈞沈續編始收之 然所輯三條 一悉分

徐鉉祥歲 范切壚里 杜祐 三攻切古紅古冬 而

題下又注云 此三則有聲無義 待刪 然則此書之

所存者渺矣

開元文字音義 廣會學宮叢書

開元文字音義一卷 唐玄宗撰 清汪象慶輯本

按唐書藝文志作三十卷 其書久佚 唐會要云 開

元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頒示公卿 張九齡賀御製

開元文字音義狀曰 右今日日 尹鳳祥宣勅旨 示

臣等 聖製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 義微旨遠 大者

理微 表錄以訓今 存家以徵古 卑釋大備 取證于

前修 片言旁通 去嫌于翻字 信文思之精一 學術

之明準 非聖心之善誘 焉降情于毫末 臣等忝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一

居近侍 再作發蒙 捧戴之誠 實百恆品 望令集賢

院更寫一本 付外流行 謹奉狀陳 順以聞 謹進 又按

中興書目曰 開元文字音義二十五卷 元宗撰 其序云

古文字惟說文字林最有品式 備所遺缺 首定錄

書 次存篆隸凡三百二十部 合為三十卷 今止存二十

五卷 是此書唐時已有缺遺 其所記文字音義 據

集賢注記曰 有敕依文字音義 改撰春秋毛詩 莊

子音 張九齡奏 校理官呂澄 撰春秋音義 鄭欽說

毛詩音義 甘肅衛元鑑莊子音義 則知此書所

取甚富。惜今不得見。清代輯開元文字音義者。凡
二家。一甘泉黃奭輯本。列入漢學堂叢書中。其
一為汪黎慶輯本。即此書也。二家注書為精審。
所輯亦較黃本為完備。然所存者。恐亦不及原
書之什一矣。

韻問 此代黃本

韻問一卷。清仁和元先舒撰。毛先舒字稚黃。一名
駿。字馳黃。著有聲韻叢說。韻學通指。韻白。
南曲入聲客問諸書。已並著錄。是編雜論古
韻。設客問七則。以暢其說。其論東冬之分。也有
唇舌之別。以唇辨之。則東部一韻多開唇出聲
者也。冬部一韻多撮唇出聲者也。以舌辨之。則
東德翁反。此舌尖抵齦之音也。冬德邕反。此舌
滿抵齦之音也。凡韻之屬東者。多畧近德翁反
之類。如玲瓏之瓏。羅洪反是也。屬于冬者。多畧
近德邕反之類。如雲龍之龍。驢容反是也。按東
冬二韻。考之詩書。有韻之文。古多分用。毛舒謂
為自有兩韻。其言是也。而必以唇舌之音求之。
失之幾矣。夫一韻可兩收者。若江介東陽之間。
佳年麻灰之間。此古音與今音之別。江韻字古
音一部。今可入平東韻。一部可入平陽韻。是古
音無江韻。而今音始立江部也。先舒指此韻
名為問韻。顧名思義。殆有未安。書中又稱沈

約韻、孫愐韻、及唐人韻、入聲、去聲、餘韻二百六部、唐
人一百七部、則皆以意為說、多無依據、當清之
初、古韻之學、尚未大明、乞舒與紫紹、均
博極羣書、而究心音韻、然其所論著、亦得失
互出、是僅改發頭、而未能得其環中者也。

榕村韻書五卷 榕村全書本

榕村韻書五卷、清安縣李光地撰、李光地、字
晉卿、號厚庵、又號榕村、以治程朱之學、自編
修、權內閣學士、死諡文貞、所著有大學古本說、
中庸章句論孟北記、周易通論、尚書七篇解、
義詩所、禮記纂編、榕村全集、榕村別集、榕村
語錄、已並著錄、光地改精等韻之學、嘗預修音
韻闡微、是書依韻府次第、而重定其通用獨
用之條、如東下云、律獨用、古東冬江三韻通用、

韻有獨用通用、而無所謂轉用者、後人以江音與
東冬不類、故稱轉用、不知古音江與東冬絕不
相類、不煩轉也、人如十一真下云、律獨用、廣韻真
後有諄臻二韻、今併為一、古真文元寒刪先通
用、佔有通庚青蒸又青通侵者、皆非也、按真乃
缺吟音、與文元寒刪先雖不類、而收音則同、故
古人通用、庚青蒸則穿鼻音、侵則開口音、三
類判然不同、今南人讀庚青蒸侵部中字、皆如
真部、故謂其可通也、是光地斯篇、參以古音

等切之理而定今音之分合可以利正俗書分合之深者也。然是書之作乃便於詩賦押韻之用而無裨益於韻學之研究故治音韻者不重其書云。

或林八音合訂 粵海堂刊本

或林八音合訂曰卷明或繼光清林伯石撰三山

蔡士洋蘇山陳也人彙輯按或繼光有八音字

音字義便覽其法以春花香秋山開嘉賓歡歌須

金杯孤燈光輝燒銀紅之東郊過西橋鶴聲催初

天奇梅香遙滿代三十六母以柳邊求氣低波地曾

日時鶯鶯語出喜為十五聲以公派貢谷群滾郡

振為八音是篇之理先宜熟讀春花香三十六母次

則凡一字母均以柳邊求氣低三句定出一類十五聲

林碧山著有珠玉同聲一卷其法與或氏八音字

義便覽同惟立母三十五曰茶公光庚午交朱

姜堅橋圭高江正綱官句姑佳街同真瓜迦赤京

龜或車五催振振聚王^係歲年二十曰柳邊求美

女波面鳥亦之雅音風出語聲校悉皆知八音曰

泰藝供菊勤供共局與或書畧異二書立法雖嫌

繁瑣然皆為閩省方音而作欲所究閩省之方

音二書必須參考者也顧是書也歷時久遠傳寫

滋誤彼此分行構覓難艱足編板分二格上格取

三上蔡士洋輯本之成八音下格取藤山陳也人輯本之林碧山之字義其所以分母係聲比類合義求一字而兩書俱得俾五泰便閱不至傷于脫畧而讀者甚便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張氏音釋才記書後石印

張氏音釋六卷清濟陽張文輝撰張文輝字

彤軒是書編次卷一諸家論說唐注法言原韻

同用表宋廣廣韻通用表吳成韻補鄭厚古音辨

顧氏武古音表江慎修古韵標準字母四聲音證

三十六母九音辨十二攝章韵頭表分字母等第

圖說十二攝入音表指掌圖二十韵入音表各攝等

韵考十六攝韻頭表十六攝明等第法辨內外轉

例十六攝章括韻考定四聲韻目卷二平聲三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一

韻卷三上聲三十韻卷四去聲三十韻卷五入

聲十七韻卷六檢韻其法以三十六字母為標收

一百七韻字為韻每韻之字凡屬同音同母同韻

同等各字悉羅置於每母之下反切之名約分三

類一曰五標切二曰類隔切三曰音和切而音和為切

法中之最要者是書於每母首字之下悉依古法

改注音和元其大勢尚屬簡明惟文體於平韻

改為三十而不分上下平其言上下平之分不知於義

何取而無識者大往往以陰陽平釋之誤矣此

文輝之謬說也。考諸中上古音統系，自分兩類，一類平上去入四聲具備，一類有平上去而無入，此為自然之音，而無可變更者也。後人就其收聲言之，名曰陰陽，非徒可於音理上求之，非諸事實，仍多相協。自唐以來，無異說也。而文輝譏為誤釋，無乃明于審音，而昧于考古者乎。

韻雅 今在堂叢書本

韻雅一卷，清德清俞樾撰。俞樾字蔭甫，號曲園，道光庚戌進士，改庶吉士，咸豐乙卯，放河南學政。因人言罷歸，年甫三十八，遂絕意進仕，專一治經。著有羣經評議諸書，評議古書疑義舉例，俞樾雜志，俞樾雜纂，已並著錄。是編取廣韻中不經見之字，依爾雅體例，以類編纂，書分四章，曰釋天，曰釋地，曰釋人，曰釋物，山屬水屬，入于釋地，飲食之屬，衣服之屬，宮室之屬，器用之屬，入于釋人，草屬木屬鳥屬獸屬蟲屬魚屬物怪事物之狀，入于釋物，大意謂廣韻一書為韻學之祖，不特可以考見古音，而古言古義往往存焉，即近代方言俗語，亦或出於其中，因利取其不經見者，以類編纂，畧如爾雅之例，名曰韻雅。今考古字之存于說文者，僅九千三百餘字，而廣韻所收凡二萬一千六百四十九字，視說文所收而倍而強，所存古字古義甚多，如六合清明日喬，日光照日出，日早熱日暍，大雨謂之震，謂

之室。謂之室。謂之室。按物水中曰搯。納以物納
水中曰簍。老人不知曰言。老女曰咄。婦曰嫺。屋高
曰廡。屋深曰廡。屋空曰窳。屋大曰廡。屋壞為
數。屋破為隳。隳之類。皆經典不常用之字。自來
治廣韻者。多以聲類求。而遺其義訓。是編專取
其奇僻之字。以成書。雖於韻學發明甚少。然其收
取甚富。深足為讀廣韻者之助云。

字林考選校誤附校誤補 最刻本

字林考選校誤一卷。附校誤補一卷。清成都龍興
道耕撰。道耕輯有字林補本一卷。已著錄。足
書蓋因任氏字林考選。而為之校正。其大意謂任
氏是書。有初印本。有改刻本。而本間有小異。而為脫
略。因錢澐江諸璞齋。雖為校訂。不無遺漏。暇日
因據所見書。續加檢核。兼採兩家。改為補脫得數
十事。錄以為校誤一卷。其原書所引。即為或任氏
編輯舛漏者。雖仍舊文。亦附論之。諸家著述。有

涉及字林文句異同者。並採一二。以備考核。廣州刻
仕文田曹冕士補正本。今未見。篇中所引。悉從諸
校本錄出。云云。是知道耕此本。蓋集諸家校本而
成。合諸校本觀之。有原本為誤。而任氏遽引之
者。未加辨正者。如卷二地本幾字。為意反。出漢書音
義。按音義作地本。方原反。而任氏所據音義
本有誤也。有任氏引誤者。如卷三野非字。皆文選
曹叡靈光賦注引。無賦賦注無之。任因而賦相連
而致誤也。有因脫奪而誤者。如斯字。說文云。佩

玉所以節行止也。注引作佩玉所以節行。疑奪
止之二字。自因偏清而誤者。如微注凡入一部。
按此字漢書本作微。應入人部。凡此諸則。雖屬
小疵。有傷大醇。道耕一一而訂正之。如庾風之婦
落葉。詞任書之功臣也。

倉頡篇補本 嚴氏刊本

倉頡篇補本二卷。清吳縣陶方琦撰。陶方琦。
字子珍。著有字林補本。淮南子補注。已並著
錄。倉頡篇已有任大椿孫淵如二家輯本。是
編所以補錄本之未備。其大意謂。方琦竊好倉
頡之書。畧事輯補。茲又從唐釋慧琳大藏音
義。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及隋杜臺卿玉燭寶典。
日本傳刻唐本玉篇零部。剽取逸文。務從最
實。續為二卷。附諸錄書。良以玉燭寶典。零本玉
篇。皆見隋書經籍志。慧琳希麟音義。見于至元
法寶勘同總錄。皆中國佚亡之書。所引倉雅。信
而有徵。至于日本人所撰。字鏡。後名類聚。宏決
外典抄。淨土經音義等書。皆由彼國著述。輒轉
譯販。未可傳信。不妄采列。庶存其真。孫淵如
以說文部分。條系其下。雖雖相異。意若可師。近
覽慧琳音義。其二十七引倉頡女部作媿。是倉
頡舊書。亦有部目。以類相從。義與古今合。是編次
第。則仍目之。惟方琦所輯。未獲卒業。旋即病

致稿中若零系兩部。後系于部。讀系言部。類系金部之類。義有未安。錢唐諸可寶。復為編錄。然斯雖補孫本之闕。而於諸書所引遺而木錄者尚多。故曹元忠龍溪道耕。別有續輯之本焉。

倉頡篇補本續 南齊北記本

倉頡篇補本續一卷。清東吳曹元忠撰。是編所輯。為孫陶諸本所未收者。凡五十三事。如鄭熊通志四十七引。鶴鵲驚即翟。山鵲之屬。尾彩鮮明。是將飾冠。以代翟焉。唐釋慧琳大藏經卷二音義引。恍惚精神不來兒。慧琳佛說胞胎經音義引。兒未生日胎。慧琳何足達唐大毘盧沙卷二十六音義引。蒲吹大具也。宋李誠營造法式引。析櫟上方木。宋庠國朝補音二引。櫟木兩頭銳也。慧琳大方廣經卷六音義云。怯多畏也。草堂詩箋二十六引。櫟也。與曄同。太平御覽七百七十。清儒決也。唐太宗帝範上納諫篇注引。恐溢也。宋葛剛正三續千字文注引云。帛張車上為櫟。宋呂祖謙古易音訓云。倉頡篇棍作櫟。宋祝穆事文類聚後集四十六音義引。殿大堂也。此皆倉頡遺文。孫陶諸家未遑盡采。元忠鈎稽瞻義。益為一卷。依孫本附例錄之。名倉頡篇補本續。今之字書。說文之外。倉頡為最古。惟其書久佚。清代治

字書者若孫淵如任大椿馬國翰諸家雖有輯
借綴錄未備蒐補有存元意此編可謂補諸家
之未逮傳古籍于既佚其功不可沒也

訓纂篇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訓纂篇一卷漢楊雄撰清應城馬國翰輯按
漢書藝文志元祐中散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
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
許慎說文解字敘亦云孝宣皇帝時召通倉
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沛人夏禮講學
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徵禮等百餘
人令說字未幾庭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

楊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
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畧存之矣是其所纂
者皆諸家記倉頡之文所訓者皆倉頡文字
之義此漢志所謂順續倉頡者也隋唐以降其
書久佚無復存其科目今說文解字內部雖引
楊雄說烏腊也中引楊雄說食以和外部引楊
雄說冲从足春疊引楊雄說以為古理官決罪三
日得其宜乃行之以品以宜鮮引楊雄說以為漢
律詞宗廟丹書告捧重文拜引楊雄說拜从

兩手不。人絕部。是引揚雄說。區是龜。龜名。知即訓
其。篇之遺文也。馬氏鈎稽遺文。勒為一卷。雖
賸義無多。然亦古訓之僅存者。今錄錄之。庶與
方言之書並傳焉。

讀隸輯辭 春在堂全書本

讀隸輯辭一卷。清惠清俞樾撰。樾說于漢隸
中。剽取其文。為輯錄一卷。人以其中形況之辭。或
一字。或重言。或雙聲疊韻。皆古雅可喜。至其
通假之字。復為之詮釋。如鄭固碑之色斯自得。
此本于論語色斯舉矣。按論語馬融注。見色不
善則去之。樾謂本文無見字。亦無不善字。馬注
似有未安。色斯者。色然也。衣六年公羊傳。諸大
夫見之。皆色然而駭。一切經音義卷九引公羊

傳作款然而駭。色與款聲近義通。色斯舉矣。
猶曰款然舉矣。漢碑多從此讀。費鳳碑。色斯
輕翔。引碑。色斯高舉。元賓碑。翻碧色斯。張壽
碑。常懷色斯。斥彰長田君碑。色斯去官。說論語
者。當據漢碑以正舊解之訛。又若任伯嗣碑之
南鑿栢。唐扶頰夷。粵栢。隸辨云。栢。相持
也。危。跋危也。樾謂栢危。即跋危。栢與跋一聲之
轉也。同標功勳銘。增隊。隋分甚。隄。隄。謂隄
即奇。嘔字。變上為良。又到其文作。隄。也。若斯

之類。機能綜合隸文。比附經義。析義甚精。蓋漢碑之所以見重于世者。人徒賞其分隸之工。而幾則以治經之法治之。詆通其文辭。然則是書之可貴。在能以聲韻通古訓詁。不徒為修辭之功已也。

古文官書 小學鈞光本

古文官書一卷。漢衛宏撰。清興化任大椿輯本。後漢書儒林傳曰。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因作毛詩序。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詁。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書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于世。其古文官書。亡于宋世。唐人著述。間有引之。慧琳音義三引。魏衛宏作說。或作魏宏。古字。又引稱衛宏作篇。或作扶。古字也。又引德古文德憲報通並出衛宏官書。妙法蓮華經卷一音義云。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得得二字同體。所此達摩順正理論卷二十七音義云。古文官書。圖面二形同。皆古文官書遺文也。又按史記儒林傳正義引。秦既焚書。志若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延客令冬。種瓜于驪山坑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視之。為伏機。諸生賢者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

之以土皆壓然乃無聲又龜錯傳正義引微之不能行造太常寺故龜錯注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又漢書儒林傳注伏生老不能言言不可曉也使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類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三節似為古文官書之敘文可并諸端首清代輯古文官書者應成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興化任氏山陽顧氏皆有輯本而賈庭瑞所輯較為精博今彙錄之以備參攷焉

倉頡訓詁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倉頡訓詁一卷漢林風杜林撰清應成馬國翰輯本按漢書杜鄴傳云鄴從張吉學吉子疎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于世尤長小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應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于鄴疎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藝文志云倉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詁并列焉然漢志作倉頡故一篇而隋書經籍志

四梁有倉頡二卷後漢司空杜林注亡至唐書藝文志有杜林倉頡訓詁二卷蓋倉頡注即訓詁也今其書久佚唐人著述屢引訓詁考魏張揖亦有三倉訓詁與杜林之書同名今不辨其孰為杜書也惟說文解字引杜林之說甚多叶部董引杜林曰萬根夢引杜林說艾从多寧引杜林說叶華寧兒米引杜林說亦米米字葉部寧引杜林說以為取損之貳而部耐云耐字本从寸杜林改从寸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从寸水部渭引杜林說

夏書以為出鳥鼠山耳部耿引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
有七部棋引杜林說棋醜也聖引杜林說加教于七也
蓋皆出於倉頡故中馬氏據以輯為杜林倉頡訓
故焉

倉頡解詁小學約也本

倉頡解詁一卷下音撰入杜氏清興化任大椿輯
按隋志及兩唐志並無倉頡解詁之書惟隋志
有郭璞三倉注三卷其見於諸書所引者或稱
郭璞注或稱郭璞解詁或單稱解詁史記索
隱引郭璞夜舉土器文選注引郭璞解詁
秋秋束聲也又引郭璞注三倉山在閬中一切經
音義引解詁云繩三合曰糾又引酬作訓主客
日酬訓亦酬報字也又引曰鞠謂鞠其勢也所以陳

武士蘭材力也巨六反又引敬作慤苦交反下擊
也太平御覽引解詁為金承鳥也見則天下兵能
擊殺虜虜然太平覽又引倉頡解詁趙細欽也
結素參也一切經音義又引三倉解詁致至也到
也史記索隱又引三倉郭注實坐機也以上諸海
疑為一書之異名其云郭璞注即郭璞解詁之
別稱其云解詁即三倉倉頡解詁之通號蓋
三倉所以合倉頡諸書而成故所言之曰倉頡解
詁統言之曰三倉解詁孫星衍輯倉頡篇凡云

解詁則存郭璞之名其意即如是而注大椿之小學鈞沈顧震福小學鈞沈續編於三倉解詁則歸之郭璞而別輯倉頡解詁為一卷蓋亦蓋闕之意亦不謹慎也今仍因之以存其舊云爾

字指 小學鈞沈本

字指一卷晉李彤撰清興化任大椿輯本按隋書經籍志李氏字指二卷晉朝議大夫李彤撰今其書已佚惟文選注一切經音義廣韻爾雅釋文諸書多引及之者任氏小學鈞沈輯錄凡十一則今按任氏輯錄之外諸書所引尚多慧琳音義引云芭蕉生交趾葉如席者可紡績為布汁可漚麻也葉廣二三尺長七八尺又云芭蕉子可食葉如席可以為布也又云芭蕉生交趾郡葉如席者

可以紡績為布汁可以漚麻也之云據取音皆當預所久乃音出銘曰樗之為木其樹甚大欲取其音必彌年載又云椰子南方果木名也出交趾廣州其銘曰椰木十丈葉在其末實如巨瓠瘵飢止渴又云寵能人出為公中民能為虎異物銘云寵出公中變化若神當其為虎不識為人原本玉篇引云歟驢鳴也嵬葉美兒也莫莫疑也音臺高丈貌也列苑卑而長謂綠牛馬高脚御覽九百十五引李彤四部吊鳥山俗傳曰鳳死于上歲

七月至九月。羣鳥常來集其上也。史記相如傳索隱引云。張騫神鳥。飛光竟天。此皆注書所未錄者也。上陽顧震福復輯三十四則。列入小學鉤沈續編中。頗足以補其未備焉。

郭訓古文奇字 小學鉤沈本

郭訓古文奇字一卷。漢郭訓撰。清興化任大椿輯本。按隋書經籍志。雜字指一卷。古文奇字一卷。後

漢太子郭顯卿撰。唐志作郭訓字旨篇一卷。郭

訓古文奇字二卷。疑顯卿即訓字也。其書久佚。

見引千他書者。大集日藏分經卷八音義云。

抄古文奇字作顯。初校反。善見律卷一音義云。

銀戶范反。此古文奇字鐸。立世阿毗曇論卷

二音義云。銀。下瓜反。犁刀也。慧琳音義十五云。

反是雅字也。道行般若經卷一音義云。贊。三倉

音帝。郭訓古文奇字以為古文逝字。疑此二者

即一書。屬郭璞解詁一引作解詁也。注氏小學鉤

沈。分古文奇字。與郭訓古文奇字為二書。疑非。

顧震福小學鉤沈續編。復取說文金凡頁三字。

入古文奇字。凡誤。今考說文金云。奇字倉。凡古文

奇字人也。頁。奇字无。通于无者。玉育說。天屈西

北為无。是許君謂此三字為古文奇。非出于古文

奇字之書也。當與郭訓所撰之古文奇字有別。

不得藉為一書也。今袁士顧引說文三字並注
氏所輯。東為一編。而著錄之以存郭訓之名
焉。

古今文字表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古今文字表一卷。魏江式撰。清歷城馬國翰輯。按北
史江式傳。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
孟揚。晉馮翊太守。善篆隸。訓詁。永嘉大亂。瓊棄
官。役長執。子孫因居涼上。世傳家業。祖強。字文成。涼
州平。西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
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煥煌太守。
父紹興。高允奏為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
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事家學。數年中。常夢兩
人時相教授。及第。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
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
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
版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云云。詔曰。可。如所
請。併就太常。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
目待書成重開。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
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
著作郎。卒。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成。是式撰有
古今文字之書。其古今文字表者。蓋具其古今文

字之體例請教給學士五人助其披覽書生五人專
令鈔寫者也表申言以許慎說文為主諸字書有
六書之誼者以類篇聯文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或
小隸諸體或使班固篆下各有區別詰訓假借之誼
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註逐字而注其書集
古今文字之總匯也惜書未能竟成僅上古今文字
表載其傳中今馬氏輯為一卷備觀覽焉

凡將篇小學鉤沈續編本

凡將篇一卷漢司馬相如撰按漢書藝文志武帝時
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
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隋書經籍志梁有
司馬相如凡將篇一卷亡宋程大昌演繁露云漢小
學家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其後元帝時史游之作急
就篇凡將今不可見矣知凡將篇亡于魏晉之世今
方看到達司都賦注引凡將云黃淵美宣制
禪又藝文類聚引云鐘離等筆疏坎侯又唐陸
羽茶經引云馬家結便花華歆冬貝母木葉菜
苓草芍藥桂漏蘆豐廉薤蘭并訖白欬白芷薑
蒲芒確莞椒茱萸皆立言總事以便小學與就
篇之體裁相似惟白欬白芷句與班志云凡將無
復字之語不合本知是凡將之文否說文引司馬
相如說凡九則徐鍇曰司馬相如作凡將一篇解
說文字許慎所采故云司馬相如說也而司馬引司
馬相如說淮南宋蔡邕琴操喻當却凡將篇句文

錄皆節引矣。清代輯凡將佚文有二本。一漢學堂
叢書本。黃奭所輯。一小學鈞沈本。任大椿所輯。其
一即此本。而顧本為最完備。案而錄之。以存其便
概焉。

小學篇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小學篇一卷。晉王義撰。清歷城馬國翰輯本。按
是書隋書經籍志著錄云。王氏小學篇一卷。晉
下邳內史王義撰。唐志作王義之小學篇。與隋
志異。而郭忠恕佩觿序。軍陳作陣。始於逸少。考
顏延之推家訓書證篇云。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
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
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清車乘之車。蒼雅及
近世字書皆無。惟王義小學字章。獨阜傍作車。縱
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之推為齊人。
所見小學為王義作。當不致誤。況晉書王義之
傳。載義之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此云晉下
邳內史。知其為別是一人。非王義之矣。且義之不
聞有文字音訓之書。而七錄有王義文字要記。
三卷。唐書藝文志亦著錄。惟作文字要說。與七錄
異。以此證之。蓋和義不當為義之明矣。蓋義義
字本相近。同為晉人。其官內史也。亦同。義之又
以上書名。唐志遂誤。以小學篇屬之。按四分律

引小學篇云亮。則也。又引欲作據同。埤雅十一。
引據站會稽謂之站。站北戶錄又引勿著公
等。皆俗字。正與陳作陣相合也。然則是書。蓋輯
錄世俗僻俚之字以成章耶。

廣倉 小學鉤沈續編本

廣倉一卷。梁樊恭煦。七錄著錄。隋書經籍志曰。梁
有廣倉一卷。樊恭煦。亡。魏江式論書表。所謂埤廣
綴於遺編。增長字類。封演聞見記。所謂埤倉廣
倉之類。互相祖述。名目漸多者也。無唐志。其已
佚。而唐初著述家。往往引之。李善魏都賦注。引云。
性。用心并誤也。人上林賦注。引云。站。站足兒。四子
講德論注。佚。思忘也。大戴德說羅氏經。一引云。略
目少精也。觀佛三昧海經五。引云。廉。成。為。廉。三。推。查
名也。玉篇引云。站。詩云。站。站。頭言。站。土有根。坎也。坎
氣。越息也。歐言不可曉也。轉人姓也。在汝南。麻陵。思
琳音義七十五。引云。戒。作善。欽。諱。并同用。善見律十
一。引云。義。明。餅。家用。義。義。利也。後漢書張輔傳注。
引云。蜀。聲之幽也。皆俗僻之字。為蒼頡篇中所
無之字。其命名曰廣倉。亦猶廣雅之與埤雅云尔。清
代輯佚諸家。若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任大
椿小學鉤沈。顧震福小學鉤沈續編。於廣倉皆
有輯本。而顧本所輯猶夥。視任馬二家。增出二

二十九條。綜諸家輯本都四十八則。彙為一編。而次諸碑倉之後焉。

字類 小學鉤沉本

字類一卷。無撰人姓氏。清興化任大椿輯本。按是隋志及舊唐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未著錄。未知何時人士所撰。亦未詳其卷數。其見于定書所引者。文選詠懷詩。李善注引一則云。夫小熟兒。廣韻引二則云。此出字類。引撞釘。出字類。是字類所載皆奇難冷僻之字。意者與異字苑雜字難字諸書相似。惜不能考其詳矣。清代輯佚書者。若任大椿小學鉤沉。顧震福小學鉤沉。續編。於是書皆有輯本。然所存者。僅二三條。不過備其名目而已。夫文字之通有嬗變。通者日用之字。保存甚易。奇僻之字。保存則難。蓋以通行之字。日用之所需者。故入必誦而識之。奇僻之字。經籍之所無者。人易遺而亡之也。常考夫商周之甲骨文字。其奇字不見于周金也。十有一二。而周之金文。其奇字不見于說文者。十有三四。此固勢理之必然者也。漢魏以來。奇難冷僻之字。當時字學家雖各有專書以記之。而不切于實用。

流傳或不廣。故書易佚之。若此編者。皆是也。苟以新出之六朝碑銘墓志考之。其俗僻之字。不可勝計。是知古難字之佚者多矣。

字體小學鈞沉續編本

字體一卷。不著撰人姓氏。備志及新舊唐志均未錄。不知何時人撰。清汪大椿小學鈞沉。據一切經音義輯錄四則。今按玄應音義所載。任書未錄者尚多。音義一引云。鋤作而。又作耐。同古和反。音義二引云。床作摩。摩二形。同忙皮反。木稼也。關西謂之床。冀州謂之稼也。音義三引云。蒙作蒙。同莫公反。音義四引云。假作猗。人作伽。古遊反。音義五云。竣作更。而充反。音義七引云。戕作顛。人戕同。之

見反。音義九引云。咎從人從各。人各相違。即成罪咎。又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二人相違。其禍成災。古文以爲卑。錄之卑字也。音義十一引云。酉作榑。榑二形。同力古蒲古反。榑大榑也。音義十四引云。戎从升以戈。以戎不虞。音義十五引云。憎作協。虛業反。謂威力相恐懼也。音義十六引云。洽作匿。船沒也。音義十七引云。含胡紺反。資人含與也。音義二十引云。緩作執。莫繁反。執覆也。觀音義所引。知是書之體例。舉凡通用之字。類錄而訓釋之。其所

以辨文字之通假、正書體之正俗、堪與說文諸書
相發明。山陽顧震福據玄應音義所引、輯三十
六則、皆任輯本之所未收者、今重為著錄、以備
學者人參攷焉。

文字指歸 小學鈞元本

文字指歸一卷、隋曹憲撰、清興化任大椿輯本。
按唐書曹憲傳、憲江都人、仕隋為秘書學士、
撰有博雅音十卷、本傳又稱憲於小學家尤邃。
自漢杜林衛宏後、古文至憲復興、與諸儒譌桂苑
珠叢、現正文字、其文字指歸、唐書藝文志作
四卷、惜其書久佚、歷成馬氏及興化任氏、各據玉
篇廣韻所引、輯為一卷、今按馬任二家所輯者、
外、爾雅釋文引一條云、尊檢字無此、從古從木者、

說文云、字从首寸、通、日法度、今之尊卑從此得名、故
尊亦為君父之稱、又龍龕手鑑引一條云、變從辛、
夫也、此為任氏所未引、顧震福復輯入小學鈞
元續編中、茲觀諸書所引、如土無點、他無切、堪
欽據所本質、俗用桑椹字非、知是書之作、在輯
音讀之訛、正世俗之謬、故以指歸命名、而龍龕
手鑑引變夫也、廣韻則引作熟也、又知是書說
解甚富、惜今不得盡見、然有此輯本、亦可畧
識其指要矣、史傳又言憲與諸儒譌桂苑珠叢、

規正文字。今唐志有諸葛穎桂苑珠叢一百卷。獨無字書。蓋與諸葛穎所撰者。疑即一書。然其書亦佚。今無從考知矣。

字書 漢學堂叢書本

字書二卷。不著撰人姓氏。隋書經志著錄三卷。清黃思倫任大椿顧震福諸家輯本皆作二卷。按隋書經籍志列字書之目凡三。一曰古今字書十卷。二曰字書三卷。三曰字書十卷。不言何人字書。亦不知何時字書。又不審是一書否。考顏家訓引字書。即龍邱之龍也。知六朝間人同所常用。今一無所存。惟見于唐籍所引。若經典釋文李氏文選注五經文字。七詩名物鈔。漢書音義。廣韻。集韻。皆有徵引。而一切經音義。原本玉篇。所引尤夥。陳鍾毅錄盛稱是書云。璣小珠也。秦牛物也。俎肉几也。盼美目也。目黑白分也。一扇曰戶。又在于堂室曰戶。兩扇曰門。又在于宅區域曰門。祕室也。準平也。之屬皆訓詰之最精者。至其所指雅俗文字。如喻作遊同。煥亦與字同。旅統同。般作般同。諤或作訖同。觀或作窺同。鑒作鑑同。結作詰。今作哲同。倡亦唱字。輶亦展字。賓亦頻字之屬。亦可參訂。又指至俗之字。如繡木膠也。柴鳥家也。船上有屋曰櫓。

媽母也。今以女老者為姥也。錄教材也。冠落毛也。足
及地曰跣。磨小也。祚福也。按編當作滿。紫當作
紫。經當作矜。媽當作姆。蘇當作頤。冠當作龍。
跣當作業。磨當作磨。祚當作昨也。是其書在六
朝字書中。洵稱善本。非字統所可同日而語也。
惟各書所語有不同。如出曜論十七引。少汁煮
曰羹。韓奕正義又引羹燕也。玉篇引。設或擊字也。
擊持也。把也。慧琳音義八十引。擊字也。亂也。引也。玉篇
又引鹿或祧字。遷主所藏之廟也。希麟音義十引。
祧遠祖廟也。似不出於一書。然字書本有三書。
既無姓字示別。今亦無從詳考。僅據諸家之本
入錄焉。

[General Information]

□□=□□□□□□□□□□□□□□□□011

□□=

□□=809

SS□=0

□□□□=

